走向世界丛书

刘锡鸿：

英轺私记

张德彝：

随使英俄记

钟叔河主编

FROM EAST TO WEST

岳麓书社出版

450989

2 030 8943 3

走向世界丛书

刘锡鸿：英轺私记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

朱纯　杨坚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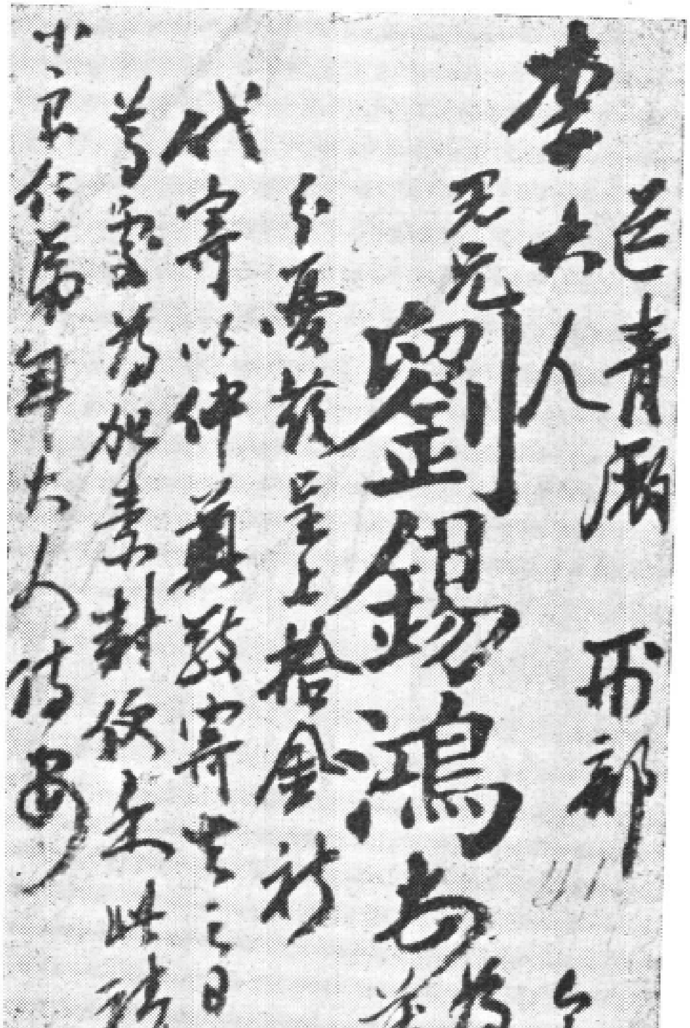
钟叔河主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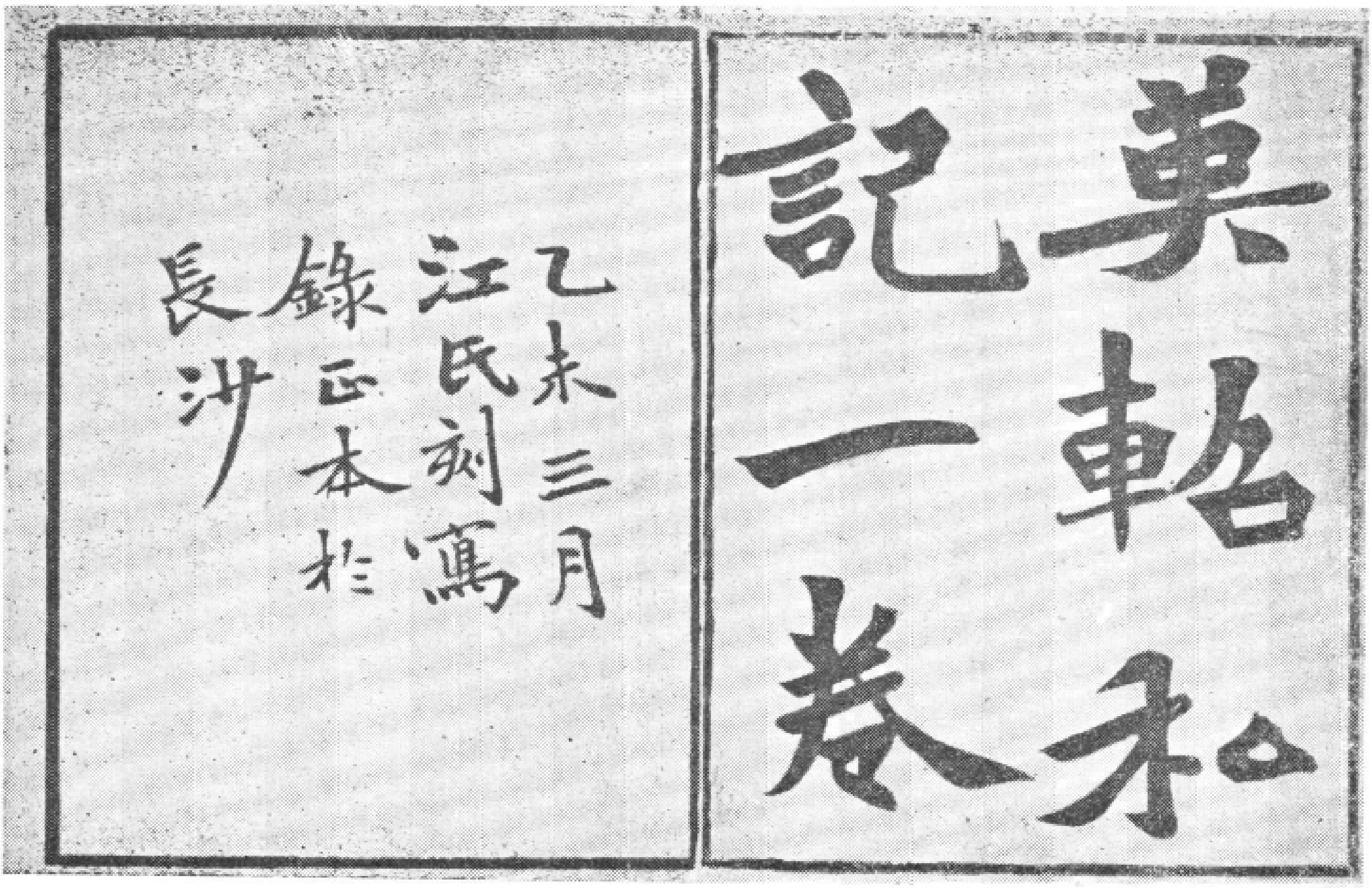
岳麓书社出版

·走向世界丛书·
刘锡鸿·英轺私记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
责任编辑：杨向群　鄢　琨
岳 麓 书 社 出 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80,000　印张：23　印数：1——9,500
统一书号：11285-84　定价：6.20元

刘锡鸿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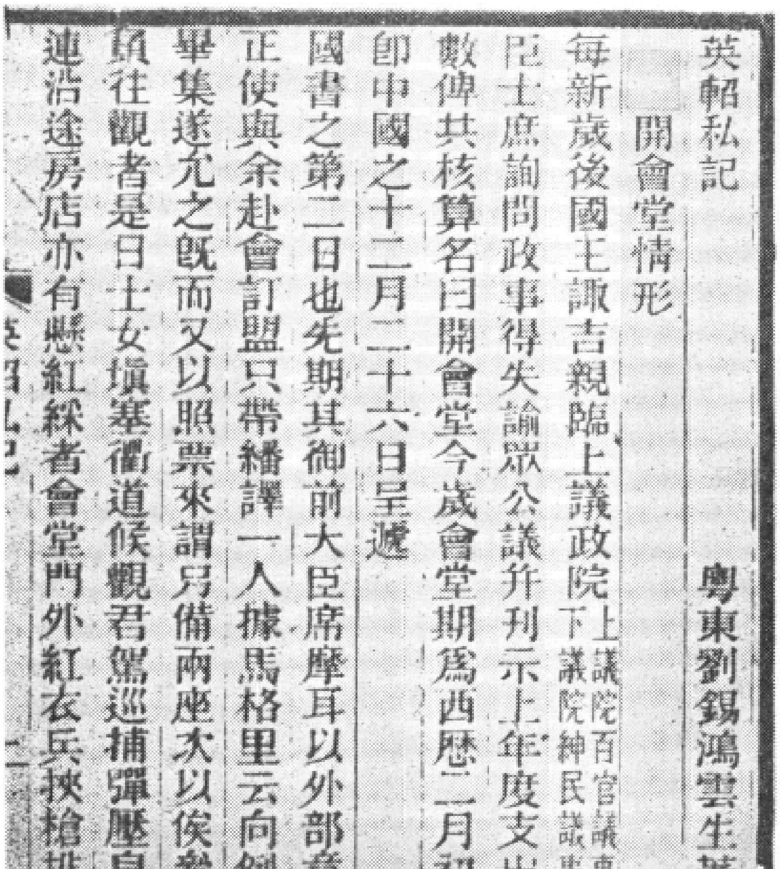


刘锡鸿手书名刺



英軺私記一卷

乙未三月
江氏刻寫
錄正本於
長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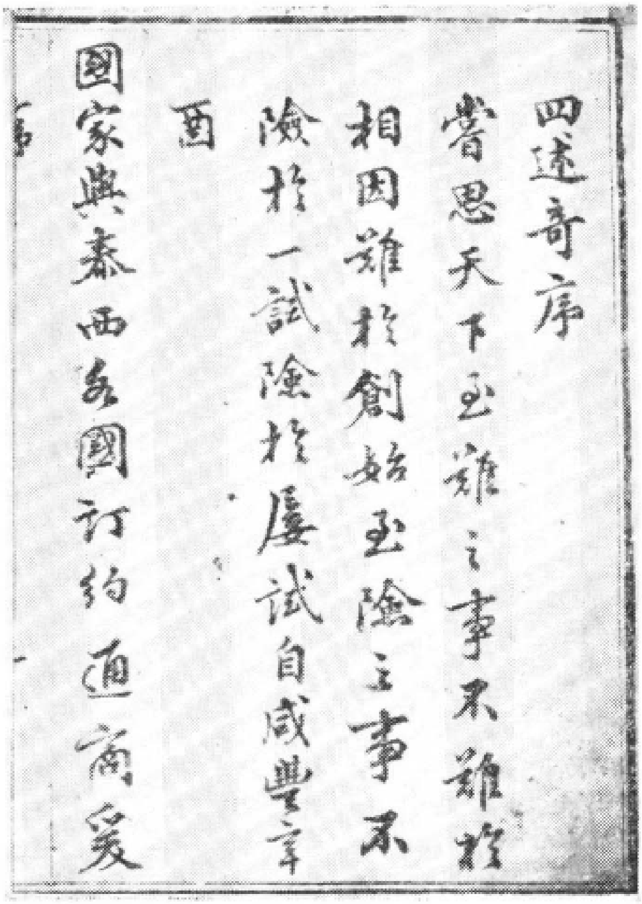
英軺私記　　　　粵東劉錫鴻雲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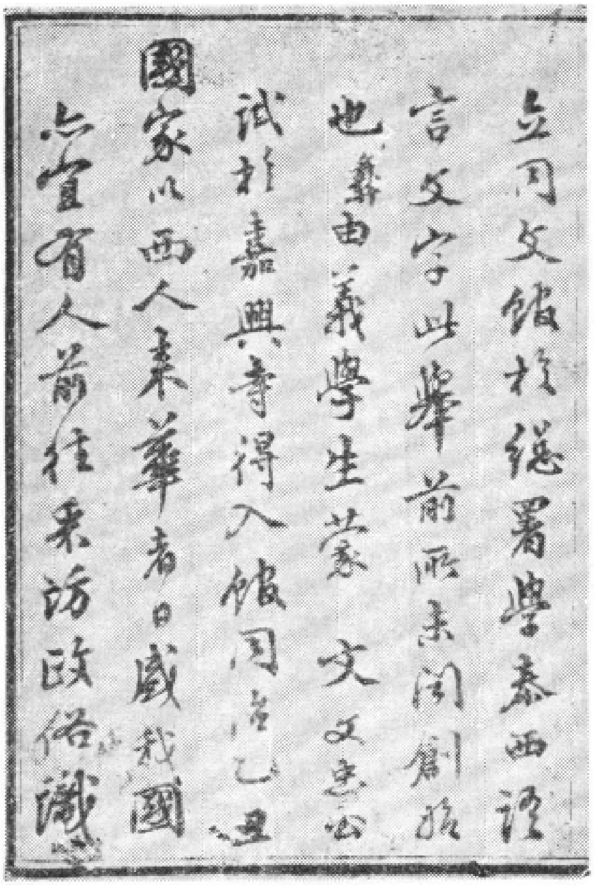
開會堂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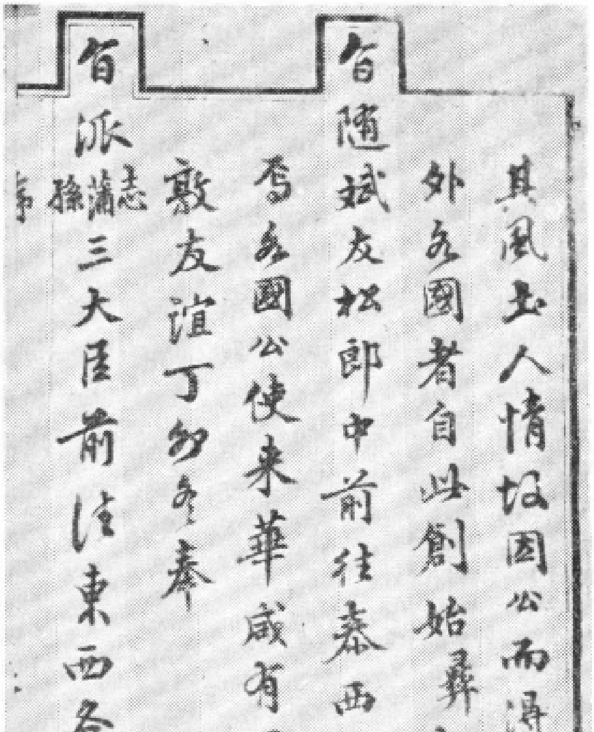
每新歲後國王諏吉親臨上議政院（上議院百官議事處 下議院紳民議事處）集
院士庶詢問政事得失論衆公議并刊示上年度支出入之
數俾共核算名曰開會堂今歲會堂期爲西歷二月初八日
即中國之十二月二十六日呈遞
國書之第二日也先期其御前大臣席摩耳以外部意函達
正使與余赴會訂盟只帶繙譯一人據馬格里云向例國使
畢集遂允之既而又以照票來謂另備兩座大以俟參贊隨
員往觀者是日士女塡塞衢道候觀君駕巡捕彈壓卓帽雲
連沿途房店亦有懸紅綵者會堂門外紅衣兵挾槍排隊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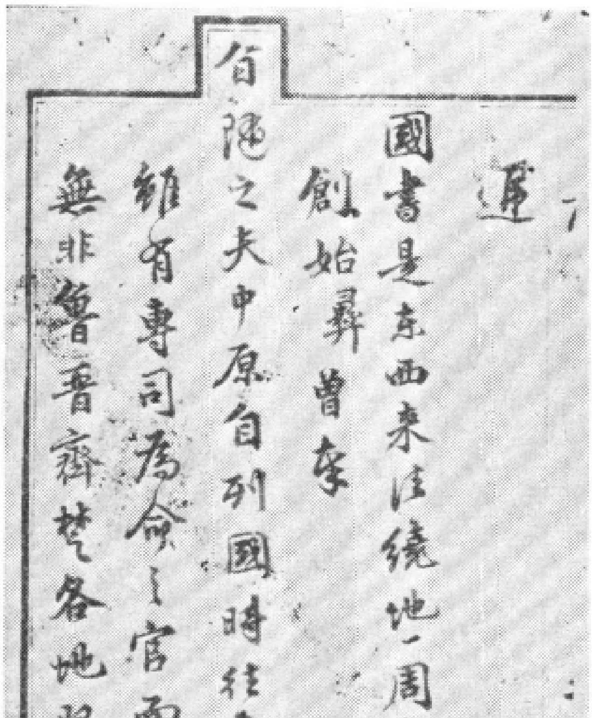
《灵鹣阁丛书》本《英轺私记》书影

张德彝在英国伦敦


四述奇序
嘗思天下至難之事不難於
相因難於創始至險之事不
險於一試險於屢試自咸豐辛
酉
國家與泰西各國訂約通商爰


立同文館於總署學泰西語
言文字此舉前所未聞創於
也彝由義學生蒙　文文忠公
試於嘉興寺得入館同治乙丑
國家以西人來華者日盛我國
亦宜有人前往采訪政俗識


其風土人情故因公而得歷海
外各國者自此創始彝奉
旨隨斌友松郎中前往泰西游歷
迨各國公使來華咸有國書以
敦友誼丁卯冬奉
旨派志蒲孫三大臣前往東西各國呈


遞
國書是東西來往繞地一周者自此
創始彝曾奉
旨隨之夫中原自列國時往來使聘
雖有專司爲命之官而所往者
無非魯晉齊楚各地即漢唐

《四述奇》(《随使英俄记》)原刻本自序(部分)

总　目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1

凡　例　5

●英轺私记　9

钟叔河："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　11

刘锡鸿：英轺私记　39

索引与简释　227

□

●随使英俄记 245

钟叔河：张德彝的《四述奇》 247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 267

索引与简释 847

总 序

人们常说，今日之世界，乃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的时代，地球之上各地之间的距离，确实好象越来越短；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时，就从里面取出丝来(Pausanias《希腊纪事》)。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康熙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

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象叙说伟大的发明家和著作家一样，将永远铭刻着张骞、玄奘、马可波罗、哥仑布等等不朽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的封建国家。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这个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异国隔离开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社会里度过了上千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派的办法是学传说中的鸵鸟，好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就是这个徐桐，庚子年间焚香叩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的老命却白白送掉了。林则徐和魏源等人则不同，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对付外国的侵略。

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采辑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不得不逐步让位于常识了。

在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等人，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丛书》专收“民国”以前国人亲历欧美日本的记述。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丛书所收虽不全属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但总而言之都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实录，自有其文化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值得中国人学习，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却总是要压迫和剥削比他们落后的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作品不免流露的这类观点，我们将在为各书撰写的叙论中，适当地作些分析，供读者参

考。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树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今日之中国，已经以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是，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等许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谨将这套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化、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钟叔河

一九七九年十月

凡例

一、《走向世界丛书》(From East To West, 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专收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的载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放在西方国家的范围之内。所有载记，以亲身经历、直接闻见者为限。

一、本丛书曾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二十八种，共计二十分册；现移交岳麓书社，将已刊各种重加校订，新编人名索引及译名简释，并按时间先后和记叙内容，与未刊诸种以类相从，新版印行。

一、丛书暂定收书一百种，分为若干册，每册字数约在四十万至七十万之间。可以一种为一册，也可以若干种合为一册。第一辑十册，共收书三十六种，书目见本书封三(勒口或护封)。

一、校订原文，对于明显的错字，径予改正；诸本之异文，择善而从。比较重要的校改、订正或疑问，用案语的形式略予说明。

一、丛书编者于正文中所加案语、注释，均置于方括弧〔 〕之内，以示区别。

一、原本小字夹注，改用和正文同样字体，置于圆括弧（ ）之内，以示区别。

一、原文均加新式标点和小标题。小标题以边批的形式，用小字排于书口，以便检阅。

一、不依年月日记事之书，酌加目录，并于篇目之前加列序号（1、2、3、4……），以利检索。篇幅较小者，则只将序号列于文内各篇题目之前，不另编目录。

一、人名索引，按姓氏笔划排列。所系数字为单节者，即所属篇、节、首之序号，如：

西乡隆盛　19

表示西乡隆盛见于《使东杂咏》第十九首。所系数字为三节者，即所属年、月、日，如：

黄遵宪　3,10,19

表示黄遵宪见于《使东述略》光绪三年十月十九日。

一、译名简释，一般只注出现今通用译名，必要时加注外文。文中已有诠释者，一般不再注释。过于琐屑，且无碍通解者，亦不复注释。其有当加注释，编者囿于学识，暂时无法作出者，暂阙释文，以俟博雅。

一、中文词语，概不注释。

一、湖南人民出版社旧版各书叙论（《文与其人》），新版均已全部改写，敬希高明教正。

一、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编者曾用过“谷及世”、“何守真”、“朱心远”等署名，今悉还复本名，请读者鉴谅。

一九八四年五月

英轺私记 □

• 刘锡鸿 •

光绪二年八月	十五日奉旨副使英国
光绪二年九月	廿八日出都前往上海
光绪二年十月	十八日由上海往香港
光绪二年十二月	八日抵英国到达伦敦
光绪三年四月	廿四日接电改使德国
光绪三年七月	十五日往北明翰游览
光绪三年七月	十八日往都柏林游览
光绪三年七月	廿五日往利文浦游览
光绪三年七月	廿七日回到伦敦使馆
光绪三年十月	廿二日到德呈递国书

□ 《英轺私记》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以《灵鹣馆丛书》本及《西洋杂志》所录校过。《日耳曼纪事》录自《灵鹣馆丛书》及《西洋杂志》。标题均为校点者增定

□ 朱　纯校点

钟叔河

“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副使刘锡鸿（字云生），也留下了一部使英日记，叫做《英轺私记》。轺，是古代一种轻便而可以望远的车子，后来借指使者乘坐的专车。《英轺私记》，意思就是出使英国的私人日记。

出使期间，郭、刘二人积不相能，从遇事扞格直到互相奏参，对使事及二人仕途均有影响。平心而论，郭嵩焘的器识学问以及对“洋务”的见解，均远在刘锡鸿之上。两人发生矛盾，一方面固然包含有性格冲突的成分，另方面也确实由于郭的思想比较开明，而刘则倾向保守，存在着立场和观点的分歧。

郭、刘一行于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12、2）出国，十二月八日（1877、1、21）抵伦敦。光绪三年三月十

七日(1877、4、30),刘被改派出使德国,十月初九日(1877、11、13)离伦敦赴柏林,在英国只住了九个多月。到德国后,他也没有呆多久,于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1878、8、25)即被召回(同一天郭嵩焘也从英国召回),十月十六日离柏林返国,为时不过一年。《英轺私记》之外,刘氏还有《日耳曼纪事》若干则,纪录了刘锡鸿在德国的一部分见闻。

刘锡鸿其人无足称述,《英轺私记》却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书。

一场大辩论

刘锡鸿任驻英副使之前,在做刑部员外郎——一个地位不高的京官。他是广东番禺人,年轻时在广东参加过抵抗英国侵略的战争。郭嵩焘于1863—1866年署理广东巡抚时,"爱其才,怜其不遇"(郭嵩焘:《萝华山馆遗集》),曾经找他办过一些事情,一度还"颇加倚畀"。后来刘锡鸿到了京师,与都人士相接。当时对他的评论,如李慈铭谓"其人已老,雅以经济自许",王闿运则云其"欲为一代名人",但"不近人情而以为率真,故所至受诟病";可见说他态度褊傲、急于用世,大概是不错的。他也常谈洋务,但又"言养兵无益,及洋炮、轮船不足学"(《湘绮楼日记》),这就和主张学习西方的郭嵩焘大不相同了。

在郭、刘出使前一年多时间里,也就是1874——1875

期间，清朝政府内部发生过一场大辩论。刘锡鸿和郭嵩焘在洋务问题上互相对立的观点，在这场大辩论中表现得清清楚楚。

同治十三年(1874)，由于日本侵略台湾，中国朝野又一次感到国势危急，亟待自强。这时候，在中央主持洋务的奕䜣、文祥等人，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名义上了一道"切筹海防"的奏疏，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办法。朝廷命军机大臣密寄全国督抚"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复奏；此外别有要计，亦即一并奏陈"。事实上不仅限于各省督抚，京师内外许多官员都参加了这一次"筹议"。广东巡抚张兆栋替丁日昌代奏，提出了又一个六条，也由廷寄各地一并讨论。两个六条的主要内容是要采用西法练兵，向外国购置兵船枪炮，筹建制造机器和军火的工厂。丁日昌并提出要选拔通晓洋务的人才担任沿海地方官，任命懂得西学和外文的人管理制造厂，以备他日出使外国、办理军务、主持行政之用。大辩论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六条展开的。

在地方大吏中，赞成这两个六条的主要代表为李鸿章。李的中心论点是"穷则变、变则通"，"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济"；必须变通旧法，才能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应付"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他在两个六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工商实业、兴办西式教育的主张，说：

丁日昌拟设厂造耕织机器，曾国藩与臣叠奏请开

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

他认为：只有开矿办厂，发展交通，才能避免"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的现象。而为了推行新法，又必须提倡西学，改变专由"小楷试帖"即八股文章取士的办法，"设立洋学局"，培育自然科学、工艺技术人才，使之"与正途出身无异"。

反对两个六条的主要代表是于凌辰和王家璧。于凌辰的中心论点是："师事洋人，可耻孰甚"。他说："如谓今日之变，旷古未经，岂前人已经之事皆今人所优为，古法必不足以弭今变乎？"尤其使他愤愤不平的是：

……李鸿章、丁日昌胪列洋人造船、简器，……李鸿章复请各督抚设立洋学堂，……是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

这是一顶吓得人死的大帽子。"用夷变夏"，就是卖国主义、投降主义。只有"用夏变夷"，才符合古圣昔贤的教导，也才能体现"天朝上国"的威风啊！

王家璧的话说得更挖苦一些。他奉劝想用新法、行新政的人："勿以事非己出轻改前人，勿以能顺夷情不顾国是。"意思就是说：轻改"祖宗成法"一定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不执行老章程一定是为了讨好洋鬼子。他质问李鸿章："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乎？"并大骂丁日昌："有'丁鬼奴'之称

如此谋国，诚不知其是何居心。”

郭嵩焘和刘锡鸿也参加了这一场辩论。郭嵩焘对两个六条的大方向是肯定的，以为“海防之大用具备于此”。因为他对中外形势和世界形势的了解，不仅超过了奕䜣和文祥，也超过了李鸿章和丁日昌，所以他又指出了六条之不足，仅仅注意“练兵、简器、造船……”是不够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教”，其次则是“通商”；只有在这两方面都“循用西法”放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练兵、简器、造船之类的事情才有基础；就是造船制器这些事，也应该放手让民间商人来办，“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

刘锡鸿的态度则大不相同。他对两个六条尤其是郭嵩焘的意见，逐条进行了驳议，说：“如必欲用机器以壮军心，可令教操洋人代为购办，不必开局自制”。因为“募人学习机器，辗转相教，机器必满天下。其以此与官军对垒者，恐不待滋事之洋匪也”。“故仁义忠信可逾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郭所提“商人自制轮船之说”，他也“意颇不谓然”。尤其对于郭所主张的“先通商贾”、“循用西法”，他更是大加反对，谓“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他说：

> 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市侩之贱何得擅蓄甲兵？

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说：“御英夷不恃乎船械，摧劲敌不系乎战具”。又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西洋技巧文字，亦第募

艺士数人蓄之即足备用，似不可纷纷讲求，致群骛于末，而忘治道之本”。

刘锡鸿的根本立场是坚决反对把“夷狄之道”“施诸中国”，坚决捍卫“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的封建专制主义。他认为，如果让“逐末之人”“妄参国是”，打破“尊卑贵贱”的“礼制”，弄得“机器满天下”，危害到“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的大经大法，那就是“用夷变夏”，神州就要陆沉了。

在这场大辩论中，两个六条由于外有李鸿章等重臣支持，内有奕䜣、世铎等亲王作主，算是勉强得到了“廷议”的认可。但是，反对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即使在总理衙门内部，多数大臣也不真正赞同两个六条。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行一点“新政”，实际上却在各方面设下重重障碍。出使英国的正副使臣，本已派定郭嵩焘和许钤身，这时总理衙门忽然决定改派许钤身出使日本(并未成行)，而由刘锡鸿担任郭的副使。在刘、郭二人辩论中发表的政见如此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作出这种安排显然是为了使他们互相钳制，彼此掣肘。主其谋者，是军机兼总署大臣李鸿藻(兰荪)和沈桂芬(经笙)。郭氏谓刘“在京师受命于李兰生，令相攻揭；其出京，一切皆未携备，惟携备摺件，亦李兰生之意”(«花随人圣庵摭忆» P.162)。证以使欧期间刘跟郭抬杠的事实，谅非虚语。

舞空枪于烟雾之中

从上面那场辩论中，已经能够看清楚刘锡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刘之去欧洲，决不是因为他本人有向西方学习的要求，而是守旧派大臣看中了他的“坚定立场”，希望他对郭嵩焘起牵制作用。刘锡鸿自己也在《英轺私记》中承认：“此行能左右郭公，善为修好弭衅，私愿即毕，不必……为三年驻扎计。”

所以，刘锡鸿在前往英国时，思想上作好了对一切“用夷变夏”的尝试都给以迎头痛击的充分准备，而且还准备努力去“用夏变夷”，克尽一个大清臣子的职责。

还在上海候轮的时候，刘锡鸿参观了西人所办向华人传授科学技术知识的“格致书院”(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ot)，就在日记中大放厥词：

> 大学之言格致，所以为道也，非为器也。……一器一技，于正心修身奚与？入学而先事此，不且役乱其心，淆杂其意，愈考索而愈乖其所向哉？
>
> ……端士习，当由审义明道始。若犹令殚心西学，使益致力于百工，与商贾习处，是适增其商贾之行也。……所谓西学，盖工匠技艺之事也。……士苟自治其身心，以经纬斯世，则戎器之不备，固可指挥工匠以成之，无待于自为，奈何目此为格致乎？

赴英途中和抵英之初，刘锡鸿对于外国的“一器一技”，总是不忘予以贬斥。如见到以机器代人力耕作，“无论起土、引水、打稻，随处皆堪行使”，却议论道：

> 夫农田之以机器，可为人节劳，亦可使人习逸者也；可为富民省雇工之费，亦可使贫民失衣食之资者也。

接着主人又想导观机器截铁、锯木，他表示不感兴趣了，说：“无非机器，皆非余所心属。”后来听说伦敦有大戏馆三十余所，坐客常万人，认为英国风俗过于奢侈，又归罪于机器，说：“机器之用，教之逸乐而耗其财也。人之精神，不用诸此，则用诸彼。故圣王常勤其民，而不使逸。”

外国有些好东西、好办法，刘锡鸿不得不承认它们确实是好，但又总要说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只能行于外国，不能行于中国。如始见火轮车之快捷，“慢者一时亦百余里，故常数昼夜而万里可达”，惊叹“技之奇巧，逾乎缩地矣”。接着却说：

> 然以行诸中国，则裸股肱、执策绥、操舟挽辇以度载人货者，莫不尽废其业。……圣朝绥奠群黎，同安乐土，农工百艺，莫肯轻去其乡，……势将乘坐寥寥，求抵一日之煤费工需而不可必得。……是故火车之不能行于中国，犹清静之治不能行于欧洲，道未可强同也。

又如述苏伊士运河工程，知“洋人每有创建，皆商民合凑股分，谓之曰公司，虽数千万金不难刻期而办；凡告

山开河，穷天究地，制造奇器，创置新埠，罔不恃此，所谓众擎易举也”。但又说：

然使欲效其公司所为，则又有不可强致者。欺诈之风流行日甚矣！数人合伴以业商贾，资本或仅千百缗，苟非身亲注睇其间，犹辄为同伙攘窃以去；况数千万金之重，谁则信之，而肯通力合作哉？

火车之不能行于中国，理由是圣朝绥寞乐土，使人皆“莫肯轻去其乡”。公司之不能行于中国，理由又是这片乐土上“欺诈之风流行日甚矣”，干把几百吊钱的合伙生意，如果不亲自守着瞧着，本钱就会被同伙用欺骗方法吞蚀掉。如此看来，乐土之乐，岂不也就很有限了么？

在参观泰晤士报馆时，见到印刷机器“风驰电掣为时仅及瞬息，新闻纸之堆案者已累累然，一点钟而七万份皆就”，刘锡鸿却认为不如用中国式的手工刷印方法为妙。他算了一笔账：每份报纸四个版，七万份报纸共二十八万版，以每个工人每点钟刷印一百版计，共需二千八百个工人；七万份报纸的报费计洋银四千馀圆，足可养活这二千八百个工人及其八口之家；“是二万数千人之生命托于此矣，何为必用机器，以夺此数万人之口食哉？”

光绪三年二月三十日，他连日观“艺师”演试光学、电学以后，针对某些中国士大夫（恐怕主要是针对郭嵩焘）“惑溺”于西洋“实学”即科学的情况，发表了一大篇“用夏变夷”的议论，云：

此皆英人所谓实学。其于中国圣人之教，则以为

空谈无用。中国士大夫惑溺其说者，往往附和之。

余为之辩曰：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其用可制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君子不为。非即谓此乎？

圣人之教，仁义而已。……而其大用，则维持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五伦。……君所以治其臣，故君尊臣卑；有父而后有子，故父尊子卑；尊自尊，卑自卑，……教之为用，孰大于是？孰实于是？非然者，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遽为有用之实学哉？

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此其理非可骤语而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而不可易。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国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这联骈语是写得很漂亮的，大概是刘锡鸿的得意之作吧。但把近代科学贬为"杂技之小者"，把"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尊自尊，卑自卑"的"纲常"捧为"教之为用，孰大于是"，毕竟改变不了外洋富强、中国贫弱的事实。刘锡鸿的警句，事实上变成了"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贫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弱为强"，变成了一种尖锐的讽刺！

在"用夏变夷"也就是用封建意识批判近代观念方面，刘锡鸿是十分认真努力的，但有时确实弄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请看下文：

> 博郎与刘孚翊论中国闺教之严，博曰："妇女亦人也，何独幽诸室而不出？"刘无以答。
>
> 洎晚，余谓刘曰："君何不云，胸吾体，背亦吾体，何为胸则前而背则后乎？以胸阳而背阴也。头吾皮肤，少腹以下亦吾皮肤，何为头则露而少腹则覆之乎？以头阳而少腹阴也。"

还有绝妙的一例：

> 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家事皆妻倡夫随，坐位皆妻上夫下……），论生育则重女而轻男，论宴会则贵主而贱客（主人居中，客夹之），论文字则自右而之左（语言文字皆颠倒其先后，如"伦敦的妻儿"则曰"妻儿的伦敦"，"父亲的花园"则曰"花园的父亲"，此翻译之所以难也），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凡书自末一页读起），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盖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

"The garden of father"无论如何不能译成"花园的父亲"，外国人读书也无论如何不会"自末一页读起"。刘锡鸿把这些勉强罗织的"颠倒"现象，跟"国政由民以及君"列在一起，无非希望大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一切（首先当然是国政）是正常的，洋人的一切（首先当然是

国政）则和中国相反，是颠而倒之、不可理解的，因而也就是不值得学习的。其实，他这番苦心，正如郭嵩焘所形容的，就象"舞空枪于烟雾之中，目为之眩，手为之疲，实则一无所见"。因为"花园的父亲"的叫法，固然足以使人错愕片时，然而"父亲的花园"的存在，却是无法推翻的事实。

郭嵩焘的死对头

这样一位副手，郭嵩焘当然不会欢迎。当枢府决定派刘锡鸿为副使时，郭曾设法拒绝，表示："刘锡鸿出洋有三不可：于洋务太无考究，一也；洋务水磨工夫，宜先化除意气，刘锡鸿矜张已甚，二也；其生平好刚而不达事理，三也。"但守旧大臣们意在使刘与郭相持，偏要以刘锡鸿代替许钤身为副使。结果刘在受任谢恩的当天晚上，就到郭处有所责备，"词颇愤激"（见《驻美使馆档案·陈兰彬任》，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六日郭嵩焘来咨），两人的关系一开始就很紧张。

郭嵩焘在中外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早已在西方国家人士中引起好感。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于1875年9月9日即清廷明诏以郭氏出使英国两天后，写信给外相德尔贝，称郭为进步人士，其才能虽不可知，但确属适当人选。在中国任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也对郭十分钦佩，称其为识见明达、具有决心之诚实君子。（均据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

转引自Confidentid Print）而刘锡鸿一则地位素低，二则倾向排外，外国对他的态度也就有所不同。当郭、刘自北京启程将将到上海时，上海英文《字林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于11月16日发表社论，对郭刘二人一褒一贬。抵伦敦后，1877年2月21日之"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伦敦图画新闻》）及本周之"Graphic"图画版刊出二人肖像，介绍文字中又隐含褒贬，也就是《英轺私记》所云："其文扬诩正使学问履历，甚至谓余学虽优，不如正使，故文翰不足以入词林……"云云。此种情况，当然也无助于二人的团结。

到伦敦后，郭刘很快势同冰炭，二人的出使日记，对此均有充分的反映。原来决定遣使时，总署曾奏请饬令出使大臣，"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载，随时咨报"。郭氏自称："原议，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郭氏的第一册日记呈达总署后，以《使西纪程》为书名刊行，守旧派大哗，上疏严劾，竟遭到毁板。以后，郭就再不把自己的日记呈达总署了。而刘锡鸿却在这种情况下，将自己写的日记定期抄寄总署大臣李鸿藻、沈桂芬等人，除了表明自己心迹的用意外，和郭嵩焘立异的目的也是明显的。郭嵩焘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八日的日记提到了这一点：

> (刘)且谓在西洋久，深知铁路之无益，土国公使亦言土国之穷困误于铁路，自铁路行，百物俱至昂贵，是其确证。……刘生编造此等言论至多，土国公使实无此说。其蓄意在迎合总署，知其惮于兴造铁路也，

故力为此说，先意承志，以幸其相倚信，而又可以倾及区区，故编造土国公使之言以为信据。

断言刘锡鸿蓄意编造事实，也许夹杂了郭嵩焘的个人意气在里边。至于说刘锡鸿蓄意迎合守旧派，则并不冤枉，因为刘锡鸿确实是在随时宣传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本来就是守旧的嘛。

郭嵩焘苛察多疑、心境褊狭也是事实。如光绪三年七月十八日他因仆人周发"以小机智玩弄主人"，大发了一次脾气；随后又听说刘锡鸿到白珥各登（伯明翰）旅行受到隆重接待，竟"辗转思之，遂至失眠"。当天日记写道："云生与周发之罪，并与谋害人命同科矣"。

但是，不管郭和刘的矛盾如何，毕竟主要是主张向西方学习和反对向西方学习二种不同态度的矛盾，性格冲突并没有掩盖也不可能掩盖这一点。郭氏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日记说得十分明白：

晚与彦嘉、湘甫、在初论刘云生之凶悖。彼亦直率其性耳，而不知关系大局无若刘云生为害之烈者。盖自南宋以来，士大夫以议论争胜，中外之势相持，粗穷于所以自处，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一不主战，则天下共罪之。……西洋之局，非复金、元之旧矣；而相与祖述南宋诸儒之议论以劫持朝廷，流极败坏至于今日而犹不悟。鄙心实独憾之，不惜犯一时之大忌，侃侃焉谋举国计边防之大要正告之天下，……乃至被京师一时之诟毁，使此心无所控诉。刘云

生皆未见之，……遽至皮戈相攻，不遗馀力。然则鄙心终无以自明，而刘云生屈身数万里与洋人周旋，而其议论亦如此，亦终无复望有能省悟者矣！鄙人乃以是郁郁成病。彦嘉徒以刘云生谬妄不足较用相慰勉，岂有当于鄙人之心哉！

两人矛盾不断扩大，恶感不断积累，终于导致到公然“厉色相向”，以至互相奏参。刘锡鸿奏参郭嵩焘的“十款”大部分是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却可以窥见刘锡鸿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这十款是：一、摺奏列衔，副使上不加“钦差”字样，为藐视谕旨；二、游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三、擅议国旗，谓黄色不当；四、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五、以中国况印度；六、效洋人尚右；七、无故与威妥玛争辩；八、违悖程朱；九、怨谤；十、令妇女学洋语、听戏，迎合洋人，坏乱风俗。

凭良心说，这十条没有一条够得上称为罪状。说郭嵩焘“投降媚外”吗，只有一条无故与英人争辩，也无媚态可言。即以“披洋人衣”一条而论，事实是郭、刘应邀参观喀墩炮台，乘小船至水面看搭浮桥，时寒风凛冽，英国提督见郭年迈寒噤，取所携褐氅一披其身，这究竟对国体有什么损害呢？刘锡鸿“见之大喜，据为罪状”，徒然证明他自己脑子里装满了“正朔、服色”之类的僵硬教条罢了。

后来刘锡鸿出使柏林，在向威廉第一递交国书时，“礼节疏阔，有夷然不屑之意”，几乎引起外交纠纷。沈桂芬却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称赞刘“天分高(!)”，“能贬刺洋人”。

这种表现，确实无以名之，也许只有称之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才比较恰当吧。

光绪四年十二月，曾纪泽到巴黎接郭嵩焘任，将刊刻的《英轺私记》拿给郭看。郭云：

> 其推衍人伦之旨、仁义之言，一皆以济其逢迎诡合之术。

话虽然说得过分一点，却是抓住了刘锡鸿的要害。

刘锡鸿和郭嵩焘互相参劾，使清政府感到下不来台。刘锡鸿也有一个“滥支经费”的问题，被郭嵩焘抓着不放。结果采取“各打屁股五十”的办法，严旨训诫：

> 郭嵩焘、刘锡鸿自奉使出洋后，意见龃龉，……怀私互讦，不顾大体。以堂堂中国之使臣，而举动若此，何足以示协恭而御外侮？……

接着便将二人同时撤回。回国以后，刘锡鸿作为钳制郭嵩焘的工具，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他“推摘备摺件”随时准备检举揭发的习惯不能改变，继续攻击洋务诸人，后来搞到李鸿章头上，结果触了大霉头。据《德宗实录》卷一二七：光绪辛巳(1881)二月廿二日，“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诏斥其信口诬蔑，交部议处。寻革职。”

所谓弱国无外交。郭、刘二使，在外交上一样的无建树可言。但在文化思想史上，他俩一正一反，各自留下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半推半就地认错

但《英轺私记》也不仅是一份反面资料而已。如果用客观的、公平的态度细读这部日记，那么应该说，尽管刘锡鸿观点十分保守，态度也很顽固，但他却并非完全没有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他在英国的时间前后不过九个来月，这九个月的观察和思考，在刘锡鸿的身上还是留下了痕迹。

英国给刘锡鸿的第一个印象是繁华。初至伦敦，拜会外部大臣后，"乘便周游街市，衢路之宽洁，第宅之崇闳，店肆之繁丽，真觉生平得未曾见"。"入夜，各街灯烛攒光，火山星海，殆无以过。"

第二个印象是英国人也讲文明，重文化。郭、刘一行到伦敦十日后，有跟役"入市采买，路遇本土醉人，以肱戏击其颊，落帽。巡捕共擒是人，送罗地美亚（Lord Mayor，伦敦市长）审办。美亚以中国使者戆驾甫数日，土人遽敢妄为，从重羁管两月示惩，并刊布新闻纸，令众力同护使署随从人等"。刘锡鸿对此颇有感触，写道：

> ……前在"北绍尔"舟中，有附载洋客诃詈余仆。掌船者见之，到亚丁遽逐洋客于岸。亦经余为之讨免，乃罢。向疑英人僻处海岛，惟知逞强，无敬让之道，乃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

两月以后，刘锡鸿专门写了一节日记总论英国政俗，云：

到伦敦两月，细察其政俗，惟父子之情、男女之别全未之讲，自贵至贱皆然。此外则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两月来，拜客赴会，出门时多，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从力持"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到承认"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一大变化。及参观播犁地士母席庵（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院），见其藏书八十万卷，目录亦六千卷之多，"放门纵令百姓男女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所蓄中国书除经史而外，"如群儒诸子、道释杂教、各省府州县之志、地舆疆域之纪、兵法律例之编、示谕册帖尺牍之式、古今诗赋文艺之刻、经策之学、琴棋书画之谱、方技百家、词曲小说，无不各备一种"，更是不禁叹服，"英人之多方求洗荒陋如此"了。

英国给刘锡鸿的第三个印象是：普通英国人民对中国多半是友好的，而英国国家当时所有求于中国者亦只在通商。初到伦敦，"两使者出门，百姓夹道欢呼，男摘冠、女播巾以为礼"。后又有伦敦绅士上书中国使者，指出英国欺负中国的六件事：一、鸦片流毒；二、传教多事；三、商人不为地方官管束，领事袒护不公；四、擅造吴淞火车路，反索赔偿；五、借马嘉理案强索开埠；六、接待使者礼有未至。并云："中国钦使若许面毕其词，当集合同志向议院

争辩。”《英轺私记》写道：

……使于英国，不便妄听绅民唇舌，以与彼君国为难也。然英人之爱重中国，实其本心。凡宴饮茶会，惟外部署及各国公使请必有他国使；此外官绅私局，非中国使者未尝与焉。每日茶会必数家，赴不胜赴。与其官绅相见，常谆切恳至，嘱以自强，永敦和好……

刘锡鸿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对于英国两次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是刻骨铭心的。但在直接接触英国官绅以后，他发现大多数英国人并没有什么反华情绪，“其求通中国，亦只意在商贩”。他分析英国在直布罗陀以东的殖民形势，“往来冲要可以泊舟，可以成市者，皆篡取其口岸而布置之，独无所蚕食于内地，则其营谋只在商贩可见”。因此、在这方面，他的认识也和过去不同了。他写道：

此时英国官绅，以行善为志，息兵安民为心者，十居六七然。其俗究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力者。……曩闻人谓武员与公使合谋，即可奋动干戈者，传讹耳。……我中国与英人交际，能持理，能恤商，斯尽之矣。

大概在一些具体事物上，在与他自己思想上的“大本大原”关系不大的一些问题上，刘锡鸿的观点是比较容易松动的，甚至也有他承认错误的时候。如见到英国报纸甚多，“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而使馆翻译人少，无由遍读新闻纸，就写道：

出使西洋，必须熟于翻译者多员，遍观其书报，乃有济；向谓洋语洋文不必广募人学习者，误也。

但这种情形毕竟少见。总的说来，刘锡鸿对于西方的新事物，新道理，正如本章第二节中所述的那样，基本上是抵触的、抗拒的。只有当事实胜于雄辩，事实一次又一次击破了他原来的偏见之后，他才能半推半就地对一些事物或道理表示许可。

刘锡鸿原来认为"中国立教尚义不尚利"，而"夷狄之道"则是"尚利"；因为"尚利"，就得让逐末之人妄参国是，让机巧制造之事尽人习之，这就会动摇中国君尊臣卑的政教基础。(应该承认，这个逻辑推理并没有错。)但是，经过在英国的观察分析之后，他终于部分地同意说西人"尚利"有收效，逐末之人参定国是有作用，机巧制造尽人习之有好处了。(尽管他很不愿意这样说，说时又常常半推半就、遮遮掩掩。)

光绪三年七月初十日，马格理导刘锡鸿参观伦敦毕克福林饼干厂(刘锡鸿称之为"饽饽作房")，全厂工人三千，每年所入数百万金镑。《英轺私记》写道："询其所以销流之多，则曰：'自有火轮车船，货物通于各国，各行买卖，皆较前十数倍，不独饽饽为然也。'英人之富，宜矣。"又在"英人之奖制造"一节中写道：

故英国之富，以制造之多也。其制造之所以多，则官为经理以归利，人人咸乐图谋也。他国之人之不肯用心者，则反是也。

这里拿"他国"来和英国作对比，含有拿中国和英国作对比的意思。后来在"英人讲求教养"一节中，又指出人民素质与国家富强的关系：

英之众庶，强半勤谨，不自懈废；商贾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昆繁生其物，以供懋迁之需；国之致富，盖本于此。非然者，火车轮船即能致远，而可贩之货国中无从造而成之，金币究如人何哉？

这和出国前在上海时斥西洋之图富强为"刳天剖地，妄矜巧力，与造化争能"，态度已相去远矣。

在"开会堂"一节中，刘锡鸿目睹英国议会"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评论道：

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故其处事恒力争上游，不稍假人以践踏；而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从之。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

这种政治，比起刘锡鸿所卫护的"政令统于一尊"的封建专制政治来，自然弊病要少。刘锡鸿不敢接触到这一点，但他在介绍英国地方选举"康司勒"(councilor，市议员)、"奥德门"(alderman，参议员)的情形时，说："此制与汉之三老、明之里老略同。然其所举者富民，举之者亦富民，官不复参预其事。"并指出中国明朝(注意：他不敢提清朝)"洪熙以后，此选益衰，仆隶匪人，滥竽相继……冗官愈多，牵掣愈甚，供亿奔走亦愈繁，百姓之生路乃尽绝而无可逃

免！"

虽然刘锡鸿在日记中多次要中国百姓"戴天履地，无忘高厚之恩"，时刻怀念着朝廷的恩德，但有上面这段话，就足以说明他并不完全盲眼盲心。说一句笑话：郭嵩焘如果想照样给他戴上一顶"怨谤"的帽子，也就不要担心找不着材料了。

旧思想的破产

如果我们认为，短短九个月，就能够改变刘锡鸿几十年来从源远流长的封建社会传统里承袭下来的基本观念，那就不仅太简单，而且也不符合事情的本来面目。果真如此，刘锡鸿和郭嵩焘的从遇事牴牾到彻底决裂，也就是不可理解的了。实际情况是：刘锡鸿是全力捍卫他的"圣人之道"，十分希望能够"用夏变夷"的。但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相对抗。"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抵不住，宣告破产了。"刘锡鸿拿来"捍卫圣教""用夏变夷"的，正是"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在1874——1875的北京朝廷上还可以舞弄一番，拿到伦敦市面上却非打败仗不可。刘锡鸿想"用夏变夷"，结果却是马格里、井上馨、博郎等人"用夷变夏"，使刘锡鸿虽然谈不到放弃根本立场，却不能不承认自己原来确实存在某些偏执和误解，总算"变"了那么一点点。

《英轺私记》保存了刘锡鸿和马格里、博郎、井上馨等外国人思想交锋的纪录，也就是“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败仗的纪录。正是由于这些交锋，才使刘锡鸿在事实面前打开了一些眼界。

井上馨是日本学西方的先驱、明治维新的先进。他“十四岁入伦敦学艺，十年而返，以英人船炮火车之用告于其国。咸恶之，屏不与语，有指为私通西洋而群殴之者。迨英军攻日本，力不能支，乃乞井上馨言和，擢户部尚书，献策更政令以从西洋。今又来英，稽求征税之法”。郭、刘在伦敦同井上馨有多次接触。井上曾对郭、刘说：“中国宝藏实多，何为货弃诸地？胡不效西法，改弦而更张之？”郭未作答，刘答道：“祖宗制法皆有深意。……第能讲求旧制之意，实力奉行，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若改弦而更张，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我中朝敢不以贵国为戒乎？”

刘锡鸿这番表示拒绝的话，看似厉害，实却无力。因为日本效西法改弦更张，并没有出现“惊扰之甚，祸乱斯生”的后果，刘的反诘等于无的放矢。日本公使在英监制轮船，派人学习水师，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造成兵船下水，还特邀中国使者观礼并参加宴会，《英轺私记》亦记其“船法精巧”。而英厂“易炸之炮，以贱值售诸中国，采买委员利其可以冒报银数，辄亏收之；鱼雷初制，亦多不可用，并为中国购去”。甲午黄海之战的胜负，此时已早见端倪矣！

井上馨特别在宴会上问刘："中国尚有林则徐其人否？"刘答云："曾国藩、左宗棠何多让也。"井上曰："否，否！中国若有此忠良，两君至匙不贯英矣。"这才是当头一棒，给刘锡鸿指出了中国积弱召侮的可悲事实。井上又曾向刘谈火车有益民生、贸易可丰国计，并推荐挨登恩蔑士（亚当·斯密斯）所著《威罗士痾弗呢顺士》（Wealth of Nafions，即《原富》）一书给刘阅读。《英轺私记》一一记载了这些接触，没有再进行驳斥。

马格里和刘锡鸿关于中国厘金是否妨碍通商的辩论，更是以刘锡鸿的明白服输而结束的。光绪三年六月初六，马格里谓刘："中国厘卡于商货或征或不征，或征而轻或征而重，恐非公道。"刘曰："此皆奸商勾串巡役为之。"马曰："英国无此弊何也？"刘曰："大江大河，则垢秽无所不有，虽天地亦无如何。今英只此片土，而万人之目集之，故无弊。"马曰："商货流通，非百姓之益乎？"刘曰："百姓之害也！洋货非日用所必需，不见此物则心不动。……我中国治法，以教民勤俭为主，与外洋不同，故不欲洋货运入内地。"二十七日，马格里用明白浅近的方法告诉刘锡鸿："假如有货于此，由上海将至四川，除已纳正、子两税外，湖北共应完厘若干，四川共应完厘若干，或三倍，或五倍，制为定额，均于上海全收之，……于商情固便，而中国筹饷亦可免吞蚀之虞，是两益也。"刘锡鸿无法再驳，只好答称："所言尚是。"结束了这场辩论。

博郎"盖英人，幼居德国读书，长则效力于中国，历

十馀年，能华语者”。有次刘锡鸿与之论及火车，谓：“中国游客较少，造铁路制火车必至亏本，势不可行。”博郎曰：“不然，火车之利在载货，不在度人。中国货物最多，生理最大，若制火车，利息必倍，税课亦增，实是足国裕民之道，且藉此可省兵力……”刘曰：“贼夺火车以袭我，则奈何？”博郎曰：“贼即能夺火车，不能尽占铁路，铁路划断，则火车不可行。”刘曰：“一铁路须银六七千万……中国奚能有此巨款？”博郎曰：“可借诸外国也。外国罔不借债，中国亦何惧而不为？”……刘曰：“此皆非治国正轨，恐未可恃。洋人医足疾，辄断其筋而续以他物，如此灭裂办法，其何能久？”

“断其筋而续以他物”，又成了“花园的父亲”，不能算是认真的讨论了。但是“能华语”的博郎还不肯罢休，过几天又找刘锡鸿，谈中国应该购买轮船，建设海军，因为“不筹贩运，第见洋人载银以出，不见华人载银以入，不数十年，中国必尽困匮矣。”刘问：“轮船当得若干？”博郎云约需二百艘，价银二千万，借诸外洋，不过岁输银八十万耳；海军既成，裁汰旧式水陆师岁省银数百万，贩货外洋往来岁税又可增收数百万，“中国何惮而不为乎？”刘问：“轮船驾驶，非华人所习，奈何？”博郎云：水手可择师船少壮充当，管轮、机器及领航当亟选聪慧子弟数百，“分赴各国从根底学习”。

博郎所建议的，正是刘锡鸿在1874——1875的辩论中所反对的。但是，经过反复交锋之后，这次刘锡鸿不再坚

持原来的看法了，他给自己转圜道：

余闻其言，而心口熟商之曰：事理无穷，因乎时势。如人之一身，疾病未起，则补养元气，自可迎外邪，此一理也；疾病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补养，则其病终不可瘳，此又一理也。……余素持治国务本之说，由今思之，未可偏执也。诚如博郎云，……于各国各局分投办理，……一面派人赴各国讲求水战，当难我欺矣。

这已经到了刘锡鸿"进步"的极限。他永远不可能象郭嵩焘那样，认识学习西洋"政教"的必要，但是，九个月的实际观察和了解，特别是和外国人士的直接接触和讨论，终于使他开始承认，自己过去确有"误"和"偏执"的时候。

刘锡鸿作出这样的承认是极不容易的，对于他来说恐怕是十分痛苦的。从《英轺私记》可以看到：他在进行观察和接触的时候，就象是一个他曾经形容过的小财东，拿了几吊本钱同别人去合伙做生意，时时刻刻都在"亲身注睇其间"，生怕上当受骗。比如：

英人狱制之善，余虑其有所饰以美观也，（六月）二十三日偕博郎出门，突至其禁犯之所觇之，饲养、督教无异，房室之洁亦无异。

又如：

（七月）十二日，余与刘孚翊、博郎偕至野士凌墩游览。不以公往而以私往者，公往则告董事预为洒扫

虑不得其真耳。

经过这样“突击检查”，反复验证，确实相信已经“得其真”了，刘锡鸿才不得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修正他自己原来的错误和偏见。只此一点，即可见守旧观点改变之难，亦可见新事物优越性终于不可抹杀矣！

这就是刘锡鸿和《英轺私记》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

刘锡鸿

英轺私记

●英轺私记

1.副郭嵩焘使英……………………47
2.始论铁路……………………………48
3.观格致书院后……………………50
4.香港…………………………………52
5.新嘉坡………………………………53
6.马拉甲途中…………………………55
7.锡兰…………………………………56
8.英人经营南洋………………………57
9.亚丁…………………………………58
10.地近赤道则热……………………59
11.红海道中…………………………60

12.西历不应天象……………………61
13.苏尔士开河 ……………………61
14.始见火轮车 ……………………62
15.马格理论中国无法制 …………64
16.摩儿大岛纪游…………………65
17.直布罗陀炮台…………………67
18.初至伦敦 ………………………69
19.英国钱币 ………………………72
20.伦敦新闻纸 ……………………73
21.国主出居行宫…………………73
22.英人知礼 ………………………74
23.国书未著名衔…………………74
24.伦敦………………………………75
25.英君主接见 ……………………77
26.开会堂情形 ……………………79
27.拜会各国驻英公使 ……………84
28.英国衙门官制…………………85
29.禁鸦片烟 ………………………86
30.蜡人馆 …………………………86
31.马格理言土耳其事 ……………87
32.上摺请撤回国…………………89
33.圣睹士宫朝会…………………89
34.丽如银行 ………………………90
35.电报局与信局…………………91

36.外国往来之节制……………………92
37.交涉撞船事件……………………93
38.公使应酬大概情形…………………94
39.新闻纸之报道……………………94
40.养民之政…………………………95
41.见王子及国主……………………96
42.会馆来请入会……………………97
43.观戴晤士报馆……………………98
44.外相夫人茶会……………………100
45.柏金哈木宫………………………100
46.上下议政院………………………102
47.游伯来墩…………………………103
48.英人之奖制造……………………104
49.留德习陆军人员…………………105
50.赫来士学馆………………………106
51.老工师劝修铁路…………………107
52.接晤禁烟会绅……………………108
53.总论英国政俗……………………109
54.播犁地士母席庵…………………111
55.观实学士演光学…………………114
56.正使与英人谈禁烟事……………115
57.观伦敦铸钱局有感………………116
58.井上馨谈学西洋…………………119
59.土耳其政教不修…………………120

60.故王宫 ……………………121
61.观绘画 ……………………122
62.伦敦监狱……………………122
63.与井上馨谈宝藏 ……………125
64.会堂议事情形 ………………125
65.观电学有感 …………………127
66.日本兵船下水 ………………130
67.御花园 ………………………131
68.乌里治制造局 ………………131
69.访前宰相专勒士 ……………135
70.俄土战事……………………135
71.英伦讯案规模 ………………136
72.化学演试……………………137
73.卧病一月……………………138
74.英人爱重中国 ………………139
75.水晶宫观烟火 ………………139
76.与波斯藩王论强弱…………140
77.英人好游历 …………………142
78.井上馨论林文忠 ……………142
79.维多理亚庆生辰 ……………143
80.英国为邻邦服丧 ……………144
81.日影报 ………………………144
82.洋货免厘之说 ………………145
83.英伦之中国书 ………………147

84.业火车者多亏本 ……………148
85.观赛马 ……………………149
86.喀什噶尔伪使事 …………149
87.跳舞会 ……………………151
88.茶会 ………………………152
89.苏葛兰公会看跳舞…………153
90.伦敦多善举 ………………153
91.与博郎论铁路 ……………154
92.英之掌教者 ………………156
93.英国地方官之制 …………157
94.机器耕作……………………159
95.公爵茶会……………………161
96.拒见伪使……………………162
97.前广东总领事来见…………162
98.英国税课之重 ……………163
99.瓦瓦司炮……………………164
100.施医院 ……………………165
101.英国民兵 …………………166
102.谈兵船 ……………………167
103.为华效力洋人……………168
104.德国求免厘事……………168
105.教习水手 …………………170
106.耶稣堂 ……………………171
107.抢妇女……………………171

108.阿木士汤炮厂……………172
109.游阿木士汤义塾……………173
110.西人不重后嗣……………175
111.外洋采购贷款之弊……………176
112.游观监狱……………178
113.看印书……………178
114.厘金不利通商……………180
115.男女婚配……………181
116.鸟枪商局……………182
117.英伦冬不严寒……………183
118.观酒酿房……………184
119.伦敦贸易之大……………184
120.参观喀墩炮台……………185
121.英国选练兵士之法……………186
122.野士凌墩养老院……………189
123.英人亦爱戴君主……………190
124.棉花火药……………190
125.由北明根赴德布灵……………192
126.与博郎论海防后记……………194
127.阿尔兰之游……………198
128.游格棱得兰阁……………200
129.过苏葛兰记……………201
130.英人丧葬之礼……………202
131.利文浦……………203

132.英国民数 ……………………205
133.论俄土之战 ……………… 205
134.安友会 ……………………206
135.英人讲求教养………………207
136.置办船炮当知之事 …………209

●日耳曼纪事

137.德国呈递国书情形 …………213
138.见开色邻 ……………………215
139.见比利时君主………………216
140.开色茶会跳舞会 ……………217
141.开色嫁女 ……………………218
142.德国陆兵营制………………220
143.德国议政院 …………………223
144.西人厌有家之拘束 …………223
145.克来斯麦司衣符……………224

英轺私记

1. 副郭嵩焘使英

皇上御极之元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照西洋事例，遣使驻扎各国，以通中外之气。爰派侍郎郭嵩焘、道员许钤身偕使英，业有成命矣。

先是，英国翻译官马嘉理，领总署护照，往缅甸迎印度派来副将柏郎等。既得遇，折回云南。正月十七日，行至腾越厅属蛮允地方，马嘉理被杀。英人揣探，以为云贵总督岑毓英实主使之。朝廷特简湖广总督李瀚章、前侍郎薛焕会同查讯，奏言系因野匪索过山礼不遂，起意杀害。驻京英公使威妥玛不服，故郭、许二使尚未启行。 马嘉理事件

二年七月三十日，始由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山东烟台与威妥玛筹结议平。八月十四日，许钤身改派驻扎日本。

副郭嵩焘使英

十五日，奉旨以鸿副郭嵩焘使英。九月十五日陛辞。二十八日出都。十月初八日到上海，郭公已驻节于是三日矣。

奏带同往者，参赞官黎庶昌（莼斋），翻译官德明（在初）、凤仪（夔九），洋人马格理（清臣），随员刘孚翊（鹤伯）、张斯栒（听帆）、姚岳望（彦嘉），暨武弁七人，跟役十馀人而已。是时苏松太道为冯焌光（竹儒），上海县令为莫祥芝（善徵行九），机器局员李兴锐（勉林）、郑藻如（玉轩）、轮船招商局为徐润（雨之）、陈树棠（珂南）、朱其诏（雲龢）、盛宣怀（杏生），书院掌教为刘熙载少司成（容斋），税务司为洋人吉罗福。其各国驻沪领事，英则麦华陀也（翻译达文波），法则葛笃也（翻译师克勤），美则美尔师（翻译晏玛太），奥则卜理挖皆（翻译夏士），德则克劳尔（翻译穆麟德），日本则品川忠道（翻译巨鹿笃义），大和则海腾（翻译莳堃），瑞典则葛德生也。

各国驻沪领事

县令莫君，黔人，气象雄伟，瞻瞩非常。与之谈，识虑尤越恒俗。微叩其行谊于他人，则性固刚决无脂韦习者，意者其任事之才欤！

2. 始论铁路

英公使威妥玛在都初相见时，辄言政在养民，当以开煤铁矿、创造铁路为中国目前急务。此次由天津南下，同舟洋人立论，亦专主于此。余以中国立教尚义不尚利、宜

中国立教尚义不尚利

民不扰民之说晓之。伊辈辨论往返，殊不惮烦。初不知其何乐于中国之富强，而进言恳切若此？

及抵上海后，于初十日往观格致书院。冯观察示以洋人所献铁路一图，由五印度取道关外以达京师，自北而南竟成一线，始知其心非犹古埠通商之故智矣。当轴若不立意坚拒之，则海疆办事诸人喜新悦奇，将中其阴谋而不知悟。（商贾图利，播散其说以惑官，官吏喜功又张大其说以惑朝廷，其祸遂以不可遏。然而无足惑也，市道不足以治天下，技巧不足以臻上理，今岂遽异于古所云邪？）铁路一成，全局安危变于俄顷，非细故也。

窃谓吾人持论，当直言铁路之造，不惟有害于中国，并有害于英。盖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而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英人为名，因众心以作乱。不惟沿海商贩地方被其蹂躏，且径达印度之铁路，亦适足以资贼用，而反噬为忧。众心齐一，势若江河，断非火器精工便能抵御。远事如美国之华盛顿，近事如广东之三元里民，皆可为鉴。勿第谋纵火，而忘反风之自焚也。日中则昃，月盈则蚀；弦过急则弓易折，花过繁则树易枯。猛进之过，即是退机；倚伏之理，微参可悟。我中国历代圣君贤相，才智非逊于西洋，而卒无有刳天剖地，妄矜巧力，与造化争能，以图富强者；盖见理深而虑祸远，非如英人之徒知计利，一往而不复返顾也。以此畅快与言，可冀其知悟否。

铁路之造有害中国

三元里民可以为鉴

3. 观格致书院后

大学之言格致，所以为道也，非所以为器也。身心家国，天下之理，有各正者，有相因者。不研穷其理之各正，则不知所以递致其功；不究极其理之相因，则不知所以综握其要。知之不真，斯行之不笃，而意不诚矣。不诚其意以自课，斯心无由正，身无由修，而齐、治、平皆失其本矣。故圣经教人于入学之始，先究明其理之各正而相因者，俾见解既到，自能不惑于歧趋，不纷于外务，不域于浅尝，以实用吾意于正、修、治、平焉。物之云者，即身心家国天下也。非谓用功于身心，反先推求夫一器一技之巧也。一器一技，于正心修身奚与？入学而先事此，不且役乱其心，淆杂其意，愈考索而愈乖其所向哉？

一器一技于正心修身奚与？

自西洋各国以富强称，论者不察其政治之根柢，乃谓其富强实由制造。于是慕西学者如蚁慕膻，建书院以藏机器，而以"格致"名之。殆假大学条目以美其号，而召众以来学也。虽然，此岂可假哉？原夫士之所以可贵而冠诸民上者，谓其志行之超越庸俗也。乾嘉以前，虽以时艺取士，而文字必具有根柢，颇见学问经济之蕴，乃能誉望重一时。故先辈教人，常令浸淫于经史，餍饫于先儒语录，深求圣贤自治之道，博考帝王御世之方。最其下者，亦必集四书诸讲义研悦而贯通之，夫然后可以为文。尔时以读书自命者，类皆潜心一室，日手简编，置纷华徽逐于不问。

格致之名岂可假哉

习之积久，遂不觉其人志趣渐臻远大，心思渐底安谧，言动渐见端凝，而识见之澄定亦因之。夫时艺之用，不可以穷达相通者也；身心之用，则可以穷达相通者也。识见虽待阅世而精，然其本体既明，推广亦易，而无俟别求者也。由是登科第，任官职，即其读书时之为人。以从事吏治，其遽至贪侈昏惰，忍心害民者，十无二三。是以其时庶政就理，民生富庶，国势亦以强焉。

今之时艺则不然。间尝取一科之中选者而遍阅之，往往无一语窥及圣贤命意者。影响近似，遂掇科名。竟致应举之人，不必诵习经史语录，不必讲求学问经济之理，而惟取时文之习套，略观而摹仿之，即可自谓文士。夫今之读书，雕摹抟埴之百工也。今之仕宦，操奇计赢之商贾也。以百工商贾之行，而为临民治世之事，安望有裨哉？故欲拯今日之贫弱，当由饬吏治始。饬吏治，当由端士习始。端士习，当由审义明道始。若犹令殚心西学，使益致力于百工，与商贾习处，是适增其商贾之行也。官中多一商贾，即国多一蠹，民多一贼。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之是恃，遂足治天下邪？然则西学必不可讲乎，是又不然。所谓西学，盖工匠技艺之事也。易“格致书院”之名，而名之曰“艺林堂”。聚工匠巧者而督课之，使之精求制造以听役于官，犹百工居肆然者，是则于义为当。夫士苟自治其身心，以经纬斯世，则戎器之不备，固可指挥工匠以成之，无待于自为，奈何目此为格致乎？　谓西学为工匠之事

4.香 港

十月十八日，由上海搭英国"搭拉万阔"轮船起程。廿一日，到香港。港督克乃悌遣中军总兵欧克勒根以乘舆来迎（舆皆以白布蒙之，舆夫四人白褂而红缘）。水师提督赖德、副提督瓦得三亦同时到，拜客，去。余与郭公登岸，洋兵列队接于道旁（兵皆红衣），鸣炮十五声，作洋乐。两骑前导，中军傍舆，同赴港督署（署在山腰）。沿途树木阴森。港督率刑司美拉斯、广州领事罗伯逊暨文武官迎门内（武职皆胄而手剑。职之大者，衣嵌金版于两肩上，长逾尺，广约二寸，小金片五缀其末如组垂。职小则惟右肩有之）。入座，主人居中，客夹之，如宴饮仪。属官列两旁，或朝内坐。主人有所问，则起对，等威亦若甚严也者。茶酒毕，主人命总教习司九阿、副教习佛格那导观学堂。学堂构三层阁，其下初学居之。学既进，则以次而升于上。所习有华文，有洋文，殆将混而一之也。学规严整，客至无偶语嬉笑者。回舟，水师亦鸣炮十五声相送。

到香港

学规严整

廿二日，克乃悌到轮舟报拜。命其中军以乘舆迎往，观于狱。狱亦构三层阁，下者居初犯，中则在狱复犯者，上则女犯及罪应淹禁者，皆白衣。房舍宽敞整洁，各有衾荐，故囚徒不染疠疫。囚各白饭一盂，盐渍鱼数尾。禁至三年者，肉各一脔。司狱验而放之，故囚徒无瘐死之患。西洋例，罪人夜拘禁，昼辄令赴劳役，造桥修路皆使焉。克乃悌以

监狱整洁

作苦非被禁者所堪，创为弄铁丸、运石砧之法，俾活动其筋骨而已。铁丸重约二十斤，庋诸地，两手拾而上之，与胸腹平，少顷复置庋间，凡十起落即毕事。砧长约尺，厚广约各六寸，是日尚未见其演试也。凡演试，皆列队以序进。散饭与饭毕而归其器，亦以序，鱼贯而前，不稍紊乱。在狱三年者，令织毯。禁锢终身者，运铁轴，日一万四千转，皆司狱督课之。迨罪既得释，而人不伤，技艺且成，可藉以图糊口。刑罚也，而教养寓焉矣。回船后，台湾税务司柏卓安来谒。

5. 新嘉坡

廿三日寅刻，由香港起轮，行南而略西。辰初，过驴耳山。廿五日，遥见西面山影，则安南境也。廿八日午刻，至新嘉坡，水程凡四千三百一十一里，途间蒸热不能重衣。坡与香港，皆群山环抱一水，船可放碇避风，故洋人利之。港山高峻，入口出口处较狭；坡则冈阜连延，或起或伏，长八十一里，广五十二里，不知港之收束，而地势舒展物产丰盈则过之（十月犹有波罗蜜、枇杷、檬果、茄、瓠、黄瓜诸物）。至之日，坡督哲威斯（总督兼辖槟榔屿、马拉甲、卫丽斯厘。三处巡行时及之，而以新嘉坡为常驻之地）遣其副德格力暨中军巴屯以马车来迎。 至新嘉坡

时福建船政厂之"扬武"兵船亦巡洋至此，带兵官蔡国祥、国喜两提督（国祥号瑞庵，国喜号月卿，兄弟皆以 扬武兵船巡洋至此

船勇转战江南有功，荐升今职，广东香山人也，洋烟癖疾形于面），偕本坡客长胡璇泽来见（璇泽号琼轩，年六十，携眷经商于此三十馀年，番禺黄埔乡人，洋人呼之曰黄埔，以其秉性忠直，咸崇信之，俄罗斯封以男爵，英亦赐以四等宝星）。璇泽请先憩于其圃，然后往拜坡督。盖其客居积产殊富，园中所蓄珍禽异物，多目所未经睹也（物之尤异者，一曰驼鸟，鸟甚巨而首如骆驼。一曰袋鼠，鼠面而形如小狗，前两足长仅二、三寸，后两足长尺馀。一曰六足大龟，龟背径尺五六寸，其足缩于内，如栗子缀戚。一曰鱼头锥，长七八尺，锐其末，海中巨鱼头戴之，如人之插雉尾，遇兵船则以此相刺。其所谓鸾鸟者，羽毛浅绀色，遍身白点如碎花，而红爪。雄者曳长尾，雌则否。风雨至乃鸣，开屏时彩色焜耀逾孔雀也）。

胡璇泽

坡督鸣炮列队，率其刑司费力朴等相接，仪如香港，并见其妻及二女。

是处垦荒六十年，洋人寓此者不及二千（多由印度、锡兰来），华人则不下十万（广东五大县及新宁人共二三万，潮嘉等属共五六万，其馀则闽产）。岁征税课英金钱三十六万磅（合总督所辖四处言之。每磅时价值洋银三两三钱有奇，盖银实百馀万矣）。询之坡督，类皆茫然。请观于其学馆、监狱，则谓监狱整肃不如香港，无可寓目；学馆须俟料理，明日乃游览也。地处偏僻，不生戎心，亦无属耳目之众。故官此土者乐养庸福，诸事辄不经意。虽以英人之喜炫才力，亦不免颓废焉，岂非势使之然哉！

华人十万

炮台因山为之，布置殊疏略。台下栋宇云连，绝碍施炮。守台兵一百三十名，头等月饷洋银十圆，二等七圆。列二等者，状貌龌龊，委琐不堪用。有豪杰者出，以众数百，泛渔舟，循山麓上，借屋宇自障蔽，直突其垒，断非其炮所能抵御。由是别筑炮垒于水口及沿岸以守，英人得毋有南顾之忧乎？ 炮台与守台兵

廿九日，哲戴斯与其翻译官必麒麟到轮舟报拜。送客毕，遂启行。

6. 马拉甲途中

新嘉坡西北约二百馀里，为马拉甲。对面有岛，不知其名。马拉甲先属葡萄牙。乾隆间，荷兰夺之。嘉庆元年，英吉利又夺之。计中尺五百七十六里，土民五万八千名（自新嘉坡至锡兰，土民皆以花布裹头及腰以下，不衣不履袜，面微黑。其色如锅底者，则亚非利加之民也），华民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名。廿九日申正由新嘉坡开船，戌初遥见此洲，三十日辰刻犹未尽度也。 马六甲

十一月初一日午至槟榔屿。屿广二十七里，长四十二里，距新嘉坡凡一千一百四十三里。其民六万一千七百九十七名，华产实十之七八焉（华产者，亦自称英人，若不知有中国者，盖生聚于此久矣）。山色葱秀，瀑布长十八丈。惜是日雨甚，未获登岸一游。 槟榔屿

屿之对河，为卫斯厘，地广二百一十二里，旧称格

大国。乾隆五十二年，英人得之，谓是格大国王所让也。其民七万一千四百三十三名，华产惟二万。与马拉甲、槟榔屿，均辖于新嘉坡酋。有协尉段熙奕驻守于此，是日适其请假回国，附载于余所乘舟。华民制"忠勤正直"四字旗以颂功德，鼓乐送之行。凡洋官离任，民商有所馈献，则什袭之以传子孙。好名之心，较中国为胜矣。

英官回国 华人送旗

抵槟榔屿，稍停泊。夜间仍开船折而南，经苏门答腊，乃西上。凡行三千六百三十九里，于初六日夜至锡兰（出新嘉坡西口，即遥见苏门答腊，本可由此迳西以达锡兰。其绕赴槟榔屿者，英船往其属埠头载客耳。故既至槟榔屿，仍须折而南，取道于苏门答腊也）。

7. 锡 兰

到锡兰

锡兰之属英吉利，亦在嘉庆元年。其地纵七百九十八里，横四百二十里，无寄寓华民。土著长发面黑，不衣履，腰以下系花布，与槟榔屿等处同。总督葛蕾曷理驻格仑伯，距锡兰二百馀里，不及亲赴迎送，遣其副名谈布者代焉。宴客于海滨酒店，同席为刑司路司玛阔、游击克拉尔克、户部司布莱斯未。

宴之先，遣土官得西拉瓦，以马车导客游观。途中所见多椰子树（每岁每树税洋银半圆，有椰树千株之家，即属殷户）。蓬寮木屋，疏布林间，类皆栖止贫民。有卧佛寺两，殿宇狭隘，仅足旋踵。画壁罗汉及所绘故事，工皆粗陋，

不堪入目，亦无堂庑可以延客。僧人露顶赤足，以黄布缠身，出所藏贝叶经相示（贝叶狭长坚厚，从叶心直纹折而复之，以为篇简，横长尺五六寸，阔约二寸），字如小圆圈，连属不绝，偶或间以勾撇及张弓形，不可辨认。令其讽诵，则呕哑嘲哳，惟"南无"二字听之颇分明耳。询土官赵繁闹处所，则云在岛中央，远不及往。将观于其海滨炮台，则以日暮为对；意者台中布置猝不及整，恐贻笑远客欤。是月为中国之冬至节（"搭拉万阔"载至此，为易大轮舟长四十馀丈者，其名曰"北绍尔"，脚费由前舟拨出）。 贝叶经

8. 英人经营南洋

新嘉坡、马拉甲、槟榔屿等处，所产有椰子、槟榔、香蕉、波罗蜜、胡椒、玉果、檬果、加非、紫菜、薯莨、藤条、甘蔗、树浆皮、沙穀米、佳纹席、苏木、丁香、木香、降香、龙涎香、翠毛、燕窝、牛皮、牛角、羚羊角、犀角、象牙、蛤蜊、螺蚌壳（有如盘、如碗、如杓、如大葵花者）、金刚钻石、金、银、铅、锡之类。锡兰亦大略相同，而宝石、玳瑁、明珠、象牙、檀香、乌木、肉桂为多（肉桂胜于粤产），货宝充盈。英人以此地为西南洋冲要，姑薄其税，招徕商贾，冀成大埠，以供其往来困乏之需。迄今惟锡兰海面，巨舰尚不甚多；其三埠，则帆樯云属，初不远逊香港。然设兵均止二、三百名，如锡兰幅员之广，亦只四百名。盖其立国意在四出占踞埠头以图富，而又不 南洋土产 薄税招商

遽分驻多兵，耗费饷糈。故苦心孤诣，创为轮船、电报（轮船本创自法国，而踵事增美者则英人也），俾其往返迅速，以省兵力，营谋亦尽善矣。然今俄罗斯因其舟楫南来，水陆相隔，谋并土耳其国以疏四达之海道。土耳其国一失，则由红海建瓴而下，不特印度须加严守，即亚丁东南各埠，处处当设重兵。左顾右盼，防不胜防，英人将有跋胡疐尾之忧乎？

左顾右盼 防不胜防

9. 亚 丁

锡兰放舟西上后，巨浸弥漫，数日绝无所睹。十三日始见一山，曰梭哥得辣，绵亘二百馀里。十四日辰正，又一山，曰加得非，则亚非利加之东境也。凡历六千四百零二里，十五日抵亚丁，时已薄暮，不及登岸一行。遥望童山濯濯，高者矗立百馀丈（番书云高一百七十六丈）。临水有洋楼十数间，东、南两面各立炮台（南面圆台二，东面方台一）。西北莽荡平原，云是亚剌伯国土（亚剌伯即天方）。以其水口峰峦对峙，若别为一港，觉与新嘉坡等处无异耳。

过亚丁

据番书内载，亚丁山后有小道，与亚剌伯似断实连，如果蒂之与枝相缀（故不名为岛），计中国一十八里。道光十八年，英吉利以金易得其地，设炮台（多大炮，其极大者四万馀斤），拨兵防守，驻以总兵，统辖于孟买总督。盖此地距红海口三百五十里，居亚细亚及亚非利加两洲之中，

为小西洋往来冲要。平时屯煤于此，备火船取携。有事亦可扼守，以固欧洲门户（亦锡兰以南各处之咽喉），故英人重焉。

土民遍体漆黑，其数八千，印度人二千，兵二千，粤省工匠十人。缘与亚非利加洲相对，故雇工人多彼洲，不可以数核。同治十三年，英国核算每年进口货，值金钱三十五万磅，出口运载赴英之货十九万磅，买卖亦不可谓寥落。然其地古称火山，尽日阴燕，罕有雲气，凡两、三年始逢雨泽一霑，生殖是以枯促，惟产骆驼独多而已（驼鸟亦产于此，洋妇以其毛为饰。卵大如碗，过客必售数枚以为奇玩）。是夜子正，仍开船。 粤省工匠十人

10. 地近赤道则热

地近赤道则热。以渐而近，则以渐而热。如由香港以至红海，真所谓炎方火维之域，不知有冬令者也。香港在赤道北二十一度，十月杪尚可重袷。逾南行数日，度水程约二千五百里，地在赤道北十七度半，则仅可单衣矣。抵新嘉坡，则距赤道仅一度二十分，虽单衣亦汗浃腹背。由是而槟榔屿，而锡兰，凡七、八日，所行均在赤道北之五、六度，时已冬至，犹欲披襟当风。初九日以后，相去渐远（初九日八度零，初十日九度零，十一日以至十五日皆在十五度内外），其热乃渐杀。既至亚丁，则凉飙送爽，俨然新秋，服絺綌不可以无襲矣。出香港后，未至亚丁之先， 由北而南天气渐热

无日不滂沱大雨，雨毕辄晴，与夏令不稍异。至是，然后阴雨不作。

11. 红海道中

行经红海

红海入口处，仅阔一百三十里，且多礁石，船行之道隘甚。小岛曰碧鳞者，实塞其冲。英人踞之，立炮台山上，为扼吭计。余舟十六日巳正经此，叹其布置良独周也，然亦赖其兵船较多，足供策应耳。否则两岸上下游驻敌兵，绝其粮道，一岛孤悬海中，恐不可以守。地利在人善用之，亦在人善夺之哉！

入红海后，船北行而略西，两岸峰峦时隐时见。东岸为阿剌伯（十六日午正后过其莫卡城，楼阁玲珑，临于海滨，万户千门，一望垩白如雪），西岸为阿非利加。所过阿非洲之国，有曰阿毖西尼亚者，有曰牛毖阿者。十九日，至埃及国境（洋人译之曰埃及国，《瀛寰志略》则曰麦西）。重山离下，蜿蜒水滨，数百里不绝，对岸亦颇相称。二十一日辰初，抵苏弥士。由亚丁至此，水程共三千九百二十四里。

十七日，为西人元旦贺岁，仅文固饯辨不讲也。十八日后，天气顿寒，可衣重绵（在赤道北二十余度）。

12. 西历不应天象

西历每岁三百六十五日，仍分十二月。每月三十日者，惟四月、六月、九月、十一月，其馀皆三十一日，二月则二十八日，无所谓晦、朔、弦、望。四年则加一日于二月，如中历之置闰焉。夫一月之命名，系乎天之月魄。月魄尽，则一月以终；月魄生，则一月以始。天显其象于上，人遂因而名之。至于因馀置闰，而月魄之死生，仍适协其时而不稍舛。容成之造历，所以可为万世法也。西人测算之学号称最精，乃参差其日以为月，致一月之终始日，与月魄绝不相符，命名曰月，其实则全乖矣。因[illegible]西人元旦，类记之。　西历之月不应天象

13. 苏尔士开河

苏尔士，埃及国土也。红海与地中海判然而二者，以此一片陆地隔之。[illegible]三年，埃王倡议开通，揽合各国股银，延请法国人罗西北士（素以开河著名者）办理，以机器代畚锸，越六年而功成。并地价实费金钱约一千万磅。立约榷船税偿本息，而按股瓜分之。十三年，英人畀以金钱四百万，遂兼承焉（兼承埃及股分，各国股分则如故）。今三百里，水绿波平，贯注两海，初不知前此之为陆地也。　苏伊士

抵此后，乘火轮车上街一游（街市洋楼数十间，垩皮多已剥落。妇女皆以黑帕蒙面，惟自眼至额则露之，此埃及回教也）。徐驾小艇，往观其开河机器，薄暮始回舟。机器制甚巨，以无盖数舰乘之。面水与陆，各斜立一铁槽，夹以参天大木，旁植铁柱以为固。轮径及丈，贯于其巅。槽间水戽数十，有若珠串。环以铁绠，可上可下。机动轮转，则戽次第下扱水泥，扱既盈，则次第上，而输于彼槽，如中国活板水车之过水焉。起土之捷，每时可得千数百石。洋人每有创建，皆商民合凑股分，谓之曰公司，虽数千万金不难克期而办。凡凿山开河，穷天究地，制造奇器，创置新埠，罔不恃此，所谓众擎易举也。

开河机器

洋人创建皆赖公司

中朝兴建大事，辄须动用国帑，夫安得不自阻？然使欲效其公司所为，则又有不可强致者。欺诈之风流行日甚矣，数人合伴以业商贾，资本或仅千百缗，苟非身亲注睇其间，犹辄为同夥攘窃以去。况数千万金之重，谁则信之，而肯通力以合作哉？

华人难于通力合作

14. 始见火轮车

余之见火轮车，始诸此。车制：前后四轮，上盖板屋数间（载货则数间通而为一），机器居前（亦可倒行）。屋高约六尺，深广各如车之大小。一车不足，辄缀属数车行。长亘百步，而行不滞。铁路宽约四、五尺，两旁坟起如小埂以承轮。程之慢者，一时亦百馀里，故常数昼夜而万里

始见火车

可达。技之奇巧，逾乎缩地矣。

然以行诸中国，则裸股肱、执策绥、操舟挽辇以度载人货者，莫不尽废其业。历朝以骚动百姓为戒，凿山开矿，事难纷纷。举行万口嗷嗷，疗穷何术？迫而为盗者日众，则华洋贸易，安堵无期；非恃强力以兵临之，即可遏其饥焰也。中国游客之多，富商大贾之众，懋迁获利之厚，皆不如欧洲。火车开造铁路，工费不赀，非厚取脚价，不足以偿本息。然华俗尚俭，往来贩运，类多日用朴素之需，估利实属无幾。今粗货百担，运赴千里，动须千数百金。行程虽捷，谁甘割膏血，以相饲者？故各省十数豪商而外，寻常贩客，必不搭载火车。我圣朝绥奠群黎，同安乐土，农工百艺，莫肯轻去其乡。丰裕之家，间有约伴游观者，亦第驰迹近乡，流瞬城市，即足以豁闻见。非若洋人远志，一动行縢，辄越数万里，然后可洗颛蒙。是即火车创行，乐其奇巧者，急一尝试，络绎奔赴以就驾；不及半载，势将乘坐寥寥，求抵一日之煤费工需，而不可必得，遑问本息？况撙节爱养，国有常经，必不肯惊扰亿万众生灵，倾输千百兆银币，以举此见利欲速之工程乎？是故火车之不能行于中国，犹清静之治不能行于欧洲，道未可强同也。

火车不能行于中国

道未可强同也

余正倚船栏凝睇，适洋翻译官禧在明旁立，因顾之而言。此禧君者，威妥玛所遣伴行，由沪上相偕至此者也。闻余言，点头。英人他日有持火车之说相商相劝者，当以是晌之。其或相逼勒，则请正告曰："此我之内政也。自主之国，他人不得预其内政，尔万国公法固云然，今奈何相

强邪?"就其自立之法折之，意必消阻。

15. 马格理论中国无法治

二十二日申正，起轮由新开河西上。河道极狭，两舟不能并驰。有西来者，东舟必停泊稍宽处，以待其过，且时或搁浅。故苏尔士至波赛仅二百六十一里，二十四日午后始到，凡行两昼夜矣（波赛多珊瑚、石珠、香油，舟到此略停，贩者联袂而上）。

自是入地中海，仍一望汪洋。海固多岛，波浪殊恶，船身簸荡，不可驻足，二十五、六日皆然。二十六夜，船略稳。余与马格理灯下谈及新金山事，马君谓："中国民人易钤束，愈于洋人。今其在新金山者十五、六万，皆改装从英服，驱驾毫不费力，从未有恃众抗官者。然于本国则动辄犯法，何也?"答曰："驭众难于驭寡也。"马君曰："不然，其故有三。中国法密而不果行，行之亦不一致，故人多幸免心。英则法简而必行之，历久不易。一也。中国待官吏宽，有罪未必皆获谴，获谴未必终废弃；故敢于干冒典刑，以为民倡。民视其所为，不服于心，遂藐官并以藐法。英则犯法之官，永不录用，亦不使有谋食之他途。故皆谨守其度以为治，民之畏官者以此。二也。中国官各有界限，百姓非所管辖，虽目睹其恶，亦隐忍以避嫌，故官势孤，而耳目难遍。英则犯法之民，凡官皆可斥治，若以非职而置度外，则人转訾其惰。三也。今外洋欺侮中国，为自强

中国法度不行之故

计者，先宜整饬法度，使之必行，然后可及船炮。法度修明，人自敬畏，不生觊觎心。若船炮，则虽多且良，终出洋人技艺之下，不足震慑其志，徒多费钱耳。江南诸路，新筑炮台，不堪御外寇。置炮屋下，其烟难散，眯守卒目。台高而薄，不实沙于腹以藏炮子，又易为敌炮所摧。中国筹饷匪易，以此耗散，岂不可惜。”余闻其言，相对默然久之。 自强先宜整饬法度然后可及船炮

日本国政令改用西法，并仿其衣冠礼俗，西人皆鄙之，谓摹仿求合，太自失其本来也。“扬武”船带兵官蔡国祥言：宴会洋人，应自用中国器具。彼免冠，我应拱手答之。若舍我而效彼，且反为笑。容閎华官洋服，马格理以为羞。中国之士，有事于邦交者，当鉴此。 容闳洋服人以为羞

16. 摩儿大岛纪游

波赛至摩儿大岛，水程二千八百十四里。岛在意大里国西奚里岛之南，阿非利加居昵司国之东。其长五十一里，广二十七里，周一百六十馀里，居民十五万（市人以荷兰、意大里、西班牙为多，亦有法郎西者），本法郎西属地。嘉庆六年，英人取之，建炮台十一座，设总督领兵五千驻焉。今总督为司坦班喜，咸丰七年，以袭粤功，晋子爵，与魁英（英人称今国主曰魁英）次子爱儿弗来地协守此岛，凡五年。英制，世子历官与庶僚同，不生而贵异。其于长吏，亦驯驯执属官礼。今国主次子，则久仕于外，以葛兰公会 马尔他

督此岛水师者也。英人以此岛据海腹，实欧洲往来冲要，特重视之。炮台岁辄增修，炮亦随时改易新式。余于廿八日履其地，匠作之声，犹隆隆然。

先是，子刻船抵此。司坦班喜伻来，约辰正相过。掌船者以行程甚迫，辞之。司氏令少留，于巳初遣其中军讷尔泗、多逊二人迎正使与余，宴于其署。署，故王宫也。白石楼三层，绝闳敞。铁铸战卒形数十，被服铠甲，持械班列路侧，以及于堂（战卒高四尺有奇，据云百年前英人身量仅如此。今则长辄五尺馀且六尺矣，非其地气之发泄日盛使然邪），如护卫状。司氏迎于前楼，导见其妻。坐少顷而宴。宴毕，则导观其堂所悬画。画无轴，长约丈二、三尺，阔约五、六尺，以色线织成人物卉树，无异绚绘。又导观其古枪、炮、刀、矛（有枪如中国线枪而身略粗大，刀矛亦与中国制不甚殊，盖百年前，战阵犹以兵刃相接，今则纯用火炮，不知击刺技矣），及前人战下各国所收械器、降书，及白石琢成拿破伦像（法郎西王为英所擒者）。

总督请宴

观既毕，则又同车而往，导观其炮台名"贤爱谋"者。沿途百姓，见总督免冠或反手及额为礼，总督答礼。兵弁见总督，免冠或反手及额为礼，总督亦答礼。司氏年近七旬，貌慈和，待客情礼周洽。自言领兵赴粤时，巴夏礼为领事，威妥玛仅充小翻译。驻粤三年，携花果数种归植，今皆繁茂。常愿见中国人一谈，惜限于行期，不足尽悃素。权非不能留此船信宿，第以闲兴阻扰商人，事非所愿耳。

自言领兵赴粤时事

贤爱谋炮台，因山累石为之，布炮殊密，计一百馀门。

炮之大者七万六千斤（英人称为三十八吨），次者三万六千斤（英人称为十八吨），小亦二万斤，皆表裏莹滑，如葫芦形，底大而口长狭。间有旧式者，谓将渐次改铸云。其三万六千斤者，司氏督令演试。以四人运之，转动良捷，轰击可及十二里。此炮台之一耳，而炮之多且大且精良如此，新制益工又如此。午正，定期开行，馀十台不及游览。司氏令中军送回舟，迎送仪如香港。是日同宴，有水师提督鲁阿德、总兵葛兰达等文武二十馀人。爱儿弗来地过冬于圣安多尼，距督署十八里，未及晤会。 炮台之多且大且精

此岛市宅华洁，楼多五层，崇丽有逾伦敦。沿岸石垒重设如层城，树碧草青，藤蔓之花红簇成锦，殆所谓四时皆春者乎。

因山以为炮台，故坚不易摧。自山麓斜上至岭，道路皆筑平，故升降可以驰骋。炮位不覆以屋，故烟不自蔽。惟炮兵所栖止，则以铁板屋之。凡垛墙，厚皆盈丈，故守者不危。穴山以储火药，故不至为敌炮所燃。兵房建于山凹，以山为障，故安于憩息，以便呼应。此英国炮台之制也。

17. 直布罗陀炮台

廿八日，甫开船，逆风大作。寅正，大雨，浪跃起数丈，过船入舱。船左右倾侧，杯盘箱箧，莫不随之，撼撞之声，如堕屋壁，骇心惊魄。廿九日，浪尤恶。所经小岛

日戛呢达者，地未垦辟，无所属。然波掀舟舞，不能凭栏一观矣。十二月初一、初二日复然（初一日所见南面高山，乃法郎西属阿遮利亚边地）。

直布罗陀　初三日风始息。未初，抵直布罗陀。是处为地中海西口，西班牙之南界，大西洋之门户也。长十里，广二里。石山面海，矗立千馀丈。乾隆五年，英人与西班牙力战得此土，凿山开道，刳空山腹，为洞穴以置炮。上下数层，自巅及麓，随在可拒敌，而敌不能知其炮兵屯守之处。冈巘断，则累石为城补之，殚劳极费，六年毕工，遂成奇险，为诸国所不敢睨视。由此而东、而南，如摩儿大，如印度，如亚丁，如锡兰、槟屿、新坡、香港，如澳大利亚，沿海数万里，往来冲要，可以泊舟，可以成市者，英人皆纂取其口岸而布置之，独无所利于其内地，其营谋亦可想见。船抵此时，总督那辟尔遣中军北乃司迎至署，仪如各埠。其款接者，为总兵色摩赛、副总兵狄伦、刑司靠赤连、太医戛尔顿。叙寒暄，茶毕，总督问所欲往，语以将观其炮台。则令狄伦同车导往营务处，墨尔甘相随。

炮台炮眼密如蜂房　既出城，绕石山下一周。仰睇炮眼，密如蜂房。狄伦告以西班牙分界处（两国疆界，以公地二里隔之。隔河有小山名西王御座，盖西班牙王驻此与英人苦战两月，矢死不去，卒不得遂其志而返，因得名）。绕城外亦一周，乃登城阅其炮。炮数百门，皆新式葫芦形，多三万六千斤者，炮子大或如桶。徐登山四里许，入炮洞（层级递上）。洞高逾二丈，宽丈馀，道广狭亦如之。腰脚不健，未能陟巅遍

观也。城内市宅，略逊摩儿大衔，道亦狭。每衔铸铁为栅，守兵佩其钥。通城驻兵五千。兵房宽敞，各就其成地建置。那辟尔即咸丰十年领兵入通州者。

自摩儿大至此，凡二千九百四十三里。地在赤道北十三度三十六分。

18. 初至伦敦

初三夜，入葡萄牙界西北行。初四日，过贤马利雅山、贤温逊山，皆葡境也。由是而北，过立士本，风大作，船身簸扬，较前月廿八、九日殆甚。初五、六日，东北行，风仍不止。初七日，出比四吉而东。申正，遥见红灯闪烁，则卫拉斯之西南界，地名斯大达盘者也。厥明，距骚士庵 南安普敦
墩（庵字以粤省土音读）二十里。天大雾，迷于所往，船遂搁浅。倒退十数里，乃利于行。所过处，水静波平，澄明一碧，与两岸画楼相掩映，风景有若湖荡。午初，禧在明、金登幹由伦敦来接，告以馆舍既定（禧在明由苏尔士起旱，先到伦敦报信。金登幹则税务司赫德令驻伦敦，为中国办运船炮者也。未出都时，正使函嘱其卜宅。既得卜，故来告）。毗鲁领事官计罗穆与本地税务司亦来见。未初，抵骚士庵墩。计自直布罗陀至此三千四百五十三里。

船未泊定，官绅士女即接踵而来，看中国使者。申正登岸，乘六马大车，行约数里间，将马脱去，衔火车前进，电驶风驰，仅及一时，已竟二百七十馀里。既至伦敦，换

伦敦波特兰大街第四十五号

马车赴波儿克伦伯里斯（伯里斯华言坊也）第四十五号房屋，即金登幹代赁之舍馆也。业主系苏葛兰人、伯爵，月租金钱一百零十二磅，房三层。卸车时，已戌刻矣。告假回籍之天津税务司屠迈伦来款接。移时，乃晚膳。

初八日，使车未至波儿克伦伯里斯之先，威妥玛已再过相访。初九早遂晤会，商请先至外部衙，私见总理大臣伯相德尔秘，询问一切。正使领之，致函德氏，约相见期。一面报拜威君，将呈递国书诵词稿就商（进见国主时，另有宣诵之词，言奉命来使意，诵毕，然后呈递国书，洋式也）。威君请以私质诸德尔秘。辞出后，乘便周游街市。衢路之宽洁，第宅之崇閎，店肆之繁丽，真觉生平得未曾见也。道上有铠甲红衣乘马而立者，谓是国主护军，守路弹压，遥望之如铁铸人。入夜，各衢灯烛攒光，火山星海，殆无以过。

真觉平生得未曾见

初十日，新会人伍廷芳来谒（一名伍秩庸），盖赴英学律，三年已成，考取律师者（英国审案，必延请律师数人辩证是非）。年约三十岁，明白俊爽。告余曰："英国之政，君主之，实民主之。每举一事，百姓议其失，则君若臣改弦而更张。此间乏中国人，遇有交涉案件，惟凭彼一面之词，肆口怨詈，故百姓每鼓掌而请用兵。今遣使驻扎以通气，诚中肯綮。然犹须多蓄才智人，效为洋语，散布此地，并刊传新闻纸，以持其曲直，乃有济也。"缘余命驾将出，匆匆辞去。

送客毕，偕正使同赴外部衙门。德尔秘与其佐庞斯萧

得出见，司员桑得孙、丁达坦，翻译优雅芝，暨威妥玛、禧在明与焉。寒暄已，德尔秘曰："两大人之来，将驻扎于是，期敦永好乎？"答曰："然。"曰："君主适他出，未获遽接使者，当相期十日之内，必不延慢。"既而又曰："数日闲暇，盍游观以遣怀？欲有所适，请见告，愿为派人之前导者。"衙署巍峨，白石为柱，大皆径两围，在当呢司特力达（司特力达华言街也）。 赴外部

十二日，威妥玛偕其夫人来。戌刻，接外部来信，询取驻扎文凭查验。缘各国驻扎公使，均有训条，如中国敕书故也。中朝未谙此式，故遣使时并未颁发，拟专摺吁请补领。翌日，正使晤威妥玛，以此商之，威君谓可将情转达。是日，余作家书，未与威君会。 并未携带出使文凭

十三日，戈登来。戈登者，李少泉相国抚苏时所用之骁将也，本英国人，英武之气，见于眉宇。十年前由江南回，仕埃及国，管辖其新地。今假归久，将回埃及。闻中朝使者至，故来见。申刻，参赞官黎庶昌往外部赍送国书副本，及呈递国书之诵词，洋例也。又行文请订进见期，数日未覆。 戈登

十六日，咨送随使官员丁役名单。英国户口，凡用奴雇，皆有税甚重。惟使者所带人则不税，亦不受地方官管辖，故须咨明。

十七日，总税务司赫德之弟赫政来见。未刻，偕正使报拜前任驻京阿公使（名里克）及戈登，金登干、戈登之胞兄弟在座。其兄监督英国炮局，弟则迩局以居。生虽同 戈登兄弟

根，气象逊戈登远矣。

伍廷芳来见之次日，余与正使商，欲以翻译处之。伊卑视翻译，不肯就。至是参赞黎君、文案刘君均言熟悉此地情形者少，伍廷芳才实可用。因令以意往留，仍固辞。

19. 英国钱币

英国钱币 英国钱币凡十一种。大金钱重市平二钱二分，名色伍仑，值中国银三两三钱五分六厘零八丝，每枚易小金钱（重市平一钱二分）名哈夫色伍仑者二枚。每哈夫色伍仑值中国银一两六钱七分八厘零四丝，易大银钱（重市平七钱）名克老恩者二枚。每克老恩值中国银八钱三分九厘零二丝，易小银钱（重市平一钱四分）名息零又名先林者五枚。每息零值中国银一钱六分七厘八毫四忽，易次小银钱（重市平七分）名西盘司又名西本司者二枚。每西盘司值中国银八分三厘九毫零二忽，易再次小洋钱（重市平三分五厘）名萨力盘司又名色本司者二枚。每萨力盘司值中国银四分一厘九毫五丝一忽，易大铜钱（重市平二钱七分）名辨尼又名边士者三枚。每边士值中国银一分三厘九毫八丝，易中铜钱（重市平一钱五分）名海边士者二枚。每海边士值中国银六厘九毫九丝，易小铜钱名发尔英者二枚。每发尔英值中国银三厘四毫九丝五忽。又中银钱（重市平三钱五分）名哈夫克老恩者二枚，作克老恩一枚，每枚值中国银四钱一分九厘五毫一丝，此钱不甚通行。又上中银钱（重

市平二钱八分）名福老伦者，每枚值中国银三钱三分五厘六毫六丝，易息零二枚。钱票名班克比拉，自金钱五磅起至十百千万。总之中国库平银一百两，实易得英金钱二十九枚（英人谓之二十九磅）七分九厘六毫六丝六忽；若以易小铜钱，则得英小铜钱约二十八千六百枚。以百两之银而换小铜钱不及三十千，此英国之所以米珠薪桂，居之殊不易也。

20. 伦敦新闻纸

伦敦新闻纸，乃清议所系。国主每视其臧否，为事之举废弛张。有曰“戴晤士”者，才识特优之绅士主之，朝野所共览者也。次则曰地哩牛士。次则曰地利家其。曰司丹达者，则官授之意者也。曰磨棱卜士者，则备载仕宦往来与其升黜，无异中国之宫门抄、辕门报者也。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有所伸辩，皆于是乎著。 新闻纸

21. 国主出居行宫

先是，使车未至之前两日，国主出居温宅尔，距伦敦三十馀里。迨使车既至，则又出居阿思本（该处有行宫，地温暖，国主每岁过冬在此，今则英之正月下旬矣），距伦敦二百八十馀里。

22. 英人知礼

伦敦惩治侮辱使馆跟役之人

十八日，随员张斯栒之跟役入市采买，路遇本土醉人，以肱戏击其颊，落帽。巡捕共擒是人，送罗地美亚审办（罗地美亚者，乡长也。英制地方公事，皆乡长治之）。美亚以中国使者憩驾甫数日，土人遽敢妄为，从重羁管两月示惩，并刊布新闻纸，令众力同护使署随从人等（英国凡有号令，皆以新闻纸传之）。郭正使致书德尔秘，请以其醉戏宽之（凡各国使臣于地方官有所请，皆须函会外部总理大臣转饬，不得迳行其下，亦不得遣属官为其下言之，西洋通例也），仍未得释。又前在北绍尔舟中，有附载洋客诃詈余仆，掌船者见之，到亚丁遽逐洋客于岸，亦经余为之讨免，乃罢。向疑英人僻处海岛，惟知逞强，无敬让之道。乃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

23. 国书未著名衔

国书未列己名

是日未初，英国前任兵部尚书喀得威拉偕其妇来拜。戌正，威妥玛来述德尔秘之意，谓国书无鸿名衔，例不得进见其国主。查国书未及臣鸿，曾于都中闻人言之。时正使已奉书先发，不可追挽。余意以滇案关系重大，此行能左右郭公，善为修好弭衅，私愿即毕，不必定著己名，为三年驻扎计，故遂置之。又洋例：凡驻扎公使未见国君

不得莅任视事，亦不得与其国官绅及他国公使往来。今英人以国书无鸿名，为奉使无据，不欲以使礼接待，则鸿固无由自效其职，徒耗朝廷俸薪矣，能勿自愧？爰备摺稿，自请撤回。郭公亦以接受国书时未及检点，备摺自请议处，且以告诸威妥玛，与德尔秘再商。二十一日，马格里致威妥玛意，以事可转圜，嘱余勿遽发摺。至二十三日，仍无确耗。

24. 伦 敦

伦敦街道两旁，白石平垫，通男女往来。中则沙土碎石筑成，车马所经也。道之广者，可七、八车并驰，狭者亦可四、五车，皆洁净无稍垢秽。民居、官署规模不甚悬异，结构类皆四层，并入地者计之则五层（各屋皆有入地一层，为下房、为厨、为屯煤所）。白石为墙、为柱，铸铁为护栅，为栏杆，环于门外。其内糊壁以花锦，铺地以细毡毯，嵌窗以玻璃数尺，亦铁栅护之。估肆则临街大玻璃槅，货物咸鉴澈于外。惟耶稣堂、银行、客店、信局、电报局、施医院，制度独崇閎。每游骋道上观之，左右房舍峻整华洁，数百街如一式。问其房价，动须数十万金钱，可以知其地之富足矣。数街辄有广囿一区，荫以杂树，有池沼而无亭台楼榭。沿路安长铁几，以便游者憩息。地由国主建置，百姓男女均往焉。盖以其人所居皆层楼叠阁，无呼吸通天处（民居估肆皆无院子），虑以气郁生疾疫，故特 伦敦市容

辟此囿，俾民人闲暇，散步舒怀，以畅其气，重育民也。每夜九点钟前，市肆犹烘闹，男女络绎。途间路灯，皆煤气为之。

昴、虚、星、房四宿值日之辰，即耶稣教礼拜日。廿二日，虚宿所值也。正使与余往拜德尔秘，未遇。道上车行稍迟，正使曰："何不鞭之？"马格理曰："今日礼拜，不鞭马。且不特礼拜而已，伦敦有仁心会，禁人虐使牲畜，鞭马酷则捕役执讯（捕役为罗地美亚所辖，犹中国之团练壮丁，工食由各行户捐给），故以为戒。"查礼拜日，官不治事，民不力作，马不效驾，牛不负犁，所以节群劳也。届期前一日（其俗谓之礼拜六），过午，遂各游息。阛左之奴雇，店肆之帮伙，莫不探视亲属，以遂其情，遥遁园囿，以畅其志。张而弛之，七日一周则复张，时气又一振，力必倍劲，无疲惰偷安之患。

礼拜日不鞭马

马格理云：伦敦昔多偷盗，最为巧黠。过路者，囊金腰间，一偎身已被摸去。铸铁为室以储宝，环庐逻守终夕，比晓而宝已亡。故街衢分段置巡捕（疏通道路，弹压喧争，皆捕役事），近宫数武一火枪兵，皆昼夜更替，坚立其地不远离。别有马队二十人为一班，顶盔披甲，挟枪周巡，日数轮转。每窃盗，发一呼呵，而巡捕已至。巡捕一鸣哨，而近街兵捕亦至，防范严紧。

巡捕

伦敦无城，其巩若城阙者，火车所经之桥梁也。民居稠密，不可以行火车。爰以巨石为飞桥，于万家烟户之巅，架以铁板，垫以沙土，俾往来焉。卧百尺楼，时闻其上雷

火车

轰隐隐不断，则火车过也。乘车眺望，遥见其下行人如织，街市闾巷渺若重渊，幾疑其穴地为之，而不知身在桥上也。又或高凌宝塔之尖，俯拾帆樯之顶。初至其地，骇心惊目，无非异观。闻人言：南至海口，北至苏葛兰，铁路共数十道。每行百里，人纳车价仅一息零，较之未有火车时，省费数倍。故商旅之车，有群居之室，有别室，皆漆皮软几，玻璃明窗，坐卧殊觉畅适。其贵者所乘，则锦壁、绣帘、文椾、画案，瓶添净水，盘供鲜花。虽轮行如飞，风霆贯耳，終不改书斋闲憩之乐。车后厕牏涴器，亦极整洁。其价则百里一金钱，或不可少矣。

马车式亦不一，有单马车、双马车，以木夹漆布两重为车屋，可敞可蔽。寻常出游，以之。有四马车，则富人以之行数十里内者。又有街道车，形如画舫，而卑其轮，两马驾之，上下两层，可坐数十人。每人附载三里，仅给价一边士。其高轮彩画大车亦然。 马车

余尝问不立城郭之故于英人，据云：前百馀年，固有之。自火炮盛行，城不足自卫。闭关以守，伤人愈多，故毁去。今增固海口炮台，御敌较可得力。即不幸被敌闯进，犹可出兵各路以驱逐之。外洋之无城郭，正不独英。

25. 英君主接见

二十四日申刻，外部来信，订期明日两点钟三刻于柏金哈木巴雷士递国书，副使可以同见，盖其国君已回自阿

君主接见　思本矣。柏金哈木者，华言卜静也；巴雷士者，华言宫殿也。戌初，正使遣德明、马格理往见威妥玛，询问进见礼节，答以不知。廿五日早，又往询内务大臣席模尔，亦含糊以对，盖将以试我也。要之《星轺指掌》载有三鞠躬明文，志（刚）、孙（家穀）、崇（厚）三星使，前经行之各国，亦一律，无可顿增者。使其明言无他，岂不更见诚直？

柏金哈木宫，自石为城门形，亦巍然宫阙也。门外绕以铁栅，门内大院落宽广约数百步，楼阁延亘两旁。过此为园囿，约里许，为内宫门。是日两点钟一刻，正使与余同往。至内宫门下车，德明、马格理相随。守门军官顶盔被金花红短衣者前导入。升阶三重，至一堂，金绣眩目。其外部总理大臣德尔秘、掌玺大臣坚尔勘士、内务大臣席模尔暨威妥玛、禧在明、优雅芝咸在焉。钟三刻，堂之前玻璃槅扇开，德尔秘等三人先入。少顷复出，导使臣入。下阶一重，循回栏，至一小室。国主黑衣裙，披盖顶白线织通花巾，当户立，其公主曰秘阿他丽娴者侍于后，馀人皆旁侍。使臣入户，鞠躬，国主亦鞠躬。凡三鞠躬至其前，德明授国书于正使，正使两手敬捧之，宣诵其所撰词毕。马格理复以英语诵之，亦毕。正使递书，国主受之，转授德尔秘。谓使臣曰："两公远来通好，以后当永和睦。"咸答曰："是。"又问："中国大皇帝安好？"答曰："大皇帝安。"又言："既受大皇帝书，必有复书交两公赍回。"答曰："是。"遂鞠躬退。威妥玛送出。又至一大堂小坐，观其所陈玩器，乃归。

女王黑衣披白纱巾

国主即威廉第四之兄女维多里亚，在位三十九年，今年五十八岁。面肥泽，有严毅气。西人以黑为素服，今服黑，为其故夫博雅那持终身服也。博雅那者，日耳曼沙河堡侯之子，死已十馀年。国主筑台于圃，铸金像之位于台，与宫相对。台下凿石为诸名臣。环台四隅，立四石墩，肖四大洲人畜，大皆等身。日前尝往观焉。

郭正使所撰诵词云：

大清国钦差大臣郭嵩焘、副使刘锡鸿谨奉国书，呈递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上年雲南边界蛮允地方，有戕毙翻译官马嘉理一案，当饬雲南巡抚查报。嗣经钦派湖广总督李瀚章驰往会办，并将南甸都司李珍国拿讯。又经钦派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驰赴烟台，与贵国钦差大臣威妥玛会商办理。威妥玛以宽免既往、保全将来为词，一切请免议。中国大皇帝之心，极为惋惜。特命使臣前诣贵国，陈达此意，即饬作为公使驻扎，以通两国之情，而申永远和好之谊。敬念大君主、大后帝含宏宽恕，仁声义闻，远近昭著，必能体中国大皇帝之意，万年辑睦，永庆升平。使臣奉命，惋惜之辞具于国书，谨恭上御览，并申述使臣来意，为讲信修睦之据。 呈递国书时之诵词

26. 开会堂情形

每新岁后，国主踧吉亲临议政院，集臣工士庶，询问 议院开堂

政事得失，谕众公议；并刊示上年度支出入之数，俾共核算，名曰开会堂。今岁，会堂期为西历二月初八日，即中国之十二月二十六日，呈递国书之次日也。先期，内务大臣席模尔以外部丞相意，函请正使与余赴会，订明只带翻译一人。据马格理言：向例，国使毕集。遂允之。既而又以照票来，谓另备两坐次，以俟参赞、随员往观者。是日士女填衢塞道，候观君驾。巡捕弹压，皂帽云连。沿途房店，亦有悬红张彩者。会堂门外，红衣兵挟枪排队立。使车至，则两手举枪为礼。入其门，护军官皆兜鍪，被服金花红短衣。登其堂，堂上设御几。距几数武，陈红锦榻其下。世爵贵臣，位于庭中央。女眷之尤贵者，左右夹之。右之上，为各国使臣坐次。楼上，以处庶僚及其妻及随使官员。我中国参赞黎君、文案刘君，固布坐于左楼上方也。

贵臣皆常服，袭无袖朱衣，其长曳地。有五等爵者，横缝白羔皮，长狭如版，于其背之右，自四道至一道，各如其等（公四道，侯三道，伯二道，子、男均一道）惟律师、教士服青长袍，亦曳地。国使皆朝服。彼所谓朝服者，衣未及膝，大镂金花饰其肩背襟袂及四衩，掖宝星于襟之左，多寡各如所赐（西洋例：有功者赐宝星，各有等，如中国之赏戴翎枝，非官阶也，宝星形如菊花，雕凿金银为之）；围腰以金带；右肩斜挂杂帛，抵左肘下结之；亦有以金为丝绳，攒两膊者。武职则金版饰肩，圆其末，缀金穗如组垂，佩长刀于腰（文职佩剑，亦有不佩者）。所著裤，无文武，咸缘金片于两旁，自腰及足。独美利坚使臣，服

各式衣服

其常服，无他饰，盖民主之国，上下不异以等威也，免冠则同。土耳其、波斯所服如各国，而不免冠。

众既集，律师数人据案中庭，摊纸执笔，以俟君至。无何，其长嗣威儿士（其名曰阿拉伯尔，又名蔼达倭尔。威儿士则其所封爵，如中国所谓某郡王也。次子以下皆称白邻士，如所谓某国公）与夫人相继入。威儿士位御几右，隔以屏。夫人戴镂花钻石为额，绣甲，袒露两臂及胸背之半（西洋妇女以袒露胸背为至敬），位于红锦榻中央，朝御几坐。又一刻，乃闻君车。护军官八人，各执仪仗前导。仗长约三尺，以金为宝盖，或镂兽形踞于其巅。首相秘根士非尔持长刀，枢府大臣李志门地捧御冠。三公主绿衣娰，四公主碧阿他丽娰，绣甲袒臂，皆先入，左右分侍御几旁。国主黑衣裙，缓步而来。楼上下皆起，宦眷皆袒。国主环向点头，就坐，良久肃然。俄闻会堂门开，士庶拥进，环庭外铁栅立。掌玺大臣坚尔勤士，启白洋纸书，琅琅宣诵；逾刻，毕。国主降自御座，与长媳接吻而去。（掌玺大臣决军国疑难大事，位在王公之次。）所宣书词译如右： 君主亲临

诸爵绅士：今重开会堂，以备顾问，而匡不逮，此我志也。上年集议会堂之先，土耳其与塞尔非亚国、门德尼哥罗国构衅，我甚以为忧，深欲与盟邦从中调处。塞国旋亦以调处之事来请，我因之为土耳其言和。土国公会意亦愿从，故我商请其暂时罢战，或祈求各国驻扎公使，或恳各国特简大臣，从长讨论，共立大概章程。务使各王国与遭乱各省均赖以底定，弊政赖 掌玺大臣代宣诏书

以革除，方为尽善尽美。我当时即派公使赴会妥议，如此汲汲，原冀欧洲永享升平，非欲冒犯土国自主体制。无如伊国会谓我与盟邦所定章程为不协，未肯俯听，事竟无成。今章程俨然具在，揆诸事理，实属有裨。趁此罢战之期展限未满，我国若与各盟邦实力实心，共成善举，未尝不可使诸国和睦如故。凡此事始末案卷，即交汝官绅集议。若夫五印度依得理地方，上年加我帝后之号。印度酋长黔黎，同心推戴，深惬予怀。惟该处地方现遭荒岁，在彼官吏亟宜注意所事，方能登民于衽席。允宜布告，咸使闻知。此次灾患吃重情形，不减于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即同治十二年），马得拉斯、孟买两大部被灾尤广，我必须设法拯救，并追究遭荒缘由，严示将来之范防。又现在德蓝司瓦拉民主国，在南阿非利加政多失道，复与邻境构衅，使我南阿非利加之民不能安居。我将何以处置，乃可奠定？尔下议院诸绅，所有额克司佛尔德暨克柏理支两学院拟修律条，以及增改亏空律，增修颁发创造文凭律，阖国监牢宜如何立法、撙节，核实办理，俾省地方之累？均宜一一妥筹。至于增改，估计英兰财产例，删减修改工作例，整顿各地方径行理事之例，并拟修纂苏葛兰街道桥梁及赡养穷黎诸例，更请于阿尔兰设立刑部，授该处各郡理事之权。以上应议各节，暨其馀未尽之条，尔诸爵绅士，应各抒所见，殚诚襄赞，以迓天锡鸿庥。

印度灾患吃重

南非政多失道

凡开会堂，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故其处事恒力据上游，不稍假人以践踏。而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成之。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 合众论顺众志

闻此次绅民所诘驳，如上年印度海溢漂溺丁口三十二万，所宣诏书漏未及此，经当事以遗忘谢过，已无他言。惟调处土、塞两国事，众议有非之者，辨难数日未已。惜翻译人少，末由遍读新闻纸。（出使西洋，必须熟于翻译者多员，遍观其书报，乃有济。向谓洋语洋文不必广募人学习者，误耳！）

每年度支出入，刊列细数，普示绅民，稍有虚滥，则人共诘驳之，此不惟见其公也。英税至重亦至烦琐，犬马之畜（家畜一马，岁税金钱三；畜一犬，税金钱一），珍异之佩（指环、手钏非常用者，岁税洋银十元，五元不等），莫不有税。而店肆则计其赢利之多寡以为赋，住户则计其进项之多寡以为赋。隐曲细碎，剔抉殊不易易。苟非条列刊示，则瞒匿影射，岂其民独愚？吞蚀侵挪，岂其官独洁？至于弊窦百出，然后立法以惩之，斯闾阎之被扰不堪，仕宦之藏奸日巧矣。众耳众目，故人不敢欺；公用公销，故人不忍欺。以通国之财，治通国之事，而无所沾润。于上不足，则众分任之，苛敛又将谁怨？此次会堂，有诘秘相以岁费过多，不如葛兰斯敦之旧者。秘曰："葛相之省费， 度支出入普示绅民

以诸物弗遑也。譬诸居室，补葺修盖，概所不事，何需于财？然而庐舍坍塌，渐不支矣。诸君以縻费相责，请观年来增置船炮，培筑城垒凡幾。”众乃噤。

宰相进退视乎百姓

英国宰相之进退，视乎百姓之否臧。而众官之进退，又视乎宰相之进退。持其失者多，则当国谢去，公举贤能，告诸君而代之。相既易，则各曹长皆易，由代相者自置其人，以期呼应灵动。进必群进，退必群退，故常相倾轧，有一利必有一弊。

27. 拜会各国驻英公使

先是廿五日，由柏金哈木宫退出，即往外部丞相德尔秘、首相秘根士非儿、御前大臣赫弗寓所拜会（洋式，使者未见国主而拜客，以询问一切，谓之私拜。既见国主，仍须再往拜之，谓之官拜）。旋拜俄、法、德三国公使。惟法使哈尔沽尔与其夫人接晤，馀皆未遇。至廿七日，复命驾遍拜各国公使，亦惟日本使上野景范及波斯国沙两者会面而已（波斯谓王曰沙。上野景范言：递国书后三日内，须遍拜该国大臣及列国公使，但投刺不会面。俟他日事暇再往，然后拜会，亦洋式也。请小国，则可遣参赞代拜）。法公使谓中朝不遣使于其国，殊似相慢。英国之于美、法，缔为至交，其馀则亦遣使，我中朝采其意而用之。

拜各国使臣多不遇

28. 英国衙门官制

廿八日，遍拜英国各大臣。其衙门有曰靡雳斐空诉者，中国所谓枢府也，丞相而外，大臣为李志门地。有曰罗德伯里斐思乐者，司玺印者也，大臣为坚尔勘士。有曰阿末亚非士者，理本国事务，家部也，总管为哥罗士。有曰福林亚非士者，理各国事务，外部也，总管为丞相德尔秘。有曰印度亚非士者，印度部也，总管为索拉司福立。有曰哥罗尼亚尔亚非士者，理属国之部也，总管为堪那万。有曰挝尔亚非士者，治陆兵者也，总管为哈尔狄。有曰按末地者，治水师者也，总管为洼儿恒德。有曰那思格德者，司出纳者也，总管为诺司克达。有曰博儿地亚夫得黎地者，理贸易者也，总管为阿达利。有曰卜士地亚非士者，官信局也，总管为马讷斯。各皆设有帮办。惟礼仪无专官，隶于家部。百工各司其事，亦无总办者。刑司以其律例，与国君抗衡。教师以其教，与国君抗衡。其尊崇均若特席，非老死不易其人。外埠总督，则以武职为之。 各大衙门

英制，武职可补文官，文官不能摄武职。盖入官之始，咸先读书。其所谓文，非有文章词赋之肄也。天文、地理、算法各载籍，人人自幼诵习，以至长成。愿就文者，随所长而用之。愿就武，则于学成后别入武学馆，讲求兵法技艺。凡数年乃赴考，拔其尤而储以待用，犹且置诸行阵以历练之，然后授职。文官未习其事，不可以挥麈谈兵，驱 武可补文 文不摄武

万人而就死地也。

29. 禁鸦片烟

鸦片烟之害，不惟每岁银出洋数千万而已。大夫君子丧其行，则为治之本乖；农工商贾怠其业，则生财之源绝；将帅士卒衰其气，则御患之力弛：莫非鸦片烟为之，其禁绝宜亟矣。舟次香港，同年生桂皓庭（文灿）孝廉以同乡唐德峻诸公呈请禁烟状，及英人牧师丹拿所刻禁烟论函寄，请到英后酌办，匆匆尚未暇筹及也。

理雅各谈禁鸦片烟

岁除日，岳斯窃书院掌教李格来谒，言及鸦片事。谓英国号称仁义，惟此则不仁不义，故绅民共立一会，欲除其害。使者可于上议院，侃侃陈说，请断鸦片根源，勿稍畏怯，国人必协力相助等语。李格游吾粤三十馀年，能为粤语，兹以英文翻译四子书及诗书两经已成，思以变易其俗，未审能无误否。禁鸦片事，闻会绅业已集众撰为说帖，公举首领，约期到寓面商办理。

30. 蜡人馆

光绪三年正月元旦，东向恭拜圣牌，行三跪九叩首礼。午后，与正使及参赞各员观于蜡人馆。入门右首，则林文忠公（则徐）像也。馆凡三层，前两层摹其历代贤国主及列国名人像，后一层为罪人像，皆酷肖。混诸生人中，不

蜡人馆有林则徐像

可辨别。文忠前有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夫文忠办禁烟事，幾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为其忠正勇毅，不以苟且图息肩也，可谓知所敬。最后一小阁，置法国锯人刑具，并绘土耳其非刑悬右壁。

查英国制法最恕，无殊死刑，惟谋杀叛逆者缢杀之，鬥杀拟流，误杀、过失杀责赔家口终身养赡银，或十年，或二十年，各如尸身生前岁入之数。官为存放，按岁支给其亲属。亲属死，则馀银充公。其他各罪犯，则第罚锾与拘禁而已。拘禁之限，由数日、数十日以至十年、八年，皆因其罪之轻重，由司刑者临时察例议之。疯病者，禁锢终身，怙犯不改亦然，并优给以食，若香港监牢所见状。但英国无予人以坐食者，必驱以劳役，如运石、负土、筑城、造桥、除道、建舍诸事。男子二十一岁，女子十六岁，谓之成人，有犯乃科罪。未至成人，勿治也。鞭挞之刑，第施于凶狠较甚者，不数数见。以民命为重，而惩戒从宽。 英法最恕无殊死刑

31. 马格理言土耳其事

初二日，游万生园，国主所建以畜珍禽奇兽者也，有狮、象、虎、豹、犀兕、羚羊、海豬、二丈馀巨蛇及诸异鸟，多生平所未经见。途中马格理言土耳其事，谓其相美达德有卓识，拜书苏尔丹哈密德（土人称国王曰苏尔丹，哈密德其名也）陈政要，哈密德怒流之意大里国云。土国

土耳其国 介地中海咽喉，由欧洲赴印度、南洋所必经。其王本鞑靼种，奉回回教，以刑敛烦苛代传为衣钵。又偏袒回族，非回咸不授官。东西藩部服天主、耶稣、希腊教者，皆擐甲以叛，势成瓦解。俄罗斯因之谋吞并，以通海道，蓄志盖有年矣。咸丰六年，俄人大举侵伐，英、法两国恐其灭土为祸欧洲也，夹持之，劝土王入万国公会以自固，兵燹得少息。上年，又有布加力亚之事。

保加利亚 布加力为瓦拉基都城，与波斯黎亚、赫斯哥非纳两部皆耶稣教，多俄种。回民讦以谋叛，请诸苏尔丹，集乡兵围之，淫掠屠杀殊惨。俄人阴唆其众，连臂奋起。塞尔维亚国、扪德黎哥罗国遂相继称兵。土政虽虐，其类曰罗美里、曰特鲁西、曰黑尔西者，俗尚豪勇善鬥，塞、扪两军举非其敌。俄人顾畏公法，不敢公言助战，爰使士卒伪为投军者赴塞国垒。故塞帅翟乃由萧为俄世臣，又命亲王尼可拉士将重兵屯黑海以观衅。英人忧之，拨兵船二十握麻西戛湾（土国都城君士但丁外马木拉海出地中海之水口），传柬德、奥、意、法诸盟邦，特简大臣会集，为土谋息争。德、奥依违其间。英使沙尔斯伯里议停战半年，更土政，立约章，俾回族不得凌虐他教。土王耻受邻国约束，辞不可行，国会诸使散归。今土又逐美达德而相蔼逖音巴夏，土事益不可为矣。美达德所拜书，大意言君民臣庶，各尽其职则国强。蠢回臣仆，有此至语，得不曰贤？

土事益不可为矣

32. 上摺请撤回国

国朝遣使，皆正、副并行，所以相维制也。外洋于副使则谓之帮办，听驱遣于正使。自出都后，体制从外洋，凡行洋人文件皆单衔，事事无从与商榷，徒食俸薪而已。故仍拜摺自请撤回，稿初就，以告正使，恳盖给印花。初三日晨早，摺遂发。

33. 圣瞻士宫朝会

初三日，英国主邀请各国公使带同参赞随员赴圣瞻士宫，命其长嗣威儿士代行接见礼。圣瞻士建自数百年前，体制简易，与市肆毗连，非君车出入所便，故道光间另建柏金哈木以自处，惟大朝会乃在旧宫。宫外亦白石为城门形，护军数百，红衣挟枪，列队于内。门卫皆金铠胄军官。入门，升阶两重，至一大堂，有执铅笔以记人数者（洋人书写皆以铅笔），其名曰赫弗，内大臣之侯爵者也。又一大堂，国使朝服毕集。惟中朝是日忌辰，故使者独行装。两点钟，内宫门开。其所谓御前大臣尚书者先入，国使按序入，以到国先后为序，不以国之大小为序，防争也。威儿士状貌轩豁，衣金花红短衣，立君座下。左为日耳曼士子喀士巅，又左为国戚沙鏊士乖马，士子又左为公爵梯鏊。赫弗居前，接受衔名而唱之。凡进见衔名，洋字书以洋白纸，

圣詹姆士宫朝会

横长约三寸，纵约二寸，著简明进见事由。初见者，红其两旁及其背。继见，则犹是拜客洋名片而已（中国使者拜客亦用洋名片，盖人家无能翻译者，华字非其所识，不得不从俗也）。国使惟书某国钦差而已。

威尔斯王子接见

正使与余率同黎庶昌、德明、凤仪、刘孚翊、张斯栒等，鱼贯而入。见威儿士鞠躬，威儿士亦鞠躬。其语正使曰："贵使之来，甚惬私意也。"语毕而退。文武官绅相继进见，有与威儿士素识者，亦握手致敬焉。是日，所过大堂凡三，皆壮丽裔皇，金光眩目。

回寓，有商会请饮之事。英商行贩各国，立总商会于其都中，公举议院绅司之。商人有不便，则告诸绅，绅即以达议政院，酌度可否，行驻扎各国公使筹议，故其情常通而不隔。缘英商贩于中国者多，故亟亟以酒食结纳。询知无他国使与会，威妥玛亦不赴，遂辞焉。

34. 丽如银行

初四日巳刻，威妥玛、禧在明到贺年，偕正使答拜之。又拜绅士怀德戴蛤、耆老费尔厘及伦敦罗地美亚，随往丽如银行一观。银行凿石为门洞，如坚城重关。有陪客者言，

丽如银行

国帑出入之所尤宏峻，凡金钱交纳累千万分两，不如制者以机器抉出之，衡量选择不事人劳。盖英制金钱重二钱二分，用之久则不能无轻减。倘置不问，必渐至轻钱满布圜阓，奸伪且生，无以一市价。然人力銓择又虑烦息，抑启争辩，

故制为机器，区别其类。轻者每枚加税三边士，官中聚而重铸之，不缴税则剪截其钱还之，使不可用。所出皆新铸者，钱宝无轻重失伦之弊，盖以此。

申正，赴内务大臣衙门，与赫弗会，薄暮而归。过戴聆士江边施医院，遥望之，广厦八所，皆五层，每层各小屋十数间，以居贫苦病民。每所相距约三、四丈，中通以桥。马格理谓是善会所建。伦敦庐舍均无隙地见天日，而此独有露桥者，将使病人舒息其间，吸取清阳气以自调畅也。医士数十人，病者饮食皆听其节制，俟体既健而后出。布置之善，惜未及停车一观。

35. 电报局与信局

电报局之报有二。其一，以铜管为之，毡筒盛函纳管中，用火轮机鼓水气以催送，一刻飞递数百里，此第可行诸伦敦者也。其一，以铁线为之，或横亘半空，或潜伏海底，注以电气，直达其接报之处，颠末皆系于盘针（发报之处为颠，接报之处为末）。发处针一点，则接处亦一点；发处一画，则接处亦一画。按英国二十六字母推之，即得其所报之意（亦有聆音以得者，如丁声为一点，得声为一画。丁丁得为两点一画，得得丁为两画一点之类）。电气以紫铜、白铅、硫黄为之（凡两金相合，皆可为电气），谓之曰药水。计里远近，用药水多寡，亦一刻数百里，此可遍行诸海内外者也。 电报局

司收发者少女千人

初五日，余携张斯栒观于其总局。司收发者少女凡千人，各执所事者亦千人。局主一一指点演试，悉得其详以归。案电报创于乾隆间，由法郎西流行英伦，其始第民间私制而已。商民荟萃之区，书柬纷驰，可以获利，人皆乐为之，商民较少者则否。英议院以为利便不均也，于是尽废私局，改由官局制办。各路均用电线传报，而厚取其值。局凡十数处，调盈剂虚，一岁可赢金钱二、三十万，以济公用，谋国者诚巧于敛财矣。

寻常寄书亦然。书不缄封，可专足自递，缄则皆官司之。每衢各设书匦，键以铁，而留其缺以受书。每家先纳资官中，领印票。寄书则黏票书上，纳诸匦。旋有来收集转递者，日凡十〔一本作四、五〕次。若寄远，则持书诣信局，衡其轻重以取费，每重半两为一等。如寄香港、上海，半两以内一息零二边士，一两以内二息零四边士，按等以次递加。行较迟如苏士爱母登（迟七日），则费减。一岁亦赢金钱五、六万〔五、六十万〕。综信局、电报局算，每岁其赢银不下三百万〔二百馀万两〕。其取民类如此。然民乐其便，无或怨者。

36. 外国往来之节制

张斯栒有素识洋人，曾在上海经商者，寓伦敦三十里村庄。初六日，余本拟偕张君访之，藉以审视田野，询问农务、田税及其民家计之丰啬。据马格里言，西洋崇视公

使，不宜与民间往来，自亵体统，遂中止。查使者所至，庶僚百姓既未可下交，当事大臣亦须有要件面商，先订期三日，然后获晤（否则谢客不见，细事只应行文咨商而已）。各国公使除初次投名片相拜外，燕会可以闲谈（燕会之地，不得谈公事），公事可以相过，馀日亦罕观面。至于会堂诸绅，源源接见，非例所禁，惟不易与言公，此外国往来之节制也。闻俄国驻土使臣伊哥纳地厄福，俄主资以重金，令其与该处藩属绅民广为结纳，阴唆以叛贰，故土国之势迸裂，他邦得毋有鉴于是？　公使不宜与民往来

37. 交涉撞船事件

初七日晚，正使将上海寄到湖南盐商周复顺、何楚材等呈词一件交阅，内言伊盐船至江西彭泽狮子山，为"惇信"轮船撞沉，溺毙水手二名。经赴上海道及驻沪英刑司控告，断令轮船赔偿银一万，该被告借词上控狡脱，致被拖累两年各情。初八日，往外部署将为德尔秘面言之，并行文询问此事有无上控。适是日德尔秘诣会堂辨论土耳其事，未获晤会。盖国人以土事为不当预闻，訾秘相之办理错谬也。旋往拜会秘相，坐少顷，以其会议事忙，遂辞出（在坐有秘相记室曰满得九柯黎者）。　湖南盐商控告英人

38. 公使应酬大概情形

初九日，拜会美公使毕尔尼邦，其人盖未奉使以前久客伦敦者。叩以往来应酬之礼，据云：使者至此，既见国主后，应拜其各衙门总管。若帮办以下，则俟其来，乃答拜。否则令参赞先施，然非不可缺之礼也。凡公使所拜之官，公使夫人即当拜其夫人。公使未与夫人偕，则亲兼拜之。凡拜客未会，可不必再往，俟有事然后订期相见。凡大臣国使请饮，越两日面谢，逾年乃酬其席。六、七月而设席者，谓之至敬，礼不常行。国主请见，辞之则为不恭等语。

外交礼节

又拜会土国公使默苏拉士，询知彼国与俄构兵，经英人调处，酌拟和约，令让路于俄，俾其舟楫可通地中海，尚未知俄人允否也。土国内政不修，既托英、法以自固，又欲援系中朝。故其使臣一见，即以通好为请。

土国公使

39. 新闻纸之报道

伦敦新闻纸将正使与余状貌书刻传示，而缀议论于其后，如中国所谓跋文者然。十二日，马格理以华言译之，其文扬诩正使学问、履历，甚至谓余学虽优，不如正使，故文翰不足以入词林，而武略则独擅，胆气尤大，亦肯办事，在中国曾充大统领与捻匪战，治军严整，为贼所畏，且

新闻纸论二使学业

亦曾与英军对仗。今其来，使英人不惟不以此恨之，益深敬之。前到摩儿大岛，总督与之欢饮，惜该督未知其为畴昔之敌人耳。如知之，礼必倍加，为其能尽厥职也。今两使者出门，百姓夹道欢呼，男摘冠、女摇巾以为礼，可知英人一意敬爱贤能，不分疆界。

40. 养民之政

英国年终稽查户口，岁除日献其册于君。凡册挨户编号，男丁女口，均具实年若干岁（英人以足三百六旬有五日为一岁），治何术业，按名书之，孩赤仆雇不遗。所管田庐店肆，岁入租息，亦一一开载。其君受册，派员详核，编分老幼少壮各为一类，士农工商各为一类，以知其人之死生寿夭、勤惰贫富。死而夭者多，则究其所以然之。故令医生察勘其地，或攘剔其障蔽以通天气，或疏浚其沟渠以通地气，或粪除其道路以免疾疫。尝有石匠群处，因劳促寿，教以适力节劳之法，乃遂永年者。向来伦敦市肆，早开迟闭，今改定九点钟开肆，八点钟歇工，亦以人死稍多，特汰其工作之苦也。人无业而贫者，不令沿街乞丐，设养济院居之，日给饔飧，驱以除道造桥诸役。故人知畏劳就逸，转致自劳而自贱，莫不奋发以事工商。国之致富，亦由于此。

爱民养民

国之致富亦由于此

葬死之事，亦官主之。划地一区为茔兆，有死者，概由医生开具病由及药治情形，报官详核，乃令赴瘗其地，

不能私埋，亦不能他葬。所以忧民之死于冻馁，死于困郁，死于视疾之无人也。医生皆由官考试，不易中选。其中选者，国主辄召见之，则诸朝班。故皆自爱，不至有徇情受赂，妄报捏报之事。

妇女产子
男医接生

凡妇女产子，皆男医为之接生。其国患民之不庶，首以生齿为重。故一孩赤死，必推求其致死之由，责其不善字养者。（其俗，无论官民，皆以子女多为累，子女少为美。故立法督察之。）接生以医，犹是意耳。虑妇媪无知，误伤其气血，致不能育。爰以深明医理者，葆之于脱胎之始。盖意在繁衍，不以男女当别为义也。第揆诸中国圣教，则募令妇女习医，俾充接生，义固两全矣。

41. 见王子及国主

十四日，再赴圣瞻士宫，见威儿士。诸国使、官绅亦毕集，鞠躬如前仪。惟不交一语，不用衔名纸（凡再见即不用此纸）。回寓，银行主阿拉伯斯讷德偕其伙曰柏安斯、曰倭拉金色者来见。柏安斯帮办船务，面请赴其厂看造船，尚未与订期也。余问阿氏，该行每年纳税若干。答以税课无定，惟计一岁所赢之利以为准，赢一金钱则税三边士云。

国主接见

十八日，再往柏金哈木宫见其国主。各国使并其夫人咸集，皆一鞠躬而退。本土官绅之妻相继见。侍其国主之侧者，为威儿士之妻，为大公主绿衣娰。凡妇女皆肉袒，

不以男子挤拥为嫌。手捧花冠，裙釆不一色，其后折叠数层成蜂窝形，曳地五、六尺。无男女，但识面皆与握手。进见者，至国主前，侍臣掬取其裙，彼此相传，牵执以过，防其蹑之而倾蹶失容也。

42. 会馆来请入会

直督李相遣游击卞长胜、守备王得胜、军功朱耀彩，赴德国斯邦达地方军营学习兵法、洋语，以其国武弁李迈协向导之。卞长胜等寄言，到营后被其人凌虐，因令德明往查。十九日，偕正使拜会德国驻英公使闵士达，商发路票，以利德明之行（凡路票，应由本使臣给发，所往之国公使加盖印章）。闵言：路票不如书信为便，应由彼函致其国关口免查，知会火车行好护送也。 令张德彝往德国

由德使寓所归，便道往观由乃地德维士葛罗部。由乃地，华言合并也；德维士，华言公事也；葛罗部，华言会馆也；言其水陆营武职合并办事之会馆也。伦敦文武职各有会馆，为其人清谈燕息之所，有事则于其处聚论之。数日前，该会馆请正使与余入会。文武职本不相混，而武会乃邀请者，以畴昔皆尝在军营耳。到馆时，总管道秘尼、耆老葛廉接陪。凡入会皆先纳金钱百枚，每岁复纳七枚，酒食另给价，惟余二人入会不科钱。是日，回籍之广东帮办税务司贾雅格来拜，盖能为华语者。 水陆会馆

43. 观戴晤士报馆

戴晤士报

戴晤士为伦敦第一报馆，日售新闻纸七万分。每分四纸（每纸长约二尺六寸，宽约一尺八寸），价值三边士（每边士值中国银约一分四厘）。计每日入纸价洋银四千三百七十五元。周年除礼拜五十二日停工外，实共入洋银一百三十六万九千三百六十五元。其有买卖各货，寻访失物，雇伙觅主，请登入报中者，每事每日工费银八息零（一息零约值中国银一钱八分。登报一日以外，工费银递减。至一月、两月则益贱。以字板之无庸另雕也），积数尤巨，生计可谓大矣。然新闻纸七万分，共二十八万纸，刷印固不用人力也。

二十三日，接正使赴该馆阅看。馆人二演试。其先以铜活字板填砌入铜格，压印纸上为凸凹形如其字，置诸小圆铁匣熨贴平，灌铅液以成模，遂付诸司机器者。机器形类小瓜蔓架，前面横贯小铁轴二，大铁轴一。小者以刷墨，大者以属模。其下铁长匣为切刀。机器前，纸卷贴地，大如车轮。机动则纸飞过大铁轴，即印成字。转入铁长匣下，即截而断之。复飞上架，由后面堕落。每落皆两纸，别一

机器印报
电驰风掣

机器将纸各折叠平整。电驰风掣，为时仅及瞬息，新闻纸之堆案者，已累累然。故一点钟而七万分皆就。伦敦报事，阅一时而毕周者，以此。虽其馆会计之手，送报之足，役人非不多，然就刷印新闻而论，则第司字模者二人，司机

器者五、六人，即敷用矣。

以余迟钝之见筹之，若专用人力，当令每人自备活字板一分。凡新闻撰成，各限一时刷印百纸，力无不给也。计二十八万纸，应得二千八百人刷印之。以每日所入洋银四千三百七十五元，分给诸二千八百人，每人可得一元半有奇。虽英国浇褒费重，八口之家亦足赡养。是二万数千人之生命，托于此矣，何为必用机器，以夺此数万人之口食哉？ 人力与机器之比较

说者曰：此英之所以富也。英人愿力至大，谋利辄以亿兆计。今制一机器而获巨资，则侧睨其旁者，必各出智计，以效为营谋。夫心思之用，日出焉而不穷者也；货产之精，并行焉而各当者也。心愈用愈巧，货愈出愈多，商贾之擁巨资者乃愈众。豪富既众，则百货自易销售，贫民自易为生，国课自然充裕。伦敦之地，每有所购买赏赐，动须金钱，不能以铜钱应（买一粗物，赏一微劳，亦费多金，在息零以下者绝少）。而人不病为过费者，以其得之易也。英国每岁度支，动言百十兆磅（一兆磅计中国银三百三十馀万两），政教所系，溥泽无不周全；而国不忧其虚耗者，以其入之多也。假令斤斤然以一事之利，赡养数万人，则此数万人者安于粗贱之役，不进而求厚获，虽不至道殣相望，然芜废有用之心力，闭遏生物之根源为不少矣。英人技艺争鸣，各树一帜。苟可经营以立业者，虽毫发之细，亦必推究其所以然；虽数万里之遥，亦不惮跋涉以寻求之。男女子自幼咸入学读书，天文、舆图、算法、杂学无不毕 此英之所以富也

讲。十二岁以上，即皆能殚竭智力，以就一艺。

44．外相夫人茶会

外相夫人举行茶会

廿三夜戌正，德尔秘宴中国使者于外部署。亥正，其妇复以茶会请。英俗，凡宴客，必夫妇亲之，赴宴者亦夫妇偕至。宾主坐次，皆先定而标识之，无逊让礼。妇坐不与夫偕。男宾之贵者，扶挟主妇，就席并坐。馀皆以次挟客妇坐。主人分尊，则妇皆肉袒。宴将毕，妇人先起，男宾复酌，少顷乃散。所谓茶会者，煮加非及茗，剂以白糖牛酪，佐以饼饵，布席堂侧，以俟客至而饮之。客多，则皆立谈。是夜，德尔秘之妇所请客，凡二百馀人。妇女盛饰，袒露胸背之半，摩肩蹑踵于堂，与男子见，辄握手。

45．柏金哈木宫

白金汉宫

到伦敦后，两入其柏金哈木宫。英人虑我匆匆进见，未由深观其陈饰，无以炫华美也。二十四日，内大臣拔剌佛尔德来拜，约翌日往游，并言是日无暇分身，惟令帮办潘孙璧徽音为导。廿五日未刻赴焉。

入其堂，凡六、七所，以及客寝，以及国主燕见亲臣之处、用膳之处，公主居息之处。惟国主寝室不可入。客寝者，俄罗斯、土耳其国王畴昔亲聘，曾此信宿，距君寝咫尺耳。其堂室，皆以花锦缎为壁衣，有红、绿、黄、蓝

四色。几榻铺垫，各与壁色称。藉地以杂采花毯，亦各异色。壁间悬玻璃镶金格子洋画，或方或长，以多为贵，皆绘其今昔君臣、列国主状貌，与莅军行乐之事。前庭一图，维多里亚（英国主名）裸体而卧。玻璃明镜，高辄丈馀，亦镂金为格。屋顶凿花飞金，悬大小各式玻璃灯。几榻皆饰金，有全体象牙镂花者十数具。煤炉亦饰金。 女王裸体画像

其陈设多花瓷瓶缸罂缶，辄金其口，镂金为座。游廊夹道，皆遍间以古铜、瓷器。有象牙船三，如吴粤花船，雕刻人物，篙桨毕具。有九层宝塔数座，高盈丈，嵌空玲珑，或铜、或象牙为之，有杂宝攒成花卉，罩以玻璃。有白石琢成裸女子形，全体胥露，卧立不一，在于众目交集之地（各处宫观及富室大家，多以白石琢为裸女子立于前庭，街道旁亦间有之，想由国主为之倡也）。其馀器具几案，为玉、为石，不能尽名。置身其间，惟觉金光灿烂，极人间之奢丽而已。

游览毕，又令马厩长挪敦导观其马厩銮舆所。马八匹为一厩，皆骏良膘壮，毛色红黄黑白，区之以类。鞍镫羁络亦异色，红黄者饰以金，黑白者饰以银，无相混用也。銮舆高大，如中国制，轮盖支柱，皆金为之。前后各有金身海神二，鳞甲执械，若护卫者然。即位四十年，未尝一驾。其驾以嘉会者，一高轮车，盖上以金为脐，属以四爪，持其四角。馀八辆，皆寻常官车，惟略高耳。

46. 上下议政院

上议院

上议政院有四百九十九座：国戚五、大教士二（国人称之曰堪特伯里阿知必什、曰乐尔哥阿知必什。宫于南者，曰堪特伯里阿知必什；宫于北者，曰乐尔哥阿知必什。堪特伯里、乐尔哥皆地名；阿知必什，大主教之称也，南为正，北为副，位皆尊于五等爵。其所居亦曰宫，与国主相同。）、公二十一、侯九、伯一百一十三、子二十四、必什二十四（必什亦教士）、男二百五十七，此皆英伦所命官爵。加以苏葛兰世爵十六，阿尔兰世爵二十八，合而为四百九十九座。无坐次于议政院者，会堂不与。

英国制禄虽厚，然其用浩繁，宰相而下皆不足以给，故以富人之有才识者为之。商贾既富，亦可授官，惟既官则不得复事商贾，盖防其凭藉官势以侵民利，且体统尤不可亵也。因病予告者，按年劳酌给俸禄，赡其终身。以贪墨败，则夺俸，不齿于人。然仕宦皆富室，其志在名不在利，常数十年无以贪著者。

下议院

下议院绅士，为英国最要之选。号令政事，每由此起，而后上议院核定之。亦有倡议自上，而交议于下者。然必下情胥协，乃可见诸施行。绅主之，官成之，国主肩其虚名而已。城乡镇埠，各按地段分立绅士一、二人。凡其利病之当兴除，曲直之当伸辨，随时以布诸同院而上陈之。绅士由众公举富人充当，惟房产在其地较多者之意所向，

盖利害尤切身也。英伦五十三部、一百九十八城、三大书院（学塾也，绅士以曾入塾者充当），有议院绅四百八十九人。苏葛兰三十三部、二十二城、四书院，有议院绅六十人。阿尔兰三十二部、三十一城、一书院，有议院绅一百零三人。合必利敦而论（英伦只一岛之名耳，合三岛总名为必利敦），共六百五十二人。苏、阿两岛之绅，比英伦为少者，以户口固逊耳。

47．游伯来墩

伯来墩，滨海市镇也，长十二里。富户厌伦敦喧，且雾气重（其地多晴朗，与伦敦殊），多居此。夏日炎熇，伦敦人亦多徙就乘凉者。其议院绅为阿施伯利。阿君固豪富，岁入租息金钱十万。上年游历诸洋以至中国，余未出都，曾于威妥玛寓见之。洎回英，来访，订以二十六日迎往伯来墩一游。届期，偕正使携同黎、刘二君暨马格里赴焉。 避暑胜地前往一游

至维多里亚（地名也。命地以国主名，志爱戴国主之意也。英人每以祖父母、伯叔父母及诸亲友之名命其子女，国主亦辄以己名赐诸臣下之子女，示志之也）登火车，约一点钟飞行一百五十六里，穿山洞凡五，遂抵其地。阿君候道左，以马车同至寓庐，则布榻展衾，炽炭于炉，注水于瓶，以备宿客久矣。少憩而饭，饭毕而游，既诣故行宫（寥落一空房耳），又观于亚魁廉鱼馆（该处百姓凑钱蓄鱼，以备游戏）。鱼类不一，各就山凹为槛，涵水蓄之，如瓢镜 鱼馆

影。有蟹隆其背，大如龟。有虾奋其螯，大如蟹（皆是处水产）。有巨鼍，鸣如鼓。有海猪、海狗。有洋琴、海笛、笙、筝诸乐器，见中国使者至，则乐并作。男女杂遝，簇拥来观，衣履相蹑。禧在明、优雅芝实左右焉，口指手语，惟恐不及睹其物异。馆人司谛温士，土人梅尔美亚、许德，世爵黎诺志士，塞锡各士（城名）之议院绅司葛德，多发之斐来士非尔德，印度之沙逊（即在中国开沙逊行者，获赏头等宝星），咸相随。将暮，乃归。

照画影戏

既宴，复游览画影于戏園（阿施伯利游历所至，各以药镜摹以山川、人物、宫室为图画。是夜，帷台，集众数千来观。燃火镜匣中，照画影于其帷。画纸小不盈掌，而影乃高阔数尺，亦一技也），叙茶话于许德宅（同会多妇女）。寅夜，乃返息于阿君之庐。翌午，赴宴于沙逊，阅轮船于海口（阿施伯利有轮船三，此则与人竞渡得赛者）。阿君供晚膳，然后复登火车回伦敦，则时已亥正矣。

48. 英人之奖制造

制造之巧盖有所奖而成

人知英人制造之巧，而不知其有所奖而成也。英人于物之不适于用，或适用而意犹未快足者，则竭其心思之力，广其耳目之助，不惜资本，不避况瘁，遍访天下，历试诸法，以务求其当。或数十年，或十数年，一旦有得，则以告诸白丁德亚非士（官名也，专管人之创制新物者）。验之而果济于用，则给以文据。凡夫人之效为此者，皆纳资于

创造之人焉。由是遍告邻近诸国，亦官主持之。有私仿其式而不纳资者，则倍罚。故一物既成，其利辄以亿兆计。非然者，殚经求索以发斯秘，他人坐享其成，无所控诉，谁则甘虚费财力以创始一物者？故英国之富，以制造之多也。其制造之所以多，则官为经理以归利，人人咸乐图谋也。他国之人之不肯用心者，则反是也。火轮车之行，轮铁迅激，辄生火焰，而车被焚。阿施伯利之父创为新法，制油以凉之，行久而轮不热，遂获厚利，家以豪富。英之富家，如是致者比比。且不惟是，创制既成，告诸官而官不以为异，犹可讼诸刑司，俾审断之。近有妥玛士者，筹得利炮新法，不获见收于官，官中实阴用之。妥玛士以控刑司，卒断令国主赔给金钱六千。人有一得之技，尊如朝廷，不能以势相抑遏，夫安得不劝？ 英国之富以制造之多也

49. 留德习陆军人员

二十八、三十两日，英国主再接见于柏金哈木宫，如前仪。其文武初觐见者，至前屈一膝，国主握其手，臣则俯而嗅之(嗅国主之手)。有以劳勋赏宝星者，侍臣拔剑进，国主授焉，倚诸肩。

德明之于役德国也，查明卞长胜官高自大，不甘受洋人约束，又与先赴斯邦达陆营学习之守备袁雨春、军功查连标、刘芳圃、杨德明等不相能（四人亦李相国所遣往）。故李迈协恶之，并王得胜、朱耀彩均逐往博洪厂（博洪系 留德学员自高自大

德国地名，有城距斯邦达八百十里，厂则制造之所也)，学习木工、铁工、绘图照相之事。德明知所学非遣者意，而陆营又不能复入，遂与德国总兵巴兰达商，改令学习水师。巴兰达嘱其往见兵部尚书戛美开、水师总管石多士面议。既允约，遂回英，禀请核行。二月初一日，到伦敦。据称曾在斯邦达营看查连标等操演，系先练脚步臂力，及跳墙登山缘木等技；次练击刺法，两人各披戴铁铠甲，举矛相刺，以杨得明所学艺为最优云。又言德国百姓尽人为兵，虽世家子亦当兵三年，乃许仕进。不愿者以病告，废弃终其身。

德国百姓尽人为兵

50. 赫来士学馆

赫来士阿斯必铎者，大学馆也。赫来士为耶稣别名，阿斯必铎则房院之统称也。建自三百五十年前，规模特大。学徒自十岁至二十，凡七百人，衣食皆取给于馆。二十五人为一所，膳寝相偕，领以同学年长者，一老妪调护之，费由公捐，捐金钱五百以上，则授杖，可与馆事，可汲引学徒。学徒无滥引，惟聪俊有门第者，乃许厕其列。十五岁后，见可造，则升诸岳斯藐大书院，衣食亦由馆致之。总其事者，公爵襟比厘志，司会计者阿剌伯。每礼拜之四日晚，集学徒奏乐，诵耶稣经，序班次行礼，环堂而观者甚众。

教会学校

我中国二月初一日，耶稣教之礼拜四也，六点钟，偕

正使往观。至门，持杖者出迎，袈裟执银花棒者导入，学徒起迎于堂。是日襟比厘志患病，阿剌伯代为主人，登堂当中座，客左右夹之(西洋宾主相见礼皆如此)。执棒仗者立侍，学徒分班就长案坐。堂下众乐并作，诵经之声如歌诗。少间则饭，肃静若无人焉。饭已复歌，歌竟而退。每班年最幼者一人携案头花供以先，最长者一人负饭筒以殿，馀皆两两为偶，前一偶挟小箧之盛刀匕者，咸诣正座前鞠躬，行止有次，趋步有方，其众济济，而序不紊。所衣长褂，襟衩当中，学长则加蓝带于襟右。言是数百年前之制，服之以示不忘焉。奏乐亦学徒司之。

51. 老工师劝修铁路

火车路工师第温驯，年七十馀矣，初二日来谒，自言英伦、印度两处铁路，皆其所造。英伦铁路五万一千里，工料费金钱六百三十兆，每年载客五百零七兆，货物二百兆吨(英人以二千斤为一吨)，共入车脚价金钱六十二兆，除煤火工费共出金钱三十三兆外，实获利息金钱二十九兆。印度铁路一万九千五百里，工料费金钱一百零五兆，每年载客二十七兆，货物四兆零四十万吨，共入车脚价金钱七兆零四十万，除煤火工费共出金钱三兆零七十六万外，实获利息金钱三兆零六十四万。今以中国民人之多，物产之富，倘由广州造火车路以达潮州〔疑当作韶州〕、长沙、岳州、汉口，沿大江东折至江宁，遂北而镇江、扬州、淮安、

铁路工师劝中国当修铁路

临清、景州、天津，直抵京师，凡六千里，其费只金钱二十兆（中国银六千数百万两），获利必厚。俟行之有效，然后更开支路以赴各城镇，中国气象当焕然改观。因以平日所绘图呈览。正使问其年若是高，尚能自造否？答以不能躬亲，惟当督率筹办。遂留图而去。

52. 接晤禁烟会绅

禁烟会人来见

初三日，禁鸦片烟会绅五十九人来见。其未来也，前二日会首多尔德属其友德尔讷尔投书订见期，并录送陈词稿一道。马格理谓："华官办理此事，恐难实力。会绅来见时，只宜以囫囵之语慰谢，不可坚确允行。"鄙意以为是在英人耳，英果欲禁之，无不绝者。何也？数百万税课所自出，英不肯徒自弃之，以富其邻也。将必传柬各国，同立约章，言明他日有听任百姓种卖者，天下共击之。画诺既毕，乃申其禁。犹且派人巡查洋海，访察华民，俾此害确然尽蠲，然后自舍其利而不悔。信如是也，畴敢先渝此盟？即官吏之疲玩较甚者，亦必加意警奋，求免祸首。鸦片来源，当悉断矣。来源既断，则虽嗜癖特深之人，亦病其接济无术，不待驱迫，自然力戒。夫天下事，未有诚恳戒之，而病不除者也。就令山深林密之处，巡察未周，亦尚有冒禁以种莺粟者。然城市间不敢公然贩卖，稠人中不敢群然吸食，传染之患已渐少。由是延彼会绅（会中皆乐为善者），勘明何处根株未净，劝化督治，自可损之又损，以至于无。

解铃还是系铃人，岂非千载一时之机会哉。然与会绅言，宜谓鸦片之流传，中国受其实害，英国蒙其恶名。若不禁止，则人终侪英于蛊术邪教，留秽万世。但禁止又须善办，迫而持之，是纵贩卖以播毒者惟英，借禁止以寻衅者亦惟英矣。如此立言，庶可激之必行，而杜其责效太速、滋生事端之弊。正使深韪余论，令马格理照译之。 "正使深韪余论"

是日接晤会绅伯爵沙富斯伯厘，先起立诵其陈词。大意言"鸦片流毒中国，英人不能不扪心自愧。四十年来屡请议院严禁，因华民嗜此者多，疑为乐受其毒。且中朝禁种莺粟，屡不果行，又疑憎恶之心不实。是以议院尚在观望。今特来请明示：鸦片是否害人？中国聪明之士是否同恶？切愿设法与英并力断绝此种贸易"云云。诵既毕，司求尔德及李格、丹拿三人复各陈其说，意略相类。又有教士以香港会友、粤人温清溪等禁烟呈状授余，仓猝未及问教士名。马格理述使者意，咸慰谢之，其于余论尚未翻译明畅也。是时，正使已先撰就会衔请禁烟疏稿，定于初六日拜发。

53. 总论英国政俗

到伦敦两月，细察其政俗，惟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全未之讲，自贵至贱皆然。此外则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极赞英国政俗之美

宰相而下，各署皆总办一人、帮办四人、司事数人不

等。每日自十二点钟后，咸勤其职，至六点钟乃散归。庶
无闲官　僚面奔走维烦，即国相、曹长亦五官并运，有应接不暇之
状；是谓无闲官。

士农工商各出心计，以殚力于所业。贫而无业者驱之
以就苦工。通国无赌馆、烟寮，暇则赛船、赛马、赌拳、赌
无游民　跳，以寓练兵之意：是谓无游民。

城乡镇埠，各举议院绅一、二人，随时以民情达诸官。
远商于外者，于伦敦立总商会，亦以议院绅主之，为上下
上下协和　枢纽。民之所欲，官或不以为便，则据事理相诘驳，必至
众情胥洽，然后见诸施行：是谓无隔阂之情。

制治最恕，无殊死刑，亦不事鞭扑。犯罪者辄监禁，而
仍优养之。牛马之类，且戒箠楚。孤穷废疾与异方难民，皆
处以养济院，国君时遣人查验其寝食。每数里即有广厦，
多行仁政　为病人调摄之所，亦由国君派太医临视之。凡构兵，惟阵
前相杀死者勿问，戮俘囚、伤百姓并严禁：是谓无残暴不
仁之政。

有职役则终其事而不惰，有约令则守其法而不渝。欺
诳失信，等诸大辱。事之是非利害，推求务尽委折，辩论
不事虚伪　务期明晰，不肯稍有含糊。辞受取与，亦径情直行，不伪
为殷勤，不姑作谦让。男女尽人皆然，成为风俗：是谓无
虚文相应之事。

两月来，拜客赴会，出门时多，街市往来，从未闻有
诚未可以匈奴回纥之矣！　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鼓
舞欢欣，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观其自直布罗陀以东以南，如摩儿大，如印度，如亚丁，如锡兰、槟屿、新嘉坡、香港，如澳大利亚，沿海数万里，往来冲要，可以泊舟，可以成市者，皆篡取其口岸而布置之，独无所蚕食于其内地，则其营谋只在商贩可见。且西洋例，凡入万国公会者，同盟之国不能无故加兵。俄罗斯谋并土耳其以通海道，执土政之乱为词，英人约会各国夹持之，俄遂未敢公然用武。余于二月初七日，举出洋后所见大概，致书都中诸贵暨直督李相国云然。

孔子言：治国之要，曰节用。用而无节，则罄天地之藏，不足以供之，英国是也。英之政治，无一不殚力讲求。其于教民、养民、整军、经武，尤能不惜重费，然常有不必用而用，不当用而用者。如今年印度上尊号，颁诏大赦，民之告贷被禁者，国君代偿所欠，释出万数千人之多，此不必用者也。珍奇玩好罗列纷纶，一木一石之异，越数万里而舟车致之，此不当用者也。维多里亚在位，而后构兵屡胜，国势日强。迄今每岁所入，皆不敷出，积欠国债至八万万金钱，实中国银二十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万两有奇。初七日，张斯栒、姚岳望至丽如银行，司出纳者为其言之，按每两输息三厘，计岁息已八千零十七万馀两。 入不敷出

54. 播犁地士母席庵

余在京师，即闻英伦有播犁地士母席庵者，大书院也，各国之书毕备，到此后急欲一往观之。初八日，家部遣其 大英博物院

帮办谢温伊伯尊、记室葳德佛尔特为导，威妥玛、禧在明、优雅芝暨其国所谓名儒阿温者均从焉。

地广数百亩，结构数百楹，中央堂室连延，重阁叠架，自颠至趾，层层庋书，金题锦褫，各有鳞次。其陈诸案者，书与图并。据威妥玛等所指说，大约叙述五大洲舆地、列代战绩者居多。有译出四子书及注，余皆不辨其文字，故未披阅。后一堂，男女观书者三百馀人。早入暮归，堂内之书任其检读，但不令携去。

不辨文字故未披阅

我中国自汉以后，校定群经，立碑太学。至于孟蜀，镘板刊行，天地至文，莫不公诸海内。人第有志稽古，即得取诸坊间，署诸笈箧而诵之。其资学较优者，复选直禁中，俾尽窥内府之秘藏，周知本朝之掌故。用是名儒辈出，辉映后先，文教诞敷，为遐荒所共尊仰。英之僻处，夫岂能然？幸其国写书多用羊皮（二千年前用蜡，病其易于刮灭，改用埃及国木叶，又不能经久，改用羊皮），书衣皆以漆布，虽万爪腾拿，不易灭裂，尚可听人就读耳。虽然，隋炀帝之藏书也，蒲博鹰狗之说，无所不登。唐元载之括天下图书也，千钱易一卷，人辄伪作以献之。惟我朝四库，搜罗皆有关学问政治之要，至精至粹，足式万邦。今英人自矜其藏书八十万卷，目录亦六千卷之多，然观其所赠数册，闺阁之绣谱、店窑之图记，得诸中华者，且纂集以成一编。则其琳琅满目，得毋有择焉而不精者乎？是当有以进之。

藏书八十万卷

旁一所十馀楹，外图画宝玩及历代玺印之式。玺圆如

壁，红黄蜡为之，各肖其君状貌于上。由此逶迤前行，又数十楹，罗列古迹，零铜断瓦，杂遝珍收。其大者石碑、石柱、石像、石棺，皆埃及、犹太、罗马、希腊诸国一二千年前之物。间有字书，如周秦篆体，浑厚可贵。降阶复升，重门洞达，衔百馀楹。举凡天地间所有之鸟兽、鳞介、草木、榖果、山川之精英，渊丛之怪异，博物志所不及载，珍玩考所不及辨，格古论所不及详，莫不罢布星陈，各呈其本然之体质。其在动物，则取已死者存其骨殖，被以全体皮毛，充之纸棉以实其内，屹立无异于生。至于人骸，大小亦十数具焉。再进，则为前古后今中外各国所用之家具与一切兵器，而本国之新制继之。天地间物莫不陈列

夫英之为此，非徒夸其富有也。凡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五洲，耳目不能追及前古，虽读书知有是物是名，究未得一睹形象，知之非真。故既遇是物而仍不知为何者，往往皆然。今博采旁搜，综万汇而悉备之一庐。每礼拜一、三、五等日，放门纵令百姓男女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英人之多方求浣荒陋如此。每年经费十三万金钱。所藏有中国经史诸载籍，云是善板。典之者为德葛兰士，能华语亦习华文。日暮人倦，相期异日再观。此时匆匆一过，即已涉目者尚多未及详考，堂室方向亦不暇究，作记固自模糊也。英人多方求知如此

55. 观实学士演光学

实学家为演光学

初十日午刻，斯博的斯武德请茶会，与其师丁达演光学以助谈柄。光学者，所以明色之变也。其法以炭燃火置诸镜匣，炭小如指之一节，镜小如杯，而圆光之印诸帐幔者，则大数围。隔以方玻璃，犹一色耳。以三角玻璃映之，则其光五色灿然，界画井井。由是挈红缯以附诸红光，缯之红不改。附诸绿光，则缯变为蓝。附诸白光，则变为黄。又锲水晶使稍分厚薄，转诸镜匣中，则其光善于变色。烧水晶使热，复凉以水，亦变色。劲力以握玻璃，亦变色，缓之则无色。又以盐炼木蘸火，则人面及五色之物皆蓝，以五色画一车轮而急转之，则第见其白。合五色粉而匀之，亦变为白。

各科学者俱在座

是日在坐，皆其国名下士。精于天文者，曰侯根士、曰海音德。精于舆地者，曰伊温士、曰奥敦、曰李嘉子、曰吴安。精于制造者，曰志温士。精于勾股算法者，曰霹雳佛儿、曰夏黎葛布、曰勒色。精于电气者，曰阿达庵士、曰花士德。博识花草虫鱼者，曰阿拉蛮（著书言珊瑚是水虫结成）、曰边敦、曰赫格斯厘、曰斛格尔。知化学者，曰葛兰士敦。知医者，曰白罗士、曰锡满。探冰海者，曰阿蛮呢。能造火车铁路者，曰合格沙。又有葛罗佛太太，亦以博学著名。英人皆谓之实学，盖形而下之事也。

56．正使与英人谈禁烟事

未正，复赴马尔甘茶会。马为世代将门之子，其父领兵赴粤，所收粤中宝玩甚富。会既散，往拜议院绅布罗士（订天津和约之欧尔仁是其兄，前任驻京布公使是其弟），谈及鸦片烟事。布曰："中国吸此者多何等人？"正使答曰："多衙门丁幕书差及兵弁。"布曰："少吸能有害否？"正使曰："既吸之，则必不能少。"布曰："我国亦禁酒。然酒之为用，少饮不但无害，且可益人。其乱性误事者，惟多饮耳。"意以比例鸦片，谓害由多吸之自贻，不能归咎是物也。余欲与辨言，及吻而去。　欲与辨言及吻而去

禁烟会绅之来见也，马格理翻译答词，误以荷兰禁罂粟为种罂粟，且于禁烟之难，言之过多，转到应示禁处，亦少力量。律以中国文法，殊未慊怀。然不种则何由而禁，义尚无大剌谬也。洋人言语之际，但论意不论文词，故当时诸绅均欢惬而去。及刊布新闻纸，正使以所译非其意，深病马君，波及德明、凤仪两翻译。余谓：如以为病，第　正使答词
致书诸绅改之，即可挽回。十二日，正使自起草函达绅士，大意言烟之为害甚大，但中国不先禁绝，不敢以请诸贵国云云。十四日，德尔讷尔来见，言此次书函，有碍伊等所为。盖禁烟之举，若须责诸中国，则英人之设会，直多事矣。正使再三言新闻纸之当改，伊乃谓改去荷兰种罂粟字样，以免开罪荷兰，亦未尝不可。德尔讷尔操粤音，故是　粤音传译

日问答，皆余传之。

57. 观伦敦铸钱局有感

钱币必造自朝廷，然后可以富国，可以便民，可以一市价之低昂，可以杜奸商之欺伪。然造钱币固不易易。钱过重，则患在私销；钱过轻，则患在私铸。一弊弭，而他弊辄随之；愈变更，则害愈甚而已矣。英制钱币三等，曰金、曰银、曰红铜。金钱之大者，重二钱二分，中杂以银约数分，其值计银三两三钱五分（所值随时价为低昂，然大致初不甚远）。银钱之大者，重七钱，中杂以铜约数分，其值计银一分四厘弱。钱轻而所值者多，销之则无利，故私销之弊泯。抑其造钱也皆以机器，金、银、铜之方质者炽而红之，一过机器而成薄片，再过机器而得钱形，三过机器而边棱以彰，四过机器而王面图字以显；由是复以机器衡其轻重，轻重稍不如制者，机器剔出之，另付工匠熔铸。故其制造精工，非木模、土范、刀錾、斧凿所能仿佛，则私铸之弊亦泯。无私销，故钱不虞其乏。无私铸，故钱不虞其壅。而钱身较轻，又非如中国元宝之重滞，数至累千，即难远赍，须贴脚费。此英伦制钱所以通行于属地，虽程之远如澳大利亚，俗之异如五印度，亦莫不遵而用之，而帑藏遂收无穷之利也。

英无私铸私销之弊

伦敦有罗亚泯剔者，译言皇家铸钱局也（罗亚译言皇家，泯剔译言铸钱局）。十五日，禧在明导往观之。其副总

皇家铸钱局

管曰非蛮得儿者，先与试验其天平，虽加损寸髮而轻重立见焉。继令管机器之希勒，逐一试演其机器，碾凿印刷迅捷，幾不及瞬。尤足异者，辨别金钱轻重之具，形制仅如小匣，罩以玻璃。入钱数十枚，其间轻仅杪忽者自归一区，重仅杪忽者自归一区，无稍轻重者亦自归一区。钱之流于器，如蚓之行，其声如草虫之趯。时甫半刻，千钱早已衡遍。故不特千万新铸之钱分两一式，即交纳旧钱稍因磨刷而轻减者，亦不能欺其权衡，必令补交铸费而销之。钱之日新而不陈者，盖以此。

嗣复往观其彭克柯弗英葛兰。彭克柯弗者银行之谓，英葛兰则其国名也，犹言英国银行也。英之文法辄倒置，故云。然银行之票，地各异式（如印度别有印度之票式）。纸皆自造，坚韧殊常。每日所出银，辄在一百数十万以上（余往观之前一日，出银一兆零二万六千），足见其流行之广。

夫中国未尝不知自铸钱也。明时，洪武、嘉靖、万历均令各省鼓铸。我朝康、雍、乾隆间亦令各省鼓铸。其始皆以为便民便国之计，其后每因钱法壅滞，得不偿失，辄复停止，则以为民间惯用杂钱使然。然而废古用今，王莽时尝行之矣。尽销古钱，隋时亦尝为之矣。卒之古钱废而新钱仍不可用者，其病源盖在上而不在下也。京省开一铸 中国币政之弊

手而破坏；民间蓄之，或未久而朽腐。虽禁令严密，率皆不以为宝，废格而不行。官中病其无以应朝廷之诏也，遂为掩耳盗铃之术，惟官放官收者，概用新钱，以符国制，不复强之于阛阓。此钱法所以壅滞，鼓铸所以徒为虚耗也。铜钱且如此，况其在银，又况其在金哉？今使中国开金银矿，置办机器，效为英伦，钱币私销私铸之患，诚可免矣。而弊之在上者不除，则金钱之杂银，银钱之杂铜铅，或幾及半。百姓知其所值本少，不以为宝，卒亦不可以流通，势必仍至官民异价，以成糊弄之局。且钱币创行之始，须尽民间所蓄旧钱而缴销之。民不缴销，则显违法令，固召吏胥讹索。民若缴销，则旧钱一入官手，发还原值将不知何时。赴衙门以待给领，获领之价，必不能弥补其待领之费。是便民之效未彰，扰民害民之祸已立见矣。无已，则惟各省分设官银号，召募诚实商贾司之，俾民得自与交易，庶乎其可。夫商贾之力能报名于官者，难期其果为诚实也。就令诚实之选幸如所期，然银号之设，将以官监之乎？抑不以官监之乎？如不监以官，则呼应不灵，驵侩有恃强以轻钱勒用者，必待讼诸公庭批示审断，然后息争，则银号不可以自立。如监以官，则索取规费，又无异鼓铸之局，是粒米而虫之攒集蛀啮者凡再也，尚望其钱币之能行哉！

改革币制之难

余问马格理曰：钱局天平，皆罩以玻璃，何也？答曰，不使侵以寒热之气也。人身之与百物，见热则舒，见寒则缩。故热地之人，其长也恒速，年二十而身躯已定。寒地之人，其长也恒缓，三十以前犹可增高。五金及木皆然。

因天平谈热胀冷缩之理

故寒暑针，以水银为之，亦可以铜为之。时辰钟，盛夏则行缓，隆冬则行速者，热则摆子舒而长，故缓，寒则摆子缩而短，故速。有木模于此，掌握之久，则拓大而不适于用；置之于地，顷刻复还其原。此皆寒热之气所为。天平之轻重不爽杪，忽然假之以人，薰之以火，所衡之物辄加轻者，则热气所中，其器舒长也。濡之以水，扇之以风，所衡之物辄加重者，则寒气所中，其器缩短也。铜最畏寒热，银次之，钢次之，玻璃最不畏，故罩天平以玻璃，使轻重不失本来耳。

英国属地银号天平皆颁自伦敦。有轻重或爽者，控告至官，则罗亚泯剔提其天平而比较之，别为颁给。每岁官中潜派员至所属，就市肆买物以觇其秤之协否。有不协，则取而折之，仍量示罚，给以新者或熔铁加于其秤锤。英制之平权衡，非徒具文如此。

58. 井上馨谈学西洋

日本井上馨者，十四岁入伦敦学艺，十年而返，以英人船炮火车之用告于其国。咸恶之，屏不与语，有指为私通西洋而群殴之者。迨英军攻日本，力不能支，乃乞井上馨言和，擢户部尚书，献策更政令以从西洋。今又来英，稽求征税之法。十五日，正使与余由英国银行归，便道访之。井言英税例，但征进口之货，不征出口之货。出口者本国所产，征其货则国人苦费巨，不愿贩运于他国，第就 井上馨

本土销售，获利必微，无以劝艺殖匠作而富其民。故先不征之，俟其贩运获赢资，乃计磅取三边士以为税。民既获利，输纳自非所难，由是而乐于远贩者多。远贩多，则销流广。业农工者，自不待驱迫而咸勤于作苦以供所需。英国富民之道，莫善与此。

又言：伦敦创造火车之始，国人莫不腾谤，谓举国牧御由此废业，妨民孔多，群起而沮之。岂知火车既行，牧御营生乃益繁盛。盖无火车，则人货之往来者少；有之，则商旅络绎于途。火车不能到之处，须以寻常车马济之，故其生计滋丰也。

亚当斯密之《原富》

正使叩以查考英之税课当看何书？并以书名“威罗士痌弗呢顺士”者为答（威罗士者丰也，痌弗呢顺士者国也，书言丰裕其国之道，故名）。此书系挨登思蔑士所著，难于翻译，非习英文者不能阅。据马格理言，不如“播犁地家儿伊哥那密”（书名，刲蔑儿所著）较易译看。

59. 土耳其政教不修

十六日，布罗士来拜。正使言及土耳其虐政，布曰：“土政之虐，在二十年前，今则失之宽纵。兵本素强，非诸国所及。倘得好官，何至受侮于人。”问：“官何以不好？”答曰：“爱钱不治民事。尝有彼国贵官之素识者，见其怠逸，规劝之，以无事可治为对。盖废弛之久，竟忘其所以然。不知食禄取财而外，更有何事矣。普天之下，虽野人亦自

有赏罚政教。赏罚不当，政教不修，而惟恃兵能杀人，从未有立国可久者。今土国文恬武嬉，虽有劲卒，谁实驱率使前，此败亡之所以可忧也。第差胜于兵，亦不强者耳。"嗟乎！布罗士之言，与夫人之论土政者不合，得毋有所讽刺乎！其人年六十馀，举止言动，似有深心远识者。又言：土国制禄太薄，不足养人廉耻。近开火车路，然亦太少，不能周通往来。欲强其国，须增官俸，而严惩其贪且惰者，以饬政令；广开火车路，以收贸易之利，而富其民，然后可望治。

60. 故王宫

哱尔欧伍伦敦者，故王宫也，创于西历一千零七十八年。石墙厚一丈五尺，环宫潴水为沟池，建炮台以守。阅三百年，废为拘禁犯罪大臣之所。今改以储军器，并驻兵二千焉。内有君公将帅铁铸像数十具，或步或骑。火药百数十箱，新式后门枪六万杆，古今刀槭盔甲不可数计。别一所，奉今国主礼冠。冠制大如冬瓜形，紫倭缎为之，上缀巨珠四，缕界为四瓣，顶嵌钻石，大若鸽卵，冠武亦密缀金花钻石为饰。余于十八日往观。 伦敦塔

旋赴戴晤士江，阅江底火车路。盖由平地而下，凡石阶八十七级乃至之。巨石为左右垣墉，厚铁板为上盖，以隔江水，如瓮城然。火车驰其下，煤气灯相照引。构造虽巧，然非必不可少矣。

61. 观绘画

国家画院

廿三日，游拿慎呀儿戛拉利（拿慎译言国家也，戛拉利译言楼也，呀儿者语助辞），盖其国聚图画处也。绘画，各国人物为多，山水次之，间有花卉，皆数百年前名手所为，以镂金格子装成，密布壁间，楼房十数座皆遍。男女纷纷就其下立版染毫，依样摹拟（摹画者，皆以木版立架上）。夫既有布犁地士母席庵以便民读书，又有此以诏民学画，英之百姓男女所以咸擅一艺，而无束手冻馁之忧欤？

62. 伦敦监狱

刑法宽而政令严

英之制刑虽宽，政令则甚严。凡其民小有忿争，或动止稍不如法，则巡捕弋获之，致诸其长而请禁焉，故其设狱特多。然犯之轻者，不与重犯混，虑其伍匪染恶，益不自爱也。伦敦轻犯之狱凡五，美亚及议院绅主之。重犯之狱凡二，家部主之。轻犯应禁数日以至数年者，期满即释。惟罪在监禁五年以上，则送部狱拘之九阅月，乃解海口狱，使就修城、筑垒诸苦工。海口之狱，不一其名（曰达尔德穆尔、曰波得兰、曰戛庵，又有海岛之狱曰勃地斯母士，阿尔兰之狱曰士摆客埃兰）。部狱，则有曰密拉班克者，有曰奔敦维辣者。其立法从同。二十二日〔江氏刻本作二十三日〕函会家部，往观于其奔敦维辣。家部派帮办锡拉温

观刑部狱

伊必存、记室廉德佛尔至其地，与狱官陆士为前导。所往之处，所遇之物，纤悉胥详告焉。

其狱则崇楼广厦，遍绕回栏，壁净阶明，尘垢俱绝。屋一千一百六十五间，现禁犯一千零十五名，凡屋高七尺，深十四尺，广十一尺，一犯居之，皆有牖以通天阳，不以湫隘闭郁其气也。非夏令，则机器送暖，分布于其屋，为御寒也。初入狱者，去旧衣归诸其家，授以囚服，易别识也。亲属来见，别有一室，以铁栅隔之，狱官与犯并坐，察其所言，杜私弊也。衾荐器用，给以完好，不贱视之也。日膳凡三，肉食必具，剂以汤茗，惠养之道也。楼每重各立天平一具，有以肉少为嫌者，则面衡示之，昭均平也。饮食寝处，咸适其意，而气体充矣。每日六点钟即起，各自洗刷房地内外墙壁，料理衣物，务令整洁。浴室十馀所，七日礼拜一澡濯，恐其垢秽致疫疠也。犯衣浣以机器，陈于桅枷，入火柜烘之，柜有编号，防混淆也。早膳后，同诣讲堂听经，以一点钟为度，礼拜日则再往，导其复善之心也。凡听讲，狱官必高坐临之，纠其不恭者。讽经协以洋琴，琴一而五音皆备，薰陶以礼乐也。六工及纺织、烹炊之事，各就其所能，使执一艺。不能者，教以工师。初入狱，则析旧绳。每日率六时作苦，收其放心，且进以技艺也。午膳既毕，舒步院间，依所画地，按序而行，以活筋脉而仍不使肆也。舒步已，则观书两刻，牖其明也。操作之时，与食息相间，调其劳逸也。在狱无老少，莫不体胖色华。而堂室、几案、雕镂、画绘之巧，莫非犯人为之。 囚犯生活

遇客至，咸肃然端立，若素娴礼教者，以此。

狱中有高台，矗立数十丈。狱官时登临之，以察犯人从违。其或不率教，则禁诸黑牢。牢深入地下，由阶梯委折而至。墙垣厚一尺四寸，凡三重。夜不给烛，惟日仍给膳馔如常数。殴官者，以九尾虎鞭之。九尾虎形如尘拂，尾缀细麻绳，故名。其次则捶以木杆。非是，不鞭挞也。越狱者，以火枪逐击之。由此狱移彼狱者，以铁索系其右手，加以锁钥，人两两相连。非是，不施锁铐也。人或负疾，则别置楼下高朗之室，以精美馔食供之。医既愈，则坐诸机器，所为权衡，称其轻重，以瞻肥瘠，而知血气之复充与否，然后复归其旧牢。病甚者，聚诸一所，以便省视。此伦敦部狱之章程也。绅士所管五狱，宽严各随主者。家部病其参差，业已商允下议院，定为画一之法矣。

英制之待罪囚，如此其优，人犹不堪，至有坠楼求死之事（此是近事）。盖拘苦为素所未经，则役作辛劳，已不如家居之优游自适，不在乎重以惩之也。夫鬥狠由于悍戾，为盗迫于饥寒，其人未尝不知法而自禁。然忿之所起，贫之所逼，当时实无如何。不驯其勃发之气，不予以谋生之技，则虽严刑示惩，卒难免再蹈于后。英人知此，故立为规教以约之，制为役限以课之，调适其身体使不至以颓弱而自废。然后其出狱也，可以忍性，可以效功，可以耐劳，不复为鬥殴盗贼之行。伦敦百姓，类皆安静勤奋，有由然矣。

又闻有侯士呵佛哥勒格神者，译言改过房也。童子孤

贫，无父兄之教，或父兄实不能教，致陷匪类者，官中勾摄至其地，饮食驯诲之，莅以师傅，慈以保姆，俟其成人，学艺既足，然后放归。英之育成人材，用心为良苦矣！

63. 与井上馨谈宝藏

廿七日，井上馨来，与正使并接晤之。井曰："中国宝藏实多，何为货弃诸地，胡不效西法改弦而更张之？"正使未及答，余曰："且君之综司户部，亦尝革户部之弊政否？"答曰："甚愿与革，众不我从。"余曰："此非众之好为疑沮也。祖宗制法皆有深意，历年既久而不能无弊者，皆以私害法之人致之。为大臣者，第能讲求旧制之意，实力奉行，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若改弦而更张，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我中朝敢不以贵国为戒乎？金、银、煤、铁等矿，利在焉，害亦存焉，非圣天子所贪求也。"井唯唯。其友谈诗半晌而去。 中国不效改弦更张

64. 会堂议事情形

每岁自开会堂之日始，爵绅皆集伦敦，至七月乃散。其未散也，日赴议院商榷一切。惟彼教礼拜六、七两日不往。旅此数月来，闻其彻夜辩论者数矣。廿九日见阿师伯立，嘱其遇有议事，知会往观。三十日四点钟，阿氏躬亲来接，登楼觇之；各国使与诸事外人，亦多有诣此作壁上 前往议院旁听

观者。凡集议之先，绅士有诘于官，则赴院挂号，声明所诘事目，该管官吏预筹答词，届时俱至。设几案堂中央，司事三人执笔摊纸，正坐以记言。各官就案旁坐，诸绅以次列坐。司批克特立于上，按挂号序次，传呼其人出诘。有所诘答辩论者，皆起立向众言之，词毕复位，然后他人启齿，毋许侔言忿争。不如法，则司批克扶出之。论相错而得失不能决，则分左右袒，以人多者为胜，施行其言。司批克，犹所谓主议之人，通晓律例，娴熟议院故事者也。

是日在坐数百人，以杂事致诘者凡数起，然后及土、俄两国事。会堂首事哈丁敦意主不与闻，陆兵总管哈尔狄则咈之。两人言论甚繁，皆逾半时而后竟。当其言之未竟，无急于骋辩者，可谓从容有制矣。嗣此发言者尚多，因有演看电气之约，正使与余先众散去。

云南戕杀洋翻译一案，格参赞查访回英，约及一月。或以其确实情形未登新闻纸，致诘于外部。答者惟以威妥玛尚未开报为词，不知尚有葛藤否。今司批克姓博兰。

马格理谓中国尚伪不说实话不做实事

马格理每谓"中国尚伪，不说实话，不做实事。每有所议，心不以为然，口则许可之。及其见诸行事，又不如此办理，洋人最以是为愤恨。试思人各有真意，事各有真理。己非人是，固不可矫强相持；若既见人言为非，何妨直陈其所以剌谬之处，明白晓畅，使人心服。倘既言之而仍不服，别出一解以相驳，亦不妨再细思量，或即立时伸辩，或订异日重商，务令己之意，事之理，咸喻于人。洋

人并非豺虎，安能遽肆吞噬，奈何含糊其词也？”答曰：“此高一层办法也。辩论易致忿争，维口兴戎，故含忍优容，以息争端而安天下。”马曰：“面从心违，既诺旋背，正足启争。若据理直言，人即不服气，亦须服理。当辩论时似是争竞，究竟两心相喻，自各恬然，何争之有？”余闻言而姑颔之。今观其会堂辩论得失，各不相假；迨事归一是，众遂俯首相从，不存胜负之见。 辩论各不相假，论定之后即俯首相从

65. 观电学有感

电学者，以小筒盛两金并硫磺水，入铜铁线于水中，但使其线相接万千里不断，则电气直及万千里，可以裂金石，碎铜铁，可以击人至毙；置之暗室，则其光闪烁，与天上之电无异是也。热学者，金木之类互相磨压，力重则生火，凡物闭郁久亦生火是也。天文学者，日不动而地动，月与五星皆动，月为地影所掩则有圆缺之类是也。气学者，天地之气最重，火气最轻，入火气于皮球，人驾之可以凌空而起；入火气于铜铁大钟，以机器压而实之，人坐其内，入水不濡（伦敦有馆，曰坡里提克呢克音司的究甚者，其铁钟可坐四人，曾令演试之以为戏）；凡物注气既满，其力足达远而摧坚是也。光学说见前。廿八至三十，连日观艺师演此。惟力学、化学，尚未及睹。此皆英人所谓实学。其于中国圣人之教，则以为空谈无用。中国士大夫惑溺其说者，往往附和之。

电学

热学

重学

以为中国圣人之教

余为之辨曰：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其用可制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君子不为。非即谓此乎？

大谈中国圣人之道

圣人之教，仁义而已。仁者，人心固有之纯善。义者，处事自然之条理。仁义之道，矢之于口，则为嘉言；践之于身，则为懿行；而其大用，则维持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五伦。君非臣则无手足，臣非君则无头目，故君臣至亲。子非父无以生其身，父非子无以传其世，故父子至亲。兄弟者，同禀父母之血气以生，犹折一身而二之，非他人所能同，故兄弟至亲。夫妇者，相与成家而育后嗣者也，故夫妇至亲。朋者，吾之同类；友者，吾之辅助也，故朋友虽疏而亦亲。惟亲故相联属，惟亲故相爱恤。此固有之善心也，仁也。

君所以治其臣，故君尊臣卑。有父而后有子，故父尊子卑；而凡与父同等者皆尊，与子同等者皆卑。有兄而后有弟，故兄尊弟卑；而凡与兄同齿者皆尊，与弟同齿者皆卑。夫妇者，阴阳也，阳天阴地，阳日阴月，天高而地下，日大而月小，故夫尊妇卑。朋友无尊卑，其道主于相敬，不自尊而卑人。夫尊自尊，卑自卑，无尊卑者自无尊卑，此自然之条理也，义也。

天下生民，日日相接，不外此五伦。果其洽以仁而不相弃不相害，缔以义而不相侵不相凌，一家如是则家安，一国如是则国安，天下如是则天下安。故圣人之教，所以奠安宇宙而助天地惠育万物之功者也。非是则情意乖忤，君

与臣互为残贼，父与子互为伤夷，兄与弟互为摧剥，夫妇朋友互为戕杀，民物无以全其生，天地且为之扰乱而不能帖然于其位。教之为用，孰大于是？孰实于是？

教之为用孰大于是孰实于是

圣人虑人之违其教也，佐之以兵刑。兵刑者，不得已然后用之，所以驱不仁、不义之人咸归于仁义，而非以逞忿、非以恃强者也，故兵刑亦仁义也。中国自秦、汉以迄元、明，修其教则治，沦其教则乱。其治也，遐荒向德，重洋慕化，仁义之风遂渐及于四裔。其乱也，人多骛利而尚力，海内纠纷，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嚼然犹存，非甚不肖，犹知顾畏仁义，不敢过肆其桀骜；故剥击屠戮，较之圣化未被之地，其惨忍终殊。夫天地间含生负气、具有耳目爪牙者，莫不知饮啄求多，攫搏求胜，非独人而后能之。人之所以可贵者，为其伦纪不紊，知有善而非惟尚力，知有理而非惟骛利耳。

今西洋之俗，以济贫拯难为美举，是即仁之一端；以仗义守信为要图，是即义之一端。诚因其所明推之，以率由五伦之教，君臣相爱而堂廉之分明，父子相爱而乔梓之道明，兄弟相爱而长幼之序明，夫妇相爱而内外之辨明，朋友相爱而敬让之谊明。蔼蔼乎，秩秩乎，雍穆整齐，不因好胜而奋争心，不恣贪欲而动杀机，生灵之祸，即于是乎息。非然者，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遽谓为有用之实学哉？

西洋亦有仁义存焉

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

中国以贫为富，以弱为强

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此其理非可骤语而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而不可易。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66．日本兵船下水

日本于英国造兵船

日本国予英伦造兵船二号，其一已告成，于三月初一日下水，公使上野景范集众观之。以中华密迩其国，特邀使者与会，示亲切也。船匠头目为沙穆德，裁定船式者为李德，皆艺之最优者。其船长二十一丈，载货可四万六千八百六十石（英语曰二千三百四十三吨）。船尾双轮，鼓其一则船于所止之处瞬息可以转身，无俟绕行之远，所以利战阵也。气炉别有新式，可省煤火，所以免煤乏退兵之患也。加制风帆，一点钟能达三十里，不必专藉火轮，亦以作煤力之不及。近来船法之精巧如此。

掷瓶

英俗，凡船下水，注酒盈瓶而碎之，以女宾断其船系岸之索，则船随流滔滔去，岸上群鼓掌欢呼，以送其行。事毕，就船厂设宴，受船者为宾，匠头为主人。馔既毕进，主宾互相颂祷，以及其国，坐客击案举盏庆之。是日，中国使者在坐，故亦为中国祝，正使以吉语酬焉（英俗，凡盛宴皆有主宾互祝之事）。船厂在播比腊，距伦敦约二十里。

67. 御花园

园圃之式，大地多自生树者曰巴尔格，结构以艺花卉者曰家尔墩。伦敦之南十馀里，地名曰邱者，有罗亚家尔墩，译言御花园也。其地周回六里，乾隆间英主若耳治第三所建，仿中国形制，有亭，有台，有桥，有馆，今皆圮，惟十层塔尚存，维多里亚增广之，罗致五大洲千百国木料花草于其地，各有标记，著其名目功用及所自出。纵令百姓往观，以资博物而扩其匠材医药之识。余于初三日游此。木料莹泽坚致，奇形巨体，为生平所未见者甚多。惜未习番书，不能一读其所标记者。园中工费，每年金钱二万，实中国银六万六千馀两。归时，园务总管胡格尔折鲜花盈筐以赠。

"丘园"

虎克

68. 乌里治制造局

制造官局，在伦敦之东，距使寓三十馀里，地名乌里治，英语呼是局为罗亚儿逊那拉其。监督曰杨何思本德，副监督曰顾德讷富，曰萨缪爱拉戈登。萨即李少泉相国旧部将戈登之兄。戈登本其姓，当时只以姓行耳。初五日巳正，由蔗林觉罗士(地名)附火车抵局，观其火器。

乌里治兵工厂

杨何思本德等先请看演威德哈德鱼雷。威德哈德，谥制造者姓名。鱼雷，则水雷之象鱼形者，首尖尾锐，有鬣，

鱼雷 有鳍，有翅，长十四尺，重一百十九磅（十二两为一磅）。身三段相接，前一段有机窍，铜为之，形如小菊花，以定鱼行之远近。中一段，机窍伏于内，以定入水之深浅，其诀秘不示人（虽本国且同局制造者亦不使知之）。后一段以实火药。火药用棉花练成，燃速而力猛。将施放，以印度胶管注气鱼腹，既满，乃推纳水中。鱼行处，水无声而微浪。缘为客演试，仅令入水五尺，故迹象可见。行仅里许，旋收之。若以御敌，则入水当在十尺以上，水面并不见其形。虽敌舟远隔十五里，亦一刻驶到矣（一点钟能行六十里，然施放必于六十丈内乃能有准）。

鱼雷凡两演，继则演放来福大炮。炮皆新式，如葫芦形（底最大，腹次之，口则长狭）。炮子亦新式，如馒头而上杀。每炮子之腹，实以小炮子无数，皆注松香黏之如瓜瓤，然空其底与心以载药。其上为校远近之火机。至敌阵，火机发，则炮子炸而小炮子飞出，如群蜂伤人于数百步外，故亦名蜂窝炮。子身上下皆有方铜钉，与炮筒中线路相合（炮筒中密为小长坑如路然，自腹至口），所以免炮子之乘风滚转也。炮七万六千斤（英语曰三十六吨），配以炮子之重五百二十五斤者（英语曰七百磅），火药则一百五十斤（英语曰二百磅，凡药之重，皆视炮子约四之一）。药不以粉而以砖（形如小黑砖），取其燕透较慢，不致势太暴以伤炮也。盛药不以纸与布，而以羊毛袋，取其一放再放之后，炮筒馀火不至遽著于药以伤人也（羊毛不著火）。

演试之炮，周身左右有小穴三、四。装子药既毕，则

以螺旋铁棒长约尺馀贯穴中。铁棒上数寸心空，以铜条约一寸置其间，塞以小铁杵，为试验药力之用。盖药发，则其力直压铁杵以捣铜条。此铜条之捣扁若干，即可觇其药力之大小。炮筒内，子离药以徐出，斯气渐松而力亦渐薄；故近底之铜条捣扁较甚于近腹者，近腹之铜条捣扁又较甚于近口者。验之既确，则上下之间，用药多寡，可以无误矣。炮之前面里许，有木架，横系电线，连延至一室，与机器相属。机器上立小铜箭，炮子过架，则电线断而铜箭落。因其落之时刻秒数，以知炮子飞行之迟速。旧式圆炮子，每一秒时行二百丈，行速而不能及远。今式炮子，一秒时行一百二十丈，行慢而力能及远。英人之于火器，其精心审验如此。 验药力弹速

七万六千斤之炮，其底大幾两围，制以熟铁，内外莹滑，从古未闻铸熟铁器能至此之大者。既而往观其工匠制造之处，则莫非机器为之。铁炉大者，崇广如里门。其外关以铁闸，能自合辟。煤亦自跃入炉，不须人为添拨。煽炉之风（铁无风则不化），以机扇轮鼓入洞中，归于总气管，分布各炉，以供其用。凡铸大炮，化铁为汁，灌诸模内，成方铁柱，长仅二尺，俟既冷，复烧诸炉而出之。以自转之巨轴碾之，轴数转而柱已长二、三丈。再冷再烧，绕诸倍大之轴，卷为层圈，捶以铁郎头。郎头自屋顶而下，其大数围，重八万斤（英语曰四十吨）。隆隆数声，而层圈之缝已合。乃以铁鼓置其上，捶之入圈，以广其腹。然后付诸各机器，重叠划薄之，磨砻其内外，刷以油，套入钢管，以 莫非机器为之

为炮心。钢管取其不炸，其铸造磨刷之法，大致如制炮筒，惜未尝亲睹其为之也。枪炮所需杂具，长者、短者、大者、小者、圆者、锐者，皆造自机器，其捷无匹。一堂之中，匠人司机以作者，千数百具，咸统于巨机。巨机动，则凡机皆动。雷鸣风激，令人耳目为之纷乱。

综计一局，执艺者共七千馀人，每岁经费金钱三百万，实中国银一千万两有零。今七万六千斤炮铸成八十八门，十六万斤炮（英语曰八十吨）铸成五门，其较小者则尤夥。炮子大细罗列道旁，不啻墉之祟、栉之比。然炮身过大、只宜于守城垒。若以备船战，则船之小者，不足以多载；船之大者能多载炮，又恐易为敌炮所中。故英人之于船炮，务求至大至坚，以相夸尚。不及数年，必将嫌其钝重，一切改为之，徒浪费而已。即如后膛大炮，前数年以为新式，今知其易炸，悉弃诸道途，惟手枪尚用后膛者。易炸之炮，以贱值售诸中国。采买委员利其可以冒报银数，辄与收之。鱼雷初制，亦多不可用，并为中国购去（美国人莱姓所造，以电气鼓雷行水中，人在岸上执电气总管，如执辔以驭马者。然其雷辄露形水上，敌船易拒避之，绝不可用。亦有一种十放九不应手者）。彼人藉以稍偿工料之本，然耗折固已多矣。以知保国之道，惟治功当日进而不已。戎器则第在足用，无取过求夸多。鬥巧之风一开，流弊不知胡底。

八十吨之巨炮

废炮废雷中国购去

西洋人每练沙为石，以备修筑。锡兰、摩儿大岛之炮垒，多此技所为，坚逾于石，炮子不能穿。初八日阅新报，荷兰人亦有练沙筑塘之事。

69. 访前宰相专勒士

三十年前宰相曰专勒士者，年八十五矣，寓李志门(地名)之偏布禄罗址(里名)，相距二十四里，嘱威妥玛致意，订期来相访。以其年高，不欲劳之，于十一日特往就见。其人步履虽艰，目光荧荧尚能读书，日以著述为事。自谓幸延残年，得见中国名下士，告别时犹恋恋若不舍也。是日经行之处，见地下亦有火车道，有贸易市肆，甚繁闹。过戴晤士江边，遥望小舟三两，容与中流，不见有打鱼者。因问马格理以渔猎之事，究知英国每年自二月至八月(英之二月即中国正月，八月即中国七月)，禁渔猎樵采。民于其时，无有以网罟入洿池，以斧斤火枪入山林原野者。

三十年前旧宰相

渔猎樵采皆有禁期

70. 俄土战事

土、俄两国之事，停战半年，期已过矣，不能成盟。俄责土以尽改其政，土期俄以先撤其兵。俄曰：我师一退，土王将苟安，目前病曷有瘳也。土曰：俄不退师，我方劳瘁于边防，何暇自理其政也。英人左右调之。俄约一年为期，土政不改，则仍临以兵。英虑土政不易猝更，将假俄师以名，不敢允其议。

俄土之事英人左右调之

二月，俄使至英，与德尔秘面商，既有成言，则又于各国画诺时，以言激土人怒而罢焉。盖吊民伐罪，俄第借

以为词，非真欲土王之创艾也。十二日英伦已报，俄师已于上一日渡布罗士江，营于土属鲁美尼亚国界。先是俄王遣人谓鲁美国，助已事成，当立为自主之国，鲁美国善言谢之。令俄师驻彼疆而不拒御，则鱼已睒饵矣。彼国与土接壤，战事恐不可止。

71. 英伦讯案规模

民间讼狱之事隶于美亚。美亚所不能治，或既治之而仍不服者，则控诸议院以上闻，交刑司审断焉。刑司之权，足以讯治其国主王公大臣。故英伦有君主不尊律例为尊之语。其推鞫之法，两造各请律师六人代质。刑司据台上坐，律师环台下坐。台上有所诘驳，则台下检案卷起立辩答，无跪审刑讯之事。综计通国大律师六百人，小律师一千二百人，皆考试其律学之差等而拔置之。盖恐民愚不克自达其情，故代以律师也。

君主不尊律例为尊

英伦问案之处曰林坤辛，其堂名有六：一曰迷达拉坦木布，二曰印那尔坦木布，三曰魁茵司班握，四曰格雷新，五曰艾克司柴克尔，六曰阔尔达敷伍辈满普力斯。然刑司不常驻此，时往来三岛城乡，就地讯案，不劳讼者远涉。本月适其谳事于林坤辛，有禧在明之友曰哈力斯者导往观之。并入其庋置律书之室，律书四万册，学律者日诣其处习读焉。又有堂曰豪四敖伍颇布力客雷阔，自系其存积案卷处。门窗架阁，皆铁石为之，不杂以寸木，防火眚也。凡

问案之处

其国新君嗣位禀受大教师诫条，及各国和好之约章，皆藏于是。案卷咸编号，百姓有往抄者，则司事按其所求抽示之，不禁阻，亦不索费。

72. 化学演试

使寓之北半里许，有明士德拉陆义者善杂艺，十五日请正使与余往观其演试。先以银纳镪水中（镪水以磺或硝石合轻气、养气成之），银化为粉；入盐少许，则银粉下坠；泻去镪水而炼之，则银粉黝黑如切碎之牛角；再以火吹之，则仍为银。据其言曰，凡物化形，皆可炼之，以还原物。如以炭灼火，罩诸玻璃中，玻璃二斤，炭四两。及炭化灰，则数分耳。然合玻璃封固而衡之，犹是二斤四两也。盖炭虽化，而气固在也（玻璃罩物最不泄气）。以皮袋兜取其气，合灰炼之，仍复为炭。置铁于檐下，久而生锈，刮其锈以炼之，仍复为铁。又如爇炭于室，其气外散，草木受之，则复成炭材。燃煤于炉，其灰下扑，地土受之，则复毓煤胎。是故人死复生而为人，畜死复生而为畜，此物理之固然，无可疑者。其立论如是。嗣演电气，与前所见，大略不殊。 氧化与还原

是日，余患腹痛，未及毕观其艺，偕德明先归。至夜，身体殊不适。马格理曰：此郁居一室所致也。外洋谓天气为养气，谓人腹所吐及凡物郁积之气为炭气。人受养气多则无疾，受炭气多则疾生。故须游行空旷，常见天日，以吸养气。即止于室中，亦宜敞开窗牖，使与养气相接。假 氧气与炭气

如有人于此，其体素健也，其所居广厦也，饮食非缺也，闔其扉，塞其牖，尽弥其罅隙，不及数日，其人必死。以养气胥绝，所吸皆炭气也。深房邃阁，键闭之久，乍入之而死者，中国以为逢祟，非祟也；船舱地窖，储积米豆，骤进之而仆者，中国以为中毒，非毒也，皆炭气所为也。火最食养气，故闭门熟睡，不可炽火。水最食炭气，故卧榻之旁，不妨置水。

73. 卧病一月

卧病

十五日，余患腹泻，自是头昏而黄，胸胀气喘，日渐增剧。苦无医药，不得已令洋医视之，谓肝经有痰，授以红药水一小瓶，使服焉。服后，泻血半盆，神志惝恍，脉息顿乱，其势甚危。故十八、二十等日，英国主接见公使，皆未赴。嗣得参、术等药，日以大剂进，至四月初旬乃渐愈，然卧病已一月矣。此数十日内，诸事茫无所知，亦未有以事来告者。惟闻俄人已与土国构兵，屡战获胜。三月二十七日，在土东威的印及夏拉佛达地方，大战复捷。英人现守局外之规，不与其事云。

学习水师官生到英

正使在京奏调之广东候补知县李荆门，于三月十八日到英。监督学习水师官生之候选道李凤苞、洋人日意格，亦于二十八日到。官生共三十二人，分赴法国学习者二十人，留伦敦者十二人。四月初一日，带领来见。

74. 英人爱重中国

余卧病中，有伦敦绅士上书，言英人之欺负中国有六事：一、鸦片流毒；二、中国圣教最善，外洋传教实为多事；三、商人不归地方官管束，而以领事自理，袒护不公；四、擅造吴淞火车路，反索赔偿其费；五、雲南人命不就案办案，借以强索马头；六、接待使者礼有未至。中国钦差，若许面毕其词，当集合同志为向议院争辩等语。正使以婉言辞之，办法良是。盖使于其国，不便妄听绅民唇舌，以与彼君国为难也。然英人之爱重中国，实其本心。凡宴饮茶会，惟外部署及各国公使所请，必有其他国使。此外官绅私局，非中国使者，未尝与焉。每日茶会辄数家，赴不胜赴。与其官绅相见，常谆切恳至，嘱以自强，永敦和好。且或自言其国人所为，无以对中国者。

英人欺负中国之事

爱重中国实其本心

75. 水晶宫观烟火

四月十二日，为维多里亚生辰，西历之五月二十三也。英例，每年五月二十日起至三十日止，各衙署皆不治事，百官休沐乡园。国主因其生辰在停差期内，故改于六月初二日为觞祝之期，然官民仍有相庆者。

女王生辰

伦敦东南三十馀里，有水晶宫，博雅那所筑馆舍也。穷窿广厦，上罩玻璃。琢石为人，森立道左。花间树外，

铸铁肖澳大利亚洲野人形，张弓矢，持戈矛，若鬥若猎。其人面色赭黑，散髮裸体。或钉板于唇，挺出二寸许，如中国之船唇然者。亦有贯木于耳，如耳牌然者。别一所，效埃及屋壁之制，绘刻人物，粗陋殊甚。其馀数十楹，遍悬洋画，皆宏丽而不免于俗。惟蓄鱼养花处，略可观耳，今废为贸易场矣。

是夜为烟火之戏，有博乐佩芝者，邀请临观。烟火制造之巧，非中国所及。其最巧者气毬，燃放地上，徐升空中，散为数十巨星，光分五色。又于水池，施放火蛇，飞腾数丈，互相往还其旁。喷水筒十馀，水泉滚起如百道飞瀑，与火焰相间。又为其国主像，眉目口鼻，冠缝衣折，皆以火呈现之。又为温宅宫，规模巍焕，万户千门。火光中，遥见层阶环槛，大木扶疏，青碧之色，蓊蒨若活，真奇观也。

76. 与波斯藩王论强弱

十四日，接到总税司赫德由京发来电报，令金登幹带领博郎来见，以备余用。博郎盖英人，幼居德国读书，长则效力于中国，历十馀年，能华语者。

博郎

十五日，偕马格里出门谢客，以余患病时，英官绅与列国公使候问者多，故病愈而拜谢之也。

与波斯藩王相见。余闻本月十一日，喀什噶尔遣使来英，以该王同为回教，问其知彼来意否。答曰："总未相见，

喀什噶尔遣使来英

不知之也。中国现与喀构兵，徒利俄人。览天下大势，俄英之强，皆未有艾，而贵国与敝国乃以弱承之，将来必为所并，第不知归英抑归俄耳。”余曰：“是必不然。天道祸盈而福谦。如俄之贪噬无厌，安知不夺其魄，使之骤致丧败，若拿破仑之灭亡？强弱胜败，何常之有。大清威行四裔，殆二百年。自咸同间，蠡贼内讧，财力稍困。朝廷顾惜民命，不肯黩武于外洋，其势遂似于弱。今扫平海内，渐靖西陲，武功既成，一意政教，不及数载，纲维大张，国威自可复振。贵国君臣苟能发愤，事亦如之，何至遽被蚕食于彼暂强者乎？”

王曰：“中国孔圣之教，禁人言利，戒人尚力，知敛退而不知奋进，故易弱其国也。”余曰：“是更不然。孔圣之戒言利，为敛财害民者耳。其禁尚力，亦为恃强肆恶者耳。足食、足兵，治国何尝不务富强？但所以致富强者，准绳乎仁义之中，故其教为万古所不能易。中国历朝强盛由此，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亦由于此。今英国知仁义为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奈何以为贻害也？”王曰：“我两国亦何尝不求前进，但西人之前进也百步，我之前进仅数步，故觉瞠乎其后，势利远不及耳。”余曰：“绝迹而奔者，人喜其捷，而不知有颠陨之虞。缓步而行者，人苦其迟，而不知无倾跌之患。水雷火炮，惨杀生灵，以此为雄，他日必反受其害，君何羡为？”

为孔教辩

为守旧辩

王曰：“中国何以不制火轮车？”余笑曰：“方今政府，谋

于朝廷之上制造大火车。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王闻之亦大笑。余自到伦敦，凡出拜客，必正使与偕，未尝向人稍伸辨论。此次每一答驳，波斯藩王必点头不已。语毕辞去，王曰：“今日领教殊快，无怪是中国有名人。”

“中国无需火车”

77. 英人好游历

英人好游历，凡五大洲踪迹所至，莫不测量其道路山川之高下远近，审辨其天地之寒暑燥湿，人物之大小刚柔，鸟兽虫鱼花果树木之奇常同异；勒为书，绘为图，自炫于众，以求厕夫文学之林。伦敦有地理会者，集其图书而收之，互相参考，遂成各大洲之舆图记载。故言地理，以英人为最精。前任驻京公使阿里克，其会首也。十六日，宴中国使者，聚其会友之俊杰，款洽谈论，用示多材。筵席中，颂祷吉语，亦不离地理之说焉。

英人好游

78. 井上馨论林文忠

十七日，请日本公使、参赞及其前任户部尚书宴于寓所。井上馨问余曰：“中国尚有林则徐其人否？”答曰：“曾国藩、左宗棠，何多让也。”井曰：“否，否！中国若有此忠良，两君玉趾不赍英矣。林公之子嗣何如？”答曰：“有季子林拱枢在。”井曰：“视乃父何如？”答曰：“方为谏官，未尝见其当

中国尚有林则徐其人否？

大事，然血性见识则甚优。"并曰："我闻林公指挥区画，滴滴皆血，他人思力所不能及，得非所谓血性乎。"余曰："然。夫文忠之治夷，固穆彰阿、琦善之流所谓办理不善，致启边衅者也。然而外洋诸国，叹赏企慕，有若天人。虽其仇敌，犹且同心敬仰，夫岂尚有阿私哉？人之心思材力不甚相远也，毕而致诸国事已非有馀；而视国事为无与于身者，乃分之以前瞻后盼。于是徘徊苟且，其毒害遂中于无穷。惟夫肝胆许国之人，一意肩承，誓不返顾。当其遭逢艰阻，百计莫能周全，方且拊膺痛心，自恨无益于事。而人之瞩目其旁者，觉一切布置，莫非精神力量弥满于中，乃叹此真忠良不可及也。夫文忠声名洋溢海外数万里，上下千古，无与为比者，人当知所立志矣。"是日未宴客之先，有南海人何沃生者来见，年二十岁，伍秩庸之妻舅也。寓伦敦西南桒布定地方，在议院对门之大医院充学徒，人亦聪慧。 何沃生

79. 维多理亚庆生辰

二十一日，即西历六月初二日，维多理亚庆生辰。伊国无朝贺之典，惟伦敦数百街中，结彩悬灯，花气芬馥，男女往来如织，歌乐之声阗然。余病甫愈，未能往观也。闻夹道皆卖香水者，少女辄袖之以游。青年子弟为所属意，则以香水溅之。

二十四日，接赫德电报，知余于三月十七日改派德国钦差大臣，出使公费银五万两。 改派德国钦差大臣

80. 英国为邻邦服丧

凡宫中有朝会庆乐之事，国使皆与，敬客之礼也。二十五日，柏金哈木宫奏乐，约国使同听之，已于前期十数日下书矣。二十四日忽闻荷兰国后之丧，遂中止。盟邦有大丧，国主为之素服，辍乐三礼拜，睦友之义也。然臣下私为宴乐则不禁。故是日亚尔该公（亚尔该地名，公其爵也）请茶会，偕正使赴之。

荷兰国丧

公府有大花圃，万木阴森，百卉繁盛。每数十步，设幄张筵，饼饵茶酒毕备，听客游踪所至饮啜之。树下伶人奏乐，静而不哗。惜微雨，未能畅游。亚尔该公之子鸾侯（鸾地名，侯其爵），三公主之婿也。公夫人特出与中国使者相见，坐谈良久。鸾侯立侍其旁，无倦容，不可谓无母子之礼。

不可谓无母子之礼

二十六日，威儿士代国主见公使及群臣于宫中，皆素服。英制所谓素服者，贯黑圈于左肘，如射韝然。入朝，则随其国主之服也。臣下家居不缟素者，分不足也。中国使者是日进见，服行装，不蟒绣。

81. 日影报

电报之外，有所谓日影报者。法用镜大如碟，穴其中央小如豆，迎日光立于架上。距镜约尺，有小牙签缀黑子，

亦以架朝镜而立。镜与签皆有活机，可高可下。演其法者，务令签之黑子与镜之小穴高下相对，则三百里〔?〕外见其影。知其既见，则曳活机，使镜光闪动，大动为一横，小动为一直，弥小为一点。横直与点，相继相错，按诸二十六字母而成字，字与字相因而成文，可以报事于远。其法较电报为迟慢，又必须日光晴明，立于高绝无障碍处，乃能为之。然两军对垒，中隔敌兵不能飞越，欲使人绕出敌后侦探，以施围裹抄袭之计，则非此不可以通报信息。三年前，印度司电报官曰扪士者究得其法，传之于伊友沽德，回伦敦试演焉。二十七日，致仕水师提督何洛（嘉庆间曾随亚麻士使中国，道光末年亦尝以水师官与南京换约之事）请茶会，特令沽德弄此技于中国使者前。惜日色明暗不常，未获遂意。 日光通讯

是夜，赴李德宴饮（李德是善创轮船式样者，曾于伯来墩同席）。有会堂绅薄拉锡之妇，约二十九日便饭。届期而往，遍观其室，则伦敦之大富家也。饭毕，又为观赛马之约。

82. 洋货免厘之说

二十九日接京信，知德国公使巴兰达于本年修约，节外生枝，坚执旧约只有各关分纳税饷之语，意欲洋货运入内地，惟有逢关纳税，不能更取其厘金。查洋货之来自各国者，但经完纳关税及子口半税，则所过厘卡，均只验明 厘金问题

领单，立即放行，并无重抽厘金之事。其抽取厘金者，第货之已承自华人者耳。以中国之官卡，筹中国之兵费，而敛中国民人之税厘，于洋商何与？不特章程不必行之各国，且各国约章亦不能涉及此事。盖我原有自主之权，厘金应取诸我民则自取之，非外人所能过问也。

此非各国所能干预

彼如曰：厘虽出自华人，货则实为洋货。则请应之曰：货皆有所自来，然系属何定之有？在洋人之手则为洋货，在华人之手则为华货。苟其已归华人，则华人之主，虽尽取而用之，亦非各国所能干与。君民者，父子也。子之货买自外洋，遂欲限禁其父使不得取用，天下曾何有是理，况百中仅提其一、二乎？

彼如曰：洋货重复抽厘，则华商承本太贵，不肯多买，有碍洋商之生理，故不得不涉理也。则请应之曰：尔能顾尔之销货，我独不能顾我之立国乎？假令所损于我国者小，犹可曲就尔销货之计，以惠远人。今抽厘之举，专恃以饷兵。若华人之承受尔货者不完厘，则承受他国之货者亦必不完厘，我中国兵费将何自出乎？尔货之卖与华人者，虑因抽厘而承本贵不能畅销，则华货之卖于尔商者，亦必虑因抽厘而承本贵不能贱买。推类以及，将一切厘金皆不能听我征收矣，我中国兵费更何自出乎？无饷无兵，即不可以立国。天下容有令人自弃其国，以就己买卖者否？且我自弃其国，则盗贼势必充斥；尔商之生理，不但不能畅销，亦并不能自保，是损人即以损己也。大抵尔之求索免厘，必有中国刁民图益己财，而以税多货滞之说相蛊惑者。不知

来自外洋之货，非贫民日用所必需，其买之者惟富户耳。中国富户只有此数，而洋货之运赴日益无穷，即使并关税而裁之，亦难望多所销售；徒为刁民役使，妄费唇舌，致人谓尔无理滋事，侵我国自有之权，以乖公法，甚为贵公使不取也。总之，我一日尚主此国，即不能一日不筹饷需，非约章所得而限制。若我不能自主此国，则无主何有于客，修约奚为？以是严拒之。 外洋之货非我必需

英于此等事，尚属近理，断不任商人之妄为。洋货概行免厘之说，当烟台定案时，有蹴威妥玛持以固争者。威氏以事非应办，置之不议。

83. 英伦之中国书

五月初一日，再到播犁地士母席庵，观其所蓄中国书也，禧在明偕往。典书之德葛兰士、善将兵之傅理兰（此人于无事时不受职、不食俸，若有战事则必以统筹全军云），咸相接陪。其书之最要者，则有《十三经注疏》、七经、《钦定皇清经解》、《二十四史》、《通鉴纲目》、康雍上谕、《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中枢政考》、《六部则例》、《康熙字典》、《朱子全书》、《性理大全》、杜佑《通典》、《续通典》、《通志》、《通考》、《佩文韵府》、《渊鉴类函》、殿版之四书五经、《西清古鉴》等类。其馀如群儒诸子、道释杂教、各省府州县之志、地舆疆域之纪、兵法律例之编、示谕册帖尺牍之式、古今诗赋文艺之刻、经策之学、琴棋图画之谱、 中国之书无不收备

方技百家、词曲小说，无不各备一种。至于粤逆伪诏伪示，亦珍藏焉。不能区别，各自为类，而错杂庋阁之。

由乃地德维士葛罗部既邀两使者入会，而阿德弥庵于四月中旬亦相邀。阿德弥庵，文会馆也。(阿德弥庵，人姓名，希腊都城是其所筑，遂以名其城。英之文教从希腊来，故以彼都城之名名会馆。)自丞相以下，凡文职贵官皆署名其间，威妥玛亦与焉。各国公使入会者，定限十五人。正使与余既入会，遂于初二日往观，会友傅理兰暨威氏相陪。馆例与由乃地德维士葛罗部无异，凡会中人皆可于此闲谈，于此静坐，于此读书，于此膳饮，而独不能请会外之客，亦不能于此夜宿。每晚一点钟后，即各归其寓云。藏书数十架，漆衣金题，璀璨炫目。询以何书，则皆新闻纸也。法国创报新闻犹存之，以志肇事之祖。其他宫室藏书，多类此。

英之文教从希腊来

84. 业火车者多亏本

火车多至亏本

英人创造火车，自谓致富之奇术，然业此者多至亏本。盖铁路之税，煤火之值，工食之需，陈饰修理之费，皆出其中。度岁入货稍或减少，则用必不敷。加收脚价，殊非易易也。初四日刘孚翊以告余，谓天下无奇巧之事可以久行者，天道实然。

85. 观赛马

赛马之戏，比官绅士庶之马，选其雄骏相类者，使之并辔而驰，立橛于地，校至橛之迟速为胜负，负者出银物以犒胜者。由国中迄四郊，就地为围场，分时博赛，幾于周岁皆然。国主及其嗣子恒往观之，所以激励人之畜马，而为通国名马之招也。由是畜马之家，刍豆必丰，牧地必洁，刷濯必时，不敢轻假圉人之手。故英国良马之多，视西洋为最。其以轮船相较迟疾，谓之赛船，意亦犹是。 良马之多英国为最

五月初二至初五日，阿思葛德赛马之期，国人艳称其盛。余于初四日赴薄拉锡之约，偕凤、刘、张三随员往观。阿思葛德距伦敦八十馀里，男妇集观者裾裙相缀。富家或筑宫马道旁，分棚列坐，以便登眺。酒食亦有设肆而沽者。其御围监以大臣，惟公主、夫人、国戚、世爵及诸贵官乃得入。余之往也，先期帮办内大臣潘孙璧徽音函会伯爵哈尔狄卫克，故该爵邀入御围，与余亲贵坐次之首，并饷以酒馔焉。 观赛马

86. 喀什噶尔伪使事

十一日，前任首相葛兰斯敦请早膳，有锡兰总督哈里柯梨、西印度巴儿秘多司总督某同席。葛问中国文字。饭毕回寓，澳大利世爵师丹里来见，亦英人也。先是喀什噶

阿古柏之使者

尔伪王之遣使于英也，英人亦派公使前往驻扎。正使阅新闻纸知之，疑为保卫喀贼，以免我征讨之师，举以告余。余卤莽未及细审，遽谓喀地为中国疆域，喀贼为中国叛人，英既与中国缔交，奈何助逆，应据理诘问之。正使拟会衔致诘，文稿内有"贵国有意相帮"之语。刘孚翊捧稿来画，余谓此语太实，应请正使删去。旋据马格理言，新闻纸时有不足凭者，遣使是否的确，应先函问明白，再作道理，不可遽行文责诘，余深然之。正使从之。外部久未答覆（凡各国使有所商诘，辄须十余日方能得其外部回信）。

照会文稿应请正使删改

至是，师丹里来，先言英人之客于各国者，均归地方官约束，惟中国与土耳其则否。此原西洋创见之举，甚不利于地方。今土国因英商日众，讼狱已改隶于土官。中国亦宜照办，方不致外人肆扰无忌。正使答曰："中国未尝不知此，惟刑法与西洋不同，流徒笞杖，恐非洋人所堪，故听领事自理耳。"余曰："倘照理藩院刑法，参酌变通，以圈禁代流徒，以罚赎代笞杖，定为专例，以治外国寄居商民，亦未尝不可。"师丹里颔焉。

对阿古柏之说客之不同回答

师丹里曰："今日之来，欲有所言，未识肯许以饶舌否乎？"正使请言之，师丹里曰："闻左军将进征喀国，此徒为俄人效劳耳。为中国计，不如与喀和好，以省军需。喀使来英，今恳求见也。"正使曰："喀什噶尔为我内地，我朝耗费几许兵力以抚有之，百数十年矣。回人乘我内乱窃取为国，能许以和好与否，非使臣所能主持。彼使来见，则无不可。"余曰："以和好为言，是谓失词。彼为我叛人，当曰

投诚，当曰藩属。”师丹里答以温言而去。

马格里曰：“伊素与回人交，故为作说客，印度丞相实未之遣也。外部是否欲中国建喀为藩，俾印度借以屏蔽，是未可知。若遣使，则不为助喀而设。盖西洋之例，凡国人有贸易于他国者，必遣使护之。喀地与印度紧邻，商贩之往实多。中国未失此地，则事有曲直可言诸中国。既失其地而为回人所据，是中国权力暂难相及，遇事向问，势必答以不知。在印度既不能收回贸易，岂遂长弃商人于不顾。故因回人有暂时之权力，亦即遣使于回，所以自保商人也。此为万国公法所许。至于中国之征喀与否，许喀投顺而建为藩与否，均非所遣使臣得而过问。第中国不知洋例耳。”旋外部帮办丁达坦函覆，亦谓“遣使原非助喀。五年前，中国未进征之先，即有之。当时不相诘问，何至今始以为言。英廷实难收回成命”等语。 马格里为英人解释

87. 跳舞会

跳舞会者，男与女面相向，互为携持。男以一手搂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旋舞于中庭。每四、五偶并舞，皆绕庭数匝而后止。女子袒露，男则衣襟整齐。然彼国男子礼服下裤染成肉色，紧贴腿足，远视之若裸其下体者然，殊不雅观也。云此俗由来最古，西洋类皆为之，国中大小衙门莫不有跳舞庭，以备盛会，若以为公事之要者。四月以来，英人延请赴观者，不下十馀家。余以病，皆未往。五 男搂女腰女握男膊

月十二日晚，国主请茶会，乃一睹之于柏金哈木宫。是夜各国公使毕集，官绅男女聚观尤众。前庭奏乐，以为舞节。世子与其夫人亦在跳舞中。世子别与一妇为偶，夫人又别与一男子为偶，夫妇不相偶也。其馀次第舞毕，赴别室饮宴，皆立于筵前而食，无坐位。饮毕，复至原处再舞，至一点钟乃散。

88. 茶 会

特设长筵待客饮啖

两月来，官绅请茶会者，日辄数家。凡茶会，以长筵陈茗酒果饵，待客饮啖。庭室门庑，遍攒鲜花，香艳怡人（英人最善种花。玫瑰、月季，皆大如牡丹。杜鹃、石竹、剪春罗皆能作五色，重台并蒂。每开放，灿烂有若堆锦，洵异观也）。夜会，灯烛尤繁闹，男女杂遝，肘并肩摩。或召优人、艺师演杂剧，或歌或乐，以助兴趣（歌乐亦有自为之者，洋女子弹琴度曲以娱客，率视为常）。每会所费金钱盈百，多者五、六百。客之赴会者，皆自就筵前，立而哺啜。惟中国使者，则主人每亲捧茶酒。其好客而侈于用财如此。亦有邀集数人瀹茗清谈者，谓之"啻巴脱"。啻者，中国茶之称；巴脱者，壶也。亦茶会之意。中人以下之家及富贵巨室均有之。

又英人有一技艺，必于众中演试，自炫其能。有所储蓄，无论珍玩锦绣，皆罗列于庭，逐一指以示客，惟恐其目不及览。故华人之才与财，恒韬隐而不可见。英则浮露

华人隐晦英人显露

于外，分寸不能稍藏。盖惯见之，则自以为常而相忘；乍有之，则自以为异而相矜，意量固不可强也。

每岁茶会之盛，自三月至六月中旬止。

89. 苏葛兰公会看跳舞

十五夜，赴苏葛兰公会看跳舞，巴西国王与其妻在焉（巴西国在亚美理驾洲之南），衣襗犹洋人常服，民主之国，其式类如此。该国王遨游阿非利加洲及欧罗巴，遍历埃及、德、奥、法等国，以至于英。凡园池之胜，无不夫妇偕往观览，宴会无不并赴，殆地上游行散仙而已。是夜跳舞之闹，较甚于柏金哈木宫。苏葛兰服式与伦敦殊，男女皆于左肩搭红色棋盘纹绒段，而束其馀于腰。男子不裤而靴，有以红带绕膝以下抵足，如行縢然者。（是夜女子有服希腊国装者，裙裾大袖，甚似中国。以希腊之首被中国化也。）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首相贴，紧搂而舞。 巴西国王参加舞会

90. 伦敦多善举

伦敦人最喜行善。老幼、孤穷、废疾、异方难民，皆建大房院居之，优给其养。有所谓老儒会者，授餐于读书寒士，虑其以就食为耻，则继粟继肉，遣人致诸其居。有所谓绣花局者，世族妇女以家道中落，不能自赡，则聚之于深邃房室，供饮馔，给奔走，使之纺绣而货之，仍禁男 伦敦人最喜行善

子不得擅入，以远其嫌。余患病时，正使皆尝造观焉。又有所谓施医院者，已于正月初四日记其大概。然伦敦正不止此，每数里即有夏屋渠渠，萃贫民而疗其所患。其他城乡皆然。凡此各项经费，率为官绅富民所凑集。有不足，则或辟地种花养鱼，或会众演戏、弄杂耍，纵人往观，而收其入门之费、赁座之值，以资善举。

本月十六、七、八等日，骚士坚星墩有贵宦妇女，陈杂货，邀请其国主，国戚、世爵、大臣及国使、富绅游焉。

义卖 选女子之美者当肆，货皆百倍其价。往游者必购取数事，而后可出。以其所入，惠养病人。十六日，敛银二千数百两。十七日，余与刘孚翊、张斯栒、马格理同赴之，亦共掷金钱十六枚。此固其行善苦心矣！然有位之家，以女色诱人而攫其金以施惠，于义终属可丑。岂耶稣舍身救人，诸女子习其教，故无所靦于面目欤？抑风俗之恬熙，毫不足怪也？

是夜国主请茶会，合乐徵歌，巴西王与其妻偕在。中庭为大臣男妇，右为国使男妇，左为世爵男妇（洋俗以右为上）。世子及夫人代国主款客，一点钟乃散。

91. 与博郎论铁路

十八日博翻译来，余问英国事。博曰："英俗太奢，铺

英俗太奢 陈享用，务极华侈，殊非久计。妇女浪费，尤中国所无，衣裙一袭，动须银百馀两，服之仅二次，即嫌不鲜，又换

新制。每日往来酬应，车马酒食所费浩烦，月非三、四百金不办。故女子择配，必以男家富有为期。而男子又病供应之难，必此女力能自给方敢聘定。故男终身不娶，女至老不嫁者比比。华人以多男为庆，英人以多男为苦。近年，此地育女常倍于育男（其言甚确，每赴绅商宴会，见有一家而三、四女者，罕见一家而二男者）。风俗之累，正不知何由矫正。今所恃者，贸易生财，周于四海。将来道路或梗，货不流通，即恐易至困匮。"余深然之。 终身不嫁娶者多

嗣论及火车，余谓中国游客较少，造铁路制火车必至亏本，势不可行。博曰："不然，火车之利在载货，不在度人。中国货物最多，生理最大。若制火车，利息必倍，税课亦增，实是足国裕民之道。且藉此可省兵力，各省或有变乱，闻报发兵，数日便至，疾风扫叶，摧落匪难。第于京师养兵十万，选良将领之，天子亲为校阅，以备征讨，即可不设重镇于外，每岁所节饷糈，当在千馀万白金以上。但天下事，有利必有弊。西洋以造轮船、火车为前进，究竟是进是退，我不敢知。然一国创始是物，他国必渐皆踵为之，若天意其间，非可以人为去取。即如轮船，华人始亦不愿仿效，乃今忽而二、三十艘矣。有轮船即必多用煤，铸铁炮即必多用铁。煤铁不能常假诸外洋，故开矿之事又起。他日有以运煤铁工价之多、道路之难为病者，自然商及制造火车。此是事之相因而至，欲终拒之，亦不可得。" 火车之于中国势不可行

余曰："贼夺火车以袭我，则奈何？"博曰："此须司之以官。贼即能夺火车，不能尽占铁路。铁路划断，则火车不可

行。"余曰："一铁路须银六七千万，因防寇而尽断之，则他时不易修复。若仅划去百数十步，巨寇何难填以度军，此即有利亦有弊之说矣。且创造伊始，中国奚能有此巨款？"博曰："可借诸外国也。外国罔不借债，中国何惧而不为。借之既多，则债主护惜中国，不肯加兵扰乱之，以自失本利，亦维系交谊之一道也。"余曰："本利不偿，则兴兵勒取奈何？"博曰："讨债以兵，外洋所无。土耳其负欠最巨，各国咸宽假之，且代筹其国生财之方，即此可知其概。"余曰："此皆非治国正轨，恐未可恃。"洋人医足疾，辄断其筋而续以他物。如此灭裂办法，其何能久。是夜，法国公使请茶会，亦奏乐徽歌。

中国奚能有此巨款

92. 英之掌教者

传教中国之牧师、神父（耶稣教士曰牧师，天主教士曰神父），乃各国城乡教堂百姓醵资延请，以广劝善，以修功德，非教王所遣也。教王所遣于英者，在耶稣教则有两阿知必什焉。掌教于南者曰堪特伯里阿知必什，掌教于北者曰乐尔哥阿知必什。南为正，北为副，位皆尊于五等爵。又有所谓伦敦必什者，位次阿知必什一等，其所居皆曰巴雷士（宫殿也），宝座之称，与国主同。岁俸金钱二万馀，为贵戚大臣未有之厚禄。二十日，伦敦必什与其女札克三姑娘请茶会于福林巴雷士。堪特伯里阿知必什与其妇泰达太太，亦相𬴂于兰北巴雷士。两巴雷士皆有花圃，而伦敦必什之圃为最胜，丛林攒翠，夹路如屏，古树婆娑，凉阴

伦敦主教举行茶会

匝地。门内门外，绕以清渠。藏晤士江水色烟痕，跨墙而入。群花盛放，香气袭人。惜其地距使寓十馀里，暮景不我留耳。

93. 英国地方官之制

《周礼·地官》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管仲治齐，子产治郑，莫不由是。秦汉因之，高帝二年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置以为三老，乡一人。其时三老掌教化，啬夫听狱讼，游徼巡盗贼。是乡之民事，即以是乡之耆老经理之。分不隔，则耳目胥真。事不烦，则精力易给。县令、丞尉监视于上，而坐受其成，治法所以克举也。自隋开皇十五年，尽罢州郡乡官。比及唐季，遂至节度、防御、观察等使，层累建置而仍不可以治。明太祖复立里老以理词讼，然其人皆命自有司，故常有媚官求充、党官肆虐者。洪熙以后，此选益衰，仆隶匪人，滥竽相继，知有廉耻者，皆鄙之而不屑为。于是讼狱繁兴，贼焰四起。知牧令为不可恃，乃增设总督、巡抚、兵备以监临之。贵官愈多，牵掣愈甚，供亿奔走亦愈烦，百姓之生路乃尽绝而无可逃免。夫此贵官者，固第以空文相督责，而不能置身闾阎，周知其情伪者也，虽多奚以为哉？ 中国古时民亦举官

英制，酌城乡大小，各设看司勒百数十员（伦敦则二百零六员），奥德门数员或十数员（伦敦则二十六员），以美

英国城乡官皆民选

亚一员统之。看司勒犹中国所谓里长也，奥德门犹所谓党正也。美亚犹所谓乡大夫也。奥德门分辖地段，看司勒又各按奥德门所分之地段而分理焉。由绅商士民产业多在其地者公议举充，非富民不得与选，皆不食薪俸。凡所辖地段，教养之政，词讼之事，以及工程兴作，商贾贸易，奥德门均得举治，上诸美亚。岁收煤、酒、牛、羊市之税，以为经费（其他赋税，家部征收）。

剖隶司漫——警察

辖下巡役，谓之曰剖隶司漫，人数多寡，视事繁简为衡（伦敦一千二百名），口粮核派于商贾富户。凡遇盗贼、人命、喧争、鬥殴一切不法，该役拿解美亚寓所讯问。寓所有暂押人犯之屋，亦备锁铐。既讯得实，乃致诸其署，集奥德门、看司勒而会办焉。设狱以禁罪犯，与官狱章程不殊。罪之大者，该国刑司赴其署谳定。伦敦美亚署在基拉多儿司力特达（英人谓街曰司力特达），有大小事会议公堂数处，有刑司谳事堂，其外陈古书、古器及例案数百卷，任人观阅（有三厅，为列坐观书处）。余尝至其署其寓，遍游览也。

市议员与市参议员

凡举充奥德门，必于曾任看司勒一年以上者；举充美亚，必于曾任奥德门七年以上者。美亚定限一年更替，贤能者或再留一年，然不数数覯。退位，则仍复奥德门之职。每岁十月，即新美亚接替之期，仪仗、扈从甚都。其公服长及足，遍簇金花，后裾曳地逾尺；袖底另缀小幅约尺，亦嵌金花。项上挂镂金杂宝一串，无异中国朝珠。侍者左捧金冠，右捧宝剑。宝剑长三尺五丈，攒珠为铗。金冠以木

杆承之，长四尺馀，遍饰以金。以其有地方之责，故崇重之。

此制与汉之三老，明之里老略同。然其所举者富民，举之者亦富民，官不复参预其事。惟所举者富，故无贪黩之忧；惟举之者富，故无贿嘱之患。惟官不预其事，故无仰承俯注之难。以民治民，事归公议。有不获，则合绅耆之众以图之；有不当，则绅耆商诸美亚而改之。道路整洁，桥梁毕修。巡捕人役，勤于其职，而不敢惰。美亚所不能治，乃达诸家部，制以官法焉。官助绅力，而不掣绅之肘。

以民治民
事归公议

美亚称名之义，询诸英人，无或解者。然英葛兰之伦敦，阿尔兰之德布灵，其美亚皆曰罗地美亚。罗地者，侯、伯之称。称曰罗地，尊之也。伦敦为英国都城，阿尔兰于数十年前别为一国，而德布灵亦其都城。尊都城，故尊美亚，犹中国之尊京兆尹也。乡埠之小者，不曰美亚，而曰婆罗佛士，权虽同而名则殊。尤小者，以迈基士德地（如亭长之类）谳其寻常争讼，大狱则归诸刑司，不设美亚，虑地狭人稀，贤绅未易得也。

市长

94. 机器耕作

英国田亩皆归富户，而雇人佃耕。人之工食费重，故辄以机器代之。机器有刀与耙齿转侧迭相为用者，刀以芟草苗，耙以起草根。有分缀晒之，有屈铁为二十四巨钩者，钩密排如人肋骨，所以拢已晒之草而聚之。有单刀、双刀、三刀以起土者，入土浅深，各异其式。此皆驾之以马，可

机器代人
耕作

代十数人之力者也。有六钢刀以起土者，两头置火轮机，系绳牵之，以自为进退。此第一人司之，可代六马之力者也。有用以打稻者，布稻于上，其穀自落，碾去粗皮，复碾细皮，筒各储之，并其糠灰簸扬使尽。有用以磨粉者，单磨、双磨不同，既磨而筛之，粗细亦各为类。有用以引水者，皮筒相续沉水中，可行水至数里外绝高之处。又有轮机不烧煤而烧草者，轮自转草投火中，不假人为推送。又有轮机较轻者，单气筒可代六马之力，双气筒可代十马至二十马之力。此两项机器，无论起土、引水、打稻，随处皆堪行使。二十一日于伊拨司外池（乡名）见之。

伊拨司外池在伦敦东北约三百里，其民五万，设美亚一人，奥德门十人，会堂绅二人。是日绅士兰泌赴利文浦司胎甚（利文浦英语若云里百步，司胎甚者火车站头之谓）迎上火车。其义塾总监督兰心母、美亚登纳，亦陆续接于道。既至其地，士女骈集，鼓乐喧阗，张幄田中，列长筵以待宾客。兰泌先导就更衣处小憩，旋令佃人试演机器，扶掖往观。观毕而宴。询其乡义塾多寡，登纳曰："此地向少义塾，今增至十所矣。义塾多则贼少（塾学皆工商之事，言人各就工商则不为盗也），故教规特严。凡童子自五岁至十三岁，皆令入塾。旷学则其师督催之，至再至三仍不改，则治以官法（拘诸监牢作苦工）。近年，人务工商，各执所业，不至群为鼠窃狗偷之行者，以是。"

义塾佃人试演机器

嗟乎！余之来此以阅耕也，而所闻乃治盗之说。夫农田之以机器，可为人节劳，亦可使人习逸者也；可为富民

省雇耕之费，亦可使贫民失衣食之资者也。人逸则多欲而易为恶，失衣食亦易为恶，而忧时者，独以义塾救之。塾多贼少之言，殆深明治道者所必韪矣。兰泌等又导往其铁厂、木厂，阅工截铁、锯木，无非机器，皆非余所心属。兰心母有弟筑室花圃中，亦治酒相款，薄暮乃归。 机器有利亦有弊

95. 公爵茶会

二十四日，瓶温赦公请茶会（瓶温赦地名，公其爵也）。该公爵寓遮锡格地方，在伦敦西二十馀里。园圃广六里，清溪缭于垣内，跨以石桥。有树叶小如繁星，织为翠屏夹于道。奇花异卉，丛薄周遭。间以古松，其松枝幹皆分数层，上如虬龙仰首，五爪拿空，下如魔女蹲身，长裙撒地，中如伞盖，其阴竟亩。

正使偕余游观至桥上，遇会堂绅多儿马士星格黎阿（多儿马士其名也，星格黎阿其姓也，英文上下倒置，类如是）。询及鸦片之害，正使畅言之。多儿马士曰："或言中国恶鸦片，第恶其易银出洋，非恶其播毒，何也？"余曰："银出洋可以复还，人受害不可救疗。"多儿马士曰："印度每年税课五十兆，鸦片居八兆之多，可知此毒放出不少，事之足愤，孰过于是。数日前，尝著论斥之，刊诸新闻纸，可共阅也。"时已薄暮，各散归。 议员某论鸦片之害

途中见有负牌而行者，以问马格理，知为戏馆招客。夫伦敦周围仅百里耳，大戏馆三十馀所，小戏馆无数。每

夜九点钟演唱，坐客常万人，少亦二、三千人，座价辄以金磅计，此非徒富厚为然也。机器之用，教之逸乐而耗其财也。人之精神，不用诸此，则用诸彼。故圣王常勤其民而不使逸。余初至伦敦，道上不见行乞。居既久，则乞者随车求索，亦自不乏。且闻有乞之既获，不以供饔飧而以供饮荡者，侈靡之溺人甚矣哉。然而马格理犹谓劳逸相间，乃所以养民，此则非余所知矣。

教之逸乐而耗其财

96. 拒见伪使

师丹里之来见也，谓喀什噶尔使臣将投谒，久之杳然。二十五日晚，师丹里请茶会，正使嘱余赴之。喀使先在坐，师丹里欲引以相见。余谓马格理曰："此非约降地也。假令尔仆据尔家私而相殴，尔友乃延仆与尔并饮，谓之言和，其可乎？"马曰："不可。"余曰："可即以此辞之。"喀使鼠窜而去。翌日语正使，且告之国体宜尔。

拒见阿古柏伪使

97. 前广东总领事来见

二十七日，与博郎翻译德国官名未竟，有七十一年前广东总领事柏老敦来见，年已九十一，绕膝曾玄，耳目腰脚均极清健，英国人瑞也。自言在广东二十七年，与各任督抚咸相得。嗣英伦遣世爵呢必亚到粤查事，其人性质躁悍，又听信家丁之言，迳自闯关求见制府。制府以不识其

七十年前广东领事

人，令回澳门候命。该世爵恚忿，性愈张。伊知巨祸将兴，遂请解任回英，今已四十四年矣。殷殷询问粤商伍姓，知其衰落，浩叹不已，盖以伍氏待其商人为公道也。寓所距温宅宫二十五里，与八十五岁诗人德微士为邻。

98. 英国税课之重

英国税课，无人不征，无物不征，无事不征。凡大小贾贩、树艺、畜牧、渔猎、匠作、当官、当商、律师、教师、婚嫁、雇役，皆须领取准票，然后能为之，此准票之税也。凡商贾合伙之券，出货入货之券，发银收银之券，析产领产之券，买地卖地之券，舟船保险之券，皆必由官验明盖印，然后能行之（此皆两层分税，如出货发银须验，入货收银亦须验，馀俱仿此），此印花之税也（富贵家所乘车亦盖印，其税五金钱，递年征之）。凡人每岁所入至一百磅以上（一金钱为一磅），每磅税三边士（一边士值银一分四五厘），官俸、君禄亦所不免；惟佃户则税一边士半，以恤其劳。房地、田亩按其初买受时盖印之税，岁以为常。每有一人一物而税之三、四重者。 无人无物无事不税 一人一物税三四重

即如商贾，既税之于合伙，又税之于出入货物，又税之于发收钱银，又税之于每岁所赢之利，层层披剥，类此者甚多。而金银器则尤重。店肆打造银器重三十两，金器不及二两，其税皆两磅六息零（一息零值银一钱七八分）；银器过三十两，金器过二两，其税皆五磅十五息零。买者，

银器每重一两，税一息零；金器每重一两，税十七息零。岁课如之。汰金银之炉匠，另有征额。有来自他国，携往他国者，则税倍加焉。玩物、赌具、烟酒、茶叶税之重亦如之（近年有不征茶税之议）。

每年国主禄地税四十馀万磅，海口税二千馀万磅，准票税二、三千万磅，盖印税一千馀万磅，房地税二百馀万磅，人税四百馀万磅，林薮税四十万磅，信局税一、二百万磅，电报局税一百馀万磅，官报税六、七千磅，总计一岁所入约七千数百万磅。出项逾乎是。大工程、大军旅则增税，寻常三边士者或增至四五边士、七八边士不等。我中国百姓，戴天履地，而忘其高厚之恩，闻此当抚膺瞀肌矣。

99. 瓦瓦司炮

洋炮，向以生铁与铜为之。嗣因生铁脆而铜软，易于炸裂，改用熟铁。又因全体整铸，不能匀称，改而分层递造，而炮之制遂精。瓦瓦司者，伦敦铸炮商局也。以为熟铁虽善，不如纯钢之坚且轻，于是复制钢炮以求胜。其始惟前膛而已，年来各国竞尚后膛，仍苦易炸。瓦瓦司又创为必不患炸之法，以自鸣于时。于六月初三日赴其局观之。其炮重二十七吨者，据称实价四千四百磅；五吨者，一千五百磅；三吨半者，八百磅；一吨半者，四百磅。索其所刊华文价单核对，殊不相符。至制法之精，则斯米德所撰

瓦瓦司创不炸之炮

叙略，已详言之，不必赘及（价单并叙略，上海新载生洋行即有之）。第其视乌鲤池官局内钢外熟铁之炮得失何如，尚须考校耳。所制水雷，式样不一，然无甚巨者。电可以人为，冰亦可以人造。其法用药浸水，注诸池水中，使水益冷，旋运火气以吹之，遂成冰。此犹天寒时，呵气于冻玻璃中，俄顷即冰耳。天下事习而不察者，多类此。伦敦有造冰之室，由瓦瓦司局回，便道往观。

100.施医院

免费施治贫民

施医院，聚贫民之病者而治之。男女各自为一室，衾履、衣裙、饮食、药饵皆院中代备。老者、幼者，以图画器玩娱之。或制几安四轮于足，使凭之以自行。饮食皆节以医者。病愈，则舁送别室调养，神气完足，然后听归。每院病者千数百人，医士数十人。岁费金钱数百〔？〕以上，咸出自一、二富家。房院亦富家所捐建，无巨富者，就地

所蓄药，皆预煎炼成水，盛以玻璃瓶，分类庋阁之。又或如饴如饧，注诸瓮，种类不甚多。烟土亦备一种。余于是日始见所谓鸦片者焉。

101. 英国民兵

民兵

英国官兵而外有民兵，城乡各店肆、住户愿充者，报名注册，每处千数百人，或二、三千人（通国民兵共十六万八千馀人）。绅士领之，给以火枪，每礼拜次日一操演。

惜是日雨，未能周观。旋至果子林（地名）翟乐春家赴茶会。翟乐春盖尝隶上海领事官差遣，久居中国者。

102.谈兵船

初五日，博郎言：日本公使在英监制轮船，派人学习水师。余曰："轮船大小异式，以何为长？"博曰："铁甲大船，英国水师官倚为坚壁。而精于船式之李德（英国工师）则虑其易沉。俄人创造圆式大船，以代炮台，自谓无敌，而李德又决其无用。今且待土、俄战事胜负既分，即知船式之所宜效，此时难预断也。铁甲船如可以战，则人皆造铁甲，中国木船自无裨武备矣。"又问水雷，博曰："此物譬如暗中机械，足陷瞽人，而不足陷攒炬探路者。财有馀，则备之以利用，否则宜以船炮为先。" 日使在英监制轮船

嗣及新疆事，博言适闻印度电报，喀什噶尔王亚哥卑已死，西陲事当易蒇功。旋接两江总督咨文，知三月十七日余膺出使德国钦差大臣之命，盖因前疏请撤副使而改派也。 阿古柏死

（按外洋近制炮弹，动辄数百斤，惟冀其击我不中耳。若中，则虽铁船，亦无有不坏者。盖船身即获保固，而烟筒风樯机器一处受损，即不可行，虽铁奚益？故私意谓不如仍制火轮木船。十五日，思索及此，续记之，以俟考证。）

103.为华效力洋人

洋人效力于中国者

凡洋人效力于中国者，皆不得复为其本国之官。然两国有兵衅，必召回其人，同盟诸国亦各召回其人。故税务司、船炮局诸监督，惟恐中外失欢（据云必能自强，乃可不失欢；徒然俯就，则事日多且日难），致被闲废，以他途之谋生不易也。问其人何以不改装薙髮，永隶华籍。则曰："中国不以此相命，何颜自改也。食中国俸，不能昧良而废职。然未获觐见，终不以为其官。华人见我洋装，则群噪而逐曰'打鬼子'；而本国则又视为外人，切齿怨之，故莫如我辈难也。"查英国官制，各自为一途，不相搀越。其外差者，翻译官仕至总领事而止（威妥玛由翻译升公使系属破格，向来所无）；参赞、随员，仕至公使而止。撤归惟给半俸，终身闲居。有他国使命或重遣之，断不予以内地职役，不惟曾仕各国者为然。今阿里克尚赋闲也。

104.德国求免厘事

德国要求免抽厘金

初六日，马格里谈及德国求索免厘事，余以四月二十九日所记应之。马曰："中国厘卡于商货或征或不征，或征而轻，或征而重，恐非公道。"余曰："此皆奸商勾串巡役为之，官中定例，甚画一也。走私瞒税者奸民，向洋人诡诉者亦此奸民。彼其意欲驱策洋人挺争，期自收数倍之利耳。

尝谓洋人为中国奸民之役者，以此。”马曰：“英国无此弊何也?”答曰：“一盂之水，有草如毫末，亦可剔去。大江、大河，则垢秽无所不有，虽天地亦无如何。今英只此片土，而万人之目集之，故无弊。” 洋人为中国奸民役

马曰：“洋人咸谓中国抽厘事非能已，惟宜于海口定一额数，或两倍或三倍，合而征之。既免烦扰，亦不患畸重畸轻，英国即是此法。”答曰：“伦敦只此片土，商货由南而北，获利维均，故可不重征。若中国地广十数倍，粤东之货运至江西，赢百金之利，至江南则二百金矣，至四川至甘肃则三、四百金矣。一省不设关卡，则远贩而获利多者征此银数，近贩而获利少者亦征此银数，更为不公。”

马曰：“商货流通，非百姓之益乎?”答曰：“百姓之害也。洋货非日用所必需，不见此物则心不动。若运至内地，则富民之耗费必多。又如洋布等类，亦足蔽身。然各省机杼本可自供，买自远商，则女红怠废，生财益寡。我中国治法，以教民勤俭为主，与外洋不同，故不欲洋货运入内地。虽然此不过一家私谈，故详告耳。德人或以相诘，当迳告之曰：各国政俗攸殊，非互市者所宜干预，想彼固无辞也。”马格理虽食中国俸，然日与英人相见，议论可因以传播，有不能惜唇舌之费者。 谓洋货为百姓之害

英国货物最贵。缣缯锦彩，视中国体质为粗硬，而价则为倍。几案床榻，每事或数金钱，或十数金钱。一市人手绘之图画，亦数十金钱，照影者次之。机巧诸物，尤不易购取。至于日用零件，论值且数息零焉。惟金银则与中 英国货物最贵

国市价相消长。米、麵、牛羊肉虽贵，亦不大悬绝耳。一鸡鸭鱼蟹（虾蟹皆极大）须银一两内外。一瓜、一菜，须银一钱或数分。请客酒馔，每筵须银百馀两。三、四人游观所至，偶饮一盏茗，非半磅金钱不办。凡官衙、住户，客至并不献茶。常终日拜客，唇吻乾燥，无从稍得沾润，亦苦事也。

105. 教习水手

十二日，薄拉锡请赴海雲士地方，宴于其轮船。海雲士在伦敦南，距使寓四十馀里，火车三刻可到。船为伊夫妇游观之具，其制颇小，然布置精丽殊胜。别一大篷船曰三卑墨者，亦薄拉锡家所造，今舍以济贫儿。凡街市中贫而无依者，收而致诸舟中，供其衣食，设监督教习水师，限两年艺成，分派商船充当水手，使得自食其力。艺不成者，再留学习一年。仍不成，则付诸改过房拘禁作苦。今幼童共二百五十人，经费每岁金钱六千，皆妇人所凑集。

收教贫儿使习水手

余初至海雲士，幼童立桅顶排班以迎（洋师船迎贵官，皆于桅顶横架长圆木，使水手排班其上，或奏乐焉），岸上奏乐。宴毕，往观其舟。幼童立班舟中，仪容甚肃。嗣复以乐导之前行，四人为列三，绕余座前，每过必皆免冠。旋各就位，诵耶稣经。教师高踞中央，抚琴节之。诵声与琴声相叶，不爽毫末。其人年之小者，仅十一、二岁，大者十五、六而已。据薄拉锡言，伦敦似此教习水师之船，

下易偻指计。

106.耶稣堂

威士民士德儿亚卑（威士，华言西方也。民士德儿，华言塔也。亚卑，华言堂也。谓西方有塔之堂）建于九百年前，新坡儿士（亦堂之谓）建于二百馀年前，皆耶稣堂也。自颠至址，雕磨白石为之，制度极崇闳。历代功臣、名士葬于此，石琢其像，坐卧不一，所以旌贤能也。伦敦街道中，多铸铁为功臣像，亦此意。威士民士德儿亚卑有其国古昔字画、钱物。新坡儿士有大时辰钟，有高台，可尽览伦敦形势。十三日往游之。 威士敏斯特寺

107.论妇女

归途，博郎与刘孚翊论中国阃教之严。博曰："妇女亦人也，何独幽诸室而不出？"刘无以答。洎晚，余谓刘曰："君何不云，胸吾体，背亦吾体，何为胸则前而背则后乎？以胸阳而背阴也。头吾皮肤，少腹以下亦吾皮肤，何为头则露，而少腹则覆之乎？以头阳而少腹阴也。"他日刘君述之，博亦无以答（洋人性情，能于论辨间据理相驳，愈透澈则愈佩服。否则，自以为是，其焰遂张）。 男女之别

108.阿木士汤炮厂

塞维廉阿木士汤者（塞，其爵也。维廉，其姓也。英语谓膀臂强曰阿木士汤），聪慧善思索，精于轮船枪炮。每出新式，巧便远过恒蹊。外洋有所制办，往往资之，故其富幾冠一国。曩尝充乌鲤池官炮局总管，与帮办兵部官奴不儿相得，人目为党，訾毁交集，遂告退。约同奴不儿设枪炮商局于牛喀索地方，局名曰矮儿锡格，铸造益务精巧，以与官局角胜。牛喀索，大市镇也，距伦敦约八百里，太瀛河所经，地广而贫，居民三十馀万，业工匠者居多。

枪炮商局

税务司英人金登幹，奉中国大吏之命，回驻伦敦，办枪炮火药，皆付阿木士汤经理之。余欲见其人，并观其局所制造。于十六日，携同刘孚翊、博郎、金登幹，由利文浦司胎甚乘坐火车遄发，凡行七点钟至其地，投客店宿。翌午，阿木士汤来迎，年六十六矣。以马车同抵局，与奴不儿会晤。遍观其制成之炮，皆内钢外熟铁，逐层分造而后合之，与乌鲤池无异。意大里所铸二十万斤炮（洋语曰一百吨），亦其所为。炮多前膛，其旧式后膛者，堵门之具有耳可提，状如铜手熏，小而无力，易致炮炸，闻中国所买多此类。今改用螺旋熟铁塞子，长约八寸，大称其穴，开合转捩，消息严固，可免尾闾火泄、炮子倒褪之患。

又有陆路炮车，其炮大仅数百斤，而以十个疏櫺方匣，盛五百小弹子（弹子以铜为之，长寸馀，形如小爆竹），登

于炮膛外。膛有巨孔，与匣相接。尾有活柄，以手转之，则匣中弹子次第落孔内，十个齐发（用疏槛者，以觇其弹子之落尽否也）。其力远及三千步，以之击一千五百步，则可命中，洵异制也。蜂窠弹子与火药砖均同乌鲤池，铸炮之法亦不稍异。 机关枪炮

阅毕，阿木士汤导观其河上所制活铁桥。桥长约十馀丈，宽约四、五丈，中有亭绝高，两旁飞梯层折而上，护以铁栏。亭下为行人往来，又其下为小铁轮数十具，大火轮机两具。熔铁河底为巨础以承之，础旁支以木栅数丈。凡过大舟，以火机鼓动河水，转小铁轮，则桥自开亦自合，若一叶轻舟之移，为时不及半刻。且以桥头之附此岸者，易置彼岸，凿枘无不悉投，用思之巧如此。 活动铁桥

是夜宿奴不儿宅。奴不儿五十馀岁，有子二人，女四人，亦富家也。园圃广五、六里，莱畦花坞，红碧相间。长溪激泉之声，度万木以出，心目为之并爽。

109.游阿木士汤义塾

阿木士汤庐舍，一在牛喀索，一在恶斯布书（乡名）山中，夫妇恒往还居之。其在牛喀索者，园圃中叠石为岩洞，清泉细草，芳润生凉。余于十七日九点钟造之，阿木士汤导观其所建义塾。义塾颇宏邃，堂室数十楹。学徒男女共一千二百人，每百数十人延一师。女子傅以女师，幼孩亦女师。四、五岁者教唱耶稣经，手足舞蹈，咸使与乐 贫儿义塾

节相应，以观其不犯令。稍长，习书算。又长，授以勾股开方之法。其师一一面试，鲜不娴。试毕，余令予假各半日，咸鼓掌称庆（英人有所喜乐称羡则鼓掌）。每年经费，约金钱六万。阿木士汤独供之，盛举也。

英国园圃称此第一

恶斯布韦南距牛喀索百馀里，北距海五十一里，为英伦苏葛兰交界，有山曰溪客勒赛地。阿木士汤伐石山巅，筑室其中，以山为园，植五大洲名木千万株，间以奇花异草，因德伯登河以为湖荡。英国园圃之胜，称此第一。余由义塾出，驰火车一点半钟至其地。小立门外以眺，环庐左右，苍翠郁葱。其前一望开豁，下临巉岩，艳紫娇黄，自罅石而出。又其下，湖光桥影，隐现林间，泉声淙淙，因风灌耳。林外遥见房院，恍有佛塔，田畴接之，数顷黄云，至远山之麓乃尽。问其山，则曰西门赛地，逶迤冈岭，适与门迎；盖布置之疏密，有画工焉。入其门，画堂雕楼，金碧辉映，以花瓷饰屋壁，以香木为轩槛，以锦文石为柱础。陈设多中国古窑瓶缶，其次则东洋者。与其老妻相见，告以憩客之室，乃更衣盥濯其间。

盥濯既已，于焉出游。下层崖，履危石，观飞泉于树阴，度铁桥于木末，沿丛绿之小径，登白玉之平台，则花坞在焉，适所见房院即此。台之上矗立灯竿，高插云表，架以巨木，则所疑为佛塔者也。由所居至是，不啻十里，腰脚已倦，而车马之迎候者，屹立花坞外矣。登车前行，渐上益高，旷若郊原，实为陵阜之上，有新凿两湖于此。初栽小树，如千百童子簇拥道旁，可俯而摩其顶。他日繁

阴既成，当又一胜境也。由此下山，不可车马，乃复纵步田野，历十馀里，逾一冈，抵庐舍之后，穿松林，跨石磴以归。

阿木士汤自言，两山之地，六十里皆其所买耕。常一人周遍巡览，晨夕不得暇，幸步履尚健，不须携筇，殆富而隐者邪？同行刘君，谓此胜游，当勒石纪之，惜英人罕能读华文者，愿以异日。

110.西人不重后嗣

西人不重后嗣，积产数千百万，临终尽舍以建义塾及养老济贫等院，措置既已，即自谓没世无憾。询以祀事何人，则曰："吾舍吾赀以成善举，虽千百载犹奉吾像于其地，奚祀事足忧乎？"语以祖父血食之靳，则曰："鬼犹求食，中国谬语也。人死则气散诸天地，仍輙而为人，无所谓鬼。祖父之殁，相距数十载，气散久矣，求食何云？且独不思祖父生吾一人，养吾一人，吾乃以其财生千万人，养千万人，大孝不即在是乎。"其道殊近墨子，视私其子孙者，意量似相远。抑以产业传世，遇不肖者，辄易代亡之。即有贤子孙，亦不能保诸曾玄以降。故以是为绵延血食者，皆指雪为冰，指冰为铁之见也。第圣人教孝、教慈，义固有在，不能舍亲亲而惟言仁民耳。阿木士汤无子女，因论及此。　积产千万不遗子孙

111.外洋采购贷款之弊

十八日，由恶斯布韦归伦敦，路程九百三十一里。将发，嘱金登幹索取矮儿锡格局炮价目。金为阿木士汤言之，途中语余曰：外洋刊刻价目，辄浮其数，果购买则核减一、二成，照价单以给值，枉耗多矣。余以是悟瓦瓦司价单，与其言不符之故。因问阿木士汤所办船价，金曰："小者二万八千磅，大者三万五千磅，杂用在外，此惟初制则然耳。初拟制时，延巧思人数十，究心三、两月，式样乃成。将毕工，见有未善，又集众商改之，故所费特巨（先询阿木士汤亦如此云云）。若再造，则已有成式，无事此番烦费。小者可减价五千，大者可减六、七千磅矣。"

刊刻价目辄浮其数

金又言："向外洋借银，托诸上海商人，则必倍赚利息。今闻所借五百万，每银百两，岁息须十两有奇，较诸英国银行取利常数不止两倍。若令驻英使者筹借，息之重至四厘而止，所省实多。且堂堂中国，不借则已，借则须在一、二千万以上，零星告贷，足召人欺，亦足使人疑，詹必不可。"

沪商代借洋款之弊

日既晡，道旁有卖新闻纸者，博郎阅之，知士国之师，连日败北，俄军入其巴兰根之山。土人失险要，大恐。易将帅，废外部丞相，召回美达德（日前废逐之首相），竖祖遗大旗，以召义兵（回教之祖所遗大旗，有急难竖之，则同教者皆出援救云）。英人闻之，益修防御。十六日，操兵喀墩（地名），以地雷自试其炮台，轰陷一穴。昨仍大操。

金登幹又与博郎同言："福建造船，挥金不少。然船底皆尖，出海则左右晃荡，不足以战。木料又不坚实，一击便碎，徒费财而无益。凡建船厂，必于水深之处，乃便试船。今厂地河狭水浅，不足验航海利钝，须改设之。又造船原以防洋，专恃外洋购办，殊非久计。亟宜选聪慧者一、二百人分赴各国船厂学习，不过四、五年便可，自制枪炮亦然。惟学习当在商局，不可在官局。盖官局为其国谋御敌之具，必不肯尽泄巧术于人；商局则意专授徒，无有所隐也。"余曰："延匠师至中国教授何如？"金曰："真工巧者必不往，为其在国承办制造，所得之利实多，中国无此厚禄也。得其中下者以司教，则无益矣。且一人司教，所学仅一人之技；若派生徒赴各局学习，则可集数十名师之大成，受益当倍蓰。"余曰："学习以何国为宜？"曰："德、法、美皆可。惟英最富，力能随时改造新式，故莫如英。" 亟宜选人分赴各国船厂学习

二十日，司密利士请茶会于亚为山亚巴里士（小乡名），张幄场圃中，为台于上，以位使者。台下集亲友百馀人，朝使者诵耶稣经。每有所猷，主人辄面众宣数语，诵经之声随即琅然。迨辞去，亦诵经。诵已，男女同诣道旁，喝号鼓掌相送。英人宴集之事，惟此与伊拨司外池为至敬。是日，传教粤东之牧师丹拿暨德国人笛泮孙咸相随（笛泮孙园居在使寓之北，尝屡请雅集，据其女郎所言，则德之内务大臣也）。主人进使者书，亦分赠参赞各员，余所得乃记载之籍也。会所在伦敦北之二十三里。 道旁男女欢呼鼓掌

112. 游观监狱

英人狱制之善

英人狱制之善，余虑其有所饰以美观也。二十三日，偕博郎出门，突至其他禁犯之所觇之，饲养、督教无异，房室之洁亦无异。该处禁犯一千八百人，据司狱云：每人工作所成毯布器物，均贯诸外。获价至百息零，则给其人五息零，馀充公。岁入货价，足敷狱所一切支应，或且赢焉。在狱者禁不得言语，犯则减其食一次，通国例式也。此则，曩赴奔敦维辣时所未询及。

113. 看印书

英人所译《大辟诗》

二十四日，简多玛以所刷大辟诗来赠，请赴骚士坚星墩看印书。诗曰：

和华为我之牧者，我不致匮乏兮。使我卧于茂院，引我至得憩息之水滨兮。使我灵复苏，导我行于义路兮。我行死荫之谷，必不惮于受害兮。盖尔必偕我，尔仗尔梃必慰我兮。尔必在我敌前为我设席，尔曾以膏沃我首，我爵溢兮。我在生之诸日，惟恩宠与矜恤随我兮。我将居于耶和华之室，迄于永远兮。

格调颇古，盖能华文者所为。然亦有以英语为诗者，句法长短不一，叶以音韵。男女子从事于此，往往汇稿成帙，

号称诗人。茶会中，尝有外部之办中国股者，导其妻与余相见，谓诗稿甚富，他日当呈览也。

古登堡创印刷术

其印书，以中国聚珍铅字版，始于西历一千四百五十年，葛吞配儿阁所创行。今骚士坚星墩犹悬其画像，以志鼻祖。字戳制以机器，瞬息而成千百（熔铅灌于筒内，机器动，则铅自入模而成字，亦即次第出模，而就剪截，戳皆圆匀如一)。编排成文，亦以机器。

活字排印

二十六字母之戳，分为二十六行。字皆盈百，列于架上。别一小案，为二十六消息，每按动一消息，则一字戳自落，有陷中小木片承之。字与字相缀，满其陷中，则木片自出，而书版之一行以成。行既盈页，嵌而束焉，遂可付印。印书之机器，与印造新闻纸者无殊。或又以黄蜡石为之，印字于石，刷墨于机，轴铺以纸，石过轴转则字现。有字处墨著之，无字处墨不著，颇足怪也（石甚平，字亦无凹凸)。折叠以机器，亦如新闻纸馆。葛兰斯敦尝造书数万言，一日而刷印俱毕，遍以赠人，即用此法。然亦由英文只二十六字拼凑而成，故能若是速耳。若以中国字类之富，字画之多，虽有机器，岂易全造其字戳而编排之哉！

古羊皮书

造纸无异中国，质则以布为之，坚韧可久。马格理谓印书机器之备，无过此者，常数十年不一见，余因往观。然其具大小不一，形状各殊，纪不胜纪，大致不外巧捷而已。其内多古图书，自其国主以及世臣、大家所蓄，毕陈于此。古图粗拙，古书则笔力厚重，若虫鸟篆，皆写以羊皮，有值金钱盈万者，有数千者。英人最好古，零铜碎瓦，

破履敝冠，无不珍之。字则虽市易借欠之券，凡数百年上者，咸视若拱璧，匣以玻璃，供人玩览，亦汉鼎晋砖、盘古卉衣、羲皇幞头之类也。

由骚士坚星墩归，复赴一店肆，阅其制造诸物，或以视远，或以测微，或以记里（有一器，悬之车轴，虽纡曲而行，往来周折，亦可知其里数），或以度地绘图，炫其巧者，皆指画详告焉。

114.厘金不利通商

二十七日，马格理来告曰："洋人之求集商洋货厘额，非欲损中国也，欲便商而并益中国也。假如有货于此，由上海将至四川，除已纳正子两税外，湖北共应完厘若干，四川共应完厘若干，或三倍，或五倍，制为定额，均于上海全收之。将所往省分，注明票上，过卡验票，概不重征。惟逾越票开之境外，则罚其人，举其货。如此办法，则厘金有不易之准。凡为洋商者，得预计其货本所需，以定卖价而遣人代运，于商情固便，而中国筹饷亦可免吞蚀之虞，是两益也。若厘金无定数，货本多寡不能预知，常有以为准此数可卖出者，迨遣人运去，又有意外之厘税，致其亏本。究不知是官卡多收，抑是代运之华人捏报，何怪洋商之聒聒哉？今英国商会亦欲请定厘额，按之于事，实属无损中国，似当从之。如谓厘金为各省经费所自出，不能专归上海，则令江海关于征厘时，将各省应得之数，分

马格里论中国厘金

划存放以便提拨，亦甚易也。"余曰："所言尚是。"应再确探之。 谓马格里所言尚是

115.男女婚配

男女婚配皆自择。女有所悦于男，则约男至家相款洽（其俗女荡而男贞，女有所悦辄问其有妻否，无则狎而约之，男不敢先也），常避人密语，相将出游，父母不之禁。款洽既久，两意投合，告父母互访家私，家私不称不为配也（苟访查不确而被欺，则虽既嫁、既娶后，女仍不以男为婿，男仍不以女为妻，等诸婢仆而已）；称，则以语男女，使自主焉。聘定之后，（以戒指为定礼，约之使不他悦也），偕出入，益惟其意。 男女婚配皆自择

迨过门（男子三十而娶），女家赴耶稣堂延教士诵经，大会宾客。供十字架于案，新妇偕婿入跪案前，伴亲之女郎皆跪（伴亲人数不等，美亚嫁女之日，则十六人）。教士亦跪，旋起立，向新妇与婿诵戒语，戒毕而祝。祝亦毕，导其夫妇入后堂，书名册籍。又同赴乡官署，各秉笔立案。遂任所之，恒相偕走数百里，宿客店成婚，见者初不知为新婚也。新妇衣白，蒙首以白纱（妇女寻常出行，多以黑白纱蒙首，避尘也，不独新妇为然），婿常服，皆无异恒人。嫁女陪送良厚，衣服器用，纤悉毕备。男家戚友，亦添女妆，无为男助冠婚费者。二十九日，余至伦敦美亚家亲阅视之。 婚礼

英俗，子妇向不与舅姑同居，年七、八十亦无侍盘匜酒浆者。新婚后如何成妇礼、明妇顺，均未之闻。（据禧在明言：已聘定后，女即常至舅姑家，过门无他礼节。）

戴圣云：男女有别。然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此数语直将天地间应然之礼，彻头彻尾，全数揭出，至明显亦至精深也。

西人不知有父母

西人不知有父母，或谓耶稣教以天为宗，扫灭一切。凡为子者，自成人后，即各自谋生，不与父母相闻。闻有居官食禄之人，暌离膝下十数载，迨既归，仍不一省视者。

116. 鸟枪商局

奥儿地法儿德欧地（街名）有制鸟枪者，商局也。英国官枪多造于此，故名其局为伦敦鸟枪局。局首曰巴儿内德，司其事者曰般德，金登幹素善之。

究心火器往观枪厂

因余欲究心火器，请于七月初一日往观。枪皆后膛，熟铁为之，长三尺馀。自膛而上渐狭，至口仅半寸，能击一千三百步。筒内有三棱线，弹子直出，可以不乖所向。每枪价银五十五息零。国主现办五万杆，共价金钱十三万，为土耳其供军用也。

枪局为土耳其造枪

由外部遣官领匠人数十，赴局逐一试验其事件，不失模式分寸，然后使合成之。迨既成，装以三倍火药，埋之坎中，用电线燃放，以观其炸否（埋坎中用电线，皆防其炸而伤人也）。不炸，则手操试演，以观其所及之远，且准头不差否。洋人用心之密，代谋之忠，于此可见。据巴儿内德云：中国

亦此，倘咨外部代验，无不允也。巴儿内德寓士丹佛体儿（乡名），距局十二里。局内工匠八百人，打造事件，皆用机器。

伦敦人贸易亦狡黠。官员亲购之件，十数金而后得者，随役三、两金而即得之。余尝有所雇倩，嘱经手人商定价值，迨事毕给价，则倍算有加。又尝因病买药，立输以资，贾人谓当汇发；嗣以券取偿，亦倍算。且有既给值而仍以欠闻者，驳之乃自言误记。游观时之车船价、茶酒价，更不可问。谓洋人信直，不尽然也。七月初二日晚，因事汇记之。 伦敦人贸易亦狡黠

117.英伦冬不严寒

大西洋中，有江发源赤道，蒸于太阳，其水极热。西流至墨西哥，东北入英之西海，由是而北、而东，复西南回流，沿英国海滨行，故三岛之地冬不严寒。岛在赤道北五十一度，视中国京师距赤道为较远，故夏不炎热。然英人每至三月，犹未撤炉火者，则以其所服固单衣也。一交六月，伦敦富户尽人皆徙海滨避暑，此则不解其故。中国人旅居于是，三伏之日，衣犹绵夹，细葛含风，轻罗叠雪，直无所用之。周岁之中，阴多晴少。偶逢晴止，见太阳数刻耳。盛夏时，晴天略多，然亦间日一雨。苏葛兰、阿尔兰两岛，则雨尤多，天尤凉。 暖流环行冬不严寒

略墩在伦敦东南一百三十里，若德位江环流于此，有 嗜墩地台

118. 啤酒酿房

英、法禁酒，而酒之销售日多。伦敦之东，有巴尔格
啤酒 厘北尔坚士者，啤酒酿房也。以大池为酿器，以深屋为酒缸，每酿辄十数屋，扬其沫而凉之，然后注诸木桶，一桶盛酒四百磅（十二两曰一磅）。每年贯出六十万桶以上，皆销诸伦敦，无他出者。初七日，禧在明请往观之。据酿家云：伦敦似此酒局凡四家，较小者尚众，以是知英人之酒癖为独深也。啤酒以炒麦及恰士为之（恰士木名，本土所植），其味颇苦，能充养血气。官中病酒禁之不行，特令为此，听人沽饮，以默寓转移之术。而其人乃遂狼吞鲸吸，益自迷于醉乡。尝见饮此者，往往挹注盈筒，一吸罄之，日非数瓶不足尽兴。而奸侩复以盐矾阴投其中，使之愈饮愈
酒之为害 渴，愈渴愈沽。于是以杯中物弃其世业、夺其衣食者，比比矣。耶稣礼拜日，例须闭门静坐。而叩酒肆之关者，乃常百十成群，不可拒阻。以致临阵决战，两军相持，病渴兵丁，犹若须臾之难忍，此则不可谓非大害矣。傅郎常以鸦片与酒并提，余意酒害可稍减，乃痛言其弊如此。今观酿房贸易之大，始知傅非过辞。

119. 伦敦贸易之大

外洋贸易之大，当无有能过伦敦者。其制造枪炮、车

船、机器、卖煤、铸铁、织绒毯布帛等处，固无论矣，乃至一屠宰之肆，一糖果之店，一饼饵之室，亦皆雇役数千人，群然操作而无暇旁顾，随员中有目击而言之者。初十日，马格理以毕克福林饽饽作房，当一往观，通意于其行首曰喀尔、曰米德者，在彼迎候，余因周览焉。其和面、印饼、烤饼、皆司以机器。惟装匣、封匣、贴字号，乃专以人工为之，计男妇共用三千人，每年所入数百万金钱。询其所以销流之多，则曰自有火轮车船，货物通于各国，各行买卖皆较前十数倍，不独饽饽为然也。英人之富，宜矣。 贸易之大无过伦敦

120.参观喀墩炮台

喀墩在伦敦东南一百三十里，密德位江环流于此，有炮台焉。初九日往观之。台筑以土，因山为高，炮皆露置不屋。外濠深二丈三尺。穴山以藏兵，支穴以铁板巨柱。山低平不可穴，然为内濠伏焉。濠深仅二尺，虑难蔽身，又以树枝编篓实土，排数层于濠边，夹以木，使濠内兵丁，得所障卫，不致受炮。此则中国之法，而外洋袭之者也。编篓以树枝，乾则易脆，伦敦苦无竹，不得已而以是代之，若印度则皆竹篓云。 喀墩炮台

使车未到之先，台内陈兵三行以待，一为炮台兵，一为国主亲兵，一为步兵。（炮台兵戴矮装黑皮帽。国主亲兵戴高装黑皮帽，缀数鸡翎于上。步兵则所戴如中国小帽，而金饰其武。皆红衣。）使者至，则军将驰马领队而来，皆

三军仪仗 持火枪，无刀矛，以军乐随其后。军乐惟鼓与喇叭，奏之所以畅军心也。国主亲兵居中，馀两行左右夹之，左者旋而西向，右者旋而东向，若为四面应敌之势，片刻遂撤。统兵官宴使者于其治事堂，观戈登画像焉。

宴既毕，演放棉花火药。以巨木立栅，埋药九磅于其下，燃之栅倒，木亦迸碎。以火车路铁条横于地，用药三两轰之，铁条裂而为二，其力之大如此。制药之法，以棉花浸硫黄水中，晒干后捣成饼，无他巧妙。惟点放时，加以铜制自来火，则力大有声如炮。否则力缓，不若寻常火药之猛而骤耳。

隔江仓猝渡军，以洋铁为带，宽约三寸。带与带紧相扣，接为两长条，钉之于地，令善泅者过彼岸，亦钉之。虽渡万人，而带不断。若稍暇豫，则用漆布小艇（由艇底而上，皆漆布两重为之，夹以木，使布不下弛，可折叠如大弓形，一人携之而走），缚小木桥以渡，谓之曰浮桥。古法又有铁筒数十，横浮水面，系木成桥者。筒身长约八尺，质甚轻，亦易携带。近则嫌其烦重，置不用矣。

121.英国选练兵士之法

西洋惟德国尽人为兵，馀则多以召募。募兵之法，年

募兵之法 二十二以上愿充者投告，由医官验其身体结壮，长及六尺，胫骨不弱，足不平底，乃给资为定，令归告所亲，送诸大营覆验（身足不如式，则前医官罚赔定银）。讯其来意果实

闹

（必覆讯者，虑其出于一时愤激也。既讯实则军令虽严，后亦无怨矣），则分哨教习焉。

教习之法，十人为队。先练手足，缓行欲其步之齐也，急行欲其驰之疾也，站立欲其脚之坚，运动欲其腕之劲也。又有所谓顶抱者，以首触物曰顶，欲其撞之而仆，推之而开也；两手擒伏曰抱，欲其力能制之使不动也。凡教练，皆喝号或摇旗，欲其耳目之习于号令也。由是而效为陟山、跳濠、跨墙、缘木之事：累土为坡而趋之，欲其息之不喘也；悬绳于上而攀登之，欲其身之不坠也；横木于室而超过之，由二尺渐高至五尺，欲其两膀之张，足不失陷也。如是者两三年，然后授以火枪，使习携持演放，测其远近（丈地使习观之，以知其远近），视其准的。镌其姓名于枪杆，责令善藏之，洗擦剔磨咸有方。司之以队长（枪坏则队长罚赔），衣冠袭履亦队长董正焉（衣冠要鲜明，行李要画一，号衣不能去身）。 练兵之法

其教马队，即于步队选练（使其人虽丧马亦可以战）。先予恶马而不予鞍，继予以鞍而不予镫，由骑坐以渐及驰骋，由驰骋以渐及越险、逾沟、运用刀矛之技（步队惟用火枪，马队则有刀、有矛，亦腰小枪以备用。然马队只以发探追敌，夹护步卒，未尝驱之进战。盖近来火器之盛，不可以马队迎受也），莫不精熟，然后以鞍镫给之。

凡此马、步技艺，学三年不成者，斥出。学成，乃授名粮。食粮三年为一届，愿留则当六年，就愿留则当九年。至于二十一年为兵，其齿已老，遂放归，以原日口粮赡其 营规大概

终身。在营有所犯，轻者禁一礼拜不听出，重者降二等兵，再犯而重则降三等兵（二、三等但为此名目以示优劣而愧励之，口粮则同），均注其事由于册，由哨官以时进营官查验。又再犯，则讯其违忤之故，调赴其他营哨，易人教之，并以犯罪事由录送。犹不改，然后拘诸监牢作苦工（另有监禁营兵之所）。其三年无过者，以黄缘为规形施诸袂，加其粮银。缘递加至三而止；嗣有犯，亦递褫之（已降三等者，能知奋亦可递升头等）。此西洋营规之大概也，英国亦然。

英军总数

今阅其册籍，出战马兵一万七千二百七十五名，步队十二万八千六百二十四名，大炮手三万四千九百二十四名，工匠兵五千七百一十名（工匠亦由步队选练，盖必能战，然后有以自卫也，口粮优于各兵，凡造桥、开道、攻城、筑垒皆资之，与中国长夫不同），其馀守护粮局、运送军火、保卫医官之兵不计（兵每千，医官四人。扎营处所，令医官勘视。兵丁饮食，亦医官审之。凡驻军，必先求爽垲，以栖止医官及病人，然将弁得以自择）。另本国守兵十五万一千四百九十一名，备调兵三十二万零二百四十一名（即尝当兵三年至九年者，皆无口粮）。香港、摩儿大岛、安地儿士岛三处，共守兵二千四百八十一名。

每日杂费银一先令

兵皆食于官厨，别给每日杂费银一息零。肘有黄缘者，一缘加一边士。操演以两时为限，疾病加意医调，所以爱恤之者至矣。然兵皆嗜酒，不能耐劳。近年人多不愿充当，挑选缺额，亦常将就录用，故精军稍逊于前。英人之自言如此。

122.野士凌墩养老院

野士凌墩距使寓十四里，有养老院焉。屋一千三百七十所，居男妇老者九百五十人。月抽其乡房租以为经费，每四十磅纳五磅（一金钱曰一磅），少者减，多者增。日三饭以为常，晨饭一馒一茶一牛脂，间以饘粥，午饭加肉，晚饭有羹，皆丰洁。血气衰者，医士谓宜酒则酒之。一礼拜，酒三百斛不能给。男外服以黑大呢，内以白布。女服杂色衣裙，无异充裕之家。礼拜一易而浣濯，敝则改造。寝所宽舒，男女异处。衾褥随四时为厚薄，咸备自院中。夫妇偕，则共一室。周遭各有院落，可任游憩。妇女未衰老，或令缝纫而货之，所得值十畀以一。不愿居于内，则饭时乃集，人亦数百。间有少壮者，皆责以凿石苦工乃授食（防其安于惰逸，驱之以自图生计也）。仅投一宿，予一饭者（别为一所），亦令析旧绳二股，乃听去。院事以四绅士督之。此伦敦养老院之一也。 养老之概

伦敦周围百里，设二十六奥德门。每奥德门辖四里有奇（英人效中国官制。谓之为一县）。辖内皆有养老、育婴、济贫等院，与喑盲跛躄者以工代食之所。经费所出。或商人独捐，或抽租，或醵金，因地随宜为之。然其宫室之崇广，衣食之充足，则大致无稍殊。各城乡市镇亦然。奥德门不亲治其事。治院事者侵克虐傲，则赴控而董正之。国主时一临观（伦敦外各处亦辄便道一览），或遣子女与媳代查验，以 国主时临以示郑重

示郑重之意。十二日，余与刘孚翊、博郎偕至野士凌墩游览，不以公往而以私往者，公往则告董事预洒扫，虑不得其真耳。

123.英人亦爱戴君主

初，余由天津赴沪，同舟有英人年七十馀，与其乡里谈，谓西洋视君为轻，至等诸小馒头。今观其国人奏乐诵经，众宴杂耍，皆先颂祝君主。画影之戏开，场心出君主像，结局必出世子像。烟火之戏，亦以君主像终之。又闻前十馀年，世子疾病，举国祷天；及愈，举国酬天，至于外埠皆然，爱戴殊不为轻。此间尝推求其故，盖以维多里亚在位而后，每战必捷，国势日强，虽无独断之善举，亦能不拂舆情，故咸以福德归之也。英本民政之国，不必其君治事，故继世者苟自乐其乐，不与上下议院为难，正国人所祷祀求。其心属世子，当以是。

爱戴君主殊不为轻

124.棉花火药

上言棉花火药无他巧妙，惟以棉浸磺黄水，晒乾捣成饼者，此喀墩守将欺诳之言耳（博郎言学习技艺，宜在商局而不宜在官局，即此可为确证）。其实制之固难，藏之尤不易，稍不慎则火患立见，其势最危。伦敦之牛布洛达（街名）第二号房屋，棉药商局也。商人曰阿迟博尔，知余考

棉药商局请往参观

究此药，于十三日请往司兜麻尔喀达（乡名）观其制造。

司兜麻尔喀达在伦敦东北二百馀里，药局曰帕坦达赛弗地，监工者曰帕麦。局内房室每所皆远隔，不相连属，虑火之延烧也。制药之法，棉花纺成线，以汽炉蒸之，泡诸镪水中仅四分时（镪水用三分硫黄一分硝合成），提入铜罐（其时一磅棉有十一磅水，共成十二磅），付清水池凉之竟日。乃提出，用机器将镪水收乾，洗以清水亦收乾，其药已成（已可施诸火攻矣）。然恐镪水未尽去也，再以清水煮之。煮已，浸以凉水。然后入水槽，用机器碎其棉。又入水槽，终日搅之，凡三日，口尝其味无镪水酸，然后压乾，捣成饼。其时棉一百磅，尚有水二十五磅也。 制药之法

棉花制以镪水，性最易燃。镪水稍不去净，则能自生火。故其泡镪水为时无幾，而泡浸清水则数日之久，数度之多。帕麦面以湿棉药饼盈箱，推置火炉中，火只缓缓爇入，焰并不烈。又点乾棉药于湿棉药之上，湿棉并不著火。以知其制造之精，便于储藏矣。然未用时，仍盛以铜匣，藏诸水中，不厝放于外也。水中虽历两年，略晒即可燃点（此棉最易乾，只须吹晾三、四时辰）。未晒而衬诸乾棉之下，加入药制铜帽（即铜自来火，大若中指，长寸馀），亦与乾棉并爆。惟不用铜帽，则棉虽乾，势只如焚寸楮耳。

乾棉与铜帽合并，其力极雄。一指大小，燃放巨木下，木即粉碎。环灼诸巨木之腰，木即中断，散为数十劈薪。装水雷轰之，河水为之腾跃数丈。立二尺馀木架于地上，施盈寸厚铁板，以寻常火药互相比较：常药二磅，只倒烘铁 炸力极雄

面成晕；棉药一磅，则直透铁背，爆裂如花，且穿地成洞穴。其力视常药数倍，故其价亦视常药维倍也（据该局所开价单，乾棉药每磅二息零半，潮棉药每磅二息零二边士，湿棉药包每磅一息零半，乾自来火每百十二息零，湿自来火每百十息零四边士，炸药每百五息零）。又有加硝者，英人以为开矿裂石之用（开煤矿，遇石则以此轰之），力亦不如无硝。是日，帕麦一一演试，观者如堵。演毕，乡中迈基士德地备筵席相款，绅士皆集，与刘、博二君并赴之。

125.由北明根赴德布灵

到英七阅月，未历苏葛兰、阿尔兰两岛。今将衔命德国，不遍游览，则其风土、人情、物力终非目睹，亦輶轩之憾事。爰令刘孚翊与博郎商之，咸谓宜先赴北明根（《瀛寰志略》作北明翰），过阿尔兰折入苏葛兰，回东至利文浦，小住而还。

喀恩士者，北明根富商也，家居衷尔欧格士（乡名），距北明根二十五里，将以其庐憩客，于十四日来迎，余订厥明赴焉。

英人最重游息

英人工贾之役，皆力作半日，游衍半日。官绅则治事半年，休沐亦半年。每岁自初春开会堂，至六月底即各散归，谓之曰散会堂。其人或返乡园，或之他国，或携其眷属，逍遥海滨，偃息苏、阿两岛林深泉美之地，虽借名避暑，实则以恣遨游。月来伦敦绅富，家幾尽徙而空矣。国

主每年居柏金哈木宫者仅三四月，馀皆往来阿思本、温宅两行宫。明日由伦敦命驾，将巡幸于巴尔莫尔喀索儿，盖苏葛兰山水胜境也。所乘火车，铺饰殊焜煌。

十五日八点钟，偕刘、博二人至犹士墩司胎甚登火车，禧在明相随，余邀之也。途经村庄曰尔罗姑毕者，民数七千八百馀。有学塾，为大家子弟习艺之所。英人子弟就学，贫富各异处，虑恶习相染也。曰柯温特尼者，民数四万一千，多钟表、绦带工匠。其馀所过，人居寥寥。十二点半钟，抵北明根，路程三百三十六里。喀恩士以马车迎往其塔灯局（洋海辄有塔灯，以照船行）、玻璃局一观。英人之制玻璃，与中国同；然咸炫为奇观者，见闻之隘耳。北明根长四十里，铁匠群萃，生齿甚繁。喀恩士所养雇工二、三千，并妇女幼孩计之，共二万馀人；捐建义塾，课童子六百人。其家在哀尔欧格士者，园圃广数里，麋鹿百馀。是夜宿此。 至伯明翰

十六日晨，饭毕，喀恩士以马车同行二十七里，至丽池飞庐（乡名），登火车向格卢遄发（行五十四里至司大佛儿德换火车，此地民一万五千）。

格卢火车铁路公司，亦喀氏伙开也。制钢之法，以铁七吨入炉，扬去铁中煤炭、硫黄，加入铁精（铁精亦生于铁矿），熔化成钢，注诸模中，为巨柱约尺馀，付机器压之，八出八入，遂成长条二、三丈。其制大钢片，亦以机器如压麵焉，瞬息平薄，宽长盈丈。造火车局开自三十五年前，每年造一百五十辆，共造过二千三百辆之多。据喀恩士云， 观炼钢与造火车

综计英国三岛铁路，实费金钱七百兆，每年获利二十八兆。该公司本钱八十兆，每年获利三百二十万磅，其息均四厘，诚哉本流之大矣。

喀士延赴酒楼，午饮话别。余旋登火车，行一百八十里至班阁，投客店宿。所经之地有曰彻士德儿者、有曰威儿士、曰白邻士者，村居稍稠，亦不繁闹。威儿士、白邻士即魁英长、次子分封处，班阁亦威儿士所属。英三岛客店均极崇侈，雕墙峻宇，锦垫绣帏，有若王侯之居。每夜宿客一人，需房费一两金钱。惟此地属乡僻，店略狭，然陈饰亦复瑰丽。

班阁有铁桥，长五十丈，宽五丈，离水面十二丈。桥下有侯爵莺阁时像（即擒拿破仑者）。桥上望见狮奴墩山，山为英伦冈岭之最高者，距班阁五十一里，名胜地也。十七日晨往观，乃旋乘火车行六十里至哈里赫（地名），上轮舟渡海一百九十二里（亦汪然大洋），而至阿尔兰之德布灵都会，投大客店宿。是日，雨。十八日，洋俗礼拜，亦竟日雨，不能出门。

渡海而至都柏林

126.与博郎论海防后记

与博郎谈及海防。博曰："中国海面如此宽长，理宜有以守之。"余曰："不守海而守岸，何如？"博曰："炮台守口岸，固不可少。但口岸多，不胜提防，一处有失，则全局扰乱。且人之相攻者，即被岸兵击退，犹可全军以归，无损分毫，

以中国无轮船追之故也。相攻不胜亦无损，则人无所恇惧而乐于尝试。中国寇患，何自而消？以中国之大，不能制人，反安坐以听人之制乎？"

余曰："海口有要可扼否？"博曰："无之。北洋、南洋，一望浩淼，随处可进敌军，安能扼截？"余曰："审是，则虽有轮船，其可济？"博曰："备船非欲以扼守也。平时与各国交驰，海外往来贩运（博之意谓，不筹贩运，则第见洋人载银以出，不见华人载银以入，不数十年中国必尽困匮）。有兵衅，则麇集而战。战胜，则逐击而歼人之师。不胜，则退守口岸，以炮台护之，人亦莫奈其何。北路如盛京、大沽、烟台，南路如上海、宁波、温台、厦门、琼州，皆有岛屿港汊，可以泊舟，与炮台交相为助。敌人虑我复出截其运煤接济之路，即亦不敢深入，是内地可保无恙矣。况轮船之多，既与各国等，则构兵莫卜谁胜，人必潜消窥伺之心，固可不战以相安也。"

博郎论中国海防

余曰："轮船当得若干？"博曰："如阿木士汤所制较大者约二百号，每号约银十万两，共银二千万。借诸外洋，每百两以岁息四两计，不过岁输息银八十万耳。轮船既成后，裁减原设水师，可省银三、五百万。裁减海防陆兵，可省银三、五百万。各国不相欺凌，赔款可省数十万。加以贩货外洋，往来收税，又可增银数百万。中国何惮而不为乎？由此更借三、二千万，停止捐输，安插游民，遣散老兵，开垦田亩，中国治象可成也。"

借款买船

余曰："轮船驾驶，非华人所习，奈何？"博曰："水手可

明

驾驶人才之培养

择师船少壮者学习充当，此非所难。惟司水火以保机器，觇天文以识方向，则华人不能骤为之；三、五年内尚可借资英、美各国，然非长策。当亟选聪慧子弟数百人，分赴各国从根底学习，约四五年可有成。若惟在轮船中，凭管船洋人指画，仅得其皮毛，莫窥其奥窍，恐机器易坏，破耗不少也。每人出洋投师，岁需银五百两，即一切可以充裕。五百人则岁费二十五万，合管领官薪水计之，亦三十万而止，此项当易筹。”

余闻其言而心口熟商之曰：事理无穷，因乎时势。如人之一身，疾疠未起，则补养元气，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疠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补养，则其病终不可瘳，此又一理也。人之一家，平居无事，约束子弟，使不与匪为伍，则凶衅无自相寻，此一理也；凶衅既至，则必先谋捍御解散，然后可严申其家教，此又一理也。余素持治国务本之说，由今思之，未可偏执也。诚如博郎云，每年所得之利，不忧其难偿所纳之息。至铁船大炮等项，以目前士习审之，自行制买，徒费财而无益。惟金登幹实心实力，可保无欺。若以此事责成赫德，督令金登幹在于各国各局分投办理，一年尽可造成百艘，暂募洋人管驾，游历海外，一面派人赴各国讲求水战，当难我欺矣。

承认原有观点“未可偏执”

法令不修仍不足恃

虽然，法令不修，仍不足恃也。船炮虽备，司其事者不知料理，则损朽锈蚀，不十年而废诸无用，故职掌之令当严。临敌退缩，不知效死，则有船炮而弃之，与无船炮同，故治军之令当严。吏治不明，民多失所，市野之间，

遍地穷乞，以及游手匪类，从古无如此而可以自强者，故课治之法当严。查外官之制，督抚挈其纲领，司道布其教令，以偈知府，知府以偈州、县，原皆职有所司。自咸丰间，军务繁兴，州、县遇事迳禀督抚，不但知府视同虚设，即司道亦闲废无事，等诸承转过递之官。夫以一人之精神，遥制一、两省而无分治于下者，以督察之耳目不及，思虑不周，州县无所忌惮，何怪乎教养刑政，事事废弛？今似宜查明国初定制，责令府、道就近督率州、县，劝课农工，兴举废坠，而藩、臬两司综理之。督抚大吏，除整军経武，慎固封守外，惟于用人行政，监视其得失，以别司道贤愚，州、县不得迳以公事上渎。庶幾分猷效职，官无冗员，亦无偏累，庶政可以就理。司道苟非其人，废黜较易，不如易置督抚之难择才也。种殖畜牧、百工技艺，皆百姓生财之源；能令亲民官督饬绅士，稽查游民而安插董劝之，赋税亦于是而出。凡此诸大政，圣祖、世宗、高宗实录，及康、雍上谕，具有典型。若使翰林官随时选择数则，进呈御览，自足备修举政要之助，此则无待集益于外洋者矣。仕途太杂太冗，未得缺者虚费赡养，已得缺者贻害生灵，甄别加严，实为整饬官常、节省经费之要。治内与治外并举，奚虑吾国威之不振哉！ 列祖列宗具有典型

阿木士汤铁船之制，身不宽长，故敌炮不易中之。船头能安七万馀斤大炮一位，若以十船敌一大船，可以环而齐施轰击，制胜定属无疑。然造十船，不过一大船之费耳。故此制一出，英人群惊为妙用，月来有会堂绅士建议仿造

之。但此船只可备战阵之用，平时以之贩运，则载货无多。置诸空闲，又易朽坏，惟载细货而不载粗贱之货，则庶乎两得也。英国铁甲大船六十一号，火轮木船三百号，载兵夹板船一百七十号，近仍制造不已。故中国船不多备，虽有亦等于无。

船不多备亦等于无

127.阿尔兰之游

西洋有代君行事之说，头等公使所至（头等公使谓是代君亲行），主国以君礼待之，各国使亦以君礼见焉。登宝座受朝参（三鞠躬，即其朝参礼），不赧颜也。使伦敦者三十四国，惟俄、法、德、奥、意、土六国所遣以头等。其他公使，举不敢抗颜行。惟不以其体制施诸中国使者，使者咸平视之。五印度、阿尔兰两总督亦然，入朝位在储君上。

今之督阿尔兰者曰马尔博罗，公爵也。十九日，余往拜会，因其先期远出（赴远乡钓鱼），未得见。有僚佐导入其殿庭游览，御座殊巍巍然。随至其私寓，赴园囿游。又访其罗地美亚曰多孙者，多孙置酒相陪，自言是天主教，见笑大国（阿尔兰长九百一十里，宽五百八十二里，民数五百四十一万馀，天主教实四百十四万馀人，耶稣教一百十八万馀人，杂教七万四千馀人）。答之曰："敝国虽小，何教蔑有？苟为善，斯爱敬之，不以此分畛也。"多孙喜甚，顾其奥德门曰："大国选派来此，固知无劣才。"旋约明日以

拜访爱尔兰官员

所乘车奉迎，躬亲伺候游观，余再辞不获，遂诺之。

二十日十点钟，多孙以车来，偕游学塾、书院（藏书处）、监牢、博物院（鸟兽、虫鱼、金石、草木等类，庋置于庭，听人观览，以资博识）、贫女院等处。男女集观者，千数百人。有日报馆，执铅笔相随，以记使者言动。书有翻译《书经》，华洋合文。监牢有教凶犯读书识字，以诱其善良一法。女学塾有教画绘、教缝织、教烹调诸事。其馀举无异伦敦，街道之洁，贸易之大，宫室之崇丽，则稍逊。据多孙云：德布灵男丁十一万五千馀，妇女十三万零七百，民房一万五千零四十间，是亦繁盛之区也。 报馆记者执笔相随

游毕，多孙请至其署，款以酒，令妻子出见。酒既酣，谓余曰："昨言中国不以教别畛畛，然而天主教屡被焚杀，则何也？"答曰："此敝国匪人累之也。匪人或犯官法，或负债结怨，乃入贵教以自求庇。教士不知其由而受之，且爱护之，于是益无忌惮，动借教堂为名，逞凶播毒于众。百姓愤入教者深，因而恨及贵教耳，在教士岂有意纵匪殃民哉？"多孙曰："然则听其焚杀乎？抑禁使不得传教乎（传教系彼国百姓以为做人第一要事）？今日幸获相见，敢乞主持。"答曰："贵国传教，意在广修功德。诚能由地方官查明良莠，乃予收录。迨既入教，察其肆恶，仍摈退之，以卫良民，此则功德无量，咸服贵教之善矣。他日回国，当筹保护贵教，俾不受玷于匪人，愿教士能从吾言也。"多孙闻言，起立俯而舐余手（此礼之最重者）。洎归送出，又倚车舐如前，示感激之至也。英人尚舌辩，专以能言为才。尝 谈教案 英人尚舌辩

见其丞相秘根非儿士、前相葛兰斯敦，皆词令翩翩，能发人之所不能发。盖其立国首重邦交，非此不足排难解纷耳。余以呐呐之口，强膺使职，苟不前定其言，乌能遇辨问而不踣哉。

总督请观戏

总督请赴戏园，听演唱至夜。偕刘、禧二人践约，在坐男女数千，皆鼓掌欢迎。谓阿尔兰人豪纵夸大，抑亦尚知敬客乎。

128.游格棱得兰阁

格棱得兰阁距德布灵约一百四十里，山水胜境也，禧在明谓当往游。遂于二十一日九点钟，乘火车行一百十一里，至葛兰斯林雇坐马车，二十馀里抵其地。沿途所过曰塞温车遮士（有塔）、曰维党罗（有山甚长），其民多结草为庐，累碎甓为短垣，陋室尘垢，鸡鹜并集，不可驻足。其重楼而居，门堂整洁者，未尝无之，然亦仅矣。

英人最喜种树

英人最喜种树（其言种树有数利：一、气清令人少病，二、阴多地不乾燥，三、落其实，四、取其材），伦敦繁闹处所，二、三里即有园林，屋后、门前稍得隙地半弓，莫不植以美荫。近郊以外，卉木尤多，动成丛薄。苏、阿两岛皆然，环山抱水之地，往往一望弥漫，无非绿障，笼天绮雾，扑地凉痕，村居隐约其间，洵画景也。格棱得兰阁其佳处即此，长溪激水，竟日潺湲出于树阴之下，临流酒店、花坞，通桥簇簇，嫣红弄影。玻璃窗外，群山蜿蜒其后，湖

光潋滟其左。余至此，不觉复动买山之想。奈前一日接沪上电报，知国书将至，不日当束装，欲不舍去而不得耳。回寓后，知官绅有请看花者，有请饮者，以明日将渡海过苏葛兰而南，皆辞之。

二十二日，由德布灵乘火车，沿海东北行三百三十九里，至毕黎发士。所过村落六、七处，遄行甚疾，未及询其地名。然居民无多，倚窗远眺，惟见老麦攒黄，芳塍绣绿而已。毕黎发士，市镇也，织麻布店萃于此，有大学塾、大花圃，距赫德所居六十里。其弟告假回籍，居迈伦亦闲游至此。闻余至，趋赴客店，相随游观。四点钟，复趁火车行七十五里，至拉恩地方东北渡海。海道如峡，两旁皆山，中有巨石，遇风常不易行。是日小雨如风，一百二十三里至司特郎来儿，投客店宿。 爱尔兰沿海东北行

129.过苏葛兰记

司特郎来儿为苏葛兰南境，两岸皆居民，男妇往来，有赤其足者。以尅期回伦敦，候接国书，未及赴爱登伯拉（苏葛兰都会名）矣。二十三日，东行，所过曰格邻鲁士，曰牛屯都榧德（民一千八百），曰多罗漠儿，曰牛家捞位（有湖长三十里），曰柯罗思迈家尔，曰喀思德罗德格蜡石，曰姑德布来德（民一千二百），曰德尔秘地（亦大村庄），凡二百二十三里而至敦非黎士，乃宿焉。 过苏格兰

敦非黎士亦市镇也，有五百年前礼拜堂遗迹，土墉卑

陋，地仅四楹，视今之穹窿焕丽，迥不侔。（据洋人言，伦敦宫室之崇丽，亦皆近二十年所改造，其先本不如此。）西南二十一里，地名架拉非罗阁者，有故侯希厘士宅，高城深濠，状若炮垒，其内堂皇壮阔，并设监牢。英人以他衅故，勒兵攻破之，徙侯于爰登伯拉。今子孙仍在其地，盖七百年前事矣。

二十四日，偕刘、博、禧三人访之，沿途山水绝胜。见有小舟牵缆而至者，其状无异中国。回车，观于白恩士之坟。

130.英人丧葬之礼

白恩士，英国所称诗人，今建屋坟上，石刻其扶犁像于中央，如庙貌焉。庙外为各家丛葬处，丰碑林立，上著死者姓名及生卒年月，旁志其子孙。碑前辄有石案一，似以陈祭器者。英俗人死则沐浴其尸，衣以生前礼服。及敛，遍体易白衣裤。贫者木棺，裹以毡及大呢。富者、贵者棺三重，一松木、二铁、三红木，葬于官地，亲友咸送之，有厝诸石椁以为掩埋者。新丧，妇与子女一礼拜不出，不共客食。丧服无定制，类皆一年为度，其服纯黑。不及一年而赴宴、听乐、嫁娶者，众必讥之。无祭墓之事，思忆所及，则诣墓一观，插以鲜花。此英之所以送死也。

诗人彭斯之墓

丧葬之礼

131.利 文 浦

二十五日十点钟，由敦非黎士乘火车向利文浦而去，至安南五十二里，至喀拉洛四十五里。喀拉洛为英伦地界，自是以下，村圩绮错，栋宇鳞连，皆大观矣。所过之地，冰里毙民六千六百馀，根德洛民一万一千馀，兰喀士德尔民一万七千。迫洛司敦士民八万五千四百，多作坊。维根民三万九千，多铜锡作坊，地产硫黄、石煤。孙德赫伦士民一万八千三百，多铜、锡、玻璃作坊及石煤工匠。(英国玻璃销售极多，以其房室无处不用大玻璃也。)

计自敦非黎士起轮，凡行四百五十七里而至利文浦。据博郎云：英国三岛，伦敦之外以此为第一大市镇，设美亚一员，奥德门十六员，看司勒四十八员。其民四十九万三千三百馀，每年进口货值价三千万金磅，内有棉花二百二十五万馀捆，并各货共征税三百六十二万馀磅，出口货值价三千三百万馀磅。美利坚商贾多集于此。琼楼绣壁，交耸霎端。由客店登高望之，通烟气管之多(凡人家屋脊，皆有烟通数管，或十数管，所以透火煤之气也)，直若千万箭攒集空中，与夕阳門彩(烟通多赭红色)。时已疲倦，不能出游。二十六日礼拜，大雨，亦未出。 利物浦 美国商贾多集于此

二十七日，往访美亚倭克儿。美亚自称烦忙，令奥德门璧角敦代侍游览，所至学塾、画楼、博物院等处规制，皆如伦敦。二十八日晨早，美亚自以其车来，请乘之，令副

将郗鲁士相随，赴商栈一观。栈极崇广，楼五层，皆白石为之，积榖特多。上下其榖，皆用机器，敏捷如飞，不假人力。

有侯尔特者，巨富绅也。岁遣轮舟，贩运中国，凡三十馀艘，各国尤不少。是日，以小轮舟同观于麦西河，河有新旧船坞各一，商船并泊其间，首尾相衔，亘十八里，绝无空隙。据侯尔特言，商栈每年入地租三十兆金钱有奇，新船坞十七兆，旧船坞四兆，间岁或有加焉。又言其国轮船主、大副、二副及司机器数人，皆考试乃能充当（考以机器、天文、潮信、测量、指南针等件）。其船则由商部验之，必木料坚实，篷索并备，机器完固，然后给以验票，听其出海。船规亦商部所定，水手不如数则罚，装货溢额则罚（载过重虑其难行），往返不如期则罚，度载不洁病人则罚（如疫疾、天花之类，洋人谓能传染，最忌之）。至于水手栖止之处（不许太狭），饮食之数（人每日肉半斤，麵二斤，加非子、酸橘水各一两，加非所以消积滞，酸橘所以敛肺），亦有定式，毫不可逾，思虑亦密矣哉！

商船并泊亘十八里

对河为商人宅眷之所，有列亚德大船厂，广东轮船即造于此。河中央有旧兵船三艘，收集贫儿千馀人教习水师，亦商户所捐办。北口两岸，有旧炮台，南口有税厂。旧炮台规模不大，侯尔特谓将改筑新式而铁其壁，业已估价三兆磅云。两点钟，回美亚署宴饮，馔殊精良。宴毕，复请游其商会公馆。至则商人集此已数百，于楼前设一座，美亚嘱余下观。余凭栏内，众商仰视而鼓掌。余谕之云：“诸

商人数百集会欢迎

君勤贸易，多积金帛以行善事，天将畀尔厚福也。"禧在明代译之，众复鼓掌不已。时交四点钟，咸相送登程回伦敦。驰火车六百零三里，十点钟遂抵寓。

132. 英国民数

英伦民数二千二百七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名口，女多于男约五十九万。苏葛兰民数三百三十六万零十八名口，女多于男约十五万。阿尔兰民数五百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六名口，女多于男约十四万。凡其民数，皆并幼孩及各国旅居商贩人计之。 英伦民数女多于男

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家事皆妻倡夫随，坐位皆妻上夫下，出外赴宴亦然。平时，夫事其妻如中国孝子之事父母，否则众訾之），论生育则重女而轻男，论宴会则贵主而贱客（主人居中客夹之），论文字则自右而之左（语言文字皆颠倒其先后，如伦敦的套儿，则曰套儿的伦敦；父亲的花园，则曰花园的父亲，此翻译之所以难也），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凡书自末一页读起），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盖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昼夜亦然，伦敦时刻，较诸中国迟八点钟，阿尔兰又较伦敦迟二十五分。其晚也，乃吾中国之午也；其晓也，乃吾中国之夕也。英人每息于昼，忙于夜，毋亦夜时始阳盛欤。 无事不与中国相反

133.论俄土之战

威妥玛谈俄土之战

月来屡闻俄军为土人所败。威妥玛曰："此非佳耗也。土人虽胜，然劲旅之被歼者已万二千人。论饷之乏，则鲁卫兄弟。论兵之众，则俄倍蓰之，扪、塞等国又助以力。使俄军既获泄愤于土，犹可言和。若败则其仇愈深，今年即或回师，明岁必倾国以至，土势危矣。"以禧在明相随游览，故归时往威寓致谢。八月初五日，威使报拜，言此。

134.安友会

十四日，安友会绅来见郭星使。安友者，劝息兵争以安黎庶而联诸邦之友谊也，同会万馀人。据马格理言，咸丰七年粤省之役，会绅建议止戈，丞相巴尔密士敦非之，告国主散其会，今乃其重结约者。司密利士即会中人，意专行善，与禁烟会相联络。案英国之制，官不称职，则舆论可以易其官；绅不审义，则官权可以去其绅，此交相维制之道也。然黜官易，黜绅难；黜官以就绅时多，黜绅以就官时少，故绅之权较足恃。

安友会绅来见

十之六七反战主和

此时，英国官绅以行善为志，息兵安民为心者，十居六七然。其俗究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力者。苟理无不足，则明白畅快与之反覆辨驳，使知事理之所归，彼外部亦不能以数人之见，遽至决裂。盖官主其谋，亦必绅

允其议，然后能行之。下议院之论事，据理势以互证，毫无避忌回护。我理既足，众心相喻，则左袒者必多。绅不筹饷，官即不能发兵。西洋局面，多是如此。窃闻人谓：武员与公使合谋，即可奋动干戈者，传讹耳。

然与洋人辨理，虽可挥洒自如，惟客气之话则不可有，皆有事邦交所当共戒者。大约辨论之先，总须将理想到明透，临时爽直出之（洋人喜爽直，恶含混）。或为彼论所屈，则别谋所以伸己意者，重与颉颃。苟得其错失所在，虽明斥之，亦所不妨，不必吐茹伸缩（洋人谓辨驳道理原非争鬥，无论何人道理至是，即当从之，说理不出，即是无理），尤不可阴持一意，而阳为他论以抵之。至于英人立国首重商贩，其求通于中国，亦只意在商贩。商人一有所苦，则诉诸主持商会之绅。下议院即必众口一词，求为伸理。我中国与英人交际，能持理，能恤商，斯尽之矣。 求通中国意在经商

135.英人讲求教养

英国教人之法，绅宦殷富或自延师，或公建学堂，以课子弟，皆不与贫儿混。贫而无力就学者，则收之以义塾焉。都会乡镇各有义塾，自数所以至数十所，每所延师数人以至十数人，均按其地大小酌行之。经费公捐、独捐，亦视其地有无巨富为断。学徒皆居宿于塾，供其衣服、饮啖，不听他出。人家生育子女，咸报乡官。乡官岁核户籍，省知已届五龄，即驱率入塾。初学教诵耶稣经，既长学书算 教民之法

勾股开方之法，是之谓小学。小学成，则令就工以谋食。其资禀特优者，益使习天文、机器、画工、医术、光学、化学、电学、气学、力学诸技艺，是之谓大学。大学之处，刊卜吏治（地名）十书院，以光、化、电学为主。岳斯笏（地名）三十馀书院，以各国语言文字为主。又或舍巨舟为学塾，教练航海各工。总之，不离乎工商之事者近是。虽然，其教术则工商，其教规则礼乐也。塾中子弟，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遨游，不得逾越尺寸。歌声乐节，孩而习之，无任差忒。每入其塾，规矩森肃。

剑桥牛津诸书院

抑不惟此，群萃之地，有筑宫储册籍，遍揭图画者；有罗致动植诸物状，珍异诸名色，陈于庭者；有聚百兽而畜之，汇众芳而莳之，以为园囿者；有肇木材药料，别其名物功用，而灿列于室者；有构馆舍，聘名师，主讲光化电气各学者。莫不远近棋布，纵百姓男女观览摹效，以为学识之助。其各种机器，亦时集一区，运用演试，使人得审视之。

社会教育

夫喜逸而恶劳者，人之情也。难善而易恶者，人之习也。设学以训子弟，人不志是，则姑听之，未有皆驯然束身以就吾范者。英人虑此，特为官法督治之。不循其教令，虽三尺童子犹拘诸改过房，俾习苦于布、麻、金、木诸匠作，以制为有用之器，故监牢亦学塾焉。英之众庶，强半勤谨，不自懈废。商贾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懋迁之需。国之致富，盖本于此。非然者，火车轮船即能致远，而可贩之货，国中无从造而成之，金币

国之致富盖本于此

究如人何哉?

136.置办船炮当知之事

置办轮船、枪炮,有当知者数事:一、据英人言:大铁甲船之无用,业于土、俄两国之战,已有明徵,则我中国自不宜办此,以滋虚耗(英人现欲将铁甲船卖向中国矣)。惟阿木士汤所创小铁船(即李中堂所办之师丹式船),英国水师官亦有以为不足恃者。盖其所倚者只船头一炮,若大轮船用其所载舢板艇五、六具,各装小炮,从两旁驶近围击之,即无以相抵御。故制造此项小铁船,尚须于左右两旁另备多棱炮数位(即一炮十筒,连发五百弹子者),以御舢板艇,当与阿木士汤商之。 旧式兵船已归无用

一、西洋新式大炮,皆葫芦形,前膛居多。其头大尾小如瓶,头尾匀称如筒者,皆废炮也。后膛而堵门之具弱小者,亦废炮也(后膛易炸)。新式后膛枪极轻巧,由膛渐狭,至口仅半寸,或不及半寸。筒内有斜纹线路,弹子形如小指而粗,头尖尾圆,近尾处中空(有线路,然后弹子出口不致打滚;然恐弹子不由线路而行也,故于近尾处空其中,使受火药之气,弹子自然涨开,紧依线路)。其枪身厚重而口阔,或无线路,或用圆弹者,皆废枪也。洋人辄以废炮、废枪售诸华人,华人利其价贱,易于欺冒银数,辄争买之。闻东洋滋扰台湾之年,各省购此最多(临渴掘井,最易草率)。有买银一元而报销至四、五元,甚且至七元半 枪炮亦须寻求新式 中国所购多是废物

者。（闽抚丁公日昌所参吞蚀军火银万馀者，即冒报七元半之人；如此而犹不明正典刑，何以示戒？）上年广东委员赴新嘉坡办洋枪，并水脚盘费计之，每枪需银一两零四分，而报价则以三元半。他国欲修武备而遂修之，我修武备而徒饱贪墨之橐橐，可伤也哉！（英国官绅最鄙夷我者，是此一节。谓堂堂中国，被外洋相欺至此。小官犹忍于图利，以自弱其兵。大官犹忍于徇情，以自误其事也。有叹息言之者，有嬉笑言之者，其实大官则皆苦于所不知。）

最鄙我者是此一节

一、英国储积枪械，皆于宏敞之屋为木架，上接屋梁，分数层排列悬挂，派兵专司打磨（哮儿欧伍伦敦即是如此）。其给各营操练者，则镌兵名于杆上，令哨官随时点验。今似宜仿此，严武员职掌之令，俾操演之枪，不至毁弃；备用之枪，不至堆放潮地，日久锈损而不知。惟各省军器局，多系土墙泥壤，雨露濡湿，不能不潮。且扃闭时多，官员罕履其地，何由目击其完毁。窃谓此项备用火枪，宜分交武营实缺大员，用层叠木架悬列该署大堂，派兵专司磨擦。督抚于每年冬操，破费数日工夫，按册亲验，有不如令，则罚赔无贷，庶免耗费帑金，置办而无济于用。

兵器保护最宜注重

一、凡物堆积一屋，扃闭日久，必生热气，故衣服粟米，亦须时时抖晾。况洋制火药弹子及自来火各件，无非硝磺，尤易以郁热而生火。不抖晾之，不特毁坏其物，且有延烧轰震之祸。今似宜选派武员，严其职掌之令，立为抖晾期限，使之认真经理。至于棉花火药，尤当加谨，已于观制棉药札记详言之矣。（照札记所言，即可自制，无机

器则加人力结实以为之亦得。中国所买机器，多其废坏重修者也。）

一、督抚置办枪炮，前任所为，后任无从知之，常有废搁一处，渐至锈坏而不可用，或被偷盗而无由稽者（闽闽省即有此事，经丁中丞查出所损已多），有急则又另购。此等巨款，锱铢累之而泥沙弃之，岂不可惜。且旋购旋弃，武备又何日克充？今似宜令各省所办轮船、枪炮，咸造报兵部、户部。由兵部每年综计新旧件数，册送军机处查核，以知各省之军实。其新授督抚赴任时，兵部亦即咨令确查具报。有所短绌，则责前任赔偿。虽交代之际，难保其不含糊接收，含糊报册。然究胜于毫无稽查，等诸破缶之不顾也。

购置轮械经手有责

一、凡枪炮子出口，必往下坠。据洋人算法，初一秒时，低下一丈六尺二寸。二秒时，则四倍于初，共低下六丈四尺四寸。三秒时，则九倍于初，共低下十四丈四尺九寸。故平日试枪炮，须先试准用药若干，应低下，则弹子之行一秒时能及若干里（洋人有此机器，于乌鲤池官炮局试验弹子迟疾，曾详叙之）。临阵审睨其所向击实若干里，弹子至彼若干若干丈尺，因高抬枪炮口以就之（抬高若干，洋法最细），然后可以命中。若施放之初，枪炮口与所击之处相平，则弹子过低，万无中理矣。测远之器，西洋咸有之，然不能遍给诸兵丁，故须平日习以目力。如立一人于彼，能辨其骑步为若干里，能辨衣裤为若干里，能辨面部为若干里，能辨男女为若干里。又如设一屋于彼，若干里

射击技术必须讲求

仅能见影，若干里可辨窗户，若干里可辨壁色，若干里可辨瓦缝。皆于平时远视之，而丈地以昭其则。至于风力大小，均能推送弹子以左右，故有风时须辨其方向，欲击丑位则或向子、向寅放去，使弹子为风所逼，到彼时适是丑位，乃能中之。若迳向丑位放枪炮，则只中子、寅位矣。此均须一一试验的确，以备阵前之用。非军火既备，胡乱轰击，遂可胜敌也。

胡乱轰击不能奏效

日尔曼纪事

137.德国呈递国书情形

戊寅十月二十二日一点钟三刻，进见其开色于驱历时理学歇士巴列。驱历时理学歇士者，华言君主也；巴列者，华言宫也。此宫创建多年，规模殊狭；别有新宫较崇广者，然皆白石为壁，与民居市肆相连属，制度无甚区别。开色性俭朴，不乐于新宫，故与其开色邻偕归旧宫以处。开色居左楼房，开色邻居右楼房，皆木版画成方砖形，不铺毡毯。墙壁饰以白花纸，无锦缎之衣，几案亦少陈饰，不若英宫之奢丽也。 进见德皇

是日，余偕翻译博郎乘马车至其门而下。门外有兵二人，分左右立，见使者至，则两手举鸟枪以为礼。进其门数武，二等礼官曰温吕德洛（温者小爵，吕德洛者其姓也）者，下楼相迎，前导而上。每登阶一层，皆有兵二人，若

守卫者。至二层楼，则内廷头等官戛芬辟确洛（戛者犹中国伯爵，芬者爵之谓也）、二等官戛芬比尔奔涉，暨外部大臣芬毕鲁在焉。相见握手，寒温数语。有侍卫武官三人，亦遥立而点头。

须臾，白板门开，开色鞠躬而出。礼官导使者鞠躬而入，博郎捧国书相随。至中庭，开色立定，使者亦立定，相距不过尺许。博郎授国书，使者两手敬捧之，口诵所撰颂词。博郎翻译其词毕，使者恭递国书，开色接受，以授礼官。开色探怀中出洋纸一篇，向使者琅琅自读之，即其所撰答词也。读毕，使者称谢。开色问曰："贵使来自何处？"曰："来自伦敦。"曰："到伦敦办理何事？"曰："为上年云南案，且修好也。"曰："案已结否？"曰："已结。"曰："在伦敦住几时？"曰："十月。大皇帝于本年三月即已有旨，派使臣前来，因待国书，延至今日。敝国相隔太远，每有寄递，往返总须数月也。"曰："贵使是初出洋否？"曰："然。"曰："乘中国船来乎？"曰："由上海搭英国船来。敝国虽有轮船，尚未驶赴西洋。"曰："此地比伦敦何如？"答曰："此地晴明，不若伦敦雾雨时多。"开色曰："此地水土亦不佳，天气且寒，深愿贵使保重，久住于此，居处平安，饮食健进，我心慰矣。有使馆否？"曰："有之。"曰："谁为卜居者？"曰："翻译官博郎。"开色又问："房屋宽洁否？"答曰："尚可住得。"开色曰："我甚乐与贵使常相见，此次不便多谈，他日当再奉请前来叙话。"遂鞠躬倒行而退，使者亦鞠躬倒行而出。开色年八十一，精神炯炯，步履殊健，立谈逾一点钟，殊无倦色，身

呈递国书

与德皇相问答

著黑呢短衣，两肩皆嵌金版，如武职所服朝服。德人衣饰从俭，自国主以至官兵，皆无金花遍体辉煌炫耀之观。余出至外廷，复与廷臣款洽数语，礼官乃送余下楼。

138. 见开色邻

十一月初二日，见开色邻于驱历时理学歇士巴列，有内廷官曰戛分尼塞罗德、曰戛分尼的好者在外迎候。既至，即启门，开色邻鞠躬而出，使者鞠躬而入，彼此对立于中庭。开色邻曰："向曾出洋否？"答曰："上年初次出洋，往驻伦敦，今由伦敦来。"曰："由何路赴伦敦？"答曰："取道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以至红海。"曰："至苏衣士后，仍由水道进乎？"答曰："然。"曰："贵使是广东人？"曰："然。"曰："广东省极繁富，地方甚大。"答曰："恐不如贵国宫室之峻整。"曰："广东房舍绝好。虽未身至其地，亲戚之往游者，皆极口称之。贵使此来，甚愿常相见。数年前有美国人蒲安臣，奉中国大皇帝命，带同华官至此，亦尝游憩此宫也。"答曰："深感盛意。"曰："前次来游之华官，尚在北京否？"答曰："俱已授职于外矣。"曰："贵使初次出洋，离家数万里，甚非易事，深愿贵体平安。"余正启齿以答，开色邻遽鞠躬而退；闻余似有所言，复转回立定，问曰："贵使适何言？"答曰："不过欲谓此间水土尚相宜。"开色邻曰："今冬天气沉阴，却不见冷，但饮食必不如中国。贵使不通此间言语，闲居当必闷闷。现有华官七人在此学艺，曾见之否？"答曰："已来见。

进见皇后

皇后问及偕蒲安臣同来诸人

华官七人在此学艺

均言贵国教习极为用心，不分畛域，使臣不胜感谢。”开色邻笑曰：“贵国欲学西洋兵法，当多遣数十人前来，收效乃速。”答曰：“应以此意为国家言之。”遂退。开色邻年六十三岁，衣黑衣裙。侍立其旁者，惟老妇三人，其一为阁利芬北尔奔涉（伯爵夫人曰阁利芬），皆内廷官之妻也。余则惟翻译官博郎立于后。

139. 见比利时君主

比利时公使以彼国主抵伯尔灵，寓于宫内，函约十八日三点钟往见。届期余偕黎参赞、庆翻译公服同往。各国公使与妇女毕集，男女分行而立。该国主暨其后并出。国主先就公使妇攀谈，次第俱遍，然后及公使，与德国开色夫妇见使臣之礼同。该国主至余前言：“得见贵使心良慰，以往年曾至中国地方，未得与华官一谈也。”问以所至之地，答曰：“广东省城。”曰：“我即广东人。未识贵国主至此，船居乎？陆居乎？”答曰：“居教士家。”曰：“我赴伯尔灵，取道贵国都城，惜匆匆未暇进见。”答曰：“此实可惜。他日贵使经此，必当一面，以叙款曲。我至广东，亦必造访贵使，如此方见情谊。”余引黎、庆二员见之，略询数语而去。其后至余前，问答无多。夫妻年皆约三十岁。

比利时王曾至广东

140.开色茶会跳舞会

抵伯尔灵后，往见其诸王，许以坐谈，实出于口舌之争。此时非可置喙，姑按礼官所指之位以立。开色夫妇旋 接见次序 出。开色就公使次第叙谈，由上而下，至中国使者而毕，然后就见公使之妻。开色邻就公使之妻叙谈，由上而下，至希腊公使之女而毕，然后就见公使。克安卜令士（德语谓太子）继之，仪如开色。克安卜令折信（太子妃）又继之，仪如开色邻。第克安卜令折信惟应酬妇女，不复至公使前。开色邻之往来应酬也，诸孙女辈咸随其后，衣皆另有后裾，曳地幾及丈，宽约四尺馀，彩色各异，饰以金花或其他文绣，行则四五少俊武学生捧之。

叙谈既已，遂入听乐。庭中列几盈百，开色暨诸眷属 听乐歌 位于上，公使位于下，诸大臣又次之。乐歌及半，开色复至公使前攀谈。问余曰："歌乐能悦耳否？"答曰："甚佳。"曰："中国视此何如？"答曰："乍来闻此，殊觉得未曾有。"曰："贵使可谓善言。"遂退。开色邻又至，谓曰："使馆住居可畅适否？"曰："尚宽敞。"亦退。诸仆役以银盘献茶酒、饼饵、橙橘梨果之浆者踵至。十二点半钟乃散。

丁丑腊月二十五日，开色遣朝官来送帖，请于二十七夜七点钟赴宫中看跳舞，届时与黎参赞及随员并赴之。开色夫妇子媳与诸孙女旋至。开色邻谓余："此夕宫门尽开，可以随意游玩。"余谢之。入坐未幾，开色挽其媳，克安卜令

宫中舞会 士掖其母，旋转于中庭凡十数匝。其孙女以次皆袒露，与男子交搂而舞，官眷继之，分舞场为三。约两点钟，然后宴饮。所谓宴者，以长筵陈酒果肉食，无男女，群就立饮啖之。开色亲眷与公使、大臣为一席，文武下僚别为一席，凡分四等。此次开色请客，并及斯邦游学兵法之武弁袁雨春等四人，用意可谓周匝。

141. 开色嫁女

正月十四日，外部书来，言开色之孙女、从孙女于十七日出嫁，请使者前往观礼并宴饮。至期，竟日晴明。三点钟，偕庆常、博郎往拜法公使桑倭厘，往返途路之间，人家多张彩悬旗帜。盎德尔丁令登一带，最为繁盛，士女云集，络绎不绝。开色孙女之婿，为吉索辛〔当从《德国陆兵营制》作"索吉孙"〕迈宁国王之嗣子；从孙女之婿为越儿敦追尔时国王之嗣子；皆来就伯尔灵，于驱历时实洛士（驱历时华言国主的，实洛士华言大房子）成亲。六点钟，文武官绅、各国公使、参赞、随员，男女毕集巴列之内，万炬攒光，千灯耀彩。妇女衣裙，藻采杂出，辉映烂然。余至其礼拜堂（即在宫内），立人丛中，遥见堂中央设案，供十字架，伴以高烛，教士九人侍案侧，其下铺以红锦毯。须臾，司仪齐班。有红短衣而少俊者数十人，前来分布堂下，谓是武艺馆学生。内廷官继之，皆金花衣，两两联袂而至，立于左右。鼓乐遂作，新妇各与其婿并肩携手而来。婿服

如武职朝服，着两金版于肩。新妇戴钻石围额，上有冠，若小米瓜，以珠界为四棱，宝石如鹅卵者缀其顶。冠后披白纱长及脊，遍身皆白衣裙，袒露其胸背。衣后另幅曳地幾盈丈，饰以银花，行则四五宫妇以手揭之。诣案前耦立，开色夫妇随之入，新妇父母亦入。先三日，比利时国主及后与英太子皆来与贺，至是亦咸入。乐止门闭，教士一人向新妇及婿持戒经，告以夫妇相爱、敬天恤民之义，其词滔滔滚滚，约两刻乃毕。于时宫门外炮声连环不断。教士执簿记新婚者之生年月日，及成婚之年月日，诵与知之，皆跪听。教士问新妇愿配合否？答曰愿，则令画押。而乐又作，门启，乃次第退出宫庭。开色掖新妇、开色邻掖婿，绕庭数匝，婿之父母亦如之。绕行既已，另至一室，排立于右。各国公使以下，与从官妇女趋过其前，咸一一鞠躬为礼，以示相贺之意。开色旋偕其亲属男女与新婚者共食，大臣侍酒馔焉。诸客亦赴宴，宴如跳舞之夕，人多拥挤殊甚。开色前命其宰相毕司马克为主人，毕以病辞不与。宴毕，复至排立之室。各部长官十二人，两两为耦，秉烛前导。自开色夫妇、亲王、世子以及比利时国主夫妇、英太子及各国头等公使，与新妇交相扶掖，绕行于庭，凡数十匝乃已。司仪者云，西洋古礼，凡王姬下嫁，以大臣十二人，秉烛导入新房，父母亲眷送之。今变而为绕庭，第略存其意耳。最后用五彩绫锦之属，剪为数百片，向空掷之，皆纷纷下落，贺客争拾之，遂散。

教堂婚礼

各部长官秉烛前导绕行于庭

142.德国陆兵营制

举国皆兵

德国尽人为兵，以十二年为期限。凡民入营，充队兵三年；出营，备调四年；又充馀丁五年(惟充队兵有月饷)。每年挑练之兵十四万三千名。有事则合境之民，按例征调。举国分为十八军：布国九军，索吉孙二军，白安二军，越儿敦伯尔时一军，其馀列国三军。

平时官兵四十二万

平时之制：营务处官二千一百八十九员，兵二千，马三千六百零八匹；步队七百三十三营，官九千四百九十员，兵二十七万四千七百十六名，马四千三百六十九匹；马队四百六十五队，官二千三百五十七员，兵六万四千六百六十八名，马六万九千三百二十六匹；炮队二十九队，炮一千二百一十六尊，官二千三百十一员，兵四万五千八百七十六名，马一万七千四百七十六匹；工匠兵二十队（工匠以备造桥筑垒，人皆能战，非如中国长夫也），官四百员，工匠兵一万零三百二十四名，马二百五十二匹；运军装兵八队，官二百一十三员，兵五千零五十名，马二千四百九十三匹；护理电线等队，官五十二员，兵一千零二十三名，马二十三匹。总计炮一千二百一十六尊，官一万七千零十一员，兵四十万零三千六百五十七名（养伤养病之兵皆在其内），马九万七千五百四十七匹。

临敌兵員

临敌之制：营务处官八百六十三员，兵五千一百七十名，马五千零七十匹；步队四百六十九营，官一万零七百

六十二员，兵四十八万二千二百九十六名，马一万八千九百五十四匹；马队三百七十二队，官二千一百四十四员，兵五万九千八百一十四名，马六万五千六百零八匹；炮队三百队，官二千二百八十六员，兵七万八千一百二十名，马七万七千四百三十二匹，炮一千八百尊；工匠营五十四小队，官五百五十五员，兵二万零九百一十七名，马九千六百四十七匹；运军装队，官四百八十四员，兵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一名，马四万六千零七十一匹；护理电线等队，官二百一十六员，兵二千八百一十六名，马一万零八百六十四匹：总计炮一千八百尊，官一万七千三百十员，兵六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四名，马二十三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匹。

接应之制：营务处官三百七十五员，兵一千八百三十六名，马三百二十二匹；步队一百七十四队，官二千九百一十六员，兵十八万七千五百三十二名，马一千零六十二匹；马队九十三队，官四百六十五员，兵二万三千九百九十四名，马一万九千七百一十六匹；炮队七十一队，炮四百二十六尊，官三百四十员，兵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一名，马五千五百零七匹；工匠营官九十员，兵四千九百五十名，马二十匹；运军装官二百四十员，兵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二名，马三千九百零三匹：总计炮四百二十六尊，官四千四百二十六员，兵二十四万三千零九十五名，马三万零五百三十匹。 接应之军二十五万

留守之制：营务处官八百五十员，兵一万名，马一千八百五十匹；步队二百九十三营，官六千五百二十八员，兵 留守之军三十六万

二十五万六千七百四十四名，马二千零七十匹；马队一百四十四队，官八百二十八员，兵二万二千九百六十八名，马二万五千三百八十匹；炮队五十四队，炮三百二十四尊，官一千三百七十员，兵五万四千八百五十二名，马八千一百十四匹；工匠营官五百三十一员，兵八千五百三十八名，无马：总计炮三百二十四尊，官一万一百零七员，兵三十五万三千一百零二名，马三万七千四百一十四匹。

统前敌、接应、留守三项，共炮二千五百五十尊，官三万一千八百四十三员，兵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七百九十一名，马三十万一千五百三十六匹。别有医官四千六百五十三名，马医八百三十八名，支应官一千六百七十二员，火器匠一千零五十七名，军装匠七百十一名，文案人等一万七千零四十四名，总共二万五千九百七十五名。

水师则有铁甲船九号，大小火轮船十二号，快轮船四号，水师提督大火轮坐船一号，小火轮炮船十五号，装运兵丁火轮船四号，夹板船四号，总计船四十九号，炮三百二十七尊，官三百六十七员，学习水师官一百员，队目六百九十六员，水手四千六百二十八名；船上步兵一营，官二十七员，兵一千零三十五名；炮手一营，官十四员，兵四百五十七名，设提督领之。陆路则设大将军，而皆总统于开色。此德国水陆兵马之大略也。

水师人数

143.德国议政院

布国上下议政院之制，与英伦无殊。上议院首领为伯爵初司多尔伯世非尼士罗达，下议院首领为世爵贝宁生。自威良模称帝后，又设有德意志议政院二。上院曰邦达司拉士，则列国会议之堂也，首领为毕司马克。下院曰来世斯德士，则诸绅会议之堂也，首领为福根倍克，次为申克芬斯多文波克，又次为初何恩罗令冷恩波克。布国会堂开于西历每岁十一月朔，散于十二月杪。德意志会堂开于正月朔，散于二月杪。其下议院绅士，皆定有额数。布国会堂之绅，按各城乡民数，约十万人中公举一人。德意志会堂之绅，则布鲁斯属十七人，白阳属六人，索吉孙属、越儿敦伯尔时属皆四人，巴敦属、乞辛属皆三人，乜克林播时舍邻属二人，其馀各国所属皆一人。议事之日，一点钟齐集，六点钟暂退，至夜九点钟复集，一点钟乃散。　俾斯麦　帝国议会

〔以上各则据光绪庚子遵义黎氏刻本《西洋杂志》〕

144.西人厌有家之拘束

洋妇喜出游，亦喜见男子，然必与夫偕。夫不在而出游见客者，巨家多不如是。途间每见男子曲右肘，妇人以左手插入其肘中，并肩而行者，皆夫妇居多，顾亦有戚友而相扶掖者。夫在前而戚友扶掖其妇，则夫喜，以人之敬　男女社交

爱其妇也。有客则让其妇，使客扶掖之，与之偕行并坐，谓以是为敬客也。狎暱笑语，咸所不避，第不至于乱。有所犯，则其夫亦愤恚于心。故女子恒厌有夫之拘束，不如无夫之放荡自得，以是终身不嫁者比比。男子亦然，虑钤束于妇，亦往往终身不娶。德人白欧得、阿欧得来见，年皆四五十，且富于资，询其有室与否，皆曰无之。今法使桑倭厘，年四十五矣，并未尝娶妻。富贵中人尚如此，况贫贱者乎？

恒厌有家之拘束

145.克来斯麦司衣符

西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克来斯麦司衣符（即耶稣降生之前一日），西洋各国以此为令节。先期十馀日，饴糖果饵、玩物器具，纷罗街市。家家筐篚相遗，如中国之贺新岁。至期，官学给假，佣雇停工，商贾百艺，咸各休息。或游猎，或宴会，或结队诵经礼拜堂，熙熙如也。

圣诞节

是日为中历十一月二十日，有请参赞各员赴宴者。造其庐，案置一柏树，高与屋齐。树间遍燃五彩蜡烛，缀以五色纸蝴蝶，间以雕镂五金糕锡花炮，琢玻璃以为冰，点白绵以为雪，烛光相映，寓目烂然。筵席既开，男女杂坐，嘉肴毕陈献，节糕斯呈。其糕以百果和合糖霜花露而成，味绝甘美，香溢唇颊。

家置柏树高与屋齐

席散，有扮老人自内出者，鬓髮蓬鬆，被彩衣，肩囊，手持树枝，向众宣言曰："今夕之会，其来匪今。比户幼孩，

莫不欣欢，庆我辈蒙天庥之赐，嬉游鼓腹，无异儿童。愿各开怀，娱此良夜。"宣毕，探手囊中，出筹码若象棋子者，人各畀一，皆书以数。旋入内，环案而立。案头罗列诸物，亦以数揭之。视其所分筹码之数，与所揭之数相符，则贻以其物。有得箫管者，有得篮盒者，有得佩帨者，有得香者，有得果饵者，种种不能尽名。 圣诞老人分赠礼品

既又有裂帛之戏、藏环之戏、夺坐之戏、点花之戏。裂帛者，以红绿纸为束帛形，两头垂穗如组，男女对牵之。帛中断，辄作炮竹鸣，有物坠地若飞鸟。拾之则或糖或果或纸冠纸带，冠则冠之，带则系之，不可弃也。藏环者，指环于长绳，围而圆之，中立一人，馀客皆依绳而坐，以指环暗相传递，令中立者寻环所在。屡寻不获，则众大欢。既获之，则手是环者让以己坐，而进而中立，猜寻如初。夺坐者，男女团坐，中立一人，问坐者曰：邻居惬意否？答曰"惬"，则众皆易位。曰"不惬，我愿某为左邻，某为右邻"，则某起而趋其旁，立者均得乘间而夺坐焉。其失坐位者，复中立询问如前状。点花者，人各自占一花名，环而听点。主者以小藤盘旋转于地，口呼某花立至。转盘已定，而花不至，则罚。或指环，或手钏，或佩帨，随其所有而摘取之，悉置案头。俟群花点毕，较量其被罚之多寡以为笑。 各种游戏

约三点钟，乃散归。是夜之会，英法诸国亦如此。洋俗有此雅剧，书之足备谈海之一则。

〔以上二则据江氏长沙刻本《英轺私记》〕

英轺私记

人名索引

二　画

丁日昌
136

丁达 (Tyndal)
55

丁达坦 (Lord Tenterdan)
18　86

卜理挖皆(奥驻沪领事)
1

三　画

上野景范(日驻英公使)
27　66

马尔甘
56

马尔博罗(爱尔兰总督)
127

马讷斯(英邮电部长)
28

马格理 (H. Macartney)
1　15　23　24　25
26　31　34　39　47
52　56　57　64　76
86　90　95　96　104
114　119　135

马嘉理 (A. R. Margary)
1　25

四　画

王得胜
42

开色(即威良模，Wilhem Ⅰ)
137 140 141 143
开色邻(德国皇后)
137 140 141
井上懋(日户部尚书)
58 63 78
专勒士(Russell，1792—1878)
69
戈登(C. G.Gordon,1833—1885)
18
比利时公使
139 141
比利时国王
139 141
巨鹿笃义(日翻译)
1
瓦得三
4
日意格(Giquel，1835—1886)
73
贝宁生(普鲁士下议院首领)
143
丹拿(禁烟会友)
29 52 111
凤仪
1 33 56
卞长胜
42 49
计罗穆
18
巴屯
5
巴尔密士敦(英前首相)
134
巴兰达(Brandt，1835—1920)
82
巴兰达(德总兵)
49
巴西国王
89 90
巴夏礼(Parkes，1828—1885)
16

五 画

左宗棠
78 86
布公使(Bruce，1814—1867)
56
布罗士(布公使之兄)
56 58
布莱斯来
7
石多士(德水师总管)
49
申克芬斯多文波克
143
白欧穆
144
白罗士(医学家)
55

白恩士(Burns,1788-1824,彭斯)
130
尼可拉(俄亲王)
31
奴不儿
108
冯焌光
1 2
兰心母(义塾总督)
94
兰泌
94
必麒麟 (Pikering,1840—1912)
5
司九阿 (Slewart)
4
司求尔德(禁烟会员)
52
司坦班喜
16
司密剌士
111 134
司葛德(议院绅)
47
边敦 (Bennet)
55

六 画

吉罗福 (Glover,1826—1885)
1
刬蔑儿 (James Mill)
53
亚尔谋公
80
亚哥卑 (Yakoob, 阿古柏)
102
亚麻士 (Amherst,1773—1857)
81
达文波 (Davenport)
1
毕尔尼邦(美驻英公使)
38
毕司马克(俾斯麦)
141 143
扪士(日影报发明者)
81
师丹里 (Stanley, 1841—1904)
86 96
师克勍 (Scherzer, 1849—1886)
1
庆常
139 141
刘芳圃
49
刘孚翊(鹤伯)
1 18 26 33 47
84 86 90 106 108
122 124 125 127 129
刘熙载
1

米德
119
讷尔酒
16
许铃身
1
朱其诏
1
朱耀彩
42
伍秩庸
18 78
优雅芝（A.R.Hewlett）
18 25 47 54
伦敦必什（主教）
92
伊哥纳地厄福（Ирнатьев 1832—1908）
36
伊温士（地理学者）
55
华林格里福（伯爵）
101
合格沙（铁路设计师）
55
多儿马士墨格黎阿（会堂绅）
95
多尔德（禁烟会首）
52
多孙（都柏林市长）
127
多逊
16
色摩泰
17
那胖尔（Napier）
17
孙家穀
25

七 画

麦华陀也（Medhurst, 1823—1885）
1
志刚
25
志温士
55
克乃倸（Sir Arthur Kennedy）
4
克拉尔克
7
克劳尔
1
芬毕鲁（外部大臣）
137
花士德（英电学家）
55
柄何思本德（制造官局监督）
68

李凤苞(候选道)
73
李迈协 (Lehmaye)
42　49
李兴锐
1
李志门地
26　28
李珍国
25
李格(即理雅各)
29　52
李荆门
73
李鸿章(李少泉)
1　18　25　42　52　136
李嘉子(地理学者)
55
李德　(船舶设计师)
66　81　102
李瀚章
1　25
坚尔勤士(英掌玺大臣)
25　26　28
里克
18
吴安　(地理学者)
55
哈里柯梨(锡兰总督)
86
岑毓英
1
何沃生
78
何洛
81
何楚材
37
佛格那
4
妥玛士
48
狄伦
17
希厘士
129
怀德戴蛤
34
闵士达(德驻英使)
42
沙尔斯伯里 (Salisbury)
31
沙逊 (Sasson)
47
沙富斯伯厘(禁烟会绅)
52
沙蜇士乖马
32

初司多尔伯世非尼士罗达
143
初何恩罗会冷恩波克
143
张斯栒
1 22 33 35 53 90
阿欧得
144
阿达利(英贸易部长)
28
阿达庵(英电学家)
55
阿拉伯尔(英太子)
26 33 41 87
阿拉伯斯讷德(银行家)
41
阿拉蛮(生物学家)
55
阿里克(Alcock, 1809—1887)
77 103
阿迟博尔
124
阿剌伯(牛津学院会计)
50
阿施伯利(阿师伯立)
47 64
阿蛮昵(探冰海者)
55
阿温 (英名儒)
54
陈树棠
1

八 画

若耳治第三 (George Ⅲ)
67
林则徐(文忠公)
30 78
林洪枢(林则徐季子)
78
非蛮得儿(铸钱局副总管)
57
欧尔仁 (Elgin, 1811—1863)
56
欧克勒根
4
拔剌佛尔德(英内大臣)
45
罗西北士 (Lesseps, 1805—1894)
13
罗伯逊
4
昵必亚
97
帕斐
124
金登幹(Campbell, 1833—1907)
18 76 108 111 116

126
周复顺
37
庞斯萧
18
郑藻如
1
沽德
81

九　画

胡格尔(斛格尔，植物学家)
55　67
胡璇泽
5
柏老教(前广东总领事)
97
柏卓安(J.M.Brown, 1842-1926)
4
柏郎(H.A.Browne, 1832—1914)
1
查连标
49
威灵吞(Wellington，威灵顿)
125
威妥玛(Wade，1818—1895)
1　2　14　16　18
23　25　47　54　64
69　82　83　103　133
威德哈德(鱼雷设计师)
68
品川忠道
1
哈丁敦
64
哈力斯
71
哈尔狄(陆军部长)
28　64
哈尔狄卫克
85
哈尔沽尔(法驻英大使)
27
哈密德(土耳其苏丹)
31
侯尔特(英巨商)
131
侯根士(天文学家)
55
段熙奕
6
裕鲁士(英副将)
131
姚岳望
1　53
美尔师
1
美达德(土耳其相)
31　111

美拉斯
4
阁利芬北尔涉
133
徒儿恒德(海军部长)
28
费尔厘
34

十 画

泰达太太(大主教夫人)
92
袁雨春
4 49
莫祥芝
1
哥罗士(英内务部总管)
28
贾雅格(广东帮办税务司)
42
桂皓庭
29
格参赞
64
夏士
1
夏黎葛布(数学家)
55
索拉司福立
28
顾德讷富
68
晳威斯 (William Jewois)
5
挨登思蔑士(亚当·斯密斯)
58
晏玛太 (Yates 1819—1888)
1
秘(碧)阿他丽娰(英公主)
25 26
秘根士非尔 (Beaconsfield)
26 127
倭克儿(利物浦市长)
131
徐润
1
般德
116
爱儿弗来地(英二太子)
16
郭嵩焘
1 4 22 23 25 43 52 57 58 63 74 86 90 95 96 134
唐德峻
29
席祺尔(英掌礼大臣)
25

海音德（天文学家）
55
海腾
1
容闳
15
诺司克达（财务部长）
28
谈布
7
桑得孙
18
桑葆厘（法驻德公使）
141 144

十一画

勒色 （英数学家）
55
萨缪爱拉戈登（戈登之兄）
68
梯墅（公爵）
33
戛尔顿
17
戛分尼的好
138
戛分尼塞罗德
138
戛芬比尔弃涉
137
戛分辟确洛
137
戛美开
49
盛宣怀
1
梁厘
25
笛洋孙（德内务大臣）
111
笪温驯 （S.M.Stephenson）
51
寄侯 （英三驸马）
80
甄温敏公
95
屠迈伦（Twinem? —1886）
18 128
维多里亚（国主Victoria）
25 49 53 67 75 87

十二画

琦善
78
堪那万（英殖民地部长）
28
堪特伯里阿知必什（大主教）
92

傅兰（英议长）
64
博郎(Bowen,1842—1926)
76 91 97 102
106 108 111 122
124 125 126 129
137 138 141
博雅邪(女王之夫)
25 75
斯博的斯武德(Spottiswoode)
55
蒋埜
1
葛兰士敦（化学家）
55
葛兰达
16
葛兰斯敦（(W.E.Gladston)
26 86 127
葛吞配儿阁（Gutenberg)
111
葛罗佛太太(英学者)
42
葛驾也(Godeaux,1833—1906)
1
葛縻
42
葛德生也(瑞典驻沪领事)
1
葛蕾斐理
7
喀尔
119
喀恩士（富商）
123
喀得威五(英前兵部尚书)
23
傅理兰
83 85
奥敦（地理学家）
55
鲁阿德
16
道秘尼
42
曾国藩
78
温清溪（禁烟会友）
52
温吕德洛
137
谢温伊伯尊（家部帮办）
54
绿衣姒（英公主）
26 41
登纳（伊普斯威奇市长）
94

十三画

蒲安臣(Burlingama, 1820—1870)
138
赖德
4
路司玛阔
7
简多玛
113
锡拉温伊必存（家部帮办）
62
锡澜（医学家）
55
塞维廉阿木士汤(Armstrong)
108 111 126 136
福根倍克（德下院首领）
143

十四画

赫弗（英御前大臣）
27 33
赫政（J.H.Hart, 1847—1902)
18
赫格斯厘(Huxley, 赫胥黎)
55
赫德(Hart, 1835—1911)
18 76 79 126 128
滕德弗尔特(糜得佛尔，家部记室)
54
蔡国祥
5 15
蔡国喜
5
蔼兹音巴夏（土耳其相）
31
翟乃由苐
31
翟乐春
101

十五画

墨尔甘
17
黎赤连
17
黎庶昌
1 3 4 18 26 33 47
黎诺志士
47
德尔讷尔
52 56
德尔秘(Derby, 1826—1893)
18 23 24 25 27 28
37 44 70
德拉陆义（化学家）
72
德明（张德彝）
1 25 33 42 49 56 72
德格力
5

德葛力士（英汉学家）
54 83
德微士
97
潘孙鑒徽音（帮办内大臣）
45 85

十六画

薛焕
1
薄拉锡（议员）
81 85 105
默苏拉士（土耳其驻英使）
38
穆彰阿
78
穆在明(Hilliet, 1849—1927)
14 18 25 47 54 57 71 83 115 116 125 127 129 131 133

十七画

戴角教（参议员）
131
濮比厘米（牛津书院总事）
50
霞劳弗儿（数学家）
55

英轺私记

译名简释

二 画

乜克林播时舍邻

Mecklenburg，梅克伦堡

三 画

大和

荷兰

乞辛

Hessen，黑森

卫丽斯厘

Wellesley，威利斯

马木拉海

Marmara S.马尔马拉海

马拉甲

马六甲

四 画

开色

凯撒，德意志皇帝称号

开色邻

德意志帝国皇后称号

五印度

中国古时对印度各部的总称

瓦拉基

Walachia，瓦拉儿亚

比四吉

Biscay，比斯开湾

太灜河

Tyne R.太恩河

牛秘阿

努比亚

牛喀索
Newcastle，纽卡斯尔
巴尔格
Park，公园
巴雷士
Palace，宫殿
巴敦
Baden，巴登

五 画

北明根
Birmingham，伯明翰
布国、布鲁斯
Prussia，普鲁士
布加力亚
保加利亚
由乃地德维士墓罗部
United Service Club联勤俱乐部
立士本
里斯本
兰喀士德尔
Lancaster，兰卡斯特
必利敦
不列颠
圣喵士宫
圣詹姆士宫
司丹达
The Standard，旗帜报
司批克
Speaker，议长
司特郎来儿
Stanraer，斯特伦腊尔

六 画

西奚里岛
西西里岛
迈基士德地
magistrate，地方行政官
毕黎发士
Belfast，贝尔法斯特
们德尼哥罗国
门的内哥罗
当呢司特力达
唐宁街
伦敦必什
伦敦主教
伊拔司外池
Ipswich，伊普斯威奇
冰里莊
Penrith，彭里斯

七 画

苏尔士
苏伊士
苏尔丹
Sudan，苏丹
苏墓兰
苏格兰
克柏理支
Cambridge，剑桥

克来斯麦司衣符
圣诞节
利文浦
Liverpool，利物浦
伯来墩
Brighton，布赖顿
伯尔灵
Berlin，柏林
阿尔兰
爱尔兰
阿知必什
大主教
阿秘西尼亚
埃塞俄比亚
阿遮利亚
阿尔及利亚
阿德弥庵嘉罗部
雅典俱乐部

八 画

林坤辛
inquest，审判所
呵末亚非士
内务部
哒酒
啤酒
罗地
Lord，主公
罗地美亚
Lord Mayor，伦敦市长
岳斯劳
Oxford，牛津
居昵司
突尼斯
迫洛司敦士
Preston，普雷斯教
波儿克伦伯里斯
Portland Place，波得兰大街
波斯黎亚
Bosnia，今属南斯拉夫
波赛
塞得港

九 画

柯温特尼
Coventry，考文特里
柏金哈木巴雷士
白金汉宫
威士民士德儿亚卑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威罗士疴弗昵顺士
Wealth of Nations，即《原富》
吡鲁
秘鲁
哈里赫
Holyhead，霍利黑德
侯士呵佛哥勒格神
感化院，教养院
看司勒
Councilor，市议员

狮奴墩山
Snowdon，斯诺敦山
恰士
啤酒花
美亚
mayor，市长

十 画

班克比拉
钱票
班阁
Bangon，班果尔
格大
Kedah，吉打
格仑伯
Colombo，科伦坡
格卢
Crewe，克鲁
哔尔欧伍伦敦
伦敦塔
盎德尔丁令登
菩提树下街
息零
先令
拿慎牙儿夏拉利
National Picture Gallery，国家画院
爱登伯拉
Edinburgh，爱丁堡
剖栗司漫
Policeman，警察
家尔墩
Garden，花园

十一画

根德洛
Kendal，肯达耳
婆罗佛士
自治市的市长
密德位江
Medway R.
维根
Wigan.

十二画

越儿敦追尔时
Oldenburg，奥尔登堡
堪特伯里
Canterbury，坎特伯雷
堪特伯里阿知必什
坎特伯雷大主教
斯大达盘
Start Point.
喀拉洛
Carlisle，卡来耳
喀墩
Chatham，查塔姆
奥德门
Alderman，市参议员，(古)郡长

鲁美尼亚
罗马尼亚
敦非黎士
Dumfries，达姆夫里斯
害巴脱
茶会
温宅尔
温莎
骚士坚显墩
Southend，骚思恩德
骚士庵敦
Southampton，南安普敦

十三画

新披儿士
圣保罗堂
新金山
墨尔本，此泛指澳洲
意大里
意大利
塞尔非亚国
塞尔维亚，在今南斯拉夫境内

十四画

赫来士呵斯必铎
Christ Hosptal，克来四塔义塾
赫斯哥非纳
黑塞哥维那，今属南斯拉夫
魁英
Qreen，女王

十五画

播犁地士母席庵
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院
播犁地加儿伊哥那密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
德布灵
Dublin，都柏林
德蓝司瓦拉民主国
今南非德兰士瓦省
摩儿大岛
马尔他岛
额克司佛尔德
Oxford，牛津

十六画

磨棱卜士
The Morning Post，晨邮报
辨尼
便士

随使英俄记 □

• 张德彝 •

光绪二年九月	十五日随郭嵩焘陛辞
光绪二年十月	十七日乘轮船离上海
光绪二年十二月	八日至英登陆抵伦敦
光绪三年正月	廿一日离伦敦赴德国
光绪三年二月	初一日返回伦敦使馆
光绪四年二月	廿八日前往法国巴黎
光绪四年四月	十三日从巴黎回伦敦
光绪四年十一月	廿一日由法国赴俄国
光绪六年正月	初六日离俄启程回国
光绪六年正月	廿二日由巴黎往伦敦
光绪六年五月	廿四日离开伦敦回国
光绪六年七月	三十日回到北京家中

□ 《随使英俄记》（四述奇）据“著易堂”刊本，以北京图书馆藏稿本校过

□ 杨 坚校点

钟叔河

张德彝的《四述奇》

《随使英俄记》原名《四述奇》，是张德彝一生所写八部海外述奇之作的第四部。

光绪二年冬，清廷开始遣使驻扎西洋，张德彝随郭嵩焘、刘锡鸿出使英国，任翻译官；光绪四年底，复调随崇厚往俄国议界修约。六年初，他销差抵巴黎后，曾纪泽奉命赴俄谈判改约，又打算带他同行；而他却因父病未能前往，便于六月间离欧洲回国了。这一次，他在国外的时间，比前三次都要长。

清廷初次遣使西洋和中俄两次谈判界约，都是近代外交史上的大事。张德彝躬逢其盛，见闻必定不凡。可是他写书遵循一贯的风格，很少涉及政治外交方面的情况，而主要是记录国外的日常生活。正如本书凡例所云："是书本

纪泰西风土人情，故所叙琐事，不嫌累牍连篇；至于各国政事得失，自有西士译书可考。”又说：“历次出洋，虽忝承译事，而一切密勿，阙而不书，亦金人缄口之意也。”

从外交史的角度看，张德彝这样谨慎小心，确实不免使人感到遗憾。但他所记关于泰西风土人情的“琐事”，却反映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入，颇富文化史的价值。同时，作为一位翻译官留下的“累牍连篇”的日记，尽管“一切密勿阙而不书”，也毕竟为研究郭嵩焘等人在国外的活动，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背景材料。

同郭嵩焘日记参看

如果拿《随使英俄记》（以下简称“本书”）同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以下简称“郭记”）参看，便可发现，在记载中国驻英使馆的日常生活方面，前者确实比后者详细得多。例如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始抵伦敦，关于当日入居的馆舍，郭记只有简单一句话：

> 戌刻至波克伦伯里斯寓宅（亦曰波儿得兰达柏来斯第四十五号）。

而本书则用了三百多字来介绍：

> 至波兰坊第四十五号。……金登幹英人也，系总税务司赫乐彬令驻伦敦，代中国办运船炮、察觅学习税务人员与照料往来财簿者。星使未出都，函嘱其卜宅

> 故代租此房，供奉一切焉。楼四层，每层间数不等。间间整洁，器皿齐备。帘帐陈设，床榻炉灶，虽朴素，甚为壮观。东主侯爵郝士，苏格兰人也。租金每月百零五磅，合库平银三百六十七两五钱。男司事者，有内总管一名，门丁一名，照料客厅一名，照料书房一名，照料灯火什物一名。女司事者，有照料房屋器具一名，洒扫者二名，女管厨一名，女厨工一名。四轮双马车一辆，跟役、车夫各一名。按波兰坊在伦敦新城之东南，北有敖斯佛街，南有荔榛囿，东有班芝街，西有普兰巷，道路平净，楼舍整齐，镇日车则毂击，人则肩摩，薄暮灯烛辉煌，浑如不夜，此犹伦敦之雅静处也。

这真是"叙琐事不嫌累牍连篇"，但中国第一处驻伦敦使馆馆舍及供事人员的情况，藉此才得以保存下来，使我们得以知道。除此以外，恐怕再也没有第二篇关于这些情形的记载了。

又如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举行茶会，这是郭嵩焘任内中国驻英使馆唯一的一次对外招待会。郭记也只寥寥数语：

> 邀请茶会，至者五百馀人，所费盖千四五百金；而凡客至皆以为欣幸，西人之好尚固如此也。

而本书四月二十八日即有一段关于茶会准备的重要记载：

> 申初，随星使乘车往拜阿什柏里。途次星使云："今早同姚彦嘉议定，择于五月十九日请茶会，可即同

马清臣拣选应请人数，以便给郭太太印请帖。"彝云："按西俗，凡请茶会跳舞会，固皆女主出名，然此次中国钦差请茶会，可以稍为变通，不必拘定。"星使云："我自作主，何必参议！且英人皆知我携眷驻此，未为不可。"彝云："因愚见所及，不敢不谏。"曰："试言之。"彝云："在西国，若如夫人出名，自然体制无伤。苟此信传至中华，恐人啧有烦言，不免生议。"言毕，星使仰思良久，转嗔为喜而韪之。

"郭太太"即郭嵩焘携往伦敦的侍妾梁氏。一个茶会署名问题，既反映了中国和欧洲男女关系的差别，又反映了郭、张二人对待传统观念的态度的不同，适足以窥见当时出使诸人在中西"体制"冲突中的矛盾心理。而本书五月十九日当天的记载，则更为细致生动：

请茶会，自晨至暮。经男女工匠收拾陈设，由大门至二层楼，左右列灯烛、置鲜花，中铺红毡。楼梯阑以白纱，挂红缨，分插玫瑰、芍药及茶花。客厅、饭厅皆悬鲜花、灯彩，横设长筵，一置茶、酒、加非、冰乳、小食，一置热汤、冷荤、干鲜果品。刀叉杯盘，罗列整齐。玻璃、银、瓷，光华耀目。客厅对面，鲜花作壁，内藏红衣乐工一班。饭厅旁马清臣住屋两间，以木板横支榻架，以便来者脱外衣之所。楼上第一层客厅及凤夔九与彝原住二屋，皆开门去槅，联为一间。地铺红毡，壁挂灯镜，窗外支帐，列鲜花台，置五彩冰塔。第二层星使住屋五间，亦修饰华美整洁。悬花

结彩，鼓乐喧天。门外支棚帐，雇巡捕六名，以便弹压一切。由亥正至寅初，男女绅富士民来者，计七百九十餘名。

除了这类记载繁简有差，可以互相参看的地方以外，还有一些郭记中隐晦难明的地方，本书可以作为旁证，加以发明。如郭氏于光绪四年七月十七日由伦敦赴巴黎，七月十九日记云："接德在初（按即张德彝）信……即日巴兰德（按巴氏为德国驻华公使）当赴伦敦……"此后一个多月未再提到张、巴二人，八月二十四日忽然又对张表示不满云："德在初来信告知：威妥玛、巴兰德并在伦敦，而嘱我在巴黎少候，约下礼拜乃能来。威妥玛踪迹诡密勿论也，在初探听事情，亦太失之疏忽矣！"看到这里，总不免有些费解。"当赴伦敦"与"并在伦敦"，并无不合卯榫之处，何以要怪他"疏忽"呢？但只要一看本书，疑问立刻可以得到解答。七月十七日记云：

> 辰初，星使率马清臣往巴里（按即巴黎）。未初，代星使持刺赴外部，见潘侍郎。问烟台条约迄今未完，何日可定？据云：……本国须与他国商议，德国巴公使刻抵法京，不日必来伦敦会商。……回寓后，具禀所闻，寄赴巴里。

原来郭氏七月十九日"接德在初信"，信中所告巴兰德"当赴伦敦"一语之上，还有"刻抵法京"四字。郭氏急于和巴兰德见面（郭记八月二十六、二十七等天详载了同巴兰德极其重要的谈话），自己既已来到巴黎，听说巴兰德也马上会

来巴黎(法京)，当然希望能和巴氏在巴黎相会。结果在巴黎一个多月，并不见巴兰德来。八月二十四日再接德在初来信，方知巴兰德“约下礼拜乃能来”，这就难怪他要埋怨了。

其实本书七月二十二、二十六、八月初十、二十三等日，均有奉郭星使命探访巴公使行踪的记载，结果都是“不知确讯”、“云未回”、“未接确耗”……又都“具禀所闻，寄赴巴黎”了。可见郭之询问和张之报告，都已至再至三。郭记中完全略去了这些情节，读者自然不甚了了，只有从本书中方能索解。

有些郭嵩焘交给张德彝办的公务，更是郭记略而本书详。如中国派往德国留学军事的武弁王得胜、卞长胜、朱耀彩等人申诉一事，郭记光绪三年正月十六日云：“当遣德在初一往查问。”二月初一日记：“德在初自德国回，……所事幸已为料理。”都未多叙事实。而本书光绪三年正月十八至二月初一十四天的记事，几乎全部都是由英赴德处理此事的经过。据卞长胜报告，系德人李迈协“管辖多随私意，时而令着官服，时而令扮洋装”，“偶有不听，因而有隙”，于是入营学习数月后，竟被遣送工厂做工。张德彝随即到留营学习的其他中国武弁中调查，始悉“卞为人自大不受西人约束；王虽精明，为卞所惑；朱则年幼无知，不能自主”。德国方面本谓卞、朱二人“皆强暴不逊，莫若使之回国”；经张德彝再三请求，始允其改习水师。张德彝在柏林为三人办好水师入营手续后，又当面“再三劝勉，告

以诸君离家万里，当思跋涉不易……朝廷以水陆兵法为要务，学成回华，不惟效力国家，亦可光耀宗祖。……至其所教，择其善者而从之，原无所苦……”三人均表示接受，事情就算得到了解决。像这样在近世留学史、军事教育史上很有意义的史事，能因张德彝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确实为本书生色不少。

但也必须指出：本书所叙琐事虽比郭记详细，但由于张德彝的学识水平和思想境界都远逊于郭嵩焘，全书在摅取西学、记录新知方面，则转不如郭记之既能见其大，又能探其微。往往同一题材，郭氏显示了披沙拣金的手段，本书却不无买椟还珠之遗憾。关于严复的记载，就是这方面一个显明的例子。光绪三年四月初一日严复（宗光、又陵）等出国留学到达伦敦时，郭记只笼统挂上一笔，本书则详细开列了三十二名留学生的姓名别号，显得用心得多。但到光绪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郭、张诸人一同到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去看望严复等学生，郭记详述“严又陵语西洋学术之精深，而苦学穷年莫能殚其业”，从“意大里人洛布尔为对数之学”，到牛顿坐苹果树下“悟地之吸力”，洋洋千字，意犹未尽，自称“极赏其（严复）言，属其以所见闻日记之”。三日后，复详细摘录严复等学生呈交的日记近八千言，结论是：“足徵出洋就学之为益多也”。而本书于此等处毫无体会，把“在格林泥芝水师学堂中学习之中国武生严又陵等请星使往游”当作一次寻常游历，从“乘车前往”到“亥初回寓”，仅仅平铺直叙了一般过程而已。

然而，尽管有这样一种缺陷，本书仍可作为郭记的重要补充。不仅此也，对于刘锡鸿、崇厚、曾纪泽的活动，书中亦颇有记叙，足资佐证。如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记井上馨来谈其留英回日本后“献策更政令以效西洋”，六月一日记英人阿士贝“创造凉油，使车行久而轮不热，遂获厚利”，八月二十日记英国制造耕田机器人郎第娄“呈器图一纸与看……极省人力，可谓巧夺天工”，等等记事，都可与刘锡鸿《英轺私记》参看。尤其是关于崇厚的俄国之行，因为崇厚本人并无行纪传世，本书所记，更有资料价值。这些准备放在最后一节去加以评介，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所记泰西风土人情

至于张德彝所记“泰西风土人情”，这确实占了本书绝大部分的篇幅。虽因作者见解不高、文字平常，读来确有琐屑之感，当旅游文学作品看只能算下乘，但如作为历史资料，则这种缺点亦未尝不是一种优点。如光绪四年十月十四日记英人“约人晚酌”礼俗近四千字，十六日续记英人“平时晚餐”情形一千六百字，十七日又续记英国“跳舞会之夜馔”八百字。兹节录其十七日所记一小段如下：

……设馔屋之正面，横大桌一张，长与屋齐，或一丈，或二丈。外圆桌四五张，置于窗下或屋隅。长桌上铺白布垂地。桌之四面，每二尺之间，置七寸花盘一，内盛白布巾一块，裹小面包一个。盘左置三大叉，一

大汤匙；右置长刀二把。盘前偏左，置玻璃三鞭、舍利盅各一。桌之中行置银烛台、鲜花篮、干鲜果品，以及糖果小食。小圆桌上，按式列食具。……入座，首上热汤一二种，或用小深盘，或用带把汤碗。汤后食热荤者少，所备冷荤，系白煮鱼带油汁、菜拌蛤蜊、菜拌熟鸡卵、酱羊肉，酱火鸡加土伏、酱煮猪头、牛舌、白煮鸡等。以上大而须割者，仆人伺候。已成小块者，以盘置于桌面，听客自取。……

娓娓说来，不独可以广人见闻，亦足以见其涉猎异国社会生活时从容不迫的情状。

本书中所记观剧情形，在清人出国载记也特为详尽。如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俄京麻林斯吉戏园观剧，记云：

所演系俄三百年前事，俄被波兰征服，有一小王子出奔。当波人追觅时，遇一老农，名苏萨年。伊生子女各一，子年未及冠，女字而未嫁，婿名索巴呢音，一门素称忠孝。波兵以伊知王子所在，乃入其家，勒令导往。苏初不允，继而慨然诺之，暗令其子急驰告警。苏将行，伊女牵衣而泣，众兵举刀吓之。苏引众兵步行一昼夜，入旷野深林，距王子已数百里。兵既力疲，又值天冷，大雪烈风。众兵举刀追问，苏谅王子必闻信而逃，乃大声急呼曰："王子所居，我亦不知。今领汝等至此，不过少延，以令之逸耳！"而众兵怒杀之。当苏之去也，其女昼夜哭泣。邻人询知其事，再三劝慰，亦料其必无生理。伊婿闻之，聚众乡人执械往救。

后王子得志，追封苏为义士，赏其子女及婿以地亩官爵，名传至今。

真要谢谢张德彝如此详尽地介绍剧情、人物，才使我们得以知道，他所看的原是格林卡的《伊凡·苏萨宁》，这恐怕要算中国人对这一俄罗斯著名歌剧最早的介绍了。

早期国人往游欧洲，偶述土风，多限于直接所见所闻一地一时之某人某事。张德彝四次出洋，素谙英语，略通西学。本书所记，有时横能通览社会，进行宏观的考察；纵能上溯历史，作一种文化的搜求。如光绪三年正月十七日记英国姓氏、族徽云：

英人于二千年前，皆群聚密林，……游猎于野。至汉宣帝甘露年间，英南界始为罗马所有。继而日耳曼、法郎西、和兰人，渐多流居其地。……旋振兴自立，始为一国。当时人民姓氏，固有罗、日、法三国之遗种，而土人尚无者多。乃有因地名为姓者，如林、河、城镇；有以颜色、器皿为姓者，如青、红、黑、白、蜡烛、碗盘；有以物件、禽兽为姓者，如营、林、鱼、狐；更有以本人所作之工为姓者，如铁匠、裁缝、庖丁、木匠等；……凡有功于国，多因其事为姓。闻其古时，兵将皆作铁盔铁甲，缠身不露面，书画其名姓于铁牌面上。……如数百年前，国王出猎，遭野猪之危。正畏惧间，一勇士急以衣带裹左肘，迎猪使啮，右手以剑刺死，王得免。乃赐其姓为野猪，遂画猪首于牌面。后世子孙追远，皆欲画一猪首于门首、车旁，

印于信纸，刻于指环，以及烧于瓷与玻璃器皿之上，以铭其宗祖之功，夸以为荣，至今尤甚。因而国家收税，每年送纸单于各户，问其前代曾否有功于国？将铭诸物否？其有而不愿书者，隐而不对；愿则照单注明，铭诸何物，每年按件官收一、二、三磅，竟有共纳税数十磅者。有私刻画于物上者，被官查出，罚金加倍。

类似这样的记载，本书之中，所在多有。如光绪四年十月十八日记"英人渔猎，官皆限有定时"，列举了雉鸡、鹿、沙鸡、铁雀等十八种野生动物禁猎的期限。鱼之"限禁垂钓，率以五个月半为期"；"在准网钓期内，每一礼拜另行禁止多者二十四时，少者二十一时，由礼拜五夜子正禁至下礼拜一日午正止；禁止之时，凡鱼叉、灯笼、网竿等，均不准出售"。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外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介绍。光绪六年三月下旬多记英国邮政，三十日云："英国官造一种小柬，长二寸，宽三寸，后面空白，前面右上角印就半佩呢红色信票。其信语无多者，用之不过费半佩呢，而纸价信资皆有矣。前面书所寄人姓名住址，后面书信语及本人姓名住址。不准折卷剪割，稍有更改损伤，官府罚一佩呢。"这是中国最早关于明信片的介绍。……凡此种种，不仅富有阅读兴味，而且对研究近代中西交流和各门专史，也很有意义。

张德彝在本书序文中，不无得意地自称："计自设馆（案指同文馆）以来，出洋四次，彝皆躬逢其始，噫！亦奇矣。

……因奇志奇，凡前三次所未见闻之奇，此次复逐日记之。愿海内士君子共闻此奇，得知天下时务之屡变，风景之日新，不诚愈出而愈奇哉！”这说明他在记叙泰西风土人情琐事的时候，多少也有一些想反映“时务之屡变”和“风景之日新”的指导思想。本书字里行间，间亦透露了个中消息。如光绪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记与能英语之波斯人姜喜庆相识，姜氏自述波斯“王孙公子、大员子弟，多以势利压人，……打伤人命，并不抵偿；抢夺妇女，终不释放。如此良民受害，无理不公，弊病日深，一言难磬”。张德彝写道：“言之令人怀惭，闻之令人叹息。”二十八日两人又在公园晤谈，谈及欧洲国家“彼此通商，互保子民而固友谊”，而“敝国则否，见他国富强，漠不加察，甘居贫弱，然未尝人不多而地不广也。土人见外人，皆切齿怒而不言，退即妄言无忌，官府尤甚，究不知所怒者何。”七月初六日又与能英法语之土耳其人谭喜什武交谈，云泰西“夫妇同心，料理内外，亦有足取”，批评了东方的买妾、蓄婢等弊端。可见张德彝之于“时务”也不是一点也不关心的。

张德彝四次出洋，对西洋的认识一次比一次深入，这只要将本书和前三种“述奇”（《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随使法国记》）作一比较，便可了然。他自己在本书中，也有好几次总括地谈到了自己对西洋的认识的进步和提高。如光绪三年九月十八日记云：

> 前三次在伦敦不及半年，一切多未详考。此次随使八、九月以来，细察英国风土：人颇诚实，不尚虚

文；有职役则终其事而不惰，有约令则守其法而不渝；是非论之甚确，利害辨之甚明；辞受取与，亦径情直行，不伪为殷勤，不故为谦让。有约届时必赴，一切以诚实为本，而以妄言负约等于隳节败名，可谓严以处己矣。

四年十月初八日云：

自同治乙丑，迄今四次往来英国，随时考其心意，十数年来，亦有变更者。按今观之，通国官绅，以行善为念，而意在息兵安民者，十居六七焉。其俗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仗势者。苟理无不足，则明白畅快，与之反复辨驳，使知事理之所归。故公事不能以数人之见遽定，……畅所欲言，无所畏惧，罔有滥竽充数，唯唯诺诺，听高位一人之言者……

十一月初七日又云：

彝四次往来西国，细察其人之性，喜爽直，恶含混；爱敏捷，厌迟延。每辨交涉事件，议论虽可挥洒自如，惟客气之话不宜有。……苟摘其谬，虽明斥之无妨。不必吐茹伸缩，亦不可阴执一意，而阳为他论以抵之。盖西人谓辩驳道理本非争斗，无论何人，理足自能听从。若说理不出，即是无理耳。

从这几段话即可看出，"出洋四次"的张德彝，已经不再是见了"奔走疾于奔马"的火轮车就目瞪口呆的"吴下阿蒙"了。

对俄国的认识和感情

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张德彝在伦敦使馆奉到“出使俄国钦差全权大臣”崇厚的札文，文中抄示奏请调张德彝差遣一片云：

> 兵部员外郎张德彝，练达勤能，留心洋务。迭次奏带出洋，于外国情形，最为熟悉。臣于同治九、十年间，派令随赴法国当差，悉遵妥协。嗣经出使大臣郭嵩焘派充翻译官，随赴英法。臣现与新任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商明，该员归臣差遣。此次臣前赴俄国，道经法国，届时即拟调令随行，以资熟手。

第二天（十六日），郭嵩焘又札饬其“迅即束装启程，迎赴马赛，听候崇大臣差遣，毋稍迟延”。二十一日他即离英赴法，随至马赛迎接到崇厚一行同至巴黎，十二月初三日动身赴俄，初八日抵达俄京彼得堡。

从本书记载看，张德彝对俄国的印象一开头就不怎么好。初八日记云：

> 一路在德界，田地肥腴，楼宇整洁。入俄，则遍地沙漠，雪厚尺馀。居民多结草为庐，累碎甓为短垣，雪地冰天，鸡骛并集。将近都城，见有木建重楼，而门堂固有整洁者，然亦仅矣！……至米奚娄弗斯戛亚街，入多洛布大店。楼四层，房千间，虽系铁梁石垒，营造不精。

初十日记云：

> 俄都楼高五、六、七层不等，式如西贡、新加坡之洋房，较英、法不能相埒。土人除官绅、大商外，多蠢笨愚鲁，……

十一日又记：

> 按英、法马车行动皆有定规，俄则不然，价可增减。如行十数里，索七八十考贝或一卢布，给以二三十考贝即允。近因国帑不足，一切改用纸钞，由一卢布至一千卢布。然名实不符，每二纸卢布方抵一银卢布。……

中国人始至欧西诸国，讶其初见，诧其新奇，记述中每多赞美。而张德彝从英、法来到俄国，马上便有相形见绌之感。所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尽管俄国人也是深目高鼻、拳鬓虬髯，沙皇治下的经济文化社会状况，和英、法等国的差距毕竟还是十分明显，让中国客人一眼便可看透。

关于崇厚和俄人的谈判情形，张德彝遵守“一切密勿，阙而不书”的信条，没有作什么记载。但从本书中也可以看到，崇厚到彼得堡十九天后，即向俄皇阿来三德（亚历山大）呈递了国书，一直等到闰三月初五日，才和俄国前任驻华公使布策开始谈判，是日“由未正谈至酉初一刻”。以后双方每次会谈，书中都记上一笔。到七月二十九日，“星使第三十一次会布策，因条章定妥，拟于八月初八日赴立瓦的亚（今译里瓦几亚）庄，见俄皇画押盖印”，谈判算是结

束了。八月初八日，崇厚乘火车前往“南省临黑海之立瓦的亚庄”。十三日“接电信，知星使安抵雅拉塔（今译雅尔达）入寓，寓因地名，盖立瓦的亚大城名，雅拉塔小镇名也，即俄皇行宫处也”。十七日“夜子正一刻，接星使由雅拉塔寄来电信云：‘八月十七日画押’。即时彝起着衣，敬书电报，寄往上洋”。二十二日，崇厚回到俄京，二十六日就动身回国了；而张德彝却和署使邵友濂（小村）继续留在俄国，直到翌年正月初六日才离俄赴法，向曾纪泽报到。

崇厚在俄国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正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第十二章《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半殖民地外交》中所说：

> 按照这个条约，伊犁地区的九城虽然还给了中国，但是在这地区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地区仍属于俄国。……中国方面还要给俄国五百万卢布的“偿金”。条约又把同治三年的议定书中规定的塔城附近和喀什噶尔附近的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还给了俄国以在蒙古和新疆全境进行贸易的权利……

它完全是沙皇俄国贪婪的掠夺野心和横暴狡猾的外交手段的结果，不仅引起了爱国士大夫们激烈反对，就连力求妥协的满清朝廷，也不得不表示“震怒”，降旨切责崇厚，将其拘禁，定为“斩监候”之罪。

本来就对俄国没有好感的张德彝，在留俄的一年多时

间内，对俄国的暴虐贪婪是深有感触的。在他离开俄国的当月三十日，他写道：

> 按泰西有总论美、英、义、法、俄五国一节，略云：美人无话不言，英人无物不食，义人无曲不歌，法人无式不跳，俄人无所不贪。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历历详查，名实似符，故录之。

“俄人无所不贪”。这一句话，概括了张德彝对当时俄国的一个总的评价，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挨打以后的一点觉悟，一点认识上的进步吧！

本书关于俄国的记述，虽然也是多谈琐事，杂记见闻，但沙皇俄国的黑暗腐朽和统治不稳，在作者的笔下仍然时有表现。如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日记：

> 十数年前，通国俄民约八千馀万，其三分之二为奴，属各世爵富户，按世爵数共十万九千三百四十。至俄历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即同治二年）三月初三日，俄皇阿来三德虑其分势，乃下诏改奴为民，……各地仍令耕作，视为傭佃。按年核其收入，给以十分之四而偿之。……如是则俄国所有可耕之田，官得五分之三，世爵富户得五分之一，佃户得五分之一。自释奴后，各世爵富户多致贫苦，因而觖望。……〔俄皇〕昨日临行，立向廷僚宣传一切，并云：“刻下京城不靖，各怀私心，皆由地方官管辖不严。自我去后，须设法清理保护。”当日巡捕营提督谕令通城各家雇人看守门户，昼夜坐卧，出入皆须问明，日日报官。遇事鸣号聚

众，以助巡捕。……

这种对人民如临大敌的情形，有时真到了可笑的地步。闰三月初二日记："凡由他国寄新报到俄，皆经官寓目，查其是否关碍公务，然后按家分送，间有以墨涂抹而后送者。早见德国四月十二新报，被俄抹去一段，不知所言何事。"但这样严厉压制的结果又如何呢？三月初四日记："迩来俄人新立一党，意欲改易国政。"十一月十三日记："墨斯哥通城墙壁，贴有造反二字，不知何人所粘。"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沙皇，却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十一月二十二日记："闻本街第四十八号，有王爵杜尔戛鲁吉者，生三女。其长女、次女，曾经俄皇所幸，已字与人。其三女仍为俄皇所宠。伊家有二门，其一门扃钥，有巡捕一名把守，惟俄皇来启之。"这样的"民之父母"，自然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对。本书中关于当时革命党人的几次行刺俄皇，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记：

> 巳正，忽闻放炮三声。询知俄皇于巳初步游宫右御园，派有巡捕二名，暗侍左右。途次突遇一人，着官衣，年近三旬者，趋而进，免冠鞠躬。俄皇以右手扶帽答之，见其神色可疑，俟其过，回顾。时伊已取出手枪，未及呼，已连施三枪，幸而脱。时左邺民房门丁闻声往捕，伊以枪中其左颊而仆。后经二巡捕将伊缚之。同时，前面又一人向俄皇放枪，又被他二乘马巡捕所获，遂将二人下狱。前一人被获时，自吞毒药两丸，即刻晕迷。

四月二十一日记：

闻前日放枪之人，是日官定绞罪。……据供因国法太严，民受荼毒，总由君上不明，廷僚贪墨之故。……

十月十九日记：

闻昨夜亥正，俄皇由库尔斯克城回至南京墨斯哥。将进城，改乘马车，顺道入伊苇斯吉天主堂礼拜。其侍卫武弁，以原乘火车载行李，穿城走铁路。至中途，忽地雷轰震，翻车三辆，铁辙崩裂，幸未伤人。即时觅得掘地之所，人皆逃去。见沟宽二十五、六尺，深六、七尺，长四十馀尺，盖以俄皇必穿城而过也。……

十二月十九日记：

闻是日巡捕在某街，捉得三男二女。当时女放手枪拒捕，幸未伤人。搜得造作地雷之物，巡捕奖以宝星，协尉各有升赏。即时谕令通城，大索数日，禁止携带手枪。

这就是1879年俄国沙皇统治危机的几幅小型的剪影了。

到了在俄国居留的后期，张德彝对俄国社会的观察愈益深入，于俄国（比较西欧）之落后亦愈有体会，而凡此种种，亦均于缕记琐事中见之。如光绪五年八月初三日记：

西人每事订时，无论何等人，毫不爽约。至俄京则不然，如赴宴会及他约，皆晚到一小时不为迟，工役尤甚。苟订明日某时，必逾一日或二日。问则对以某日礼拜六，某日礼拜一，或例应休息，或因醉未醒，

诸多推诿。虽大僚订期会晤，亦有如是者。每言一点钟，又延至四五点钟始至焉，亦风俗之使然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又记云：

西国住房厨灶，固有青蝇，而不如俄国之多。虽值隆冬，亦来群集。迩因天气稍暖，厨中杯盘残沥，砧几馀腥，而营营之声大作，麾之不去，殊堪憎恶。……

寥寥数十字，大概也可以表现张德彝对当时俄国的感情吧！

张德彝

随使英俄记

常瑞序 ……………………………269
英煦序 ……………………………270
自　序 ……………………………271
凡　例 ……………………………273
光绪二年九月至十二月 ……………275
光绪三年一月至三月………………326
光绪三年四月至六月………………395
光绪三年七月至九月………………439
光绪三年十月至十二月 ……………493
光绪四年一月至三月…………………527
光绪四年四月至六月………………552
光绪四年七月至九月………………584

光绪四年十月至十二月 ……………617
光绪五年一月至三月……………651
光绪五年四月至六月……………705
光绪五年七月至九月……………731
光绪五年十月至十二月 ……………756
光绪六年一月至三月……………786
光绪六年四月至六月……………810

常瑞序

《四述奇》一书，吾友张在初所著也。在初随使泰西，凡目见耳闻之异，举皆笔之于书，故名之曰《述奇》。且屡经游涉，星轺所及，触目成文，故名之曰《四述奇》。顾是行也，偕游者夥矣，或赞其服物之美，或玩其器用之精；而在初独能详察风土，周览民情，以荟说而并录。则斯述也，其所以贻惠于后之使于四方者，岂浅鲜哉！吾愿览是编者，勿徒赏其文之奇，斯不负作者之苦心也夫！

光绪九年季秋，愚弟常瑞拜叙于旭园之听雨轩。

英煦序

英煦序

尝闻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然学问阅历兼有所长，非仅披览卷轴而闭户安于故乡，亦非登眺山川而陈编置之高阁也。若以中华奇士，博学高才，而遍游海外诸国，则城郭衣服之各异，语言文字之不同，水态云容，珍禽奇兽，杂然前陈，悉助此胸中浩浩荡荡之气，则岂徒读书而行万里者哉！吾友张在初者，在同文馆肄业有年矣，其志之翘，其才之敏，其学力之锐，其胆气之雄，固非寻常出色人员所易及也。其受钦使诸公垂青知遇，星轺所注，屡约偕行，办公得力之处，有非局外能尽知者。即此笔墨绪馀，足令当世奇文共欣赏焉。是为序。

光绪九年孟秋朔日，长白英煦书于乐天室。

自序

自序

尝思天下至难之事，不难于相因，难于创始；至险之事，不险于一试，险于屡试。 至难至险之事

自咸丰辛酉，国家与泰西各国订约通商，爰立同文馆于总署，学泰西语言文字。此举前所未闻，创始也。彝由义学生，蒙文文忠公试于嘉兴寺，得入馆。

同治乙丑，国家以西人来华者日盛，我国亦宜有人前往，采访政俗，识其风土人情，故因公而得历海外各国者，自此创始。彝奉旨随斌友松郎中前往泰西游历焉。

各国公使来华，咸有国书，以敦友谊。丁卯冬，奉旨派蒲、志、孙三大臣前往东西各国呈递国书，是东西来往绕地一周者，自此创始。彝曾奉旨随之。

夫中原自列国时往来使聘，虽有专司为命之官，而所

往者无非鲁晋齐楚各地；即汉唐西使，亦只今之印度而止，鲜有重译梯航，轮蹄万里者。至我朝始有使臣赴高丽、琉球等国，然以水陆计之，亦仅数千里而已。庚午岁因天津教案，奉旨派三口通商大臣宫保崇前往法国修好。是中国专派大员赴泰西一国者，自此创始。彝幸得蒙奏带往焉。

各国既经换约，遂多有公使驻华。国家以各国有雄长最著之邦，亦宜专派大员前往，以示和好，以通音讯，以保商民。光绪乙亥春，奉旨派少司马郭前往英国驻扎。是中国钦使之驻劄外国者，自此创始。彝又经奏调偕往。

出洋四次
无役不从

计自设馆以来，出洋四次，彝皆躬逢其始。噫！亦奇矣。

彝自为义学生时，以在初为号，初即始也。嗣后适屡遇创始之举，不更奇欤。因奇志奇，凡前三次所未见未闻之奇，此次复逐日记之。愿海内士君子共闻此奇，得知天下时务之屡变，风景之日新，不诚愈出而愈奇哉！

时光绪七年岁次辛巳仲夏，张德彝在初氏叙于养心堂。

凡 例

一、海邦政俗，近年诸星使著作如林，久已脍炙人口，余则不过窃其绪馀而已。

一、是书本纪泰西风土人情，故所叙琐事，不嫌累牍连篇。至于各国政事得失，自有西土译书可考。

一、是书原系逐日登记，借驱睡魔，其文俚而不雅，难免有道之讥，阅者谅之。

一、所记天文度数，山川远近里数，不无讹错，然行人持此而往，或不迷于所向也。

一、录泰西往事，以及制造之创始，虽用西历纪年，而仍附以中历者，以便阅者考查也。

一、海外地名，以“══”识之；人名、官名、物名，以“——”识之〔丛书编者按：原书地名、人名等符号，今

悉从略〕。其还音虽本《瀛寰志略》各书，仍有不甚吻合之处，聊以得其仿佛云尔。至中华之地名、人名、官名、物名，则不复识别。

一、历次出洋，虽忝承译事，而一切密勿，阙而不书，亦金人缄口之意也。

一、前三次笔所述及者，概不登入，以免重复。

一、昔宋洪迈成《容斋随笔》，后有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张端义《贵耳集》，有二集、三集。古人编纂，与时俱积，原不必统随一式。余四次出差，各就见闻笔录，故以述奇、再述、三述、四述而名之。

一、所载有见闻不确，失其事实者，尚望高明正之。

光绪二年九月至十二月

中国既与海外诸国通商，于是各遣使臣来华驻扎，修和好，保商民，以期办事确切，通信迅速耳。光绪元年，我皇上克绍丕基，载扬大烈，修来同之典，恢一视之仁。以华民出洋日众，非有重臣旬宣，不足以资镇抚。特准赍诏前往各国，以通和好。适值英人马嘉里在滇被戕一案，乃奉旨派花翎兵部右侍郎郭嵩焘为正使，花翎三品衔、候补五品京堂刘锡鸿为副使，莅英吉利国。随郭嵩焘出使英国

二年八月，经钦差大臣奏派随带三等参赞官一员：江苏候补直隶州知州黎庶昌（莼斋），贵州遵义府遵义县人。三等翻译官三员：花翎四品衔、兵部员外郎张德彝（在初，原名德明），镶黄旗汉军人；户部员外郎凤仪（夔九），正黄旗蒙古人；三品衔候选道马格里（清臣），英国苏格兰人。三等翻译官

随员二员：蓝翎同知衔、广东候补知县李荆门（湘浦），江苏扬州府甘泉县人；提举衔候选通判刘孚翊（鹤伯），江西南丰县人。随员兼翻译官：候选通判张斯枸（听帆），浙江宁波府慈谿县人。办理文应官：候选通判姚岳望（彦嘉），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监印官：中书科中书黄宗宪（玉屏），湖南宝庆府新化县人。武弁：蓝翎湖南候补千总郭斌；五品衔湖南候补把总罗雲翰；湖南候补把总周长清；五品军功纪端；六品军功贺志斌；七品军功龚绍勤。等因。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九月十五日，星使陛辞启节，彝亦遵奉偕往。

离京 二十八日乙酉 晴。叩别严亲，未初登车，出崇文门、广渠门。东行四十里，申正抵于家卫宿。入夜凉风扫榻，黄葉敲窗，已届深秋时矣。

二十九日丙戌 晴。早起郊外散步，见树枝垂露，场圃浮雲，乌啼旷野，犬吠孤村，心畅甚。早尖后，凤夔九来，谈至未正，遂同登车起程。行三十里，酉正抵张家湾，宿。

三十日丁亥 晴，甚暖。辰初起程，行四十五里，至安平镇早尖。午正又行五十三里。一路车尘蔽日，风卷黄沙。道旁茅屋生烟，老妪炊火，柴门积土，稚子堆山。申正至蔡村，宿。

十月初一日戊子 晴。店鸡报晓，残月悬天。卯初登车，行二十五里过杨村。又行二十五里至浦口早尖后，行三十里，申正抵津，宿北浮桥人和店。

初二日己丑　晴暖如早春。午正，乘肩舆往谒合肥相国李少荃（鸿章），都转林授卿（述训），总戎郑一峰（国魁），观察黎召民（兆棠）、刘昆圃（秉琳），及拜太守马松圃（绳武），大令武省三（士选），二尹嵩宝臣（珊）、王竹轩（文彬），参戎郑子善（明德），都阃张雲波（锦隆），巡守隋采廷（青选）、刘辅臣（国梁）等。城内城外，闾巷繁华，宛如上洋风景。 谒李鸿章

初三日庚寅　晴。早乘肩舆往紫竹林，拜津海关税务司马福臣、英国领事官孟甘。后至招商局写船，回寓始知文武官员投刺答拜。未正发送行李。申正郑子善、王竹轩、张雲波、刘辅臣四君约聚会堂晚酌，酒肴罗列，酣饮畅谈。戌初谢别，至紫竹林登"日新"轮船。船长二十五丈，宽约二丈，暗轮铁造，极坚固，极整洁。 紫竹林登日新轮船

初四日辛卯　晴。辰正开船，戌初出大沽口，风顺船稳。遇招商局明轮"盛京"、暗轮"永清"，皆来自上海。

记：同船男女三洋人：一司彪夫妇，为合众国传教者；一葛乐满，年逾古稀，英国游士也。入夜逆风，微觉簸扬。

初五日壬辰　晴。风息水平。午正过张山，遥见一英国兵船，闻系七日前错行岸上者。后见左有二岛。右则长山一带，渔舟两三。未初抵之罘住船，见楼台隔岸，舸舰迷津。司彪夫妇下船适登州。客人上下货物毕，戌正展轮。出烟台口，船平。 兵船搁浅

初六日癸巳　晴。顺风南行，西面频见岛屿，迨午后

则海水滔滔，一望无际矣。

记：同船华人二三十名，惟往九江之都门宝地山（谦），往粤东之天津王月山（秉璋）、梦庚（鸿逵）、稚连（鸿钧）兄弟，朝夕聚谈，甚是相契。入夜过黑水洋，风平浪静。

初七日甲午　晴，水平船稳。早遇中土风篷二、炮船一，皆北去。午刻西风骤起，甚劲。船遂摇荡。戌初过佘山。亥正，至吴淞口外住船。口占一绝云：佘山飞过泊鲈乡，难得舟平黑水洋；七次乘槎经沪渎，少留仍驾铁慈航。

初八日乙未　晴。子正开行进口，辰正抵招商局码头傍岸。未初，乘肩舆行十数里，至二洋泾桥源泰祥栈住。屋窄小，尚新洁。安置行李毕，易公服，至抛球场广肇公所，谒见郭、刘二星使。回寓知大令莫善徵（祥芝）、司马陈宝蕖（福勋）来拜。

广肇公所谒见星使

初九日丙申　晴。辰正，郭、刘二星使召饮，同席者：都转金眉生（安清）、别驾朱子畲（尔田），及郭星使之弟京堂郭意城（崑焘）。饮后往拜冯观察竹儒（焌光）、孙砚农（文田），并答拜陈宝蕖司马及莫善徵明府。未正回寓，有砚友朱静山（格仁）来拜，坐谈良久。

初十日丁酉　阴。巳正，王月三昆仲邀饮于宝善街复兴楼。午后晴，闻黎莼斋、刘鹤伯、姚彦嘉、黄玉屏四君到，即往拜。回寓，知冯竹儒观察投刺来拜。

黎庶昌等到沪

十一日戊戌　晴。早，乘肩舆答拜朱静山，未遇。回寓，知京堂郭意城、都转金眉生、刺史李少珊（凤翎）及孙砚农来拜。酉正，孙砚农邀饮于复兴楼，同席有郭莲孙

(斐)、吴寿芝(寿之)及陈宝蕖之犹子陈臧伯(衍林),皆六七年前旧雨也。

十二日己亥 晴。巳正,乘肩舆拜观察唐景星(廷枢)、都转金眉生,及陈臧伯、郭莲孙、吴寿芝、英国领事官麦华陀、合众国领事官美尔师、江海关正税务司吉罗福、副税务司辛盛、翻译劳德、同事之英文翻译官马清臣,与英国威公使(妥玛)派同前往之英文翻译官英国爱尔兰人禧在明。酉初,孙砚农仍邀饮于复兴楼。同席有太守蒋芗生(凤藻)、潘吟芗(恩燕)诸君,至子正始散。 拜会洋人

十三日庚子 晴。早至广肇公所谒见两星使,并拜郭星使之弟、观察郭志城(崧焘)。午初,马清臣约在大中店早餐后,同往英国轮船公司写船。与其同事韦泽士登"塔万宽"轮船,查定舱房,妥议饮馔后,回公馆禀复。二星使原召晚酌,因陈宝蕖同时约饮,乃往洋泾浜理事公廨,少坐谢别。 写船

回寓,知砚友严子猷(良勋)邀饮于复新园,遂往。同席有叶云樵(树芳)、蒋芗生及马眉叔(建忠)。眉叔系李少荃相国派往法国学习律例者。正饮间,砚友金菊人(仁杰)又邀饮于长春楼,辞。

十四日辛丑 微雨。午初,往西昼锦里拜张听帆、李少珊、金菊人,后至公馆谒见二星使。回寓知观察唐景星、陈臧伯、郭莲孙、吴寿芝暨麦华陀、美尔师、吉罗福、劳德、辛盛等投刺来拜。

十五日壬寅 阴雨。早乘肩舆至河边,驾新关三板行

三四里，一望戈船数十，火轮百艘，舳舻相属，数里连樯，船桅之盛，前世所无，胸襟为之开豁。登合众国“阿什洛”兵船，拜水师副将韩茀，坐谈片时，辞别登岸。有税务司吉罗福邀饮，同步至香港路，登楼见其妻庄氏。饭后回寓，知观察郭志城来拜。

拜会美国水师副将

十六日癸卯 阴。早入公馆，谒见二星使。回寓，知郭星使之犹子郭龙雯（虎宣）及旧友黄平甫（达权）之子黄咏清（惠和）来拜。酉初，朱静山约在庆兴园晚酌，同席有严子猷、陈臧伯、汪晓村（丙勋）诸君。

十七日甲辰 阴雨。早至公馆，谒见二星使。料理行装毕，回寓。俟饯行客去后，时已申初，始早餐。匆皇之际，携装驾三板登“塔万宽”轮船，时又有二三旧友送别。酉初，郭星使官眷行李到，彝率弁役点数入舱。戌正，二星使率诸同事及马清臣、禧在明上船。子正展轮，出口甚平。

塔万宽号

记：此船系暗轮，长二十八丈一尺，宽三丈五尺，高二丈七尺，入水一丈二尺，马力三百五十。船主英人巴乃得，年近四旬，言语温和。

十八日乙巳 阴，顺风。水色早黄午绿。左右叠见山岛。申正则海水弥漫，一望无际。酉初细雨，继而倾盆，狂风拍浪，船甚簸扬，奔腾砰湃，金铁齐鸣，水手喧嚣，令人终夜难寐。

十九日丙午 雨，浪尤大。未初过台湾，镇日南行少西。酉正，雨止风息。入夜晴，平。

二十日丁未　晴。辰正入粤境，过汕头。左遇轮船一，系东往日本、金山等处者。右遇风篷一，亦西往香港者，风顺水平，纵横挂十二布帆，远望如楼似岛，其行迅比火轮。

申初，西行少南，有英国铁甲船名“敖达仙额斯”，长四十五丈，宽四丈馀，衔尾而至。我船见，遂升旗，来船亦升旗。我船随下旗。来船渐趋而近，两船并行，相距可十馀丈。来船作军乐，兵丁列队升桅。我船复升旗，停轮稍待。则来船横掠船首而过，遂撤队下旗，扬帆驶去。夫彼此升、下旗者，问答也。作乐列队者，示敬中国公使也。升桅而立者，以示远也。停轮者，以示让也。掠船首而过者，趋而迎也。 兵船向公使致敬

二十一日戊申　晴。寅正抵香港住船。巳正，英国总督阿乃的遣中军欧克勒根投刺来拜请何时登岸，以备船接。乃订未初往拜。去后，有英国水师提督郎贝尔来拜，知伊在此带有火轮兵船四只，尚有二只在上洋，今午开轮回国。

未初，欧克勒根至，二星使偕黎莼斋、凤夔九与彝及禧在明、马清臣，驾十桨小船，行二三里。随行，炮台升十五炮。登岸，红衣兵列队作军乐，举枪对鼻以迎，皆示敬意也。曾任英国广东领事官罗伯逊亦迎于岸。问候毕，各乘凉舆登山。行数里，绿肥红瘦，花木如春。至总督署，柯公年约七十，鬓髮皤然。文武官集者二十馀人。通名姓者，有水师提督来德、副提督柯伦卜、按察司时梅腊慈、 拜会港督

官学总教习司九尔、助教佛格那五人。

香港学校　坐谈片时。酒罢，令司、佛二公引观学院。楼高三层，生徒五百馀名，内华人四百数十名，西人数十名。学分五堂，华人课华文者三，西人课西文者一，西人课华文者一。每堂百名，一师主之。堂分十列而空其前，每横长案坐十馀人，以次向后，层累而高。前则师正坐相对；亦有师中坐而左右共分五列者，使耳目所及，不能遁饰。学规整肃，生徒安静。

西人学中文

观罢，回行至岸，兵仍列队作乐相送。登舟，随行，又有英国铁甲兵船"威都拉麻中阿"升十五炮。过其船，亦作乐升旗以示敬。酉初，英国火轮兵船"伊斯达里代"开轮回国，临行作乐，音调迥殊，询悉不忍分离之意也。

二十二日己酉　晴。丑初，突有英国商轮船名"福娄额司戛斯"者，由福州进口，直撞船艄。声震如雷，坏后窗丈许。幸船尾铁厚未断，而小艇之悬挂船尾者，竟成两截。原订是日午正开轮，因修补，遂延搁一日。

港督来拜　未初，英总督偕罗伯逊来拜。谈及本地牢狱，乃欣然请往，属罗伯逊陪行。申初，欧克勒根来接。二星使率彝与马清臣驾十桨小舟登岸，乘舆肩行二三里。其牢狱设正副司狱。时正司狱达格乐公出，副司狱陶木森引观各处。

楼高四层，每间铁栅石墙，极其坚固，毡被木枕，极其洁整。有华人五百一十四名，西人四十名，皆着白衫白裤，斜印黑字记号。罪重者住上层，一人一房，扃其门。罪轻者住下层。华人睡木榻，五人一房。西人睡铁床，三

香港监狱中之华人与英人

人一房。食则华人各饭一盂，咸鱼四尾，茶一碗。西人各麵包一块，牛肉一片，加非一碗。罪有大小。系狱久者，三年五年七年不等，肉食稍加。少亦一年，或数月，或数日。每日按时作工，劳其筋骨，活其血脉，以免积郁生病。罪轻者，每早各梳麻若干斤两，或编麻毡若干尺寸。早饭后，依序下楼，在院中各移石礁，举铁丸。礁长尺馀，厚广各六寸。丸重二十斤。后入房稍憩，读书。晚饭后，同入一院，缓步排行半时而后睡。其因故禁锢数日者，房设一铁轴，令手运之，每日万四千转，有表为记。不如数者减其食。女牢，人各一房。外设浴堂，日一就浴。狱设礼拜堂，七日礼拜，囚人环立听讲。有病馆以处病者，令医士掌之。又有收敛病故人犯堂，洗涤精洁，以松香涂地，不独无秽恶之气，即人气亦清淡。

按时作工劳其筋骨

法律极严，按时出入各处，皆循序而进，路狭亦鱼贯而行，绝不紊乱。刑具有锁、有镣，以械手足。有绳鞭，无板、棍。其变诈反复败坏风俗者，则刺其颈作黑圈，驱而逐之，不准逗留香港。当日见女犯三十名，系犯拐带、偷窃案者。男犯有一名刺圈被逐。又一名，业经被逐。以刀削其圈，涂之以膏，仍来香港。因疮愈成斑，复经巡捕查获，执而囚之。又一名，系抢夺幼女者，受五十绳鞭，皮裂肉烂，脓血盈背。其在院中者，排列成行，站立整齐，举手加额为礼。其禁锢室中者，在外扬声喝之，皆当门而立，垂手向外，规矩森严。

五十皮鞭皮裂肉烂

回船后，有前丁卯年同行之左协理、现充台湾税务司

柏卓安来拜，坐谈良久。晚闻二船涉讼，经按察司审断，令商船赔修补银一千四百元。

二十三日庚戌 晴，甚热。卯初开行，出口甚平，左右频见山岛。辰初过驴耳山前一小岛，周约二三十丈，距山里馀，西人欲立灯楼以明海路，请示我国，未允。同船新搭英、德、义、法各国男女二十馀名。午后大浪汹涌，见渔舟数十，随波上下，想皆来自琼南万州一带也。是日南行少西，至午正行一百九十五里，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二十二分。

二十四日辛亥 晴，水平风顺。午正，行八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分，左近巴拉赛小岛，中国属岛也。荒僻无人，产人〔海〕参、珊瑚、均不佳。入夜大雨。

因邹衍之言而思天下之大

因思天下土地之大，邦国之多。按《史记》所载驺子曰："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国名曰赤县，内自有九州，禹之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是驺子以天地包含之广，不只中华一州，惟未详其名耳。如欧罗巴、阿美里加各洲，若华人自古有航海觅得其地者，当各予一名，则无须按洋字还音而呼之矣。

二十五日壬子 阴，午初细雨。午正行八百五十二里，在赤道北十三度。未初，遥见正西小山数里，名曰瓦誊嘘山嘴，乃安南东南界也。申正雨止，晴。

二十六日癸丑 晴，热。早起清风拂面，皎日当头，南行顺风，如履平地。

按《尚书·考灵曜》云："地常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在大舟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是华人早有先见也。当日彝在舱中，闭目静坐，惟闻机器丁东，不见海水北流，又焉知船向南渡耶？ 引证纬书

午正，行九百三十九里，在赤道北八度十分。申初，细雨一阵，复晴。

二十七日甲寅　早大雨，水蓝色。午正晴，水黑色。行八百三十五里，在赤道北四度三分南行少西，夜仍雨。

记：同船英国克尔夫妻，茶商也。妇年二十馀，由香港上船，终日卧于船面，饮食有本船女仆供应，而上下楼梯，则需其夫拥抱。实不晕船，故作态耳。是日在大厅早餐，其位应在船主右第四，彼竟入首座，意必船主所请；至晚餐，又改坐右边第五之张听帆座，听帆移去对面，绝无逊谢意，其妇之矜贵，亦可概见矣。

二十八日乙卯　早大雨，辰正微止。先南行，后转西。左见小山一带，碧树蓊茏；后则左右山岗，苍翠入画。巳正，见左山岗前一孤岛，上立灯楼，名曰"瓦斯寇"，系四百年前始觅地来华之葡萄牙人名也。

午正，行七百二十里，至新嘉坡，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傍岸，有中国带"扬武"火轮炮船提督蔡瑞庵（国祥），偕其弟副将蔡悦卿（国喜），及黄浦人、现充俄国领事官、英国议事官胡琼轩（璇泽）来拜。后英国总督卓威斯遣副将德格利、中军巴屯投刺来拜，言午后命车来迎。 中国兵船"扬武"号

未初，黎莼斋、马清臣与彝随二星使，乘双马车行二十馀里，至胡公园，又名黄浦园。入内登楼，所储珍禽怪兽颇多。见玻璃匣函羚羊头一，双角并存，皆向下三盘乃伸而上。鱼鬣一，长七八尺，色如象牙，盘结坚固。野牛角、犀角、鹿角各二。鱼腮一。白蚁二，以玻璃瓶盛水养之，长约二寸；初藏于两石卵，上凿一孔通饮食，后剖卵得之，谓之白蚁王也。驼鸟卵十馀。蛇卵如鹅卵者四。石刻日本富婆〔士〕山一座，周不及尺，工极精细。瓷造果品数种。中外书籍、画轴及华人赠送匾额、对联无数。茶后下楼，旁有铁网小房，内养驼鸟、袋鼠、彩鸾各二。六脚龟一，长三尺馀。白壳龟二，紫花斑文，背中高如峰，头足色俱白。又狗熊、豪狗各一。

胡璇泽家花园

去此复行数里，登山至总督署，未下车，升十五炮，礼也。楼三层，宽敞整洁。卓公年约六旬，言语温和。后见其夫人及二女并按察司费力朴，少谈辞去。乘车绕行二十馀里，至前次所游之堪宁炮台。入门，有管台副将尼车斯、参将李荫池迎出，引看各处。兵共一百三十名，带队千总莫拉的。后入官厅，少坐饮茶。酉正回船。一路房舍虽增，鲜有华丽者。

华人十万

记：此地居民，西人二千馀，华人十万众。

二十九日丙辰　晴，热。早有英国管带"朱努"兵船千总蒲兰、管带"麻格派"兵船把总安逊，差帖来拜。辰初，黎莼斋约游，遂同乘车行十八九里，在粤人所设新远香楼早餐。后游酷地阔园，薰风拂面，花影迎眸，莺声燕

语，红绿参差，与前三次所游无异。回船后，遣人持刺答拜二武官。申初大雨，雷。申正，禧在明与翻译官必麒麟，随卓威斯冒雨来拜，坐谈良久。卓公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卫拉奚里三处，巡行时及之，而以新嘉坡为常驻之地。　总督来拜

酉初开行，出口向南少西，入夜转北。因英国公司轮船取道槟榔屿，故改道而行。

三十日丁巳　卯初大雨滂沱，水程难辨，停轮少待。巳正晴，热气生。西行少北，见正北山岗长数十里，乃麻来亚之西南马六甲南界也。镇日水色深绿而平。

按《淮南子》谓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所谓南极之山者，必闽粤临海之山也。所谓暑门者，必近赤道之地也。不知赤道在南仍有温带寒带及冰洋等处，是真南极也。彼所谓"南极"者，中国之南极，非天下之南极也。所谓暑门者，中国之暑门，非天下之暑门也。且南极无山，即有，亦寒门耳。　《淮南子》之误

十一月初一日戊午　阴。早遇风篷三四，掩映而来，如在画图中矣。南行少东，见东南一带山岗，绿树参差，白云环绕。稍转则左右皆山。右边树木森列如垣，隐有悬崖，令人应接不暇，乃卫拉奚里也。行数十里，右边渐露楼舍，炊烟上升。辰正抵槟榔屿。住船后，晴热。

郭星使令彝登岸，觅华商王文庆，以便寄信上洋。乃驾小舟上岸。步里许，抵"万振丰"铺。见王文庆，年近六旬，福建人也。笔谈间，适有云南大理府回民江麟钟者，自言来此二十五载，以贩卖金刚石为生。又有云南濮　槟榔屿托华商寄信

云南回人弃官来此经商

江府马为麒字玉书者来，自言在马如龙麾下带勇，授都司职，上年相随入都陛见，后以仕途不易，弃官为商，迩来一载，家道小康。其地产胡椒、肉桂、鱼翅、冰片、海参等物。茶后，王文庆同其乡人谢允协、柯汝梅、林汝舟、王澜德、李边坪、万全堂、王文德及江麟钟，着短衣随彝来谒郭星使，惟王文德能英语。一路楼房鄙陋，路崎岖且不净，与新嘉坡同。

闽籍多人短衣来谒

有英国协尉夏熙奕者，由卫拉奚里附船归国。有华商所送红帛大旗一面，上书"忠勤正直"四字，下书"渡港众商同献"，并有数十名鼓乐驾小舟以送之，必有遗爱于人者。

华商为英官送旗

申初大雨，后细雨迷离若雾。酉正开轮，仍由旧路，北行少西。

记：由新嘉坡至槟榔屿一千一百四十三里。地在赤道北二度，北京西十一度二十分，原属麻来亚，前于西历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即乾隆五十一年），麻国王开文以之奉给英国。地长四十五里，宽二十七里，居民六万一千七百九十七名，口内有闽粤商贾数万。山明水秀，迤南皆高山，树木畅茂，瀑布高十馀丈，亦美景也。

闻迩来各处华商公立一党，名曰"奚格那搜赛伊的"，译言号党也，彼此保护，与外邦"福立美逊"党同。然愚顽性成，多未归化；有离华二三十年未归者，有生于外邦而未到中国者，有归英属而不改装者。此辈若来中土，无事则为华人，遇事则曰"英属"，诚一隐患也。如有领事驻

各处华商结社立党

华人入外籍之弊

而上。鱼鬚一，长七八尺，色如象牙，盘结坚固。野牛

扎，能令归英者改装，则华英判然，方为有益。是夕风。

初二日己未　晴。水平船稳，西行大山绵亘，叠嶂入霎，乃苏门答腊之西北境也。午正行六百八十四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七分。申初，正南高山起伏，翠黛千重，四面白气如絮，倏忽万变，继而大雨一阵。酉正，见正南一灯，乃苏门答腊西北界临海三里外之小岛灯楼也。楼名“比娄布拉斯”。入夜，风浪暴起，万窍怒号，船摇甚剧，人不堪之。

初三日庚申　阴。西行少北，东北风甚劲。午正行七百七十四里，在赤道北六度十四分。后改旁风，浪高如山。戌初，风雨交作，雷电奔驰，遂急停轮撤帆。奈风烈不及撤，水手登桅力拽之，而坠伤者三人。杀气怒号，通船惊起。盖海面旋风也，粤人谓之飓风。海面盘旋，或千里，或数百里。舟入风中，随风旋转不得出，常至倾覆。非风息，舟不能行。洋船每见旋风起，急以寒暑表之轻重，驭船之进退。气轻而下降，则临风将近，乃设法以躲避之。待气重而上升，则去风渐远，可以免患。东西诸大国皆设有报风公司，以觇风力。凡风起处，疾者一点钟行二百四十馀里，较电信顷刻千里者，则有迟速之别。如某国某处风起，急以电报通知他国，继而彼此通知各海口，安排船只以为出入之节。次早另登新报，以便通悉，洵航海之惠政也。

大风拔帆坠伤三人

报风公司

初四日辛酉　晴雨不定，风浪如昨。午正行五百四十六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四分。闻始皇时，宛渠之民乘螺

螺舟 舟而至。舟行似螺，沉行海底，水不入；苟遇飓风骤雨，巨浪狂涛，亦无患焉。今此船冒风涉险而不覆者，虽如螺舟之稳渡，仍仰赖我皇上之洪福也。

初五日壬戌 晴。西行少南，西风甚劲而船稳，波浪不起，万里苍茫。午正，阴云四合，大雨。行六百六十三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三分。

柳树仁患痘隔离 郭星使之庖丁柳树仁，患病数日，手面生红颗，经本船医官艾大勤验其为痘。洋船最忌病症，痘尤甚。有患者，挂黄旗，禁舟人往来上岸，医院延病者别居。必留二十日，俟无传染，舟人方得上下自由。此去锡兰两日程，当换船，舟人皆恐。船主乃移柳树仁于船面单屋，四周遮闭，禁人走入。原与同舱各人，亦皆移开，不许前后上下乱步，以防传染。病者原舱洒药水锁闭，附近各舱门首亦洒药水以阻病气云。

记英船规：头等客每人准带行李重三百三十六磅，二等者一百六十八磅，每磅合十二两。多则每吨加二十金磅，货物每吨五金磅。按一吨又为二十卫，即二千二百四十磅，合中国一千六百八十斤。又卫一分四夸，每夸二十八磅。金磅，英钱名。

初六日癸亥 晴，水平风缓。午正行八百六十四里，在赤道北五度四十分。未初，遥见北面峰岭嵯峨，状如冠帻；渐行渐近，只见绿树丛丛矣。又行二百一十九里，西正抵班得高，锡兰岛之东南境也，住船。有英国总督葛来

抵锡兰岛加勒港 戛里，由二百里外戈伦柏地方，遣副将谈布，同本地按察

司路斯马阔、游击柯拉克投刺来拜，问宪旌登岸之时，以便备舆来迓。又言本地定章，过午不升炮，俟诘朝午前放之，以表恭敬。乃订明午以告之。入夜虽云浪小，然潮水触石，惊天撼地，同舟无不震慑，甚矣浮海之难也。

初七日甲子　晴。早起束装。辰刻，施医院接柳树仁去。途次、屋中，皆洒药水以散病气。巳初，同张听帆驾小舟行一里，登英国公司“北绍尔”轮船，照料行李。午初一刻，回“塔万宽”，随二星使登岸。有英国户部官布莱斯，以八桨小船，前竖中国龙旗，后立英旗来接。　柳树仁为医院接去

临岸，升十五炮。见谈布、路斯马阔及柯拉克率兵列队，作军乐迎候。乃乘双马车行里许，入前次所宿“欧连”大店。众文武英官来见，名皆未详。

后谈布陪游近地佛寺及牢狱，遣土司姓得希拉瓦名尼楚拉斯者前导。其人年约五旬，能英语，着洋服，头顶玳瑁梳。行三四里，其狱与香港稍异，大监八所，女监二，病馆一。罪轻者工作。罪重者禁锢，每房一人，别为一所。

去此行数里，看佛寺二。一小者建于山阜，盘曲而上，乃荒祠也，苔藓满地，杳无人迹。一大者为卧佛寺，土名“瓦路戛喇嘛”，印度言沙地庙也，在沙地。殿宇卑狭，卧佛一，侍者二，像与北京者同。殿旁白塔高一丈，土司云内有金身佛骨。塔前立石幢，树纸幡。僧以黄布帷其身，而袒其右臂，出贝叶经与看，用锦袱裹之。有本地文，有南印度文，式皆大同小异，刀刺圈点而已。令其诵，如华　卧佛与北京者同

僧声。三人同诵，微近喇嘛梵音，而“南无”二字极明显，所奉清规：不答礼，过午不食，惟饮水与加非而已。按土语名贝叶为“塔拉戛哈”，名菩提树及皮肉花为“阿来戛呐达”。皮肉花树如芭蕉，花朵包于枝杈，形若匙，长逾尺，宽六寸，色淡黄，开与萸米花同，长有尺半者。此地有天生饮食，渴饮椰子浆，饥餐馒首果。果形如馒首，大于海茄，色黄味甘，树高丈馀，叶如棕树。

馒首果

回店午酌，共桌三四十人，同船者十五。后登车，各官送至码头，列队作乐，升十五炮。登“北绍尔”轮船，知众仆未换船时，本船医官贺勒逊到“塔万宽”，验二等客中有无病症。因郭星使之衣工陈炳祥，曾为柳庖送茶水，遂亦留住医院，以防传染。俟病者愈，并送英都。二人费用由公司垫付，俟抵伦敦再为照数偿还。申正，“塔万宽”开往孟买。酉初，本船开，出口水平，西行顺风，入夜摇动。

陈姓缝工亦留医院

记：“北绍尔”甫造成四年，系暗轮，极整洁。长三十九丈七尺八寸，宽四丈四尺，高三十六尺，马力六百，重三千七百八十一吨，可载一千零三吨零百分之四十一。船主英人槐达，年逾五旬，温恭和蔼。

北绍尔船

初八日乙丑　晴。风光潋滟，鸥鹭不惊，稳送一帆，为数日未得之乐事。

记：古舟虽有追风、飞雲、擅雷、挟电之名，而无轮机，皆恃人力，快者不过日行百里而已。今有火轮机器，能日行千里，究不若雷电风雲之捷。是古人徒取其名，以

耸人听闻耳。

午正行六百二十四里，在赤道北六度四十九分，仍西行少北。

初九日丙寅　晴。午正行七百五十里，在赤道北七度五十五分。晚与西人论地动天不动各节。因思《晋书》所载，古之谈天者三家，一曰周髀，一曰宣夜，一曰浑天。前二家所言，考之多所遗失。惟浑天一家，言天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周圆如弹丸，其形浑浑，与西人旧论相符。又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东西南北展转周旋，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隐半现，更与西人旧论无异。且浑仪始于唐尧，计今已四千二百七十馀年，是华人之深晓天文者，早于西人三千年也。今华人之多不识天文者，因不察古人之遗制而深思其理耳。 浑天之说与西人天文学相符

初十日丁卯　早大雨，雷，巳刻雨止。午正行八百二十八里，在赤道北九度零五秒。未初晴。是日为西历十二月二十五日，相传系耶稣降生日，为西洋之一大节也。有德国人法柏尔、葛立模、义国女韦乐勤，英国妇吴司氏等，镇日弹琴作歌，声音清越，亦遥申欣庆之意也。

十一日戊辰　晴，西行顺风。午正行八百一十四里，在赤道北十度十一分十二秒。有同船二等客、英人赖尼者，由香港上船，即憎华人不净。是日晚餐，竟阻华人往来，违者以麵包击之。仆役谈鹤龄以告马清臣，诘之，则曰：“华人污秽嘈杂，令人寝食不安，故怨之。今事不关汝，何必越俎。”马曰：“余乃中国公使翻译，安得不问。”其人怒 有英人憎华人不洁

出恶声，马遂告之司事。船主责之曰："同船共济，不分中外，如再不悛，到亚丁时送汝登岸可也。"

十二日己巳　早微阴，旁风，浪涌船摇。午正晴，行八百七里，在赤道北十度五十五分。当晚皓月当空，辉扬万里，同坐船面以赏之。德人巴森问彝："中国亦有大船否？"彝云："自古有之。如二千年前，汉武帝作昆明池，周匝四十里，为'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此其明证也。"又问："亦有大战船否？"彝云："古亦有之。如越欲与汉船战，汉遂治楼船，高十馀丈。又隋朝杨素在永安造大船一只，名曰'五牙'，起楼五层，高百馀尺，左右前后置六泊岸，并高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此又其明证也。当时枪炮未出，故少沉海之虞。今在江河用木，入海则铁木兼施，上无楼而内列炮，将士宿于其中，时势使然也。夫欲强兵水战，不在船之大小，惟要工坚料实，将良兵勇，则防海之能事毕矣。"巴曰："信然。"

问中国古时有大船否？

十三日庚午　晴，旁风如昨。午正行七百九十二里，在赤道北十一度二十六分。有来自孟买之英人吴阿龄者，年约四旬，耶稣传教士也。因病去印度，欲回英调养。无如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其妻司氏忧闷，逢人辄问疗治之法。或云时候不佳，宜息心服药。或云体质孱弱，宜努力加餐。其人仰卧不语，面目枯槁。至晚，船主令人舁入他舱，以便静养。入夜大风，天气稍凉。

乘客患病

十四日辛未　晴，水色蓝而平。午正行八百六十四里，在赤道北十二度十六分。遥见正南长山一带，乃阿斐里加

正东苏墨里斯之东北界也。山名腊非勒，长四十二里。以千里镜窥之，层石童童，无蔚秀气。

水葬仪式

昨夜寅初一刻，吴阿龄病故。船主令以白布包裹，停于船面上货舱口，外围白布帐。饬匠造柩，四面钻孔。午后入殓。脚下坠生铁一块，重二十馀斤，拟申正葬于水宫。其妻曰：一日即抵亚丁，请暂留而瘗于土。乞再三，船主弗允，告以生人既死，灵魂上天，入水入土，均无不可。

申初，移棺于船旁门中，半倚船，半临海，上罩国旗，左右立黑仆。正副船主率男女客与众仆婢，整衣持经，绕棺朗诵。诵毕，推之入海，复诵经而罢。询悉足下系以重物者，令入水而易沉也。棺之四面钻孔者，令水入而易化也。所遗子女各二，皆幼，小者怀抱，带有印度一黑女仆。妇端庄幽静，缄默寡言。其人故后，子女仍嬉笑。问之，则曰：乘车已升天矣。入夜，清波微绉，皓月横空。

歧视华人之英人改坐别船

十五日壬申 晴。午正行七百七十七里，在赤道北十二度三十八分。又行一百四十六里，申初，抵亚丁住船。英人赖尼憎客如前，船主令登岸改坐本行回国之别船，盖由华至英系一票也。

戌初，英国总督葛昂额之中军韩达尔来舟，言总督住孟买，遣伊迎候，原拟明早船到，故误升炮等语。

亚丁

按：亚丁与阿剌伯地势毗连。濒海一山，英人建立炮台三。山尽处，东西各为一山，横出海面，中阔十馀里，可以停泊。英人踞此，以为红海口外一胜地也。雨少晴多，

山枯地瘠，一无所产，五穀菜蔬来自阿剌伯。按天下各处，有生人即有食物。惟此地穷苦异常若沙漠，如我怀州武德县、临安府落客山之土，可作饼糕，炙热而食，亦耗土丑人之福也，但不知能否果腹耳。入夜极热，似初伏。

沙土可作饼饼

十六日癸酉 晴。丑初展轮出口，水平色绿。辰正入红海口，过英属棓林岛。闻数十年前，法人觅得此岛，方谋占踞。亚丁探知，闻于孟买总督，驰檄所部，率劲旅十馀人，夜至其地而树旗焉。逾两日，法使至，见之废然而返。地不大，无所产。英国捷足先得，以控红海之咽喉，诚扼守之要策也。过此，左右频见山岭，时隐时见。

午初，过阿剌伯西南滨海之木戛城，为东岸海口繁盛之区。万户千门，遥望垩白如雪。午正行四百二里，在赤道北十三度十分。北行少西，东风甚劲。晚有英国茶商司梯文森者，出印度阿萨木所产茶葉与看，葉小色黑。船主令烹之，味似红茶，苦而涩。

印度红茶

是日系西历十二月三十一日，为岁尽日，西人间有感于怀者。入夜，风息水平。

十七日甲戌 晴暖，水微波。午正行七百七十一里，在赤道北十六度四十六分。西面见高山，隔海为阿斐里加之阿伯西尼亚，盖土番也。

是日为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朔，早起免冠拉手伸贺，彝等亦鞠躬而礼之。

1877年元旦日

按西国之君，称名不一。男主之尊者曰皇帝，次曰国王。女主之尊者曰后帝，次曰君主。英国现系女主，故

以君主之号奉之。闻印度以是日推崇英国君主为印度后帝，印度诸王会于北印度伊得列城，行庆贺礼，列象千馀，悬花结彩。西域诸回部以及布达喇、廓尔喀、布鲁克与克什米尔之奉佛教者所辖之地，皆施放大炮，歌万年曲，作鼓乐放烟火，为印度一盛会也。暹罗王并遣使称贺焉。 英女王即印度皇位

十八日乙亥　晴。逆风颇劲，船亦簸扬。

按《四海总说》谓海水大抵绿色，惟红海色淡红，或云海底珊瑚所映。然此海水色忽蓝忽黑，海底亦少珊瑚。有谓两岸山皆赭色，故以红海为名，未知孰是？又《外国传》谓大秦西南涨海中可八百里到珊瑚洲，洲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铁网取之，想即红海也。然红海在大秦东南数千里，其方向又不合。愿世之专舆地学者，折衷以释疑也。 中国之书所述不确

午正行七百二十三里，在赤道北二十度二十三分。

十九日丙子　晴。早遇轮船，左右各一，皆南去。西一小岛，形如馒首。东望高山，绵亘百里，峰插入云。午正行七百五十六里，在赤道北二十三度五十分。晚过砚大番斯，平地灯楼，夜凉似秋。彝屡次往来红海，皆热比中伏，不解其故。后询知红海阔五百馀里，南界阿斐里加，皆沙漠无人，日炙沙石燥烈，为南风所煽，薰蒸之气，逼入海水，故多热。此日炎威少杀，亦偶然耳。 红海多热

二十日丁丑　晴。早过赛乃山，入苏耳士湾。遥望左右，山岭连绵，岛屿甚杂，如送如迎，色皆黄白。午正行七百六十里，在赤道北二十七度三十分。入夜虽凉，而月

升如火，大比车轮，金光赫赫，万里无雲，想亦热气上腾也。

二十一日戊寅　晴，凉。西北行五百一十三里，卯初一刻，抵苏耳士住船。堤岸整齐，而路径弯曲。巳正，随二星使同黎莼斋、凤夔九诸君，乘轮车行十馀里，至苏耳士镇下车步行。街道泥泞，土屋鄙陋，楼房亦不雅洁。入“修蔼思”店，门牖扃闭，寂寞无人，非复从前繁盛。因十年前新河未开，此地为征客必出之道；今新河已开，口岸东移，而此镇废矣。少坐饮茶，后驾小舟转四湾，抵挖河厂一观。器具有损伤者，现已修理，尚未毕工。又行里许，登岸，步行回船。是日因候同行之孟买来船，未能早开。后接电信，始知来船迟开一日。

苏伊士镇

二十二日己卯　晴。早步游，见左近立一石像，高丈许。其人为二百年前法人名瓦琛汉者，始知两海，故立石以表之。

巳初，因来船未到，遂策蹇入城。一路微风淡荡，山水清澄，胸襟为之一畅。忽见信局挂旗，知英船将到，乃急回。来船名“卫尼哈”，大与我船埒。即时彼此换货。凡客之赴阿来三它牙者，皆改登“卫尼哈”。

禧在明欲由铁道乘轮车往阿来三它牙，附船渡海，至义大利之布林的奚海口，再乘轮车三日，先抵伦敦。乃辞去。

未初，我船开。申初，入新开河。酉正一刻，至咸湖南口住船。见右岸里牌上标明第七十五吉娄美当。计由河

入新开河

口至此共行十吉娄美当，合中国三十六里。吉娄美当，洋里名也。

二十三日庚辰　晴。卯初开行。辰刻至咸湖北口，遥见左岸河道公司杆顶悬黑球，知他船已入河口，乃停轮待之。巳初，英国轮船“那木坦”长三十馀丈者，出河入湖。黑球下，我船遂开轮进口。

午正过义思麦利亚，地当新开河之中。其铁道南达阿来三它牙，北达苏耳士。遥望楼舍，较增于前。由苏耳士曾募一引水者，至此换人。船不停轮，甫见市肆，有小船迎至，系换班之引水人也。又遇一英轮船名“该马诺尔令”者，交首而过，长四十一丈五尺。

入河口，过法王后行宫。水路愈狭，两岸沙山高五六丈，舟行距岸不过数尺，又多作迴湾，以杀急流之势。申刻，遇法老〔国〕轮船“提格”，系前庚午冬由法回华驾过者，泊于西岸以让路。盖沿河西岸宽处南北立牌，以志停泊之所。　行船互让

酉正，过满芮蕾湖，至南口下锚。由第七十五吉娄美当至第二十吉娄美当，合中国一百八十八里。

二十四日辛巳　晴凉。卯初开轮，行二十吉娄美当，合中国七十二里。巳正抵波赛，住船上煤。西岸楼舍倍增，人多物阜。东岸有压沙机器厂，帆桅林立，水涌如潮。

午正，开入地中海，甚冷，无风浪而船摇。北行少西。　入地中海
未初，遥见正西一石塔，乃尼罗江东岔，塔美达口外之灯楼也。酉刻，又见正西阿来三它牙之灯楼，洵指迷之宝烛

也。

二十五日壬申　早阴，水蓝色。辰正细雨，后稍晴。遇南行大轮船一，其名未详。午正，西北行七百八十九里，在赤道北三十二度五十一分。申初复阴，风起浪涌，船即簸扬，入夜尤甚。丑初，风雨交作，浪过船头逾丈，舱窗进水，衣履皆湿矣。

二十六日癸未　晴。午正，行八百四十里，在赤道北三十四度四分。终日狂风作势，波浪连天，雲醸成阴，日迷减色。盖地中海之岛屿回环，被风浪相激，而回漩愈猛也。入夜，风转东而船快，波稍息而船平。

二十七日甲申　晴，水黑色。逆风甚烈，浪涌如昨。午正，西北行八百四里，在赤道北三十五度二十四分。酉刻，阴。一夕风雨晦冥，夜不安枕。

二十八日乙酉　晴暖。行三百八十四里，子初抵莫洛

马尔他　塔。放炮停轮，亦船规也。辰初，英国总督司谈班喜遣中军讷尔斯、杜额森投刺来拜，并邀登岸一酌。我船原定辰正开行，因有官兵百名带眷回国，总督遂令改于午正。约定巳初登岸。

届时，讷、杜二中军以十桨小船来接，遥闻炮台升十五炮，有水师提督鲁阿得、总兵葛兰达，率兵列队作军乐，在岸迎候。乘车绕行数里，街市整齐，楼舍洁净。至总督

总督署　署，楼三层，白石建造，共数百间，局势雄阔，盖古之王宫也。四百五十年前，又为欧洲各国合攻土耳其回回之公廨。未下车，众兵持械作乐，排列路侧，以及于堂，如护卫

状。

既下车，总督率文武二十馀员迎至大厅。叙寒温毕，导观各间。上下盘旋，规模颇大。有二议事厅，其一悬镜，陈古董。其一挂线织大画十六幅，各长丈馀，宽六七尺，花木人物，狮象野鸟，栩栩欲活。另一长厅，藏古军器，悬挂四壁。有枪如中土线枪，而筒略粗。刀剑亦与中土制造相仿。中列始制大炮一门，铁质，中有铜胎，用绳络之，加漆于上。石炮圆于斗者十馀门。架枪四，状如抬枪，长丈馀，后门纳子。小炮数十门，皆三四百年前之古器也。中 古物
行桌上置玻璃罩四：一为阿剌伯回部初强时，与莫洛塔番人战败所得刀斧；一为回人所用喇叭，可回旋者；一为七百年前教师所诵经卷；一为莫洛塔王印绶及册文。其馀如盔甲、旗牌、瓷瓶、瓦罐若许。瓷皆花纹，质粗而轻。瓦色黑红而润。自石级往来历数厅，状如甬道。左右塑古军士，被甲执兵而立，高皆不满五尺。

后导见其夫人，年近五旬。少叙入坐，同席文武二十四员，酒食丰美。楼下作军乐以佐酒。谈次，知岛间大学院二，小学馆三十四，监牢二，其一专拘系兵人，因兵与土人杂处，不能免讼也。

饭毕，陪游左近一炮台名"贤爱模"，因山累石，极其 炮台
巩固。共炮一百二十门。重十八吨者六，每吨一千六百八十斤，计重三万二百四十斤。皆表里晶莹，形似"咼"字，尾粗而口长，盖新式也。每炮前置炮子百馀，若欲临敌者然。总督令演其重十八吨者。四人运之，铁造轮辙，转

动甚灵。闻山顶尚有巨炮三门，一重三十六吨，其二各重二十五吨，未及往看焉。总督回署，二中军伴送回船，时已午正。

记：此岛在地中海，为赤道北三十六度，北京西九十九度四十分，义大利国之奚西里岛南一百七十里，阿斐里加居尼国之东六百里。长五十一里，宽二十七里，积共一千零三十五方里。初属法郎西，七十年前，英人踞而有之。为地中海之第一重镇，横出洲地，极其弯曲。中设机器局、造船厂，各口兵船，并于此修治。数十年来，随山就势，环列十一炮台。沿岸垒石，层叠如城，极其雄壮。随时改造，工匠不息。防兵六千。铁甲船三，一名"和斯柏尔"，一名"代法岑安"，一名"洛波尔"。居民十五万，法郎西、义大利、日斯巴尼亚人居多。土产牛羊、棉花、桔柚、菜蔬，倭瓜大如斗。红绿掩映，风暖如春。司总督年六十馀，鬓发皓白，语貌温恭，乃二十年前曾来广东者，因功授子爵，五年前随英世子艾达倭协守此岛。时值隆冬，其世子往贤安呢地方避寒，故未遇。

随时改造工匠不息

司总督曾来中国

由波赛至莫洛塔，计水程二千八百一十七里。午正一刻开行。出口逆风，船即簸扬而冷。未初阴，亥正大雨，波涛汹涌，浪跃船头。杯盘流动，箱箧转移。撼撞之声，令人心骇。

二十九日丙戌　早凉，微雨，巳正止。遥见正西小山一缕，乃居尼国东境之柏昂山嘴也。午正，行六百九十九里，在赤道三十七度二十八分。

突尼斯

按居尼国，土耳其属国也。地势突出地中海境内，东北一山横列海面，下有伏洲，仅中路可通巨舰。洋船经过，亦称险境。去此西行，则北界法郎西矣。

镇日西南岛屿不断。逆风巨浪，使船摇荡簸扬。水上船面，反激入舱，令人终夜不寐。过二小岛名戛呢达者，地小荒芜，不属何国，亦无人住。

十二月初一日丁亥　晴。午正，行七百二十里，在赤道北三十七度二十分。早晚风浪如昨。遇英轮船二，皆东去顺风。南面隐隐高山，乃阿扎利亚北境，属法郎西之阿拉吉业也。入夜，稍平。

远望雪山

初二日戊子　阴晴参半。早，逆风，浪小而船稳。午初则大风颠扑，船复簸扬。午正，行七百二十三里，在赤道北三十六度五十一分。申正，远望正北一山，峰尖叠起，如锯齿然，乃日斯巴尼亚东南境谢喇呢瓦达大雪山也。夜望北岸，有二灯楼，如星似月，乃日斯巴尼亚戛拉那达省麻立亚及阿尔美立亚二埔头也。

直布罗陀

初三日己丑　晴，冷。早起远望左右皆山，晨气清爽，翠色接天。风篷大小十数只，飘荡海面。风激浪白，日射波红。出入波涛，浩杳无际。行八百三十七里，未初抵支布洛达，住船。有英国总督聂庇尔遣中军裴乃斯投刺，以船来接，遂登舟随行，炮台升十五炮。上岸，有副将色莫赛率兵作军乐迎候。

同乘车行二三里，入总督署。见聂年近五旬，白髮无鬚。其通名姓者，为按察司靠赤廉、医官戛尔顿。谈次，聂

言曾游中土二年。问系何处，对以上海、广东。请午酌，固辞，乃各进加非一盅。后聂同乘车，穿闾巷，走四五里，至城外看山势。乃绕山开道，接连炮台，沿途亦有铁门如城门。石山崛起，高一百三十七丈一尺，长七里馀。正看如馒首，如“且”字，旁看如僧坐蒲团。两面临海，巍巍独立；上下列炮眼，密若蜂房。

总督陪同看山势

看毕，转回入城。过公署，聂辞去，令营总墨尔根、都司狄伦引看炮台。一路街道整洁而窄狭，因山就势，高低不一。行三四里，舍车步行。见炮城环护山麓，石垒坚固。上下三层。上一层列炮，皆新制，重有十八吨者，炮子重有四百零一磅者；下二层列兵房，每兵房一连，依山建楼，以处兵丁家属。星罗棋布，无处无孔，虽兵房厨灶墙壁皆有孔，以面海临河故也。

石垒坚固上下三层

看遍，乘车又行二三里，登山步行六七里。道路弯曲，宽皆丈馀，石色黄白，花木芬芳。沿途各段有铁栅栏，有兵一名司启闭，官掌钥匙。穿山洞三，看炮洞七。洞高丈馀，宽亦如之。炮眼高八九尺，宽逾二尺，其炮之大可知矣。

工匠万馀五年始竣

闻自得此地，日用石、铁匠万馀人，五年工竣。上下共新炮五百三十四门，旧炮大小无算。其南面临海，壁立千仞，不设炮。所至者山西一隅而已。兵共五千，分七营：炮队五营；守炮台兵五百，皆工匠为之；枪队一千五百人，别为步营。每营各设一学堂。又大医院一，大学院一，内藏书四万数千卷。

九度四十分，义大利国之墨西里岛南一百七十里，阿非里

看毕，狄伦送回船。时值酉初，风起浪涌。上下客货后，酉正一刻展轮。出口西行，水平天冷。入夜微阴。过山名贤万森者，乃数十年前英胜法、日二国地也，现仍属日斯巴尼亚。又灯楼一，紫光耀目，乃日斯巴尼亚西界，特拉法喇accordion尔也。

记：支布洛达在赤道北三十六度八分，北京西一百十度十五分。长九里，宽里馀，面积一英里又八分里之七，计十七华里少弱。在日斯巴尼亚国之南境偏西。山与日斯巴尼亚之额麻肥斯彬山相望咫尺，中隔一洲，海水泛则别为一岛。吉的阿娄河绕其右，南与阿斐里加之寓由达岛及米卜斯亥达并横出海中，对峙成海峡。为地中海之西口，即大西洋之门户也。

西历一千七百四年（即康熙四十三年）英踞其地，继而法郎西助日斯巴尼亚以争之。日国君主贝拉阿，誓以不得其地不回国。然屡战不胜，因而致疾。时已二年之久，日官无法，暗告其故与英。情愿罢兵，只求暂竖日旗于山顶，以悦其君主，冀得平安转回。英如所言，贝拉阿见旗立，乃欣然而去。自是画界，中隔空地二里，彼此不属。英以为地中海口重镇，乃凿山开道，刳空山腹为炮台，顺冈岭为营垒；自巅及麓，随在皆可拒敌，号称奇构。至今犹设法驻兵列炮，随时改式无暇日。　西英二国之争

居民二万五千七百馀名，内多日斯巴尼亚人。按例，日民不得在英界内生子。凡有孕者，皆移回本城。盖生英界即为英属，恐将来贻患耳。英人可娶日女为妻，然非报官

奉令不可。当二国鏖兵时，日营立于对面小山，故今名其山曰：日斯巴尼亚君主御座。

由莫洛塔至支布洛达，计水程二千九百七十九里。

初四日庚寅　晴，凉。西北行，早过日斯巴尼亚西南境贤马利雅山嘴。巳正，过贤万森山嘴，乃葡萄牙国南境尽处也。始出地中海，入大西洋。西人以山尽处为岌。水流当岌，两相激荡，浪益汹涌。贤万森山石巉峨，横截海面，舟行极为颠簸。而日斯巴尼亚西境，地势微削而向北，海水南趋，为地势所遏。此数十百里间，洄湃腾沸，洋船以为至险。过此转北，微风，浪小而船摇。一路见东南山不高，平坦有棱角，此后亦然。

过海峡

午正，行五百九十四里，在赤道北三十七度十四分。酉初，过立四本海口，遥见灯楼灿烂，即葡萄牙国都也，为德格思河入海之口。亥正，忽起旁风，甚劲；船左右摇荡，声音聒耳。

过里斯本

初五日辛卯　早晴。巳初一刻，阴冷。午正，行七百八十里，在赤道北四十一度三十五分。镇日东北行，顺风而阴雨晦冥，狂涛震动。申初，过斗罗、米细二河，为葡萄牙西北都会，兼两河为名。再北入日斯巴尼亚西北境，省名阔鲁那。酉初一刻，过开泊肥尼斯太。远见灯楼，水势汹涌倍甚。盖日斯巴尼亚向北尽处，地势深入，汇成一大荡，与法郎西壤地相接。中隔大山，名壁啦呢。至洛亚尔江口，又豕伸而出。中广千馀里，海水奔腾而下，驱入荡中，回转奔激，乃始折出南趋。故此海洑千馀里，稍一见

开泊肥尼斯太

风，则波涛排山倒海而来矣。尤以开泊肥呢斯太为至险。开泊者，译言尖处也。肥呢斯者，尽也。太者，地也。夜走必斯吉湾，北行少东。 风涛至险

初六日壬辰　雨，风。午正行八百四十六里，在赤道北四十六度十一分。仍走必斯吉湾。东岸为法郎西正西境。旁风，震撼无暇晷。

初七日癸巳　晴。水深蓝色。逆风无波而船摇。丑正，过法郎西西北境、非呢戒省旁之禹商达岛。当地势斜伸入海处，波涛尤为摇荡。亦有灯楼矗立，光焰辉煌。过此，即与英国宽倭省隔海相望。 过法国境

出必斯吉湾，转东少北。寅正，停轮二次，验水深浅，盖走英国江也。巳初，阴雲密布，未雨。晴，水平船稳。遇风篷十馀只，往来于左右。午正，行七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北四十九度十一分。

申正，遥见正北有岸，前立红灯，地名斯达尔塔盘，乃英国卫拉斯省之西南境也。酉正，又二灯楼对立，地名波澜，为英多尔赛省之南境，南与法郎西北境莽什省相对，为英国水师屯泊之地。 英国海岸

初八日甲午　早大雾，水路难辨。丑初，住轮。辰正雾散，引水人至，遂开入呢得尔斯海口。呢得尔斯者，译言针也。因沿海柱石林立，故名。有岛曰艾洛卫，为英君主消寒地，其行宫名敖斯本，洵为巡幸之胜境也。巳初，又雾，船因错行，退回二十馀里。少住，又开，行十数里，搁浅待潮。 搁浅待潮

禧在明金登干来接

时有禧在明及中国税务司金登幹，由伦敦来接。又有本地税务司费理朴来云：顷奉敝国外部大臣伯爵德丞相檄饬，敬悉中国钦使本日即到，应免查税。又秘鲁国领事官计罗蔡、船厂监督那坦，及前上海管理《字林日报》慕斯满，均来拜谒。

午初潮长，复开。行四十馀里，见在岸高楼一所，砖石色红，宽四十馀丈，高十数丈，乃养兵房也。据云工料已费五千万金磅。按行价，每磅合库平银三两五钱。又古楼一所，不大，云系千年前建者。一路水静无波，山峦染碧，风清雲淡，淑景如春。男女往来接踵，争看华人者甚夥。

南安普敦

由昨午正至今未初，共行四百九十五里，抵骚三浦屯。地在英格兰正南，汉浦哂府南界。城周二十九里，居民七万二千。入口左右两河。左名泰斯达，北流，长九十馀里；右名宜勤，西北流，长六十馀里；皆不甚宽。土产牛肥蔬美。为英邦之一中等海口也。

由支布洛达至骚三浦屯，计水程三千四百四十六里。又由香港至骚三浦屯，计水程二万八千二百六十八里。船傍岸，有本地官绅来见，名多未详。中有曾来中土者二三人，惟一能华语者，姓周，名安思，言曾在上海新关供职。

申正，照看行李由轮船移入火车后，与正副船主、医官及同船各人告别。登火车，即时开行。是日系礼拜之期，早晚仅两次开往伦敦。先北行少东，酉初一刻，过巴兴多村，转正东。酉正，至倭景杭镇，少住再开。走柏克晒府，

入米得赛府，共行二百一十里。

戌初一刻，抵英都伦敦。一路田畴交错，水秀山青，楼房宏丽，别一洞天。入柴令克洛斯火车客栈。下车，有乞假回国之天津税务司英人屠迈伦迎候。又有金登幹之妻伍氏，备车来接官眷。乘双马车行十数里，街市灯光照耀，万点明星，车马纷纷，气成烟雾。至坡兰坊第四十五号，入内少坐，禧在明、屠迈伦与伍氏辞去，留金登幹同席晚餐。子初，行李到齐，照料分送，稍为安顿，寅正始眠。 抵伦敦 坡兰坊第四十五号

金登幹，英人也。系总税务司赫乐彬令驻伦敦，代中国办运船炮，察觅学习税务人员，与照料往来财簿者。星使未出都，函嘱其卜宅，故代租此房，供奉一切焉。楼四层，每层间数不等，间间整洁，器皿齐备，帘帐陈设，床榻炉灶，虽朴素，甚为壮观。东主侯爵郝士，苏格兰人也。租金每月百零五磅，合库平银三百六十七两五钱。男司事者，有内总管一名，门丁一名，照料客厅一名，照料书房一名，照料火什物一名。女司事者，有照料房屋器具一名，洒扫者二名，女管厨一名，女厨工一名。四轮双马车一辆，跟役、车夫各一名。 租金每月百零五磅

按坡兰坊在伦敦新城之东南。北有敖斯佛街，南有荔榛囿，东有斑芝街，西有普兰巷。道路平净，楼舍整齐，镇日车则毂击，人则肩摩，薄暮灯烛辉煌，浑如不夜，此犹伦敦之静雅处也。 〔原书卷一终〕 馆舍位置

丙子十二月初九日乙未 阴雾。昨日使车未至坡兰坊

奉派往见威妥玛　之先，威公使已再过相访。是日卯正，二星使令彝怀剌往见于阿拉比玛街第三十五号乐武斯店。晤威公使时问："郭、刘二星使何时可来拜会？"答云："请少待，予即到，无劳驾临也。"

辰初，威公使至，畅谈时许。去后，致信英国外部大臣德尔贝，约相见期。申刻，随二星使乘双马车答拜威公使。酉初，接外部复文，定明日未初会晤。（外部约见）

记：各国公使驻伦敦者，共三十国，分为三等。头等为法郎西、德意志、俄罗斯、土耳其、奥地里亚，凡五国。二等为瑞典、合众（即美国）、丹尼、波斯、希腊、日本、秘鲁、巴西、和兰、义大利、葡萄牙、比利时、阔斯达立戛、日斯巴尼亚、萨拉瓦多尔、危的麻喇、尼瑟拉挂，凡十七国。三等为阿真坦、墨西哥、克伦比亚、多米呢喀、义奎多尔、波利非亚、海的、欢都，凡八国。内携眷者十九国；署公使者七国；皆以参赞官署理。其参赞官或一员或三四员，有以伯、子、男爵充选者；有文武随员、医官、教师、支应官及学生等；惟无翻译官。因驻英京鲜有不通英语者，且东西各国官民，皆以能通英、德、法、义各国语言为常。各公馆人数多寡，关乎国之大小而递委焉。（三十国之公使）

初十日丙申　早大雾弥漫，道骑不分，楼舍如失。巳初晴。英人傅立兰来拜，系十年前于此会过者。又广东新会人伍廷芳字秩庸者，原晓英文，三年前来此学习英例，今已考中律师。是日来拜，言月内由此走纽约金山，薙髮易服以回华。其人年三十六岁，言貌温恭。（伍廷芳）

未初，随二星使与马清臣乘车赴外部见德伯。同坐有外部侍郎潘斯茀、威公使、翻译官禧在明、有雅梅。寒暄叙毕，德伯云："君主现住敖斯本宫，候六七日来京，再行觐见。且贵大臣棨戟初临，亦须少息鞍马。如欲游观，请先告知，当派人前导也。"茶罢辞回。 拜会外部

夫外部者，即总署也，英呼曰佛林敖非司。译：佛林，外国也；敖非司，衙门也。德尔贝丞相总理机务，副以侍郎四人：一潘斯茀，一丁得敦，一利斯德，一达额拉。各国交涉事件分为四股，侍郎各司其事，如华股属潘侍郎是也。侍郎各有协理一员以襄之。

十一日丁酉　早，黄雾四塞，对面不见。外国虽不论地理风水，而间有忌讳者。如英俗与人同席戒递盐。因数百年前有主仆共桌而食，主欲用盐，皆仆人递也。又小儿出门有忘物回取者，禁其入门，父母必亲为送之。其意不欲半途而废也。 英人忌讳

巳正稍晴。克虏朴令其伙计白利由艾森庄来拜，亦十数年前德国旧相识也。 克虏伯

十二日戊戌　早，大雾沉沉。内藏毒气薰蒸。按《博物志》内载：冒雾行三人，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无恙者饮酒，病者食，死者空腹焉。凡冒雾出行，必先饮数杯，酒气上蒸以敌雾气，理或然也。以告同人，咸以为是。未正雾散，细雨。威公使携其夫人来拜。近日风劲天寒，四周烟瘴，空林荒草，始觉冷气逼人。

十三日己亥　阴。早，戈登来拜，亦前两次来此会过 戈登来拜

者，自言不日起身赴埃及受职。又德国公使伯爵闵斯达尔，及前驻北京英国公使阿里格偕其妻女来拜，皆未晤。未正，同黎参赞、马清臣赴外部，送国书及陈词抄本。

集钱会 十四日庚子 阴雨。午后，德丞相差人来拜。闻英都有文武集钱会，乃文武小官同开大杂货铺于敖斯佛等街，各家皆有凭票，见票卖物，不许转售外人，所获微利，除辛金日费，馀则均分，亦彼此省财之道也。

十五日辛丑 阴雾细雨，申初稍晴。有前同文馆英文教习额布廉来拜，坐谈良久。

伦敦报纸三十馀种 记：伦敦新闻纸局大小三十馀处，如培倏来福蔼兰墩、克立坚倭、罗亚韦克力牛斯、艾克撒米讷尔、墨宁阿倭太斯尔、格拉伏伊、司北太道、威立太木斯、四海新闻、日新、日电、早信、伦敦带画新闻、肥拉达、戛尔典、太木斯、麽宁司丹达、尤宁司丹达、来阔奎音、艾扣、艾拉、南宽佛麦斯达、威立狄斯巴的及京报。以伦敦带画新闻、太木斯、尤宁司丹达、京报为最著。然各有所长，所叙不同。有官事，有商务，有天文，有地理，有杂学，有教务，有天下各国以及本国本城事故，又有如《子不语》、《解人颐》等书之资人笑柄者。各局或每日或每礼拜，刷印万万张，广为传播，诚笔墨中一大生涯也。以上名目，有能译其义者，有非四五字能达其义者，有因地名或人名及他义不易搜求者，姑还音以志之。此外有小新闻纸五六种，名皆未详。

十六日壬寅 早晴，午初阴雨，夜大风。

伦敦马车 记：伦敦马车，官有定例。有论里者：不出六里一什

令；多一里半，或三里，则加给半什令；出十二里，每三里加一什令。以上双轮及四轮者一律。有论时者：在十二里内，每一点钟，四轮者二什令，双轮者二什令半；每多一刻，四轮者加半什令，双轮者加八佩呢；在十二里外，无论一点或半点钟，皆加二什令，多一刻则加八佩呢。车顶载物，每件二佩呢。多坐一人加半什令，儿童不及十岁者加三佩呢。无论按里按时，多待十五分之工，须加给八佩呢。以上官例，每日自卯初至戌正，各宜遵守；其他时则听御者自主。各车皆贴此例一张，御者给客一张，以便彼此照行，尤免格外讨索。如彼此偶有争辩，可扭禀附近官厅，由官判断。如车有遗忘物件，御者查出，在二十四点钟之内送入附近官厅。若物主失去车票，不知车属某行某号，则即时呈报官厅，告明所遗之物及本人姓名住址。官厅即令于次早亲赴巡捕衙门收取，乃量物所值，索费少许。如一月内无人报官认取，则物归御者而已。

十七日癸卯　早起晴，卯正阴雨大风，辰刻雨雹，巳正晴，午初又阴。有赫总税务司之弟赫政来拜。未正，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拜阿里格、金登干、戈登、赫政。 赫政

晚同黎莼斋、刘鹤伯，步行五六里，至梅克兰柏尔坊第六号访律师伍廷芳。伊言昨接陈星使（兰彬）电信，令其不必回粤，即赴合众，不为参赞官，当充总领事。郭、刘二星使以其通英文、晓风俗，欲留为翻译，其人固辞。至晚复令往约，如不喜充当翻译，可改随员。伊仍不愿。一因陈星使敦约在先，二因车船票已买定，三因翻译、随员 伍廷芳不肯留英任职

月俸不过二百金，参赞始得三百金。“余往合众。如事机不就，即在上洋为律师，亦可月得千圆。再英国律师可升授侍郎及大御史等官，是岂翻译随员可比耶？”彝等再三慰留，告以为国家出力，无分彼疆此界。伊仍固却之。

回时，一路冷风飕飕，砭人肌骨。知英君主由敖斯本而归，地距伦敦二百八十里有奇。

十八日甲辰　早雾，未初微晴。有“载生洋行”伙计帕啦莫及天津水雷局司事柏专敬之兄柏爱慈来谒。云昨接专敬信，知宪旌已到，特来禀安，并请往银城看树胶厂。

是日跟役阿毛、阎喜入市采买，途次忽遇一醉者，以肱戏击阿毛之头，帽既落而身亦跌。阿毛误疑阎喜，势将用武。有四行人将醉者捉来，即令巡捕扭送官厅禁锢。令四行人及阿毛、阎喜各书名姓于簿，令明早十点钟赴美尔衙门对质。美尔者，乡长也。英例：地方公事，皆乡长治之。

跟役阿毛入市被殴

入夜，雨。

十九日乙巳　阴雾。巳初，马清臣携阿毛、阎喜至美尔衙门，与四行人对立待质。据醉犯供：因饮酒心迷，误打华人。阿毛六人供：并未招惹。问官看各国律例，云：“按华律发誓，当令持一瓷盘跪地，以手指天，自明其心，实未妄言。后掷盘于地使碎，再言：如所言不实，俟十二点钟后当得报应，有如此盘。”盖西国有执经对天发誓之俗，故造此以为华律也。马云：“此虽非华律，姑可从之。”遂令阿毛、阎喜跪地如所言。官云：“此犯名布里、年四十

官令阿毛掷盘发誓

六岁，铁匠也。美尔以中国公使憩驾甫数日，土人遽敢妄为，今须从重羁管。罪应监禁四个月，以警将来；并刊布新闻纸，令协同保护使署随从人等。"办法尚为公允，旋谢四行人各一圆而回。　殴人罪犯被判监禁

星使乃函致外部，代醉者缓颊，仍未获免。按西国通例，凡各国使臣有请于本地官署，皆须咨会外部，转为札饬，不得径行本地，亦不得遣属官遽为申理。又英国号令多以新闻纸宣传，故美尔有刊布新闻纸等语。

二十日丙午　阴雾。申正，有三十年前随英公使柏顿在南京换约之参谋、现任提督马阔兰同副将伊里布来拜。入夜，雨。

闻伦敦通城公署共四十二，如枢密院、上议政院、下议政院、理藩院、博物院、官书院、武备院、京报局、印书局、船政局、钱局、电信总局、巡捕厅、国史馆、户部、工部、邮部、刑部、钦天监、司礼院、伦敦府、美尔衙门、行印衙门、恩赏衙门、巡捕衙门、代理属地衙门、御前水师衙门、税务司、地租司、保险公司、御前收控所、钦犯狱、总理教导处、铁道运河工程处，以上无须注解。如家部管通国内地事务，外部管各国交涉事务，兵部管陆路，海部管水师，印度部专理印度事务，商部理商贾，债部理国债，律例司修律例：凡此皆伦敦公署之大者。其小者尚有数十，未得细考。　英国政府各部

二十一日丁未　晴。午正，随二星使乘车往拜德尔贝，未遇。未初，"丽如行"东主堪布来拜。

英之世爵

记英国亦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世爵，始自西历一千一百八十一年（即南宋淳熙八年），为英汉立王第二之世。迄今共公爵三十六，侯爵三十四，伯爵二百三十四，子爵六十六，男爵三百二十四，从男爵八百六十二，内英格兰六百九十四，苏格兰一百零三，爱尔兰六十五。外有女伯爵二，女男爵七。总计世爵一千五百六十一。

伦敦之会社

二十二日戊申　晴。记：伦敦通城立有各会一百三十九处，如天文会、地理会、丹青会、歌唱会、生灵会、花木会、音乐会、医学会、教务会、照相会、耕种会、机理会、哺乳会、算学会、书卷会、施医会、理学会、兵友会、格物会、化学会、教读会、救生船会、救遭回禄人会、救出监苦民会、救街市遭险人会、保养牲口会、救养子女会、养赡孤子会、养受伤兵丁会、养聋哑人会、养瞽者会及经卷会等。每会皆有公社，高楼大厦，宏敞壮观，各皆数千人；首领则世爵富室充之，按年分捐公款。如天文考有新星，地理察得新地，格物化学测出新理，花木访见新种；或思新法，或拟新章，或访新工新物新事，皆彼此知会，齐集辩论，精益求精。楼门卯正开，亥正闭，内有炉灶，无床榻，各人去留自便。留者看书吸烟，谈天阅报。早晚点心茶酒，皆公平算价，不准蒂欠；仆役侍奉，不得欺侮，亦不得格外苛役。有犯规酒醉口角者，立即逐出，不得再入。

二十三日己酉　晴。闻英都于二三年前，各铺作皆早开晚闭，工匠作十点钟之工。迩因各行公议，皆改作八点

钟之工，铺作改早九点钟开、晚八点钟闭，以省工力。自到此后，如绸缎、木器、瓷铁陈设，以及饮馔各铺，皆送门票乞赐顾焉。

名大店铺皆送门票请光顾

二十四日庚戌　阴雨。申正，外部来文，订于明日申初觐见于卜静宫。酉初雨止，二星使令彝同马清臣乘车往乐武斯店见威公使，询以何时由寓起身，及更衣处所、随从人数，以免临时有误。

往来道途平坦，无垢秽，楼舍峻整华洁。又数街中辄有小园一区，环以铁阑，荫以花木，间有小池，而少亭榭，列铁凳木椅以便游者歇息。地由富室公建，特为男女老幼晨夕往游。盖以所居层楼叠阁，无空院，则少呼吸通天处，郁气郁生疾，故辟此园，俾人散步舒怀，以畅其气。每日园丁洒扫灌溉，园之左右邻皆有钥匙，出入自便。别人喜游者，可向园主租赁钥匙，每年出值一二金镑不等，收积此款，以便随时修葺焉。

街区公园

二十五日辛亥　晴。巳初，同马清臣乘车行五六里，入贤真睦斯宫，见其司礼院掌礼大臣席模尔，问递国书礼仪。对曰：与各国公使一律。回寓，至未正一刻，着朝服、捧国书，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双马官车，有周长清、罗雲翰二武弁，并立车尾。行八九里，至卜静宫。楼宇崇宏，即彝前随斌使臣所至者也。下车，守门军官顶盔佩刀、着金花红靠者导入。升阶三重，至中堂止步。铺陈锦绣，五色迷离。其外部大臣德尔贝、御前大臣开尔伦、掌礼大臣席模尔，暨威公使、禧在明、有雅梅咸在焉。迨钟交三点，堂

白金汉宫觐见女王

前玻璃槅扇豁开，德、开、席三大臣先入。少顷转出，导引进正门；右转，复升阶三重，至一小室。

君主着乌衣，头戴白线花巾，当门正立。第五公主璧阿特丽娴着灰色衣，侍于后。三大臣先入，德尔贝立君主右，馀立于左。星使入门鞠躬，君主答以鞠躬。凡三鞠躬至其前，相距数武。郭星使中立，刘星使后一步左立，彝右立，马清臣后立又退一步。彝授国书于正使，正使捧读其陈词云：

郭嵩焘呈书致词

大清国钦差大臣郭嵩焘、副使刘锡鸿敬奉国书呈递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上年云南边界蛮允地方有戕毙翻译官马嘉理一案，当饬云南巡抚查报。嗣经钦派湖广总督李瀚章驰往会办，并将南甸都司李珍国拿讯。又经钦派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驰赴烟台，与大国钦差大臣威妥玛会商办理。威妥玛以宽免既往、保全将来为词，一切均请免议。中国大皇帝之心极为惋惜，特命使臣前诣大国，陈达此意，即饬作为公使驻扎，以通两国之情，而申永远和好之谊。敬念大君主、大后帝含宏宽恕，仁声义闻，远近昭著，必能体中国大皇帝之意，万年辑睦，永庆升平。使臣奉命惋惜之辞，具于国书。谨恭上御览，并申述使臣来意，为讲信敦睦之据。

表示惋惜

述毕，马清臣旁进一步，手举英文一篇，鞠躬云："请诵翻译陈词。"君主点首曰可。清臣念罢，退后。郭星使前一步，递国书于君主。君主接过，转交德尔贝，置于案上。

君主鞠躬笑曰："朕心甚喜。接此国书，足见两国实心和好之据，当具文答谢大皇帝，并问大皇帝好。"有雅梅翻以汉文转告之，郭星使鞠躬答曰"是"，后三鞠躬，退下楼，别众，入后堂，少坐待车。其堂前对正门，后倚花园。楼系白石建造，巩固如城，玉阶金阙，蔚然可观；然比之德、法各国，又崇实而不尚华也。宫前绕以铁栅，院宽约数百步，栅共三门，门外有红衣兵二名，终日执枪往来梭巡。车至，威公使及禧、有二翻译送出，登车回寓。一路男女观者甚多。 一路男女观者甚多

少息，换公服，乘常车，往拜德、法、美、俄四国公使及威公使，皆未遇。闻当日申正英君主又接见卫内稣艾拉国使臣罗札斯，亦奉君命而来者也。

是日觐见所乘官车，系本国丞相、御前大臣、大学士、伦敦美尔、各部院总理尚书，及各国头、二等公使之觐见朝会所乘者。平顶，箱式如坐墩，中宽敞，彩帛铺垫，华美鲜明，四面玻璃。箱前御者坐处，元宝形，高二尺，宽尺半，长四尺，上罩彩帛，镶金边，垂金穗。御者坐于正中，以二马拽。箱后垂二金线带，长各二尺，宽二寸馀，以便二武弁或仆役并立车尾，以手曳之，当驰驱，免堕落。按英俗：御者亦戴"且"字形黑绒帽，惟各国公使之御者，中围一金带，宽寸馀。 所乘官车

按星使所递国书内云：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眷念友邦，永敦和 国书全文

好。光绪元年正月间，贵国翻译官马嘉理，持有护照，由缅甸至滇省边境，被戕，并将同行副将柏乐文击阻。朕特派湖广总督李瀚章前赴滇省秉公查办，并降旨命各直省督抚通饬所属地方官：遇有执持护照之人入境，照约妥为办理。经李瀚章查明，奏请将都司李珍国等分别治罪。二年六月，朕又特派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为便宜行事大臣，前赴山东烟台，会同贵国钦差大臣威妥玛，将前案筹办完结。经李鸿章复奏：贵国钦差大臣威妥玛以为惩其既往，不若保其将来。朕特降旨，着照所请，将李珍国应得罪名加恩宽免，仍谕令各直省督抚凛遵上年谕旨，照约保护，并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拟定告示，咨行各省遵办，以期中外相安。昨马嘉理持照入滇边境，惨遭被害，不但有关生命，并致幾伤和好。朕深为惋惜。兹特简钦差大臣、署礼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郭嵩焘前赴贵国，代达衷曲，以为真心和好之据。朕知郭嵩焘干练忠诚，和平通达，办理中外事务甚为熟悉。务望推诚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升平，谅必深为欢悦也。大清光绪二年九月十七日。

了结滇案

二十六日壬子 晴。英例：每新岁后，国主躬亲临议政院，集臣工士庶男女，询以政事得失，谕众公议，并刊示上年度支出入之数，俾共核算，名曰开会堂。届期并请各国公使携带眷属、随员，前往助贺。本年开会堂日，为西历二月初八日，即本日也。先是司礼院大臣席模尔代

开会堂

外部大臣函请。巳正，遂同黎莼斋、马清臣、刘鹤伯随二星使着朝服乘官车前往。行八九里，沿途士女填塞，候观君主。巡捕弹压，皂帽一望如云。庐舍多有悬红挂彩者。会堂外，红衣兵执枪排队而立。使车至，两手举枪对鼻为礼。

入其门，护卫翼立左右，皆兜鍪，着金花红靠，黑裤乌靴。登其堂，见正面台上设御几，距几数武，陈红锦榻。台下世爵贵臣位于中央；女眷之尤贵者，左右夹之。右之上为各国使臣位次，盖泰西重右故也。楼上以处随使官员及庶僚，庶僚之眷属亦与坐焉。贵臣皆官服，外袭无袖朱衣，其长曳地。有五等爵者，横缝白羔皮，狭长如版。于其臂之左右，公横四幅，侯横三幅，伯横二幅，子男均一幅，各如其等。至律师、教士皆服青袍，长亦曳地。 贵臣礼服

各国公使皆朝服，系青毡褂；前面齐胯，后垂二燕翅，作丌字形，长约二尺。胸前满绣金花；领、袖及二燕翅边亦绣金花，宽约二寸。青毡裤，由胯至足，立金线一道，宽亦二寸。有宝星者，挂于胸右，多寡各如所赐。有腰围金带者。文佩剑，武佩刀。有右肩斜挂绸条一缕，抵左胯旁结之，宽约四寸，其色红黄绿紫，各如所赏。武职有以金版饰肩、形如甲字而圆其首，缀金穗，下垂如组，圆头周约尺半，宽寸馀，穗长二寸。中惟合众公使着常服，无他饰。盖民主之国，上下不异以等威也。免冠则与众同。土耳其、波斯二国公使所服如各国，而不免冠；冠系黑毡，结蓝穗。妇有头戴花圈者，有金箍嵌以钻石者，

皆露胸袒臂，白色长裙曳地。

众既集，律师数人，据案中庭，铺纸执笔，以俟君至。无何，大太子卫拉斯王与其妃相继而入。太子位御几右，隔以屏。妃所佩戴之头箍项圈、耳环镯钏，皆铨石；白裙铺花，露胸袒臂，亦礼也，亦敬也。位锦榻，在中央，面向御几而坐。少选，君主临。护卫八人，执仪仗前导。仗长三尺馀，以金为宝盖，或镂兽形，踞于其巅。大丞相比干斯蒋益持长刀，枢密大臣李赤门捧御冠，四公主绿衣娰、五公主璧阿特丽娰绣甲袒臂，皆先入，分侍御几之左右。君主乌衣长裙，缓步而入。皆起立。君主环向点首就坐，良久肃然。

女王驾到

俄而会堂门开，士庶拥进，环庭外铁阑而立，敬听御前大臣开尔伦启白纸书代君主宣诵云：

君主致词言土耳其战争事

诸爵绅士！今重开会堂，以备顾问，而匡不逮，此我志也。上年集议会之先，土耳其与赛尔非亚国、莽得呢格娄国构衅，我甚以为忧，深欲与盟邦从中调处。赛国亦旋以调处之事来请，我因之为土耳其言和。土国公会，意亦愿从，故我商请其暂时罢战，或祈各国驻扎公使，或恳各国特简大臣，从长讨论，共立大概章程，务使各王国与遭乱各省，干戈赖以底定，弊政赖以革除，方为尽善尽美。我当时即派公使赴会妥议，如此汲汲，原冀欧洲永享升平，非欲冒犯土国自主体制。无如伊国会谓我与盟邦所定章程为不协，未肯俯听，事竟无成。今章程俨然具在，揆诸事理，实属有

裨。趁此罢战之期，展限未满，我国若与各盟邦实心实力，共成善举，未尝不可使诸国和睦如故。凡此事始末案卷，即交汝官绅集议。

若夫五印度伊得列地方，上年加我后帝之号。印度酋长黔黎同心推戴，深惬予怀。惟该处地方现遭荒歉，在彼官吏，亟宜注意所事，方能登民于衽席。允宜布告，咸使闻知。此次灾患吃重情形，不减于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即同治十二年)。玛他喇斯、孟买两大部，被灾尤广。我必须设法拯救，并追究遭荒缘由，严示将来之防范。 印度问题

又现在德兰司瓦喇民主国，在南阿斐里加，政多失道，复与邻境构衅，使阿斐里加南界之民不能安居。我将何以处置？乃可奠定。 南非问题

尔下议政院诸绅：所有敖克斯佛暨堪卜立址两学院拟修律条，以及增改亏空律、增修颁发创造文凭律，阖国监牢宜如何立法撙节，核实办理，俾省地方之累，均宜一一妥筹。至于增改估计英格兰财产例、删减修改工作例、整顿各地方迳行理事之例，并拟修纂苏格兰街道桥梁及赡养穷黎诸例，更请于爱尔兰设立刑部，授该处各郡理事之权：以上应议各节，暨其馀未尽之条，尔诸爵绅士应各抒所见，殚心襄赞，以迓上帝鸿庥。 其他问题

诵毕，君主降御座，与长媳接吻而去。众随立起散出。申刻回寓。

二十七日癸丑 晴。午初，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往拜各国头、二等公使，及本国各部院大臣，共二十八处，皆公出未遇。

按西俗：凡使臣未见国主之先拜客，询问一切规模，谓之私拜；既见国主后再往拜，谓之官拜。又使臣递国书后须于三日内遍拜本国大臣，及各国公使与其夫人、参赞、随员等。惟初次往拜，只投刺不会，俟他日有暇，再为往拜晤谈。前日外部送来各国公使一册，内开某国公使职衔，参赞、翻译、随员、医官、教师、学生、武弁各若干，自公使以下各员携带有无眷属，有者若干名口，皆依次开列名衔住址，下至男女仆役所司何役，原属何国，一并注明。故近日往拜各处，可以按图索骥也。

遍拜大臣公使各处

二十八日甲寅 阴雾。午正，复同马清臣随二星使往拜各国二等公使，及本国文武大员外部协理等，共三十六处。回寓，有教士里雅格来拜。伊曾住粤多年，通华文，现充敖克斯佛大学院汉文教习，亦海外之博雅士也。

理雅各来

本日照式咨送外部，开列本公署随使官员、丁役名单一册。再英国户口，凡用仆婢皆有税，惟使臣所用之人则免，亦不受地方官管辖。故须咨明存案。申初雾散。入夜冷。

二十九日乙卯 晴。系礼拜之期，游人接踵，车辆无多，虽有亦缓步而行，禁其鞭挞。因伦敦之保养牲口会约定不得加力鞭马，一马应拽若干斤不得逾其数；马有疾即须疗，不得再用。倘有不遵，一经巡捕查出，定即执讯受罚。盖巡捕为美尔所辖，犹中国之团练壮丁也，工

保护动物

食由各行户捐给。

按：礼拜日，凡官衙铺户皆闭。是日官不治事、民不工作、马不效驾、牛不负犁，所以节其劳也。礼拜之前一日，过午即放工游息，故官府之吏役、局作之工匠、人家之仆婢、店肆之帮伙，莫不探视亲朋，以遂其意；游览园囿，以畅其情。盖七日一周，稍为停息，则气必为之一振，心必为之一清，既免疲惰偷安，自无丛脞之虞也。礼拜休息

三十日丙辰　阴雨冷。未初，二星使令彝乘车投刺，代拜呢戛拉挂及巴西二国之二等公使，义奎多尔、多米呢喀等八国之三等公使。中有一回国者、二不知移往何处者。酉正，复着官服随黎莼斋诸君与二星使申贺年禧。迩来所有在英各官皆彼此互拜，至各员名姓籍贯官衔，无须逐一记载。

光绪三年一月至三月

光绪三年元旦

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新正月初一日丁巳　晴。辰初，同众着官服，随二星使向北恭拜圣牌，行三跪九叩礼毕。马清臣亦着官服，向上行见君礼。其衣系铰形黑毡帽，边镶白鸽翎，黑毡挂裤，领、袖各镶金绦一条，宽约四分。午正，与同事诸君随二星使乘车往蜡人馆一观，所列人像与前三次来此所看无异。申初阴雨。酉正，郭星使召饮，同席十人，畅谈甚欢。入夜复晴。

星使召饮

初二日戊午　晴暖。午初，黎莼斋、凤夔九、张听帆诸君随二星使往游万牲园。彝同姚彦嘉往看新房。因此寓自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租定三个月，扣至本年二月限满，须预为寻觅，以免临时迫促。有房媒槐利尔同行。先看三处，俱不壮观。后看贤卓志巷大房一所，楼高五层，极宽阔，陈

房媒引看新房

设器皿亦整洁周备；前临花园，后傍长衢，计屋三十六间，每年租值八百镑，合库平银二千六百两。惟须修理两月，方能竣工。申初回寓。酉正，刘星使召饮，酒席如昨。

初三日己未　晴。前二日伦敦《京报》内言：大太子卫拉斯王，订于是日未正，在贤真陡斯宫代君主朝会各国公使、随员，及伦敦通城致仕与现任大小文武各官。

按西例：朝会着朝服。惟是日为我朝之忌辰，故于未初着行装，同黎莼斋、马清臣、凤夔九、刘鹤伯、张听帆随二星使乘官车前往。入正门，院立红衣护卫二百，举枪列队。入门升阶两重，上下距数武，各立护卫二人，皆古装，举长矛。至一堂，有执铅笔记人数书名刺者。继入一堂，则国使朝臣毕集。正面，左右二门。两点钟，右门开，御前大臣、丞相、尚书及各国头等公使先入，二、三等公使偕参赞、随员，不以国之大小为序，而以到国之先后为序，鱼贯而入。见毕，退数武，对立而止。后则本国官绅名士，不论品级之大小，随到而入，接踵前进。内则一大堂，左右二门，中设君座。　圣詹姆士宫朝会

太子衣金花红韦，立君座前。左立其三驸马克立坚王，着金花黑韦；又左立国戚萨克隋麻尔艾多倭王，又左为堪卜立址公，皆着金花红韦；再则德、法、土、俄、奥五国头等公使及本国御前大臣、丞相等。右立二司礼院唱名官，手执木杖，长五尺，粗寸馀。凡入者，各授衔名与第一，而第二唱之。其名刺系白纸，横长三寸，纵约二寸，横书名衔。初见者红其两边与背，继见则用纯白。公使推

太子接见二星使

书某国钦差而已。二星使率彝等随他国公使依次步入，至太子前，一一鞠躬。太子答以鞠躬。其语郭星使曰："贵使之来，甚喜接见也。"见过左行，转立对面，本国一一见过，左退数武，转身出左门而下楼。时有与太子素识者，亦握手，致敬也。申正一刻见毕，太子退入内右门，各国公使俱出外左门，仍由旧路下楼，登车回寓。是日外国使臣见者五十二员，本国大小文武五百一十二员。

按贤真睦斯宫者，正朝也，建自数百年前，系白石营造。年久多颓朽，且体制简易，高只二层，前与市肆毗连，不甚开敞，内尚宽阔，太子居焉。卜静宫者，便殿也，建自道光年间，崇宏较胜于此，君主居焉。

初四日庚申 晴。早，威公使、禧在明、金登幹、屠迈伦等陆续来贺年禧。午正，随二星使往答拜。

丽如银行

继至丽如银行一观：在老城针线衖，地面宽宏，楼舍高大，洁净整齐。两面设柜，长六丈馀。柜上立铁丝网而有门。柜对面横长凳。柜上放纸笔。内列桌凳行行。伙计二十馀，各司一事，如换钱、收钞、登簿、计帐、发汇兑、写汇票、收钱、称钱、打印、合计、察帐等，种种不一。而管汇兑者数人，各掌一洲，如汇往上海则归掌亚细亚洲者理之。柜边铁网门上，各横一小匾，如"汇兑"、"换票"、"发钱"、"收钞"、"发利息"、"打对印"等，以免人多淆乱。地下存金处，凿石为洞，如坚城。或云：国帑出入之所，尤为宏峻。凡金钱交纳累千万，分两不如制者，以机器抉出之。

盖英制，金镑重二钱二分，用之日久而磨损，不无轻减，倘置不问，必致轻钱布满阛阓，而奸伪丛生，市价难以画一。然人力选择又虑烦琐，易启争辩，故制机器为之区别，轻者官收而改铸之，每枚纳税三佩呢；不缴税则剪还之，使不能用。钱皆新铸，无轻重失伦之弊，则人民使用，自无挑选更换之烦也。　磨损金币官收改铸

初五日辛酉　晴。近来英人有谓大铁甲船虽好，而于海面江心转移不便；莫若身小炮大者，四五只合围一铁甲船，可使碎沉。遂创造二只，一名"戛阿达"，一名"达拉那"。长皆十二三丈，宽二三丈，船头新式大炮一门，重三十八吨。造讫，英人称善。信到中华，李相国少荃（鸿章）饬令金登幹采买之。当使车初到伦敦，金登幹即请郭星使往牛喀斯地方看其演试。时因国书未递，且往返须三日，辞而未往。是日因将展轮来华，再请往阅于波自毛斯海口。　往看李相所购炮船

巳初，遂同黎莼斋、马清臣随郭星使乘马车行八九里，至倭特陆火车客厅，即登车。车名司北沙，译言特备也。盖四路火车，往来皆有定时；每值事繁多，或紧要，则另加一行，故名特备。巳正开，同车有金登幹所约之英国税务司马格雷，御赐进士、现任太木斯新闻纸局使勒斯额三人。车向西南急行二百四十里，停车二处，曰极乐佛德，曰楼兰垓泗；山洞一，曰李坡。

午正抵波自毛斯，地在骚三浦屯东九十里。岸有土炮台，不高，作月牙形。长数十里，城周二十五里。居民二　朴次茅斯

万。一路田畴交错，绿色相连。下车，有“法艾坤”官轮船船主柏拉，派把总葛蕾以小轮渡船来迎。舟行数里，改登“法艾坤”船。回望波城，楼舍齐整，船艇无多，惟正西一铁炮台，圆形，嵯峨独立，三面临水，高数丈，内列大炮三十馀门。

各国水师武官

同船又有金登干所约英国水师提督兼管材料科司九阿，管理火器博艾斯，水师千总霍拉，把总艾拉兴斯坦，议政院绅士塔来喜、赖蒂宜威；法国水师提督侯爵费拉芮，游击布拉堤赛；奥国水师提督男爵司百安；义大利水师副将萨的阿努；巴西水师副将狄木塔，把总董斡，制造船只主人林达，及其妻与其弟林亚；告假回国之中土税务司休士、额布廉、戴乐尔；暨金登干之妻伍氏。其他数人名姓未详。

未初开，行数里，因浪大，二船难并，乃换小轮舟，改登我国炮船“戛阿达”。船主靖乐龄迎入。船身白色，不长而宽扁，船头正中为炮眼，前看如张口蛙。船主浪维美驾“达那拉”炮船紧随于后。即时展轮南行，出口甚冷，行二十馀里，申初至四面敞处，住船演炮。

演试大炮

大炮形似螺蛳，长丈一尺，口粗七八尺，尾粗丈馀。其形式与用法俱新异。高低左右运动，以及刷膛装子药，皆仗水气，无需人力。炮子形如“且”字、“自”字，重各三百五十磅。火药每袋重一百三十磅。炮左右各铁辙二行。每辙上有铁盘小车两辆，一载炮丸，一载火药。辙旁各二井口，下通船底，一储炮丸，一储火药。口上立铁架，

系以线绳。用时二人在内将物捆成，二人在上系出置车上，以绳曳至炮口。炮后一铁屋，前面三孔，以看炮之方向。左右有唤人关键，以令管机人驶船缓急进退，左右移转；传声筒者，驱使兵役系火药、移炮身；药线盘者，前通炮门，窥定所指，以手按之，则炮发矣。屋后有船主望路台，甚高，列有地图两盘，以考地势。

先请郭星使立台上，看放一炮，声不大而远；继入铁屋，亲升一炮。台后为船面中界，左右各一珠子炮，炮身长五六尺，粗二尺馀。有一物如笼，内盛炮丸一百，放于炮头；下有机柄，以手转之，则炮丸出若连环枪。炮丸外飞，铜帽内落，手不动则炮亦止。船尾左右，又二子母炮，铜身木架，长四五尺，粗二尺，声与大炮同。当时“达那拉”船亦升六炮。后驾小舟回登“法艾坤”，遥望二炮船开去。俟火药炮丸等物配齐，即赴中土矣。 郭氏亲自升炮

酉正登岸，乘火车即开。缓行，共停数处，如哈万、楼兰垓泗、李坡、极乐佛德、苇林坦、坤堵各村镇。楼舍森列，灯烛辉煌。亥初抵寓。

初六日壬戌　阴雨。

按英例，葬死之事，归官主之。置地一区为茔兆。有死者，概由医生开具病状、疗治情形，报官查核，方令赴瘗。其地不得私埋他葬，盖忧民之死于冻馁困郁，及视疾之无人，抑或医治之不善也。医生由官考试，不易中选。中选者国主召见，列于朝班。故皆束身自爱，无徇情受赂、妄称捏报等情。其医分内外科；另有牙科，能治牙，亦能补牙。 葬死之事归官主之

初七日癸亥 晴。未初，同姚彦嘉乘车入老城，赴电信总局送电信，内开："中国公使于伍秩庸去时，挽留不及。现已奏派渠为参赞，薪水与黎同。请迅致伍君，飞速回英。如赴金山，祈转致邝容阶代催。望示复。"外署"中国驻英公使寄至合众国乞富埔驻合众中国公使容行馆"云云。

发电客函请伍廷芳火速回英

该局楼舍高大，左右二所，各屋数百间。左为邮部，右为电信总局。见其司事司悌达坐谈。伊自牛席阑地方携有奇花异草数种。屋中一盆，树高二尺，上罩玻璃，叶如艾似榕，而叶上生叶，名曰子母树。后总管司敏士引看，见大堂中字盘数十、电线千条。有少女司收发者一千二百人，男子各司其事者九百馀人。

电信局

按电学创自西历一千六百三十二年（即天聪六年），当时虽经明人求得其理，鲜有知用者。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即道光二十六年）始用电线于英、美、德、法，惟民间私制而已。商民荟萃之区，书柬纷驰，路遥事迫，不延时日，以之济急，人皆乐为。后于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即同治七年），英议政院以电线获利甚巨，遂禁私设，乃属于官而索税焉。今通国有五大行，京都一总局，内外共五千五百四十分局，用人一万二千五百。闻上年共发电信一千五百五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封，收税金一百三十万一千二百镑，合库平银四百五十五万四千二百两。

电报之兴

酉初回寓，知和兰前任驻扎扎霪提督万斛，及前任驻小吕宋麻呢拉地方英国领事官司本萨投刺来拜，皆八九年前旧相识也。

初八日甲子　早阴雨，午后晴。未初，同马清臣随二星使往外部拜德尔贝。彝先入，见潘侍郎，据云："今日事繁，不知能否面晤。"旋据德伯协理柏令坦云："已与俄使有约，又值会堂匆忙，似不能见。嗣后有事须前期知照，以便函覆。"去此，行数里，拜丞相比干斯菲益，登楼坐谈。伊云："甚喜接见，奈有事羁身，未敢多留，尚祈原恕。"　"有事须先知照"

回时，路之两旁白石平垫或煤油沙土漆成，此往来步行路也；中则碎石压平，或长方木块筑成，此车马所行路也。道之广者可容四五辆，狭者二三辆，极其平坦。官舍民居规模相似，结构皆四五层。石墙石柱，护以铁栅栏杆，环于门外。市肆临街，大玻璃窗货物铺陈，洞见于外。至礼拜堂、施医院、客寓、戏园及养济院等处，百尺层楼，崇閎整洁，数衔如一式焉。　伦敦市容

按英国丞相之进退，视乎百姓之臧否；众官之黜陟，又视乎丞相之去留。一有不当，则通国谢之，复公举贤能，告诸君而代之。丞相既易，各曹长亦易，由新丞相自置其人，以期呼应灵便。是进则群进，退则群退，亦西国异俗也。　丞相进退视乎平民

初九日乙丑　晴。早，接容纯甫星使（閎）电信，言伍秩庸不在乞富埔，无处可寻。午后俄国参赞官阿德柏尔来拜。　容閎回电

记英国君主、五印度后帝威克兜立亚，系前英国国王卓志第三之孙女、堪特公爵之女，生于堪兴坦宫，时为西历一千八百一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即嘉庆二十四年）。

至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即道光十七年），伊伯英国国王踵良第四薨，受遗命立为君主。次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西敏斯德堂登位，年十九岁。后于一千八百四十年二月初十日（即道光二十年）年二十一岁，纳日耳曼之萨克斯扣柏果色王阿拉柏为婿。

至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即咸丰十一年），阿拉柏王弃世，君主年四十二岁。生有四子五女：长女生于一千八百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名与君主同，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年十九岁嫁与德皇太子威廉为妃；长子生于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名与君主夫同，于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年二十三岁娶丹国国王克立谦第九之女为妃，现封卫拉斯郡王；次女阿丽姒，生于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年二十岁嫁与日耳曼海泗王为妃；次子艾达倭，生于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八月初六日，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年三十岁娶俄皇阿来三德第二之女美丽为妃；三女怀来纳，生于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初五日年二十岁嫁与日耳曼克立坚王为妃；四女绿衣姒，生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年二十三岁嫁与阿盖公之子洛安侯骚仄兰为夫人；三子阿色尔，生于一千八百五十年五月初一日，现年二十九岁，未娶；四子柳埔，生于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四月初七日，现年二十六岁，未娶；五女璧阿特丽姒，生于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四月十三日，现

女王及其子女

年二十四岁，未嫁。又大公主生三子四女，太子生二子三女，二公主无出，二世子生一子二女，三公主生子女各二，四公主无出。此宗亲之近支，馀皆未闻。

初十日丙寅　晴，冷。午后，有堪特柏里大主教，及前在上海英商阿麟，偕其弟阿龄来拜。　坎特伯雷大主教来

记英俗：凡人买一切物件，无论物之大小多寡，一概管送。急者立即递到，否则不过申正。若申、酉往买，则次早巳初送。盖一日可送两次也。大铺有备小敞车或大棚车一二十辆、送货人百名，按时四城分送。如买物找回一二佩呢，必以白纸小封赍递，一为免污客手，一为不露其系铜质也。　购物管送

十一日丁卯　晴。未正，同马清臣随郭星使乘车赴外部，见德尔贝。同坐有威公使、禧在明，畅谈极久。

回寓后，有邻居第五十五号怀达者来拜，年近五旬，会堂绅士也。谈及泰西各国不立城郭之由，据云："百馀年前原建城郭。自火器盛行，城不足卫，闭关固守，伤人更多。故毁去而增筑炮台，严防海口边疆，练强兵，制利器，以御敌人。苟不幸被围被闯，有兵犹可各路驱逐，无兵则人民逃避，不至受其荼毒也。或谓立城为御暴之策，如城上兵役、城内巡捕，果能终夜严密巡守，固无意外之虞；倘一时疏防，不免有缒城之患。迩来敝国街衢按段置巡捕，以为疏通道路，弹压争鬥，访察奸宄，照料行人；昼间往来本段，入夜亥正执前明后暗灯，按家推验门窗，有未关锁者即唤出询之。每窃盗发，则呼呵而巡捕至，巡捕鸣哨，　毁城郭而置巡捕

则邻近兵捕齐来。故街道静而人民安也。”

十二日戊辰 早晴，午后阴。合众国参赞官霍彬来拜。入夜雨。

度支出入遍示绅民

记英国每年度支出入，刊发细数，遍示绅民。稍有虚滥，则人共诘驳之。夫巨万帑项，而较尽锱铢，固非易事。然条列遍告，所以示公也。众人皆知以通国之财治通国之事。在上无所沾润，官有侵吞不公者民可申报，察明斥革，是官不能贪，尤不敢贪。且俸粮足额，以官为荣，以贪为耻，故亦不愿贪也。再英税繁重，如一马岁税三镑；一犬税一镑；车旁楼上及指环瓷器，有饰以前辈御赐功号者，皆岁税一、二、三镑不等；楼舍按间估其所值而纳税；近因市肆多用火轮机器作工，房皆粗而所值无几，故合机器与房而共计以收税。如是，民不怨其苛敛者，以国家所费逐款开示，昭然在目而无疑也。

十三日己巳 阴。记外国火轮车始于西历一千八百零四年（即嘉庆九年）。今欧罗巴各国共置铁道二十七万六千三百四十八里；南北阿美里加共二十六万五千六百二十里；阿斐里加共五千五百四十一里；亚细亚共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澳大里亚共八千零六十四里；统计五大洲共五十七万九千八百零一里。

各国铁道

惟合众国者最远，计二十三万二千三百七十一里。其次为英国，共四万五千四百五十里。内英格兰三万三千一百六十八里，苏格兰七千四百一十三里，爱尔兰四千八百六十九里。又在印度有二万八百一十四里；澳大里亚八千

零六十四里；北阿美里加加拿他一万九千二百三十六里。英国共计九万三千五百六十四里。英国在阿斐里加亦设有铁道，多少未闻。三为日耳曼，共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九里。四为法郎西，通国共三万八千一百六十九里。五为俄罗斯，共三万七千五十里。其他如比利时、义大利、瑞典、和兰、日斯巴尼亚、土耳其、丹尼、瑞士等国，铁路至长者一万数千里。

十四日庚午　阴。未初，有红衣护卫二百，楼下乘马鼓吹而过，乃往贤真睦斯宫承应朝会者。即时彝着朝服，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官车再赴贤真睦斯宫朝会，入见其大太子及各国公使。礼仪如前，惟本国文武少到四分之一。 再赴朝会

申初回寓，知有御前大臣、提督侯爵贺尔得佛耳德，及丽如行伙计倭拉勒色与阿拉伯司呐来拜。

十五日辛未　晴，冷。巳正，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往拜威公使、会堂绅总哈米坦，后谒大太子、驸马海泗王，及国戚萨克隋麻尔艾多倭、堪卜立址公。

按英俗，凡拜谒皇亲国戚皆不留刺。本府门丁举门簿于车前，请本人自署其名，否则入号房自行挂号。凡公使所拜之官，不惟公使当拜其夫人，即公使之夫人亦当往拜。故郭星使每拜官之有官眷者，皆持郭太太三字名刺并递焉。午初大雪，乘车往拜万斛、司本萨，及大书院华书长德格乐，亦八九年前旧相识也。未刻雪止，晴冷。酉初，郭星使召饮，同席有禧在明、马清臣，畅饮甚欢。戌正，伦敦月蚀。 拜客规矩 大书院华书长

十六日壬申　晴。记：西历每岁准三百六十五日，无

闰月。亦分十二月：四月、六月、九月、十一月皆三十日，正月、三月、五月、八月、十月、十二月皆三十一日，惟二月则二十八日。无所谓晦、朔、弦、望。每四年加一日于二月，谓之闰日。

十七日癸酉 阴冷。午后，萨克隋麻尔艾多倭、堪卜立址公、司本萨、德格乐及丹尼总领事米斯盘等来拜。

英之立国

闻英人于二千年前皆群聚密林，跣足披髮，卧草被革，茹毛饮血，树汁漆身，游猎于野。至汉宣帝甘露年间，英南界始为罗马所有。继而日耳曼、法郎西、和兰人渐多流居其地，故今英人语言相貌，多与此四国者同。旋振兴自立，始为一国。

英人姓氏

当时人民姓氏，固有罗、日、法三国之遗种，而土人尚无者多，乃有因地名为姓者，如林、河、城、镇；有以颜色、器皿为姓者，如青、红、黑、白。蜡烛、碗盘；有以物件、禽兽为姓者，如营、铃、鱼、狐；更有以本人所作之工为姓者，如铁匠、裁缝、庖丁、木匠等。以后渐渐被化，姓氏有经官赐者，凡有功于国，多因其事为姓。闻其古时，兵将皆着铁盔铁甲，缠身不露面，书画其名姓于铁牌面上，以便人识。中有善骑者，王喜，赐姓“马”，则其人画马首于牌面。如数百年前，国王出猎，遭野猪之危。正畏惧间，一勇士急以衣带裹左肘，迎猪使啮，右手以剑刺死，王得免，乃赐其姓为“野猪”，遂画猪首于牌面。后世子孙追远，皆欲画一猪首于门首车旁，印于信纸，刻于指环，以及烧于瓷与玻璃器皿之上，以铭其宗祖之功，

纹章

夸以为荣。至今尤甚。因而国家收税，每年送纸单于各户，问其前代曾否有功于国？将铭诸物否？其有而不愿书者隐而不对，愿则照单注明铭诸何物，每年按件官收一、二、三镑，竟有共纳税数十镑者。有私刻画于物上者，被官查出，罚金加倍。

十八日甲戌　阴雨。三日前，英外部来有本国君主眷会请帖，白纸厚一分、宽五寸、长三寸，印云："司礼院御前大臣昌柏连，奉君主命，于本年三月初二日礼拜五午后三点钟，在卜静宫眷会中喜接张老爷，满服。"满服者，朝服也。当日申初，红衣护卫二百名，乘白马，作军乐，楼下经过，乃往卜静宫承应眷会也。眷会者，官可携眷往朝也。 请柬

即时彝着朝服，同黎莼斋、马清臣、凤夔九、张听帆随二星使乘官车，走海德圜，由卜静弄至宫右门入内。曲折升阶四重。路宽一丈，高约二丈。地铺红毯，左右列长凳。隔数武，立半截白玉石人一对。至一大堂，左横长案，立司礼院官四员，按人收刺注册。转入明堂右门，君主正立。右立二司礼院唱名大臣，左立太子妃、大公主、大太子、驸马克立坚王，及堪卜立址公夫人等，平列一行；左转临窗，立各国头、二等公使夫人，及各头等公使。君主对面距数武，横一长阑，木质金花，高逾二尺。入者各国公使随员，先向君主鞠躬，继而随行随向太子妃等一一鞠躬毕，转身立木阑后。本国男女不分品级，鱼贯而入，惟朝见后转身直出正左门而下楼。 朝见君主

是日有千馀人：男子二三百，妇女七八百。男皆朝服，与赴贤真睦斯宫朝会同。女皆袒胸露臂。裙或红或白，或粉红，或葱绿，前覆脚，后曳地六七尺；饰以绣花，或挂鲜花。头戴花箍、金箍、宝石箍、钻石箍不等。有不戴箍而插鲜花数朵者，亦有左手执鲜花一小束者。项圈镯钏，有钻石者，白金者，珊瑚者，翡翠者。履纯白绫，无镶嵌。谒见君主太子妃等行屈膝礼，有随屈膝以口啜君主右手背者。君主等皆答以鞠躬礼。其位高素相识者，太子妃及公主等有如其礼以答之者。有握手者。总无交一语者。女子裙长曳地，随行有主客郎掬取其裙，彼此相传牵执以过，盖恐倾蹶失容也。

女眷装束

酉正一刻见毕，君主向各国公使鞠躬，率众退入内右门。各国公使偕其夫人、随员等即转出外左门，下楼。沿路左右红毡长凳，满放妇女红帛白皮披肩，盖恐往来赤臂乘车冷也。出门登车，走荔榛街回寓。往来街市，男女观者如堵，皆有巡捕乘马弹压前导。是日赴会，车皆经官指示，由宫后转来，再向宫前转去也。

按英有官刊《朝眷会规》一册，彝因觅得之，译其略如左：

朝眷会规

前于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六月，经司礼院掌礼大臣奏明各国公使觐见及各公使夫妇带见该国官民妇女赴朝会、眷会一切礼节，奉旨依议。嗣经外部行知掌礼大臣，转达各国驻扎伦敦头、二等及署理公使一体遵行：

一、每于贤真睦斯等官设朝会、眷会，各国公使、名士一行（称曰正环）列在本国官民一行（称曰公环）之前。

一、各国公使之序，皆按品级年分行走。其参赞、随员、名士，各自排列名次，紧随该国公使之后。

一、每眷会，各国公使夫人，及名人女眷列为一行，在各公使之前行走。其序照各国公使之等第，不得错乱。盖令公使夫人先入者，系为其得暇奏事而易于行动也。

一、凡官民或妇女，经公使或夫人愿行带见者，须同走一路、入一门。

各国奉派驻扎本国之头、二等及署理各公使与其夫人等觐见之仪如左： 公使及夫人之觐见

一、各国头等公使及其夫人，于递国书外仍有觐见之权。

一、特简公使及二等公使之已经觐见者，可仍请朝见。其夫人不能再请朝见，可由正环赴眷会。署理公使不曾觐见，固无再请朝见之权，可由正环赴朝、眷会，其妻可乘眷会朝见。

一、署理公使由外部大臣带见，其妻与二等公使之妻皆由外部大臣夫人带见，或由命妇及他国头等公使夫人、或与该国夙好之二等公使及署理公使之妻带见皆可。

一、外国头、二等公使之觐见过者，固可由正环

赴朝、眷会，其所属参赞、随员及所识至近戚友，与该国大小官员名士，无论文武水陆之来此游历者，皆可带赴。

带见女眷

一、外国头、二等公使夫人之觐见过者，于正环赴眷会时，亦可带见他国公使署中女眷，或他国及本国官宦妇女之来此游历者，以及与该国和好之国，于此携无女眷，而有来此游历欲赴眷会之妇女，亦可代其带见。

一、署公使虽无国书，而因便于正使，于该国正使外出之时，亦可因而如仪朝见；其夫人亦然，因而朝见，视比正使夫人。

一、正使夫人或署使夫人，每欲于眷会正环带见外人，须着意查明：于已嫁者之夫及未嫁者之父，能否经其正使或署使带赴朝、眷会。

一、朝、眷会正环中人，皆为各国著名官宦。无论如何，若于该本国典礼朝仪不能入者，于此亦不得增入。

正环方可带见外人

一、各国正使及署使夫妇，于朝、眷会正环皆准带见外人。公环中虽有先行请示一说，似可不必。

一、除以上所言驻扎各官外，馀如来此游历或侨寓之人，欲入朝、眷会，须进公门、随公环，与本国官民一律。

掌礼大臣

一、一切规章，随时皆归掌礼大臣管理。故各外人之名，及带见或举荐其人之名，皆须于二日前送交

掌礼大臣，以便奏闻。如无妨碍之处，则届期自持二刺进公门；递其一与公案注册，迨入环临见时递其一与司礼院大臣，以便高唱其名，并声明引荐之名。但二人之名既书于一刺，则其举引之人可不必同时朝见。盖无论正环或公环，同日朝见足矣。

一、凡外国人之于公环朝见者，皆由该本国正使署使，或本国人之自已入过朝、眷会而与彼熟识者带见。

一、凡外邦人之朝见者，不得口吻君主手背。

外邦人不得吻手

一、按以前所列规章，内惟各国公使带见初次赴会之外人，应走正环。因其于正环中朝见，并无正环中人之职分，故初次朝见后，于一年内若仍驻留，不得仍随正环，须入公环。盖曾经赴会之外人，皆当进公门、走公环。

一、各使臣公署内，如幕友、牧师、支应官、教习及他项名目各员，虽属某公馆而无奉使之职者，皆走公环。

一、总领事及领事官，皆无奉使之职，又非前来游历之人，则归驻留本国外国人班内，须进公门、走公环。

又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六月司礼院记载各节云：

1861年的新规定

一、凡外邦男女赴朝、眷会走正环者，须随行该本国公使或夫人之后。若该国公使或夫人外出，而由他国公使或夫人带见者，亦须随其所请带见之公使或

夫人之后。若由外部大臣或其夫人带见者，须紧随正环之尾，其次序又须按其本国公署前进。

一、若一国公使未经娶亲，或值其夫人外出，而有其国妇女欲赴眷会，转请别国公使夫人带见者，须与该夫人同时朝见。若由外部大臣夫人带见，亦须紧随正环之尾，其次序当照本国公署。

一、以上朝见之人，见后不得留立于殿内。

不得留立殿内

一、朝、眷会，届时由掌礼大臣按例行文各国公使，请开列本署应当入觐及欲带见之人名单，以便该大臣发帖照请。

一、因便于君主站立，不致人气熏蒸，则各人见后，惟各国公使、参赞以及夫人可留于殿，馀皆转出。

一、二会日期拟定，即经掌礼大臣行知各国公使，以便夫妇偕往。

一、正环中男女，以及未经觐见之男女，皆可于此朝见，其名姓须预为行知掌礼大臣。

太子代设朝眷会

一、太子代设朝、眷会，则朝会正环内各员皆可往见；至眷会，则各国公使夫人及本国命妇夫人等亦皆一律朝见，与见君主同。

一、所有各会，凡正环中人之名，皆经该本国首领口奏，或司礼院唱名大臣代报。

一、命妇夫人于正环内，皆自持清晰名刺，以便唱名大臣报与上闻。

一、君主之跳舞会及听乐会，皆由掌礼大臣发送请帖。

一、凡外邦人之未经赴过朝、眷会者，亦可发帖请赴跳舞会及听乐会。

一、各人车辆出入宫门之凭票，皆与请帖并发。

以上为宫中规章。兹将所闻朝、眷会之大概情形，略为记之：

一、往年伦敦朝会，无非世职大员，入朝陛见。迩来朝、眷会通设，无论官员士商，一概入觐。如世爵绅士、大小文职、水陆武官、教士医生，暨名士巨商等，阖家男女皆许赴会。惟负贩、工匠人等一律禁止。 朝会眷会见闻杂录

一、商贾之子女，及一人之妻女，非经内大臣查清不准入。倘入后，查出身家不清或品行不正，仍不准入，虽状师、牧师之妻女亦然。

一、妇女入过眷会者，可以终身永赴。如女子出嫁、寡妇再醮，虽可另行请人带赴，然必经内大臣查明所嫁何人，按例能否入觐。

一、眷会每年四次，一在二三月，馀则多在五月。其期拟定，必见京报，由京报传印新闻纸。 每年四次

一、妇女每名一年只入一二次，虽系该妇独入，必与其带见之人同日。

一、凡人欲带见一人，必先函致内大臣，言明欲带何人，并其出身履历若何。

一、妇女将入眷会，须于数日前先入司礼院讨二白纸片，自填姓名住址、何人之妻、何人之女，并经何人带领。中一片必经其带领者画押，然后送回司礼院，以便开呈君主。又于一二日前由司礼院另讨二片，自书姓名及带见人之名，届日入内，一交注册官，一交唱名官。

觐见名片

一、朝、眷会之时刻，多在午后二三点钟。其君主立一点或一点半钟，人多则君主退入，而太子妃代之。

一、妇女朝衣，前托地，后长必七八尺，下车自行拽起，搭于左腕，临入门放平，则有主客郎随其觐见而牵执之。

妇女入觐之仪节

一、妇女入内，必脱右手手套，以便随见屈膝，右手托君主之右手以口吻之。若太子妃代立，妇女只屈膝而已。

一、妇女入见君主屈膝，即随退随向各公主王妃及宗戚王公等屈膝。见毕转过，主客郎即将衣尾交其手。

一、妇女于赴眷会之次日，当投刺拜谢内大臣及主客郎。

一、入见者不分品级，先到者先见，若经人带见者，须候其带见之人先入。

一、妇女朝衣，尾或方或圆，长不得逾九尺，其色皆白。年老者可易为红绿，饰以五彩。

一、妇女头上皆可横戴翎毛，其色白，或染成别色，如黄蓝红绿。已嫁者横三枝。至裙边用金绦或五彩纱罗任便。

一、君主朝、眷会，有时列于德布林行宫，每在午后九点钟，礼节与在卜静宫同。

一、太子朝会与君主眷会同，惟皆男而无女，亦每年四次，在贤真睦斯宫，礼仪与眷会同。男子年未二十者，非世爵、非为官、非著名学士，皆不得入。 太子朝会男而无女

一、男子赴朝会，见太子、王公以及驸马，皆对面鞠躬或握手，不得行吻手礼。

一、男女有出身不清、品行不端者，一经内大臣查出，即登京报，禁其再往，虽世爵大臣夫妇亦然。

一、每年在卜静宫有二跳舞会、二听乐会。凡男女于本年入过朝会、眷会者，皆得被召。 跳舞会与音乐会

一、每年于耶稣复甦节前有二大朝会，系其君主所列。凡入者，皆本国世爵宗戚、文武大员。

一、男女之已入朝、眷会者，其君主在京时须按季入宫一次，登名于簿。其已入太子列之朝会、太子妃列之眷会者，亦当前往马伯楼宫列名。其他世爵宗戚，非有连属，不能往拜。

一、朝会有时经兵部尚书为首者，系专会水陆武官。

一、凡朝会，文武各官皆着朝服，如金花金穗、红黄肩带、各等翎枝、挂刀佩剑。遇国服及为别国着 官员服饰

素服，则各官围黑绉纱一条于左肩下，宽二三寸。妇女于眷会中遇之，则改戴黑翎，用黑手套、黑扇，并去所饰五彩花朵。

按入宫车票，两面红色，宽三寸，长约二寸。上印某年月日在何宫朝会、眷会，或跳舞会听乐会，该车出入不得拦阻等语。

是日日本二等公使上野景范之妻，亦立各国头等公使夫人之末，示优待也。

留德武弁卞长胜等具禀申诉

又上年经直督李相国遣花翎二品顶戴游击卞长胜，守备王得胜，千把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杨德明，及军功朱耀彩等七员，前来德国练习兵法，以其国武弁李迈协向导之。兹于数日前，有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三人具禀申诉：自到后被其欺侮，刻已逐出营外等语。因奉二星使谕，令彝往查。 〔原书卷二终〕

拜会德国驻英公使

丁丑正月十九日乙亥 阴雨。申初，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往拜德国公使闵士达。商发护照，以利彝行。因护照应由本国使臣发给，而所往之国之公使加盖印章。闵言本国人可用，至他国公使随员前往，无须护照，只给一信，俟到敝国时，以之面示火轮车行及税务司可也。

去此，至阿布者赤巷共公武会馆。下车，有总管道米呢耆、劳格廉二人迎接，引看各处。其楼舍高大，甚为壮观。有客厅、饭厅、书房、赌场、烟廊、打球房、写字房等，间间洁净华美。是馆开于西历一千八百一十五年（即

嘉庆二十年）五月三十一日，专收更新党中水陆武官之显秩者。入会，每人先捐四十镑，嗣按年捐七镑。入时须内外有戚友作保。每日辰初开，亥正闭。各人在内如家，可以朝夕闲坐，看书打球，谈天论事。酒食点心，随意取用，另给价钱。如请客，亦可借座于此。当时入者一千五百五十人，内有英国大太子及各国公使，故亦请郭、刘二星使入会，而不科钱。 武官会馆请二星使入会

在彼点心茶毕，回寓，知有日本国翻译官长崎道至来拜，附投公使名刺一，礼也。按西规：凡公使随员往拜他国公使，须携本公使名刺为证。

晚接德国公使信。

二十日丙子　早，黄雾迷漫，巳正雨。未初，有告假回国之烟台洋枪队教习、德人瑞乃尔来拜，询悉明日起程旋里，乃约与同行。后又有上海保顺洋行商人单达、元丰洋行梅塔兰来拜。晚，郭星使面谕：到彼宜拜何人，并查访三人出营之由，如尚堪造就，即设法令其仍回原营，或入别营，亦可改隶水师，否则饬令回华。 郭星使面谕赴德事

二十一日丁丑　晴。束装毕，戌初，乘马车行十馀里，至罗雅店约瑞乃尔。少坐，步入司得根喜火车客厅，买票登楼。见上下铁辙两行，盖地面者绕行城内，楼上者驰往外省。待至亥初车至，即时开轮。东行一百六十四里，亥正一刻抵坤柏娄海口。下车登船，船名“什乃甫拉”，长八九丈，宽约二丈，明轮，系和兰国者。子初展轮，东行旁风，船微摇荡。入夜雾，冷。 渡海赴德

二十二日戊寅　晴。行三百二十里，辰初一刻，至和兰国富乐兴海口。早餐后，下船步里许，入火车客厅。道路泥泞，又极崎岖，房既少而船亦无，逊于英法小海口远矣。巳初车始至，登车即开。东行三百五十二里，一路田地下凹，水已结冰，日射冲融，遥望如江似海，其轮大莫与京也。未正，过和兰万楼村，入德国戛兰垓力士镇。东南行一百五十里，酉正至克伦城。下车，步入德罗乐店，遇王得胜来迎。此地系前乙丑年随斌星使到过者。

二十三日己卯　晴。巳初，同王德胜乘火车东北行三百四十里，午正至博洪庄，入都北店会卞长胜、朱耀彩。据卞云："长胜等七人，来随德人李迈协，其人原许沿途教以德语。迨上船后，伊佯言众皆晕船，且在法船，不能习德字。及到马赛与德京，伊仍不教，且不同居。未入营之先，非伊自行游玩，即约众观剧，妄费钱财。长胜较他人年长，屡谏不听。又因伊管辖多随私意，时而令着官服，时而令扮洋装。长胜偶有不听，因而有隙。王德胜、朱耀彩亦皆怨其所为。故于石斑岛营学习数月后，伊因旧恨，乃分予三人于此博洪厂，学习杂技。"彝窥其动静，察其言色，似以其着有二品顶戴花翎，应居众人之上，即李迈协亦未必在其意中也。王德胜举止安详，尚堪造就。至朱耀彩则一愚顽幼童耳。

卞长胜之中述

言毕，早餐后往拜厂总巴蕾。少坐，陪入制造局，有工头谛达满者，引看各处。见机器厂楼，与他处所看者同，冶铁铸铁有数百人，旁有造钢炮、水雷处。伍勒富

为化学长，霍慈满为工头。通厂大房千间，周约九里。看毕，巴雷约入其公司饮茶，少坐回寓。知卞长胜在此学木工，造有木匣三个；王得胜学化学，辨别钢铁及画机器图，当时已画图四张，集杂铁数包；朱耀彩学铸铁，现造有小炮一门，长九寸，粗二寸半，较大炮具体而微。 卞等在厂学习情形

戌正一刻，乘火车北行四十里至米篮村。换车又行七十五里，亥初抵欧北敖森镇，会瑞乃尔。

坐带床车甚佳。盖各国火车夜行，有将坐凳直拽而成床者，有由壁上拽下直放二折而成床者，有由壁上开锁横放二床如船舱者，更有作成床榻无须拽放者。皆铺回绒毡毯褥垫，或光皮铜丝褥，亦有外垂帘帐、内铺褥单毡被及头枕者。用者外加钱若干，次早赏车仆少许。各国此等车价，以英国为最昂，其他一床不过一二金而已。

二十四日庚辰　晴。见村起炊烟，场馀残雪，田间草积，篱畔鸡鸣，殊令人动故乡之感。行八百一十里，抵石斑岛村。步行二三里，入客寓。会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坐谈间，问及杨德明，始知已染病数日。遂同下楼，见其人年二十八岁，形容憔悴，身热头晕，外似疟疾，内实痨证耳。彼此叙及卞长胜等之事，佥云卞为人自大，不受西人约束；王虽精明，为卞所惑；朱则年幼无知，不能自主。 调查卞等真情

午初一刻，乘火车北行四十里，午正抵德京柏林。下火车，乘马车行六七里，至韦良坊凯赛好富店。楼耸六层，厅列千间，整齐洁净，华美壮观。未初，往拜现任驻 到柏林

华德国正使巴兰德之兄、提督巴兰达，未遇。后拜乞假回国之德国公使随员李芬，其人年近五旬，为地学名家，曾周游中土十九省，查看地势，搜求煤铁，画图著书四卷，不日告成。

回寓，接巴提督信，约明日巳正在石斑岛阅操。入夜阴，冷。

二十五日辛巳 阴，天欲酿雪。辰正，因时无火车开行，乃乘马车行四十馀里。一路屋舍整齐，河结坚冰，风景宜人。过一王宫名沙老顿布士，为王母、太子消夏之所，楼阁清幽，林木丛密。

查连标等操练得法

先拜哨官塔路达，乃巴军门之东床也，年约三十，相貌堂堂。见即令人往唤查连标等。三人换德国兵服至，头戴"口"字形黑毡帽，身穿黑毡短衣与裤，腰围皮带，手抱长枪，横立一行，赳赳有骁勇状。队长任司达，先令其演急步慢行，运动四肢，及举枪放枪各式。后脱毡衣，换铁丝头罩，前胸后背着棉靠，二人举枪对刺，设法决其胜负。下楼至后院，令演练步越墙、跑山爬树等技。看毕，赞其教演得法，赠以二镑。任乃免冠而谢。去此，转入前院，看演步队，急驰缓进，左转右退，一线双分，步伐极其整肃。乃代星使申谢塔路达教演华人之意。后登楼少坐，各饮加非一杯，申初回寓。接巴兰达信，约明早面晤。申正大雪，冷甚。

拟令卞等仍留学习

因思及卞长胜三人，离家万里。学有成效，方足仰报国恩。若三人皆回，不惟辜负李相国培养人材之心，且妄

费车船各项。况王得胜又为三人中之翘楚者，倘使旋华，亦属可惜。若责卞长胜不得骄傲自大，须念来此何为，可望悔过自新。朱耀彩，饬其勉力勤学，可图后效。若卞、王二人前进，朱亦必不肯退后也。再四思维，莫若仍留为是。想三人亦不愿回也。现在三人所学，既非急务，又非来此本意，须令仍回原营，或投别营。如巴不允，再当设法改隶水师焉。

二十六日壬午　晴暖。巳初，往见巴兰达。年近六旬，貌和语温。先奉星使名刺，并谢照料华人盛情。少坐烹茶，谈及卞长胜等。据云："因不守营规之小过，原未欲分七人于两地。奈李迈协言在博洪厂有事可司，故分三人于彼，另学照相铸铁等艺。或言其所犯者重，余亦未经细查。然无论何处学何事，皆为有益，故令之去，至今不知所学若何。"询以可仍回归本队否？据云："素闻王得胜行为稍好，而卞、朱二人即皆强暴不逊。愚见莫若使之回国。且余既令其去，若再召回，未免汗颜。若改入别队，又与小婿不便。"彝云："既不可回枪营入炮队，可令改学水师。当即力为劝解，令其改过自新。"巴曰："如此尚可，然余不与海部侍郎熟识。"彝云："请惠一函，带见兵部侍郎，问以可令伊等仍回陆营否。如不可，即请转达海部。"巴曰"善"，乃取名刺与彝，上书："中国钦差随员，因有要务相商，即祈面晤。" 巴兰达谈卞长胜等

去此回寓，早餐后，乘车行数里至兵部。据云："左侍郎入值未回，不知欲见右侍郎否？"曰："见。"乃引上楼，见 前往兵部

右堂翟尤欧。将彝及巴之名刺递给，告以求见之意。伊云："俟左侍郎回时，代请何时可见，即为奉闻。"言毕，谢归。待至子正，兵部覆以："奉谕，明日午正，敬候驾临。"

二十七日癸未　晴。午初，乘车往见兵部左堂贾美开。先将星使名刺奉给，代达问候感谢之意。言及卞长胜三人之事，贾云："仍回陆路似不甚便，若改入水师，尚觉易为。"彝申谢盛意，求赐荐书，以便往见海部大员。伊取名刺与彝，上书往见之意。

谢辞出门，乘车至海部，见其尚书石多士，告以来意。石云："此非公务，不为难办。只请即早回英，转达贵国钦差，惠余一函，以便令伊等于四月初七日改为水师学生。现有日本八人来此，不日学练水师，可以同时入学。"言罢谢归。

同意三人改习水师

晚有石斑岛营二武官白克满、芮立克来拜。据云："前闻李迈协言欲往中国充当武官，教练兵勇，尚堪胜任。今后如有门可入，即于本营乞假三年而往。"

记：柏林城街道与伦敦同，但不泥泞，虽铺户楼舍不如伦敦之盛，而别有一番景象也。人尚温厚，内外无欺。有一大囿名狄尔者，林木丛杂，河带断冰。囿外古呢普提坊，三年前新立一石柱，高约三丈，周十数围，顶立飞仙，金身金翅，上与巴里者同，而石座如伦敦君主夫铭，铸以前与法、奥、丹三国交战时所获之炮，称曰得胜铭。车不如英法之整洁轻快，而马更羸老者多焉。

柏林别有一番景象

二十八日甲申　晴暖。巳正，往拜巴兰达，值其公出

未遇。乃留柬于其家云："昨日兵、海二部大僚皆见，已蒙允将三人移入水师。订于四月初七日入营。今晚起身回英，禀覆本国钦宪，因期迫不克守候也。"亥正由店起程，登火车即开，行一夜。大雪，甚冷。

二十九日乙酉 雨。辰初至多达门村，换车即开。辰正抵博洪庄，遇卞、王、朱三人来迎入寓。谈次，细述一切，再三劝勉。告以："诸君离家万里，当思跋涉不易。既蒙相国派来学习，须不负其栽培之意。况朝廷以水陆兵法为要务，学成回华，不惟效力国家，亦可光耀宗祖。其有亲老在堂者，不免倚门之望，一旦荣归，既慰亲心而更悦亲心也。况经洋人带同前来，自应听其指示，凡事忍耐，屈己从人。三年后则天各一方，彼此无所钳制。至其所教，择其善者而从之，原无所苦。将来学业有成，定能海峤扬名，则仰事俯畜，更无庸虑矣。至花翎副将衔，在华营固为可观；然在外国，则不宜矜夸自大。原为学兵，非带兵也，故洋人向诸君视同一律，而无贵贱之别。诸君年皆富强，正可有为，今得改入水师，务当极力勤学，以冀将来成就。且此次不行送回者，皆仰赖驻英钦宪之恩，愿深思之。"三人听毕申谢，更有垂涕者。 劝勉卞等努力学习

午正，复登火车，未初抵艾森庄。当时大雨兼雹。下车有克虏朴乘马车前来，迎入旅邸，名与地同。少憩，申正入厂，有匠头夏丹堂者引看各处。见地大于前十倍，铁房万间，工匠二千馀人，所造大炮有重八十三吨、长三丈四尺、粗逾丈者。点放一次，需火药四百斤。其他大小炮位 克房伯厂

暨铁炮车轴轮等物，每月用钢铁七千吨。

酉正回寓，克虏朴旋邀饮于其家。乘车行十六七里，山势嵯峨，林木丛杂，桥梁数四，溪水结冰。其家居山顶，楼舍高大，望之如在雲际，前后长河环绕，左右铁篱、花障、水法，布置精巧，清雅入画。至则先代星使申候，询知伊妻因病往罗马就医。十一年前，其子克娄尚在妙龄，今则仪表轩昂，英姿飒爽。少叙寒温，入饭厅，共席六男五女。通名姓者，男则顾泗、舒满、郎司丹，女为施乐姒、萨康娥、卢得尔等，馀皆未详。饭后少叙，因晚留宿。人各一屋，帐幔华美，陈设新奇，即牙刷梳篦、净水面巾，亦无一不备。入夜北风催雪，寒气逼人。

克虏伯家

三十日丙戌　大雪冷。早起小食，辞谢回寓，更衣。午初登火车即开。未正，至鸥波沐地方，换车。申初开，申正一刻入和兰界。戌正至富乐兴海口，即时登船，系前二十一日夜间乘过者。亥初开，海水微波，船即摇荡，同船男女呕吐者颇多。入夜雪止，仍阴。

返回伦敦

二月初一日丁亥　阴。卯初抵坤柏娄海口，下船登车。辰初开，巳初抵伦敦。谒二星使，细禀一切，甚喜。

记：德国一里，合中国九里；因零数难算，故以吉娄美当计之。又金银钱皆改新式，如大金钱名攒其马克者，换二小金钱名在印马克。每小金钱，换二大银钱名分付马克，或换中银钱名他拉尔者三枚暨小银钱名马克者一枚。又银钱名租艾马克者，换二马克。每一马克换半银半铜钱名分付几非昵者二枚，或换名攒其非昵者二及在印非昵者一。

每在印非呢换名分非呢者二。每分非呢换名租艾非呢者二及名非呢者一。总之，每大金钱换二十马克，每马克换一百非呢。银钞亦有由五攒其马克至一二十攒其马克者。纸皆官造，白质蓝花，横五寸，长三寸。按德国之钱，比之英国色稍逊，比之法国体加重焉。入夜微风，晴。

初二日戊子　晴。记：英制，武可转文，而文不能摄武。盖人民及岁，必令读书。所学之文，非章句词赋，乃天文地理，算学格物也。学之有年，愿就文者，各以所长赴考，中即授职。既入某署，则终身不改。故某署官员，无不深悉某署之律例也。愿就武者，于学成后，入武学馆，讲求水陆兵法战策技艺，学之有年乃赴考，择其尤者，置诸行阵以历练之，然后授职。而武可以补文者，虽身披甲胄，而胸有韬略也。至文不能摄武者，以其未习兵书，难征实用耳。再仕宦鲜有骄傲者，故虽太子世爵，历官与庶僚同，应对长吏，亦驯驯执属官礼焉。其职轻而爵重者，相见仍按爵位尊称之，以示恭敬义也。　文武官员之养成

初三日己丑　晴。前于正月间，星使接准粤绅唐德峻等禀呈，咨请总署转奏禁止鸦片烟。继接粤绅桂文灿、温清溪等二禀，力陈鸦片之害。恰值英人现立一会，曰禁鸦片烟会。初到此，即有多人面陈此义。前二日，有会首多尔德，属其友丹拿投书订见期，并录送陈词一道。遂订今日未正。届时，星使率马清臣、凤夔九与彝，立于厅中。会友六十四人至，立于对面。先是伯爵沙弗斯百里立诵陈词，言鸦片流毒中国，英人皆扪心自愧。四十年来，屡请　禁鸦片烟会友来谒　扪心自愧

议院严禁，因华民嗜此者多，疑为甘受其毒。且中朝禁种莺粟，屡不果行，又疑憎恶之心不实，故议院至今观望。今特请明示：鸦片是否害人？中国聪明之士是否同恶？能设法与英并力断绝此种贸易否？云云。丹拿、里雅格及司九尔德三人复各陈一段，意略相同，无非申言鸦片之害匪浅，宜早禁之等语。郭星使亦立答云："感谢诸君雅意。自当设法严禁，不日奏明本国大皇帝候旨施行。"言毕，众人鞠躬散去。

外部茶会

又前日接外部德丞相夫人约帖云："本月十七日，由亥正至丑初，在外部设茶会，恭请中国钦宪暨参赞随员诸位驾临。"内大臣贲丁夫人约帖亦如之。当日亥初，彝同黎莼斋、马清臣、凤夔九、张听帆着官衣，随二星使乘车，先至外部。见门内楼下，红衣兵一班作乐。正中楼梯宽约二丈，上铺红毡，两边列鲜花为阑，左右男女往来，骈肩累迹。登楼，见德夫人旁立，彼此一鞠躬。入内，见各国公使、随员及本国文武大僚，男女千馀。敞厅三间，崇宏阔大，悬灯万盏，明如白昼。人皆站立，有对谈者，有瞻望者。少选由旁门转入饭厅。正面横设一案，长四五丈，宽八九尺，陈列乾鲜果品、茶酒点心，以及加非、冰乳、梅汤。后立仆役二十馀，听客指使取递。子正回寓，复至贲丁夫人家。楼舍高大，华丽壮观。奈夜已过半，客皆散去。在内遇波斯公使夫妇，坐谈片时，各饮舍利一杯而归。

猪肉铺

初四日庚寅　阴晴各半。午后街游，见猪肉铺中亦出售粗细香肠、白水煮猪蹄，及碎肉团等，各值一二铜钱。

其他头、蹄、五脏，皆系贫民买用。猪油炼成，盛以水脬，论斤出售。咸肉大片，与中国同。火腿二种，有腌成者，亦有烟薰者，裹以白布，其味颇佳。

初五日辛卯　晴冷。记：英妇产子，皆男医接生。盖虑妇妪无知，误伤气血，致不能育；乃以深明医理者，保之于脱胎之始也。每产必报官，其死于胎内，或产下即死者，亦皆报官。官必推其致死之由，或责怀胎不善自保，或责产后不善养育，或责医生收洗无术，是亦保赤之诚心也。　养育之事

初六日壬辰　晴，申正阴雨。来一英妇告门丁云：昨有华仆给对票一纸，因不识华字，姓名未详，请即唤出，以便讨钱。乃告之马清臣，令其取票为证。后一小女年八九岁者持票至，验系信纸，上书"揖别未久，渴想殊深"等语。索之，得修髮匠钟四。令往见女，自行了结。钟四见之，即毁其纸，女乃逸去。　剃匠钟四行为不检

初七日癸巳　阴。早，钟四乞同去了结。以其必非当去之处，乃给其一纸书云："欠汝十什令，今如数偿之，切莫再来。"少刻钟四至，见其人书于后云："不再来，钱亦不要，此事可了之于官。"按此等事，西俗不能入官，乃故言恫喝耳。钟四畏惧，复叩求不已。乃令洋仆同往，饬如数还清，以免再行滋事。后洋仆来云：妇已外出，见其母一老妪。据云二人言语不通，故出此事。始知所负二镑，业已付讫，现有收执回缴。

亥初，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行六七里，赴世爵讷司寇夫人家茶会。男女百馀，屋宇逼窄，有人满之患。护

贵族之家音乐会

入饭厅，饮茶一杯而去。又行十馀里，赴芮司米夫人家听乐会。楼舍宏丽，如王侯宫殿，花园宽敞，五大厅合为一间，四壁满列鲜花，清香扑鼻。正面设乐台，前列金漆花椅，按色成行，男女仕宦有二三百人。会主引坐台前，男女共歌六次。有随意消遣者，亦有奏技取值者。第三次有二女同歌一曲，各给百金。姊名尹丽娰，妹名尹腻娰。丑正歌罢，客下楼，入饭厅，或坐或立，饮食听客自便。食毕登车，寅初回寓。

子在上海母请晚餐

初八日甲午　晴。酉正，邻妇柯氏请凤夔九与彝晚馔，因其长子柯拉理现在上海茶行贸易，故有是请。入内见老妇，年近六旬，语言温厚。其次子柯拉义、女柯蕖蒂，皆少年之英发者。少谈入饭厅，同席男女十人，通名姓者只毛色尔、司马隆夫妇而已。饭后又来男女二十馀人，彼此畅谈，吃茶、饮加非，有鼓琴者，有歌曲者，逾时始罢。亥初回寓。

不列颠博物院

初九日乙未　晴。昨接家部来函，请游博物院，英名卜立地石米由自亚木。午初，同马清臣、张听帆诸君，随二星使前往。抵其署，有家部帮办旬伊柏、记室米特佛、威公使、禧在明、有雅梅，暨名儒武阿文等迎候导引。地广数百亩，构屋千楹。铁作间架，铅代陶瓦，砖石为壁，皆防火意也。

藏书处

先看藏书处：堂室相连，重阁叠架，自颠至址，节节皮书，锦帙牙签，各有鳞次。所藏五大洲舆地历代书籍，共七万数千卷，橱架按国分列。其司华书者为德格乐。前

一大堂，中横案凳，四面环以铁阑，男女观书者二百馀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但不令携去耳。

旁一所，十馀楹，存各国画图珍玩，及历代玺印之式。玺圆如璧，金石为之，各肖其君貌于上，印以红黄蜡，周约五寸。由此逶迤前行，又数十楹，罗列古迹，零铜断瓦，杂遝兼收。其大者如石碑、石柱、石像、石棺，皆麦西、犹太、罗马、希腊诸国二千年前之物。 古画珍玩

出此降阶复升，重门洞达，衔接百数十楹，举凡天地所有之鸟兽鳞介、草木穀果、山川之精英、渊丛之怪异，博物志所不及载，珍玩考所不及辨，格古论所不及详，莫不棋布星罗，各呈本然体质。动物则取已死者，存其骨殖，被以全体皮毛，实以纸棉药料，屹立无异于生。人之骸骨亦大小十数具焉。 动植标本

再进，又十数楹，为古今天下各国所用之什物与一切兵器，而本国之新制继之。

夫英之为此，非徒令人观看以悦目怡情也。盖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五洲，见闻不能追及千古。虽读书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遇之于目而仍不知为何名者，往往皆然。今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每于礼拜一、三、五等日开门，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以上不过略述，因为时甚迫，无暇细载。 佐读书而广其识

酉初回寓，酉正，同凤夔九刘鹤伯赴毛色尔家晚酌。入内，见毛色尔夫妇及其女毛藕娰。客厅少坐，入饭厅，同

席男女二十四人中，所识者惟柯黄蒂母女而已。饭毕，登楼吃加非，彼此弹琴歌曲。子正回寓。入夜大雨。毛色尔者，伦敦铁行之一巨商也，闻在海岱囿曾铸英君主之夫阿拉柏王金像云。

初十日丙申 晴。未正，同马清臣、凤夔九随二星使乘车行三四里，赴司柏的斯伍家茶会。伊为英国名士，精于光学。乃与其师丁达，同请入内室演试之。夫光学者，所以明色之变也。其法四面遮闭黑暗，正面挂大白布一幅，对面立木架，上置高灯。射光于布，其光力与日光同，系以炭然火，置诸镜匣。炭小如指之一节，铜筒如小杯而圆。光之由筒照于白布者，其大数围如月。隔以方玻璃，犹一色也。以三楞玻璃映之，则光分五色，界画井井，如红、黄、白、蓝、黑，放红绸条于红色中，其色不变；移入绿光，则变为蓝；移入白光，则变为黄。又锲水晶使稍分厚薄，转诸镜匣中，则其光善于变色。烧水晶使之热，再浸以冷水亦变色；劲力以握玻璃亦变色，缓则无色。又以盐炼木爇火，则人面及五色之物皆蓝。以五色画一车轮而急转之，则第见其白。合五色粉而匀之，亦变为白。

光学演试

看毕，回入中堂。陆续来男女五十馀人，皆本国名士，各擅所长：如精于天文者为侯金嗣、贺荫德；精于地理者为伊文士、欧多恩、李嘉资、武阿文；精于制造者为马勤志、文思；精于算学者为毕立佛、夏理古、洛色；精于电学者为阿丹思、花士德；精于化学者为葛兰敦；精于医学者为白罗斯、席木庵；探冰海者为阿蛮昵，能造火车铁路者

科学家之集会

为何格沙；博识花草虫鱼者为阿拉满、边多安、贺克立、胡格尔；又有葛罗佛之夫人，年约六旬，亦以博学著名。彼此谈至申正。

去此，往赴马拉阔木家茶会。夫妇年各六旬馀。伊曾充提督之职，其父于二十年前曾领兵赴粤，故陈设古玩多华产。屋既逼窄，客亦不多。在彼遇前任外部大臣、现充议政院大臣葛兰敦。闻昨在会堂，公论俄土二国之事，伊痛斥比干斯弗益之非。当日三百馀人，袒葛者一百二十人，袒比者一百八十人，葛故败。盖堂中人分率旧、更新二党，葛乃更新党之首领也。 更新党魁格兰斯顿

去此，往拜前任驻华之英国公使布陆司之兄、提督布洛司，坐谈片时，茶罢而回。

十一日丁酉　晴凉。申初，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马车过泰木斯江长桥，西行三十馀里，至立塀满村大囿旁，拜公爵勒色喇。屋宇建于山头，四望无际，树木参差，花卉繁盛。入内见其妻，七旬老妪也。其次子勒慈，暨其长子勒萨所遗之子女各一，皆八九岁。继入内室见勒公，年八十有五，鹤髮童颜，床头危坐，身老心壮，言语温恭。坐间又来男女六七人，皆左右邻也，各饮茶一杯，麵包幾片。临别，其孙女勒阿姒请署名于簿。酉正回寓，知傅立兰偕其友柯洛斯来拜。

十二日戊戌　早阴雨大雾。午后，勒公令其侄勒素前来投刺谢步。见伦敦幼女近多有编辫者。老幼妇女之步行街市者，多有口含炭块，嘴前挂黑布一片，大于鸡卵，以 口含炭块嘴挂黑布

防冷气或毒气入口，而致咳嗽染病云。

十三日己亥　阴雨冷，戌初晴。同马清臣随二星使赴日本公使小茶会，男女三十馀人，皆各国仕宦也。坐谈许久。公使夫人烹日本茗进之，各一小杯，味甘而涩，无清香气。

十四日庚子　早阴，午正晴。申正，黎莼斋邀看马戏。其奇者，一人于池中列马八匹，马随驰，其人往来跃其背；后佯跌，马见皆惊，乃屈前腿以头撞之，不动；以口啣其腰带，人既起，马即作圈奔逸如前。又一童，年十四五岁，折腰屈腿，能倒饮酒一杯，吃麵包一块。又一人，反正立十二木椅，在上翻身掉臂，足挂腹悬以作戏，椅则兀立不动，亦精技也。

十五日辛丑　阴。巳初，同黎莼斋、禧在明、马清臣、刘鹤伯、凤夔九随二星使乘车入老城。先至官钱局，英名洛亚敏特。译：洛亚者，国家也；敏特者，钱局也。下车有总管费满达迎入。其造法机器，于前三次日记中有之，无须再述。

试验天平高四尺馀者与观，虽加损毫髮，而轻重立见。天平大小十馀，皆罩以玻璃，盖防纤尘之入，且不使侵以寒热之气也。夫人身之与百物，见热则舒，见寒则缩。故热地之人，其长也恒速，年二十而身躯已定；寒地之人，其长也恒缓，三十以前犹可增高。五金及木亦然。如挂钟，夏行缓，冬行急，盖铜链为寒热所感，因而舒缩不定也。木器于冬季放之，恰合所置之地，入夏竟有大莫能容者，

热胀冷缩之理

亦此故也。天平之轻重，不爽杪忽，然假之以人，薰之以火，所衡之物辄加轻者，因热气所中，其器舒长也。濡之以水，扇之以风，所衡之物辄加重者，因寒气所中，其器缩短也。铜质最畏寒热，银次之，钢又次之。惟玻璃不畏，故以之罩天平，能使轻重不失其本。

至辨别金钱轻重之具，其形如匣，罩以玻璃。入钱数十枚，其间轻仅杪忽者自归一区，重仅杪忽者自归一区，无稍轻重者亦自归一区。钱之流于器，如蚓之行，其声如草虫之跃。时甫半刻，千钱早已衡遍，故亿万新钱，分两一式。　辨别金钱轻重之具

去此，往观官银号，英名洛亚艾克司占之。译：艾克司占之者，兑换处也；洛亚见前。票皆各地异式。如印度者，白地黑字蓝花，长六寸，宽四寸，似稍大于本地者。凡回票皆撕去一角，号以年月，收存六年，无事乃焚之。票收于铁柜铁橱，房皆铁门石壁，既不畏火，亦不畏贼。

申正回寓。早餐后，有回国省亲之北京施医院医士德贞来拜。

十六日壬寅　晴。是日为西历三月三十日，礼拜五日，系耶稣钉十字架之日，国人通称好礼拜五日。凡富宦皆出外闲游。不去者，以及穷民男女，亦着新衣，步游街衢园囿之间。铺户关闭，匠役停工，各堂昼夜念经作乐。其议政院亦由昨日关闭，至下礼拜二日方开。　好礼拜五

酉初，有议政院绅士阿士柏里，请听乐于阿拉柏堂。因堂在海岱囿前，正对其君主之夫阿拉柏之金像亭，故有　阿尔柏特纪念堂

是名。堂外圆形如馒首，砌以红砖。四面皆门。高约八丈，周五十八九丈。内则长方，形比戏园。正面设天下第一大风琴，高二丈馀，宽亦如之。其铁筒外见与内含者，各六十馀，粗者周七八尺，细者六七寸。琴下高台左右，层层横列歌者座千馀，正面前横歌者座三百馀，后列乐工座百馀。台下前三面，正中平座三行，后则凳座两圈，再后小屋一圈，各容四五人。上则大屋一环，各容十座，其中间左鄙二间为君主御座，右二间为王公之座。再上则杂座三环。

歌者千馀　听众二万

当晚作乐者百馀人，其器多琵琶、胡笳二种。左立歌女着白衣、肩横绿带者一百五十名；右立歌女着白衣、肩横红带者亦一百五十名，又正中左右共立男子歌唱者千馀名。通堂容二万二千人。而是日听乐者，男女老幼不下一万数千人。阵阵歌唱诵经，乐声震耳。末则通堂男女齐立，一祝天主升天，再祝保佑君主。子正始毕。出门则男女蜂拥，车辆云集，然静悄无一争先者，巡捕在旁弹压故也。

十七日癸卯　晴。往日行人往来，多有在楼下眺望华人者，昨日尤甚。幸有巡捕弹压，尚觉安静。今蒙星使各赏十什令以劳之。据云：照料一切，是其职守，至受赏一节，容禀明上宪，准而后领。

十八日甲辰　阴雨。见本地幼女梳髮，新成一式，系将额前垂髮一层剪齐，长不逾寸，如粤东者。按是日系西历四月初一日礼拜，为耶稣复苏之日。

十九日乙巳　晴。按耶稣复苏之日，皆值礼拜之期，

故至次日人多倦于作工。二年前，经宝星卢柏克者，商诸议政院云：礼拜日原系放假之期，耶稣复苏又是圣节，今两日合一，则游赏畅怀之心不满，嗣后拟加一日放工，以舒其性，故是日称曰“卢公放假日”，又曰“伊斯敦礼拜一日”，其义未详。 卢公假日

未正，同众随二星使乘车往看伦敦台。英曰陶尔敖伦敦。译：陶尔者，台也；敖者，之也。创于西历一千零七十八年（即宋神宗元丰元年），为王宫。石墙厚一丈五尺，高数丈，环宫潴水为池，建炮台以守护。阅三百年，至明洪武间，废为拘禁罪臣之所。今改以储军械，并驻兵二千焉。是日因系放假之期，男女来观者甚夥。入左门，出右门，三十人一放，随开随闭。内有宫人引导，指示一切。登台四望，铁道楼房，如匹练之绕丛花，令人迷目。 伦敦塔

去此，往看泰木斯江下道，见以前所列之铺摊铁架皆移去，六年前改为火轮车道，如山下洞，又如瓮城。晚，郭星使邀看马戏，颇佳。

二十日丙午　阴。按西国楼舍，不论幾层，厨皆建于楼下。近有名医李车逊者，言厨在楼下，杂味薰蒸，不得外泄，恐人受病。今后宜移灶于楼顶，令其开敞见天，则恶臭自外去矣。故迩来新房间有仿造者。

二十一日丁未　早晴，午后大雨。晚同众请二星使看马戏，园在敖斯佛街后，楼宇宽敞，灯火辉煌。有女着肉色绒靠，腰下围翠纱短裙，头戴花箍者，踩软绳往来如飞。又幼女跑马，频看上下，拱手回旋，体轻如燕，不亚天仙游戏。 马戏

又有象八只，一人持鞭使其跪立跳舞，无不如意。又三虎圈铁笼内，一人突入，虎则摇头摆尾，听人指挥。又四狮亦圈铁笼内，一人入笼放枪，狮皆俯伏，圆目如电，吼声若雷，令人可畏。亥正回寓。

二十二日戊申　镇日忽阴忽晴，忽而细雨。午正，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拜客，顺路至官画阁一观，名曰那慎那皮克久蔑拉力。译：那慎那者，官也；皮克久者，画也；蔑拉力者，阁也。高楼数十间，间间油画大小百幅，皆前代及当时名人所绘，饰以金边，悬诸四壁。各间皆有男女摹仿，无不酷肖。国家集此画幅，非为美观，亦可出售，价皆千百镑不等，少亦数十镑。其不禁民来此学画者，与博物院准人看书意同。盖令人擅长一艺，自无束手冻馁之忧耳。

国家画院

二十三日己酉　早晴，午后阴雨，未初止。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行十数里，入老城，看盆岛威监，赴家部帮办席纶仪之约也。抵其地，伊同存记室米坦富迎入。管狱官陆士导引各处，纤悉胥告焉。

参观监狱

院极大，楼高四层，内外光明，毫无尘垢。共屋一千一百六十五间，男女禁犯共一千零六十二名。屋各高七尺，深十四尺，广十一尺，每屋一犯居之。有牖以通天空，不以湫隘闭郁其气。冬则以机器送暖，分布各屋以御严寒。各有铁床铺盖一分，铁盆铁碗各一，以防损坏。其住第一层者，织粗布，以备做囚服抹布等；第二层者，编擦鞋麻垫等，以便分置各间；第三层者，撕束生麻及捻麻线，以备

织编之用；第四层住妇女，司针黹，以供各犯。初入狱者去旧衣，授囚服，易识别也。

亲属来探，另有一室，以铁栅隔之，狱官与犯并坐，察其所言，以杜私弊。

每日三餐，麵包、汤肉、加非与茶皆足给。楼每重各立天平一具，有以肉少为嫌者，则衡而示之，以昭平允。每日卯初即起，躬为洒扫，料理衣服，梳发洗面，务令整洁。早饭后，同入讲堂听经，以一小时为度。凡听经，狱官必高坐临之，有不恭者斥之。此后作工，至午酌毕，在院按序而行，以舒筋脉。院当中种青草，四面以石墁圈三层，按所住楼层，步行其上，如环形。为凶恶者，另有铁房作梅花形者一所。花心有高屋一间，狱官立而四望。每犯各行一瓣之中。按瓣隔以铁阑，走毕而回。虽令其舒畅，而仍防其不法也。散步后，观书二刻，而后作工。晚饭后少息，同时灭灯令寝。 饭后听经

楼极下一层入地为黑牢，由阶梯委折而下。墙厚一尺四寸，凡三重。有犯监律者，收此数日，夜不给烛，饮食稍次。殴官者，以麻鞭责之，其次则捶以木棍，非不施鞭挞也。越狱者，以火枪逐击之。由此狱移彼狱者，以铁索系其右手，加以锁钥，犯人两两相连，非不施锁铐也。楼顶有高台矗立，登三百级始至其上，凭眺甚远。旁挂大钟，为追看越狱之行迹者。 地下黑牢

楼旁浴室十二所，七日礼拜一澡濯，去其垢秽而免疫疠。有疾则别置养病楼，高亦三层，明朗洁净，使卧软榻， 病则养之

供以美食。医既愈，则令坐机器凳上，称其轻重，权其肥瘠，以验血气复充与否，然后复归旧牢。病甚者，另入一室以便省视。囚衣浣以机器，挂诸椸枷，推入火柜烘之。柜有编号，防混淆也。厨大而洁，列铜汤锅周丈馀者四。庖丁十数名，皆着白衫白裤。养病楼另有炉灶。一切饮食，皆经医官斟酌派造，以防有碍病人。

各习一艺

凡入狱，各就其所能，使执一艺。如织、缝、洗、写，铁、木、皮、石，以及烹饪、作乐等，无不学习。笨而无一能者，始令撕束粗麻。总之，凡狱中之物，一切衣食器皿，莫非犯人为之。凡操作之时，与食息相间，以调其劳逸。故狱人无论老少，莫不气体充实也。

看毕，各署名姓于簿，英例也。盖国家重地，有往观者，必请留名。戌初回寓。

伦敦监牢凡九

按伦敦监牢凡九：曰盆岛威，曰米勒班，曰牛该达，曰梅投普立谭，曰希的铺立森，曰色立康的戛，曰扣巴斯甫伊自，曰号骚靠蕾慎，曰号骚的坦慎。前二狱为官监，家部主之，专收重犯。应禁五年以上者收此，九阅月，乃解往海口狱，使就修台筑垒诸苦工，限满释回。海口狱数未详。次五狱为公监，美尔及议政院绅士主之，收轻犯之应禁数日数月以至数年者，限满即释。后二狱惟号骚的坦慎专收待审人犯；号骚靠蕾慎则收孤贫子女之无教养者，恐其陷于匪彝，故巡捕捉入，饮食教诲，令其改过自新，学艺有效，然后释归。闻英格兰有三狱，曰瞀达木尔，曰坡兰，曰戛安；爱尔兰有一狱，曰斯巴开兰；在海岛者一

狱，曰坡自茂斯。

按英律无斩罪。凡抵偿者，监内设木架，犯人项套长绳，立于活板之上，板撤则犯人缢死。后因此事不令众见，恐人生疑，故改令缢于楼上，临时顶立黑旗示众。前二日，某村犯人，缢后绳断，坠地复苏，再缢方死，人多不服。盖绳皆本地官备，今拟令家部岁备新绳，分给各处。然通国之获此罪者，每年不过二三名而已。数日前，奙岛威监有犯人因疯自缢窗上，又一人由楼上自坠未死，调养现已痊愈。夫伦敦九狱立法皆同，待罪犯如此其宽，尚有自缢坠楼以求死者，足见锢禁之苦，不比家居之优游自适耳。倘冤枉不伸，而治以非刑者，则每岁不知愿死者幾何人，枉死者幾何人，言之令人酸鼻。

律无斩罪而有绞刑

观英狱而生感慨

二十四日庚戌　阴。午后同黎莼斋、刘鹤伯、凤夔九乘车往谢毛色尔。继拜司本萨，询知其妻陶木森因病往上诺尔伍村，在伊父陶岑家调养。后入海岱囿一游，见鲜花破蕾，芳草生芽，冰雪初消，馀寒未退，宛然早春光景也。入夜雨。

二十五日辛亥　大雨。记：英税例，征进口货，不征出口货。据云：出口皆本国所产，若征其税，则费巨难销，不欲贩运于外；第就本土懋迁，获利必微，无以劝艺植匠作而富其民，故俟其销售回归，始按镑纳三佩呢之税，不过二百四十分之三而已。由是乐于远贩者多，远贩多则销售广，农工之业自不待驱迫而皆勤于其事矣。通国民富，職由此也。

进口纳税出口则免

二十六日壬子　晴。早见新闻纸云：前日有海豪奔街第二百五十九号米业尔书肆伙计霍林阿，因乘车送货，手未执缰，致马惊驰里许，被巡捕捉去，官定罚什令七枚，以充官用。

灯戏演示山水人物

申初，有机器局主人牛乃，持灯戏与看，英名马支伊克兰坦，所照天地日月、山水人物，无不逼真。入夜大雨。

二十七日癸丑　晴。未初，乘火车行四十里，至上诺尔伍村拜艾德林，入内见其母，知其二子二女皆赴学未归。相与午酌。后步行里许，拜包腊之父母及其妹包娴娜，坐间有邻居男女幼童十馀名来见，皆总角垂髫，妙龄神秀。去此，又拜司本萨之妻陶木森，并见其父陶岑，坐谈少许，申正回寓。

井上馨

后有日本人井上馨来拜。年十四岁在伦敦学艺，十年而返，以英国船炮火车之用告于其国。咸恶之，屏不与语，且有指为私通外国而群非之者。迨英军攻日本，力不能支，乃乞井上馨言和。擢户部尚书，遂献策更政令以效西洋。今又来英稽求征税之法。

井上馨谈改革之难

当日谈及各国利弊，据云："敝国户部于百年前弊窦甚多，外来必向收者进费，否则虽十分交纳，亦称不足。如进，则八九分亦代报足数。每月开发官项，率以八九代十，皆隐忍而不敢言。予深恨之。迨擢尚书后，力为革除，渐有起色。予仍不以为足也。今自大僚以至庶民，其洞明海外利弊者，十无二三。予每谏劝，众不我从，足见旧弊难除，即除亦不能速。虽云古人良法美意，然历年加增条例

屡次更改，以致紊乱无绪。不深悉者，遇事靡所适从，率归书吏主持，官长毫无知识。故百弊丛生，伊于胡底。即如律例司，有时因某案或某途不合官长之意，中心妒忌，故作新章；即后人按照新章，又将句读点错，向人索费，否则为之议驳。后因诸多龃龉，设法另改一章。此岂秉公办事？实为污吏增把持之权、贪官开贿赂之道耳。英制无书吏，官长皆明所司律例。苟有不公，人可申诉，是以欲作弊而不得也。闻此者宜再思之。"谈后辞去。入夜雨。

二十八日甲寅　阴雨。未初，有实学名士葛立那、蒲艾印、欧万、巴伦、皮尔、柯英、宝星索木森与威公使约游格致书院，英名普立提克呢克音司的究慎。遂同黎莼斋、刘鹤伯随郭星使乘车，行半里，至荔棣街。下车迎入，见楼上下罗列，与十三年前看者同。惟中堂横垂一棍，作"凵"字形，上挂假人打秋千，体大与真人同。上弦则身攀足踏，上下往来，胜于临凡仙子。盖腹中机关，由电气所使也。继看光学，照一色变六角，随转随变，千花万朵，五色缤纷。又看影戏，电光由楼顶映于台上，山水人物、日月星辰，与真毕肖。出此，再坐入水钟，亦与前同。戌初回寓。　格致书院

廿九日乙卯　阴。申初，随二星使至集经书院，英名洛亚音司的究慎，听丁达公冷热气论。伊言天地氤氲，本为冷气，其体最重，火气最轻，以之入物，可凌空而不坠，可入水而不濡。凡物注气既满，其力必足，能达远，能摧坚。并以多物试验之。　集经书院

小本 (1) 月 21

三十日丙辰　晴。酉初，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行十数里，入议政院听论事。登楼观之，各国公使、随员十数人与事外人多有诣此作壁上观者。楼正面列新闻纸局使，多人执笔记事。楼下正面一台，上立一人，称曰司批克尔，译为掌言，系通晓律例、娴熟故事，随时为之弹压也。看前设几案，正坐司事三人，执笔以记人言。各官就案，两旁诸绅以次列坐。凡集议之先，绅士有诘于官，即赴院挂号，声明所诘事由，官吏则预筹答词。届时俱至，司批克尔乃按挂号次序，传呼出诘。凡有诘问辩论者，皆立起向众言之，言毕复坐。然后他人启齿，不许俛言。不如法则司批克尔扶出之。论不能决，则分左右袒，以相从人多者胜，所言即施行焉。

议会辩论前往旁听

是日在坐数百人，诘以杂事者凡数起。后有人论及土俄两国之事，会堂首事哈丁屯，意主不与闻，而陆路总兵哈尔的则㘗之。二人持论不下，逾半时之久，而欲发言者尚夥。时已子正，乃先众散去。

俄土之事持论不一

记：英议政院即会堂，曰豪骚拍拉蛮，分上下二院。上院称曰豪骚皮尔斯，内近支王公五、国人称大教师为阿赤比朔者二、公二十一、侯十九、伯一百一十四、子二十四、男二百四十九、国人称教师为比朔者二十四，以上皆英格兰所命官爵。加以苏格兰世爵一十四、爱尔兰世爵二十八，共计五百。下院称曰豪骚考门斯，内被举者，有英格兰五十三部、一百九十八城、三大书院之绅士四百八十九，苏格兰三十三部、二十二城、四大书院之绅士六十，爱尔

两院人数

兰三十二部、三十一城、一大书院之绅士一百零五，共计六百五十四。苏、爱二地之议院绅额少于英者，以户口不多也。绅士由众公举，富者居多。

下院绅士为英国最要之选，号令政事，每由此出，再上院核定。亦有倡议自上院，而交议于下院者。然必下情胥协，然后奏闻君主，以见施行。否则饬下再议。若仍以前言为是，君主亦俯允所请。如君主辩驳的当，间亦听从。总之，凡事绅主之，官成之，国君统之而已。各城乡镇埠，按地分立绅士一二人。利病之当兴除者，曲直之当伸辨者，随时布闻下院而上陈之。　号令政事出于下院

每年自开堂之日始，爵绅皆集伦敦，至七月乃散。未散之时，每日官绅士庶赴院商办一切，惟每礼拜六与礼拜两日不往。各国公使及本城人民，愿往者听。堂虽静悄，有时一人建言，而居楼上者仍觉不甚了了。其各抒见以议时政，常至连宵达旦，务期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因其处事力据上游，不使稍有偏曲，故举办一切，上下同心。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　举办一切上下同心

三月初一日丁己　晴。日本在英国买造兵船二号，其一告成，择于是日下水。公使上野景范集众观之。因中华密迩扶桑，特邀使者与会，以示亲厚也。午初，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马车行二十六里，至波浦澜。下车登船，见日本公使夫妇、随员，及英人男女二十馀。其通名姓者，为造船工头沙木将、创造船式李达，皆艺之最优者。　日本新造兵船下水

"扶桑号"　船以其国为名，曰"扶桑"，长二十一丈，宽约二丈，可载重二千三百四十三吨。船尾双轮，转其一，则船于所止之处，瞬息可以转身，无俟绕行之远，所以利战阵也。汽炉水锅，别有新式，可省煤火，所以免煤乏之患也。加挂风帆，一小时能行三十里，不必专借火轮，可佐煤力之不及。诚制造之精工也。按西俗，船下水时，盛酒盈瓶而碎之，以为命名之礼，盖仿教中受洗命名之意也；且请女客断其船系岸之锁，则船逐流而去，岸上鼓掌欢呼，若送行者。

登岸，入船厂，工头设宴。同席男女十六人，酒馔丰美。食毕，宾主互相祝颂两国君上，客皆立起，举杯庆贺。是日因中国钦使在坐，故亦同祝中国大皇帝。祝毕，郭星使立起，以吉语酬谢之。按西俗盛宴，皆有主宾互祝之仪，以示恭敬。子正回寓。入夜阴。

郭星使致祝词

初二日戊午　晴。记：英国各处暨属地，银号天平皆颁自伦敦。有轻重或爽者，控之于官，则官钱局提其天平比较，别为颁给。每年官府潜派人员，前往所属各处，向市肆买物，暗察权衡协否，否则取而折之，量为示罚，给以新平，或熔铁加其砣之上，以昭公允。

初三日己未　阴。清风习习，寒逼征衣。巳正，有前在司柏的斯伍家所遇之胡格尔者，请游御花园。遂同黎莼斋、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南行二十馀里至其地。伊引入。园名奇尤，周可六七里，系西历一千七百三十七年（即乾隆二年）为英主卓尔志第三所建。内有亭台桥馆，今皆毁

虎克请游植物园

去。惟一十层塔尚存，因年久而圮，禁入登临。至君主威克兜里亚即位，乃增广之。四面围以砖墙铁栅。内五大洲树木花草，皆按地图分植。松柏尤多，扶疏盘结，万尺凌霄。其他奇形巨体，老干浓阴，诸多不识。玻璃大房六七，各列花卉千种，烂漫馨香，识者尤少。另房罗致天下所产木料，锯片切方，粗细不一。所有花木，各有标记，著其名目，详其功用，溯其所自来，纵令百姓往观，以资博考而扩其识。园内工费，每年用金镑二万，合银七万两。归时，伊折鲜花盈筐以赠。申正回寓。

初四日庚申　晴，大风，冷。午后接信，知庖丁柳树仁、衣工陈炳祥病愈，由锡兰乘轮船到此，经马清臣往接，见柳树仁满面乌麻，相貌为之一变。酉初阴，先雪，后大雨一阵，戌初止。　柳树仁等病愈来英

初五日辛酉　早晴，巳正阴。有戈登之兄戈顿，请往五雷治地方看洛亚尔森那，译言御前军器局也。午初，同黎莼斋、马清臣、凤夔九、张听帆随二星使乘马车至柴令克洛斯火车栈，登车即开。东行三十馀里，抵局，有监督杨恩本、副监督顾讷富暨戈顿等迎入。　观乌里治兵工厂

先看名人韦德海创造之鱼雷。因其形似鱼，头尖尾锐，有鳍有翅，故名鱼雷。实即水雷也。长八九尺，重一百十九镑。身分三节相连，前一节有机窍，以铜为之，形若菊花，以定鱼行之远近；中一节内藏机窍，以定入水之深浅；后一节以实火药，药皆造以棉花及硝、磺二强水，为其燃速而力猛。将施放，先以树胶管注气“鱼”腹，既满，则　鱼雷

推入水中。"鱼"行处，水无声而微波。因入水五尺，不甚深，故"鱼"迹可见。行仅里许而药发矣。烟水沸腾，如雲如雾。尾系丝绳，放毕曳回。若以御敌，则须入水十尺，"鱼"形不露，水面无痕。虽敌舟远十数里，顷刻可以驶到。

两演鱼雷，继放大炮。炮形如螺蛳，重三十八吨。炮子重七百磅。装药二百磅。内有小炮子无数，皆粘以松香，如瓜瓤然。空其底与心，可载药数十磅。轰入敌阵，火药发则炮子炸，而小炮子齐出，如群蜂飞舞于数百步外，故名"蜂窠"，形如"且"字或"自"字。外有凸凹曲线十道，深各五分，暗与炮腹线道相合。盖炮腹亦有凸凹曲线各五道，使药力急催炮子，曲转一周方出，所以速而且烈也。药不以粉而以砖，取其热透较慢，不致势暴而伤炮也。盛药以羊毛袋，而不以纸与布者，取其不着火，则一放再放之后，炮腹馀火不至遽着于药以伤人也。炮身左右有三小孔，装子药既毕，则以螺旋铁棍长尺馀者，贯入孔中。棍上数寸心空，放以铜条一寸，外塞以小铁棒，盖为试验药力之用。因药发则其力直压铁棍，以捣铜条。视铜条之捣扁若干，即知药力之大小。炮腹子离药以徐出，斯气渐松，而力亦渐薄。故近底之铜条捣扁较甚于近腹者；而近腹之铜条捣扁又较甚于近口者。考验既确，则上下之间，用药多少，可以无误矣。炮前里许，有木架，横系电线，旁通一室，与机关相连；机关上立一铜条，炮子过架，则电气飞触机关而铜条落，由放炮至铜条落下之时刻杪数计之。

蜂窠

测验药力

可知炮子飞行之缓急。据云：其旧式，圆炮子每一秒时虽能行二百丈，然行速而不能及远；按今式，炮子虽一秒时只行一百二十丈，而行迟力能及远。

既而往观其工匠制造处，莫非机器铁炉。雷鸣风激，赫赫隆隆，令人耳目为之纷乱。其厂式与十年前所看者同，惟地基开扩，铁房添增。现共人工七千二百。每年经费三百万金镑，合银一千零五十万两。今炮重三十八吨者造成八十八尊，重八十吨者五尊，小者无数。大小炮子罗列道旁，不啻墉崇栉比。因厂大路远，往来咸乘小火车，每车容四人，甚觉轻快。后至戈顿家午酌，同席有其妻女，畅谈甚欢。酉初谢归。　工厂规模比前扩大

亥正，同黎莼斋、马清臣随郭星使赴兵部尚书布达家茶会，遇各国公使及本地官绅男女数百，各屋往来蹀躞。有握手问讯者，有叙寒温者，有讲学术者。末入饭厅小食，饮茶与加非少许。丑正一刻回寓。雨。

初六日壬戌　晴。晚，刘星使请郭星使及彝等晚酌，并在太子妃戏园观剧。园不甚大，而戏颇佳。

所演系一人名辛寿者，年近三旬，好饮酒，终日在醉乡，不理生人产。邻有富室丁庸者，一日邀辛饮，待其醉，强畀以钱。辛不受，曰："不惟无力归还，且月息亦无所出。"丁云："至契何必言利？只限汝十年归还。"辛遂受之，亦未着意。次日丁来其家，云："既借钱，当书约以为据。"遂取出缮就一纸，令其画押。辛阅之，一字不识，求丁念，丁诡云限期十年并不收利等语，辛乃留之。丁去后，适值　戏剧故事

伊甥女来，即令诵之，始知三年不偿，房地皆归丁姓。辛犹不介于意。薄暮大醉，其妻怒而逐之。大雨倾盆，辛去，终夜未返。妻与幼女皆惊疑晕绝，良久始苏。

辛出门，手执火枪，信步入山。夜半遇一鬼，肩负酒桶，见辛至，置之地。鬼不言，而以手指桶，继而指肩，开桶，双手作饮状。意似求辛代负登山，开桶共饮。辛会意，乃置桶于肩。鬼前行，辛从之。山甚高。抵其地，见白髮老鬼十馀，盖山临大海，鬼皆百年前覆海之水手也。众见辛，敬之如神，开桶畅饮。甫一杯，辛即醉卧山顶，二十年方醒。醒则鬓髮皆白，衣已化灰。身动，衣灰飞去，惟存汗衫短裤皮鞋，色已成土。立起，四肢酸楚不易屈伸。枪尚在旁，持时，柄木朽坏，只馀铁筒而已。

一醉廿年方醒

辛觉二十年如一梦，回至故土，庐舍皆改，村人无一识者。妻寡居十年，后被丁庸赚为妻，悔恨无及。因思前夫虽嗜酒，而心良善；此人暴虐不仁，逊于前夫远矣。当时见其夫不识，而怜其苦，令入屋。向火饮酒，对谈时许，夫妻父女始认，彼此痛苦。俄而丁庸入，令给凉麵包一块，即刻逐出。妇云："伊乃前夫辛寿也，并未去世。"丁云："虽然未故，奈二十年前，曾贷我百镑未偿，房地皆当属我，且有约据，尚不当逐出耶？"辛曰："若云前事，约据尚在囊中，并未画押。"乃取而示诸邻，白纸色变灰黄，即丁庸之笔迹也。丁见，俯首无语。辛云："亦可与凉麵包一块，即刻逐出。"众闻之，同声称贺。

而观者亦齐鼓掌，为之一快。至所演日月雷雨、山水村

房、花木陈设、鸟兽烟雲，一一与真无异，令人真假难辨。

子正回寓。

初七日癸亥　晴。早，同祝郭星使六旬大庆。午后有威公使、外部潘侍郎、协理三多森、税务司金登幹等来贺。晚同众请二星使晚酌。入夜雨。 郭星使六旬大庆

初八日甲子　阴雨。午后随郭星使乘车各处谢步。晚，公请郭星使在义大利大戏园观剧。宏敞华丽，观者男女千馀人，所演天地景致，无须再述。惟一男年十九岁者，歌一曲，声满通堂，若出金石。另一女年十五六，着粉红衣者，按拍而歌，曼声宛转，清响纡馀，举腕回腰，直欲作掌上舞也。子正回寓。

初九日乙丑　阴雨。为礼拜日。巳初，邻人柯氏母子约凤夔九、刘鹤伯与彝往克来司礼拜堂一观。堂不大，洁净整齐，坐有男女百馀人。教士霍拉者，著有经解颇多，端立台上，讲诵数篇。未初始毕，延入客厅，各进加非一杯，未正回寓。酉初稍晴。

初十日丙寅　镇日阴晴风雨不定。酉正，凤夔九约黎莼斋、刘鹤伯与彝暨柯家母子兄妹往娄尔席墨街第十五号龟背音乐学堂听曲。房不大，坐可二三百，横列十馀行。台下列乐一班，台上男女幼童八人。铿锵妙曲，戛击新声，玉润珠圆，闻者忘倦。亥正回寓。 音乐学堂

十一日丁卯　晴。有英进士金泗者，请赴海伍立街学堂晚茶。戌正，同黎莼斋随郭星使乘车，行十数里始至。见金泗及其姊金姒与他男女老幼三四十人。中有日本公使

夫妇，暨其随员长崎道至。馀名未详。各奉加非一杯。

显微镜 后看显微镜。镜形如“页”字，高一尺，粗五寸。人由上看，前对灯光，下放玻璃片。每片横长寸半，宽五分。两片合一，内含小物，四面糊纸，中留圆径，以露内含之物，如小虫花蕊、爪翅头鬓，凡大一二分者，照皆盈尺，尚不为奇。惟一玻璃内含一点，小比针尖，照则人头一百七十四，七孔分明，无模糊处。又一点，照则大字一篇，清楚无讹。

看毕，入其学堂。敞厅一间，周二十馀丈。众客列坐当中，金立正面，宣讲日月五星之光。据云：月与五星皆月球 无光，咸赖日照。惟日光华耀，普照乾坤。月虽大，其中无气无水，似亦无人，中有大山周百馀里，高十数里。盖职司天文者也。讲罢，又云日本公使干练，及其二子之聪敏善学；中国钦差接人温恭，而待幼童尤为慈爱等语。言毕，众皆鼓掌称贺。金指座中一瞽者云，其人姓栾名安，原为乐工，因猎被枪子误伤二目，尚能弹琴作乐，品端术正，非他乐工可比。出此，入客厅。茶罢登楼，入其书室，以千里镜隔窗望月，奈浮雲在目，见之不甚了了。下楼，又请其女客二三，鼓琴歌唱。丑初回寓。

十二日戊辰 晴。亥初，同马清臣随郭星使往赴兵部侍郎花尔堤家茶会。入内见其夫人、本国文武大僚、各国公使夫妇随员，男女有数百人。屋宇逼仄，寸步难移。马清臣头晕眼迷，殊觉不快。转入正堂，遇其四公主绿衣娰，四公主问喜伦不教 及驸马洛安侯。彼此鞠躬，继而对立。公主问喜伦敦城

否？觉天气好否？郭星使皆一一答之。子正回寓。

十三日己巳　晴冷。按伦敦判断司有七处，曰林昆斯音、格蕾斯音、米得尔坦布、印纳尔坦布、阔岛奎印斯班赤、阔岛考满普立斯及爱克柴克尔。

当日巳初，有禧在明之友哈立斯者，律师也，来请往观。遂同马清臣、刘鹤伯随二星使乘车前往。行十数里，先至林昆斯音。堂不大，周三四十丈，高三四丈。正面台上坐三刑司，台下对坐六律师。当日提审铁行互控两造记号相似，真假不辨。盖西俗各行，除本字号外，必另造一花印，以免混淆。如冰行，画一白熊或冰山；苦酒行，于三角形内着红色，上画一手；炮制止嗽药行，画一象；专售止痛药行，画一骷髅是也。　法庭审案　商标由来

出此，入律书阁。上下四面，置律书四万册。系天下各国及本国者，学律人日诣而习之。前面饭厅颇大，为诸生饮馔处，坐客四百人。

又入米得尔坦布、印纳尔坦布及阔岛奎印斯班赤，三司局式大同小异。惟前二司宽敞壮观，后一司稍小，然亦清净整洁。

末入存案库，名曰豪骚坡布立普阑。大楼一所。所有门窗户壁以及橱架，咸以铁石造之，不杂寸木，所以防险也。所储书卷，有数百年前者，书以羊皮绵纸，毫无污痕。新君嗣位禀受大教师诫条，各国和约所定章程，皆藏于此。案卷皆编号分置，百姓有往录看者，则司事即抽示之，既不禁止，亦不需索，可谓与人为善矣。　档案库

按英制，民间词讼隶于美尔。美尔或不能理，或理而不服，则控诸议政院以上闻，转交刑司审讯。刑司之权最大，虽国主以及爵显皆听之。故英谚有云："君主不尊，律例为尊。"至其推鞫之法，如两造不到案，则各请律师六人代质，刑司坐于台上，律师分坐台下。台上诘驳，则台下检案卷起立辨答，并无跪审刑讯之事。通国计大律师六百，小律师一千二百，皆考试律学而拔陟之，盖恐愚民不能自达其情，故以律师代之也。律师代某人而胜，则胜者必酬以费，虽称明规，亦可见天下各国律例固贵，而货币为尤贵也。各刑司不常驻此，随时往来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处城乡，就地讯案，免讼者之跋涉也。申正回寓。

君主不尊律例为尊

巡迴法庭

酉初，复同黎莼斋、马清臣随郭星使乘车赴上议政院一观。与下议政院大同小异。灯烛辉煌，整齐洁静。君座设正面，官座列左右。闻当晚所论，系数年久悬未结之议。因英俗凡人病故，皆经官教士前往诵经。有言似可不必者，有言万不可少者，聚讼至今未结。亥正回寓。入夜阴而细雨。

十四日庚午　阴凉。记：伦敦大小戏园共三十七处。除礼拜日关闭外，每日酉正开门，戌初演戏，夜半子正或丑初散场。终夜一出，分三四节。各班所演不同：有唱而不白者，有白而不唱者，有演掌故者，有演小说者，有歌时曲者，有作时事者，有跳舞者，有卖艺者，有故作神仙山海禽兽怪状者，有说笑语演杂技以悦儿童者。虽演国家事故，无论真假，一概不禁。每班初演报官，经司礼院大

伦敦戏院三十七处

臣当场考验。必无妨碍国体，败坏风俗，惑乱人心者，方许登场。某日某园某班演戏，必于前一日印新闻纸以闻。每班只演一出，朝朝不改，或半月，或一二月，始行移去。 剧目审查

戏园多外作馒首形，内作且字形，前圆后方。正面作台，台下前横木阑，内坐乐工一班。外则椅凳横列成行。后有小方屋三四层不等，叠而成圈。再上敞屋一圈。前三面有门，出入按次，各有路径，不得混杂。各处座价不同。池座由四什令至七八什令。第一层小屋由十什令至一磅，再上每层由一镑一什令至五镑五什令。每屋坐二三人。敞屋散座，由一什令至三什令。再上至楼顶一圈，则无座而立，每人半什令或二三佩呢。各屋各座，皆识号头。观者买票入门，司事见票撕去一角，领之入座。持票可以随时出入。城中亦有小铺，专售各戏园座票，其价稍昂。大戏园值演好戏，或有某著名优人，须预买座票，方得一观焉。 票价悬殊

〔原书卷三终〕

丁丑三月十五日辛未　阴凉。距公署北半里许，有名士戴蕾吕者，善化学、电学各艺。巳正请往观其试验，遂同黎莼斋、马清臣、凤夔九、刘鹤伯、张听帆随二星使步至其家。屋宇不宏阔，而玻璃筒罐、木匣等具，罗满四壁。

先以银纳强水中，银即化为粉。入盐少许，则银粉下沉。泻去强水炼之，则银粉黝黑如碎牛角。再以火吹之，则复成银。据云，凡物炼之化形，皆可还原。如以四两炭灼火，置于二斤重之玻璃罩中。炭化灰后衡之，重仅数分。 戴蕾吕作化学实验

若封固其罩而烧之，与罩同衡，仍是二斤四两。盖玻璃罩物，最不泄气，故炭虽化，其气仍存。如以皮袋兜取其气，合灰炼之，仍为炭。又烧炭室中，其气外散，草木受之，复成炭材。燃煤炉内，其灰下扑，地土受之，复毓煤胎。铁置久而生锈，刮而炼之，仍为铁。嗣试电气，与前所见无异。

因刘星使偶抱采薪之忧，彝随先回，惜未尽观其艺。

十六日壬申 早阴，午正晴。未初随郭星使步行八九里，至斯多理司门第八号中国税务局。访金登干，坐谈镇江趸船一案极久。后取出中国货物小照数张与观，系前在合众国肥拉代菲亚城衔奇会中者，瓷器杯盘、绸缎、古董，罗列如云。亥正一刻回寓。

费城大会中国展品

十七日癸酉 晴。午后随郭星使遍行城中，拜客三十一处。戌初回寓。

记：伦敦通城，屋宇皆按间数住人，每人必占地若干方尺，以便得气而不染病。按日有地方官赴各家查验：窗气通否？污秽扫净否？如房少人多，必令添造，或令迁移另觅。前日刘星使偶患腹痛，据马清臣云，此鬱居一室所致也。

盖西人谓天气为养气，人口所出之气与物鬱积之气皆为炭气。人受养气多则无疾，受炭气多则生病。故须游行空旷，频见天日，吸养气以养五内。即在屋中，窗牖亦宜频开，以接养气。设有一人，体素坚壮，居广厦，足饮食，而窗牖尽弥其隙，不令一丝气透，数日其人必死。以养气

养气炭气

胥绝，所吸皆炭气也。深屋秘室，关键已久，乍入之而死者，华人以为逢祟，非也。船舱地窖，储积米豆，乍入之而仆者，华人以为中毒，亦非也。皆炭气之所致也。火最食养气，故闭门熟睡，不可炽火。水最食炭气，故卧榻之旁，不妨置水。此理诚然。尝见都中富室，居广厦，食珍馐，朝朝欢乐，而体弱多病。至贫窭之人，居矮屋，食粗粝，日日奔驰，而身壮无疾。彝幼体弱，不时呕吐泻肚，食不能多。自十五岁入同文馆，每日往来约十六七里，因而旧疾豁除，神足体健，饮食加增。此亦卫生之一道也。 住宅当重通风

十八日甲戌　晴，凉。上年星使出京时，值同事李湘浦赴部验看，故未同行。迨验看毕，回粤束装，转赴上洋领船费。是日午正由上洋乘轮船抵伦敦，谒见二星使。 李湘浦到

申初，马清臣同彝着朝衣，随郭星使乘官车入卜静宫赴眷会，各国公使随员及本国文武男女共千余人，一一参见。戌初始散。

十九日乙亥　晴。未初同马清臣随郭星使乘车，至南堪兴坦观鲜花会，英名洛亚活的克球拉搜赛伊的，地在阿拉柏堂后。四面高楼，鲜花罗列，千红万紫，数里闻香。男女云集，往来如梭。各楼设有加非馆、酒果小食房。当院石亭一座，内设乐工一班。亭下四面龙口出水，铿然而鸣，音和丝竹。四面铁椅成行，以便游人止息。楼左绣房一所，女工百馀。闻工头老妪云，此房向禁男入，因知中国绣工第一，故请入。观其工，果不如中国之鲜明精细，而价甚昂。酉正回寓。 南肯兴鲜花会

亥初，同马清臣、李湘浦随郭星使先赴对户葛里扉家茶会，男女数百；见其母女后，于楼上步绕一周，即出门登车，赴海部尚书韩达家茶会。见其夫人后，楼上盘旋，灯烛灿烂，金碧辉煌，男女千馀人。下楼少食而归。

二十日丙子 阴雨。申正雨止。同黎莼斋、刘鹤伯、张听帆乘车行八九里，过西敏斯德礼拜堂，入水族院一观。

水族院 英名洛亚阿奎良木。铁建大房，周约一里。上罩玻璃。正面与左边各一门，入者一什令。除礼拜日外，每日巳初开，子正闭。

入正门，正面一台演杂戏。前坐乐工二十人，再前列木椅二百，三面围以木栅。入坐者每人一什令。左右距数武，水法铁盘各一。高七八尺，周丈馀，盘上出水高六七尺。下种鲜花，围以铁篱。外列铁椅四面，便人止息。每盘四角，各设货亭一，四面木柜，出售杂货，如小照、玩物、针黹、首饰等。盘对面各一小鱼池，左者养水獭，右者养妇鱼，围以布帐，入看者一什令。台右设男女净房各一，内有水盆面巾，用者半什令。外放水龙车二辆。有一酒肆，出售糕点。

旁为一小戏园，入者六什令。台对面临墙，石台玻璃鱼池一行。台高三尺。池形如柜，顶与面皆玻璃，深高各

玻璃鱼池 三尺馀；横槅截断亦以玻璃，宽约四尺；盛海水峭石，分养鱼虫二十馀种。又杂货摊一行，出售玩物零碎器皿。台左临墙，又玻璃鱼池一行，共鱼虫十数种。前又鱷鱼一池，周约二丈，四围铁栅。大者七八尺，小者八九寸，共十二

尾。又香龟一台，上罩玻璃，共大小数十。又一酒肆，较台右者稍大，前列桌凳数行。旁有以显微镜看美国景致图者，据地不大，围以布帐，看者半什令。另有收存衣帽屋一间，客有寄物者，随意给赏。台对面之二小鱼池旁，各一楼梯，宽皆一丈，高十二级，上达拱楼。盖四面除台外，作敞楼一圈，形如"凵"字。其上于台右有大屋一间，内养阿富罕黑人男女七名。当其歌舞时，入者一什令。此旁由右面至正面，罗列古今大小油水画千幅，鱼骨蚌蛤螺蛳百匣，亦皆罩以玻璃，标注名目出处。

又一小屋内演蚤戏。系一人养蚤四枚，入者一什令，乃令其拽车推磨，车、磨与真无异，大比绿豆。据云养已四年，每晚令伏于手指，吸血一小时。其手有血痕肿处。虽属精能，亦良苦矣。旁一小门，左放二狮子头，罩以玻璃，饰以假树。上通楼顶大屋一间，为击球处。　蚤戏

转台之左面一带，有大饭厅作"匚"字形。上左边长桌，以便吸烟饮酒；下右边长桌卖加非糕点；中面横方桌两行卖饭，可以凭阑眺望，见台上之戏与台下之人。后面二门，通小楼一圈，作"□"字形，列雅座，隔以幔帐绸帘，专售大餐。每食佳肴五簋，汤果糕点俱全，价则五什令，酒与加非另给，名曰达布拉多达。楼下台左，看美国景致图处，左右二门之外，相连一大圆室，中有大池，养海龙四尾。池前一大门，为通街之左门。左有杂货摊，右有古人石像。池右与二内门之间，悬挂鸟笼，出售各种飞禽。此圆室上，四面又有小楼一圈，即饭铺后堂"□"字　餐厅

形雅座也。

当晚游者男女有数千人。台上演狗戏、猴戏、歌曲、击球等艺。有随跳跃间，手握雨伞，沿边绕滚木圈而不倒不落者。有以木锤敲玻璃钟十二枚，和八音而成雅韵者。末场系楼顶悬一喷炮，有幼女名伊丽娰者，伏入炮膛。有人登

空中飞人

梯以火燃药，炮声震而女喷出，落地无恙。见者无不咋舌。有售杂技单，注明何时演何技，作何乐，及喂何鱼，则耳目不致眩晕矣。

当晚遇金登榦、屠迈伦等五六人。亥正回寓。子初复随郭星使赴隔壁宝星贺拉斯家茶会，见其夫人二女，暨他仕宦男女数百人。叙谈片时，入饭厅小食，饮加非，食冰乳。丑正回寓。

随郭星使赴茶会

二十一日丁丑　晴。申初同马清臣、凤夔九、刘鹤伯随郭星使乘车往芭木街荔利店，赴合众国已故富商席克斯之妻于氏家茶会。妇年逾三旬，不知所操何业，日有百镑进款。在彼遇各国公使随员及英国仕宦男女数百人。酉初回寓。

二十二日戊寅　晴。未初赴徐司得家茶会，见其妻女，及绅富男女老少二三十人，备有酒食甚佳。坐谈片时，登楼看其书室，罗列东洋瓷器漆器甚夥。有中土大瓷缸一口、

书室陈列中国古瓷

豆绿瓷瓶一对、大瓷钵一个，皆二三百年古物也。按徐司得祖籍德国，妻父有世爵，故夫称长官而妻称夫人焉。申正回寓。入夜微凉。

二十三日己卯　晴暖。申初同刘鹤伯随刘星使乘车入

海岱囿及贤真睦斯囿。周游数十里，由荔榛街回寓。一路丰草绿缛，密树浓阴，风清日暖，池水清澄。游人往来接踵，车马镇日驰驱。每日卯初即明，亥初始昏，可谓日长如小年矣。然时虽孟夏，而凉似初冬，又是一番节候也。

二十四日庚辰　晴。未正同马清臣、凤夔九随郭星使乘官车赴贤真睦斯宫朝会。见各国公使及本地文武官员，冠盖称济济焉。申正一刻回。

晚同张听帆、刘鹤伯至草市看假冰嬉，英名斯该丁苓，入者每人一什令。地不大，屋式长方，周十八九丈。临门左右，有出赁轮鞋及卖酒与加非者。漆铁墁地，三壁大玻璃，正面假山一座，前后侧狭。屋不大而似大，上三面悬堲台如楼，宽约七八尺。正面弹琴作乐，左右列凳两行。作此戏者，共男女幼童十数人。鞋与冰鞋式同，惟前后立四小木轮，其轻快胜真冰嬉。时而携手同行，时而列行齐舞。惟一幼女名班格者，每日亥初来此作戏，其翻身仰射，倒体回旋，飘洒超群，便捷有出于意外者。　草冰嬉

二十五日辛巳　晴。因寓所逼窄，遂于对面纬帽巷第七号租定卧室五间，器皿俱全。是早黎莼斋、刘鹤伯、凤夔九移去。月值二十磅十五什令。　增租房屋

戌初，星使请威公使、麦华陀、布鲁斯、马拉阔、金登幹、禧在明及阿什柏里等晚酌。华馔有燕窝、鱼肚、鱼翅、海参、江瑶柱、烧羊肉；洋馔有白煮鱼、龙鬚菜、烹鸡、烤牛；俱佳。丑正始罢。　星使宴客席用海味

二十六日壬午　阴晴各半，凉。未初，同黎莼斋、马

清臣随郭星使乘车至宝星怀多士家，见其夫妇，皆六旬馀。有麦华陀及其友戴尔，在彼迎候。怀，名士也，深悉格致之理，曾思出度量妙法，能量寸内万分之一，辨别钢铁之性，勘炮子直行水面之理。少叙，各饮舍利一杯，辞去。

格致名士

又至南堪兴坦万物楼，上下列天下各国今古物件，皆以玻璃匣盛之。惟中土瓷玉古铜、日本绸缎绣花为尤胜。楼上有男女画学馆，学者有百数十名。

去此，郭星使率马清臣回寓，彝同黎莼斋赴宝星巴艾家茶会。亥初，又同凤夔九、张听帆随郭星使赴贲丁夫人家茶会。两处男女各数百人，极一时之盛。

二十七日癸未　晴。午后随刘星使乘车游海俗囿。见花红万点，树碧千株，而紫丁香、白芍药佳植尤多。时值孟夏，男女游者如雲。富者乘车，贫者步履。每日午后，各园囿有巡捕乘马立于中途，弹压指示，以资约束。园门中分左右，悬出入牌，以便车马往返顺驰也。申初回寓。入夜阴。

随刘星使游园

二十八日甲申　阴雨。按英国每十年稽查户口。注册编号，纪明年岁，营谋何业，田庐店肆，岁入租息，生涯工作，月得进款，皆按名细载。岁终献册，君主受之，派员复核。分编老幼壮弱，士农工商，各为一类。详查死生寿夭，勤惰贫富。死夭者多，则命医生察勘，或剔障蔽以通天气，或疏沟渠以通地气；粪除道路，以免污秽；修合药品，以疗疾病。人无业而贫者，不令沿街行乞，收入养济院而衣食之，日督作工以劳其体。因人畏劳就逸，转致

英国户口

自劳而自贱，故莫不奋发以事工商焉。亥初一刻，雨止，仍阴凉。

二十九日乙酉　阴。艾德林邀看德露芝学堂。未初乘火车行二十馀里，至德露芝村。堂建于七年前，经其太子与妃命，即以地名名之。层楼砌以红砖，式作“凸”字形，共屋百间，有书房、客厅、画阁、饭堂、卧室。生徒五百六十名，分四等：头等者十五岁以下，二等者十三岁以下，三等者十一岁以下，四等者六岁以下。所学为文字、化学、格物、测算、画工、力学等课程。 参观学堂

是日为生徒演力之期。学堂前有大院，后有花园，院设布帐三：中一大者卖酒食，左右二小者列客座。男女老幼来者有数百人。生徒按等共演二十五次。第一赛移物之力，以能远行者胜。二赛抛球之远近。三赛踢球之远近。四赛随抛随踢，以路远数多者胜。五赛跑路三百尺，先到者胜。六赛跳墙高逾一丈。七赛跑一里。八赛跃高，旁立木牌，号以尺寸。以上头等二等。九赛跳墙高七尺。十赛跑三百尺。十一赛跃高。十二赛跑二百五十尺。以上三等四等。十三则各等同跑三里。十四又头等赛跃高。十五，二等者赛跑洋里四分之一。十六则各等拄棍跃高。十七，二等者再跃赛高。十八，头等者赛跑一里半。十九，头等者赛跑三百六十尺。二十，各等同跑三百六十尺，中途横有木栅，高约三尺。二十一，四等者跑三百尺。二十二，头等者赛跑九百尺。二十三，各等同赛走四里。二十四，又二等者赛跑三百六十尺。二十五，系所有以前跑跃落后者，复聚集 学生体育比赛项目

同跑三百六十尺。

惜当日大雨，未得看毕。后绕入花园，遇其总教习喀尔倭者，导引登楼，观看各屋。一切修饰洁净，华美壮观。看毕清茶，谢辞而归。

后同黎莼斋、刘鹤伯、张听帆随郭星使乘车赴罗纶丝及贲丁二夫人家茶会。男女各数百人，殊觉闹热。子正回寓。

光绪三年四月至六月

四月初一日丙戌　雨。前于二十八日，有管带学习水师官生监督、候选道李丹崖（凤苞）及法郎西人、提督衔日意格，英文翻译官罗丰禄（缉臣），由福建船政局携带官生三十二人到伦敦。是日未正一刻来拜。知分法国学习者十八人，为陈兆翱（鹤亭）、罗臻禄（醒尘）、李寿田（叔芸）、吴德章（焕其）、郑清濂（景溪）、杨廉臣（秉清）、梁炳年（蔚如）、林庆升（旭台）、张金生（丽圃）、陈林璋（咏裳）、池贞铨（玉如）、林日章（仲明）、林怡游（禾叔）、魏瀚（季渚）、郭瑞珪（璋如）、刘懋勋（嵩如）、裘国安（励臣）、陈可会（亚平）。学习法国律例者二人，为马建忠（眉叔）、陈季同（镜如）。留英国者十二人，为严宗光（又陵）、何心川（镜秋）、刘步蟾（子香）、林泰曾（阶序）、蒋超英（锡彤）、方伯谦（益

福建船局学生到英

马建中

严宗光

堂)、栗祖珪(桐侯)、林永升(钟卿)、黄建勋(鞠人)、林颖烈(詡季)、萨镇冰(鼎铭)、江懋祉(芷庭)。

初二日丁亥　雨。午后同黎莼斋、刘鹤伯、凤夔九乘车往柴令克洛斯大店,答拜李丹崖、日意格、罗缉臣。申初,同马清臣随郭星使赴将军马拉阔家茶会,酉正回寓。

午后茶会

按英俗,此等申酉刻茶会,女客多而男客少。会分三等。大会礼仪繁重,备有歌乐盛筵,客来多至百馀名,少亦五六十人。中会客由二十至五十不等,歌乐有无皆可,筵席稍杀。小会则请戚友十数人,相与坐谈,饮茶小食而已。茶会请客,男主不出名,不见客,女主出名,无专帖,在女主名刺之上右角书请某人,女主名下书在家敬候,下左角书午后由四点至七点钟。如备歌乐,则加书作乐。因客数不拘,来否任便,故不书候复。

赴此会者,妇女不华饰,不脱帽,作街游状。男子亦然,惟入门免冠而已。在饭厅设长桌,铺白布,罗列各色茶酒糕果加非冰乳等,有仆婢六七人以侍。客有入门即饮食少许者,有将去始饮食者。凡食品任客自取,茶酒加非则呼侍者以进。男女立而无座,楼上亦然,即有,亦女坐而男立。届时,女主立于客厅门首接待,握手问候。客之去留任便。欲去,见主辞否皆可。初会者必辞而后行。凡接帖已来者,过期,须于数日内亲来投刺致谢。帖虽女主出名,不能独请一女,必同帖请夫妇、父女、母女、兄妹、姊妹,如有子者另具帖,女多者另帖附之,不另送。

桌设茶食随客自取

大茶会设更衣二所,以便男女脱卸冠服。饮食丰盛

供奉多系女仆。小茶会只备茶与加非糕饼而已，在楼上置女主前，女主按数斟出，有男客为之转递。客入门，则仆导引上楼；因小茶会女主坐待于厅中也。凡妇女下楼，或饮茶，或小食，固须男客相伴，饮毕偕回。如男客少，女主择其尊贵者自行陪伴，或请别客之品位相埒者陪之。妇女下楼，欲食冰乳鲜果，必脱手套，若只饮茶与加非则否。欲食果点须脱手套 男客皆立近于几，女客不能抢步。男客无论识否，当代主

凡请晚茶会，订期不在礼拜六，因近礼拜，人多下乡游玩，或入堂唪经。凡大茶会跳舞会，有兼备夜馔者，必另设一屋，特备茶酒小食，由九点至十一点钟三刻。十二点则饭厅门开，内列夜馔。若有王公夫人国戚，主人须介绍一二男女尊客。有外国名人在会，亦主人必将本国名人为之先容。夜馔备齐，则男主导女客下楼。男客必携所介绍之女客下楼。如无介绍之女客，则携女主下楼，另设一筵，以示尊敬。厅小容客不足一百者，则男女主偕远客先入，馀留客堂听乐。饭毕，或登楼，或回寓，均听客便。除至近戚友外，鲜有复上楼听乐者。客去，亦不必面辞，须于数日内亲来投刺致谢以为礼。

介绍贵客

初四日己丑　阴雨。午正随郭星使乘车往拜法国公使，未遇。亥初同马清臣、李湘浦随郭星使往外部，赴丞相德尔贝夫人家茶会。客来者车马填塞。子初回寓。

集股公司

记：西人每有创造建置，皆商民集股，名曰公司。虽数千万金，不难克期而成。凡凿山开河、制造奇器、创置新埠，罔不恃此，所谓众擎易举也。两国交界处，火轮舟车，亦多合成一栈。如由英至法至德，三段火车，一段轮船，只由英买票付钱于一处，足矣。闻土耳其国，向来兴建大事，皆须动用国帑。数十年前，改效西法，建公立司，迩来不惟公司未富，且致欺风日甚。盖数人合伙以业商贾，赀本或仅千百缗，苟非亲身经理，辄被攘窃以去。况数千万金之重，孰肯协力同心，以共其事哉？夫土耳其，二千年之古国也（即古之希腊，四百年前归之土耳其），不意险

土国效西法而不能

诈至此。今虽有实心欲向西人共事，亦鲜有推诚信任者。

初五日庚寅　阴雨，入夜大风，晴。记：英俗，凡人无事者，或早馔后，或晚馔前，必步游少许，一为消食，一为清神，皆在午未之间。又专有午后者：夏季由申初至酉正，冬季由申初至申正二刻。富室遨游园囿，贫家步履街衢。其乘车者，四季多由未初至酉初。已嫁之女，原可一人闲游，而宦家鲜有独步胜地与繁区者。新婚或年少之人，游必偕其子女或姊妹仆婢等。男女相识者遇诸途，必待女先鞠躬，或点首，男子方敢答礼。若与女一面之识，只以手扶冠而已。如系至契，则免冠高举以为礼。二女相遇，无论新交旧好，皆位高者先点首。二男相遇，俱不免冠，只点首，或以手扶冠。若遇一相识之男偕一二不识之女，则免冠以隐示敬女之意，然不为之相见，盖男不能向不识之女免冠也。若二女同行，一女遇其相识之女，则与不识者相见。二女遇一男于途，非夫与子不为相见。男女遇诸园囿山林，皆男趋女旁，偕行数武。男女同游，则女前男后，非老妇不得携手并肩。夏日妇女乘车而游者，有自御一种小敞车。由午正至未正，妇女于城内骑马乘车，必有戚友或马夫以伴。乡间虽可独行乘骑，若田猎，又必有人同往，以防不虞也。 散步之习

初六日辛卯　晴，凉。亥正同凤夔九、刘鹤伯随郭星使乘车至坤如门第四十八号，赴李斯格夫人家跳舞会。因其女李丽娟年十五岁，学成出馆，故设此会，一为面晤戚友，一为认识各家子弟，相与交结，以冀将来得婿。盖仕宦之 成年舞会

女，自六七岁在京读书，继而下乡，或往别国学习诸国语言文字、地理史鉴，以及杂艺如音乐、丹青等事，须数年后学成，方得归焉。其家屋宇华丽，灯烛辉煌，男女千百，音乐喧天，共跳十数回。惟第一次与丽姒跳舞之男，自觉荣宠无极矣。丑初回寓。

初七日壬辰　大雨阵阵。记：百年前，英国无火车、电线时，寄信皆用马车。车至某处，御者吹角报闻。今频见楼下经过二马车或四马车，修饰极其华美，车箱内及棚上前后共坐十二人；御者着红衣，后立一仆亦着红衣，沿路不时吹角。询悉非为寄信，盖仿古游乡者也。凡下乡而游者，皆富室约男女戚友十馀人，携带酒食前往。游目骋怀，赏心乐事，如华人之踏青，英名皮各呢克。

古时邮车

初八日癸巳　阴。记：英俗，登车必女先男后。女坐正面，男坐对面。若三女，则未嫁者先登，坐于对面，已嫁者后登，坐于正面。至则后登者先降。主客同车，至则客先降。乘车接客者，主坐对面以待，俟客登则让坐正面焉。

初九日甲午　微晴。是日英称回满代，为耶稣教魔鬼归魂之期，其义未详。通城市肆关闭，男女街游。

午正，同黎莼斋、刘鹤伯、张听帆乘车北行十四里，游阿来三它牙宫。名虽称宫，实为国人游憩之地，创于数十年前，原为衒奇会所建，会毕，改储各种奇物，令人玩赏。因地逊于水晶宫，游人日少，不甚获利。忽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宫遭回禄，于今重建。四面开展，楼高数丈，

亚历山大宫之游

周逾二里，通身铁石建造，极其坚固。正中设风琴乐台，左右分列油画鲜花、珍宝玩物。有歌亭，有舞榭，有酒肆，有肉林，宫前有赛马厂。宫在茀櫗山冈，路径曲弯，流溪环绕，天下奇花异卉、苍松怪石，靡不罗致其间。规模虽较前广大，然比之水晶宫犹觉少逊。入者一什令。当日游者男女千馀人。日暖风和，山明水秀，殊令人心旷神怡也。申正回寓。

初十日乙未　阴雨。记：英京通城，单马双轮车名"韩森"者，有号至九千九百数十者；单马四轮名"喀普"或"佛回"者，有号至一万零一百六十六者；此外双马常行大车及运送货物单双马车亦不下万馀辆；再加绅富单双马车，通城数逾四万。 伦敦马车数逾四万

十一日丙申　晴。亥初，同马清臣、李湘浦随郭星使赴对户葛里扉夫人家茶会。又众善士欲代克英衔嗓耳施医院募化一年费用，拟在贤真睦斯宫前韦里斯堂设跳舞会，特请中国钦差为首领，以倡义举。入者每人一镑一什令。当日彝买得一票。子正，同众随郭星使往。楼房高大，男女跳舞多次。寅初始散。

十二日丁酉　晴。是日原拟公请二星使与李观察、日意格、罗缉臣三君晚酌，适值英人佛培之邀往水晶宫看烟火，遂于申初同往。入内四面游览，见穹窿广厦，修饰倍丽于前。作乐唱歌，蓄鱼养花，悬油画，列百货，殊觉可观。入饭厅食毕，登正楼，下视游人往来如蚁。 水晶宫看焰火

亥初开放烟火，见起火五彩，光焰熊熊，与前三次所

看者同，惟气球燃于地上，徐升半空，散成数十大星，光芒甚巨。水池施放火蛇，飞腾数丈，互相往还。左右水池亭后燃五色灯花，水泉滚起，如百道飞瀑与火焰相间。又为其君主像，眉目口鼻，冠缨衣褶，皆以火烟现之。末为文德宫，万户千门，规模巍焕。遥见火光中层阶环槛，大木扶疏，青碧之色，葱蒨若活，真奇观也。法以铁条外挂硫黄火药，如京师上元所放花盒，惟不能如此之精巧耳。子正一刻回寓。

割纸游戏

十三日戊戌 晴。见土人一种玩艺，系一纸见方，周为八里，内四分之一画房一所、树二株。馀三分，中分画树八株。假如有人生五子，故后将有房一角分与长子，馀三角须设法均割四分，每人必得树二株。按其法乃右上角画一房，房下左右二树，右下角先二树、后一树。左半先直线分画三树，再画两树，地位均分。迨分时，将有房一角割去，则所馀三角作"⅃"字形。先割去当中一小"⅃"字，则所馀作"⊐"字形。再将此字均分三段，每段自得树二株焉。

刘副使改派驻德

博郎

十四日己亥 晴，微暖。申初乘车往金登干处取北京总署发来包封，系由乞假回国之税务司英人哲美森所寄。又因前于三月十七日，刘副使奉旨改派驻德正使，乃经总税务司赫乐彬由京发来电信，令金登干带领前庚午年与彝同事之英人博郎，来见刘星使，以备差遣委用。伊虽隶英籍，幼居德国读书，熟悉彼邦政俗，且效力中土十数年，能华语，故特任之。当日谒见刘星使后，登楼访彝，相见甚

欢，畅谈已往。

十五日庚子　晴。午初随郭星使往见金登幹，坐谈极久，酉初回寓。饭后同黎莼斋步游荔榛囿，风清日暖，佳木繁阴，芳草鲜花，缤纷可爱，男女千百，络绎不绝。缓步而游，无歌唱者，无喧哗者，亦无伛偻提携奔走往来者。盖伦敦有广囿三：曰荔榛；曰海岱；曰贤真睦斯，其规模稍逊于荔榛、海岱。各周二十馀里，荫以杂树，有池沼而无台榭。路有乘车者，有驰马者，有步履者，界限分明。沿路左右设有铁椅长凳，以便休憩。地由国主建置，游者均往焉。因人住层楼，无呼吸通天处，恐气郁，生疾疢，故特辟广囿，俾得散步舒怀，以畅其气也。故凡礼拜六及礼拜两日，市肆关闭，匠役息工，每见街衢园囿之间，男女游者倍多焉。 摄政公园

十六日辛丑　晴。酉初，同马清臣随二星使赴邻人马蕾家茶会　。

申正复随往赴地理会晚酌。会首为英国前任驻华公使阿里格。桌作“丌”字形，前后坐人一百八十四，皆会友之曾经游历外方者。盖英人好游历，而于地理求之最精。凡五洲四海，踪迹所至，莫不测量道路之高下远近，海水之深浅凉热；审辨天地之寒暑燥湿，人物之大小刚柔，鸟兽虫鱼花木之奇异；无不勒书绘图，自炫于众，以求厕夫儒者之林。因而设会，集聚图书，互相参考，亦文苑之快事也。当晚灯烛辉煌，酒食丰美。席毕皆起，立诵吉语，颂其君主太子王妃，以及本会杰士名人，其大旨仍不外乎地 赴地理会

理也。亥正回寓。

何沃生在英学医

十七日壬寅　晴。未初，有粤东南海人何沃生来拜，年二十岁，伍秩庸之妻弟也，现在议政院对面大医院学医。戌初，二星使请日本公使夫妻、参赞、随员，及其前任户部尚书井上馨与屠迈伦等十人晚酌。亥正，彝同李湘浦、凤夔九步至纬帽巷第三十六号，赴布朗夫人家茶会。房小，人亦不多。子初回寓。

十八日癸卯　阴晴不定。早，郭星使率众往达尔贝地方看赛马，系彝十年前到过者。亥初回寓，复至对户葛里扉及他三家茶会。彝因牙痛，皆未随往。

记：英国赛马会，每年由二月至十二月，每月多者二十馀处，少者亦四五处。统计一年共一百二十九处。以五月二十八日在达尔贝者为极盛，即本日也。

私生子

十九日甲辰　微晴。闻英例：凡人有外遇生子，曰无父儿，听其母养育。任给名姓，取母姓、父姓或他人姓皆可。如其子才能出众，富甲一乡，故后遗产入官，无遗嘱分给何人也。

歌舞

二十日乙巳　阴凉。戌初，同黎莼斋、刘鹤伯、李湘浦、姚彦嘉、张听帆、凤夔九、黄玉屏诸君赴利赛斯得尔坊阿拉罕布喇戏园观剧。所演天地山川各景，无须琐述。惟歌唱跳舞，鼓乐悠扬，灯变五彩，目眩神移。先三男二女，扮作金木水火土五星，又一男一女作傩翁傩母，击鼓驱逐，想亦除夕禳除疫疠之意也。又一女，二八妙龄，容华绝代，当场一曲，声欲绕梁。末场系幼女百名，衣分五色，按班

跳舞，依鼓随琴，旋进旋退，其步履整齐，毫不错乱。中一女年最幼，为众中首领，跳则步步生莲，如窅娘舞，虽凌虚仙子不过是也。观之令人神醉。子正回寓。

二十一日丙午 阴凉如昨。因伦敦达拉麻的会馆欲代米得赛施医院募化，以助所需，乃在高米戏园邀请子弟演剧。善士以帖各请所识，入者每人七什令。当日邻人柯拉义送来一帖，遂于未初往观。演一出分四节，乐工不多，歌唱平平。

按英君主生于西历五月二十四日。俗例：每年由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各署关闭，官皆出游。君主以是日在封印期内，故改于六月初二日，即本日也。伊国无朝贺之典，惟伦敦通城结彩悬灯，歌舞奏乐，朝夕车马喧阗，往来士女杂沓。人多如蚁，寸步难移。戌初，外部大臣德尔贝因庆贺其君主生辰，恭请各国公使晚餐。酉正一刻，郭星使独往。亥正，德夫人在外部请茶会。亥初，同黎莼斋、马清臣、凤夔九、刘鹤伯乘车前往，入内见郭星使，遂在楼上步绕一周。男女千百，稠密如织，人气薰蒸，非常酷热。子正回寓。 女王生辰

二十二日丁未 天气晴霁，风景可人。回忆自抵伦敦四月，日在沉阴雾雨之中，似此朝夕晴爽，洵为第一良辰也。未初，随郭星使往访金登干，坐谈片刻。下午，黎莼斋及英人柯拉义同约步入荔榛囿前小园一游。园虽不大，四面环以铁阑，设木凳，建芳屋，点缀甚雅。密林垂荫，夹道花香，可以消夏矣。园又南北分二，上横复道，下通 来英四月始见晴天

地隧。南者花木无多，北者珠翠繁胜。园之四面住家，各有钥匙，外人有愿入者，向园丁赁钥匙，一年助资二镑，以为修理之费。

二十三日戊申　晴。申初，同马清臣、刘鹤伯、凤夔九随二星使赴本街第三十五号皮特尔夫人家茶会。男女数百，极其闹热。继至甘那尔夫人家听曲，屋虽大而座少人多，以至拥挤。歌者男女四五，法国人。女虽雪肌外露，体极轻盈，而声不嘹亮，曲亦平平。子正回寓。

二十四日己酉　晴。酉正，合众国公使请茶会，彝同黎莼斋、马清臣随二星使前往，见各国公使夫妇、随员，及本国文武大员，男女千馀人。有合众前任伯理玺天德格兰达，系前于丁卯年随使伊国会过者，彼时充元帅之职，乌鬓白面，英气凌云。后因战胜南省叛党，公举为伯理玺天德。八年任满，退为闲人，立志周历四海，广所见闻。当晚相与叙谈，见精神矍铄，鹤发皤然，身虽老而心犹壮焉。戌初回寓。

美前总统格兰特

二十五日庚戌　阴凉。十数日前，外部约今晚赴卜静宫听乐。阿盎公亦请是日茶会。昨日忽闻和兰国后之丧，遂中止。友邦有大丧，国主为之素服停乐二十一日，睦友之义也。臣下私行宴乐则不禁。故当日申初同马清臣、李湘甫、张听帆随二星使乘车，行十数里至其第，见阿盎公及其子洛安侯，暨他男女数百。屋只两层而已，后有大花园，百卉繁盛，万木阴森，绿茵满地，曲径通幽。每数十步设布帐，列桌椅，陈酒果，听客游踪所至，以饮啖之。

公爵宅第

树下有红衣乐工一班，铿锵错杂，静而不哗。惜当时细雨，未能畅游为憾。公夫人年逾古稀，因病不能下阶，乃请入，坐谈良久。伊子洛安侯侍立无倦容，克尽子职。夫孝、逆二字，皆出人之本心，想天下万国，男女体貌既同，心地亦必不异也。酉正回寓。

亥初，复随往赴宝星阿柏斯讷夫人家茶会听乐。男女数百，妆饰华美，楼房阔大，灯烛辉煌。厅列奥国乐工一班，来由义勒萨地方，名曰洛亚堤娄蕾斯。男四女三，服饰稍异。曲调新奇，乐器与英法不同。有一种大如中土月琴，先横七弦，后竖数扣，置小几上，抚之声韵清幽，有高山流水之致也。子正回寓。

二十六日辛亥　阴，暖。未初，着行装同马清臣、刘鹤伯随二星使乘官车往贤真睦斯宫赴朝会。大太子，各国公使、随员，本国文武百僚，皆于左肩下围黑绉纱一条，宽逾二寸，定制也。因前日飞来电信，经驻英和兰公使通知外部，传印京报新闻纸，故是日来者，衣服一律焉。申刻回寓。入夜晴。

二十七日壬子　晴。申初，随刘星使往赴致仕水师提督何洛家茶会，人亦数百。中有伊友愿德者，通日影报。待人咸集，乃令其试演之。法用镜大如楪，穴其中，小如豆，迎日光立于架上。架高五尺，距镜尺馀。有小牙签缀黑子，亦置架上，对镜而立。镜与签皆有活机，可以低昂。据云，用时务令签之黑子与镜之小穴恰相对，能于三百里外见其影。然必日光明朗，立于高埠无障日处，方能 日光通讯

为之。虽较电报稍缓，而两军对垒，中隔敌兵，不能飞越，欲使人绕出敌后侦探，以施围裹抄袭之计，非此不能以达信。夫三百里外，既见其影，则拽活机，使镜光闪动。大动为一横，小动为一直，再小为一点，横直与点相继而成二十六字，字与字相合而成话，话与话相因而成句，与电信所用之横点代字法同。惜当时日光明暗不定，未获遂意。看毕辞归。

造船名家

戌初，有英国善创火轮船式名人李德夫妇请酌，遂同马清臣、刘鹤伯随刘星使乘车行八九里，至海岱圃旁格娄赛斯得尔路贤司的芬山房，入内见其夫妇，及其妻妹马莉。屋宇崇宏，修饰华美。同席男女二十二人，分款华、英、德、法、俄、义、巴西、和兰八国。酒食丰足，畅饮甚欢。中惟和兰沙陵坦姊妹善弹唱，名噪英都，时人皆倾慕之。

二十八日癸丑　晴。天气暖如初夏。人始着夹衫单裤。巳正，随郭星使同马清臣乘车入老城马克巷，拜米斯盘，及赴卜乐尔、伊斯坦二家茶会。申初回寓。

又令彝同张听帆、刘鹤伯代往荷苓屯赴抛球会，乘马车行二十馀里始至。地颇宽阔，周约四里。正面木房五间，中设御座，惟王公国戚世爵大员方得入。对面横列大布伞二十馀，设椅凳千百，男女集观者履舄交错。遇有德、义、日本三国公使，及马蕾、阿什柏里与徐司得父女。中一敞院，四面围以木阑。乘马者十馀人，各着异色短衣小帽，

马球比赛

手执木锤，柄长三四尺，分左右二队，为英格兰、苏格兰人。院中放一牙球，后立一人举旗，旗落则两队同驰，互

以锤击球，以力大将球击出圈外者胜。正值驰驱间，忽一人落马，乃止。

当日木房内坐大太子、太子妃及三公主与大员命妇数名。旁一大花园，蕙径桃溪，花深树密，鱼游雀噪，日暖风清，设有酒肆花亭，诚游赏之佳境也。酉正回寓。少憩，复同凤夔九、刘鹤伯乘车行十数里，赴教士霍拉家茶会，男女二十馀人而已。房虽逼窄，而四面山河花木，景致清幽。在彼少叙即回。 游赏佳境

亥初，复随二星使赴邻人怀达家茶会，见其妻女与二子，暨他男女数百人。子正，饭厅门开，怀达导入劝饮，主客皆欢，飞觞醉月，静而不哗。丑初回寓。

二十九日甲寅 晴。记：此时伦敦各绅富皆请茶会、跳舞会，听乐观剧，亦有摺柬而约者，云由某月至某月，每礼拜幾日，午后由四点至七点钟，在舍拱候。

五月初一日乙卯 晴。午正，随二星使及黎莼斋、刘鹤伯、张听帆、姚彦嘉诸君再到博物院，下车，有德格乐、禧在明及傅立兰迎入，观其所储华书万卷。其中最要者，有《十三经注疏》、《七经》、《钦定皇清经解》、《二十四史》、《通鉴纲目》、《康熙雍正上谕》、《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中枢政考》、《六部则例》、《康熙字典》、《朱子全书》、《性理大全》、杜佑《通典》、《续通典》、《通志》、《通考》、《佩文韵府》、《韵府群玉》、《渊鉴类函》、《图书集成》、殿板之四书五经、《西清古鉴》等类。其馀如诸儒语录、道释外教、各省疆域图考、府县志书、兵法律例之编、琴棋书画 华书万卷

之谱、示谕册帖尺牍之式、古今诗赋文艺之刻、词曲小说、方技百家、无不备具。多按西式装潢，四面庋阁，亦海外艺林之大观也。申初回寓。

戌正，同凤夔九、刘鹤伯赴邻人柯拉义、潘特尔二家茶会，男女各二三十人，畅谈甚欢。入夜雨。

初二日丙辰　早微晴，午后复阴，凉。伦敦西南白马街，有阿赛年会馆，自丞相以下，凡文职大员皆署名其间，而各国公使亦与焉。按阿赛年，希腊国之都城。而英之文教来从希腊，故以其都城之名名之。时馆人请二星使入会。未初一刻同马清臣随二星使往，至彼下车，有威公使、傅立兰迎入，上下游览，二公亦会中人也。楼舍高大整洁，器皿齐备。书房左间，油画百轴，皆古时名人遗像，神情毕肖，面目如生。右间藏书十架，乃历年新报，编成卷帙。会中人观书饮膳，可以随意盘桓，惟不能请会外之人，亦不能衣宿。每日辰初开门，酉初关闭，各归所寓焉。

雅典学会

初三日丁巳　晴。酉初，同张听帆、刘鹤伯、凤夔九先赴对户葛里扉家茶会，继随郭星使乘车往赴阿盖公夫人及索立斯百里侯夫人二家茶会，亥初回寓。又同张、刘二君先赴博物院之属地会所设茶会。正中作乐，来者男女千馀人。遇有傅立兰、长崎道至，及马霱夫妇等多人。去此，至班普敦路第一百一十二号，赴精工集茶会。高楼五间，男女数百人。第一间设茶酒小食；第二间列名人费拉得由各处采来千种宝石；第三间悬呐尔斯名媛所画之花鸟鱼虫百张，皆栩栩有生趣；第四、五间罗列新创金石电气灯数

精工会

种，光辉似日，满室耀人。子正回寓。

初四日戊午　晴。申刻，同马清臣随郭星使赴詹柏尔夫人家茶会。酉正，同张听帆、刘鹤伯乘车行十数里，往游客立满园，系十年前到过者。灯烛楼台，较前尤胜。因天气尚寒，游人不夥，所演戏乐烟火，甚属平平。惟末场当院立一草亭，四面暗藏硫磺火药，迨焚着时，一人穿皮衣者突入，火灭，人亦无恙，亦奇观也。

初五日己未　晴。早，郭星使约李观察、日意格、罗缉臣、禧在明、屠迈伦及日军门记室法人高尔介早馔，同庆端阳。未初同黎莼斋、刘鹤伯乘车出郭，花木参差，丰草绿缛，惠风和畅，佳景宜人。见红衣兵一队于河边走马，亦躤柳之遗风也。戌初，同张听帆随郭星使乘车行六七里，赴哈尔的夫人、喀尔特夫人及世爵何弗坦三家茶会。楼房高大，灯烛辉煌，楼梯厅室，遍置鲜花，浓艳袭人，如游香国，皆备茶酒果饵，待客饮啖焉。 同庆端阳

初六日庚申　晴。巳初，随郭星使同黎莼斋、马清臣、凤夔九乘车，过西敏斯德堂，至议政院旁下车，有培恩船厂派人以小轮舟来迎，登舟走泰木斯江三十馀里，一路长堤铺翠，水静无波。至格林泥芝村，登岸乘马车行数里，抵其地。厂极大，工匠千馀名。制造铁轮火机，亦皆以机器为之。铁炉大者崇广如墩台，其外关以铁闸，能自阖辟；煤亦按时经机器推入，不须人力。炉风煽以铁扇，先入洞中归总气管，继而分布各炉，以供其用。炉之大小共四，凡火机铁轮，以及水锅，所需杂具，大小长短、锐钝方圆， 往观船厂

皆造自机器。通屋横铁轴小轮，绕以皮条，下通机具，皆统于一大轮。大轮动则诸轮皆转，轮转则器具行，锤拽镟割。悉如所欲。

港口货栈

去此回行十五里，至东西印度货栈，在彼午酌。后乘车绕行三十馀里，入各房看货物。房皆铁建，高起二层，按种分储，如羊毛、糖、酒等物。存酒积千桶，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此外则朊朊畇畇，田畴交错，旁临江岸，舟楫不多。看毕，谢辞登舟。申正回寓。

贵族仆役皆着古服

初七日辛酉　晴。记：伦敦世爵王公之仆役，皆着古服：短衫、背心与裤皆红色，高袜逾膝，黑皮亮鞋钉带。有以粉而染鬓者，盖百年前，英有君主，年迈鬓白，自恨其老，乃谕令通国男女老幼，凡与君主面会者，皆染白其鬓，以使老幼不辨。今大制虽改，各王公国戚之府第仆役，仍用以示尊崇也。晚郭星使令访金登幹，未遇。

初八日壬戌　晴。午后街游，遇一老者，免冠延入茶饵巷鲁义斯会馆，烹茶进酒，款待甚殷。问其姓，云：世袭伯爵蒲乐敦也，住上柏克来街坡特满坊第五十五号。饮毕导引上楼，屋宇宏敞，馀亦华美整洁，与前随二星使所看二会馆大同小异。亥初随郭星使乘车往盘敦坊，赴葛尔呢夫人家茶会。楼阁崇宏，男女杂遝，肘并肩摩者，以千数百计。少立即转入左门，下楼入饭厅，饮茶一杯。子正回寓。

初九日癸亥　晴。申初，李观察、日军门、高尔介、罗缉臣同请二星使、黎莼斋、马清臣与彝等在立埤满村晚

酌。乘车行三十馀里，过泰木斯江桥，入立墀满囿。草色青葱，树林阴翳。鹤鸣鹿伏，极属清幽。入斯达安戛特店，白石建造，高大宽宏，上下五层，厅屋千间，前临溪河，鲜花冉冉，后傍园囿，林木森森。少坐，出后门步游其园，遇六七邻人。店在山冈，四望无际，胸襟为之一豁，式与法国贤日耳曼同。继而入内，共席十二人，鱼肥酒美，杂肴前陈，欢饮畅谈，戌初始罢。回伦敦，一路灯烛灿烂，车声辚辚，男女络绎途间，时已亥正焉。 日意格等同请晚酌

初十日甲子　阴凉。同马清臣、李湘浦随郭星使乘车，昼赴世爵贺拉斯、赵力士、布拉奚、葛里扉夫人四家茶会，夜赴精工会、医学馆二处茶会。

十一日乙丑　晴。同张昕帆、刘鹤伯随郭星使昼赴前任上海税务司、已故费士来之族弟费自赖，及奥兰兜与胡克尔夫人三家茶会，夜赴林池及蒲达呢夫人二家茶会、跳舞会。

十二日丙寅　阴凉。申初同刘鹤伯随二星使乘车，往赴布路克街第五十三号克拉列芝店席克思夫人之茶会。男女千馀人，有合众国前任伯理玺天德及巴西国王与后，年皆六旬馀，衣冠与庶民同。

亥正同黎莼斋、马清臣、刘鹤伯随二星使入卜静宫赴君主跳舞会。进宫登楼，入大堂高七八丈、周四十馀丈。正面立太子、王妃、公主、国戚，左右立各国公使、随员夫妇，对面楼上奏乐，下立通城世爵文武大员。男女云集，以千数百计，皆着朝服，与赴朝、眷会同。跳时分为两班， 王宫舞会

太子、王妃以下位尊者为一班，各官男女为一班。乐奏则男女对面相向，互为携持。男以右手搂女腰，女以左手扶男肩，旋舞中央。每二、三、四、五偶并舞，皆绕数匝而后止。惟夫妇不相偶，兄妹不相偶，必戚友相识者男女始为偶也。跳则依乐移步，随式转躯，步武整齐，毫不错乱。盖男女自幼皆习舞于庠人也。饭厅以长筵陈茶酒果饵，待人饮啖。丑初回寓，天已明矣。

十三日丁卯　阴凉。午正，艾德林约午酌。看水晶宫大玫瑰花会，中设长案数丈列花，罩以玻璃。千葩竞秀，万萼争妍。游人甚夥，往来如织。盖西人最善种花，凡玫瑰月季，皆能作五色，大如牡丹，其他如杜鹃、芍药、绣球、珍珠，亦开若堆锦，可谓得养花妙术矣。

玫瑰花会

十四日戊辰　晴。午后有印度回民布戛什者，来请郭星使往其家饮茶，辞而未果，令彝代赴。亥初乘车行八九里，至陆司坊第五十九号，入内见其夫妇，年皆四旬馀，其妻英人也。有邻人男女六七，又有九印度人：一蛮喀尔，系佛教人，来自孟买；一孟果，来自海大拉立；一阿阿立，一阿亚立，兄弟也，来自古阿立尔；一巴哈蛮，及他四人，皆来自贲果。以上皆回教人，年皆弱冠，能英语，来此学习律例者。又有土国原任水陆总理米达巴沙者，因不得志，退归林泉，现又因避乱而出游四海焉。在彼少谈回寓。

印度回民来请饮茶

十五日己巳　晴。酉初，同黎莼斋、刘鹤伯约李观察、罗缉臣在海豪班街第二百一十八号格朗萨隆馆晚酌。正中高楼一间，四面穿廊，罗列客座，华丽整洁。楼上正面作

乐，以助兴趣。楼下中堂设水法花池，俱极清雅。每日由卯正至戌正，男女出入如云。戌正，同张听帆、刘鹤伯赴奥特卫夫人家茶会，又赴柯礼佛夫人家听曲。男女数百，歌者二男三女。曲系义、法二国者，妙调新声，婉转清楚。

亥正一刻，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至韦立斯堂，赴苏格兰跳舞会，英名喀蕾斗年柏。男女之盛，甚于卜静宫，而巴西国王与后亦在焉。苏格兰服式与英、爱二处不同。男女皆于左肩搭红色棋盘纹毡一条，宽逾半尺，而束其馀于腰旁。男子着黑绒短衣，不裤而靴，有以红带绕膝以下抵足；女子皆袒胸露臂，与他无异。鼓乐喧天，跳至寅初始罢。

苏格兰人之服饰

十六日庚午　阴晴各半。未初，阿什柏里约黎莼斋、张听帆、刘鹤伯、凤夔九与彝午酌，共席男女二十二人，有日本公使夫妇。肴亦具华馔，如燕窝、鸭舌、鱼翅、金猪等；缘二日前，伊借中土庖丁为之调和也。鱼肉肥美，酒果丰盛，畅饮甚欢。食毕而去，行五六里，至阿拉伯门，赴讷克思夫人家茶会。房屋偪窄，人数不多，前临大街，后傍海岱囿，景致颇佳。当日在阿什柏里家，座中有库朴母女者，当时约今晚亥刻赴其家听乐。亥正乃同张、凤诸君乘车至上布克巷第四十一号。抵其家，见其母女，及他男女百人。乐则一男二女，弹琴拽胡笳，声调可听。丑初回寓。入夜晴。

英人请宴亦备华馔

十七日辛未　晴。申初同李湘浦、姚彦嘉、黄玉屏赴对户葛里庠家茶会。亥初同黎莼斋、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

白金汉宫音乐会

入卜静宫赴听乐会。大堂南面一台，奏乐歌曲。有红衣乐工百名，前坐男女伶人六名，左右立男女二百馀人，为和声谐韵者。台前列座三行，作月牙形。头行中坐大太子妃，左右坐巴西国王与后，再则大太子及他公主、王妃、国戚等。后二行坐世爵大员夫妇。此后列座数十行，坐男女仕宦千馀人。左右临墙，各高台三层，坐各国公使随员，男女逾百。入座后，按人乐单一张，上印某年月日在卜静宫，何时奏何乐，何人唱何曲，开列清楚。曲毕，大太子及巴西国王等皆近立台前，向各伶人叙话。据云各大戏园之男女伶人，间有仕宦子女，畅怀遣兴者。丑初回寓。

十八日壬申　晴。按英俗，每五十年为一节，名曰朱必立肥斯的瓦。是年又值一节，故各处多有犒劳工匠、奖赏学生者。

孤儿义学

当日有文士司悌义，请赴万泗堤村孤独子女学堂看视奖赏。凡英国义学、养济院、施医院各善地，历年各项经费，率为绅富凑集，请国家倡首署名，随时协助焉。午初，同黎莼斋、刘鹤伯、张听帆乘车，东行二十七八里，至彼下车，有司悌义等多人迎入。大厅正面列座一行，左右立男女数百人。少刻，英四公主绿衣姒、驸马洛安侯率三四大员命妇至。入内，公主驸马正坐，大员命妇坐其左，彝等四人坐其右。因西国尚右，以示优待也。堂内教养孤独子女由三四岁至十一二岁者六百零一名。当日男童着灰色衣，女童着藕色衣，按岁分列十队，由公主前经过，中立一木墩，高盈尺。每队择其善言者，令立墩上，畅言一节。

有述堂内之规模者，有言孤独之苦况者，闻之令人惨切。言毕齐入，子女分列两旁。后公主择其文学、测算、格致、化学、琴学之优者，各赏书笔文匣等数十件。后登楼入看各屋，如学堂、琴房、化学房、卧室、饭厅、沐浴室、玩艺室，共楼五层，房千间。各人分处，虽玩艺房中亦各一木匣，盖幼童不能终日习读也。 学生演说

看毕，入大饭厅。桌座上列一横，下分四行，通作“皿”字形。横桌中坐四公主，左坐驸马及他大员命妇，右坐彝等四人。下四行对坐男女老幼四五百人。饭毕，对面奏雅乐，歌吉曲，祝颂天保君主太子王妃。歌罢，洛安侯向众立谈，赞扬此堂培养人材，咸赖人心好善。末则堂主立诵善士助钱名单：有助数百镑者，有助二三镑者。座中人皆有所助。堂周逾二里，四面花木参差，一望幽雅。临行各署名于簿。戌初回寓。

亥正，同马清臣随二星使赴德国使署听乐。男女数百人，座列整齐。乐工男女八名，合鸣金石，错杂悠扬，洵可乐也。

十九日癸酉　晴。申正，同黎莼斋、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行二十馀里，登康布整山，赴宝星王启明夫人鲁义思别墅茶会。楼在囿中，左右苍翠郁葱，百花争艳。前面一望开敞，下临巉岩，有泉泄出其间，水净苔青，点缀幽雅。虽非石崇之梓泽，亦司马之独乐家园也。当时男女无多，少坐即回。亥正，同黎莼斋、凤夔九随二星使乘车至格文园，赴巴西使署茶会，男女百馀人，遇有巴西国王与后在 宝星夫人别墅茶会

焉。

二十日甲戌 晴。午正，随郭星使乘车往拜世爵司丹力，少坐即回。申正复同马清臣、刘鹤伯随二星使乘车行十数里，先至朗北宫，赴堪特柏里阿赤比朔泰达夫妇茶会。古

坎特伯雷大主教 楼三层。入内见其夫妇，皆六旬馀。其他男女数百人，往来步于园囿之间，盖宫在囿中，四面鲜花围绕也。去此，又行二十馀里，入富朗宫，赴伦敦比朔扎克三茶会。下车入内，客多散去，伊二女导引园内一游，亦系古宫一所，朴素无华。园景之秀雅者以此为冠。丛林攒翠，夹路如屏，古树婆娑，凉阴匝地。左临泰木斯江，流水引入，故宫之前后绕以清渠，到处观鱼，此乐何极！时虽日暮，益觉静爽宜人耳。游毕，强留饮茶，戌正谢辞回寓。

闻英国耶稣教大主教称曰阿赤比朔者二：掌教于南者，曰堪特柏里阿赤比朔；掌教于北者，曰洛尔格阿赤比朔。南为正，北为副。位皆尊于五等世爵。堪特柏里与洛尔格，皆南北地名也。又有所谓伦敦比朔者，位次阿赤比朔一等。居处皆以宫名之。每岁各领俸金二万馀镑，合银七万有奇，实为贵戚大臣未有之厚禄也。

二十一日乙亥 阴雨。记：英俗凡请午后听乐之帖，系由市肆印成出售。白纸厚一分，宽四寸，长约三寸。所

乐会舞会之请帖 请之人书于右上角，请客之女主书于中心，下面书“在家”二字。又下书月日时刻，及候回信，书于下右角。住址印于下左角，书“乐”字于其上。若意在听乐后改跳舞，乃加书“跳舞”二字于“乐”字后。时刻多由申初至酉正。

在乐台前，按客数，行行列小红椅。女主立于门首接迎，客入皆自行入座。奏乐歌曲，分为二场。有印成乐单，上开头二场每节何人唱何曲、作何乐。头场作毕，则男女客皆下楼，入饭厅饮茶酒，食果饵。客有听一场即去者，有待两场毕而后去者，然鲜有听半场欲去而乱客座者。若请午后跳舞会，惟将请午后茶会帖之“乐”字改“跳”字，时则改由申正至戌初，乐场改跳场，乐单改为跳单。此等会客皆不多，而茶酒果饵犹当预备焉。

二十二日丙子　晴。亥正，同李湘浦、刘鹤伯、张听帆乘车行二三里，至代万晒弄第一号，赴贝拉父女家茶会。款待甚殷，且留夜馔，酒食肥美。

英国茶会、跳舞会之盛，每年由三月至六月中旬止。此俗由来最古，欧罗巴、阿美里加二洲各国，率皆为之。凡人家店肆，平时大厅截为数室，欲请会则开门下槅，通为一大间。收陈设，移桌凳，位置跳场乐所，虽大小公署亦莫不有大厅敞房，以备盛会，若以为公事之不可无也。西人性好奢华，凡富贵喜交结者皆乐为之。一人子女待其长成，虽无力亦必勉强支应，设法结交，以便子女得友，相与往来，则男可访女，女可觅男，嫁娶咸赖于此。因男女细心访察，各得所愿，则意洽情投，鲜有作秋扇之歌者。每会所费，少则百馀镑，多者至六七百镑，合银二千四五百两。（西人性好奢华交际）

二十三日丁丑　阴。有丽如行东主宝星贝音斯，请在格林泥芝村塔拉伐拉戛尔馆吃鱼饭。酉初，同马清臣随二（丽如行东请吃鱼饭）

星使乘火车，行二十五六里抵其地。时值大雨滂沱，另雇马车行二三里入馆。同席共三十二人，相识者有阿、威二公使，金登幹，李德，巴克雷，康贝益。通名姓者有莫洒尔、马克林、瓦勤朔、李达、蒲堤满、亢柏艾、傅恩、拉蛮、杨昂、罗逊、安得森、阿克兰、贺辰、伊扬、达威森、马那、拜达、巴特三、吴敏、白艾立。因地近泰木斯江，水甘鱼肥，每入夏，通城富室多来此吃鱼饭。此馆庖丁善于烹饪，因而名传遐迩。当日茶酒果蔬皆佳，鱼共九色。有一种小鱼如鳘，长寸许，极肥嫩，煎以菜油，敷以椒麺、桔水，食之颇甘。席撤，贝音斯、巴克雷、威公使、郭星使皆立言数语，彼此谢答。亥初，转入客厅，饮加非吸烟，少叙。子初回寓。

鱼有九色

二十四日戊寅　阴晴相间。申正，同李湘浦、刘鹤伯乘车登康布墩山，赴傅乐尔夫人别墅茶会。楼房宽敞，园囿广大，树阴繁密，花萼缤纷。与日本公使夫妇、邻人贺拉斯父女相遇。有老翁罗斌森者，带见男女多人，攀谈良久，和蔼可亲。分袂时，索名刺，问里居，有依依不尽之态。

晚同李湘浦走老城敏兴巷，赴克洛斯倭克尔会馆之约。因数日前有会中人法克呐尔者，致书马清臣，言是日酉初请其代约彝及能围棋者在馆晚酌。其人善各弈术，于围棋不甚了了，故有是约。因有前傅乐尔茶会，恐不能早回，遂于今早与彼电信云：临时不能即到，请毋等候。戌初至彼，法克呐尔迎出，导入饭厅，同席者二十六人。炙牛烹

宴请能围棋者

鱼，酒肉肥美。食毕，由首座递传二银罐，形如签筒，高尺馀，内盛樱桃酒，名曰“乐武英克普”。释：乐武英者，喜爱也；克普者，杯也。义谓众口同饮一杯，以示友爱也。第一人接而启盖，抱饮一口，复盖，转交第二人。以此递饮，如此饮毕，首座人立起，以吉语祝其君主、大太子、太子妃，以及会中各人。众皆立起，举杯欢呼。后同入他室，吸烟，饮茶与加非。法克呐尔复前引登楼，入看各室，崇宏洁丽，修饰整齐，式与他会馆同。子初回寓。细雨，凉。

二十五日己卯　早阴。午后大雨一阵。申初，同张听帆、刘鹤伯乘车至海岱阁左第五号，赴计普森夫人家茶会。亥正，又同黎莼斋、马清臣随郭星使至韦里斯堂中赴世爵司丹力夫人茶会，男女有千馀人，在内少立，下楼饮茶一杯而归。 千人茶会

二十六日庚辰　阴。午后随郭星使往拜威公使。申正回寓，复令彝往见金登干，坐谈片时。亥正，同黎莼斋、马清臣、李湘浦随二星使入卜静宫，赴君主听乐会。乐台坐位如前，无须再述。

二十七日辛巳　早晴，午后阴。因邻人柯冀蒂母女请黎莼斋、凤夔九、李湘浦、刘鹤伯、张听帆与彝前往克拉法木庄，赴其舅贺蔼班家茶会晚酌，彝以近日公务纷繁，不克分身外出，乃请黎、凤诸君申谢未往。申初随郭星使赴外部，会德尔贝，少坐。归时顺拜俄、义二国公使，皆未遇。酉正，大雨而雹。亥初，复同姚彦嘉随二星使乘车行

十数里，至坤姒门第一百九十七号，先赴魏拉慈夫人家茶会；继而回行二十馀里，至凯文坊第一号赴徐司得夫人家茶会。二处皆楼舍高大，男女各千馀人，灯烛灿烂，酒食丰盈。客之下楼饮食者，皆自就筵前，立而哺啜，惟中国钦差，则主人亲捧茶酒，问所欲食而亲递焉，以明恭敬之意也。 〔原书卷四终〕

尊敬钦差亲递茶酒

丁丑五月二十八日壬午 阴雨。巳正，随郭星使乘车行十数里，至堪兴坦阁前第九号拜日本公使上野景范。谈次，令其妻弹筝，其声袅袅，断续可闻。继示其水画，则铺张点缀，花木如生。伊言西人在其国多田猎者，而国有定例，非买凭票，不得入山而猎。西人间有买者，每张值二镑，其无票而被巡捕查获，则罚钱。西人不服，辩论至数月之久，迄今未结云。

上野景范夫人

去此至班斯墩坊，拜土尔其公使穆素乐斯巴沙。伊言华国莫耽安逸，须防北界强邻；凡亚细亚各国皆当和好会盟，同心御敌，倘中土能效西法，国自富、兵自强，则敌人有戒心而不敢窃发矣。

中国须防北界强邻

再行八九里，至和兰阁旁第八十号拜波斯公使、王爵米尔萨马拉阔堪那赉木拉木克。伊言英国始创火车，国人莫不腾谤而欲毁之，谓举国牧御，由此废业，妨民孔多。敝国初建铁路时，亦蜂起而阻挠之。岂知火车既兴，生意更加茂盛。盖无火车时，人货之往来者少，有则商旅络绎于途。火车不能及之处，济以寻常车马，故百物滋丰。且火车获

波斯公使谈铁路

利尤在运货，大国货物多，则生理必大，生理大则利息必倍，利息倍则税课亦增，实为裕国富民之道。各城苟有变乱，闻报发兵，则朝发而暮至，疾风扫箨，摧落非难。是有火车，兵行速而军需省矣。再敝国无火车时，征客皆乘马车，每遇盗劫之警，虽有保镖一种，究与马贼相通。自建铁路后，人行万里，自无意外之虞，即有急务，亦得即时兴办焉。

二十九日癸未　阴晴相间。未初随郭星使赴外部，见丁侍郎，谈新嘉坡、喀什噶尔及镇江各事。酉初回寓。亥正，赴古达满夫人家茶会。楼房不大，华丽壮观，男女无多，靡不欢然相接。 随郭星使去内部

三十日甲申　阴。申初同黎莼斋随二星使乘车赴公爵骚仄兰夫人家茶会，颇觉繁盛。亥正，同马清臣随郭星使赴杨贺森夫人家跳舞会。男女三四百人，大厅洞开，正面作乐。旁立观舞三场，中惟一场，其名未详，系男女八对，携手往来。动摇赴度，或乱正以成行；指顾应声，或徐行而顺节。诚可观也。夫中国奏乐，以舞为主。外国跳舞，以乐为主。盖男女之舞，皆循声而移步也。夫舞为乐之客，今以西式观之，又似乐为舞之体。盖无乐则不能舞，而舞又非乐不能形容也。

六月初一日乙酉　晴。未初，同黎莼斋、李湘浦、凤夔九乘车游海岱园。途遇阿什柏里，遂下车，同步入加非馆饮茶。坐次，谈及其家致富之由。据云：火车之行，轮铁迅疾，辄生火焰，车每被焚。伊父阿士贝因而创造凉油， 阿什柏里谈其家致富之由

使车行久而轮不热，遂获厚利，富甲一乡。英之富室如是者比比皆然。

盖英人创制各物而独臻精巧者，实赖官助以成之也。凡人见物不适于用，或适用而意犹未快者，则竭其心力，广其见闻，不惜工本，不避劳瘁，遍访寰区，历试诸法，以务求其当。或数年，或十数年，一旦有得，则以告诸保制公司（系专管人之创造新物者），英名柏定得敖非斯，验之果济于用，则给以文凭，共保若干年，禁止他人私摹其式。其有奉明效仿者，皆纳赀于创造之人。又恐他国私摹，于是遍告邻封，官为主持。凡有效仿而不纳赀者，则倍罚之。故一物既成，其利辄以亿兆计。否则幾经研求，以发其秘，他人坐享其成，无所控诉，谁甘虚费财力以创造一物乎？如创造尚未卒业而有惴心者，可先赴保制公司，告以现创一物将成，恐人窃用其法，先纳数镑，请保若干月，限满持往考验。有用则给凭为据，无用则作为废弃。如实有用而官不以为然者，犹可讼诸刑司，以听审断。若禁外人私摹，而官阴用之，亦可赴控，断令国家认罚。故人有一得之技，虽朝廷亦不能以势相抑，故人皆勇于从事也。

专利制度有利发明

初二日丙戌　晴。亥初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先赴义大利公使茶会。请男女客八九人，任歌一曲。有声音嘹亮，令人一往情深者；有随歌故作意态，令人为之肠断者。去此往赴詹柏尔夫妇家变妆跳舞会。屋宇高敞，男女数百，皆易妆。人带兽面，男为女服，如角抵戏。又有旧交而当时若不相识者，趣甚。此等跳舞会，英名番西柏。译：番

变妆舞会

西者，有趣也；柏者，跳舞场也。

初三日丁亥 晴。未初，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车入老城，往观瓦瓦斯炮商局。下车，有瓦瓦斯等六七人迎入。局内地基不大，人工亦少。有特为中国铸成钢炮五门。按洋炮向以生铁与铜铸之，后因生铁脆而铜软，易于炸裂，乃改用熟铁。又因全体整铸，不能匀称，改为分层递造，炮之制由是而精。瓦瓦斯又以熟铁虽善，不如纯钢之坚且轻，乃复造钢炮以求胜。当时只有前膛，迩来各国争尚后膛，仍苦易炸。瓦瓦斯又求得不炸之法，因而名噪海国焉。 大炮之改造

看毕登车，回行八九里，至贤布莱紫街看郦斯造冰局。大屋二间，横置敞木箱两行，各箱满水，内悬木板摇荡，旁围铁管通火机，一小时可得净冰三尺立方者数十块。法以药浸水，注诸箱水中，使之益冷。旋以火气运吹，则冰结成块矣。此犹隆冬之时，屋内呵气凝于窗棂玻璃之上，顷刻即成冰耳。 造冰局

出此，又行十数里，过西敏斯德桥，往看该斯施医院。院因该斯捐建，故以其姓为名。楼舍高大，屋有千间，养男女老幼数百名，皆贫民之无力医药者。医生数十人。病者男女各为一室，茵褥衣履、饭食药饵，皆院中备给。其因老艰于步履者，皆予以四轮椅。使其凭之而行。其病卧床榻者，给以善书观之。幼者以图画玩物娱之。凉热有节，饮食有度，病愈则舁送别室调养，俟其神气完足，然后令归。是院岁费金镑数百，皆取给于富室。看毕下楼，入讲医理房。中设长案，上置玻璃匣，罗列男女老少骨节脏腑。四 贫民医院

面橱架林立，大小头颅备具，百种肢体横陈，血殷红色。虽系蜡造，见者无不怵惕。戌初回寓。

初四日戊子 阴雨。亥初同李湘浦、刘鹤伯、张听帆往赴贲丁夫人家茶会。亥正一刻，复同马清臣随二星使步至邻人马蕾家听曲。男女数百，歌者六七人，弹者四五人，皆伊夫妇之旧交也。有一少男朱文森者，偕其幼妹并立，同歌一曲，曲名《嫣然》，细声宛转，雅韵娇柔，众皆击掌称赞。曲义似与王子敬所作《桃叶歌》同。夫桃叶者，子敬妾名也。嫣然者，文森妹名也。此曲为嫣然所撰，故因以名之。

初五日己丑 阴雨。申刻，刘副使接北京总署来咨，知奉旨改派驻德正使，赏加二品顶戴。遂同往叩贺。

伦敦慈善医院56所

记：伦敦通城，施医院大小五十六处。治男子杂证者十六处，每午开门施治，其偶染时证及跌打损伤者，随时准入。专治妇女小儿者九处，有每日施治者，有每一礼拜施治三四日者，或早或午，约二小时之久。收养病人者四处，每礼拜三日，巳初施治在院者，午正施治外来者。专治痨瘵痰喘者五处，有每日施治者，有每一礼拜施治三四日者，有由巳正至未正者，有由未正至申正者。专治癫狂者二处，每月前二礼拜一日治男子，后二礼拜一日治妇女。专治疟疾者一处，每日午正施治。专治疮疾者一处，每礼拜三日治男子，礼拜四日治妇女，皆辰正一刻开门。专治疯瘫者一处，每礼拜一、二、三、五等日施治，未正开门。专治眼疾者四处，每日有由辰正至巳正者，有由午正至未正者。

各种专科医院

专治皮肤病者四处，有每礼拜一、三日午后开门者，有日日午正开门者。专治瘟疫者二处，治痘者三处，治臌证者三处，治痫疾者一处，治淋证者一处，治喉证者一处，治痿痹者一处，治瘰疬者一处，治妇女不洁之证者一处，治男女牙齿者各一处，治脚疾者一处，治各国水手者一处：以上皆日日开门，随时疗治。

各医院之收养病人者，尤为高大整洁，楼皆五六层，广厦千间，故留隙地，栽花种树，通水堆山，吸取天气，以令病者舒畅。楼房皆巨室捐建，或就地醵金为之。各项经费，率为绅富集款。间有不足，或辟地种花养鱼，或借地演剧歌曲，纵人往观，收取其费，以资善举。又有劝示通城仕商男女捐陈杂货，如针黹书画、笔墨纸张、首饰玩物、花木巾扇，以及银瓷玻璃各种器皿陈设，聚集一处，请人往而觏之。当肆者皆富家少女，货倍其值，往者必购取数事而后可。亦有设跳舞会者，茶酒小食，仍为商贾捐助，饮用值亦加倍，即以其所入惠病人。如是则捐来货值为一倍，售去获利又一倍，两倍相并，则所敛者更足矣。此等善会，彝曾赴三四处，首领多为世爵名人，故其国主宗戚、世爵大僚，及各国公使、本国绅富，咸往捐纳焉。各院医生固皆善人，即扶持病人者，亦皆善男信女愿为供奉者。诚义举也。 慈善事业募款办法

初六日庚寅　阴雨。未初，同马清臣赴本街第五十一号艾立斯夫人家茶会。亥初，复同黎莼斋、马清臣乘车行十数里，至坤娰门第三号赴寀星马格立葛尔家跳舞会。寅

四赴舞会八更裘葛 小人多，拥挤甚热。每赴茶会或跳舞会，彝皆内着单衣，外披皮氅，入门脱去登楼，以防其热。盖值季夏，仍凉似中秋，而赴会登楼又热如盛暑，虽着纱衣，间亦挥汗如雨。每一日连赴四家而八更裘葛焉。

初七日辛卯　雨。申初，同张听帆随郭星使乘车行八九里，至荔榛囿旁韩呐娥巷第二十号赴葛尔呢夫人家茶会，及第三十号狄本逊夫人家茶会。二家中隔四户，而后面花园则通焉。楼舍高大，花木繁阴，男女数百，果酒丰盈。客有出此门入彼门，复由后园转回者，如是往来如一家矣。去此，回行至本街第二十三号赴巴那尔夫人家茶会，出许多中国册页画本与看，不知何所由来也。由此又行二十二里，至南堪兴坦安四娄坊第四十四号拜宝星佛尔喜。其人曾于二三年前住喀什噶尔，经亚古柏乞其相助，与华议和。坐谈良久而归，时已子正。

阿古柏曾乞其相助

初八日壬辰　晴。未初，郭星使令彝往见金登干，商论公事。申正，同马清臣随郭星使先后赴开泗乃斯益夫人、泰德夫人及司帕苓女公子三家茶会。男女客人皆欢欣鼓舞。亥正，同刘鹤伯随刘星使赴布拉希夫人家听乐。男女数百，灯烛辉煌。每歌一曲，如聆仙乐也。丑初回寓。阴雨。

初九日癸巳　阴雨。申正，同李湘浦乘车行二十馀里，一路芳草，碧色迎人，至埔特泥庄赴眉柏尔夫人别墅茶会。楼房古老，极其坚固，园囿虽小，花卉分畦。后有蔬圃，果木成林，畜养鸡鸭牛羊，颇有田家风景，而老翁夫妇对此亦足以自娱矣。临风饮酒，款待甚殷。戌初回寓。入夜

晴。

初十日甲午　晴。闻前丙寅春彝由华往法所乘法国公司之“冈柏士”轮船，于前日沉覆印度洋。盖其船于当夜子初将抵亚丁，错转山湾，误碰礁石。船虽漏，尚不至于立沉，乃令众客收拾行李，以待天明。该船知后有货船，即放三起火，他船亦以起火答之。天未明，他船到，以路危险，不敢前，乃绕傍对岸。见众人甫登岸，而船已下沉。溺水手三名，一切行李信件皆未得出。众人步行沙漠，因天热无水，又渴死二年老者。后货船载众至亚丁，以待法国他船焉。　轮船触礁

十一日乙未　晴。记：伦敦除官钞局外，大小银号共一百一十三。内兼汇兑四海称总局者六十九，如丽如、汇丰、渣甸等。其由伦敦分在英格兰各村镇海口者，共一千六百三十四。内属官钞局者一十八，系在牛喀斯安坦、满柴斯得、立温埔、布立斯多、柏明根、蒲蕾漠斯、立伊自、坡自毛斯、贺阿拉九处。在苏格兰大银号十处，分于外者六百四十八。在爱尔兰大银号亦十处，分于外者四百一十六。其由伦敦分于天下各国京城海口者共六百四十二。通国内外共计三千四百七十三处。　银行

各行不出私票，一切金钞及金银铜钱皆由官局印造铸炼。有金银钱花纹稍磨，与原体不符者，官皆收回另铸。有金钞稍模糊不真者，官皆按号收存付丙。

至汇票及寄存钱票，皆本行自开。汇票横长一尺，宽约四寸，横印某行住址、某号某年月日、经某人于某处汇　汇票

银若干、见票即发，或见票于若干年月日后发给。盖汇票到即取银者，或与本数稍亏。故俟数日往取，以符原数也。至俟若干年月往取，不免于中获利焉。汇票一次二纸，一甲一乙。原主发甲存乙，以防遗失。票同信到，接者即日赴该行照票。该行或即日发给，或于某年月日后发给，皆由是日计起。

存款　在银行存钱，欲随时抽用，有给利息者，有不给利息者。有则按年计算应得若干，该行则按日按月，到年一总。如原存若干，某日取若干，下馀若干，至一月共取若干，下馀若干，如此日月合计，到年自清。其取钱票系一本，数十页，每页横长八九寸，宽三寸。票前四分之三横印字号、号头、年月日、取钱若干、交某人，票后四分之一横印号头、年月日、某人取。取时本主前后画押，填满某年月日，取钱若干，交来人何名姓、住何处。外有总帐一本，随取随销。

支票　又有出差或游历，不欲带银，可存于一处，沿途取用。票长一尺二寸，宽七八寸，横印字号、号头，下书某人于某年月日在本行存金银若干两，沿途取用，下则存钱人画押或印图章。至他国某处欲用，则本人持票到该行，言明抽用若干，该行查验花押图章属实，照数付给，票后书某年月日某处取用若干，令本人于票帐之上画押钤印。

英国无银票，其金票由五镑至百千镑，票上无当时图印笔迹，一概刷印，而纸皆暗有花纹，字亦真草横横，内含暗记，人所不知，亦难摹仿。取用时，每令票后画押书

住址。其汇票与取钱票亦然，暗有花纹字迹，与金票同。各国金票，惟英国通行四洲，有时在他国使用，较本国值钱尤多，盖以英金色足而票实故也。

十二日丙申　阴。申正，同李湘浦街游，步至波坦泥克园。其地周约数里，池沼亭轩，鱼游雀噪，芳时佳景，花木缤纷。有玻璃暖房、小食茶房。入者有请柬凭票，署名姓于门簿。当日恰有艾德林所送请柬二纸，乃步入。遇黎莼斋、刘鹤伯、凤夔九三君，因其邻人第十一号布拉达溯夫妻子女所约也。　植物园

十三日丁酉　大雨。因前于五月十八日经司悌义约看育婴学堂，内二童、一女年未及笄者，各立公主前畅言一节，甚佳，惜未得奖。彝因各赠书一二卷，书其首。一云："光绪丁丑孟夏，经司悌义公约观音番敖尔芬学堂，见一幼童，在大庭广众之中，诵词清朗，聪颖过人，非神童不能如是也。因爱其才，特赠此书。"其二云："前承司悌义公约观学堂，规模矩矱，心折久之。见一幼童，所发议论，词语高超，常人无此见解。兹见其丰采绝伦，可为后来之秀，特赠此书。"其三云："包尔安者，英格兰女郎也。余与听帆应司悌义公之召，便道约观育婴学堂。其师范之严肃，已堪钦佩。而女之清词丽句，尤为诸秀之冠。余见其敏捷能言，特赠此书。"　题词赠书与孤儿院学童

十四日戊戌　阴。午正，见六大敞车，各载幼童十数名，楼下经过，摇巾歌唱，欢喜非常。询悉学堂放假，教习导之游乡也。

十五日己亥　微晴。酉刻，法克呐尔复请李湘甫与彝在克洛斯倭克尔会馆晚酌。是日为其首领法尔南及也达、罗百紫、柯龄武、呐百立四司长换班之期，共席一百八十六人，酒食甚丰。食毕作乐，新任者五人，立起出门，经三对举矛者导入，与前任五人易坐，彼此饮酒畅叙，各立谈一节，无非诚心行善，永保和美之意。言后入座，前任首领复立谈一段解任之事，继而申祝君主及大太子等之福。

会馆邀宴

因座中有外客十四人，俄而新旧二首领令人递过一纸，请彝代众陈词。彝以来时未经预备，言则不知何所措词，辞又无以副其雅意，乃不得已起而立。甫启口，众人高呼静听静听，待众声息，遂言曰："诸位阁下，余三万里外之华人也。衣服既殊，语言更异。虽通贵国文字，究属词不达意，语不明爽，恐贻诸公羞。众复齐呼请言，彝乃曰：今蒙法君召，同敝友来此，与诸位仁人善士开筵共饮，何乐如之！特同众深谢新旧二首领，余二华人更谢法君召饮之盛情也。"言毕，众齐声高呼："喜耶，喜耶！"后新首领同彝等十四人立起，举杯高声呼曰："贺来，贺来！"祝众善人之福。继而偕众立起，举杯同祝彝等十四人之福。盖西俗，祝人者立，而被祝者坐也。后则节节作乐，有男女六七人，陆续歌唱，以助兴趣。子初席罢，回寓。

席上致词

十六日庚子　早晴，午后阴。亥初，同马清臣、姚彦嘉、凤夔九随郭星使乘车行六七里，至班斯敦坊，赴世爵边德夫人家跳舞会。男女数百，楼房宽敞，四壁遍攒鲜花，异常香艳。烛光耀目，琴乐娱心。当其跳时，因思中国槐

腰纤足，长袖善舞，而外邦则露臂袒胸，无袖而舞，是亦中外不同之一端也。 中外不同之一端

十七日辛丑 晴。因布拉希夫妻请申刻赴泰木斯江旁格林泥泗地方，在“三彬”小轮船上茶会。译：三彬，即日光四射之意。伊夫妇曾驾而四海遨游也。未初，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马车至柴令克洛斯客厅，而火车已开，遂乘马车东南行五十八里。一路山冈耸翠，二麦成熟。申正至彼，有兵船小三板一只接迎，即上，波浪颇大。登“三彬”船，见布拉希之妻，始知客共百馀，皆已散去，且云：妾欲赴伦敦之宴会，不克久陪，尚祈原宥是幸。乃令其妹与女，及他二三戚友同席饮酒。后其女引导在上周游。船不大而细长，舱屋间间，修饰整丽，较他船殊胜，为伊夫妇游观之具，二年前绕地一匝，行驶甚快。各屋悬列由各处收买土产小物千种。 乘船游江

后有水师学船监督倭拉克尔夫妻及帮办柯义思，同请往看生徒。是地有二学船：一名“阿色尔萨”，一名“柴斯特尔”。亦皆布拉希家所造，今舍以济贫。凡街市之贫儿无依者，收留船内，供其衣食而教诲之。设监督教习水师，限两年艺成，分派商船，充当水手，俾得自食其力。艺不成者，再留一年。仍无成效，则付诸改过房，拘禁作苦工。今幼童二百五十九人，小者仅十一二岁，大者不过十五六而已。每日卯初睡起读书，巳刻早饭，午后学行船杂技，酉正晚饭，饭后令列队步游于岸。每岁经费六千馀镑，皆富室集款。驾小舟登“阿色尔萨”，幼童排班迎接，整齐严 教习水手

肃，有乐导之。前行四人为列，三绕座前，每过必皆免冠。旋各就座诵经，教师高踞中央，抚琴节之，诵声与琴声相协，音韵悠扬。

看毕，入客厅饮茶后辞谢下船。乘火车，戌正一刻抵伦敦。

蜡人馆

十八日壬寅　阴雨阵阵。未初，同李湘浦往看蜡人馆。所列男女人像，与前无异。惟左厢凿一水池，周盈丈，旁一小儿年四五岁者，腹含关键，上弦掷水中，则伸臂舒腿，扬头拱腰，宛如真人之泅水。按《岁时记》内载：七夕俗以蜡作婴儿，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生子之祥，谓之化生。今观此，义虽不同，而婴儿浮水，游泳往来，洵可娱目赏心也。

酉正，同黎莼斋、李湘浦凤夔九乘车行十八九里至杭北哈坊，赴霍拉家茶会。男女不过十数人。霍拉鳏居，令其侄女款客，相待甚殷。

记英国之实学

十九日癸卯　晴暖。按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等为实学。虽云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其用可由小至大。如由天文知日月五星距地之远近、行动之迟速、日月合璧、日月交食、彗星杂星何时伏见，以及风云雷雨何所由来。由地理知万物之由生、山水之远近、邦国之多寡。由电学知天地间何物生电，何物可以防电。由火学知金木之类何以生火，何以无火，何以防火。由气学知各气之轻重，因而创气球、造气钟，上可凌空，下可入海，以之察物救人、观山探海。由光学知日月

各星本有光否，及他杂光之力，因而创灯戏、变光彩，辨何物之光最明。由化学、重学辨五金之气，识珍宝之苗，知水火之力。因而创火机、制轮船火车以省人力，日行千里，工比万人，穿山航海，掘地挖河，陶冶制造，以及耕织，无往而非火机，诚利器也。观他国算命占卦、镇物风水各学，自知其虚实。外国不讲风水，知日进者国富兵强，能努力实学者亦豪富家昌，不以文章词赋取人，既少贪佞，更无不通文墨者。

不以文章词赋取人

二十日甲辰　晴暖。迩来阿来三它牙宫新由奥国炫奇会中制来多物。未初，有英人周恩斯、娄贝慈请游，遂同黎纯斋、马清臣、刘鹤伯、凤夔九、张听帆诸君随二星使往。至彼先看日本木房三所，形似中国茅斋，内置铜瓶石磬，幽雅宜人。诺尔卫木房一大间，竹径松轩，四面窗牖，内无陈设，古气盎然。绕游三小湖，水清鱼乐，林木青青。旁有放枪射箭、骑木马、打秋千各戏。后入宫，见小屋内放一舟，长丈馀，宽三四尺，系合众人柯拉白欧夫妻所驾。由合众牛贝佛海口，走大西洋四十七日，抵英盆萨内海口。于今运此，令人看赏，入者一什令。

夫妻驾舟过大西洋

看毕谢别，乘车行六七里，至梧格林村，赴诗人司米喜家茶会。其人善教诗词，各种书报图解，排比满楼。入内见其母与其女。张幄于场圃中，正设台，前列大桌四行，彝等随二星使坐于台上。台下男女百馀人。对面一人抚琴，众和声称善者三。后饮茶小食。司米喜力陈数次，皆愿两国和好，一视同仁等语。后出幄，入圃少游，树碧千株，

诗人司米喜

花红万点。将登车，主人各奉图画英书一本。又得英人吴贝《航海日记》。亥初回寓。

二十一日乙巳　晴。天气郁蒸，热似初伏。昔魏郑公悫，率众僚避暑，取荷叶盛酒，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轮囷如象鼻，传吸之，名碧筒杯。近因天暖，见英人盛酒玻璃杯中，以麦梃吸饮之，亦避暑饮酒之一法也。

二十二日丙午　晴。午初，法克呐尔来拜，携有棋盘，周约三尺，高二寸馀，造以楠木，形如几。棋子小，数不足二百，盖日本物也。伊微知布局之法，言由书中学得者。

二十三日丁未　早晴，凉似中秋。未初大雨，旋晴。英人亢柏里约赴格林泥芝村看赛马戏，乘车而往。男女云集，裙屐相缀。地近康衢，车马填塞。富室筑台马道旁，分棚列座，以便登眺。中为御围，监以官弁，惟公主、王妃、国戚、世爵及诸贵官方得入。盖赛马之戏，凡官绅士庶之马，择其雄骏相类者，使之并辔而驰；立棍于正台前，较至棍之迟速，以分胜负，负者出银物以犒胜者。由国内至四郊，就地作场，陆续分赛。国主及其太子、王妃皆往观之，所以激劝人之养马，而为通国名马之招也。因而养马之家，草豆必足，厩棚必洁，多备圉人，时加刷洗。故英国良马之多，视泰西为最焉。当日驰马两环，胜者马名卓安、泗墩。闻卓安者，马主之友名，因马为其人所赠，故以名之。泗墩者，伦敦城北村名，因马由彼处所获，故以名之。酉正回寓。

看赛马

英国良马泰西为最

二十四日戊申　早晴，午后阴。随刘星使同博郎乘车入米勒斑狱一观。其楼房局式，收禁规模，与前观之盆岛威狱同。监犯男女一千八百人。据司狱云：每人所做毯布器皿，皆售诸外，获价至百什令，则分给其人五什令，其馀充公。岁入货价，足敷狱费，一切支应，或且赢焉。在狱者禁不得交言，犯则减其食一次。

按英国立法最恕，无殊死刑，惟谋杀、叛逆者缢之；鬥杀拟流；误杀过失杀，责赔家口终身养赡银，或十年，或二十年，各如尸身生前岁入之数，官为存寄，按岁支给其亲属。亲属死，则馀银入官充公；其他各罪犯，只罚银与收禁而已。收禁之限，核其罪之轻重，由司刑临时察例议定，自数日数月以至十数年不等。疯病者禁锢终身。恒犯监规不改者亦然，而衣食优给不减。虽有鞭挞之刑，第施于凶恶较甚者。申初回寓。　立法最恕

二十五日己酉　早晴，午后阴。申初，同张听帆乘车行八九里，至韩立王巷第一百三十号拜司悌义。入内，见其妻子并二女，坐谈许久，各饮舍利而归。戌初，随郭星使乘车往访金登干。亥正回寓。晴。

二十六日庚戌　晴。是日系刘星使生辰，原拟备席公祝，辞以七日茹素，闭门不出。酉初同黎莼斋、刘鹤伯、张听帆三君赴皮戛的里街贤真睦斯馆晚酌，烧鸡、炸鱼甚佳。出此，入荔檬街第六十八号格朗加非洛亚茶肆饮茶。　刘使生日闭门不出

遗失折扇一柄，次早有人送还。又今日随李湘浦来能英语之粤人黎华亭，申刻赴市买办，遗失二十镑金票一张。步回原路，正寻觅间，一点路灯人问曰："君必失物矣，不知所失若何？"对以二十镑金钞。其人取出递给。黎乃酬以十什令，其人免冠谢去。洵为路不拾遗矣。

路不拾遗

二十八日壬子　早晴。午正，同众着朝服，随二星使向北恭拜圣牌，行三跪九叩礼。申初阴雨，同张听帆往拜英人尤斯。入内，见其妻子。因其人曾往印度，乃领入旁室，指几上所陈小木碗一个、玛瑙耳环一对与看，言皆由印度携来者也。盖英人有一技艺，必于众中演试，以炫其能；有所储蓄，无论珍玩锦绣，或草木泥器，皆罗列厅堂，客来则逐一指示，恐其目不及览焉。

恭拜圣牌三跪九叩

二十九日癸丑。阴。未正大雨。酉正，黎莼斋约屠迈伦及张听帆、刘鹤伯、凤夔九与彝在贤睦斯馆晚酌。楼下大堂高敞，方桌百张；楼上雅座，修饰华丽。设有洋琴、衣镜、盆花、画景。上下人虽数百，静悄无声，规模整肃，故闻香者皆停车焉。

光绪三年七月至九月

七月初一日甲寅　早晴，午后大雨。昔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后人效为梅花妆。西国有种油绸膏，宽三四分，其色或黑或白，不知上复何药，光亮如油。皮肤偶有小伤，剪下贴之，不日即愈。近因大太子妃偶伤左腮，贴以黑油绸，剪作圆形如豆。迩来通城少妇，不论有伤与否，多有效之以为美者，亦风气之使然也。 通城少妇效太子妃

初二日乙卯　阴雨。亥正，同李湘浦随郭星使乘车往赴伊朴赛夫人家跳舞会，男女有数百人，看至子正回寓。

按英俗，跳舞会分二等，有用请帖者，有卖票者。其用请帖者，为富宦所设。有一家自请戚友者，有同请相识者，共数种，如武生会、文童会、水师会、猎户会等。

至卖票者，为善家公设，以卖票之钱分助各处，如礼拜堂、育婴堂、施医院，养哑院、养瞽院、养老院以及义学村塾等。会亦数种，如美尔会、募化会。苏格兰会、西克省会、卫拉斯省会、色莫赛省会。此等会票，每张值由十什令至一镑或二镑。富家好善者亦可买数张请客。

各会借地，皆在公署大店及会馆公司等处。在大堂奏乐跳舞，楼上各间预备茶酒夜馔。入者或千馀或数百，虽无下等人，而中等者亦自不少。故隐具规模，使人不乱。人虽齐入，等次分明，有条不紊。贸易夫妇及外国商贾，跳时皆不准立于首位，各有居处。故青年妇女，跳毕一次，或用毕小食，皆入本屋，不得在外逗留，亦不得与同跳之男携手同行，往来楼下舞堂之间。当跳瓦拉自及戛大力时，男女不得紧搂。男不得高举女右手，亦不得拉入左腋；既不得上下举落，亦不得代女提裙。英国妇女赴跳舞会，鲜有手执花束者。

跳舞规矩

跳舞单及作乐单，有备有不备者。按跳舞单系一小花摺，如册页，上系小铅笔，横印跳舞名目，每人一页。男女对约同跳第幾班，乃对书名姓，届时自来携手同舞。乐单系厚纸一张，宽半尺，长八九寸。先印何会、某年月日，再则乐共若干节、每节作何乐，末印住址及某乐班。入者亦每人一张。

舞单乐单

凡赴此等会者，须将所买门票带至缴销，入门自有人收取焉。至赴请帖跳舞会，其帖不必缴还。凡请客发帖，须在三礼拜前。帖式与请茶会同，惟加“跳舞”二字。凡

舞会请帖

会主，除生童、鳏夫无妻者，皆女主出名。若鳏夫之女长成，则女出名。至官府会馆请会，届日主在堂，虽有各女，惟众男主列一总名，如光学会或医门会，众等同请某人，于某月日晚十点钟在某处跳舞，守候回示，以便按数备酒也。会小者可加一“小”字或“早”字于帖尾。若一妇女欲请跳舞会，而所识者不多，可于其所识妇女之品高位尊者，求一人协助，则于本主名下加写或印助请妇女名姓，及同为拜订等字。一人被请，可代其戚友讨帖。又一人欲赴某家跳舞会而不得，可觅其戚友之相识者代为讨帖。

跳舞会多由亥初至子丑寅卯之间。女主接客，立于梯尾大厅门首，相与问候，或握手，或鞠躬。男女上楼入门，女先男后，不得携手并行。女主必同男客中之第一品高位尊者跳头场属大力，一以为礼，一以为荣。如所请客有本国或外国公主王妃或王公夫人，非至不跳；至则男主伴王妃、女主伴王爵跳第一场。以后王爵若欲与某女跳而不识，令侍者至其前，以达其意。引至王前，禀知某夫人某女公子，王乃鞠躬，女屈膝答之。位尊者亦鞠躬。继而王递腕，携之同行入场。除男主可请公主王妃与之跳舞，其他不识者皆不得请。贵客到时，男女主同迎于门前。男主携王妃腕先行，王与女主在后。贵客与男女主握手，男主鞠躬，女主屈膝。他众客辟易两旁，相识者互相参见，或鞠躬，或握手，或屈膝；不识者男女主相与引见，男皆鞠躬，女皆屈膝。盖请帖言明会见某贵客也。又各男客可请女主或女与跳以为礼，而女客不能自请男主与跳，因女尊，宜自

舞会礼节

重也。

各种舞式 其俗跳种甚多，不习者不知其式，今姑记其名。如城中跳舞会所跳舞者，曰戛大力，曰蓝色尔，曰瓦拉自，曰扑拉喀。在乡间跳舞会，因地阔屋宽，又加当贝、扣的连，及斯尔洛之尔得勾倭蕾三种。至喀来兜年、麻租喀，及御前戛大力等，皆非上等所取。

凡跳舞会之饮馔与大茶会同，亦设二屋。小者备茶酒小食及冰乳加非等，为众客随时取用。大者备冷荤热汤、果品酒菜。届时备齐，则男主请第一女客携以下楼，后女主请各客男女之品位相等者，对对下楼，女主后随。有座者，女坐而男立；无座者则同立，而男侍女。凡某男伴某女下楼者，须同上楼，待女坐或立后，男鞠躬，女亦答礼，彼此致谢。有即刻而别者，有立谈数语而后别者。客皆陆续往来，鲜有见主辞别者，然去后必于六七日内投刺来谢。

舞场布置 设跳舞会，将堂室厅阁一律移净，于四面窗外支布帐，有台者支高棚，以吸空气，以进天风。堂正面作乐。凡窗帐中及临墙处多列鲜花，虽值冬季，亦于花中立冰块作塔形，以色灯映之，绚成五彩，而阻热气。请者不量屋之广狭，以客多者为荣。亦有限数至二百者，为小跳舞会，以免人多拥挤耳。

新闻纸局人详记之 每会门开，即有新闻纸局人执笔立于楼前。会中形势、来人姓氏，皆一一记之。次早新闻纸出，备述昨夜某宅某会：厅堂之华丽，酒食之丰盈，来客之众多，款待之殷勤；其

姓氏皆按品位开列。亦有设会而约某新闻纸局人，与之座。来者投刺于几上，其人详记而去。待新闻纸出，主固愿其夸示，客亦喜其表扬也。

妇女赴宫中及平家跳舞会，衣皆一律，色白，或粉红，衬以真假红黄玫瑰花。男子赴平家跳舞会皆着黑毡礼服，若赴宫中跳舞会则服朝服，与赴朝眷会同，跳时须将所佩刀剑脱寄他处。 妇女衣白或粉红

宫中跳舞会虽奉君主召入内，皆自觅相识，无人介绍，亦无人酬应。至太子与妃所设在马柏立宫者，则与君主在卜静宫所设不同。因所请皆世爵国戚、大臣名儒，故男女入者皆报名，彼此握手、屈膝。太子与妃请待来客，与平家无异。

凡各家设大茶会跳舞会，皆专雇一人曰唱名使。其人熟识官场男女，立于楼梯之中，客过则高唱其名，以便主闻。

初三日丙辰　阴。未初，随郭星使同黎莼斋、李湘浦乘车赴南堪兴坦看印书处。印用铅字活板，英文二十六字母，每字数百，列于架上。另一小案为二十六消息，每按动一消息，则一字翻自落，有陷中小木片承之，字字相缀，满陷其中，则木片自出，而书板之一行以成。行既盈页，拔而束焉，遂可付印。印书机器与印新闻纸同，折叠亦以机器。一切器具形状各殊，大致不外捷巧。闻其前任外部大臣葛兰敦，尝造书数万言，一日而刷印毕，遍以赠人。夫铅字板经德人顾汀浦创于西历一千四百五十七年（即明景 印书处

泰元年)，今南堪兴坦印书处犹悬其画像，以志所始焉。

初四日丁巳　早晴，午后阴。未初，随郭星使乘车往拜日本、波斯二国公使及金登幹等，共十二处，接见者五。戌正回寓。

绞刑室

初五日戊午　阴。未初一刻，同马清臣随郭星使乘车入老城，看牛该达狱。下车，有司狱司米士者引看各处。其房屋规条与前看二狱同，惟缢人处系小屋一间，地铺木板。板下坑深三尺，坑上二活板如门，上立木架悬绳，作"凹"字形。罪犯先以铁锁二腿，两手抄起，头罩布袋，使立正中。架旁有关键，罪犯头套绳中，则旁人推柄，地门开则人下落。后有各司狱及医官查验，其人果死，待二小时之久，卸下，殓以薄木匣，四面满盛石炭，葬于狱内另间房中。葬后灌水数升，则其尸自腐化矣。房不甚大，土地平坦，洁净无痕。闻已葬人百馀名，然每年重犯之应缢者，只一二名而已。又缢人屋正面，上下皆窗。犯人临缢，开放下层，以便外人看其脚落，则知已死。所以不令其上身外见者，恐人不忍看也。苟不令人查看，又恐人不知其死。凡大小罪犯，期满释放之时，皆留小照一张，注某年月日某人所犯之案，以防将来。酉初谢归。入夜晴。

议院休会
女王致词

初六日己未　晴。午后，英议政院闭门封印，定于英十一月初一日复开。君主在内口宣书词云：

诸爵绅士！今暂闭会堂，以便乡游息劳，我甚欣悦。深愿与天下友邦永敦和好。然自欧洲东界滋扰以来，未尝不想保平安，不幸竟未如愿。当俄土交兵之

始，我言苟与本国无害，自然彼此不助。至如何保护本国人民，前曾行文俄国，表明一切。而当时接复，亦言愿与本国永敦和好。今后如逢其会，当力挽二国战争之患，令之如初，以俾各国同享升平。若二国有累及我国之处，实赖诸爵绅士竭力保护。至南印度之饥荒，前于开堂时业经述及。所可惨者，此次受灾最重莫过于麻达拉斯、孟买、麦索尔三地之人民，恐非一日所能止。究不知驻扎印度各官能消弭否？前经本国驻塔兰斯瓦拉使臣奏报：彼处扰攘，迄今平定，其办法恰中彼国各酋长之心。惟望今后凡在南阿斐里加之欧罗巴人，皆同心共济，以免将来争斗之虞。深感下会堂绅士所捐公款，此项可备超拔官兵之用。再诸爵前日所论办理本国监牢，必须妥定章程，总宜撙节为是。尤喜敖克斯佛、堪卜立址二处学院，教习有成，但愿多出优材，以备器使。欲在爱尔兰立总审堂及乡审堂，仍依旧制，我知其有益将来，因苏格兰乡审堂已有成效可睹也。今诸爵绅士，少节劳苦。维愿受天百禄，降尔遐福。 南非问题

初七日庚申　晴。未正，日意格来拜。戌初，随郭星使步入朗康店答拜，坐谈极久，各饮加非一杯。出此，欲访金登干，彝言夜深乃止，盖时已子正矣。

初八日辛酉　晴。未正，随郭星使乘车行十数里，往看西敏斯德大礼拜堂，英名威斯敏斯德阿贝，建于九百年前，在后梁太祖开平之世。高十数丈，周逾一里，自巅至 威士敏斯特寺

址，雕琢白石，工极精细。历代功臣名士葬于此外，今惟见地卧石碑百馀，长皆五六尺，宽约三尺，字迹不真。堂内规模制度，极其崇宏。左右置功臣、名士之石像数十具，坐卧不一，皆在石墩之上，墩前镌其姓名履历及生殁时日。出此顺拜金登斡，坐谈片时而归。

初九日壬戌 晴。未初，同黎莼斋、刘鹤伯、李湘浦、张听帆、凤夔九乘火车往水晶宫一游。景致如前，惟另一屋内藏义大利国古城画五十六张，前围布帐显微镜，内照明灯，令其大小与真同。屋内作“门”字形，三面布帐，左右各二十镜，正面十六镜。城名朋卑宜，在地中海边，微素微省外，距那柏里城不远。城极富丽，为商贾之通衢。在西历降生前一千四百年（即商朝阳甲七祀），地属东方伊士鲁堪、萨木乃、罗马三国，居人为佛仙与佛尼仙二种。所建楼舍如戏园庙宇，精巧崇宏；街道园囿，整齐宽敞。至降生后七十九年（即东汉建初四年），被微素微大火山之热尘所复，通城楼阁皆沉，无一得见。至一千七百四十八年春（即乾隆十三年）经人陆续觅出，扩清街道；楼舍虽毁，而石柱古迹仍存。看其形势，必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复道长桥，直栏横槛，竟被流火沉埋。虽非楚人一炬，亦可谓不测之灾矣。

古庞培城故事画

初十日癸亥 晴。戌初，同黎莼斋、李湘浦、刘鹤伯、张听帆、凤夔九乘火车南行一百六十里，亥初抵布莱墩下车，分住两店。门对海滨，天然图画，房屋亦甚修洁。小憩片时，即雇马车沿海一游。秋风习习，凉爽宜人。约行

往布赖顿避暑

五六里，殊觉饥渴，乃觅一酒肆而饮焉。店主母女，拔往报来，殷勤周挚，俱果腹而去。惟车价太昂，不免稍形龃龉耳。入夜冷。

十一日甲子　天晴。为礼拜之期。市廛关闭，街道清寂。地为滨海大镇，天气多晴朗。伦敦之绅富多于此建为别墅，冬则来以避雾，夏则徙以乘凉。现值会堂关闭，来者尤多。同人往市一游，沿海迴环，约十数里。游人如蚁，有沐浴者，有听乐者，有斜坐而观我朵颐者，有倚窗而望我丰采者，有嘻笑者，有尾随者。盖滨海罕见华人到此游览，骤见异服异言，能不举国若狂乎？所谓少所见而多所怪也。

午后，同游水族院，英名阿奎良木。蓄养虾蟆鱼虫，无一不备，俨如水晶宫景象，惟逊其高敞耳。地在岸边，通身铁梁架　玻璃棚壁。入内，下行三十步，至一大厅，周八丈，列大玻璃缸六，各盛金鱼等数种。左右二门。入右门，直路长八丈，左路长十六丈。各宽二丈。左右各就山凹为龛，外罩玻璃，分三十馀槅，涵水蓄鱼，各盛一种。奇奇怪怪，如窥镜影。有蟹隆其背，大如龟。有虾奋其螯，大如蟹。其他如菊花鱼、比目鱼，种种与他处同，皆本地所产也。有一水鸟未详其名，色灰如鸽，短翅小爪，长嘴白头，穿水啄鱼，但不能鼓翅高飞耳。正面有山石瀑布，精巧独绝，虽是人工，与真逼肖。步入旁门，上行数武，先一池养二水獭，再进有铁栏，栏内壁前叠石，石下水池蓄二海狮，甚猛，昼夜吼声若雷，阗阗震耳。在瀑布右，有 水族院

男女乐工十数人，吹笙引笛，断续可闻。当日有本院总管司敏士者，引看各处。闻此房建造，共费六万镑，合银二十一万两。

出此，沿堤步行四五里，一路左右铁栏，下横长凳。岸边列妇女洗澡布帐床甚多。至一处名威斯皮尔。译：英言威斯，西也；皮尔，码头也。虽曰码头，实为游人休憩乘凉之所。系铁架支起，前探入海。建于西历一千八百二十六年（即道光六年）十月初二日。长一千一百一十五尺，高一丈六尺，入水八尺，宽一百四十尺。分二节：前节二百九十尺，后节八百二十五尺。其式如船，前方后圆。左右铁栏外伸，栏下横凳，四角中间，设小玻璃房六，出售酒食书本玩物等。后穿廊一行，作半圆径，外立铁窗，下横铁凳。前为乐台，中一亭，四面列椅。据云台上可容三千人。台前右一门，下有转角长梯。另一小屋，旁门通水。凡沐浴者，下入小屋，脱衣换着小裤，由旁门下跳入水。当时台上作乐，男女杂遝，簇拥来观，衣履相蹑。 海滨一瞥

去此，复步行二三里，左望高楼，右临碧海，丰草绿缛，佳景可观。后乘车入城，周游十数里。街道狭窄，房不甚高，而洁净整齐。城式如"凸"字形，周约二十馀里，居民数千人。酉初微雨。亥正登车回伦敦。

十二日乙丑　晴。早起，同众着朝服，随二星使向北恭祝慈安皇太后万寿圣节，行三跪九叩礼。

记：英制，禄虽不厚，然皆足给。人皆量才授官。既入一途，终身不改，鲜有一人兼摄别署者。其因病或年老

予告者，皆按年酌给俸禄，赡其终身。以贪墨败者，则夺俸不齿于人，既为废员，永不叙用。仕宦志在于名，故频年以贪去官者少。其砥砺廉隅，亦可以想见矣。 英国之官贪墨者少

十三日丙寅　晴。记：英国钱造工极精，通国一律，非木模土范、刀錾斧凿所能仿佛，则私铸之弊自泯。夫铸钱必须安炉，安炉必须用地，而人占用尺寸之地皆无不报官纳税，作何生理亦须据实禀呈，故人虽欲私铸而不得。金钞亦然。无私销，故钱不虞其乏；无私造，故钱不患其壅。钱身既轻，钞亦稳实，则远赍不难，故能通行于各属，虽五印度风俗之异，新金山海路之遥，亦莫不遵用焉。 钱无私铸

十四日丁卯　晴。记：英都妇女之在酒肆、加非馆为堂倌者，头等一年三十镑，次者日给一什令。食归本铺，衣皆自制，每月得三十什令，计银五两有奇，较中华佣值固丰，而在伦敦反为至苦者。足见泰西之钱贱而人贵也。 泰西之钱贱而人贵

酉正，随郭星使往访金登干，坐谈时许而归。

十五日戊辰　晴。辰正，刘星使偕禧在明、薄郎、刘鹤伯往爱尔兰游。申初，郭星使率黎莼斋、马清臣、凤夔九、姚彦嘉往苏格兰游。彝同李湘浦、黄玉屏皆送至尤斯敦车栈。戌初月食。

十六日己巳　晴。午初，同李湘浦街游，至加非馆少憩。闻主人云，英人有一种忌讳，谓行人莫由梯下走，走则被压时运丑。不知验否？

十七日庚午　阴雨。卯初接电信，知郭星使在斯多克村染病欲回。酉初，同李湘浦、黄玉屏乘车行八九里，至 郭星使病

尤斯敦车栈迎接。即时车到，见郭星使面色稍黄。因两夜未睡，心有所思也。

十八日辛未　早雨，午后微晴。记：西俗同姓可以结亲。如甲姓无子，只有一女，而家资万贯，欲财产不改姓，则嫁与其侄，或他人之甲姓者。

十九日壬申　细雨阵阵。见英都儿童年七八岁者街行，鲜有不持书随行默诵者。女童亦然。其五六岁者嬉游街市，所弄之物，无非铁圈、小车等而已，虽欲掘土抛砖，无处可得。往来无哭号者，无出恶语者，亦无跣足露顶者。

伦敦儿童

二十日癸酉　阴冷，始换夹衫，入夜微雨。西国造纸法与中国无异，上等之质以布为之，坚韧可久。故以旧纸改造，水浸不开。有草质者，用以包物。

二十一日甲戌　晴，凉。是时通城楼窗关闭者十分之七八：富者游乡一二月，稍足自给者亦必出门十数日，以便吸清气而养生耳。

二十二日乙亥　阴雨。夜梦坐大厦中，忽闻铃响一阵。出而视之，因檐前系一铜铃，仆立棚帐触之动也。入内甫坐，而响声如故。正诧异间，又闻人唤，因而惊醒。听之铃响如梦，即呼阍者诘之，始知是日为武弁郭雲翰之生辰，晚醉于酒，卧于客厅。阍者呼之不醒，执之不起，无法，始扃于厅，因阍者夜有锁门之责。其人夜醒，欲出不得，急而拽铃，唤阍者与之开也。

郭弁醉酒

二十三日丙子　早大雨而雹，大如豆，巳正晴。午后同黎莼斋、李湘浦、凤夔九乘车，绕荔榛囿外乡间，游二

十馀里。一路菜畦花坞，红碧相间，细草芳润，密树葱茏，心目为之一爽。

二十四日丁丑　晴。戌初，同黎莼斋、李湘甫、姚彦嘉、凤夔九、张听帆随郭星使乘车往游阿奎良木。新增飞鸟水族无多，游人甚夥。杂戏多与前同，惟二幼女各骑一双轮铁车，英名韦娄希贝达。前大轮周丈馀，后小轮周约三尺，形如"ᐅ"字。女骑当中，手拨关键，高下回旋，侧身扬手，决胜争雄，亦陆地之飞仙也。登楼小食饮茶，子正回寓。　自行车

二十五日戊寅　晴。尝闻西人不重后嗣。积产数千百万，临终尽舍以建义塾及养老济贫等院。措置既已，则自谓殁世无憾。询其故，则曰：以吾一人之财，生千万人，养千万人，诚为乐事。今吾虽有子，将来贤否不知。贤者即能守成，必致好逸偷安，毫无所学。不肖者既不能保全，因而伤身败德，更无所学。莫若自幼使之贫乏，令其学成一艺，以赡其身，则美名或可望获也。其意与范文正公相似。由此观之，西人虽不重后嗣，亦保全后嗣之一道也。且云：吾舍重赀以成善举，虽千百年犹奉吾像于其地，又何乐而不为善哉？盖西国通衢多铸铁凿石，为功臣像，以旌其贤。而医院学堂，多有悬油画、立石像，以铭首善之人焉。　西人不重后嗣

二十六日己卯　阴雨。戌初，同张听帆乘车赴司悌义之约。见其夫妇子女，并其戚友五男四女。少坐饮茶，后入客厅，看伊试验所创之电线传声器，名曰太立风。系一筒中横薄铁，尾连二线，相距数里。甲对筒而言，乙置筒于　"太立风"

耳，声如对面，历历可听。后父女抚琴歌曲，情韵悠然。丑初谢归。

二十七日庚辰　阴晴各半。亥初，同众乘车，至尤斯敦火车客厅，接刘星使及禧在明、薄郎、刘鹤伯由爱尔兰回。

女费十倍于男

记：英国富室，女费十倍于男。即如制衣一袭，动须数十金镑，服仅二次，即嫌不鲜，另易新式。其往来酬应，车马酒食，月非百馀镑不办。故女子择配，必以男家富有为期，而男子又苦其供应浩烦，必待男女进款相抵，方能下聘。所以男有终身不娶、女有白首不嫁者。

二十八日辛巳　晴冷。午后同姚彦嘉街游，入一显微机器铺。隔架层层，罗列各物。或以视远，或以测微，或以观天，或以度地，形式各殊，纪不胜纪。有一计里器具，形如瓷罐，悬之车轴，虽纡曲而行，往来周折，亦可知其里数，是量地不亚于窥天矣。

下午茶

二十九日壬午　晴。英人酉初请茶，人不多则备于饭厅。即在客厅，亦必在后间一角。数至二三十人，则置一大方桌，上铺白布，照人数置加非杯于左，置茶杯于右，中置茶与加非各一壶、牛乳与乳汁各一罍、方块糖与水晶糖各一罐。所备食物，如麵包片抹牛乳油、乳麵饼及加非糕等，各仆备妥退出。女主斟茶或加非，男客至契者代为传递。各女客饮毕而去，男仆始入，收拾一切。至客至报名，楼上送茶，则为进爵仆之任焉。

下水道

八月初一日癸未　晴。记：伦敦各房之污秽，皆有铁筒贯通入地，由巷至街，由街至江河而入海。至粪土等物，

皆当晚扫净，盛于筐中，置诸门外，次早有敞车收去。故街道洁净坦平，行人称便。

初二日甲申 晴。戌初，同李湘浦、张听帆步入伦敦巴威连杂剧馆一观。台下行行横设桌凳，座无号目。出售茶酒，准其吸烟。男女歌舞，所演如巴里之加非商当。有一人面涂粉墨，头戴灰色大毡帽，身着黑毡贴身衣，足登皮底黑靴，前长一尺，手持拍板，随歌随舞，板底齐鸣，亦自然之节奏也。 踢踏舞

初三日乙酉 晴。街市小孩，每见华人，则以"欧爱马"呼之。译：欧，助语词；爱马，古女名也。昔有一人，其女友爱马赠马一匹，乃以其名为名。一日遇于途，女即呼曰："欧爱马，欧爱马"，意欲其驻马顾问也。其见华人，故以此呼之以为趣。又每闻其呼"亲亲斋呢司"，及"真江斋呢司"。译：斋呢司，华人也。亲亲、真江之义未详。 "欧爱马"

初四日丙戌 早雾，午后阴。申初随郭星使乘车，往访金登干，坐谈时许。后往拜威公使，未遇。

按英国之率旧、更新二党，英语率旧曰堪色尔瓦堤伍。更新曰立布拉拉或普娄戈蕾奚伍。 率旧党与更新党

初五日丁亥 晴。现因天气稍凉，伦敦中等人家渐有由乡里而归者。申初，随郭星使乘车往拜威公使，及俄、义二国公使，共八处。按西俗客至不献茶，故终日拜客而唇吻乾燥。有待华客而进以酒茶者，其人必稔知华规，方能如其礼以款焉。 西俗客至不献茶

初六日戊子 晴。巳正，有英人马克那麻拉者来拜。据

云二年前曾来中土，当马嘉里被戕时，欲往滇而未果。在粤与何桂芳、区亚良相识。因其人知铁性，相约设法开矿，亦未得成。其父今尚在华。因知滇省铁矿颇多，将谋往而充当领事官云。

初七日己丑　晴。戌正，邻人柯拉理母子请茶，乃同张听帆、刘鹤伯、凤夔九而往。有伊戚友狄达、屠萨等夫妻，男女六七人。席间张听帆以铅笔书"畅饮"数语于一洋名刺后，不意屠妻立以洋笔抄录。字共数十，笔画清楚，端楷如华童之读过五六年书者，敏甚。

英国妇人抄录华话

初八日庚寅　镇日细雨淋漓。未初，随郭星使拜客四处。顺至南堪兴坦印书处旁集古阁一观。内列大桌四行，满置玻璃罩匣，存储古时图书。凡国家以及世家所藏者，毕陈于此。古图粗拙，古书笔力厚重，如虫鸟蝌蚪，皆以羊皮书之。有值金镑盈万者，亦有值数千者。英人最好古，凡前代断铜碎瓦、破履敝冠，无不珍惜。甚至数百年前之借券，亦视如拱璧，什袭藏之，供人玩赏。嗜古成癖，与我华人有同好焉。

集古阁内羊皮古书

初九日辛卯　晴。酉初，同黎莼斋、马清臣、李湘浦、张听帆、刘鹤伯、凤夔九诸君请李观察、罗缉臣在本街郎康店晚酌。楼高十二层，房有千馀间，男女仆役百馀人。饭厅坐可数百人，酒食价甚昂。

酒店楼高十二层

初十日壬辰　晴。未初，随郭星使步入朗康店，拜李观察、罗缉臣，坐谈时许。酉初，英人杜额讷来拜，伦敦东北伊埔隋芝村人也，距伦敦三百三十馀里，居民五万。谈

及村中义塾，据云：向有六七，今增至十二。夫义塾者，所以补官学之不足也。人皆有所学，则理义自明。无论士农工商，各有本分当为，盗心不起。凡男女自五岁至十三岁，皆令入塾，有严师以督课之。如怙过不悛，则拘诸监牢，令作苦工，治以官法。近年因人各有业，故攘窃之风少戢矣。 乡村义塾

十一日癸巳 晴。戌初同张听帆乘车至幽雅园听曲。英名克文戛尔顿：克文者，幽雅也；戛尔顿者，园也。楼极宏敞。原为义大利大戏园。每值夏季，都会人多外游，戏园皆停演百日，故改奏乐歌曲。一切修饰，亦颇整洁。台上列层阶，乐工百名，歌者男女六七，皆义大利、日斯巴尼亚二国人。曲虽不晓，而声调可听。台前列座三四百，外环木栅，左右穿廊通于台后。三面设假山，中有长筵卖酒果加非等。入者，左右小屋价皆一镑十一什令六佩呢，台前每人二什令半，其往来散步于台后穿廊之间者，每人一什令。子初回寓。 幽雅园

十二日甲午 阴。闻英大太子卫拉斯王有登徒之好，暇辄微服冶游。其妃怒，欲不与其共居。今虽少改，而昨日仍偕本宫一女官街游，雇四轮佛回车，至半途欲下。女按常值给钱，御者不纳，索五镑。女诘其故，曰，乘车者非太子而谁耶？女仍不给。御者控诸美尔，美尔具禀请示，太子允给。御者复索赏十镑，官无法，乃如数付讫焉。入夜微雨，凉。 太子与车夫涉讼

十三日乙未 阴。未初同李湘浦、姚彦嘉随郭星使乘车往看号骚靠雷慎狱。其楼房规例与他狱无异。共收男女

幼童一千八百馀人。闻本日新收二名：一男孩名陶慕者，年七八岁，因偷麵包二斤，罚监禁六个月；一女孩名麦丽者，年十五六岁，因借名写信，罚监禁三年。各犯小者读书，大者作工。看毕，入客厅书名姓，酉初一刻回寓。

十四日丙申 阴雨。未正，有英都教门安友会中八人同来：一布莱遂，一阿兰，一计百森，一甘布，一司特芝，一骆柏逊，一乃赍，一韩百里。立陈数语，无非奉耶稣教行善，两国永敦友谊等语。郭星使如其词以答之，坐谈时许而去。按是会，英名噫立理砮斯搜赛伍的敖伊弗伦自，皆耶稣教之贇克尔党中人，约数千人，无一充兵者，盖以战争为恶事也。此党人皆戴宽檐高帽。

安友会八人来访

十五日丁酉 早晴，午后雨。众着官服，向二星使叩贺节禧。后同黎莼斋、刘鹤伯、李湘浦乘车行二十馀里，至布立克斯屯路卜力柯司敦巷那麻晒大杂货铺。楼高四层，工尚未竣，内售杂货百种，如针线、布匹、绸缎、毡绒、皮棉、锦绣、金银首饰、纸花、翠花、纸笔、砚匣，以及各种器皿玩物、饮食酱醋等。价比他铺稍廉，故光顾者男女接踵。酉初晴，郭星使约李观察、罗绢臣、屠迈伦、马清臣及彝等八人晚酌，刘星使以茹素不与焉。当晚畅饮甚欢。皓月团圞，令人有故乡之感。

使馆中秋

郭氏邀宴刘氏不与

十六日戊戌 晴。酉初，同李观察、刘鹤伯、凤夔九、姚彦嘉、张听帆公约黎莼斋、屠迈伦在阿奎良木晚餐。当晚杂戏台上有一幼女，头戴花箍，身着肉色靠，腰围碧纱短裙，斜立木板，长丈馀，宽五六寸，板上滚一木球，大如西瓜。

杂戏

女立球上，纵横腾踏，旋转如风，两足不离球上，诚可观也。

十七日己亥 阴晴各半。申初同张听帆街游，见酒肆及食物铺中出售鲜蛤蜊或蛎子，食者上洒椒面橘子汁，其味甚甘。

十八日庚子 晴。午正，郭星使令彝赴韩百里家致函。即乘马车，至威克兜立亚火车客厅。少坐车开，东行三十里，过水晶宫，至克莱屯村。下车步行八九里，询其寓所阿什柏尔屯堂，人多不知，知者亦云尚远。后遇二姬导里许，乃云："由此直行，可抵其地。"又行二里，过十数户，幸遇一叟指其门。内有大园，绿阴翠影，花木芬芳，中离楼一所。扣门而入，见其妻，云："渠有事他出，少刻即回，望少待。"即请午酌，同席有其嫂吴氏、其女友义大利国人敖莉奴，与其二子二女。食毕登楼，其厅罗列中华古玩甚多，盖韩曾在上海领茶商也。至申初欲辞去，而韩归矣。付之以函，少坐，同其夫妇乘马车至火车栈。申正一刻开车，酉初至伦敦，车栈名伦敦桥。复乘马车行数里，抵寓。 韩百里家

按克莱屯村东西分为新旧二村，中隔火轮车道。街市宽阔。人民稀少，松亭草阁，树木葱茏，亦消夏乘凉之胜地也。

十九日辛丑 早雾，巳初晴。见英都亦有典库，奉官而设，幌悬三大金珠作品字形。因人以质物为耻，柜前以木截槅，则彼此各不见面。人皆不喜与之缔交，盖以典商非善事也。

二十日壬寅 早雾，未初晴。有英国制造耕田机器人郎弗娄来拜，据云："中国田多，宜用此器，以省人力。"并 耕田机器厂主来访

农机图纸 呈器图一纸与看，见有刀与耙齿转侧迭相为用者。刀芟草茁，耙起草根，用以分而晒之。有屈铁为二十四巨钩者，钩磔排如人之肋骨，所以约已晒之草而聚之。又有单刀双刀或三刀以起土者，入土浅深，各异其式。诸具虽各有铁轮关键，而皆驾之以马，可代十数人之力。有用六钢刀以起土者，两端置火轮气机。系绳牵之，以自为进退；一人司之，可代六马之力。有引水器，机旁皮筒相续，沉入水中，机动则可行水至数里外至高之处。有轮机不烧煤而烧草者，轮自转，草投火不须人为推送。其轮机较轻者，单气筒可代六马之力，双气筒可代二十马之力。无论单筒双筒，量地势之大小，用以起土引水，极省人力。可谓巧夺天工矣。

二十一日癸卯 早，黄雾迷漫，咫尺不见人。按《使燕录》内载：中秋天色阴晴与外国同。又东坡尝闻海贾云：中秋虽相去万里，他日会会相问，阴晴无不同者。彝恐未必然也。中国每值七八月则暑退凉生，天气清朗。迩来伦敦连日阴雾，然出城十数里则碧天秋水，爽气宜人。是相隔一二十里，天气尚不能同，况中外相隔万馀里乎。其不能强之使同，可不辨而自明矣。 〔原书卷五终〕

丁丑八月二十二日甲辰 早雾，午后微晴。英吉利本大英帝国概况 国土地，惟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岛（英苏相连处甚窄，姑谓之二岛可也）而已。其外属地如岛屿，与在别国边境者，大小共七十三处。统计内外地土，合七千八百四十万七千七百一十七方里，人丁共二万五千八百三十六万

四千九百六十名口，租税共银三万五千六百六十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一两。迩因访闻，略知梗概。除将英、苏、爱三岛先叙崖略外，特将其属地，大小总分八分。大者即以其本名为一分，小者以所在或以所近之地为一分，或指在英之东西为一分。今特笔之于书，缕晰言之，以便知其地域之大小以及人民土产租税之多寡云尔。

如英格兰，长一千二百七十八里，宽由一百八十里至九百一十里，计五十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九方里。居民二千二百七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名口。税额每年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一千六百二十五镑，合银五千五百八十三万零六百八十七两五钱。 英格兰

苏格兰，长八百二十八里，宽由九十里至四百三十八里，计二十七万四千一百六十七方里。居民三百三十六万一千名口。税额每年一百八十万零二千八百四十八镑，合银六百三十万九千九百六十八两。 苏格兰

爱尔兰，长九百里，宽五百一十里，计二十九万二千七百零七方里。居民五百二十九万七千七百三十二名口。税额每年四百二十万四千七百七十六镑，合银一千四百七十一万六千七百一十六两。 爱尔兰

三岛共计：地一百零九万一千六百七十三方里，居民共三千一百三十七万零九百九十八名口，税额共七千六百八十五万七千三百七十一两五钱。

印度通国南北约六千里，东西约五千四百馀里，计一千四百零七万七百八十方里。居民二万三千一百零九万六 印度

千六百一十名口。西历一千六百年（即明万历二十八年），当英义立斯贝娴君主在位，英商始得航至印度正西临海苏拉地方贸易。后陆续争夺买占，至今二百馀年，已得印度四分之三，大小与欧罗巴一洲（除俄罗斯国外）相等。

英属印度地共分八府，曰贲果，曰欧达，曰班扎，曰英柏尔玛，曰阿萨木，曰麻达拉斯，曰森德百万斯，曰孟买。今分载于后。

贲果府

贲果府：在印度正东偏北，赤道北二十四度至二十九度，北京西二十度至三十度。计一百四十万五千八百方里，分四十四县。居民六千零五十万二千八百九十七名口。土产莺粟花、蓝靛与五穀。

欧达府

欧达府：在贲果之西北。计九十四万八千五百五十五方里，分三十五县。居民四千二百万一千四百四十名口。土产与上同。

班扎府

班扎府：在欧达之西北，赤度北三十三度，北京西四十度。计九十四万四千七百七十五方里，分三十二县。居民一千七百六十一万一千四百九十八名口。因地在极北，东临戛什米尔，西界阿富罕，驻有英兵五万、勇十三万。土产无多。

英柏尔玛府

英柏尔玛府：在印度柏尔玛与暹罗二国之西，沿海作"ㄣ"字形，赤道北十度至二十三度，北京西二十度。计七十九万七千零四方里，分十五县。居民二百七十四万七千一百四十八名口。土产烟、穀。

阿萨木府

阿萨木府：为印度东北界，赤道北二十六度，北京西

三十一度。计四十万零七千七百一十八方里，分十三县。居民四百一十六万二千一百名口。土产茶。

麻达拉斯府：在印度正南，赤道北九度至十七度，北京西三十九度。计一百四十四万九千七百零四方里，分二十一县。居民三千一百六十七万二千六百二十名口。土产无多。 麻达拉斯府

森德百万斯府：在贲果之西南，为五印度正中偏东，赤道北二十二度，北京西三十五度。计七十五万七千八百七十二方里，分十九县。居民八百二十万零一千五百一十九名口。土产棉花。 森德百万斯府

孟买府：在印度正西一带，沿海作"乁"字形，赤道北十四度至二十八度，北京西四十二度至五十度。计一百一十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方里，分二十四县。居民一千六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一十名口。土产虽少，为印度海口之第一大埠焉。 孟买府

以上各府所产，如鸳粟、棉花、五穀、加非、蓝靛、茶叶、羊毛皮板、树胶、丝绸、烟、鱼、鸟、兽等。一年英收进出口税，及田地、房屋、树林、人丁、信票、电信、轮车、铁道各税与盐课等约五千五百万镑，合银一万九千二百五十万两。地共七百八十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六方里。其馀印度自存者，计六百二十四万二千四百三十四方里。英属人丁共一万八千三百二十四万八千四百三十二名口。印度所馀四千七百八十四万八千一百七十八名口。 以上八府所产

此外另有九处，虽属印度，而遵英律，并有纳赋者。

如：

巴娄达府 巴娄达府：在孟买之东北，赤道北二十二度三十分，北京西四十四度，为印度正东界。英得其地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即光绪元年)，计三万九千五百九十一方里。居民二百万零二百二十五名口。税无。土产同孟买。

阿芝米尔府 阿芝米尔府：在赤道北二十五度半至二十六度半，北京西四十二度，为中印度西北界。英得其地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即同治十一年)，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九方里。居民三十九万六千八百八十九名口。税无。土产白米、棉花。

贝拉尔豁 贝拉尔豁：在赤道北二十度十五分至二十一度四十分，北京西四十度至四十二度二分，计十五万九千三百九十九方里。居民二百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五十四名口。土产同上。赋税一年三十八万九千五百六十七镑，合银一百三十六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五钱。

库尔芝县：在赤道北十一度五十六分至十二度四十五分，北京西四十度至四十一度，为印度正南界，计一万八千方里。居民十六万八千三百一十二名口。英得其地于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即道光十二年)。土产加非、桔柚。税无。

麦索尔府 麦索尔府：长七百五十里，宽七百一十四里，在赤道北十三度三十分，北京西三十九度至四十度，计二十六万三千九百二十五方里。居民五百零五万五千四百一十二名口。在麻达拉斯省之中，英得其地于西历一千七百八十年（即乾

隆四十四年）。土产米、糖、烟、姜、芝麻、槟榔等。税无。

中印度群城：合八十万一千八百八十二方里。居民八百三十六万零五百七十一名口。税无。

海达拉巴府：在赤道北二十五度二十二分，北京西五十度，为印度中南界，计七十二万方里。居民百万。土产丝、棉、金、银。税无。 海达拉巴府

木泥浦县：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四十九分至二十五度四十一分，北京西二十六度，为印度正东界，计六万八千二百五十六方里。居民十二万六千名口。税无。

腊芝普塔那府：在赤道北二十三度三十五分至二十九度五十七分，北京西四十度至四十七度二十分，为印度西北界，计一百一十七万八千九百零一方里。居民一千零一十九万二千八百一十七名口。税无。 腊芝普塔那府

以上赋税合一百三十六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五钱，地共三百二十七万六千一百五十三方里，居民共二千九百五十二万七千八百八十名口。前后共计税银一万九千三百八十六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五钱，地共一千一百一十万四千四百九十九方里，居民共二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万六千三百一十二名口。如是，则印度所馀土地之能自行主持者三百九十六万六千二百八十一方里。所馀人丁之能自行管辖者只一千九百三十二万零二百九十八名口而已。又英兵之驻于印度者，官有三千零十一员，兵有六万六千五百七十八名，土勇十二万三千三百四十六名。

东海者，系英国以东沿海各属地，大小共一十二处。

锡兰 如锡兰岛，在印度正南，印度洋中。赤道北五度五十五分，北京西三十四度，计二十二万二千三百一十八方里。南北七百九十八里，东西犬牙相入，合四百馀里。地形如爪字或厶字。前于西历一千五百零五年为葡萄牙人所占，百年后又为和兰所取。至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即乾隆五十五年)英夺其地。原归印度麻府统辖，六年后另分一处。其地居民二百四十万零五千二百八十七名口。首城曰克伦伯。自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今，造有铁路四百一十七里；电线二千四百四十二里，立信局一百一十二处。每年地丁土产收租税约一百七十馀万镑，合银五百九十五万馀两。

香港 香港：计二百八十八方里。居民十三万九千一百四十四名口。每年收租税十九万镑，合银六十六万五千两。

亚丁 亚丁：在红海北口外，亚喇伯之西北。赤道北十二度四十七分，北京西七十五度。计三百一十五方里。自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即道光十九年)英得其地，乃归印度孟买府总督管理，另派小官驻扎。遍地大山，高由百丈至一百七十馀丈。土产虽无，为泰西东来之咽喉。立有信局二，电线三十九里。居民、英兵及各处游民贸易者，计二万二千名口。租税无。

喇班岛 喇班岛：在赤道北五度十六分，北京西一度二十五分。计二百七十方里。与柏牛国之西北境毗连。因岛上无人，遂于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即道光二十七年)经柏牛国王献之于英。现居民已四千馀名口。地产无多，惟煤矿极盛，由该

岛左右之柏牛、苏鲁等国聚货，运往新嘉坡一带。每年收地丁货税七千五百馀镑，合银二万六千二百五十馀两。

毛里细群岛：在阿斐里加之东南。赤道南二十度，北京西七十度。计六千三百三十六方里。环绕有大小六十馀岛，共计三千一百五十方里。前后统计九千四百八十六方里。居民共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二十三名口，内二十馀万为印度苦工种类。土产甘蔗、沉香等。立有信局三十四，电线二百四十六里，铁道二百三十一里。初于西历一千五百零五年为葡萄牙人觅得其地，至一千五百九十八年又为和兰所据，遂以太子之名而名其岛。于一千七百一十年，和弃之而法取之。至一千八百一十年(即嘉庆十五年)又为英国所获。首城名坡禄义。地丁租税每年八十万镑，合银二百八十万两。 毛里求斯

新嘉坡岛：在赤道北一度，北京西十二度。长八十一里，宽四十二里，计二千零十六方里。居民九万九千五百八十名口。原属暹罗国。距麻蕾一里，中隔长江。后于西历一千八百一十九年(即嘉庆二十四年)英买得之。土产铅、胶、烟、米、胡椒、加非、槟榔、豆蔻、皮革、兒茶、树胶、潮脑、沙穀米、甘蔗、榛子等。 新加坡

槟榔屿：在赤道北六度，北京西十一度二十分。长四十五里，宽二十七里，计九百五十四方里。北有大山，高二百九十二丈二尺。西历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即乾隆五十一年）英得其地。居民六万一千七百九十七名口。土产与上同。 槟榔屿

威斯利 卫拉奚里：正对槟榔屿，相隔一水，宽约里馀。地长百零五里，宽由十二里至三十三里，计二千一百零六方里。居民七万一千四百三十三名口。是地本属暹罗，后于西历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即乾隆五十二年)英据之。土产亦同上。以上三处，每年地丁租税计三十一万一千四百馀镑，合银一百零八万九千九百馀两。

马六甲 麻六甲：为麻蕾西南沿海边境，南近新嘉坡，北向槟榔屿。在赤道北二度，北京西十三度。计六千二百五十五方里。居民七万七千七百五十六名口。是地为西国在南洋占得最早者。初于西历一千五百一十一年经葡萄牙人觅得之，至一千六百四十一年和兰逐葡人而守之，后于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即乾隆六十年)英始战夺其地。今居民有六万麻蕾人、二万华人。土产胡椒、甘蔗、米、烟、茶、胶、加非、槟榔、树胶、牛角、香料、染料、杆棍、皮革、沙穀米、黑白铅等。每年地丁租税共三十三万六千四百五十镑，合银一百一十七万七千五百七十五两。

塞浦路斯 赛普勒斯岛：在地中海南，北近欧洲土耳其而属亚细亚。赤道北三十五度，北京西八十一度。距苏耳士新开河七百二十里。长二百七十里，宽一百三十五里，计三万六千方里。大城名曰呢勒斯亚，居民一万六千。土产上种棉花、水果、羽毛、丹参、盐、麦、荞麦等。是地因本年初与土耳其定约而据，时尚未久，进款不定。

丕林岛 培林岛：在红海北口内，东近阿喇毕亚，西向阿斐里加。赤道北十三度，北京西七十三度，计六十三方里，系

归驻扎亚丁官管辖。因地本火山，无土产，水亦咸苦。一切饮食器具皆运由他处，惟四季鱼虾肥美。由西历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即嘉庆四年）英占得后，筑有炮台、海灯，为驻兵之地。后因西南临海地势天成，无论何风，船皆可避，乃专改为泊船之处。民数未详。税无。

苏扣特拉岛：在阿拉伯海，西近阿斐里加。赤道北一十四度，北京西六十四度八分。东西二百四十六里，南北六十里，计一万一千七百九十方里。土产沉香、枸子、胶枣与米。自西历一千五百年（即明弘治十三年）英国即与泰西诸国互占其地。后于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即光绪二年）英与莫斯夏王订约：自是年以后，不准另租他国；非向英国议定，不得令他国人民驻扎。大城名他麻立达，居民五千二百四十名口。进款未详。 索科特拉

以上十二处，地共二十八万八千七百一十一方里，居民共三百一十五万七千一百六十名口。租税共一千一百七十万八千七百二十五两。

西海者，系英国以西沿海各属地，有三处，如：

牛佛兰岛：在北阿美里加之东北，赤道北四十九度，北京西一百七十度，计三十六万一千八百方里。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即道光十二年）英得其地。居民十六万一千三百八十九名口。土产鳌鱼、水獭、鹿与铜。每年地丁租税二十一万二千三百镑，合银七十四万三千零五十两。 纽芬兰岛

英吉阿那府：在南阿美里加正北，赤道北四度四十分，北京东西各一百八十度。初于西历一千五百八十年（即明 英属圭亚那

万历八年）为和兰人觅得其地，继而英法互相争取，至一千八百零三年(即嘉庆八年)英始胜法而尽得之。今分为四：东属和兰，西属卫呢足喇，南属巴西，北归英吉利。计七十六万五千方里。居民十九万三千四百九十一名口。土产糖与木。每年地丁租税四十一万镑，合银一百四十三万五千两。

英属洪都拉斯

英浑都勒斯府：在南北阿美里加之间胫地，东临喀立边海，西倚萨拉瓦多尔国，南连呢戛拉挂国，北界危的麻喇国。赤道北十五度，北京东一百五十九度。长四百七十四里，宽一百八十里，计五万七千六百方里。西历一千六百七十年(即康熙九年)英得其地。居民二万六千名口，中白面人四百馀，他皆黑面，为本地土种。中有大城曰北莱洄。土产松柏、花梨、树胶、蓝靛、胶毛、橡汁、金刚刺、玛瑙石等。果蔬甚多。每年地丁租税四万三千镑，合银一十五万零五百两。

以上三处，地共一百一十八万四千四百方里，居民共三十八万零八百八十名口，租税共二百三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两。

加拿大

加拿他又名堪那大，为北阿斐里加之北半洲，东除葛林兰属丹国，西除阿拉斯戛属俄国二小地外，计三千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五百九十方里，居民三百九十一万三千名口。共分八府：曰安塔榴，曰龟背，曰麻呢土巴，曰努瓦斯阔堤亚，曰牛布勒斯韦格，曰英戈伦毕亚，曰艾倭王岛。以上皆在南界一带。其北界在寒带，岛屿沙漠，地广人稀，

寒冻不毛，总名西北府。统计大与欧洲(除瑞典与那威)比。东接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南连合众国，北达北冰洋。在赤道北四十八度至八十度，北京东八十八度十五分至一百八十度。初于西历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即明弘治十年)为西人葛阿钵觅得其地，至一千五百二十五年(即明嘉靖四年)法郎西据守之。后于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即乾隆二十四年)经英夺占龟背府。四年后，与法定约，统归英属。土产金、银、铜、铁、黑铅、白铅、煤灰、木料、皮毛、羊、马、鸡、牛、石板、金信石、红粉石、雲母石等。每年地丁租税九百万镑，合银三千一百五十五万两。

欧罗巴洲临近属地，共五处，如：

莫洛塔与高搜二岛：在地中海。赤道北三十六度，北京西九十九度四十一分。长五十一里，宽二十七里，计一千零三十五方里。原属法郎西，后于西历一千八百年（即嘉庆五年）归英，为地中海停泊之冲衢。居民十五万二千五百五十三名口。土产棉花、五穀、红薯、牛、羊等。每年地丁租税十九万镑，合银六十六万五千两。 马耳他

支布洛达，又名热尔罗塔：为日斯巴尼亚之东南边界。 直布罗陀
赤道北三十六度八分，北京西一百十度十五分。前临地中海。长九里，宽里馀，计十七方里少弱。居民二万五千七百二十一名口。原属日斯巴尼亚，后于西历一千七百零四年(即康熙四十三年）归英。土产菜蔬、猴、蛇与兔。每年地丁租税四万一千二百镑，合银十四万四千二百两。

海峡群岛：在赤道北四十八度二十七分至五十六分，

北京西一百一十九度十分，距法郎西之西北临海界由三十里至九十里，有三大岛，如哲尔奚、阿拉得尔呢、高安西，此外小岛有萨尔克、额尔木等，共计六百五十七方里。居民九万零六百名口。土产乾鲜果、牛乳油、五穀、红薯、鸡、鱼与烟等。每年地丁租税二万镑，合银七万两。

明岛　爱老蛮岛：在赤道北五十四度三分，北京西一百一十九度二十九分。长百零二里，宽三十馀里，计三千一百六十方里。居民五万四千一百名口。是岛在英格兰西北，苏格兰正南。土产铅、铁、石板等。每年地丁租税五万三千镑，合银十八万五千五百两。

黑尔郭兰　海里勾阑岛：在北海中。赤道北五十四度十一分，北京西一百一十度五分，计四十七方里强。地近韩柏尔。原属丹尼，后于西历一千八百零七年(即嘉庆十二年)英战夺之。居民二千名口。土产鱼虾、羽毛、皮革等。每年地丁租税九千九百镑，合银三万四千六百五十两。

以上五处，地共四千九百一十六方里，居民共三十二万四千九百七十四名口，地丁租税共百零九万九千三百五十两。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洲：为天下至大之岛，在亚细亚之东南。东临太平洋，西倚印度洋。赤道南十度至三十九度十分，北京东一分至三十九度六分。计二千八百六十三万二千零九十六方里。居民二百七十五万名口。内分五府：曰牛墒穗，曰威克兜立亚，曰坤似兰，曰南澳，曰西澳。地面为咸海沙漠，惟四面临海，地脉肥饶。土产金、银、铜、铁、黑

铅、白铅、锡、煤、水银、茶、烟、糖、硷、葡萄、黍、麦、牛、马、鸡、羊、棉花、皮革、牛角、羽毛等。初于西历一千五百四十年(即明嘉靖十九年)为葡萄牙人觅得其地，然开垦地少。后于一千七百七十年(即乾隆三十五年)经英国航海船主库克到彼泊船，始遍得其地。继而掘矿开窑，设立一切。每年地丁租税一百七十八万镑，合银六百二十三万两。 1770年时库克到此

塔斯麻呢亚岛：在澳大利亚南。赤道南四十一二度，北京东二十九度四十八分。计二十三万五千九百三十五方里。居民十一万名口。土产金与五榖、地薯、果品等。初于西历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即崇德七年)为和兰人塔斯蛮觅得其地。后于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即乾隆三十四年)英人库克觅到。至一千八百零三年(即嘉庆八年)英始派兵往守。继而人民至彼，陆续开垦。每年地丁租税三十八万七千镑，合银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五百两。 塔斯马尼亚岛

牛席阑：共三小岛。在赤道南三十五度至四十七度，北京东五十度至六十度，式作“乁”字形，共计九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方里。在北计五十四万六千三百方里，在中计四十万三千二百方里，在南计六千八百四十方里。居民共四十四万五千五百六十六名口。土产羊毛、松柏、金、铁与煤。初于西历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即崇德七年)经和兰人觅得，后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即乾隆三十三年)为英人所占。每年地丁租税四百一十六万八千镑，合银一千四百四十万零八千两。 新西兰

肥鸡群岛
即斐济

肥鸡群岛：在赤道南十五度至十九度。北京东五十九度至六十一度。内群岛有二百二十五。东西约九百里，南北七百二十里，共计七万二千叁百零六方里。可以居住人者有八，其威堤蕾坞及瓦努阿蕾坞二岛为最大，周各九百馀里。而城之至大者在欧瓦路岛，名曰莱伍喀。各岛虽皆出于火山，而土产尚肥，如麵果树、芭蕉、甘蔗、棉花、茨菇、椰子、藕、蚌蛤、海参、桂鱼、粟米等类。初于西历一千六百四十三年（即崇德八年）经和兰人觅得，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即光绪元年）为英所取。居民共八百七十七名口。每年地丁租税四万七千镑，合银一十六万四千五百两。

牙买加

扎美喀岛：在中阿美里加之东南，距古巴二百七十里。赤道北十七度四十五分至十八度三十分，北京东一百六十九度至一百七十一度。长四百二十里，宽一百三十五里，计三万八千三百零四方里。居民五十万零六千一百六十名口。初于西历一千四百九十四年（即明弘治七年）为和兰人戈伦伯觅得其地，至一千五百零九年（即明正德四年）为日斯巴尼亚人所据。至一千六百五十五年（即顺治十二年）英始战守之。土产姜、糖、五穀、烟、煤、加非、檀香、沉香等。每年地丁租税五十四万镑，合银一百八十九万两。

特克斯和
凯科斯

特尔克斯及开阔斯二小岛：在赤道北二十一二度之间，北京东一百七十七度至一百七十八度二分，计二千零七方里。居民四千七百二十三名口。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即道光二十八年）英得其地。土产盐、鱼。每年地丁租税一

万镑，合银三万五千两。

特立呢达达岛：在南阿美里加正北。赤道北十度，北京西一百七十九度。长一百六十五里，宽一百二十里，计一万五千七百八十六方里。居民十一万一千名口。初于西历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即明弘治十一年）为戈伦伯觅得其地。后一千五百八十八年（即明万历十六年）被日斯巴尼亚人所夺。至一千七百九十七年（即嘉庆二年）叛而投英。土产椰子、加非、铁、煤、糖、桃等。每年地丁租税四十八万镑，合银一百六十八万两。 特立尼达

安堤卦岛：在南阿美里加正北。赤道北十七度六分，北京东西各一百八十度。计九百七十二方里。居民三万五千一百五十七名口。土产枸子、甘蔗、棉花、茨菇等。地丁租税见下。

巴尔布达岛：在安堤卦北九十里。赤道北十七度三十五分，北京东一百七十九度二十一分。计六百七十五方里。居民八百一十三名口。土产烟、榖、胡椒、棉花。二岛每年地丁租税三万八千镑，合银十三万三千两。

蛮仄尔喇岛：在安堤卦西南八十一里。赤道北十六度四十五分，北京东一百七十九度二十分。长三十六里，宽二十四里，计四百二十三方里。居民八千六百九十三名口。土产五谷。每年地丁租税六千三百镑，合银二万二千零五十两。 加勒比海诸岛

贤契斯兜佛尔岛：在安堤卦西一百三十八里。赤道北十七度二十一分，北京东一百七十八度。计六百一十二方

里。长六十九里，至宽之处约十五里。居民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名口。土产甘蔗、硫磺、潮脑等。地丁租税见下。

安圭里亚岛：又名小蛇岛，距贤契斯兜佛尔东北一百八十里。长四十八里，宽由半里至九里。赤道北十八度十分，北京西一百七十九度十分。计三百一十五方里。居民二千七百七十一名口。土产灰鱼、牛类。二岛每年地丁租税三万二千镑。合银十一万二千两。

乃威斯岛：距贤契斯兜佛尔东南八九里。赤道北十七度十分，北京东一百七十七度十分。计四百零五方里。居民一万二千一百名口。土产惟糖一种。每年地丁租税一万零一百镑，合银三万五千三百五十两。

多米尼加

斗米呢喀岛：南距安堤卦二百八十五里。赤道北十五度三十分，北京西一百七十九度。长七十八里，宽四十八里，计二千六百一十九方里。居民二万七千一百七十八名口。地本火山，所以耕种者，不过少半而已。土产棉花、加非、椰子、烟、糖。每年地丁租税二万镑，合银七万两。

维尔京群岛

倭尔真群岛：在赤道北十八九度之间，北京西一百七十九度至一百八十度。内数岛中有托尔托拉、卫伍贵、倭尔真高尔达、阿乃骂达、库拉巴拉五岛属英。其他如贤专安、贤陶马等属丹尼。其属英五岛计五百七十六方里。居民六千六百五十一名口。土产甘蔗、棉花与铜及牛羊等。每年地丁租税一千六百镑，合银五千六百两。由安堤卦岛至此，大小八处，总名立倭群岛。英皆得于西历一千六百六十年（即康熙七年）。

巴尔巴多斯岛：在赤道北十三度十分，北京西一百七十四度。长六十三里，宽二十七里，计一千四百九十四方里。居民一十六万二千零四十二名口。土产糖、硷。每年地丁租税一十三万二千镑，合银四十六万二千两。贤万三岛：在巴尔巴多斯之西二百八十五里。赤道北十三度十五分，北京西一百六十九度二十分。长七十五里，宽三十六里，计一千一百七十九方里。居民三万五千六百八十八名口。此二岛原属葡萄牙，至西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即咸丰十年）归于英。土产甘蔗、菸菇、加非、棉花、椰子、米、麦、鱼、虾等。每年地丁租税二万九千镑，合银十万一千五百两。 巴巴多斯

葛那蕾达岛：距贤万三西南二百一十里。赤道北十二度十分，北京西一百七十度十分。长六十三里，宽三十六里，计一千一百九十七方里。居民三万七千六百八十四名口。地本火山，故多金石。地原属法，至西历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即乾隆四十八年）让于英。土产甘蔗、棉花、椰子。此岛与贤万三之间，连有小岛一行，计二百九十七方里。毫无所产，惟每春鲸鱼甚多。每年地丁租税三万一千镑，合银十万八千五百两。 格林那达

图巴澔岛：距特立呢达达东南二百四十九里，葛蕾那达之东北五十六里，巴尔巴多斯之西南四百二十里。赤道北十一度十四分，北京西一百七十九度二十分。长八十四里，宽二十七里，计一千零八十方里。居民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名口。土产甘蔗最多。地原属法，至西历一千七百六 多巴哥

十三年（即乾隆二十八年）归于英。每年地丁租税一万四千镑，合银四万九千两。

圣卢西亚

贤鲁义萨岛：距巴尔巴多斯西北二百七十里，贤万三正北七十五里。赤道北十三度四十二分至十四度八分，北京西一百七十八度。长九十里，其至宽处约六十三四里，计二千二百方里。居民三万一千六百一十名口。初西历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即乾隆二十八年）为法郎西人觅得其地，至一千八百零三年（即嘉庆八年）让于英。土产多糖。每年地丁租税三万镑，合银十万五千两。以上五岛，相距不远，总名曰文倭群岛。

巴哈马群岛

巴哈玛群岛：在赤道北二十至二十七度，北京东一百六十五度十分。岛之大而可住人者二十，小者数约四百，共计五万二千一百四十六方里。居民三万九千一百六十六名口。土产海沫、棉花、蕉子、橘子、甘蔗、榖、麦、鱼、龟等。初西历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即明弘治五年）为戈伦伯觅得其地，后一千六百四十一年（即崇德六年）日斯巴尼亚据守之，至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即乾隆四十八年）归于英。每年地丁租税五万二千镑，合银十八万二千两。

百慕大群岛

柏尔木达群岛：在北阿美里加正南迤东。赤道北十三度至二十二度十分，北京东一百六十八度三十五分。大小有百馀岛，可居人者十六，共计三百六十九方里。居民一万五千三百一十名口。此岛初西历一千五百二十七年（即明嘉靖六年）为日斯巴尼亚人柏尔木达觅得其地。后一千六百零九年（即明万历三十七年）有英兵船赴哈特拉斯山

嘴，经此遭风，因而驻兵古守。后英人陆续往垦。土产菸菇、山药、棉花、黑铅、橘、桃、菜蔬、波罗密等。每年地丁租税二万七千镑，合银九万四千五百两。

以上在澳大利亚二十二处，地共二千九百六十万八千九百九十六方里，居民共四百三十八万八千四百七十八名口，地丁租税共二千七百二十四万二千五百两。

阿斐里加洲临近属地共九处。如：

古德侯堡地角，又名好望角：在阿斐里加正南，赤道南二十八度十分至三十四度五十分，北京西八十九度十分至九十九度三十分。西南倚大西洋、印度洋，北界橘子河，东临巴素头兰与略埔喇里亚。长二千三百一十二里，宽一千四百七十里，计一百八十万方里。居民七十二万一千名口，内欧洲白面人二十三万，馀皆本地黑人，英名呼白蜺格娄。初西历一千四百八十六年（即明成化二十二年）为葡萄牙人巴尔索娄米由觅得其地。后三百馀年，丹、英互占其地。至一千八百一十五年（即嘉庆二十二年）英始尽据。为之开垦修治，共分六十五县。土产金、银、铜、铅、角骨、毛皮、象牙、鱼刺、牛、羊、马、豕、驼鸟、钻石、酒榖、麦、黍等。地丁租税每年二百六十三万二千镑，合银九百二十一万二千两。 好望角

巴素头兰府：西北临橘子河，东南傍夸兰坝山。赤道南二十八度五十五分至三十度三十分，北京西八十八度二十分至九十度十五分。计九万一千方里，共分四县。居民十二万七千六百名口。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同治十 巴苏陀兰

年）英得其地。土产如上。每年地丁租税一万六千五百三十镑，合银五万七千八百五十五两。

喀埔喇里亚府：为阿斐里加东南边境。赤道南三十度至三十三度十五分，北京西八十七度五分至九十度。东南临印度洋，北傍夸兰坝山，西界古侯堡。计十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三方里。居民十七万五千名口。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即同治三年）英得其地。土产米、谷、荞麦、西瓜。地丁租税未详。

纳塔尔　挪堵腊：在阿斐里加正南迤东临海。赤道南二十七度十五分至三十一度五分，北京西八十八度十五分至九十二度五分，计十六万八千七百五十方里。居民三十五万五千名口。初西历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即明弘治十年）为葡萄牙人瓦斯扣得戛林麻厘得其地，至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即道光二十三年）归于英。土产甘蔗、加非、蓝靛、胡椒、茨菇、棉花、姜、烟、米、谷、象牙、皮革、牛马鸡羊、驼鸟翎毛等。每年地丁租税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镑，合银一百六十五万四千六百八十两。

格里夸兰卫：在古侯堡之北。赤道南二十七度四十分至二十九度三十五分，北京西九十一度三十五分至九十四度三十分。计十四万九千六百七十方里。居民三万五千名口。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同治十年）英得其地。土产铜、铁与铅。惟金刚石一种较天下为最盛。每年地丁租税九万七千六百五十镑，合银十四万六千二百七十五两。

赛拉隆：在阿斐里加正南迤北。赤道北七度二十分至

八度四十分，北京西一百二十九度至一百三十二度一十五分。计四千二百一十二方里。居民三万七千一百名口。西历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即乾隆五十二年）经土王奉为英属。土产橡汁、树胶、松香、皮革、椰子、花生与姜等。每年地丁租税六万三千二百镑，合银二十二万一千二百两。 赛那热窝内

冈比西，在阿斐里加正西。赤道北十三度三十分，北京西一百三十一度。计五百四十九方里。居民一万四千二百名口。西历一千五百八十八年（即明万历十六年）英得其地。土产黄蜡、松香、皮毛、象牙、花生、榖米。每年地丁租税约三万镑，合银十万五千两。

沟勒扣斯特，又名金堤，在阿斐里加正西迤北。赤道北五度三十分，北京西一百一十九度二十分至一百二十一度。计十四万九千五百八十方里。居民五十二万名口。原属英、丹两国，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即同治十一年）统归于英。土产金、铜、象牙、松香、猴皮、树胶、漆、油等。每年地丁租税十一万镑，合银三十八万五千两。 黄金海岸

喇沟斯岛：在阿斐里加正西。赤道北六度四十五分，北京西一百一十三度二十分。计四万五千方里。居民六万零二百二十八名口。西历一千六百六十二年（即康熙元年）经土王奉归于英。土产黑铅、蓝靛、棉花、松香等。每年地丁租税五万镑，合银十七万五千两。

以上在阿斐里加洲九处，地共二百五十二万二千四百零四方里，居民共二百零四万五千一百二十八名口，地丁

租税共一千一百九十五万七千零一十两。

大西洋，属地共四处，如：

亚森森岛 阿三慎岛：在南大西洋。赤道南七度五十五分，北京西一百二十二度十五分。长二十四里，宽十八里，计三百一十五方里。地本火山。初，西历一千五百零一年（即明弘治十四年）为葡萄牙人觅得其地。至一千八百一十五年（即嘉庆二十年）英占据之，始有人民居住。大山有高二百八十七丈者，地不可耕。惟设一船厂，故英只派千总一员驻扎于彼。一切需用，皆由他处运贩。人有二百馀名口，无非水手兵卒而已。出口货有龟与雀卵。税无。

福克兰群岛 发拉克兰群岛：在南阿美里加正南迤东。赤道南五十一度十五分，北京西一百七十四度。共百馀岛，计四万二千六百六十方里。东西有二大岛：东者计二万四千方里，西者计一万八千方里。居民共一千三百八十名口。初，西历一千五百九十二年（即明万历二十年）为英人戴威斯觅得其地，先后经英法二国占据。至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即道光十三年）始尽归于英。土产鱼油、水獭、皮毛等。每年地丁租税三千九百四十镑，合银一万三千七百九十两。

南卓之亚岛：距发拉克兰正南迤东二千四百里。赤道南五十四度，北京西一百五十六度三十五分。计一万四千一百三十方里。居民、土产、租税未详。

圣赫勒那 贤海莱那岛：距阿三慎东南二千五百五十里。赤道南十五度四十二分，北京西一百三十二度二十分。长三十一里半，宽十九里半，计四百二十三方里。居民六千四百五

十名口。地本火山，势甚峻峭。初，西历一千五百零一年（即明弘治十五年）为日斯巴尼亚人茹万得努瓦觅得其地，他国未闻也。旋被丹国占据，始有人民。至一千六百七十三年（即康熙十二年）英夺取之，开垦耕种。土产羊、鹿。每年地丁租税一万三千镑，合银四万五千五百两。

以上在大西洋四处，地共一万七千五百二十八方里，居民共八千零三十名口，租税共五万九千二百九十两。

二十三日乙巳 晴。午后，英人许再思来拜。谈及天下各国情势，据云：一国苟欲自强，凡他国创造之物，必逐渐而踵为之。否则徒视其强，甘受其侮也。是亦不得已而为之者。即如土耳其，始亦不愿效法泰西。因与俄、奥强国为邻，又与诸国换约，西人咸贸易其地，乃买造轮船二十馀艘。因轮船用煤，制造火器轮机又多用铁，二者不能常假外邦，于是开矿。又以运价过多，乃造火车。如是事事相因，固为自强，然仍视上下之同心与否。今土耳其诸物虽与西国相同，惜上未能明其理，下未能遏其贪耳。 英人论土耳其

二十四日丙午 晴。因英君主外出，未正，有内大臣傺友潘福荫邀看卜静宫，乘车前往。入内登楼，共历七八所，如宴见亲臣处、用膳处、朝会处、跳舞堂、御书房、更衣厅及客寝室等，惟国王寝室不得入。所谓客寝者，系友邦国王后妃公主等来游住宿者。各室皆以云花锦缎为壁衣，色分红绿黄蓝，几榻铺垫与壁色相称。藉地以五彩花毯。壁挂金架玻璃、长丈馀、宽八九尺油画百幅，或长或方，皆绘古今君臣图像，与莅军行乐之事。前庭悬英国君主威克 游览白金汉宫

兜立亚御容一。二十年前之画笔也，镂金为格，装潢美丽。棚顶凿花飞金，挂大小各式玻璃灯。凡榻皆饰金，有全体象牙镂花者十数具。火炉亦饰金。陈设多瓷、铜、石翠之类。瓶缸罂缶，辄金其口，镂金为座。游廊夹道，皆实以古铜瓷器。有象牙船三，如吴粤花船，雕刻人物帆桨，工极细。有九层宝塔数座，高皆盈丈，嵌空玲珑，率铜、石、象牙为之。有杂宝攒成花卉，罩以玻璃。有白石琢成裸身女子，或执巾帕，或手垂两胯，全体毕露，幸盘膝尚无不雅相处。其他陈设器具，难以琐述。酉正回寓。

象牙船

二十五日丁未 晴。记：英国官制各为一途，不相搀越。外差如参赞、翻译，仕至公使而止。撤归给以半俸，终身自适。遇有他国使命，或重任之，断不予以内地之职，因其不悉治法也。然外部遇事关伊曾驻之国，亦可约往商办焉。

外交官员不任内职

二十六日戊申 早雾，巳正晴。郭星使夫人因有身而病，延中国税务司医官马克雷诊治，给以安胎药水一瓶，丸药数十粒而去。

郭星使夫人有身

二十七日己酉 晴。记：英居民烧火引柴，皆以胶粘，有挡木形者，有车轮形者。柴木长皆五六寸，约而成束。至园林之枯枝落叶，则无人拾取焉。

二十八日庚戌 阴雾。午后，邻人柯拉理约往教斯佛街看大杂货铺，名曰礮侯巴萨尔。楼两层，前后二门，小摊行行，货物百种，如纸笔墨砚、书卷画轴、纸花手套、针线剪刀、小儿玩物、零碎器皿、针黹首饰、糕点茶酒等。铺

系善人开设，物价稍昂。所获馀利，送助育婴堂。故每日老幼妇女，来者接踵。

二十九日辛亥 阴晴各半。未正一刻，随郭星使乘车行数里，往拜瑞国公使，坐谈极久。继拜义大利公使及阿什柏里，皆未遇。戌初，复随步行八九里，访金登干。亥正回寓。

三十日壬子 早微雾，未初晴。郭星使令持刺代拜渣甸银行主人札尔巅，值其下乡未遇。 访渣甸

闻数日前，渔户由某处获一大鲸鱼长一丈者，刻已运至阿奎良木矣。亥初同李湘浦往观，见堂前掘池甚大，两边设高台，以备人看。不意鱼因失水，竟至饿死。当时人工尽废，不知将来另作何用。或云，不日将鱼骨抽出，按式以铁架支起。究不知其肉可食否？

九月初一日癸丑 晴。因印度受旱灾，伦敦多有倡首募助。邻人世爵胡阿斯致函与彝，遂赠五镑。申正阴雨，入夜雨止，凉。

初二日甲寅 微雾。记：伦敦通城有男女官商会馆八十九处，有立自百年前，有立自数十年前。馆有以所司事务及创立之人为名者，有以地为名者。如水陆会馆、技艺会馆、务农会馆、护卫会馆、律例会馆、遵古会馆、游历会馆、机学会馆、龙舟会馆、园圃会馆、路途会馆，笔难尽述。又有绿屋会馆、椰子会馆、新城会馆、野苗会馆、庙宇会馆，义皆未详。每馆有数百人者，有一二千人者，人数不拘。馆规严密，楼房华美，与前文善社同。初入馆者， 伦敦的各种会馆

每人纳一镑至四十镑。入后每人每年各纳费一次，由一镑至十五镑不等，以视馆之大小、所定之规如何耳。如：

遵古会馆

遵古会馆，立于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年（即道光二十年），在贤真睦斯街第七十四号。入者初纳三十镑，每年十镑。人一千二百，皆效法古人者。

游历会馆

游历会馆，立于西历一千八百一十九年（即嘉庆二十四年），在帕拉麻街第百零六号。入者初纳四十镑，每年十镑。人七百五十，皆曾经游历，地逾一百五十里者。

龙舟会馆

龙舟会馆，立于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即同治五年），在卜静弄第十一号。入者初纳二镑，每年一镑。人三百，皆喜赛舟者。

合众会馆

合众会馆，立于西历一千八百一十五年（即嘉庆二十年），在帕拉麻街第百一十六号。入者初纳四十镑，每年七镑。人一千五百五十，为通城大员会集之地。

喇卦会馆

喇卦王会馆，立于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即咸丰三年），在汉斯坊第二十二号。入者初纳十镑，每年五镑。人数不拘，皆善于射猎者。

贤卓志会馆

贤卓志会馆，立于西历一千八百二十六年（即道光六年），在王子弄第二十号。入者初纳二镑，每年三镑。人数不拘，皆精奕术者。

侯格斯会馆

侯格斯会馆，立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在费斯赖坊第八十四号。初入者纳五镑，每年三镑。人三百，皆绘画之士。

其兼有妇女者二处：一为阿贝玛会馆，立于西历一千

八百七十四年(即同治十三年),在阿贝玛街第二十五号。入者初纳六镑,每年四镑。人六百。一名乐斯会馆,立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即光绪三年),在荔榛街第三百一十六号。入者初纳十镑,每年六镑。人二千。以上二馆,男女皆精通琴曲,以及格物杂学者。 阿贝玛会馆 乐斯会馆

初三日乙卯 晴。巳初,郭星使命访韩百里,遂乘火车赴克莱屯村。至其家,方知伊夫妻已外出矣,午后方回。彝遂衔行二三里。道路宽敞,房屋整齐,男女往来甚夥。因迩来耶稣教人有仍依旧制者,有仿天主教在礼拜堂中陈设石塑者,欲分教为二党。自是日起,在此设会六日,朝朝辩论,俾众咸闻。入堂者各人一什令半,包买六日票者七什令半。人有不远数百里而来者。当时彝在旅邸早餐后步回,途次遇其妻,延入其家。据云伊夫已往伦敦,至夜方归。如有要务祈示,代为转达。遂将来意告知。后约馔,辞谢回伦敦。戌正,黎莼斋、刘鹤伯、张听帆三君约观剧,辞谢未往。 教会辩论

初四日丙辰 晴。巳正,韩百里来拜,坐谈许久。申初同马清臣随郭星使乘车拜客九处。有面晤者,有未遇者。酉正回寓。

初五日丁巳 晴。申初,同黎莼斋乘车往游海岱囿。时暑退凉生,木叶微脱,而游人渐少矣。戌正,李湘浦、刘鹤伯、张听帆三君复邀观剧,仍辞未往。

初六日戊午 晴。未初,有英测地官莫紫达来拜。其人专司测地、建筑炮台桥梁以及挑挖沟渠等事。谈及炮台形 炮台之学

式，据云，因山筑台，固坚而不易摧，自山麓斜上至山顶，路皆筑平，则升降可以驰骋，炮皆敞列而不覆以屋，则烟不自蔽；炮兵栖止之屋皆铁板作顶，垛墙厚盈丈，则守者无危，不至有铅丸洞壁之患；穴山洞以储火药，则不至为敌炮所燃；兵房建于山凹，以山为障，则安憩得所，呼应亦灵。此亦不过大略耳。盖因山筑台，又须测量地势之宽狭高低；有必须如是者，有随势更改者，不可执一而定也。

初七日己未　细雨。午初，同马清臣、李湘浦随郭星使乘火车往克莱屯拜韩百里。甫至，伊以双马车迎入其家，会其父韩布义，年八十三岁，精神尚健。少坐，看其花园暖房，花木颇盛。中有由华移植柿树一株，及自种橘树二株，亦由中土带来者。午酌，食有橘糕梨饼，皆佳。后乘车出游，山光耸翠，草色芸黄，秋景宜人，四望无极，令人胸襟为之一爽。酉刻谢别回伦敦。

由华移植柿树一株

初八日庚申　阴雾。记：英京火炉，皆烧煤块，其质甚软，体不甚重。内含长丝如木变者，烧不久而色变，白如木炭然。

初九日辛酉　晴。午初，李观察请二星使及黎莼斋、马清臣与彝等在立墀满晚酌，因郭星使未往，彝亦辞谢。酉初，郭星使召彝同黄玉屏饭，畅谈至亥初始罢。禧在明不日毕姻，因而郭星使封金百镑，令彝同姚彦嘉持赠，代为申贺焉。

郭星使以金百磅贺禧在明

初十日壬戌　细雨阵阵。午初，有前遇之格致家皮悌

者，请看新制电机。遂同马清臣随郭星使乘车入老城，至宽南街第百零五号。其人导入，有席拉倭尔与葛蕾二人为正副理事，指看各物。一为电气燃灯，系木匣内含关键，虽楼高数丈，一手推柄，则万灯皆着。又有治痰器具，系木匣内盛电气水六十瓶，外连二铜丝，各端系一铜筒。病者双手握之，他人手转其柄，则病者周身运动，血脉流通，其痰自脱然而去矣。又一木匣，周四五天，厚约五寸，内一圆木饼，大与匣同。饼转，电气自生。系用以燃水雷者。又一新制耳传电信器，与前在司佛义家见者同。 电气燃灯

其制造厂在城外三十里，地名银城，英语曰席拉倭尔陶恩。译：席拉倭尔者，银也；陶恩者，城也。原系圹地，东主银姓择以设厂。十数年来，人工有二千之多，铺房罗列，俨成一镇，遂以其姓名之曰银城。席拉倭尔约后日往观。

十一日癸亥　晴。午后同黎莼斋、张听帆乘车出城游十数里，雲光惨淡，风景萧疏。遥见一古松，周约三四围，枝皆下垂，距地不及一尺，诚奇树也。

十二日甲子　早雾，午初晴。同马清臣随郭星使乘车，先至宽南街，入电机公司会葛蕾，同至苇音哲尔赤街火车客厅，即换登火车。开行二十九里，至银城下车，经席拉倭尔迎入制造电线厂。厂颇大，周十数里，房有百数十间。所造电线，有长三千里者，系备海中所用。其铜条周盈指，外裹粗麻一层，再缠铁丝六条，裹以粗麻绳六根，外刷黑松香，另罩油粉一层。凡造成者，粗有盈寸及三四寸不等， 电线厂

以视路之远近、海之深浅何如耳。其缠麻绕铁、刷漆罩粉，皆系铁器造成，敏捷无匹。

树胶厂

有另所专造印度树胶。其树汁如朽木，以水煮毕，切碎再熬，熬后入磨，渐渐成汁如饴。以之制造各种器皿玩物，如澡盆气褥、软绳雨衣等，皆能御水防油。中阿美里加某国，有以之造钱钞者，其质有柔有坚，柔者如筋，坚者如铁，制造各适其意。酉正辞回伦敦。

英国仆役不能接触公事

十三日乙丑 雾。记：英国自宰臣而下，各署皆总理一人，协理四人，司事数人不等。每日午正入署，酉正散归。各署差役无多，房屋严密，牖壁无隙。每办公务，门户常关，仆皆外出，非呼不入，故无窃听窥探之弊。总理协理，公置小皮匣十数个，上有暗锁，各持钥匙一把。遇事商办，不令仆役传话，虽些须事故，亦写说帖，封锁匣中，令仆传递，则无泄漏之虞。如在署外相见，亦不谈及公务，是外人欲闻而不得也。或云，土耳其则不然。官讲势利，坐则仆役环而伺之，不必窃听而自闻。即有扃门商议之件，仆役皆立窗外，更有蹲伏窗下者，虽欲不闻而亦不得也。

随郭星使看房三处

十四日丙寅 晴。午后赫政、屠迈伦来拜，坐谈片时而去。后随郭星使乘车，看房三所。有有陈设者，有无陈设者。租价由八九百镑至一千三四百镑不等，议迄未定。入夜阴。冷。

十五日丁卯 阴雨。英京各缎号，皆有大书一本，长三尺，宽二尺。所有各色货物，皆粘一条，宽二三寸，以

便客来选择。如有选择不定者，则另剪一小块，包以门票，上写何名、宽若干尺寸、每码价值若干；更有按件剪成方块，上粘小张门票，注明名目、价值、尺寸，总订成簿，随时分送各富室，以便挑选光顾。

十六日戊辰　阴。有克虏朴之伙计郎四顿者，是日午正请入老城，看所造小火车铁道。届时郭星使令彝往见金登干，回寓时已申正，未获往观。闻其工极精巧，一切车辙道路，与真无异。

十七日己巳　阴雨。早，郭星使接总署公文，知国书及敕书将到，即令彝往见金登干，令其停发电信。入夜晴凉，皓月在望。

十八日庚午　阴。前三次在伦敦，不及半年，一切多未详考，此次随使八九月以来，细察英国风土，人颇诚实，不尚虚文。有职役则终其事而不惰，有约令则守其法而不渝。是非论之甚确，利害辨之甚明。辞受取与，亦径情直行，不伪为殷勤，不故为谦让。有约届时必赴，一切以诚实为本，而以妄言负约等于隳节败名。可谓严以处己矣。 细察英国风土

十九日辛未　阴雨而雾，白昼燃灯。见英泥水匠亦用铁锨，惟木柄不长，尾钻方孔，用时右手按之省力。镐系左右皆尖，形如“⊥”字，长逾尺半。夯系一长木柄，下一铁锤，形如凸字。筛系木边，中织铁丝，长方形，长约五尺，宽二尺，用时后支木架。抹子系一木板，长一尺，宽三寸，背立短柄。形如扁“⊥”字。一切与中土大同小异。入夜大风。雨止。凉。 泥工器具与中国大同小异

二十日壬申　晴。见单马车名韩森者，有放一灯于顶上，或二灯于左右者。灯方形，前三面玻璃白色，后一红圆光。盖为街市往来，便人呼唤。唤车惟作吹哨声，御者自闻而趋至。

二十一日癸酉　阴雾。见喂马草，不铡亦不束，系叠起切成方块，边二尺，厚约一尺，分量未详。

二十二日甲戌　阴。午初，随郭星使乘车往拜日本公使上野景范，见其夫妇，坐谈许久。伊出本国缙绅与看，标曰《官员名鉴》。后出其妻之绣锦，花朵如生，异常鲜艳。未正回寓。

二十三日乙亥　雨。记：西国绸缎，花样颜色日日翻新。每逾三月后，欲买某色必无。如令定织，又非十二端不可，价且加倍。

二十四日丙子　早阴雨，酉正雨止。记：英京跑海大车，名曰敖呢柏斯，共五六行，四面分行东西南北，以车箱下围红黄蓝绿四色分之。大者分头二等，箱内容二十四人，顶上可坐二十六人。小者箱内容十二人，顶上坐十四人。顶上者，价皆一佩呢。价按路之远近，由一佩呢至五六佩呢不等。有直行者，有绕行者；或总计，或分计皆可。

公共马车

二十五日丁丑　晴。早同黎莼斋、李湘浦、刘鹤伯、凤夔九、张听帆、姚彦嘉公具贺仪四色，送禧在明以伸新婚之贺。酉正，禧在明约彝等在荔檬街达布多店晚酌，同席有薄郎及其叔岳库拉，畅饮甚欢，戌初回寓。

二十六日戊寅　晴。昨因刘星使之仆盛奎滋事，饬令回国，遂于本日卯初，令洋仆倭特尔伴送海口登船。申初，金登幹偕告假回国之上海新关帮办贺璧理来拜，坐谈极久。 盛仆滋事饬令回国

二十七日己卯　阴。未初一刻，随郭星使乘车，拜客十二处，面晤者四处。戌初，同黎莼斋、刘鹤伯街游，途遇赫政、屠迈伦，约入格朗馆中饮加非，坐谈时许而别。入夜大雨。

二十八日庚辰　晴。英国货物最贵，每买绸料器皿，须用银二三十两。虽日用零件，亦必须一两数钱，如一鸡鸭鱼蟹，须钱一两内外；一瓜一菜，须银一二钱。盖天下各国，有钱贵物贱者，有物贵钱贱者。如英人来中土，为以贱钱买贱物，所费无幾。华人往英国，则为以贵钱买贵物，受损实多。英人来中土，可将本国金钞带至香港上海，随时兑换，不惟无亏，间能获利。华人赴英国，既不能携带本国金银钱钞，必在上洋兑换金钞，每损百分之四五，用时又损去五六分。至买物则所损不知若何矣。以上往英国者。如往德俄诸国，诸国在上海无银号，虽有亦不妥实。必先以华银换英钞，抵泰西国时，再换各国银钞，所损不止十分之一。如往俄国，所损尤鉅。盖自上海换英金后，路经法德两国，沿途所需，必以英金兑换，入俄境，俄钱固贵，而以真金换纸钞，纸与金埒。每两由上海汇至俄京，只馀七八钱而已。 银两折合外币极为吃亏

二十九日辛巳　晴。夫天下万国人民，相貌虽殊，而

初生之性则同。后被习俗所染，其性乃变，有善有恶，有贤有否。中国自古以孝治天下，故子女之供养父母、子妇之侍奉翁姑而称笃孝者，昭然可考。虽间有未能先意承志者，然诘以结褵后何以分居，亲故后何不追远，则无辞以对。

中西亲子观念不同

至西国，亦多以孝为重，然结褵后多分居者，亲故后有不追远者。诘之，则曰：人死魂魄分离，有所归而不返，祖、父殁后，相距数十载，魂去已久，何所饮食？何所见闻？此说亦似有理，惜无霜露感念之心耳。夫人赖母哺乳始能生，赖父教养始得成，无父母何以至今日？无父母何以有此生？一念及此，恐不止扫墓焚钱及献花圈而遂已也（西俗思慕故人惟鲜花一圈于石碣）。西人之子女皆能尽其孝思，而为人之媳者，鲜有奉其翁姑。盖结褵后即另树门墙，远违膝下。问之则曰：风俗使然也。惜哉。

光绪三年十月至十二月

十月初一日壬午　晴。是日为西历十一月初五日，系百年前英耶稣教烧天主教放火兵佛克斯之期。午后有楼下经过幼童，着纸衣扮佛克斯，往来歌唱者数队。详见《再述奇》第三卷。

初二日癸未　阴雨。申初，有医生裘友实者来拜，谈及造船铸炮，据云：今中国虽设炮局船厂，必须西师教授，而所往者非上等精能之人，况一人司教，所学仅一人之技。莫若遴选青年聪慧者一二百人，分赴英美德法各国船厂炮局学习，则集思广益，自有成效可睹云。现在中国已派三四十人前来英法德三国，学习水陆兵法。至将来能否有效，不得预知也。

延聘西师不如选遣留学

初三日甲申　阴雨。亥初，同黎、刘、张、凤四君在

柴市御戏园观剧。有一女年十八九岁者，体态轻盈，歌喉宛转。才一曲，众皆鼓掌称曰："巴倭，巴倭。"译言好也，可听也。

国书递到

初四日乙酉　晴。巳正，国书、敕书到。刘星使遂择于初九日携黎莼斋、刘鹤伯、张听帆启行赴德。

谨按郭星使奉旨驻英国书，内云：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好。朕前因贵国翻译官马嘉理被戕，深为惋惜，特简署礼部左侍郎郭嵩焘前赴贵国，代达衷曲。兹据该侍郎奏称：行抵贵国，优予接待。朕甚慰之。因念该侍郎忠诚夙著，现已授为兵部左侍郎，即命驻贵国都城，为钦差出使大臣。并特撰国书，寄交该侍郎面陈，以表真心和好之据。该侍郎于办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协。务望推诚相信，长敦和好，共享升平。谅必同深庆幸焉。

大清光绪三年七月初五日。

又所奉勅书内云：

皇帝勅谕郭使

皇帝勅谕钦差出使英国大臣兵部左侍郎郭嵩焘：国家慎固邦交，每以讲信修睦为首务。皇华遣使，责任攸归。今特命尔充驻扎英国办理交涉事件大臣，尔其仰体朕怀，悉心经画，按照条约所载，详慎举行。遇有应行请旨定夺者，知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闻办理。所有中国专设领事及随行官员，听尔节制。如有内地人民在外贸易者，宜随时保护约束，俾各安生业，无令失所。勅中开载未尽事宜，尔亦当度势揆情，持平

经理。尔其殚竭智虑，克著宏猷，无负委任。如或措置乖方，致滋贻误，国有常罚，尔其慎之。特谕。光绪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又当日未初，有英銮舆库使那梧敦请游，同乘车行六七里。抵库，入内先看马。以八匹为一厩，皆良骥也。毛色红黄黑白不一，鞍镫羁络亦各异。红黄者饰以金，黑白者饰以银，以示易别。銮舆高大如中国制，轮盖支柱，皆金为之。前后各有金身海神二，鳞甲执械，若护卫者。褥垫皆红帛为之，金穗四垂，灿烂闪目。闻其君主自即位后，四十年来，未尝一驾其御轮。时所乘者，系一高轮车，盖上以金为脐，属以四爪，持其四角。其他八辆，皆寻常官车，惟略高大耳。申正谢归。酉初阴黑，大雨滂沱。入夜雨止，晴。 女王銮舆

（原书卷六终）

丁丑十月初五日丙戌 阴雨。是日系西历十一月初九日，为英储贰之生辰，又为原任美尔怀达卸任、新任美尔欧敦接任之期。午后新旧二美尔同乘车游城，以夸荣耀。午初，邻人柯拉理约往贤保罗礼拜堂旁第十五号阔内绸缎庄一观。一路左右楼窗皆开，内外男女满立，至此共窗眺望者男女三十馀人。过则车马旗帜、仪仗扈从甚都。旗垂金穗，人着古装。美尔公服红色，长及足，遍簇金花，后裾曳地逾尺。袖底另缀小幅一尺，亦嵌金花。项上挂镂金杂宝一串，无异中国朝珠。侍者左捧金冠，形如“皿”字，右捧宝剑，长三尺，攒珠为铗。金冠以木杆承之，长四尺，遍 伦敦市长交接盛况

饰以金。以其有地方之贵，故崇重之。车共十七辆，修饰华美。晚各署各铺各户门首燃煤气灯，作PW二字，即英语卫拉斯王之省笔也。街市游人如蚁，称繁盛焉。

刘使所调衣工庖丁修髮匠到

初六日丁亥　阴。午后，有刘星使由上海调雇之衣工、庖丁及修髮匠三人到。酉初，同凤夔九请黎纯斋、刘鹤伯、张听帆三君在荔榛街柏令坦店晚酌，与之饯行。楼高三层，肴酒均佳。按人由五什令至八什令，有鱼肉五六种。亥初回寓。

市政机构

初七日戊子　阴雨。记英制：酌城乡之大小，各设官称宽司额者百数十员，称敖得满者数员或十数员，咸以美尔一员统之。宽司额即里长，敖得满即党正，美尔如所谓乡大夫也。伦敦设美尔一员，敖得满二十六员，宽司额二百零六员，皆由绅商士民公举。非富民久居其地者，不得与选。皆不食俸薪。凡举充敖得满，必曾任宽司额一年以上者；举充美尔，必曾任敖得满七年以上者。美尔之任，限一年瓜代。贤能者偶有再留一年者。接替之期，率每年冬月初旬。其退位之美尔，不废为庶人，仍复敖得满之职焉。

二位星使不欢而别

初八日己丑　阴雨。酉初，郭星使约黎纯斋、刘鹤伯、张听帆晚酌，与之送行。后二星使相与辞行送行，皆辞谢闭门未纳。

初九日庚寅　阴雾。辰初，同李湘浦、凤夔九、姚彦嘉、黄玉屏乘车送刘星使及黎、刘、张三位，于威克兜立亚火车客厅启程赴德。酉初，郭星使约屠迈伦、马清臣、罗缉臣及彝等五人晚酌，畅谈已往。子初一刻，发下一帖示

众云：

郭星使帖示众人

嵩焘奉告诸位知悉：自上海登舟以后，刘副使日肆鸱张，立异树敌。嵩焘本以多病，又稍怀廉耻之心，不屑与之交相喧哄，贻笑外人，一切含忍。刘副使又时以受命军机大臣夸示诸位，是以此间惟知有刘副使气焰，而于嵩焘交派事件，玩视常多。刘副使又一切放纵，漫无约束，以致朝夕随同刘副使等外出，以事传请，或无一人在家。似此十常八九。兹幸刘副使前赴德国，此间气象，稍获更始。请与诸位约：应行翻译新报，须稍从详，勿得放空一日。每日照常办理事件，即有加派，勿得借词放空一事。洋人以饭后游行为销病之方，每日饭后，亦听出外一行，买备什物，各从其便；要须更番出门，不可相率同行，亦不可使出外工夫多于在家工夫。傍晚以后，非有公事，便万不可出门；兼须各自约束仆人，同守法度。嵩焘被口语多矣，常苦无辞以谢众人，决计求请销差。诸位前程远大，以后再有如刘副使情形，登列新报，无论上下人等，均须查明办理，断不含糊。诸位自亦不待嵩焘告戒，徒以刘副使败坏风纪，惑乱人心，为害太剧，不能不一严加涤荡，与诸君共勉为善。特此奉告。

此间气象稍获更始

出外不可多于在家

初十日辛卯　镇日阴晴，雨雾交集。巳正，同众着公服，随郭星使向北恭祝慈禧皇太后万寿圣节，行三跪九叩礼。未正，随郭星使乘车往外部见德尔贝丞相，遇威公使及德、义二国公使。申正回寓。

郭星使云刘星使屋失去一画

十一日壬辰　雨。刘星使去后，郭星使率众入其屋检点器皿陈设。郭星使云失去小画一轴，遍索不得。后问居停主人，亦不得其详焉。

十二日癸巳　仍雨，雾。近日每早卯正即明，酉初即昏。

又英规男子二十一岁、女子一十八岁谓之成人。有犯必科罪，未至成人者轻减。下狱，令读书作工以自悔。实以民命为重也。

十三日甲午　雨雾如昨。有色浮街画阁悬挂本年冬季画会，会首等请郭星使是日往观。星使因事令彝往，途遇屠迈伦偕往。阁不大，屋共五间，悬挂水油各画六百馀幅，各列号数。入者每人画单一本，载明某号何人所画，价值若干。有横二三尺、长一二尺者，价二百数十镑。其横不及尺者，价亦三、四、五镑。入夜雨止，仍雾。

画展

十四日乙未　雨。按英俗，无论男女，拜谒留刺，为酬应之大节。而接收递送，惟一家之女主是主。妇代其夫投刺，与自行投刺同。故女可代父，侄女可代伯叔，孙女可代其祖。盖一家之内，女权最尊。至鳏夫与未婚者，彼此无须投刺。如有新知愿与为友者，往拜则留刺与其夫妇。若不拜其妇，则为无礼也。一家新由某处回城，或于外省海滨城镇，皆当往拜其所识。一人外出，往返皆投刺往拜其友。外国虽有留刺折角，以便易知，而一男不得独拜一家寄居之女客。如女系已嫁者，则留二刺与其夫妇，否则兼拜寄居家之男女主。留刺时必折角。言明与某姓女公子，

一家之内女权最尊

拜会妇女之规矩

或某姓夫妇者，投刺必须亲往，不得由信局寄送，否则不恭。如无暇，则求至契代投亦可。男女遇于宴会有交谈者，切不可突然往拜，必该女愿为结纳，约其往来，方可往拜。女之夫或父，虽未会晤，往拜亦必留刺以为礼。年幼未嫁者，必经其母或其保母许过，方可往拜。

男子被新旧交请赴各会，无论往赴与否，必后一日亲往投刺致谢。如谊属至契，或彼在乡间，则迟数日往谢亦可。被请赴会之人，须于一年内频往投刺致候，多者四次而已。因英俗各家每年设会，或一二次，或三四次。如逾年未经约请，自不必仍往拜谒。

妇女拜客者，或归自外省，或前赴外省，必往拜各戚友。如在外未久，或行未拜别，则归时不必往拜。妇女名刺虽可令仆代投，总以亲往为敬。妇女皆有门簿，每晚查点，以便答拜。妇人名刺以宽三寸、长二寸为定制。已嫁者，名刺印其夫之名姓。如其夫姓丁名亥。则印以“亠·丁夫人”。英国上等人，夫妇有合印一刺者。如“亠·丁夫妇”。亥字省笔书于姓字之前，西俗也。未嫁者与其母合印一刺，如“亠·丁夫人、丁小姐”。女多则印“丁小姐等”。所以女名不印者，不易使人知也。如其母已故，则印于父兄名下，如“亠·丁老爷、丁小姐”。其兄名丑，则印“刁·丁少爷、丁小姐”。刺之大小，仍按女式。处女经戚友携往赴会，因无名刺，则书其名于带领之人名下。 妇女名刺

妇女乘车拜客，其夫鲜有相随者。到某家，其仆问所拜之女主在家否。如不在家，则留三名刺：一属自己，二 妇女拜客夫不相随

属其夫。如其夫妇合印一刺，须另与以夫之名刺，盖妇女之名刺系专与女主，其夫之二名刺系与男女二主。仆递名刺毕，彼仆鹄立门中，待客去而后合焉。

无论贫富门户常关

西国无论贫富，门户常关，非铃响不开。如妇女一人步行拜客，则自投名刺，告以所拜何人。入内与女主见后，临行则留其夫之二名刺于厅内几上，不必置于门内筐中。或面交女主，或暗交彼仆。其乘车者，或待上车后命其仆转递，以达其意亦可。若与其夫往拜一妇，值男主不在家，临行时则其夫留一名刺于男主，若在家则无庸矣。女主有女，则女客另留一名刺，折其右下角。折角者，指拜本家女主之意。外人驻英，多有折其一少半者，义与此同。女主有子，则女客当代其夫留一名刺。总之，女不应拜一家之男，男不应拜一家之女。面晤者不留名刺。

答拜不逾十日

答拜不逾十日，或面晤，或留刺，如式酬之。上等妇女答拜中等者，则改留刺为面晤，以示谦和。中等妇女答拜上等者，则留刺不为无礼。如往旅邸拜客，则书所拜之人于己之名刺右上角。幼女拜未曾会晤之客，而无父母兄弟及保母跟随者，则以铅笔去其母之名，以明未曾同来。幼女拜寄居之友，而与主人不识，则书其友之名姓于上角。若与主人有一面之识，亦可留一名刺与其女主，再来则否。凡

被请须于翌日往谢

被请赴会、观剧、听乐、踏青者，须于一日后往谢。妇女初次赴会，或经戚友转请，或主人亲请，而与主人非旧识者，除逾一日投刺外，可于下季另送一刺，一为问候，一为曾来赴会者。如不答拜，则知其交疏矣。妇女不可留刺

与初会之女友，须会晤数次，知有交结之心，方可再行留与。拜客留刺，总在未、酉之间。妇女因事往拜教师、医师、律师等，必将名刺投递转禀，以便晤面。非此者，主人在家，皆无须投刺也。

十五日丙申　阴雨。早乘车赴大信局，与刘星使寄送关防文件。

记：英都街市有种司事兵，系充兵受伤，不能自养者，公保诚实可使，令在某铺门首而立，仍着兵衣。有事者，可使之送信、寄物、传话，一无差错，名曰“考米赛”。赏钱视事之大小、路之远近，由半什令至一二什令不等。入夜雨止，凉。 “考米赛”即公丁

十六日丁酉　阴雨。酉正，星使约李观察、日军门、罗缉臣在荔榛街格朗加非洛亚店晚酌，召彝往陪，酒食甚佳。亥初回寓。

十七日戊戌　阴雨。因星使于十九日宴客，申初令彝同姚彦嘉往荔榛街贤真睦斯饭店告知。凡请西人，筵皆华洋参用也。除所订肴馔外，如冷荤、生菜、鲜花、加非、冰乳、糕点、麵包、牛乳、白糖、盐醋、胡椒、酱油、菜油、菜单，以及各种瓷银器皿，与庖丁侍仆等，一概供给。厨工每名七八什令，器皿不计赁钱。其馀每色合三四镑不等，值不甚昂。 饭店订筵华洋参用

十八日己亥　阴雨。按英俗，凡戚友染病，亲身往探，留名刺则书“探候”二字于上左角。病家接后，亦以名刺答之，印以“承问”二字，另加病人名姓于其上，可以封

寄，以表收得来刺不克亲往之意。若其人病笃，则谢刺暂停，俟少瘥再寄。大痊则亲往致谢，加书"蒙问谢谢"于上角。病人答刺，铺中出售。

星使宴客

十九日庚子　微晴。戌初，星使请宝星毛克遂、邻人马雷、宝星李德夫妇、英商韩百里、税务司金登幹、教士丹拿十人晚酌，子初始毕。大雨。

汇兑办法

二十日辛丑　阴雨。记：英国一种寄钱法极属便当，决无遗失。各信局备有寄钱帖，系一白纸，长寸半，宽二寸，印成由某衔或某城某局，付寄住某衔巷第几号某姓名男女。如甲寄乙一镑，寄时信局出二帖，令寄钱人于一帖上亲笔加添：某年月日，寄与住某处某姓钱若干，寄钱人某名姓。其不欲出名姓而用花押暗号亦可。其他一帖，系局中人添写某年月日由某信局寄往某衔某局钱若干。后则该局收寄钱人所写之帖，寄往他局。而寄钱人收局中人所写之帖，封于信内以寄之。其人接信后，即执帖赴局，言明姓氏住址。查与来帖相符，即照数付给。在本国，无论由何处至何处，不拘路途远近，价皆一律，系十什令以内，二佩呢；十什令至二镑，三佩呢；二镑至三镑，四佩呢；三镑至四镑，五佩呢。如此陆续加增，至十镑，一什令。局例惟汇金银，不寄铜钱。在他国有与英国银行有股分者，皆能汇往，与在本国同。价亦不拘远近，率一律。如在欧罗巴之德、法、丹、和、义、瑞、瑞、比等八国，埃及、合众、中华、日本、土耳其、帕那玛，及阿斐里加与他洲英国各属地，价系二镑，九佩呢；五镑，一什令半；七镑，二什令三佩呢；十镑，三

什令而已。

二十一日壬寅　阴雨。记：伦敦二十六员敖得满，所司系分辖地段，而宽色额又各按敖得满所分之地段而分理之。凡所辖地段，教养之政、词讼之事，以及工程兴作、商贾贸易，敖得满均得举治，上诸美尔。辖下巡捕，英名揞利斯蛮者，通城共设一千二百名，按段分巡。凡遇盗命争斗，一切不法，即解送美尔衙门讯问，可以暂羁人犯。讯得其实，则下之于狱，集敖得满、宽色额等会办。收禁罪犯，一切章程与官狱无异。罪之大者，刑司赴美尔衙门同鞫。　伦敦地方行政

按英都赋税，皆归家部征收。惟美尔衙门岁收煤、酒、牛羊之税，以为经费。美尔、敖得满、宽色额等，皆为家道殷富、品行端正之人，不食薪俸者。巡捕口粮则分派通城商富焉。　英都赋税

二十二日癸卯　阴雨。记：英国男子名刺，薄而不光，窄而小，其名姓横印于中，云某老爷，或加其名之首二笔于姓前，如丁姓、亥名，则印"亠·丁老爷"。非为使人知其名，以便别其父兄子弟也。文职鲜有印其出身及现任何职者，惟医生、律师、教士、实学各生，凡于天文、地理、测算、格物、医道、教理、律例等学，三考俱获隽者，皆印"铎德"某，即进士之谓也。教理初次考取者，可印"雷五伦"某，即教士之谓也。武官则印所司何职，如游击丙、千总丁之类。凡世爵、宝星，印洛尔及色尔者，皆尊崇之义也，不印世袭何职。男子名刺，住址印于右下角。若属　男子名刺

某会馆，则印会馆之名于下左角。武官多不印住址，左印属何营何队，右印属何会馆。字必端楷，不用古篆及他变体。女子名刺式见前。西国名刺不分尊卑，式皆一律，其别在纸之厚薄粗细而已。名皆减笔书于姓前。英国男女，加老爷、夫人二字于名前，以便仆婢借达主人听闻。无论上拜下，下禀上，名刺皆一律。

饼饵局

二十三日甲辰 微晴。午后有葛娄伍讷店主司米什，请观毕克芬饼饵局。乘车行十数里至其地。楼高五层，极其开敞。东主米德前导，周览各处。其和面印饼、烤烙收储，皆以机器为之；包裹装封以及贴字号，皆系人工，计男女三千馀人。据云：自各国火轮舟车通行后，商贩较前增十数倍。此局岁入约数百万镑，其他可知矣。申初谢归。入夜仍雨。

北极居民

二十四日乙巳 晴。酉初，同李湘浦、凤夔九在阿奎良木晚酌。见其台右楼上，新到拉埔兰人四名，貌如蒙古，身短髮黄，着鹿皮衣鞋，带有鹿犬冰床等数种。入看者每人一什令。按拉埔兰在赤道北六十七度、北京西八十九度十分，为俄罗斯、瑞典二国极北境界。地极寒冷，四季皆冰，不产五谷，土人惟食犬鹿而已。

二十五日丙午 早雨，午后晴。有英人甘哲孙来拜，谈及伦敦东南一百三十九里，密得卫水环流之地，有炮台曰凯墩。台筑以土，因山为高，炮皆露置不屋。外濠深二丈四尺，穴山以藏兵，支穴以铁板、巨柱。山低平不可穴，则掘沟以伏兵。沟深仅二尺，难以蔽身，又以树枝编篓，实

之以土，排数层于沟边，夹以木，使兵丁得所障卫，不致受炮，此即中土之旧法也。可见中外暗有相同。或云西国效法，亦足见其用心缜密也。迩来西国互求妙法，择善而从。是师心自用，而以学习他国为耻者，恐终无进益，甘受其侮，如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国是也。

不能复以学习他国为耻

二十六日丁未　阴雨。自到英国以来，公私无酬应虚文，如贽敬、修敬、节敬、炭敬、别敬、赆敬、谢敬、喜敬、餪敬、祝敬、贺敬、冰敬、门敬、绵敬、奠敬、赙敬、喑敬等名，一概屏除。间有所送，如戚友婚嫁、外出，餽以不腆之仪，不过一二色而已。至与医生、律师、馆师，皆有定数。婴儿周岁无晬敬。仆役送物，亦无使敬。

英国无酬应虚文

二十七日戊申　早大雾，巳初变雨，未正晴。申初，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往拜日本公使、土耳其公使，共十四处，多有公出未遇者。戌初回寓。

二十八日己酉　阴凉。未初，医生安柏尔邀饮。乘车至其家，见其妻，同席有波斯参赞米尔萨米虱堪、日本随员长崎道至。食有烹羊炮鹿，举坐尽欢。酉初回寓。是日系礼拜之期，各家晚馔皆早，一为主人入堂礼拜，一为仆婢散步闲游也。

二十九日庚戌　阴雨。记英规：宗亲世职、文武大僚，称其君主曰"赛尔"（男称也），曰"玛达木"（女称也），平民则称以"陛下"、"君上"。国戚、世职及各大僚称其太子曰"亥内斯"，译言高位也，尊也。称太子妃及各王妃亦曰"玛达木"。称别国太子曰"王"，太子妃曰"王妃"。庶人称太

各种称谓

子曰"尊千岁"，称太子妃曰"女千岁"；称别国太子曰"贵千岁"，太子妃曰"贵王妃"。

上等人称公爵曰"公"，称其妻曰"公夫人"；下等人称公爵及其妻皆曰"贵尊荣"。上等人称侯、伯二爵曰"某尊首"，称其妻曰"夫人"；下等人称侯伯则曰"贵尊首"，称其妻曰"尊夫人"、"贵夫人"。称他国者，则曰"某侯"、"某伯"、"侯夫人"、"伯夫人"。凡侯、伯、子、男之妻、子等向人称其夫、父曰"我尊者"，本人称其妻曰"我夫人"。人称公、侯、伯爵之长子、子妇，与其父母同；称其次子则加以教名。如姓"丁"名"卓安"，称曰"贵尊首卓安"，称其妇则加子名，曰"丁卓安夫人"。至契者称呼，乃去其姓，曰"卓安尊者"、"卓安夫人"。人称公、侯、伯之女，必加其教名，如姓"丁"名"律娰"，则曰"贵律娰丁小姐"。至契与谈，呼曰"贵律娰小姐"而不加姓。子、男爵之子女，虽应有"尊荣"二字加于姓上，然鲜有用者。子、男爵经上等人称呼，则加其教名与"色尔"，译言即尊也，如姓"辛"名"妥玛"则曰"色尔妥玛辛"；庶人称之曰"色尔妥玛"，而去其姓。称其妻与他世爵同，亦曰"夫人辛"，而不加其夫之名，盖惟公、侯、伯爵之子媳加其夫名而称之也。

"色尔"译言尊者

称外国世子，则加其教名而称之，如名"惟良"，则曰"惟良王"，称其妃亦曰"贵王妃"。称外邦公、侯、伯、子、男爵夫妇，则曰"公某"、"公夫人某"。凡外国未嫁之女，只称"小姐"而不用姓氏。

称本国大主教曰"贵尊首"，称首教师曰"掌教大师"

至契者称曰"首教师"，称其妻曰"夫人某"。称各武官加以职衔，如"提督某"、"副将某"；称其妻皆曰"夫人某"，而不用其夫之职衔。称美尔曰"贵美尔"，称其妻曰"贵美尔夫人"。其他称呼，率与华同，惟名姓倒置耳。

三十日辛亥 阴雨。酉正，屠迈伦约在阿奎良木晚酌，酒食甚佳。前因鲸鱼所掘大池，已灌满水，仍养大江獭六尾。子正回寓。

十一月初一日壬子 阴雨。迩因各处觅居，多未就绪，遂仍将此房加租一年，计九百四十五镑，合银三千三百零七两五钱。铺陈糊饰，焕然一新。自到伦敦后，查各国使署除日本外，皆自制楼舍一所，规模各异。盖一国与他国换约通商，遣使驻扎，则永无停止之日，虽两国失和，而战后另行换约，彼此仍遣使如初。是每年出租，不如自建之为得计也。 使馆年租三千两

初二日癸丑 阴。按英俗：凡人创造一物，不欲他人摹仿，则至保制公司，言明某物，纳金令保年限，由五六年至二十年，不许他人摹仿。设贫人造物，无力请保，无力自造，可告富者令验。如效，则给价以买其法，百镑可获数千万镑之利。闻以前信票印得数百一张，用时须一一剪之。后有人思得良法，于二票之间以针刺孔，便于撕用。其法经官信局以百镑买去，至今获利无算。 专利年限

初三日甲寅 阴雨。伦敦有墨蕾晒会馆。墨蕾者，苏格兰东北境地名也；晒者，府也。以苏格兰地名其会馆者，盖所会皆苏格兰人也。是日为庆贺六周年之期，在荔榛街

贤真睦斯店设宴。前经会中人世爵马格里觅者约彝往赴。酉初乘车而往，至则见苏格兰一百六十馀人，德、法、义等国二十四人。座系正面一横，下列四行，形如"卌"字。彝座在首行第五。会首为立墀满公。时则灯烛灿烂，酒肉丰盈。食间有弹琴者、吹苏笳者以侑酒。末一苏人领四苏幼童吹苏笳以先行，后带白衣庖丁五名，各捧鹿肉一盘，按行分献，乃会首由苏格兰携来奉众者，其味甚甘。宴毕，众先立祝其君主、太子、太子妃、宗亲国戚，以及水陆军营与本会。再则立墀满公及本会名人位尊者各立陈一段，皆言苏格兰及本会各人，能以善心和睦等语。众以彝为二十四客人之首，乃请立陈数语，代众申谢。言次，节节作乐，皆击掌称贺焉。子正一刻回寓。

入苏格兰人俱乐部

初四日乙卯　阴雨。英国各城美尔、敖得满、宽色爾等官，皆贤能殷富之民始被公举。夫所举者既称富民，而举之者亦系富民，官不复参预其事。因所举者系富民，故无贪赃之忧；因举之者亦富民，故无贿嘱之患。因官不预其事，故无仰承俯注之难。以民治民，事归公议。有不获，则合绅耆以图之；有不当，则绅耆商请美尔而改之。美尔所不能治，乃达诸官府，而制以官法，官助绅力而不掣绅肘。是地方官好名不好利，不以威吓愚民，故民不畏官而敬官，不畏例而尊例，例虽有而不繁，故官治之较易。

所举者与举者皆殷富之民

初五日丙辰　微晴。午正，英人甘哲孙复来拜，谈及棉花火药轰力之大，据云：以巨木立栅，埋药八磅于其下，燃之，栅倒而木亦碎。以铁条粗一尺者横于地，用药三

棉花火药

两轰之，则铁条裂而为二。寻又云：军营有渡水具。数十年前所用系以铁筒长八尺、粗六七尺者数十，横浮水面，搭木成桥，易于携运，然仍嫌其烦重。今所用者，如临江仓猝欲渡，则用铁带宽三寸者，根根相扣，接为两长条，一端钉于此岸，令善泅者拽一端钉于彼岸，虽渡万人，而带不断。如暇则用漆布小艇，缚小木桥以渡，谓之曰浮桥艇，系由底而上，皆漆布两重为之，夹以木板，使布不下弛。折叠作大弓形，不甚重，可一人负之而走。 军营渡水之具

初六日丁巳　忽阴忽晴。申初，同屠迈伦乘车，行十数里，往看农工会，英名阿格立克球拉收，或喀特收。入者每人五什令。每年季冬，通国榖蔬丰登、牲畜肥壮，择其最大最重者，集于此而较之，以奖其种养之勤。各种耕种机器，亦运此而罗之。地极宽敞，铁架玻璃房，内四面高楼，物列万种。牛有重六七百斤者，羊有重百馀斤者，白菜有重六十八斤者，胡萝卜、黄瓜有长二尺馀者。机器中有用以打稻者，系铁轮关键，布稻其上，轮转其榖自落。碾去粗皮，复碾细皮，简各储之，并其糠灰亦能簸扬使尽。有用以磨粉者，单磨双磨不同，机动轮转，既磨复筛，粗细亦各分类。是日游人逾千。酉正回寓。 看农工会 打稻机 磨粉机

初七日戊午　阴雨。因订明日在文厖行宫呈递国书，午正一刻同马清臣乘车至外部见丁侍郎，适值公出，乃往见威公使，亦未遇。再转回外部，始与丁侍郎获晤，询悉常服谒见，伊国无诵陈词之例，即有，无非口陈一二句而已。

随郭星使呈递国书

初八日己未　微晴。未初，彝捧国书，同马清臣随星使乘马车，行八九里，至火车客厅，会威公使，并遇萨多立那欧国公使喀特尔，亦系往递国书者。遂同乘火车至文恣庄。君主遣双马车迎入宫门。下车，见德、比二丞相及席大臣。待至未正一刻，开门入正厅，见其君主，呈递国书礼仪如前。未递之先，星使捧云："大清国钦差大臣郭嵩焘，今特补递驻扎国书与大英国大君主。"后马清臣翻以英文。其君主接过国书，对云："今见大清国钦差大臣在此驻扎，不胜喜悦之至。切愿永有中国钦差大臣驻此，以示两国克敦和好。"语毕，威妥玛译以汉文。后即退出。申初一刻午宴，同坐有四女官。宴罢，别众出宫，登四马官车，至火车客厅，少待，登车即开。酉初一刻抵伦敦，顺乘马车赴外部，拜谢德丞相及丁、潘二侍郎。入夜阴。

初九日庚申　微晴。记：外国各城镇所用之水，有不清澄而味苦涩者，则于百里外择其佳者而运之，源源而来，可以不舍昼夜。系在该处筑水窖，以机激起十数丈，流入城中，虽百尺高楼，可抵其顶。各家墙含铁管，外露龙嘴，用则拔之，否则闭之。水无变色，亦无易味。洵挹注之良法也。

武弁责打剃匠钟四

初十日辛酉　微晴如昨。亥刻，修髮匠钟四醉归，敲门未开，拉铃数次放入。武弁责其来晚，众人骂打不已。钟四上楼喧哗，人皆惊醒。彝乃着衣下楼，见众人怒目以视，以绳缚其二手。钟四哭诉："我以手艺供奉，役所当然，而众武官呵叱，甚于奴仆百倍。稍不如意，则陵辱难

堪。且吃酒非我一人。他人无论如何皆从宽不较，我则孤身一人，无人照料，实属冤屈。”后星使闻之，谕令李湘浦查办。

十一日壬戌　晴。早，星使令责四十笞。至五笞，板折乃止。　责四十笞

记：本地裱糊匠及油漆匠之工值，每一小时给八佩呢半，一日作八小时之工，共五什令八佩呢，合银幾于一两。

十二日癸亥　晴。迩届新岁及其天主诞辰，市廛多列新货，如糖人糖果、禽兽匣盒等，工皆精巧，鲜美可观。门首横挂招牌，白布红字，上书：“新制天主诞辰礼物及新岁各种礼物出售”。　圣诞礼物

十三日甲子　晴。英国乐兵，有斑食，无口粮，一切皆由善人供给。现届隆冬，有善男信女于是日午后在戛伊堤戏园演剧，敛金以供其费。小屋每间二镑，座由二什令至八什令。医生安柏尔折柬相邀，遂买小屋一间，于未初同凤夔九往，见来人男女甚多，所演戏出无甚出色处。酉正回寓。

十四日乙丑　阴。酉初，艾德林请在西敏斯德大学院看拉丁戏。现值年终放馆，择生徒之优者。作戏一出，装扮如古拉丁人。详见《再述奇》第三卷。亥正戏罢，有本堂助教殷克模约茶，款待甚殷。　详见《再述奇》

十五日丙寅　终日黑雾迷漫，咫尺不见人。亥初，同马清臣、李湘浦代星使赴金泗学塾茶会。因近新年，由是

日放馆一月，奖赏诸生。当晚来人男女无多，遇日本随员长崎道至。生徒共三十馀名，得奖者十五名，不过纸笔书籍等物。

十六日丁卯 早黄雾。午后晴。申初，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拜客七处，皆未遇。

十七日戊辰 阴。迩因通城富室多由乡外转回，有乐工一班六七人，在街市鼓吹一阵，按户讨钱。系英人扮俄装，所奏亦俄调，啾啾切切，断续悠扬。

十八日己巳 阴。西俗于天主诞辰二三日前，各戚友餽送微仪，如糖果玩物等与儿女。平行者彼此送一花帖，帖印五彩花鸟，中横金字一行，云："埃美立克里斯麻司"，译即慈悲恩德圣诞也。铺中售帖，大者宽三寸长二寸，小者与名刺同，不书本人名姓，惟以信函封寄而已。入夜晴。

圣诞明片

十九日庚午 大晴。又值其礼拜之期，游人甚夥。未初，随星使乘车往拜日本公使，少谈而归。

上海寄到纸张衣料

二十日辛未 微阴。有为星使由上海寄箱二只，内盛纸张衣料，计本月中旬当到，至今未接确耗，令彝往询。辰正。乘车入老城。至李敦藿街第一百二十七号席其柏满运物公司，据云：约在今晚。戌初，果至，共开运费九什令十一佩呢，合银一两七钱。盖伦敦设有运物公司数处，各海口及火车栈亦有分股。凡由外国或外乡寄物者，无须亲往收取，只将货单寄交该行，言明车船脚资已付未付，到时自能一一查清送来。外开一单云：火轮车船脚若干，税关验货酒资若干，船坞费若干，税共若干，马车钱若干，税

局放货单费若干，搬移人辛工若干，皆有定数。

二十一日壬申　晴。即西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其天主诞辰。各铺关闭。男女着新衣街游。酉正，邻人柯拉理母子约凤夔九与彝晚餐，同席有医生蒲阿特夫妇，及其族侄柯万年，谈饮甚欢。戌初阴，夜雪寸馀。　圣诞节

二十二日癸酉　晴。天凉地暖，雪化结冰。路途恐马滑蹄，经官派人推车，抛撒盐末以化冰。入夜阴。风雪一阵。

二十三日甲戌　微晴。午后接上海文报局委员黄泳清(惠和)电信。云："刘撤回，李署。"申初，随星使乘车往拜威公使，坐谈良久，酉正回寓。旋蒙召赴晚酌，甚佳。　刘使被撤

二十四日乙亥　阴。未初，金登干来拜。戌初，公请星使看马戏，亥正一刻回寓，大雪。

二十五日丙子　早阴，午后微晴，入夜仍阴。记：英人尊称伦敦美尔曰洛得美尔。译：洛得者，侯伯之贵称也，以之称美尔，示尊崇也。又爱尔兰者为自主之国，而德布林亦其都城，今虽曰首府，而尊其美尔与伦敦同，盖既尊都城，故尊美尔，犹中国之尊京兆尹也。又其乡埠之小者，不曰美尔，而曰普洛佛斯。名虽异而权同。再小者名曰麻之伊斯特蕾，犹中国所谓亭长也。

二十六日丁丑　阴。闻英人阿木斯多昂者，新造一种活铁桥，长十馀丈，宽四五丈，中一高亭，左右飞梯层折而上，围以铁栏。亭下为行人往来。又其下设轮机二，列小铁轮数十，镕铁河底，为巨础以承之，础旁支以木栅数　活动铁桥

丈。凡过大舟，以轮机鼓动河水，转小铁轮，则桥开合自如，若一叶轻舟之移，为时不及半刻。而桥头之附此岸者，易置彼岸，亦无枘凿之虞。用思之巧如此，惜未得目睹也。

马清臣省亲归来

二十七日戊寅　晴。为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马清臣前于十六日乞假往苏格兰省亲，是日午初回伦敦。询知伊父母皆年逾古稀，依然强健，安乐家乡，故清臣得以驰驱王事也。见伦敦男女亦有年近百龄者，而街市往来无一用杖，或秉赋之厚使然欤？

1878年元旦

二十八日己卯　阴雾。为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国俗无礼节，铺不关闭，人不休息，惟彼此见面贺喜而已。戌初，金登幹请星使及同人晚餐，同席十七人，有赫政、休士、屠迈伦、马克蕾、额布廉、爱格尔、哲美森、贺璧理、綦乐尔、骆德，皆乞假回国之中国正副税务司也。主人籍隶苏格兰，肴蔬皆在彼烹饪，遣人携榼而至，味颇爽口。食半，主人立言一节，祝其君主。少饮，又同起，立祝大清国大皇帝。又少饮，星使立答一段，以酬其意。后主人又立言二次：一祝赫总税务司，一祝其同人，情仪俱臻周至。子正回寓。

花种菜种寄李鸿章

二十九日庚辰　阴。冷。昨午有合众国驻扎天津领事官乃德来拜，伊言不日回华。星使因得有花、菜种一匣，浼其带呈合肥相国，以考植物之性，彝遂于未初乘车送往。

十二月初一日辛巳　阴，入夜细雨。按英俗引见人亦有规模。侨寓将及一载，姑就所见而略述之。如二人一上

等一中等，其愿否接见，惟听上等之命。若二人皆同等，必先问其至契者。二女一上等一中等，则引中等见上等。男子无论何等，若与无论何等女子相见，皆听女命。在跳舞会，主人多引男见女，一为与之跳舞，一为陪入饭厅。凡男女既赴会，男必愿得女，女必愿得男。迨引见后，女不愿跳则辞之，男不愿跳则不得，必陪跳一场，方为尽礼。男求戚友见女则可，而欲见男反不易，盖不知渠意如何也。 交际礼仪

二女相见，固引未嫁者见已嫁者。未嫁者为上等，则引已嫁者见。引见只将二人姓氏口传一次，无须反复。如引中等女见上等，惟言甲夫人、乙夫人足矣。主人言毕，则彼此鞠躬，鲜有初会即握手者。即有，必上等先施而后可，亦有故意握手以副主人之盛意者。已聘未娶者之戚友相见，则握手以示亲近。总之，男女相见，必待女子先施，方敢与之相握。凡客来拜会女主者，无论男女，初见相识，皆握手以为礼。

请晚酌者，无论男女老少，主人须设法引一男见一女，以便同往饭厅入坐。盖请客俗礼，必男女数同，或一男间二女，或一女间二男，鲜有二男或二女并肩而坐者。此等引见，只在主人斟酌二人品位之高低相当否，迨进馔时，一为唱名而已。女子有饭前未经引见，而座间彼此叙起者；有饭后上楼吃茶，而主人复为之引见者。男子则饭前未经引见，饭后则无须致意，彼此自为叙谈可也。在申、酉时间茶会、花园会及叙谈会，女主必与各女客引见一男客，以便偕伴饮茶小食，散步游览，或登山，或渡水。男子会意， 请客必男女等数

自然随时追陪。此等引见，不但主人斟酌彼此等第，义当窥女之洽意与否。此等会中男女，未经引见者，可以彼此聚谈，鲜有因而缔交者。谈毕，女可向男鞠躬以示敬，女向女则无此礼，盖男女交谈，非女鞠躬，男则不敢离也。

初二日壬午　阴雨。闻英例：凡人带烟进口，至少者八十斤，再少则于纳税外，仍每斤罚八佩呢。

英人土疾

初三日癸未　镇日黄雾。闻英人一种土疾，名格达者，多系豪富之人，日食酒肉，性耽安逸，先自大脚趾肿起，上移至腰肚间，行动艰难，通身拥肿，内含物如石灰，不知何物变成者，数月必死。此病如中土之麻疯，多系传染。不贪食不惜力者，尚可幸免。

最喜种树

初四日甲申　晴。记：西人最喜种树，言其益有五：一、气清，令人少病；二、阴多，使地不乾燥；三、落其实；四、取其材；五、可多雨，不患乾旱。故伦敦街市闾阎，每二三里，有囿有林。人家稍得半弓隙地，莫不栽植美荫。郊原尤为繁盛。盛暑之时，步行者莫不得浓阴而休憩也。

慈善事业之管理

初五日乙酉　晴。记：伦敦周围百馀里，二十六赦得满，各辖四里有奇。辖内皆有养老院、育婴堂，以及义学、医馆等。一切经费，或商人独捐，或抽租，或醵金。其楼房之广大，衣食之充足，大致无殊。各城乡市镇亦然。赦得满不亲其事，如治院事者有侵扣虐使等弊，可赴控而董正之。君主时一临观，或遣宗眷代为查验：司事是否暴虐不公？子民是否各得其所？以示郑重之意也。入夜微风，阴云密

布。

初六日丙戌　阴。午后街游，步至敖斯佛街。过一枪铺，正在观望之际，铺首班乃得开门延入，导观各屋。枪皆三尺馀，后膛熟铁为之，自膛而上渐狭，至口仅半寸。筒内作三棱线，弹子直出，可以不乖所向。据云：能击一千三百步。问其值，曰："每杆二镑十五什令，合银九两六钱。铁极纯而工亦精，虽装三倍火药，燃之不炸。"并言其局在司丹佛尔村，距伦敦十四里，共用工匠八百馀，制造一切，咸赖机器焉。 枪铺

初七日丁亥　晴。自到伦敦后，每见国人奏乐诵经、宴会杂戏，皆先颂祝其君主。影射之戏，开场必出君主像，结局必出太子像。烟火之戏，亦以君主像终之。或云：英君主无独断自主之权，故民无不尊重之。今见如此，询知非畏其威，乃怀其德而感其仁也。盖即位后，每战必捷，国势日强，民皆安居，饱食暖衣，各得其所，故咸以福德归之也。若似前代之凶残无道，则民皆怨讟，恐无今日矣。入夜雾。 英人无不爱戴君主

初八日戊子　晴。戌初，星使请威公使夫妇、阿公使夫妇暨其女阿萝格、外部潘侍郎、御前大臣协办盘森比芬及世爵索尔蕾夫妇等，与比相掾吏柯额莱、德伯掾吏三达森晚酌，子初罢。入夜雪。

初九日己丑　昼晴，入夜雾。闻西俗请客晚餐，其坐次，不令同寅同事以及戚友并列一行，大约识与不识者相间而坐，则互相叙话，不至一人向隅矣。其善于词令者，

必列正中，以便借通款洽焉。

初十日庚寅　阴雾。酉正，李观察请星使、马清臣、李湘甫、凤夔九、黄玉屏、姚彦嘉与彝在荔榛街格朗加非洛亚店晚餐，主客尽欢。亥正回寓。

男女婚配之俗

十一日辛卯　微晴。记：英国男女婚配，虽皆自择，然女于二十岁以前，则听父母之命，过此则自主。如男悦于女，女未及二十岁，则请观剧晚酌，以及游乡，皆须母女同请，不能私约，盖母女步步相随也。往拜必同拜其母，而留刺与其父。或值令节，或由外而归，或市售新物，有所赠送，亦必令其母知之。久而窥女之心，似有所属，男可向其父母跪而求之。女过二十岁，则背人私语，相约出游，父母不之禁。款洽既久，情意相投，各告父母，互访家资，称，始配之。

其嫁娶之俗：届时各下帖请其戚友入堂，或邀饮高会。更有于数日前出印新闻纸者，言某男与某女择于某日时在某礼拜堂结褵，特此布闻，恕不专帖。此二十年前旧例也。今则不然，以帖专请其同族至戚及先为餽送礼物者，富者数百人，贫者数十人而已。

伴郎

按国家婚仪，皆有一二十男仆，扶持新郎，其他只用一人，呼曰格路木司曼，译言伴郎也。至日，其人随入礼拜堂，近教师台，立于新郎之右，手执新郎之帽。礼毕，即与冠戴，领入会房画押。酬教师者由五镑至二十五镑，酬先生者一二镑而已。新郎先事预备者：净面金戒指一枚，及赠新娘伴娘红白玫瑰花束，皆当早令人送至女家。又备新

车一辆，以便由礼拜堂携新娘至早餐处，再由彼至火车客厅。盖订期后，彼此即备办行装。届时早餐后，即乘车船他往游览。按旧规，或在本国，或游别国，一二年方回，名曰度新婚月。今则仍在外数月始归，另择新室而偶处矣。 结婚旅行

凡伴新娘之女，或新郎或新娘之亲近姊妹。届时新娘之父偕众先入礼拜堂。其父已故，则叔伯与兄或长亲皆可。后则母女同车。其父衣帽纯黑，其母衣色不拘。新娘与女伴皆一色雪白。新娘执白花束，女伴执红花束。新郎衣黑色，插鲜花一朵于胸前右襟钮孔。女父率众到，其他男女戚谊亦陆续到。女父立候于堂门之外。女伴立于门内，分列两行。馀皆分立女伴之后。新娘母女到，女携其父之右腕先入。继而女伴随入堂内偏间。女伴偶数，如六、八、十二，自然骈肩而入；若奇数，如五、七、九，必加三名幼童或幼女同行，以成偶数。女伴之列第一对者，必新郎或新娘未嫁之姊妹，女母随众女伴尾之。其伴伊母者，或子或侄或甥皆可。男女在堂中不许携手同行，若老妪可代为扶持。其他男女戚谊，对对行于新娘之母之后。众入，乃以车往接新郎父子，到乃直入，立于教师台前之右。待新娘由偏屋至，立于新郎左。新郎与新娘之父，及他各男戚，皆立于新娘之左。新娘之母，及其已嫁之姊妹，皆立于众男之后。众女伴又对对立于新郎之后。凡新郎之亲谊，坐教师台左；新娘之戚谊，坐教师台右。此外如有被请者，皆坐于堂中两厦。 婚礼

教师登台，新娘脱手套及鲜花，递第一女伴。然后齐

跪。教师向新娘与新郎诵戒词。诵毕，贯新郎所备之戒指于妇之右手四指，再祝，众客和之。祝毕，教师下台先行，新郎戴帽，以右腕携新妇同众后行。入会房，新夫妇先画押，后则新娘之父与其至近戚友各二三人，为之画押。画毕，第一女伴代新夫妇分散赠与戚友什物。其赠女客者：一枝银橘，上系白缎一条，长四五寸，宽七八分。赠男客者：一银橡藥与栎实四五。义皆未详。各人收讫，以针插于胸襟。

纪念品

新娘若系再醮，则无谢物，无女伴，不能戴文君兜与白花冠，只戴女帽一顶，衣则淡青或葱绿二色，仍带前夫所与之戒指，其后夫之戒指则贯于左手中指。

戚友贺礼

旧俗于画押后，戚友皆向新娘亲吻道喜，今则彼此握手而已。新夫妇缓步登车，由堂门至车下，以鲜花铺地。新娘之母另登一车，追随到家或店，以便接待戚友，盖有因屋宇窄小，另租客寓者。众戚友出堂登车，不分先后，总以先抵其家者为快。因在堂未得与新夫妇叙谈，故先至而畅谈以贺喜也。众客到齐，罗列戚友所餽礼物以共赏，盖二家戚友皆当送礼与新娘。有闻二家结姻，量其娶聘必早，即为餽送者；有请柬未到而预送者；亦有临期始送者。所送无非金银珠宝、首饰镯钏、金刚石项圈耳环、表练、瓷花绸扇，以及驼鸟翎而已。有因其另树门墙而送器皿使用之物者。当时以大桌铺黑绒，四面围以鲜花，陈设各色礼物，各系白纸一条，书送者之名姓。

请柬之式，系：某夫妇因小儿或小女某，或娶某女，或

字某人，定于某月日时，在某礼拜堂内成礼，谨同请某人赐光陪伴，并请共席早餐，何处拱候。须于半月前发送。

男女或抵其家，或至店中，式同午后茶会。男皆免冠脱手套，女则否。未设筵之先，新娘之父或母，酌定某男伴某女。待仆报饭齐，则云：请某老爷携某夫人或小姐下楼早餐。下楼第一对为新夫妇，再则新娘之父携新郎之母，三则新郎之父携新娘之母，以后各女伴及男女各客，按等级以次同降。设筵之式与跳舞会之夜馔同，有立者，有坐者。立则量人数列方桌，男女围立，不分上下。若坐，则置长桌，新夫妇并肩坐于一端，或中腰以上。屋大者坐，屋小者立。无论何处，皆新妇坐于新郎之左，非上也，乃下也，因西俗尚右也。次则新娘之父与新郎之母坐于新娘之旁，新郎之父与新娘之母坐于新郎之旁。其他男女排列成圈，各女皆在男右。此早餐与午酌大同小异。汤有冷热，菜多冷荤，三鞭、舍利俱全。有鲜果，不备茶食与加非。坐则汤菜皆经仆人捧进，立则置于桌上而自取之。热汤有以盖碗盛满，另置一桌者。冷荤则鸡鱼兔脯等类。坐者备菜单、饭布，立者无汤。 婚宴

菜进毕，新娘坐分喜饼与众，英名卫定开克。译：卫定者，新婚也；开克者，饼也。以干樱桃和面而蒸之，厚二三寸，周约二尺，味颇甘。盖入座后盛以银盘，旁置银刀一柄。至此，新娘自切一刀后，仆人持下，按客数分切，每人一片。旧俗系新娘嫁后将喜饼切片，分寄戚友，今则无矣。吃毕，众客之品高位尊者一人起而立，祝新夫妇以 分食喜饼

吉语。新郎立言一段，以谢众人。谢毕，首客再立言数语，以谢新郎。此后新郎之父立祝新娘之父母。彼此祝毕，新娘即入卧室易行装。众客入大厅以候。少选，新妇至，众客辞去。其父母待其登车，始洒泪辞别。

掷鞋土俗

英国更有一种土俗，系新娘易衣后，将其所着白缎鞋，请贵客或首女伴由楼顶掷下。若新娘藏避，除未婚嫁之男女，皆可以米粒掷之。其义未详，似与中土之闹房相似。又凡嫁娶三个月后，新妇方能作主请客云。

十二日壬辰 阴。戌初，星使约李观察、马克雷、屠迈伦，及马清臣与彝等，在菊立阑戏园观剧。戏名《白猫》，义则未详。所演无非山水人物、日月风雲而已。

演剧影射俄土战争时事人物

有二人舁一木箱，内盛四布人，长各三尺馀。先取出一人为俄皇，举而言曰："其人现在堪斯丹丁竭力争强。"因土俄鏖兵，俄欲灭土，假道以行四海。二则丞相比干斯茀益，云："十七日见此人于议政院。"盖英会堂定于正月十七日开，即本月十五日也。三则葛兰敦，手举一斧，云："此人欲铲尽土国。"盖其人自幼善修花木也。自土俄交兵以来，凡率旧党人，咸欲兴兵助土，而更新党人皆袖手旁观。因葛为更新党首，且知土国不助必败，故以欲铲尽土国之语刺之。四则土耳其皇，云："此人现在本国尽力防护。"此后出俄、土、德、奥各国王，各骑真马，立于台上；中惟俄皇作黑熊脸，怒髮冲冠，似欲奔驰吞物状。末出英兵一队，齐云："同心助土。"观者多有击掌者。由是观之，作戏者、鼓掌者，皆率旧党中人也。子正回寓。

夫俄罗斯，即汉朝所谓大食国也。本年土、俄构衅，俄假救教民为名，实欲食尽土地，于地中海、黑海、红海、印度洋等处可以畅行无阻。子正回寓。　谓俄罗斯即大食国

十三日癸巳　阴，入夜晴。英俗：人死则沐浴其尸，衣以生前礼服。及敛，遍体易白衣裈。贫者木棺，裹以毡呢。富贵者棺椁三重：一松木，二铁，三红木。葬于官地，无祭墓之事。思忆所及，则诣墓一观，挂鲜花一圈于碑碣而已。其浴尸、敛白衣与回教相似，而葬以木棺又与儒教无殊。足见风化之不同也。　丧葬习俗

十四日甲午　晴。英君主每年居卜静宫仅三四月，馀则驻跸敖斯本及文忞两行宫，或游览苏、爱二岛之山水胜境。官绅则治事半年，休沐半年。每岁自初春开会堂，至六月底即各散归。谓之散会堂。其人或返乡园，或之他国，或携眷属逍遥海滨林深泉美之地。现届开堂之期，故伦敦通城绅富，尽赋言旋矣。　半年治事半年休沐

十五日乙未　晴暖。为西历正月十七日，午后开会堂，因君主现住文忞行宫，未临，故各公使未往。入夜阴云密布，冷。

十六日丙申　阴。戌初一刻，同凤夔九、姚彦嘉、黄玉屏同请星使及李观察、马清臣、屠迈伦、罗缉臣、李湘浦在荔榛街贤真睦斯店晚餐。亥初回寓。

十七日丁酉　阴。英国新创一种夜照相法。其人明于天文化学，由盐卤中査造一火，力与日同。光由喇叭形银筒内含玻璃圈数十者，射入照相处。照毕，即以灯光晒成。

按日光照相须八九日方成，此法则须一时之工即可脱稿，诚为神速矣。今荔榛街有照相人名万达卫者，照相每张二镑二什令，计银八两弱。

镁光照相一张八两

十八日戊戌 阴凉。见英人由化学悟得一种细丝，系造以玻璃，绵软与蚕丝等，质极洁净，其白如雪。其用处未得其详。

十九日己亥 阴雾。记英例：凡人造成一书，必先呈伦敦博物院及敖克斯佛与堪卜立址二大学院各一本，以为存稿。经官察验，无违碍词句及引诱误人之处，始许刊售。凡书未经官验者，不得在本国出售。然其书苟有伤风败俗之处，虽在外国，被官查出，本国亦必监禁其人而惩治之。如是，则坏人心术之书安能遍行于市肆耶！

书稿审查

二十日庚子 阴。午后金登幹来拜，坐谈时许。申初一刻，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往拜日本、土耳其及义大利三国公使。

二十一日辛丑 晴。巳正，李观察率罗缉臣请星使偕马清臣赴满柴斯得尔看制造机器、铁木、玻璃局。未正代星使赴外部见潘侍郎，问镇江趸船核议复文。去此见金登幹。申正，阴，大雨一阵。

郭星使去曼彻斯特

二十二日壬寅 微晴。午初，乘火车至上诺尔伍村拜艾德林，入内见其母子与女。少坐，同入水晶宫一游。男女无多，景致如前。酉初回寓。

二十三日癸卯 晴。酉正，同李湘浦、姚彦嘉、凤夔九、黄玉屏乘车至尤斯敦火车客厅，接星使率马清臣回寓。

亥初。同马清臣李湘浦赴世爵马格理夏家跳舞会。子正回寓。

二十四日甲辰　阴。午后贺璧理来拜。酉正，李观察率罗缉臣而归。戌初，凤夔九约在司多利坊洛亚阔戏园观剧。演戏平平，无出色处。子初回寓。

二十五日乙巳　阴雨。记：英人放炮比诸行船，盖船行则测风以张帆，炮放则避风以命中，因风力大小，均能推送弹丸以左右，故有风时须辨其方向。欲击正南，则炮口所向，须稍偏东或西放去，使弹丸为风所逼，则到彼自能中之。若径向正南施放，安能中肯？此西人精于测量之一端也。 西人精于测量

二十六日丙午　阴雨。酉正，同李湘浦、凤夔九在阿奎良木晚餐。见杂戏中一人，脚踏皮球周约七八尺者，走于木架之上。架宽半尺，作“串”或“弗”字形，环绕如螺蛳，长共十馀丈，上通楼顶，下垂地，走上退回甚稳。又楼半空悬二绳架，长四丈馀，宽四五尺，作“丄”字形者，相距四丈。有二幼童，一以二脚倒挂左绳，一以两手顺挂右绳。右者经人由楼中双手前推，扬起飞接他孩之手，二孩相接，一倒一正，形如“冂”字。继又由左扬回，送正挂者于右绳。众皆惜其幼小，为之咋舌。

二十七日丁未　阴雨。午后，有由中国乞归之英人麦士尼为能、字问皋者来拜。其人素冶铁，现在四川华营充匠师，能华语，极清楚，戴华帽、穿华靴而着英服。亦奇观也。 冶铁工师善操华语

二十八日戊申 微晴。亥初，同李湘浦、凤夔九乘车，行十八九里，赴马喀的夫人家茶会。男女百馀。中遇邻人怀达及林池母女等。子正回寓。

二十九日己酉 早阴雨。未正，英棉药商人安山柏来拜，谈及制药之法。据云：棉花弹纺后，蒸以气炉，继而泡诸强水，四分之工，即提入铜罐，付清水池凉之。越日提出，以机器收乾强水，洗以清水，再以机器收乾，则药已可用。然棉花泡以强水，性最易燃，苟强水稍遗，能自生火。因而再以清水煮之，煮已，浸以凉水。后以机器碎棉，棉既碎，乃泡诸水槽，终日搅之。三日后，以口尝无强水酸味，始以机器压乾成饼。夫既经以清水、凉水煮洗数次，而仍恐强水未尽去，乃设法试验之：先以湿棉火药盛满铁箱，推入火炉，火只缓缓爇入，焰并不烈；再放乾棉于湿棉上燃之，而湿棉不着火，始知造成，而敢藏之。仍盛以铜匣，置水中，泡两年亦无碍，用时稍晒仍可用。乾棉与铜帽合用，其力较常药加数倍。如以一指大小棉药，燃于巨木下，木即粉碎。装水雷轰之，水则沸腾数丈。以之轰一寸厚铁板，则直透铁背，爆烈如花，且钻地成穴。若不与铜帽合用，则无力无声，与焚纸同。是棉药与铜帽，如车与马也：马无车无所拽，车无马不能行。盖铜帽如无棉药不能轰，而棉药无铜帽亦无力也。入夜晴。

制棉药法

三十日庚戌 晴。酉初，星使约李观察、麦问皋、罗缉臣、马清臣及彝等晚酌。亥初，彼此团拜辞岁。后李湘浦、姚彦嘉、黄玉屏三君互相吹笛歌唱。甚欢。

光绪三年除夕辞岁

光绪四年一月至三月

光绪四年，岁次戊寅。新正月初一日辛亥　晴。巳初，着官服，同众随星使与李观察，向北恭拜圣牌，行三跪九叩礼毕，彼此团拜。后登楼同坐点心。又赴各屋拜贺。午后，有麦士尼为能，及税务司金登幹、屠迈伦、泰乐尔、贺壁理、爱格尔、骆德、马根及休士等来拜。酉正，星使约李观察、罗缉臣、金登幹、马克雷、米司盘、贺璧理、赫政、屠迈伦及马清臣与彝等晚酌，畅谈甚喜。

初二日壬子　晴。记：英国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处人丁总数及各国旅居商贩人计之，共三千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九百九十八名口；男共一千五百三十七万九千一百二十五名口，女共一千六百万零三千八百七十三名口，计女多于男六十二万四千七百四十八名口。又西历一千八百七 英伦三島人丁总数

十六年英户口册内开：新增者八十八万七千四百六十四名口，病故者五十一万零三百一十二名口，嫁娶者二十万一千八百三十五名口。

初三日癸丑 阴。戌初，马清臣请星使与李观察、屠迈伦及彝等在西敏斯德桥安福义园看马戏。园颇大，观者男女数千。台下所演，无非越马、跳绳等艺，与上年所看者同。台上所演，则日月山水、花木楼阁，层层变化，令人悦目。末场先出法、义、奥、美、俄、土六国皇王统领，各着本国衣装，新齐华美。俄皇头作黑熊状，盖示其无面见人也，又以黑熊为兽中贪横者以刺之。土皇连歌四曲，句句直斥俄国之非。再则土俄交兵，放炮夺城。锋镝刺骨，烈焰迷目，声震江河，势崩雷电。俄兵败北，土队穷追。继而尸横大道，血满长渠。虽系人工假作，殊觉令人伤心。子正回寓。

剧中俄皇头作黑熊

初四日甲寅 晴。凉。申初随星使乘车，往拜威公使。初，威公使曾于《太木斯》新闻纸内刊中国五省荒旱，本国务须设法赈济。故星使拜而谢之。

威妥玛为中国请赈

酉正，李观察请星使与金登幹、屠迈伦、米司盘、密勒尔、马清臣、方益堂、罗缉臣及彝等，在寓晚餐。

初五日乙卯 早阴，午后晴。酉正，邻人墨蕾夫妻请饭，同席男女十六人，名皆未详。酒肴肥美，款待良殷。亥正，随星使乘车赴德国公使闵士达家茶会，会见奥国太子鲁多福。当夜男女有千馀人。楼阁崇侈，铺饰辉煌，洵茶会中之胜会也。子正回寓。 〔原书卷七终〕

德国公使家请茶会

戊寅正月初六日丙辰　阴雾，凉。戌正，随李观察、马清臣至贤真睦斯堂，赴地理会。有合众人司丹力者，曾遍游阿斐里加，于此述其所见。当时听者二千六百馀人。有奥国太子鲁多福，英国太子卫拉斯王，威、阿二公使及各国公使。因阿公为会首，故先起立，陈明司丹力讲论之由。继而司丹力起立，畅论阿斐里加之风土人情。后英太子立陈数语，以赞扬之。亥初散。

听斯坦利演讲非洲探险情形

复同李湘浦、凤夔九乘车入老城，至宽南街宽南店，赴苏格兰跳舞会，英名伦敦亨戛廉阿搜慎，男女千馀人。遇奥国太子，俄、奥、和三国公使，及伦敦美尔夫妇与布拉奚夫人等。楼上奏乐，更番跳舞。时因天主教皇揩朴懿，故奥国太子不与跳列。丑正，经美尔夫妇及赦得满哈达立约彝同李湘浦登楼，入另室夜餐。男女有十馀人。席罢谢归，而东方白矣。

初七日丁巳　雾。戌初，星使请波斯、日本公使夫妇，宝星贝音斯，邻人席泗，名士司柏的斯伍，世爵阿尔柏斯讷夫妇，及阿什柏里、戴蕾吕司多克斯等晚酌。波斯公使马拉阔堪王之妃因病谢辞。亥正席罢。

星使宴请波斯日本二国公使

初八日戊午　阴。未正一刻，随星使同马清臣乘官车，入贤真睦斯宫赴朝会，是日各国公使、随员及本国文武官员如前。申正回寓。酉正，复随星使往见金登幹，亥初始归。入夜雨。

初九日己未　雨，雾。巳正，金登幹、骆德来拜。酉正，张听帆由德国回。戌初，印度回人布克什夫妇请星使，

马清臣与彝晚餐。同席男女十八人，有日本公使夫妇，波斯公使、参赞与随员，及波斯国王派来查办事件大臣钟满坎。除傅立兰、孙得森为欧洲人，馀皆亚细亚洲人。宾主欢畅。子初回寓。

炸药开矿 初十日庚申 阴雨。迩来英人开矿裂石，穴洞轰山，俱用棉火药加硝，较常药其力尤大。棉火药之价，视常火药加倍。常火药每斤一什令，乾棉药每斤二什令六佩呢，潮棉药每斤二什令一佩呢。

十一日辛酉 雨，雾。英人工贾之役，皆力作半日，息止半日。官绅则治事半年，休沐半年。然官不尸位而国治，匠不偷工而物精，亦调剂之得宜也。

十二日壬戌 晴暖。戌正，同马清臣、李湘浦随星使乘车，行十数里，至格物讷弄第四十一号，赴司柏的斯伍家茶会。遇葛兰敦、武阿文、夏理古、花士德、胡格尔及马�befriend等诸多名士，相见甚欢。

瓦伦丁节 十三日癸亥 雨。为西历二月十四日，先贤倭伦坦节。通国少年子女，各戏所爱。其法有二。古法：届期男女各约同数，如九男九女，或十男十女，各书其名于纸，抟而藏诸两筐。男女各取其一。如甲男拈出乙女，乙女拈出甲男，则彼此因而结婚，亦不用媒妁之一法也。今法：届期各择所爱者寄柬。虽以微词挑之，而言颇雅驯。此等信纸亦由铺中出售，上画人物，隐含情意：有女摘花而男子夺取者，有日午而男子送扇与女者。如以夺花纸写，则云："卿所摘花，实不如我。不信，请试留之，久而自知其香。"以

送扇纸写，则云："天热，无扇无风。倘蒙录用，何乐如之"等语。虽云赠芍遗风，仍不失为香草美人之意也。入夜雨止。

十四日甲子　阴雨。亥正，同马清臣、李湘甫乘车，行七八里，至阿苓坦街第二十号赴索立斯百里侯夫人家茶会。楼阁崇宏，灯烛璀灿。男女千馀人，甚为繁盛。有英太子妃、公主、驸马，奥国太子，各国头二等公使，本国文武大员等。丑正回寓。

十五日乙丑　阴。午初，着官服，同众登楼贺节。戌初，星使召贺璧理、何沃生及彝等晚餐。入夜细雨。

十六日丙寅　早阴，巳正晴。日本公使上野景范约是日戌初请星使与彝晚酌，星使因抱恙未往，彝亦遂致电信谢辞。

十七日丁卯　晴暖。西人固以制物谋生，然造一物，必使着实得用，有益于人，方可广行。虽系些须之物亦然。如迩来英人新造一种手纸，宽约四寸，长六寸，柔软不厚，其色土黄。其门票云："零碎纸张，或含有硝磺毒水，或浮有火药烟尘，用者不免受病。今特造此纸，加以暖药，实为有益"云。 西人制造务在便民

十八日戊辰　晴。伦敦楼舍皆随时修理，一律整齐，无坍塌倒坏、堆积碎砖破瓦处，无堆土掘坑处，亦无载运旧砖木料者。

十九日己巳　晴。屠迈伦因假满回华，巳正来寓辞行。申初，随星使乘车往拜法郎西、俄罗斯、日本、波斯四国

公使，皆未遇。

二十日庚午　晴暖。辰正，同张听帆、凤夔九乘车至柴令克洛斯火车客厅，与屠迈伦送行。待车开，同入加非馆，饮加非一杯而归。

送信幼童

二十一日辛未　阴，细雨。伦敦各电信局所雇寄信幼童，皆贫家子也。每日有信，则得有零资，无信则一无所获。因而善男信女，择于是日戌刻，在贤真睦斯堂奏乐歌曲，请人往观，入者每人由二什令半至六什令，即以所获而赒济焉。戌初，同李湘浦往。楼之上下，有男女二千馀人。所作乐曲，声调铿锵。子初回寓。

无事不与中国相反

二十二日壬申　晴。记：英俗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民议君听。论家规则妇倡夫随。论文字则自左之右。论书卷则自尾而首。论饮食则先汤后饭，先肴后果。论位次则上右而下左，贵主而贱客，盖每见宴会，皆主居正中而客分两翼也。其故或由赋性使然，或因其地在中华对面，故风俗制度，颠而倒之欤？皆不得而知也。察昼夜时刻，伦敦较北京迟至八点钟。如北京午正，伦敦寅正也；北京子正，伦敦申正也。

二十三日癸酉　阴。按英俗：凡人所饲之禽兽，如鸡鸭牛羊及豕等，皆不许蓄于城内，以免污秽腥臊。故每早不闻鸡声报晓也。

枪炮日改其式

二十四日甲戌　晴。记：西国枪炮皆日改其式。迩来炮之头大尾小如瓶、头尾匀称如筒，及后膛堵门之具弱小者皆废，改铸螺蛳或胡卢形，以火药初燃力大，故炮头宜

粗，而不易炸也。枪之身重口阔，或内无线路及用圆弹者亦皆废，改铸筒膛渐狭，至口仅半寸，内含斜纹线路。弹子形如枣，头尖尾圆，而近尾处中空。盖有线路逼迫，弹子出口则不致旋转；又恐弹子不遵路而行，于近尾处空其中，使受火药之气，自然涨开，行依线路矣。入夜微风，冷。

二十五日乙亥　早晴，午后阴。酉初。安柏尔夫妇携其子女来拜，坐谈良久。戌正，复随星使乘车往见金登干，少叙而归。

二十六日丙子　阴雨。亥初，同马清臣随星使前往格物讷弄第十七号，赴哈尔的夫人家茶会，见英三公主怀来讷及其驸马克立坚王。当晚各国公使、随员及本国文武大员男女共计千馀人。幸楼舍宽阔，尚不至拥挤烦热耳。　见三公主

二十七日丁丑　阴雨。未正，随星使与李观察、马清臣乘官车，入卜静宫赴眷会。男女会者甚多，立至申正一刻始毕。

二十八日戊寅　早阴，午后雨。戌正，同李湘浦、张听帆二君乘车，先赴马喀的夫人家茶会。入内少立，继而绕行一周，由旁门下楼。登车行八九里，赴布拉奚夫人家听乐会。作乐者男三女四，名皆未详，皆义大利国人也。觞琴笛管，一洗凡声，听之令人忘倦。丑初回寓，雨止，晴。

二十九日己卯　晴。记：伦敦道途，极其平坦整洁。其高冈车路不通处，中墁石阶，左右置以铁栏，以便行人往来。有于栏后种树栽花者，尤足助游者之兴也。　道路平整

三十日庚辰　早晴，申正阴。见西人收储军器，因恐地潮生锈，于宏敞屋中，按行支搭木架，上接屋梁，分为数层，排列悬挂；派兵专司擦抹洗刷，门窗按日开放，以过风气，不令霉湿损坏，自不致耗费帑金也。

兵器库

二月初一日辛巳　大晴。亥初，同李湘浦、张听帆乘车行十数里，至柯来万坊第三十一号赴林池夫人家跳舞会。男女二百馀人。大厅正面设小台，二男二女，同作小戏一出。男为本家之友，一名杨日腊，一名戛的讷；二女一为林公之女林冀娃，一为其侄女林娄姒。声音清雅，媚态横生，观之有趣。亥正一刻演毕，移去戏台客座，撤去地毡，改为跳舞场。当时主客入饭厅共食，后上楼鼓琴跳舞。丑初回寓。

初二日壬午　晴。伦敦闾巷之间，终日往来男女，既无伛偻提携，亦无前呼后应，更无手提雀笼者。虽值盛暑，鲜有露胸袒背赤脚科头者。

文明气象

初三日癸未　晴。申初，随星使与李观察、马清臣乘车赴外部，见德尔贝，谈至申正一刻辞归。入夜阴，冷。

初四日甲申　阴。申刻，随星使及李观察与马清臣乘车至海部，会其尚书施密斯，酉初回寓。

亥正，随星使同马清臣乘车行六七里，至倭尔苇坊第六十四号，赴世爵毛克遂夫人家茶会，带庆五十金婚。盖毛氏夫妻，自结褵后扣至今日，整五十年也。楼舍窄小，男女九十馀人。子初回寓。

金婚

初五日乙酉　阴。记英俗：拜客有时清晨者，系在

巳、午之间，非至契同族不能拜访。午后拜客之层次，以交结之深浅而分：由申初至申正者，为恭敬；由申正至酉初者，为远近之间；由酉初至酉正者，为戚友拜访通用之时。礼拜日拜客最为不恭，女固不为，而男子因平日无暇，多于是日由申初至酉正拜访戚友，无不原谅。 拜客时间

夫妇虽能同行拜客，而实在同行者少；有女长成者可偕往，与同居妇女并识一友者亦可共车。夫妻子女同车拜客者，都城少而外省多。妇女拜客乘车者，令仆敲门，问主人在家否，步行则自行拽铃，问主人在家否；不得问主人何往，何时方回。既不在家，则留刺而已。在家，即入内，俟门丁闭门后，前引登楼。至客厅，将入门，告以某夫人某小姐，以便通报。主人在家而仍投刺使之通报者，称为鄙俗。人家仆婢应敲门而后入者，惟卧室及梳洗房，其他如客厅、饭厅、书房则否。来人至客厅，门丁开门先入，立于门旁报客姓，客则自前见其主。如当时主不在内，仆即云："请坐少待。"言毕，转出关门，往寻其主，此时客人亦不得问主人何在何为。总之，客人不便与仆婢多叙。 不得问主人何往

男子拜客欲见，入门即免冠，以手持入客厅，见主握手，坐后，或置冠于几上，或执在手，别后出门始戴。本家男主可留其冠于门房架上，其他若留为不恭。盖主人留冠于门者，意在示其在家也。至赴茶会、午酌、谈天会、跳舞会及宴会等，则与此不同：又当留其外褂与冠于门房。男子拜客，可持杖或伞入客厅，不为无礼。将见须脱右手手套，以便与之握手问候，否则不恭。 入门免冠

女主每早小食后必告其仆婢：是日接见客否。否则有人来拜，仆婢不知主人之意，乃云往看我主在家否，追转回告以不在家，则疏远之情露矣。女主将出门，适值客来，其仆当具实告，并云：可往请问能见否。来人如无要务，自留刺而去。如已有客在内，仆婢无须告以何人，亦不必请示愿否接见，即一律引入客厅。富宦于每礼拜见客，皆有定期，乃印于名刺云：每礼拜某日在家。届日，女主在客厅以待。客到门启，则前趋一二步，与之握手问候，不必让坐。己先落坐，客自坐于对面，相与交谈。

见客皆有定期

清晨来拜者，不进茶，不备小食。居乡则男来进酒，女来进茶。城内午后接客者，皆备茶。如一家女主以届日来人不多，则将茶烹热，以银盘置于座旁几上。客至则有人代进之，无人则亲递。次以小银盘将糖块及乳汁送上，请客自取，盖吃茶鲜有不置糖乳者。其小食有牛乳、白麵饽饽、樱桃糕片或麵包片夹乳油幾种。毕则置杯于临近几上。如旁有男主或男客，自然接去。主人不得问其"再吃否"或"喜此否"，如专请吃茶，方可用此二语。妇女欲吃麵包抹乳油者，须脱去右手手套，以免着油。女主不欲自斟者，令男仆照客数以大银盘奉上，按人进之。糖、乳皆以银罐、银斝盛满，置于盘内，或另一仆以小银盘托之，听客自取。有小食者，同时奉上。用者拈一二片，否则手推盘边，仆自会意。他国有进加非者，惟英以茶为贵。

茶与点心

主人见客之礼

凡来客是女，则女主起立迎接，与之握手入座；来客是男，则不立，待其进前鞠躬，而交谊厚者，女方与之握

手，疏者则以首颔之而已，客自行入座。客来十分或十五分后，再有客来，则先来者当婉辞而去。先来者未去，非因故，主人不与之引见，但闲叙二人名姓。妇女精明者，能使二人未经引见而谈于一处者。盖主人不知二客愿否认识、是否平等，故不敢轻为先容也。若二客来时，前后不及一二分，则女主与二客交谈不分远近，到十分至十五分后，则先来者先去，后来者后去，盖客坐至多十五分也。

男客去，女主不立亦不送，与之握手而已。女客去，尚有别客，则女主只起立与之握手，无他客，始送至客厅门，看其下楼。男主在家，应陪下楼，至门房，看穿外褂而去。来客无论二男或二女，彼此未经多谈，则去时无须握手，鞠鞠而已。如未接一语，临行亦不鞠躬。若一男一女，女客先去，则男客无论曾与谈否，必立起与之开门，而不躬送下楼。如女主请其躬送下楼，则女客将出门时，只鞠躬致谢而已。凡客去，将出客厅，女主必拽铃，令人伺候。乡间客至，多有御车者，故客去必请主人拽铃，以便预备。若客坐近于铃柄，即自拽之。 告辞之礼

一家若有亲友寄居，当另备客厅一间；如无，须分定时刻接见，以免乱杂。若寓客系未嫁之女，经男人来拜，女主又当陪伴。外客来拜，而与寓客相遇，主人亦可与之相见。新娘接见其在家之旧戚友，礼节与他妇同。嫁后一月答拜。其未来者由是绝交；来者须留刺与其夫。新郎之友来拜，无论识否，新娘皆须投刺求见。如妇女新认一女，而不识其父母，往拜时，女必与之引见。再来，值其父母 妇女婚后一月答拜

外出，必与之留刺。凡清晨拜访，见其母不见其父，必留刺与其父以为礼。

初六日丙戌 晴。酉初，同马清臣、李湘浦、张听帆随星使赴邻人怀达家茶会。楼舍朴素，男女无多。见其妻女与二子，坐谈片时，下楼晚酌，酒食丰美，款待殷勤。入夜微阴，凉。

初七日丁亥 晴。戌初，马喀的夫妇请李湘浦、张听帆与彝晚酌，同席男女十二人，名皆未详。饭后，一男一女鼓琴一曲，音韵悠扬，听之殊令人悦耳也。

初八日戊子 阴晴各半。早接礼部来文，内称昨夜奥国皇父富连喜王薨逝，邻国为之素服十日，以示伤痛之意，由是日起，至十八日换吉服。

未正，着行装随星使与马清臣、张听帆乘官车，入贤真睦斯宫赴朝会。申初回寓。

可见人心纯朴

初九日己丑 晴。伦敦住户养猫犬，死必瘗埋，而鲜有遗于道旁者。时值隆冬，亦无以蒲席裹孩尸而委诸沟壑者。其人心之纯朴可想见矣。

戈登来谈火器瞄准

初十日庚寅 晴。未初，戈顿来拜，谈及施放火器准头。据云：凡弹丸出口，随行必往下坠，如初秒下坠一丈六尺一寸，二秒则四倍之，共坠六丈四尺四寸；三秒则九倍之，共坠一十四丈四尺九寸。故平日演放枪炮，须先试准应用火药若干，则弹丸于一秒时可行若干里。施放之时，若即将其口与所击之处对准，则弹丸发出定不能中，故必先测所向实击若干里，弹丸至彼应坠若干尺丈，既得高角

与远界，则必中而无疑矣。然测远之具虽有，不能遍给各兵，故须平日习以目力也。问以何法教习，则云：设一屋于彼，若干里可见其形，若干里可辨其色，若干里可辨窗牖，若干里可辨檐瓦；又立一人于彼，若干里可辨骑步，若干里可辨衣裤，若干里可辨面目，若干里可辨男女。如是远视而演习之，则对敌不致妄发一炮，妄施一枪，自不致妄费火药而误戎机也。

十一日辛卯　晴。申正接电信，知郭星使奉旨兼驻法郎西国；总税务司赫乐彬偕彝之窗友联春卿（芳）敬赍国书，明日由上海开船，约三月中旬可抵马赛。　郭星使兼使法国

十二日壬辰　晴，凉。按伦敦绅富以及学士名人，相接以礼，鲜有骄傲强横，以势凌人者。仆婢亦皆循谨，虽尊贵之谒者、豪华之供奉，亦无藐视张狂恶习，亦驾驭之得宜也。　富贵亦不以势凌人

十三日癸巳　晴凉如昨。申初，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拜客四处，皆未遇。戌初一刻，李湘浦邀饮在阿奎良木。游者有千馀人。演杂剧，颇可人。子正回寓。

十四日甲午　晴。英国教养子女，其绅富或自延师，或公建学堂。都镇乡村，各有义塾，自数所以至数十所，其西席自数人以至十数人，均按其地之大小酌行之。经费有公捐，有独捐，亦视其地之有无巨富为断。贫而无力就学者，皆收此受教，供其衣食，不听他出。男有男师，女有女师。一切循规蹈矩，法律严明。凡生子女皆报官。乡官岁核户册，已届五岁者即令入塾，故英国男女无一不识　教育普及人皆向学

字者，虽车夫匠役，每于工作暇时，鲜有不阅新闻纸而广闻见者。

十五日乙未 稍阴。午后，金登幹来拜，坐谈时许。去后，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往拜波斯、日本二国公使，及贲丁、阿什柏里、葛里扉，与邻人怀达、墨雷等。酉正回寓。入夜雨。

十六日丙申 阴。未正，同马清臣着行装，随星使乘官车入卜静宫赴眷会。衣香鬓影，仕女如云。由申初立至申正二刻始毕。

十七日丁酉 晴。亥正，同马清臣、张听帆随星使乘车，赴印度部尚书索立斯百里侯夫人家茶会，男女拥挤如前。子正回寓。

十八日戊戌 晴。未正，同马清臣着公服，随星使乘官车，再入卜静宫赴眷会，申正回寓。

星使诞子 亥初一刻，星使三公子生，乳名英生。按西俗，收洗咸用男医，而非华人所惯，乃请裴音斯夫人代觅女医一名为之收洗。

十九日己亥 阴。按英国凡家道稍裕者，皆用仆婢。

各类仆婢 富贵之家，大约数逾四五十名。男仆如总管、买办仆、跟役、头等庖丁、二等庖丁、进爵仆、上菜仆、出使仆、洒扫仆、头等车夫、二等车夫、刷马夫、饮马夫、马铠夫、二等刷饮马夫、下房洒扫童、下人上菜童等；女仆如上等服侍婢、二等服侍婢、伺候小姐婢、上等乳娘、二等乳娘、怀抱娘、保母、上等收拾卧房婆、二等收拾卧房婆、洒扫

婢、上等洗衣婆、二等洗衣婆、上等刷洗厨灶婆、二等刷洗厨灶婆、收置家伙婢、收洗生菜婢、蒸烙房婢、净擦灯烛婢、刷洗器皿婆、收拾小孩玩耍屋婢、收拾学房婢等。以上名数不拘，一年所须工值、饮食、衣服，共约二万磅上下，合银七万馀两。外有园丁、菜佣、随猎使、揸牛乳女等不在数内。中户所用之仆婢，系管事仆、上菜仆、跟役、车夫、马夫、女庖丁、刷洗厨灶婆、洒扫婢、服侍婢、洗衣婆、乳娘、怀抱娘等，各一二名。次则车夫、马夫、跟役、女庖丁、洒扫婢各一名。再次则只女庖丁、洒扫婢各一名而已。仆役无专司启闭者，故无门丁专称；大户系跟役与上菜仆之职，次则跟役与洒扫仆婢，再次则跟役与收拾房屋婆，下则女仆与女庖丁并理之。总管系代主人办理一切出入款项，与进退男女仆婢之职。不用者，女主自理，亦撙节之一道也。

二十日庚子　早晴，午后阴，未初大雪，厚寸馀，冷气逼人。星使令洋仆给裴音斯、葛里扉斯、安柏尔等十数家女主送喜卵。　送喜卵

二十一日辛丑　阴。记：英国幼童入义塾而不安静者，皆改入巨舟。舟亦善人施舍，在上仍行训课，兼练航海各工，跳越爬登，各如所愿。是其随性用人，不欲一人失学，无所成就。其用心亦良苦矣。

二十二日壬寅　早晴，午后阴。申初，大雪缤纷。申正复晴。记：伦敦城内无撮粪者、拾柴者，以及搜拣烧过煤渣者，因道途洁净故也。　无人拾柴拾煤渣

二十三日癸卯　晴。记：伦敦楼舍皆铁作间架，石砌墙台，故前日荔榛街第二百八十一号手套铺失火，惟房顶塌落，墙架依然巩固也。

二十四日甲辰　阴。亥正，同马清臣、李湘浦随星使乘车，至外部赴德尔贝伯夫人之茶会，男女有千馀人，多有熟识者。

二十五日乙巳　大雪。土俄交兵之始，首相德尔贝即欲发兵助土，一责俄国之非，一有益于本国。而英人多有旁观，以伺其隙者。德相见时势掣肘，是日疏乞骸骨，经其君主俞允焉。

德相辞职

二十六日丙午　早阴，未初晴。记：英国收藏火药、弹丸、自来火等，皆按期抖晾，以免轰震之祸。盖凡物堆积一处，扃闭日久，必生热气。况火药易着，热盛自焚。故令之过风，以泄其气，亦慎重军储之意也。

二十七日丁未　晴。法郎西本年在巴里设赛商会，定于西历五月初一日（即三月二十九日）开门。中国经总税务司赫乐彬与上海税务司吉罗福等偕华商数名前来。数日前，金登幹往巴里代赫乐彬租寓时，恰值星使接得兼驻法国电信，遂亦求其代觅居止。当日酉正，金登幹由巴里寄来电信云："现因开会在迩，巴里房少且贵。今有一所，不敢自主。请示遵行。"因奉谕令前往商定，遂拟于诘朝前往。入夜雪。

二十八日戊申　晴。辰初，乘马车至柴令克洛斯火车栈，登车即开。巳正，至都法海口下车，登轮船名"蒲林

出赴巴黎

斯?。展轮出口，风劲且冷，摇荡簸扬，呕吐者大半。午正，抵法国戛蕾海口，下轮船，登火车。未初开，酉正一刻抵巴里。换乘马车，行十数里，至巴斯吉葉巷第二十六号楼中，会见金登幹、哲美森、那威勇、宋得礼、德达那各税务司，坐谈许久。入夜微阴。

二十九日己酉 晴。巳正，经金登幹约得英法银行主人阿色尔者共车，看房十一处，有偪仄者，有价昂者，有路遥者，有空无陈设者。惟一所在大石牌楼旁，罗马王街（前朝法国太子称罗马王）第五号，高大整齐，装饰华美，间数足用，器皿俱全，半年租价三万四千方，合银四千七百六十两。约于次日书押租契。申初回寓。入夜阴。

巴黎租定罗马王街第五号屋

三十日庚戌 阴雨。午初，阿色尔持租契请金登幹与彝画押，内云：

巴里戛希廉巷第十号英法银行主人阿色尔，与代中国钦差租房人金、张二姓，同立约契如左：

此房坐落在路瓦得娄木街第五号，装修器皿俱全，厨房马厩亦皆收拾整洁。一切照旧，并不更移。经某某亲眼看过。定由西历四月二十五日（即中三月二十四日）起，至西历十月三十一日（即中十月初六日）止，计六个月零五日，租价三万四千方，一时付讫。每月给门丁院户共五十方。一切使用器皿，如瓷、铁、玻璃及木、石、绸缎各等物件，皆查对清楚，立簿二本，彼此各存其一。查物使费，归房主人付给。住满六个月，所有物件除应有使用痕迹数种外，皆当如数

房屋租约

交还。如租房人再欲雇人查对器皿簿，其使费应归租房人付给。此房非经房主人画押，不得另租他人。一切房税各款，皆由房主人付给。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四月初二日立于巴里。

三月初一日辛亥　雨。申初，同阿色尔乘车，走凯歌路至罗马王街，入第五号新房，查点物件，带画房图。戌初回寓。当日金登幹代赫乐彬亦租定住房一所，约明日与彝会于布隆海口。入夜晴。

仍回伦敦

初二日壬子　晴，凉。巳初二刻由巴里起程，乘火车，申初一刻至布隆海口，登轮船。遇金登幹，即时展轮，水尚平稳。申正一刻，抵英国佛克森海口，下船，改登火车。酉正一刻至伦敦，谒见星使，呈上房图租契，禀明一切。

初三日癸丑　终日阴晴雷雨不定。午正，金登幹来拜，请示如何代雇车辆仆役人等。星使遂令代雇双马车一辆、跟役洒扫仆各一名。

初四日甲寅　阴。戌正，同姚彦嘉请星使与贺璧理、马清臣、罗缉臣、张听帆在荔檬街贤真睦斯店晚餐，食有铁雀、银鱼，味甚佳。

初五日乙卯　晴。午后，有裴音斯、金登幹、安柏尔及威公使等夫人来拜。酉正，随星使乘车往拜金登幹。亥初回寓。

星使生辰

初六日丙辰　晴。因明日系星使诞辰，酉初，随姚彦嘉、李湘浦诸君，着朝服，登楼预祝。后换行装，入饭厅，欢饮畅谈，亥刻散席，复谈至子正始寝。

初七日丁巳　晴。巳正，同姚彦嘉诸君着公服登楼叩贺。申正，彝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赴世爵鲁特尔夫人家茶会，酉正回寓。戌初，公请星使晚酌。亥正，入魁荫司戏园观剧。

初八日戊午　早晴，午后阴。未初，米斯盘来拜，坐谈良久。申正，复随星使乘车往拜日本、波斯二国公使，皆未遇。入夜大雨。

初九日己未　阴雨。酉初，同马清臣、李湘浦、张听

卜立蚍以光、化各学为主，敷克斯佛以各国语言文字为主。通国大小文武各员，其出身必由此二学中试者，谓之正途。入夜晴。

十二日壬戌 晴。按伦敦亦有人牙，虽无以买卖人口为生，有以代雇仆婢为业者，门首贴以招牌。富家用有总管，则所有仆婢，皆归其雇觅辞逐；无总管，则管事仆为之。而跟役车夫、服侍婢、乳娘多归主家自觅，男主雇男仆，女主雇女仆，马夫则归车夫进退焉。

辞退仆婢必给保单

十三日癸亥 晴。记英俗：凡仆人告退，或被主人辞逐，苟无大过，主人必给一纸保单，言其人姓名年岁，并其身体若何，性情若何，一切所长若何，以便别处谋食。凡辞仆婢，须于一月前告之，付足一月或半月工值。其有违禁不恭者，亦可立逐。同伴口角，未经酿成事端者，主人不能因而辞之。按国律，主人无定给仆婢保单一说，而人之好善者，每不令其失所也。

卞长胜等停学回华

十四日甲子 早晴，午后大雨一阵，申初晴，继而复阴。闻卞长胜、朱耀彩二人自入水师学堂后，仍不守分勤学，滋事妄为，经刘星使饬令回华。可谓不堪造就矣。入夜仍雨。

十五日乙丑 阴雨。闻英俗雇一仆婢，必先验其历来所得保单，问其服役何家，若干年分，前因何故辞去，身体壮否，每年工值若干镑；若雇庖丁，则问手艺精否，曾治盛筵否，曾备若干人饮馔。皆考验之意也。再仆人衣履，主家管否；损坏物件，照价扣工值否；准其接待男子戚友

否；皆须预言，以免将来诈赖。

十六日丙寅　晴。按英俗，每礼拜日准仆婢入礼拜堂一次。隔一礼拜，准入二次，系在清晨、正午、日落三时，彼此轮班外出，以免误事。每一礼拜准午后出游一次。每月准乞假一日。富室仆婢，亦有升阶。如收洗碗盏婆可升为刷洗厨灶婆；三等洒扫婢可升为二等、头等。男仆仿此。小户用人无多，言定一年无过，增加工值若干。 仆婢例规

十七日丁丑　晴，为西历四月十九日，系其耶稣受难之期。市廛关闭，工匠放假，街市游人拥挤。戌正，星使赐馔，同席有李观察、马清臣、罗缉臣、贺璧理，子正始毕。

十八日戊辰　早雨，午后晴。星使奉旨兼驻法国文到，又值三公子弥月之期，同众着公服登楼叩贺。 登楼叩贺 星使兼差

十九日己巳　晴，西历四月二十一日，为其耶稣复苏之期，市廛虽不关闭，游人仍密。

二十日庚午　晴。记英俗：凡买一切物件，其总管、买办、庖丁、跟役、车夫、上菜进爵等仆皆有抽厘之规，系一镑抽一什令也。其抽法有二：一为故令增其货价，一为勒令填写花账。主家知其弊，有自往偿还者；有预为说明：凡物须开实价，不得抽给仆役者。虽然，仍为无益。盖各铺皆欲多得主顾，因而暗奉仆役，令之不兴毁谤也。至卖日用零碎物件，虽明无抽厘之规，而暗开花账以奉仆者有之。此风颇与中国相似也。 小费回扣

二十一日辛未　晴。因国书将到，又届接收新房之期，

奉令赴法料理寓所

星使令彝于次早起身赴法，料理寓所，俟联春卿赍国书到后，即具电信禀闻。

二十二日壬申　细雨。巳正起程，乘火车，午正至佛克森，下车上船，即开。风雨交加，甚冷，而船平。申初抵布隆，登岸，乘火车，戌正至巴里。乘马车，入巴斯吉业巷北达佛店。晚餐后，至隔壁会晢美森，知赫乐彬于当晚酉初先到，联春卿在后。遂即代租达拉布街第七十一号达拉布店。去此，至该店。待至子正一刻，春卿始赍国书而至。欲发电信，而信局已闭。乃畅谈已往，共叙乡情。话别回寓，甫就枕而鸡唱矣。

联芳奉国书到巴黎

二十三日癸酉　阴。寅正，发电信禀复星使。巳正一刻，与金登幹、阿色尔约于申正接收新房。届时偕往查点各件，遂约春卿同行移入。

二十四日甲戌　晴。早，经金登幹代雇之马车跟役及洒扫仆到。午后同联春卿乘车，往拜赫乐彬、吉罗福、金登幹、日意格、马眉叔、陈镜如诸君。

二十五日乙亥　阴。早接电信，知星使于当晚亥初抵巴里。戌正，同联春卿、马眉叔、陈镜如乘车至戛得呐火车栈，遇日意格、司恭赛格及华商王承荣、卓兆鼎、马锦章等五六人。亥正，星使偕李观察、马清臣、李湘浦、姚彦嘉到，入寓晚餐，谈至丑正始寝。

郭星使抵巴黎

二十六日丙子　晴。午后，金登幹来拜。

法国风俗与英稍异

记：法京风土，与英国稍异。各家门旁专有小屋一间，系为门丁携眷居住者。洒扫房屋以及洗菜擦灯各工，皆用

男而不用女。车夫跟役等衣履，由主人供给。有春秋两次者，有四季四次者。

二十七日丁丑 晴。申初一刻，同联春卿随星使乘车往拜赫乐彬、日意格、金登干，皆未遇。入夜阴雨一阵，雷始发声。

二十八日戊寅 镇日忽晴忽雨。未初，同联春卿乘车行数里，入赛商会场一观。房已造成，惟各国货物尚未列齐。其地在巴里城右，分南北两段，中隔思晏江，连以长铁桥。综计长四千六百二十尺，宽一千五百尺，江宽三百六十尺。 巴黎博览会会场

江南者，长一千零八十尺。东倚弗兰克林巷，西傍马代步弄，南对土鲁戛达娄坊，北临江岸。向南正中大门，曰正门；西北角一小门，曰沙洛门。大门楼高八丈，前一月牙敞厅，周一百八十六尺。厅前大路通桥，左右则丰草绿缛，花木清香。建有楼台亭榭，酒肆茶坊。有中华、日本、居尼、波斯、埃及各国各式大小木房一所，惟中华者建于东北角，木质大厅三间，前有辕门旗斗，威严壮观，如外省公署。 中国馆为木质大厅

江北者，长三千一百八十尺，东近色弗兰街，西傍布多那街，南临思晏江，北倚武学路。四面七门：正东二门，曰岱赛，曰克立北；正西一门，曰拉普；四角各一门，曰葛蕾蘗、菊铺列、思晏、多苇蕖。由正南过大桥，大路左右亦列山水花木、酒肆茶坊。再则铁架玻璃罩棚一大间，高数丈，长二千一百尺，宽一千三百二十尺。四面九门系正南三门，东西与北各二门。棚内直分三大 玻璃罩棚长二千尺

段。每段又横分三节。中段中节为巴里府座，前后二节为泰西各国分列细小货物处。左段三节皆为法国列货处，又分成七十五方，每方陈货一种。右段南节为合众、瑞典、英吉利三国列货处，内英占四分之三，合众、瑞典各占一分之半。北节为俄罗斯、比利时、和兰、丹尼、德意志、葡萄牙、瑞士、希腊、暹罗、交趾与中阿美里加各小国列货处，中惟俄、比、瑞士三国各占四分之一，馀则分占一分而已。中节为中华、日本、日斯巴尼亚及义大利、奥地里亚各国列货处，内义、奥二国各占四分之一，中、日、日三国分占四分之二。棚外东鄙一行，各式楼房十五所，为英、义、奥、俄、瑞典、瑞士、日斯巴尼亚、和兰、丹尼、葡萄牙、比利时等国者，及客堂、水龙局、电线局等。北面大小三十二间，西面二大间、四小间，皆满列法国轮机、车辆、枪炮等物。

各国展区

据云货已运齐，明日开门，今夜开箱布置，明早寅初当齐行报竣，以便外人游览焉。

二十九日己卯　大雨，为西历五月初一日。未正开赛商会，乃于未初同李观察、日军门、马清臣、高介尔、联春卿、马眉叔、陈镜如、李湘浦、姚彦嘉诸君随星使着公服乘车往观。入正门，登楼，见各国公使及安南戴纱帽着大领阔袖者五人，仕宦男女有千馀人。未正一刻，法郎西伯理玺天德马克谋宏至。列队，升炮，奏乐，举枪，登楼，偕有英国太子及他国国王世子，齐步前厅正立。工部尚书杨武业对立朗诵一篇，宣示开会之意。下楼步入货场。各

巴黎博览会开幕式

国货物分列，鲜明整齐，如入五都之市。洵大观也。男女如堵，累迹骈肩，以千万计。华商皆戴凉帽，着蓝布衫。货则木器、瓷器、玉器、金银器、铜锡器，凡奇珍异宝，罔不毕具。昼则各楼树旗帜，暮则逐处燃灯烛。城开不夜，举国若狂。可谓海外之旷遇矣。

光绪四年四月至六月

四月初一日庚辰　晴。见巴里通城街道，较前更觉开敞。楼舍加增数倍，一律新齐。镇日车马如蚁，为海邦一大都会。迩因赛商，各国来观者甚众，各物价皆翔贵而百倍于前焉。

博览会期间之巴黎

初二日辛巳　晴。午后，赫乐彬来拜。记：法人使仆婢买办日用食物，频往某铺，则某铺每月给一小簿，书某日买何物，每件价若干，虽现钱买之亦然。主人必以诚实可靠，不知仆婢买后，铺已按价给四分之一矣。如买十方之物，则给二三方；买百方物则给二三十方。如此观之，是又甚于华仆矣。然所以能如此者，实因钱贱物贵之故耳。

初三日壬午　晴。晚接法外部来文，订于后日未初在

蕾立赛宫呈递国书。星使到法后，因兼驻两国事繁，需人襄理，遂令彝函致黎莼斋，令其即日来法。是日亥正一刻复令彝发电信敦促之。 促黎庶昌来法

初四日癸未　晴。午初，法国领见大臣墨勒阿来拜，备言一切礼仪，订明午以车来迎。子初一刻，星使札饬黎莼斋来巴里。

初五日甲申　阴。未初，墨勒阿以朝车三辆来接。彝着朝服捧国书，同联春卿、马眉叔、陈镜如随星使乘车，行三四里，走凯歌路，至佛卜三呐蕾街蕾立赛宫，下车入内。立兵一队，作乐接迎。登楼左转，升阶三重，入一小室，伯理玺天德正立，文武十员侍于后。入门，一鞠躬，距数武，止步立。彝同联春卿立于星使左，马眉叔、陈镜如立于右。星使敬捧国书，宣诵陈词毕，马眉叔翻念法文。递过国书后，法主立答数语，经陈镜如译以汉文。后彼此一鞠躬，退出，下楼。兵复奏乐相送。登车，墨勒阿伴送回寓。少坐，换行装，同联春卿随星使乘车，往谢外部大臣，戌初回寓。 爱丽舍宫呈递国书

敬按国书内云：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法国大伯理玺天德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眷念友邦，言归于好。兹特简现驻英国都城钦差大臣、赏戴花翎、兵部左侍郎郭嵩焘，兼为驻扎贵国都城钦差大臣，并准其随时往来。朕稔郭嵩焘老成练达，办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协。惟愿大伯理玺天德推诚相信，俾得克尽厥职，以与贵国益敦 国书全文

友睦，长享升平。朕有厚望焉。

星使诵词

星使诵词云：

大清国钦差大臣郭嵩焘，钦承简命，驻扎贵国。适逢开设大会之期，万国珍奇，梯山航海，萃于都城，得以亲逢其盛，喜慰实深。夙谂大伯理玺天德武功治化，远近咸闻。使臣奉命通两国之情，而申永远和好之谊，惟希体中国大皇帝之心，万年辑睦，同庆升平。谨奉国书，恭上尊览，以为讲信敦睦之据。

法主答词云：

前闻中国大皇帝欲特设钦差大臣驻扎敝国，旋闻简派贵大臣荣膺此任，尤堪庆幸。从此二国永远敦尚友谊。贵大臣所有应办一切事件，本统领无不竭力照料也。

法主答辞

初六日乙酉　晴。午后，同联春卿随星使乘车往拜驻法各国头、二等公使及本国各部大员，戌正回寓。

三次共和

初七日丙戌　晴。记：法国前于西历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即乾隆五十九年）由君政改为民政之国，为第一次。至一千八百四年（即嘉庆九年）那波伦第一及位，又由民政改为君政。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即道光二十八年）复改民政，为第二次。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即咸丰二年）那波伦第三登位，仍改为君政。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德法鏖兵，法主废位，又改民政，是为第三次。当时公举大臣遁尔为统领。次年登位，在位三年薨逝。是年五月二十四日，经国会七百人中三百六

十人公举前任督帅马克谋宏为统领。三年任满，上年十一月十九日，又经七百人中三百八十三人公举续共七年。现年六十九岁。按法国统领公费，每年六十万方，合银八万四千两；又薪俸每年三十万方，合银四万二千两。 麦克马洪总统

初八日丁亥　晴。亥初，同联春卿、马眉叔、李湘浦随星使乘车入蕾立赛宫，赴伯理玺天德茶会。男女有千馀人，式与官家民家者同。

初九日戊子　晴暖。戌正，日军门请星使暨众人在格朗奥普腊大戏园观剧。亥正，黎莼斋由德国回，谈至寅初始寝。

初十日己丑　晴暖。记法国国政，其权不归统领而归国会：分为两堂，曰上会堂、下会堂。上会堂共三百人，内二百二十五名为通国官府及各属地所举，其他七十五名经公举。前二百二十五名限定每人在任三年，优者续三年，品高者复续三年；至多九年，虽至公至正亦除其名。经公举之七十五名，在堂永不别用。各人必确系法民而不逾四旬者，方得被举。下会堂共五百三十二人，届时各县公举一人。若居民数逾十万，准加一额。凡被举之人，至幼者亦须二十五岁。其出名荐主，亦必年逾二旬，方准列衔。入会堂者，限以六年为定制。 权归国会

二堂每年同于正月第二礼拜一日开会齐集，完事则散。若统领有谕，众须留堂。至少五个月。闭时，统领下诏，定日聚会。总之二堂同时聚散。堂中皆有兴律之权。每立

一例，必上堂依允，下堂方能施行。上下会堂各官绅，皆有月俸。闻本年上会堂共用四百五十万方，合银六十三万两；下会堂共用六百七十七万五千方，合银九十四万八千五百两。

公举总统

统领，上下会堂及乡民所公举，在位三年。如其勤能公正，可以加举三年，多者九年而已。统领有同二会堂会定律例之权。凡例经二会堂议定后，统领为之宣布。重犯定罪，统领斟酌画押。更有赦罪及超擢文武之权。然每施一事，必有大臣同行画押，方著为令。下会堂诸人，如六年内为统领不悦，可商诸上会堂，以为进退。众以为可，于三个月内，由举荐堂另集新人，照数公举，统领欲世传而及民政，可以下狱。若仅有不惬众意处，可以罢职，或自行引退。迨统领缺出，则二会堂即时另举，以副众望焉。

十一日庚寅　晴。未初，同李湘浦、联春卿乘车游柏路旺囿。风清日暖，男女如云，林木葱茏，水流荡漾，洵游览之佳境也。

十年旧友

十二日辛卯　晴。午后，乘车往拜卢的、高安、周安斯、郝富等，皆十年前旧相识也。走马立赛埔街，遇前庚午冬在马赛海口旅邸相识之法武官傅达义，延入其家，畅叙别后情况，款待良殷。

随星使回伦敦

十三日壬辰　晴暖，始着袷衫。午初，同马清臣、李湘浦随星使乘车至戛得呐火车栈，有李观察、黎莼斋、日军门、联春卿、马眉叔、陈镜如送行。未初二刻开车，酉初二刻抵布隆海口，下车登船。戌初展轮，天阴风劲，浪大

船摇，男女呕吐者过半。亥初一刻至佛克森海口，下船，登车即开。子初一刻抵伦敦，有罗缉臣、凤夔九、张听帆、黄玉屏迎入公署。

十四日癸巳　阴冷如秋。午后细雨。亥初，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赴索侯夫人家茶会，亥正一刻而归。复同李湘浦赴徐司得夫人家茶会，男女有数百人，在内少立，子正回寓。

十五日甲午　阴雨。前日外部来文知照，以印度部尚书侯爵索立斯百里改授为外部大臣，订于是日接见各国公使。未初，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前往会晤，坐谈片时回寓。　索立斯百里任外相

亥正，复同马清臣、李湘浦随星使赴邻人墨蕾夫人家茶会，歌唱者男女十数人，曲调幽雅可听。

十六日乙未　晴暖。申初一刻，同马清臣随星使驾官车入贤真睦斯宫赴朝会。当日本国文武大小官员见者，数逾一千。立至申正二刻始散。回寓后，有前年冬季在香港所遇之英国领事官罗伯逊来拜。

十七日丙申　晴。申初，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往拜威公使、罗伯逊及前任外部大臣德尔贝。亥初，复同李湘浦、张听帆随星使赴布乐尔夫人家茶会。男女数百，拥挤闹热。

十八日丁酉　阴雨。记：伦敦通城市廛所售，皆为已成之物，无铁铜作坊，无木石铺肆，故昼夜不闻丁东之声。街既平直，楼亦一律整齐，不作凸凹之式。　伦敦城内无有作坊

十九日戊戌　阴雨。申初，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行八九里，赴敖特卫及讷克斯二夫人家茶会。戌初，复随往拜金登幹，及赴贝乐夫人家茶会。楼大人多，酒食丰美。子初回寓，稍晴。

二十日己亥　终日阴晴参半，风雨交加。酉正，李观察、姚彦嘉由巴里而回。子初，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赴海部尚书施密斯及邻人墨雷二夫人家茶会。丑初一刻回寓。微风，大晴。

二十一日庚子　早晴，酉正阴，亥正一刻雨。同马清臣随星使着朝服乘车，入卜静宫赴跳舞会。男女有数千人，跳舞八次，子正一刻毕，齐入饭厅小酌。丑初回寓。

服丧习俗　二十二日辛丑　阴雨。记英俗：国服由司礼院出示通国，印于京报新闻纸：素服若干日。国家为别国帝后王妃太子公主素服若干日，亦由司礼院出示，遍告各文武之赴朝、眷会者。

平人孝服日期，男女一律：为祖父母持服九个月；为父母、为儿女由半年至一年半，备听之，然服一年者居多，服满方得出门拜客；为兄弟姊妹持服六个月，内前两月不得出门拜客；为伯叔伯叔母持服三个月，内前半月不得出门拜客；为叔伯祖父母持服六十日，为堂叔伯姑舅姨父母持服四十二日，为侄男女亦六十日，为堂表兄弟姊妹及他远亲皆二十一日；夫为妻持服、妻为夫持服皆二年，内一年不出门拜客；妻为夫家及夫为妻家之祖父母、父母、伯叔、伯叔母、兄弟姊妹、侄甥男女、姑舅姨丈及他戚友持

服日期，彼此皆与自己者一律；为朋友持服，灵出则满。仆婢惟给主家家长持服，日期多寡与本宅人同。

孝服色尚黑，无论绸缎布毡，男女一律。惟男高帽，顶围素纱一横，广狭按服之轻重；女则头罩黑纱一条。男女名刺，四边染黑，广狭亦按服之轻重。凡持服未满者，戚友皆往送刺，上书“问候”二字。一人服满，仍愿结交入会者，须往各家送刺，上书“承问”二字，盖示以服满，可以会晤戚友也。非接“承问”刺者，不得擅请入会，以及相与往来耳。以上皆为民庶俗规。官无定律，持服日期之多寡，咸赖男女怀感之心。盖官不因丁艰而开缺，士不因持服而停试，故官不为民预定也。　孝服尚黑

二十三日壬寅　阴。亥初，同李湘浦随星使乘车，赴敖得满讷太芝夫人家改装跳舞会。男女数百，中有着印度、罗马及本国古装者，奇奇怪怪，令人观之如戏。子初去此，顺赴邻人娄色尔夫人家会，少立回寓。

二十四日癸卯　早晴，午后阴。是日为西历五月二十四日，为其君主生辰。戌正，外部大臣索立斯百里侯请各国公使晚酌于其家。亥正，侯夫人请茶会于外部。前日函请星使赴宴，请李湘浦、张听帆、凤夔九与彝赴茶会。届时乘车前往，较平日尤为繁盛也。　女王生辰

二十五日甲辰　阴雨。记昨晚各街结彩悬灯，光明如昼，男女往来，杂沓如织。至于交冲之区，皆有巡捕弹压。朝夕闻歌乐之声，洋洋盈耳。夹道有卖香水者，少年子女，辄买而油之以游，沿途互相激溅以为戏。

二十六日乙巳 阴。亥正一刻，随星使赴邻人巴那尔及散尔悌二夫人家茶会、跳舞会，丑初回寓。

二十七日丙午 阴雨。因阿盖公夫人病故，申初，星使令彝持刺往吊，并代赴艾立斯家谢饭、世爵巴萨呢家谢步，酉正回寓。值阿什柏里送星使烧猪两口，遂于戌刻约众晚餐。坐间谈及请茶会一次，须英金五百镑，合银一千七百五十两。此数无可再减，请否迄未商定。予初，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往赴司柏的斯伍夫人家茶会，遇阿、威二公使。

使馆商议举办茶会

二十八日丁未 晴。申初，随星使乘车往拜阿什柏里。途次星使云："今早同姚彦嘉议定，择于五月十九日请茶会，可即同马清臣拣选应请人数，以便给郭太太印请帖。"彝云："按西俗，凡请茶会、跳舞会，固皆女主出名，然此次中国钦差请茶会，可以稍为变通，不必拘定。"星使云："我自作主。何必参议！且英人皆知我携眷驻此，未为不可。"彝云："愚见所及，不敢不谏。"曰："试言之。"彝云："在西国，若如夫人出名，自然体制无伤。苟此信传至中华，恐人啧有烦言，不免生议。"言毕，星使仰思良久，转嗔为喜而韪之。

不能由如夫人出名

二十九日戊申 晴。在格林泥芝村水师学堂中学习之中国武生严又陵等，请星使往游。巳正，彝同马清臣、李湘浦、张听帆、罗缉臣、姚彦嘉、黄玉屏随星使与李观察乘车前往。至彼，先入方益堂、粟桐侯等十二位寓所。少坐，步入对户学堂，见所用测量度数里数各具，皆与行船

严又陵请星使往游水师学堂

所用者同。亥初回寓。亥正，复同李湘浦随星使赴宝星邵务本夫人家茶会，遇各国公使及阿什柏里等。

三十日己酉 晴，暖。午正。有新立万国公法会首领宝星屠威斯来拜。亥初，同张听帆随星使乘车，先后赴世爵哈尔的、马克来兰二夫人家茶会。男女甚多，两处相埒。子初回寓。

五月初一日庚戌 晴。戌初，凯北巷第十八号得柴斯戏园主人褚达请观剧。所演系百年前英人皮特海创造一种纺棉器，当时人皆厌其无用，待十数年后，良工查得其器省人力而有用，通国遂仿造之。子初谢归，中途至敖斯佛街第四号槐塔点心铺食鲜蛎子及蛤蜊汤菜，皆鲜美异常。

演百年前造纺纱机故事

初二日辛亥 晴。镇日同马清臣抄写驻英各国公使及所知识之本国大小文武官绅名姓住址，从中拣选应行请赴茶会者，共七百数十家。

茶会请客七百馀人

初三日壬子 阴。未正一刻，同马清臣随星使乘官车入贤真睦斯宫赴朝会，申初一刻而归。

亥初，同马清臣、张听帆、凤夔九随星使乘车至南堪兴坦博物院赴茶会。按伦敦凡人之熟悉测地建造桥梁沟渠者，公立一会。是日系西历六月初三日，为立会之第五十年，故于此设茶会，以伸庆贺之意。楼宇崇宏，所列皆印度土产货物。外有英人贝腊新创一种电气传音器名太来风者，系人口向皮筒言之，声自传闻数里或数百里。又一种名佛诺格拉茀者，为合众人艾的森所创，系左右皮筒，中藏关键，人向左筒言后，必反掖机柄，声始得出。一系壁上

贝尔电话

艾迪生创留声机

悬一方玻璃罩，内含一马口铁饼，作荷菜形，旁连皮筒下垂。屋中黑暗，人向皮筒言之，铁饼自亮而出光。声轻，光色淡黄；声重，光色红赤。惟此种不知何人所创，名亦未详。子正回寓。

初四日癸丑　阴雨。申正，随星使乘车，行十数里，至葛雷卓芝街第三十一号，赴世爵哈色星夫人家听乐会。歌者八人，六男二女，皆义大利人。其声清巧，其韵娇柔，听之令人心醉，虽郑卫之音不过是也。酉正回寓。亥正，复随往赴世爵马克来兰夫人家跳舞会，男女来者较前赴茶会尤多。

初五日甲寅　晴。巳初，随李观察暨诸同人着公服登楼，向星使叩贺节禧。申正，随星使乘车往赴贝拉夫人家茶会。戌初，星使召伦敦画工顾曼及李观察、马清臣、罗缉臣与彝等晚餐。亥正，同马清臣复随星使乘车至外部索立斯百里侯夫人茶会。男女数千，拥挤颇热。

画工顾曼

初六日乙卯　晴。申正，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至汉泗坊第二十六号，赴费自来夫人家茶会，男女数百，遇有已故上海税务司费士来之妻翟氏。继赴贲丁夫人家茶会，男女稠密如前。亥正，着朝服，同马清臣、张听帆随星使乘车入卜静宫赴听乐会，一切如初。丑正回寓。

初七日丙辰　晴。亥初，同马清臣、李湘浦随星使乘车至牛贲街第十八号恩的得银器铺，看其新由日本运来古铜玩物，主人司姓所请也，遇日本、波斯二国公使。去此，赴义大利国公使茶会。男女有千馀人，有各国公使夫

观赏日本古铜玩物

妇及本国官绅，冠裳相望，盛会也。丑初一刻回寓。阴雨，凉。

初八日丁巳　镇日阴晴不定。亥初，同张听帆随星使乘车，先赴邻人墨蕾夫人家茶会。去此，行十数里，至包荚姒坊第十二号，赴咯特尔夫人家茶会；男女有二百馀人，遇安柏尔、傅立兰，及长崎道至、费自来、怀达等。夫人年约四旬，通晓测算、格致诸学，亦伦敦妇女中之一秀士也。　〔原书卷八终〕

戊寅五月初九日戊午　阴。昨阅上年英国陆路兵丁册，内开：马兵一万七千二百七十五名，步兵十二万八千六百二十四名，炮兵三万四千九百二十四名，工匠兵及守护粮台运送军火兵共六千八百四十名；另本国守兵十五万一千四百九十一名，备调兵三十二万零二百四十一名，外驻守印度及各属地兵共六万六千六百七十八名。或云：近年多有不愿充伍者，挑选缺额，每致通融录用，故健锐稍逊于前。虽然，兵无妄报足额者，操演亦无雇民充数者。 1877年英陆军总数

初十日己未　微晴。申正，同马清臣、张听帆随星使往赴宝星道模存夫人家茶会。楼阁崇宏，男女纷集，有千数百人。广厦长筵，酒肴罗列，鲜花四壁，香艳怡人，洵胜会也。

十一日庚申　阴雨。午后，朱万森夫妇来拜。酉初雨止，仍阴。记：伦敦铺肆出售使用之物，固皆造成。而一切食物如牛羊猪鹿鸡鸭鱼鸽等，亦皆宰成洗净。盖城中禁 城中禁屠肉皆运至

止屠宰，故街市无腥臭味也。至菜蔬果品，以及花卉糕点，亦各有房屋，并无摆摊铺地，陈于街市之间者。

十二日辛酉　阴。亥初，同马清臣、张听帆乘车，行十数里，至海岱圃坤姒门第八十二号，赴世爵罗弗呢夫人家茶会。男女有数百人。子初回寓。

十三日壬戌　阴雨。酉初，同马清臣随星使赴本街第五十一号艾立斯夫人家茶会。入内见其夫妻子女，款待殷勤。

仆役须知

十四日癸亥　阴。记英俗：男女仆婢，皆早起晚睡，服饰一律整洁。至司启闭者，尤宜敏捷。每日主人见客与否，皆须预知，以便心有主见。否则客至无所措词，致使客延立门外，良久方出，始言主人外出或无暇，皆属不恭。若以抱恙推辞，致令戚友探问，尤为无礼。如实有病，可令实对，无须设法推却也。大家用一洒扫仆、一进爵仆、三四跟役者，客至，则一跟役启门，其他二三立于客厅，进爵仆引客登楼入厅，报知主人，跟役服燕尾乌衣，短红缎裤，白绫高袜，黑亮皮鞋，洒扫仆与进爵仆只服黑衣白领带而已。

洒扫仆
进爵仆
跟役

一家如使一进爵仆、二跟役者，每早跟役为男主刷衣、乌鞋时，则进爵仆司门。若只用一男仆，则每早于未小食时，女婢司门。无男仆，只女婢二人者，每早服侍婆司门，以便洒扫婢收拾一切。苟无服侍婆，则令女庖丁每早由巳正至午正司门，以便洒扫婢毕工。盖午前拜客者少，凡来剥啄者，多为收房税吏，或牧师化缘，及商贾或送货物

者也。每日午后，由申初至酉正。一家用一洒扫仆、一进爵仆、三四跟役者，系二役跟车，一二役司门，其洒扫、进爵二仆侍于厅内。一家用一进爵仆、二跟役者，系一役跟车，一役司门，只一跟役者，则进爵仆司门，一役跟车。至一名跟役而无进爵仆者，当外出时，则女婢司门。总之英俗无司门专役。应客诸事，系归各仆婢早晚轮班递司其职。

凡司门者，逾铃摇，始启街门，立于正中，来客乘车有跟役者，跟役拽铃，门开即问主人在家否，不言某人拜会某人。客之无跟役者，车夫拽铃，则司门人须趋至车前，待客自问主人在家否。盖妇女拜客者，到时令车夫下车拽铃而后上。或车夫不下，亦可求往来幼童代拽。主人不在家，则投其刺于司门者。如在家，则下车走入。他仆引至客厅，未入门，问名姓，后乃大开厅门，口称：某某到。若主人不在厅内，则延客入坐，言我主人不时即至。若二客彼此不识者同时入门，须齐引上楼，不得擅分先后，引一人上楼而留一人于门内。至二客之名不能齐出一口，报时须酌二客品位之高低，以区先后。若系一男客一女客，无论品位高低，须先报女客。系夫妇或系兄妹，虽亦系一男一女，须先报夫与兄。系母女，自先母而后女。若一客已入，走至中途，门铃又响，须急引客入厅，再趋下楼而启门焉。至传报本国与外国王公世爵夫妇子媳之称呼，名既不同，则临时须酌。如称某御尊高王爷王妃，系皇帝子妇也；某贵尊高王爷王妃，系君主之子妇也；某贵尊荣王爷

司门之职

通报客名

王妃，系外国皇帝君主之子妇也。至称本国公爵之有子妇者，则云某贵尊荣太公爷太夫人；其无者，则曰某贵尊荣公爷夫人。称他国公侯伯子男爵，皆与本国〔公〕侯伯子男爵同，只云某公爷某公夫人、某侯爷某侯夫人。其子妇则称其名与姓，如某世爵卓安某美丽夫人。至称他国伯子男爵之子女儿妇，与平人等。客欲去时，厅中铃响，仆即立待启门。客之有车无役者，须代唤车至门前。有役者，役闻铃响，即在门外以手招车。主家之仆见客下楼，即代为传宣，盖暗令其役开车门以候也。

请客晚餐　请客晚餐者，至则司门者引入脱外袭屋。他仆如进爵仆等立于楼梯侧，迨客出，导引上楼至客厅。将入门，请问名姓，报与主闻。有不专设脱外袭屋者，则门内分设柜厨。设大茶会或跳舞会者，皆设脱外袭屋，至则司门者引入。迨出后，他仆引出茶房，请问用小食否。食则入食，否则导引上楼，至客厅或舞堂，报名延入。客皆命车何时来接，届时各役侍于门内，门外又专有唤车使。客下楼时，司门者自为传呼。其有役者自往寻车，无则唤车使代为呼唤。如临时客话延留，则令车趋而过，让他客先行，以免拥挤也。赏唤车使，或半什令至一二什令不等。

平日贸易人来，司门者知主人必见，则约坐于室。若不知来者何人，则问见主人否。如见，则持其剌以入。若女主不在客厅，须令女仆持入代禀：此人请见，不过五分时之久。盖言其人不敢多住，恐误主人之事也。英国仆婢司阍，大略如此。

十五日甲子　阴。申初，乘地下火车，行二十馀里，至贤卓安稣街坤姒巷第三十四号，拜十年前旧相识萨德乐，坐谈时许。其夫妻约驾轻车，同入荔榛囿游。树林阴翳，河水清澄，雀噪鸥浮，别开幽境。旧相识

十六日乙丑　阴雨。未正，萨德乐邀饮，食有煮鱼炰鹅甚佳。后步入楼旁小园，草径花畦，极其清雅。盘桓良久，在凉亭少憩，仍以前车送归。

十七日丙寅　早阴，午后晴。星使令凤夔九与彝暂移楼上黄玉屏屋，以便预备茶会。申初，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行七八里，至贤真睦斯坊第七号，赴世爵塔喇坦夫人家茶会，及本街第六十六号世爵皮特尔夫人家跳舞会。子初，又随赴本街第三号宝星冯恩坦夫人家茶会。

十八日丁卯　晴。亥正，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往赴宝星周义质及吕叔舍二夫人家茶会，遇有日本、波斯二国公使夫妇，及傅里兰、徐司得等。

十九日戊辰　晴。请茶会，自晨至暮。经男女工匠收拾陈设，由大门至二层楼，左右列灯烛、置鲜花，中铺红毡。楼梯阑以白纱，挂红穗，分插玫瑰、芍药及茶花。客厅、饭厅皆悬鲜花灯彩，横设长筵，一置茶、酒、加非、冰乳、小食，一置热汤、冷荤、乾鲜果品。刀叉杯盘，罗列整齐，玻璃银瓷，光华耀目。客厅对面，鲜花作壁，内藏红衣乐工一班。饭厅旁马清臣住屋二间，以木板横支榻架，以便来者脱外袭之所。楼上第一层客厅，及凤夔九与彝原住二屋，皆开门去槅，联为一间。地铺红毡，壁挂灯镜，使馆茶会

悬花结彩 鼓乐喧天

窗外支帐，列鲜花台，置五彩冰塔。第二层星使住屋五间，亦修饰华美整洁。悬花结彩，鼓乐喧天。门外支棚帐，雇巡捕六名，以便弹压一切。由亥正至寅初，男女绅富士民来者计七百九十馀人。

二十日己巳　晴。辰初，送张听帆、凤夔九登火车赴巴里。午后，随星使乘车往外部辞行。酉正，星使令彝代赴本街第二十一号周大立夫人家茶会，遇邻人怀达母女。戌正回寓。

郭星使再赴巴黎

二十一日庚午　晴。巳正一刻，星使携眷率马清臣起程赴巴里。

亥正，同姚彦嘉、黄玉屏乘车，行六里许，至锡蜡胡同第十八号，赴宝星康贝夫人家茶会，听乐男女有数百人，颇觉闹热。

二十二日辛未　晴。申正，同李湘浦乘车，行二十七八里，过哈莫斯米斯桥，至洛安太乃斯庄，入斗文晒别墅赴费士来夫人家茶会。楼高二层，整齐朴素。园广五六里，清溪绕于垣内，跨以石桥。绿树浓阴，红紫争艳，水光桥影，隐现林间，诚佳境也。遇乞假回国之税务司骆德。戌正回伦敦。

手势

二十三日壬申　早阴，未正大雨，雷。近见英俗一种与中国相反者：按中国对面以手招人，系举右手，手背向己，四指齐行屈伸。英则不然，乃举左手，手心向己，伸无名指于鼻前，往来摇动。

二十四日癸酉　晴，热似初伏。申正，同姚彦嘉、黄

米⑧②月①日寄

玉屏乘车行七八里，至海岱阑南门第二十一号，赴贝立夫人家听乐会。酉初辞归，顺赴本街世爵皮特尔夫人家茶会，戌初回寓。

二十五日甲戌　晴。酉正一刻，毛色尔夫妇邀饮，同席男女十二人，酒食甚佳。菜有鳜鱼，味颇肥美。亥正，同李湘浦、黄玉屏乘车入老城，至美尔公署，赴美尔夫人所设之跳舞会。男女有千馀人，更番跳舞，闹热非常。子正，夜餐。款待颇为周至。　鳜鱼肥美

二十六日乙亥　晴。酉初，同姚彦嘉、黄玉屏乘车，行十数里，至柴拉细营房，赴魁伟护军营营总博那璧之茶会。英呼魁伟护军曰葛雷那的尔戛尔自。四面兵楼，高大整洁。中一大院，正面设大军帐二，列长桌，置酒食。前设小帐房六，以便客人休憩。内有御兵奏乐。男女有三四千人。亥正，复同李湘浦乘车至堪兴坦园普林斯坊第十三号，赴杜尔赛夫人家听乐会，及本街第五十一号艾立斯夫人家茶会。子正回寓。　近卫步兵联队营房

二十七日丙子　晴热。申正，同李湘浦乘车，行五里许，至格物呐坊第十三号，赴欧特卫夫人家茶会。申正一刻，布立克森村史敏斯夫妇邀饮，系十年前巴里旧相识英人周安斯之妻弟也，共席八人。戌初回伦敦。子初，复同李湘浦、黄玉屏乘车行六七里，至上布鲁克巷第四十一号，赴柯欧朴夫人家听乐。男女有数百人，琴笛悠扬，令人忘倦。　社交频繁

二十八日丁丑　晴。子初，同李湘浦、黄玉屏乘车，

行五六里，至格物呐坊第三十号，赴布鲁克斯夫人家听乐会。楼虽宏敞，而男女极多，幾无一隙之地。

二十九日戊寅 晴。申正，同罗缉臣、傅立兰乘车至水晶宫内饭馆，赴墨里晒会馆之约。首坐为侯爵马克多福，左为波米国国王黎伯廉，右为波呢国国王斐蒲。二小国皆在阿斐里加之东境。人皆铁面银牙，望之生畏。其馀来者男女有二百馀人，皆籍隶苏格兰者也。食毕，祝颂一番，继而奏乐歌舞。子初始息，回伦敦。

非洲国王银牙铁面

六月初一日己卯 晴。午初，由尤斯敦火车客厅乘火车，行八十馀里，至瓦妥佛村，赴助善会。因建礼拜堂，费用不足，经多人出针黹玩物，定日列于堂前，请人往买，售以重价，即以其所入而助之。当日为英人石勉士所请。届时，先以双马敞车迎入其家早餐。地虽乡僻，而楼舍整洁，陈饰亦颇瑰丽。楼前小园，幽雅可观。同席石姓夫妇，与其二子二女，暨他男女四五，名皆未详。食毕，步入善场。四面横列长桌，分置杂货。每段一女当肆。货物百种，任人挑买。外乡绅富来者百馀人，每人必购取数事而后可。彝乃择其物之细小者，买得六七色，给以金钱三镑，其实所值不过一二十什令而已。申初，火车欲开，石勉士夫妇以马车送至车栈谢别。申初一刻开车，申正抵伦敦。

义卖

初二日庚辰 晴。巳初，送李观察、罗缉臣、李湘浦登火车赴巴里。亥正，同姚彦嘉、黄玉屏乘车，至布连斯屯坊第三号，赴世爵傅克乐夫人家跳舞会。继至益克来屯坊第八十三号，赴罗高介夫人家茶会。二处男女甚多，傅

米⑧②月①日毒

立兰皆与其会焉。

初三日辛巳　阴，冷似中秋。申正，同姚彦嘉、黄玉屏乘车，至益敦坊第一百零九号，赴吴瓦普夫人家跳舞会，及本街第四十七号世爵贺拉斯夫人家茶会。亥正，复同至海岱囿坤娰门第十四号，赴卜埃万夫人家茶会。

初四日壬午　早阴，巳正晴。酉初，同姚彦嘉、黄玉屏赴本街第二十三号巴那尔夫人家茶会。旋接电信，即往柴令克洛斯火车客厅，接黎莼斋、凤夔九由巴里来。亥正，又同姚、黄二君赴邻人怀达夫人家茶会。

初五日癸未　阴。有毛色尔族弟毛萨尔夫妇，请彝酉正赴茶会于上呐尔伍村位素别墅。未初，由威克兜立亚火车栈乘车至水晶宫。因当日设有犬会(英名多格收)，游人甚多。宫旁三大敞间，罗列骏犬各种，盛以木笼。内铺五彩缎垫，细瓷水盆食碗，前后铁网排列成行。凡猎犬、田犬、山犬、野犬、南方犬、北地犬，长毛短毛，大耳小耳，以及腿尾之短长、眼嘴之大小、毛色之黑白黄紫，共计一千零五十九笼。前挂一木牌，上书犬名与价，由六七镑至一千镑，盖欲出售者书实价，其不欲出售而令人观赏者则以千镑号之，知人必不买也。观者每人一什令。看后，在内晚餐。出宫步行，途遇包埊梅之父，延入其家少坐。 水晶宫看犬会

酉正，至毛萨尔家，雕墙峻宇，锦垫绣帏，陈设华美若王侯居。园广八九里，树林蓊郁，亭榭衔接。楼前红衣乐工一班，鼓吹奏乐。男客五六十，女客六七十，皆抛球射箭以为戏。戌初小食，瓜果甘美，酒亦馨香。亥正弹琴 抛球射箭

跳舞，丑初夜餐，客皆欢畅。丑正回伦敦，天已明矣。

初六日甲申　晴，凉。申正，同黎莼斋乘马车，出伦

虎克夫人

敦，行二十馀里，至奇幽园，赴胡格尔夫人家茶会。男女无多。后散步园囿，风景宜人，其花木较前尤胜。

初七日乙酉　晴。申初，同黎莼斋、凤夔九乘马车行二十馀里，至青斯墩山庄，赴副将巴都家茶会。楼阁云连，金碧辉映，花瓷墁地，香木为窗。四面花木参差，临风摇曳。男女数百。或坐于亭榭之上，或步于花坞之间。延揽光景，开豁胸襟，信可乐也。亥初回伦敦。

仆役工资

初八日丙戌　晴。记英国使用仆婢，其佣值之昂贵，较中国不只倍蓰。如总管一名，每年由五十至八十镑；洒扫仆一名，每年由三十至五十镑；男庖丁一名，每年由一百至一百五十镑。以上衣皆自备。其他如头等跟役，每年由二十八至三十二磅；二、三等者每年由十四至二十镑。头等马夫，每年由二十五至六十镑；二等者每年由二十至三十五镑。头等车夫，每年由十八至二十五镑；二等者每年由十四至二十镑。小厮一名，每年由七镑至十二镑；收拾下饭房童，及下人房童，每年由六镑至八镑；买办与进爵仆，每年由三十至五十镑。以上春秋各给衣帽两次，系高帽、毡帽各一，燕尾长褂、背心、汗衫各二件，毡裤二条，白袜二双，白领领带各二分。车夫、跟役亦然，又各加给毡氅一件、雨衣一件、白手套二副。富室则给红缎背心、红缎短裤、高白绫袜。

至女婢，如平等女庖丁，每年由二十至三十镑，或由

五十至七十镑；头等洗厨婆每年由二十至二十八镑，二等者每年由十四至二十二镑；收拾瓷器婆每年由十二至十八镑，刷洗家具婆每年由十镑至十二镑，洒扫婢每年由二十至三十镑，二等者由十四至〔二〕十二镑，三等者由十二至十八镑；女主梳洗婢每年由二十至三十五镑，女公子梳洗婢每年由十四至二十五镑；头等乳娘每年由二十至二十五镑，二等者每年由十四至十八镑；乳娘婢每年由十镑至十四镑，洒扫学堂婢每年由十镑至十四镑；头等洗衣婆每年由十八至二十五镑，二等者每年由十六至二十镑，三等者每年由十二至十六镑；挤牛乳婆每年由十二至十六镑。以上衣皆自备。 女婢衣皆自备

各仆婢所用茶、糖、苦酒、洗衣等，在佣值之外另给。每名每月茶叶一斤、糖块二斤。有给物者，有折钱者。至于苦酒，男仆每名每礼拜一什令，或二什令半；女婢则皆一什令。洗衣钱，每人每月由一什令至二什令半不等。仆人伙食，有按礼拜给钱者。如车夫一名，每礼拜由十六至二十五什令，并给住房一二间、炉灶一分。其他男仆皆由十什令至十六什令不等。女婢每礼拜则由十一什令至十六什令。男仆衣帽，有一年给二次出门衣、一次作工衣者。亦有每二年给三次出门衣、二次作工衣者。 工资以外之待遇

此外又有头等园丁，每年佣值由七十五至八十镑，二等者每年由四十五至五十镑，皆外给住房一所。头等随猎仆每年由三十五至四十镑，二等者每年由十五至二十五镑，亦各给住房一所。男女仆婢上工下工往来路费，皆归主人。 园丁猎仆

苟辞去，不因大过，主家未有吝惜此费者。

初九日丁亥　晴。亥正，同姚彦嘉、黄玉屏乘车至海岱园坤姒门第四十三号，赴包艾夫人家茶会。继至佩乃文路第三号赴尤乐夫人家茶会，男女无多，在彼遇威公使。

初十日戊子　早晴，申刻阴。亥正，同姚彦嘉、黄玉屏赴邻人怀达夫人家跳舞会。子正夜餐，丑初回寓。

尽夜应酬困惫不堪

按西俗赴茶会、跳舞会、听乐会等，固为赏心乐事，然迩来代星使昼夜连赴会场，虽云略为应酬，而言语周旋，上下楼梯，永立无坐，固已困惫不堪矣。幸前日凤夔九由巴里回，稍得分任其劳耳。

摄政公园花果会

十一日己丑　阴。未初，同黎莼斋乘车，入荔榛囿旁园中看花果会。花有红黄紫白玫瑰大如碗者。另一种葉如艾，朵不大，扁瓣。有白质红边者，有黄质紫边者，其他种种奇怪者极多。又月季、茶花大如牡丹，杜鹃石竹，五彩绚烂，有若堆锦。红紫芬芳，馨香触鼻。洵异观也。果则樱桃分红黄紫三色，大如李。葡萄则青紫红白四色，亦大如李。苹果梨桃，皆大如瓜。各种分置玻璃房内。男女游者如雲。去此至荔榛囿汉牛卧门阿贝别墅，赴狄本逊夫人家茶会，戌初回寓。亥正，复同姚彦嘉、黄玉屏乘车行五里许，至葛娄伍讷街第六十六号赴阿什柏里家茶会，子正回寓。

十二日庚寅　微晴，暖。申初一刻，同黎莼斋乘火车，行四十馀里，至惠拉敦囿好斯楼别墅，赴都司莫翥父女家茶会。园广十数里，北鄙木楼一所，局式新奇，陈饰亦颇

华美。楼前一湖，泿漾无波。湖心一石台，高约四丈。前后花木环绕，叠石为冈，丰草绿褥，洵选胜之区也。林中乐工奏乐。湖内舟子行舟。来人男女三四百。遇怀达、林池、狄本逊、胡格尔等母女兄妹。先步小径，后过高冈。旋架小舟至石台，登五十馀级，至其巅。四望湖光潋滟，山径蜿蜒，花坞通桥，古松偃盖，令人心旷神怡，眼界为之一阔。下台，循曲径，过铁桥，入幄食瓜果，饮三鞭，谢辞而归。酉正抵伦敦。亥正，复同姚彦嘉、黄玉屏乘车行数里，赴司特拉坦街第一号世爵柯欧慈夫人家茶会及本街艾立斯母女家跳舞会，子正回寓。　　忠拉敦园水色山光

十三日辛卯　晴。按英俗：请乡间茶会系于夏季，或在别墅，或在林囿。其帖书"请游园会，时自申正至戌初。"又有兼请晚餐及跳舞者，系于"请游园会"字下添写"戌初三十分晚餐，亥初跳舞。"更有加印"遇风雨改日"五字于下者。其地广能容多人者，则于所请男女名下添写"及同伴"三字，意在请其同家或寄居男女，非谓左右邻居及他戚友也。帖有印"敬候回音"者，则被请者当即函复，以便主家斟酌预备酒食。帖俱由铺中印成出售。愿往帖式系"一喜允一所召于一时之一会。"填写则云："某人喜允某人所召，于某月某日某时之某会。"辞帖式系"一甚愧不能奉一所约于一时之一会。"填写则云："某人甚愧不能奉某人所约于某月某日某时之某会。"　　游园会

男女赴园会，如欲携伴前往，须将姓名人数预为寄去，到时一一与女主相见。此等园会不惟预备茶酒小食，更备

有弓箭球毽等物。如有湖河，须备舟艇，以便来者游赏。所设饮食，鲜果居多，如葡萄樱桃苹果梨橘等，有陈于敞厅者，有支搭棚帐于林内河边者。客人信步往来，或乘舟，或射箭，或击球，或踢毽，乘兴舒怀，各听其便。晚餐与跳舞会相似，一切菜蔬酒肉，列于桌上，听客自取。惟热汤则仆人代递。届时入饭堂，男主携陪女客之位高品重者，女主携陪男客之位高品重者。入内，女坐男立。男随时问其所携之女喜食何物，一一奉之。男皆自取。饭后愿跳者留，不愿者去，跳至天明而罢。此等园会，有在数里者，有在数十里者。请主在各客必由之路火车栈，商定多加一趟，于申初或申正，因而传知所请各家，车价则客人自付焉。

踢毽

十四日壬辰。晴。申初，同姚彦嘉乘马车北行二十馀里，至高门村檀木塔别墅赴布鲁克夫妇之园会兼跳舞会。园囿广大。山水清幽，楼阁桥梁，错杂相间，心目为之并爽。男女有千馀人，畅谈欢乐，如长安避暑会。支凉棚，设锦褥，脍鲤烹羊，可谓花天酒地也。跳则当贝、瓦拉自、戛大力、蓝斯尔，鼓琴助兴，舞于中庭，至明始罢。

十五日癸巳　早阴，午正晴。按英俗：每日申、酉之间饮茶，曰午后茶，除请客列在饭厅，平日皆设于客厅，伺候为进爵仆与二三跟役之职。买办房中，预备茶壶、滚水壶、糖罐、牛乳斝、茶钟、银匙，及麵包片、牛乳油等。当未进以大银盘之先，置小桌于女主座前，上罩花毯，银盘置后。女主按人数斟茶，男仆另以小银盘托茶一钟，与糖

午后茶

罐、牛乳斝、乳油麵包片等呈进，每样用否自便。滚水壶多银造，支架燃酒，壶大不能置于盘内，另一仆随盘举入，设于盘旁。仆进茶后，退出闭门，必待铃摇来撤，女主如不愿自行斟茶，则滚水壶与茶壶不必送上。进爵仆按人数斟出，他仆先以小盘托一分与女主，有客则先进女客之位高品重者，其已嫁者当先，未嫁者次之。上茶毕，将糖罐、牛乳斝持下，随手关门，不再入。照人数备茶钟，为仆人之职。有多备一二件者，恐他客至，又费周折也。 进茶

十六日甲午　晴。按英国使用仆婢之饮食，有按时给食者，有按礼拜给钱者。其日给食物者系富室。头等仆婢，专设饭房，在总管住屋之外间，或众仆婢之闲坐房。所谓头等仆婢，系总管、买办、庖丁、跟役、进爵仆、闺闼婢、梳洗婆、洒扫婆与乳娘等。其他二三等者，在厨围坐而食。小户则在厨共食而已。 仆婢饮食

早饭，夏在辰正，冬在巳初。食在总管前屋，则刷洗婆伺候；在闲坐房，则洒扫童或收拾家具婆伺候。每饭皆总管与进爵仆为首坐，各前置刀、叉、盘各一。食有茶糖加非、牛乳火腿、牛肉饼、白煮猪肉、熟鸡卵等。共在厨房，则庖丁为首座，分散一切。食毕，皆伺候之童、婆撤收洒扫。午初午饭，小户只给麵包、牛乳、饼与苦酒；富室添有冷荤，如炮羊、煮牛等。未正晚饭，系大桌上铺白布，每人置刀、叉、匙与玻璃杯各一，盐盅、小勺置于桌之四隅，五味罐置于中央，冷热荤及生菜皆盘盘置于桌上，苦酒、甜饼及乾鲜果品置于桌旁。用时座中一人取而分之， 早中晚饭

伺候人安置后，按位上热汤一盘，乃入厨同众二三等者饭。追头等众仆食毕甜饼果品，乃摇铃唤人，上乳油饼。食毕，众起，则下等众饭亦毕矣。伺候人收拾一切。凡仆婢晚饭，有庖丁为政者，有女主为政者。

甜饼有日日给食者，有每礼拜给一二次者。男仆每人于午酌、晚饭及夜小食时，各给苦酒一尊，每尊十二两。女婢每人惟晚饭给一尊，午酌、夜小食皆半尊。此酒多有按价给钱，以免醉卧者；亦有支钱不饮苦酒而饮烧酒者；有因已入忌酒会，存钱而不饮者；有专为俭省而不饮者。又头二等饮食，虽不在一处，无大区别。晚饭后则晚茶。头等仆婢一桌，不铺白布，惟于首座前置一大铁盘，内盛茶钟小碟、茶壶、糖罐及牛乳罍。每人前置小刀小盘各一，桌心置麵包、牛乳油、李子饼、油炸糕等。夜小食在戌、亥之间，仆婢者不另备，乃食主人所馀：有全给者，有酌给者。每人前置刀叉各二，小匙、酒钟、水杯各一。其夜餐准饮酒者，每一礼拜各给三瓶或四瓶，所食亦冷热荤及糖果糕饼等。小户有不给酒肉，惟给麵包乳油者。无论富室、小户，日各五餐：早饭、午酌、晚茶，皆准食二刻；晚饭、夜餐皆准坐四刻。是饮食亦限有定时也。

定量给酒

日各五餐

十七日乙未　晴。未正，乘车至克英巷韦星斯堂听乐与曲。为乐工卜路斯吉所请，因其女卜嫣娰年十五岁，初学歌唱有成，请人赏鉴。先拽胡笳，继歌一曲，曼声宛转，如在钧天。申正一刻，又行三里许，至克拉之巷第三十二号，赴高尔丹夫人家茶会。酉正回寓。

十八日丙申　晴。昨泰星使手谕一道，言气郁病泄，终夜板痛不眠。因而姚彦嘉具禀谏劝，彝亦具禀以安慰之。　星使气郁具禀安慰

记英俗：凡请酉初大茶会，预备茶酒小食，皆在大饭厅：横置长筵，上铺白布，罗列加非茶糖糕点、牛乳鲜果，及舍利、克拉利与三鞭等酒。此会专用女仆四五名，立于桌后，着黑绸衫、白布织花帽、白布围裙。客有用地椹与牛乳汁者，以五寸花碟、小银叉匙及擦指帕给之。更有用冰乳者，则盛以三寸玻璃碟，上插小银匙给之。按冰乳之色不一：红者造以地椹；粉红者造以樱桃；黄者造以桔子，或鸡卵与牛乳；白者造以柠檬水或葡萄。糕点皆客自取。其他虽经女仆奉进，男客多为女客代取。其撤已用杯盘，皆男仆之职。而盛满酒尊，又进爵仆之事。用一男仆者，若请小茶会，则以上各节皆为女仆之职。盖使男仆司门以报也。饭厅三面，临墙设位，其他桌椅陈设，一概撤去，以便宽敞。凡设茶酒小食，一切规模与跳舞会、听乐会、看戏会无殊。至抛球会、园会，或幄中，或树下，备果尤多。如蕉子、甜瓜、桃橘、葡萄、樱桃、地椹、梨、杏、苹果等。天暖，另放一几于筵旁，上列咸水、红酒及布兰的酒等，专备男客自取，而男仆为之伺候开瓶焉。　大茶会　小茶会

十九日丁酉　晴。未正，同黎莼斋乘车，行十数里，至富朗村．泰木斯江之布来燕斯岸，赴库朴兄妹家茶会。库朴年逾六旬，其妹库茉莉，年亦五十馀矣。楼房不高而式古，陈饰亦颇朴素。前面临江，树作墙栏。园广五六里，莱畦花坞，红碧相间。庭前横列长筵，林中设有铁凳。男女

数百，或坐或立，携手步行，或谈或笑，举杯共酌。众宾为之欢畅。当日江内有赛舟会，舟长丈馀，宽三尺，体轻而易行，如华人所谓水车水马。由一人至八人弄桨，二舟同时起行百里，先到者胜。后一轮船追随，以千里眼查其迟速。左岸搭有凉棚，高台数层，男女观者如堵。酉正回寓。

泰晤士河上赛舟

二十日戊戌　晴，凉。申初，同黎莼斋乘车，行二十馀里，至文普墩村喀那颠营，赴演枪会会首副将郭素吉所设茶会。大帐中列鲜花，置几案。左右帐房亦皆整齐洁净。营兵不多，打枪为戏。对面山冈，相距里许。设有木鹿，自行往来，名曰跑鹿，能击中者胜。男女来者甚多。戌正回伦敦。

跑鹿射击

二十一日己亥　晴。近日凉如孟秋。当日水晶宫作乐放烟火，艾德林来函约往。未初，乘火车至上呐尔伍村，入其家少坐。晚酌毕，同其子女步入水晶宫。正面乐台，有男女乐工二百，琴笛笳筝，无不备具。操技者各擅其长。所放烟火，如起火水法等，亦堪眩目。

二十二日庚子　晴。晚有华工闽、粤七人来控，言在英国"拉多晒"商船充当木匠水手以及洒扫各役。由中国上船至此，一路船主欺侮暴虐，现欲辞去，改登他船作工，以回中土。不意伊竟不允，且不给所欠工值，特求拯救，实为德便云云。遂同黎莼斋禀闻星使，候示遵行。

中国水手来控船主

二十三日辛丑　晴。亥正，同姚彦嘉乘车往赴布拉奚夫人家茶会。听乐男女有千馀人，虽立亦无隙地。上下楼

梯甚为竭蹶。入内见主人后，勉强转出。而汗流浃背矣。晚接星使来谕，令黎莼斋与彝察办。入夜阴，冷。

二十四日壬寅　阴雨。申正，令洋仆赵安往传二华工至，询问一切。无如言语艰涩，只得饬令先回。明日亲赴该船，再为酌办。

二十五日癸卯　晴，未初，同黎莼斋乘火车，行二三十里，至西印度船坞，登“拉多晒”船，见其船主陶罗布。延入客厅，进舍利而请曰：“使君不以鄙贱而辱临之，此固野人之幸也。”询及华工欲去之由，则云：“伊等在船佣工，自当遵守定规。苟有违犯，岂不容人管束？然本船非必欲其存留也，因官府有定例，凡本船雇用外国工人，由某处携来，仍当照数带回。盖各处海口，每开一船，必以所需人数报官登册，回时官为点验。倘数不足，或有染病者，官必究问。此不令伊等离去之故耳。”（按其国固有此例，然各船在本地不易雇人之佣值少于华工者，故该船主不欲其离，而姑以此对答也。）言毕辞归，黎莼斋禀闻星使。入夜阴雨。 船上调查 禀闻星使

二十六日甲辰　阴雨。酉初，乘车行十六七里，至高门村肥尔溪别墅赴世爵倭特娄夫人家茶会。楼高地阔，花木甚繁。庭中张幄奏乐，男女往来游观。楼之左右，各古松数株，枝榦皆分数层，上如虬龙仰首，五爪拿空；下如魔女蹲身，长裙撒地。诚奇观也。戌初回伦敦。

亥正，复乘车至四海会馆，赴谈天会，为会首戴欧赛所请。来者百馀人，皆各国名士。议论风生，颇开茅塞。亥正回寓，雨止，仍阴。

二十七日乙巳 阴。未正一刻，同黎莼斋、葉桐侯乘火车，行四十馀里，至泰木斯江口葛林溪洒地方，登日本“清辉”炮船，赴茶会，日本公使所约也。其船为日本初次来英者，身不大而整洁，式与西国同。船主水手皆日本人而西服者。伊国读“清辉”二字曰“赛伊计”。船面列鲜花，尾陈木案，作月牙形。饮馔精良，果品鲜美。男女有数百人。宴毕辞归，戌正回寓。又是日包娴娜母女请赴乡茶会。辞而未往。

日本炮船访英

二十八日丙午 稍晴。卯初，闽粤七人复来，哀叩救援，且云其船不日开赴印度。遂于未初率洋仆赵安乘火车至威克兜立亚船坞。登船见陶罗布，言众工仍愿辞去。陶云：“伊等如实欲辞去，须索各人甘结，待余禀呈县官酌定。刻下无暇，请后日光降小船，令其具状。”旋问及欠款，则云：“如经县官允准，自当如数付给。”彼时有一杭州人汤逅新者，年十九岁，跪而供云：“原在镇江耶苏堂服役，后被粤人李亚蛮骗云：‘如欲随往英国，自得饱食暖衣，何必在此苦守。’一时懵懂，误信其言，遂将各物卖钱，同伊至此。不意月馀未得一枝之栖。现已衣物卖尽，不能自养，特求恩施拯救。”遂问船主：可将其人带回否？伊云：“他人既已辞去，此人亦不能独留，因皆同日上船，名列一册也。”酉正回寓，见黎莼斋，正商议间，恰接电信，知星使于明晚由巴里回伦敦。

水手复来哀叩求救

杭州少年被骗来英

二十九日丁未 阴。酉初，星使率马清臣回寓。禀明众华工仍欲辞去。星使谕以斟酌办理，即早了结为是。亥

初，命代赴会众马斯欧夫人家茶会，有男女数百人，极其热闹。

三十日戊申　阴雨。午后，彝乘火车至威克兜立亚船坞，登“拉多晒”船，令众华工以汉字具结画押，同交船主，索取工值。

光绪四年七月至九月

船主来馆

七月初一日己酉 微晴。巳正，船主陶罗布携二华工至，声称众工甘结，须请中国钦差盖印，另具一结为凭。彝遂商诸黎莼斋，另书一纸，言华工非因船主不公而去等语。伊仍不允，云："此数人辞去，由中华公署作保，与船主无干。"彝未允，伊言姑呈此纸与县官，如蒙允许，当即奉闻，以便令往取值，否则去留须由官定。申正，罗缉臣由巴黎回。

初二日庚戌 阴。未初，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往拜日本公使及威公使，继赴合众使署茶会。亥正，复随往赴索侯夫人家茶会。

初三日辛亥 晴。申正，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行四五里，至海俗圃旁布来沿斯敦坊第三号，赴宝星博欧达夫

人家茶会。

初四日壬子　晴。申初，同马清臣随星使赴外部，会索大臣，少谈回寓。晚餐后，随星使往拜金登榦，亥正始归。夜大雨。 郭星使会外部大臣

初五日癸丑　阴。申正，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行三里许，至岱万山坊第一号，赴贝拉夫人家茶会。男女无多，少叙即回。戌初，大雨雷电。

初六日甲寅　阴。亥正。同黎莼斋、马清臣随星使乘车行十数里，至坡洛满坊第二号，赴刁卜立夫人家茶会。楼房逼仄，男女无多。

初七日乙卯　晴。未正，随星使乘车行八九里，至海岱閒左卫斯班弄第一百一十九号，访医生马克蕾。酉正，阴，夜大雨。 医生马克蕾

初八日丙辰　晴。申正，随星使乘车，行二十馀里，至布兰山橡树别墅，赴郝立岱夫人家茶会。楼阁崇宏，园广十数里，四围植大树千株，间以奇花异草。张大幄，设长筵，茶酒果饵，极其丰盈。男女往来，饮啜其间，皆醉饱而去。戌正回寓。

初九日丁巳　晴。申正，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赴柯阿特夫人家茶会。旋拜客五处，中得面晤者二处。戌初回寓。入夜雨，凉。

初十日戊午　晴。按英俗：绅富早餐皆专设一厅，小户亦另分一屋。因晚餐门窗不开，必待诘朝方为开启洒扫，是菜味酒气终夜留于屋内。次日早餐，虽食新蔬，仍吸旧 富绅早餐之讲究

味，既不爽口，且与脾胃有损也。凡用一进爵仆、一二名跟役者，则伺候早饭为跟役之职，进爵仆不过照料而已。用一男或一女者，早餐亦当按时伺候。人少者用一圆桌，人多者用长桌，再多则用二三小圆桌，每桌铺粗花毯，复以细白麻布。每人置饭布、瓷盘各一，刀叉各二。每二人置牛乳汁斝、盐碟、糖罐各一。牛乳油饼，有每人置一块于玻璃盂者，有一盘盛数块置于桌心者，有用时仆人分进者。饭将毕，以大银盘盛加非与茶各一壶，糖块一罐，牛乳一斝，按人数备茶杯，置于女主前。待女主斟出，分送各人。

各种食物

其他置于桌上者为小麵包、烤麵包片、乾鲜果、蜜饯果、蜂蜜片、煮鸡卵与油炸饼。鸡卵置瓷钟上，钟长二寸，如二小酒钟连于一处，形如“吕”字。油炸饼大如花糕，盛于平底玻璃杯内，上复银盖，下有银托。旁一桌，铺以白布，置刀、叉、匙、大麵包与瓷盘。菜则冷火腿、煮牛舌、樱桃饼、猪肉饼等。此置冷荤者也。又一桌置鸡卵裹火腿、油炸扁鱼、烹羊腰、炸羊排骨、白煮鸡、摊鸡卵、烧铁雀或鹌鹑等。皆盛以银盘，形如手镟，内含滚水，以使不凉。此置热菜者也。

早餐皆在巳刻

早餐皆在巳刻。届时，进爵仆列酒器，跟役进肴馔。备齐后，或鸣锣，或摇铃，通知大众。进爵仆至主前报信，则夫妻子女兄弟姊妹齐行下楼。入座，进爵仆立于女主身后，俟女主斟满茶与加非，以盘托之分送。跟役侍于左右，按位送麵包饽饽及煮鸡卵后，进爵仆报各肴名，主人依次指要某色，进爵仆以刀切之，盛于盘内，令跟役进之。迨左

右两桌肴进毕，众仆散出，闭门，听其自取。如同座客多，或本家人众，则令进爵仆斟茶或加非，跟役分送。饭毕拽铃，则各仆齐入。待主人上楼，则撤席而洒扫焉。

按早餐各仆服色：进爵仆服燕尾乌衣，男仆服便衣，女仆服印花白布衫、白油襟、白布帽。 早餐各仆服色

十一日己未 晴。酉初，同黎莼斋乘车游海岱囿。薰风减热，秋气初凉，草木渐形黄落。日已西斜，车马往来犹夥。

十二日庚申 早晴，巳正雨。午初，同黎莼斋、凤夔九、姚彦嘉着公服，随星使向北恭拜慈安皇太后万寿圣节，行三跪九叩礼。入夜晴。

十三日辛酉 晴。未初，有英国禁止买卖人口会二十人来谒星使，坐谈时许乃去。按西国禁止买卖人口，则服役者有仆而无奴，婚配者有妻而无妾，故人之子女无嫡庶之分。 禁止买卖人口会

十四日壬戌 阴雨。近因鲜花不多，曾种麦数粒于瓷碗。当时生芽盈尺，围以红纸一圈，英人见而奇之，诘其故。对曰："无他，时届秋令，草木微脱，植此聊以自娱耳。"按中国本有里俗，每值七月，以绿豆、小豆、小麦浸瓷器内，生芽数寸，以红蓝綵缕束之，谓之"种生"。众闻而笑之。

十五日癸亥 阴雨。当日申正，英君主在浦蕾毛斯海口阅船操。武生林泰增请星使往观，遂于巳初率黎莼斋、马清臣、罗缉臣与彝乘火车，行数十里，抵其地。下车登船，见 随星使往阅船操

战船二十六艘，君主与各国公使、议政大臣往来游览者四艘。旗帜森列，队伍整齐。原定出口操演，因风大未往。亥正抵伦敦。

控金登幹辞人不公

十六日甲子　阴。早有金登幹旧书手伊斯得布陆克呈控金登幹辞人不公，请星使令其召回复用，或转荐他人。未初，随星使乘车往访金登幹，知其现住布莱敦未回。

十七日乙丑　晴。辰初，星使率马清臣往巴黎。

赴外部问烟台条约何日可定

未初，代星使持刺赴外部见潘侍郎，问《烟台条约》迄今未完，何日可定？据云："一因公事繁多，一因土俄鏖兵，是以延搁。而所以迟回不定者，惟洋药与厘金二件，想办之亦易就绪。然本国须与他国商议。德国巴公使刻抵法京，不日必来伦敦会商。迟早不敢预言，我等必诚心妥办。务臻允协。"回寓后，具禀所闻，寄赴巴黎。

金登幹辞退书手事

十八日丙寅　阴雨。未初，乘车往见金登幹，出，告以书手之事。金云："其人不堪录用，亦不能转荐他人。钦宪令我代拟答词，我恐不能得当。请同往见律师贺真商办。"遂同入老城，见贺真之伙计司得令，告以来意，且言此以简明为妙。司云明日拟妥饬送。

十九日丁卯　阴。辰初，凤夔九起程往游都法。未初，金登幹持信稿至，内云："中国公署张奉钦宪谕：本月十三日密函收到，所云前在金登幹处充当书手一节，应毋庸议，亦不必再行渎请等因。特此答复。"

水手事件了结

二十日戊辰　晴暖。早接"拉多晒"船船主陶罗布信，据称华人辞工一节，奉官允许。遂令洋仆赵安传知各华工

往见船主，取其所欠工值。申正，赵安携汤近新至，泣诉：他众皆领足工值，改入他船。惟遗汤近新一人，无处谋食，仍请拯救。踌躇再四，无计可施。商诸同事，默无一语。遂与其人半镑，令暂住数日，代谋一枝之栖。其人哭谢，步回船坞。晚将一切情形，禀闻星使。

二十一日己巳　晴。是日慕桐侯、萨鼎铭、林钟卿三人改登兵船学练，而制办衣帽以及川资，诸多不敷。因监督李观察现在巴里，乃向姚彦嘉暂贷二百镑，取存银簿。又值凤夔九外出，惟姚彦嘉一人画押往取，号商不给。亦足见其凭帖取钱，认字不认人也。

二十二日庚午　晴。晚接星使谕，令探巴公使何日来伦敦，并谕以金登幹代拟复词可即照录寄发。　郭氏令探巴公使何日来英

二十三日辛未　晴。午后乘车至德国使署询问。据云，自公使以下皆外出避暑未归。申正，安柏尔来拜，坐谈片时而去。

二十四日壬申　晴。午初，凤夔九由都法回。未初，乘车入老城，访米斯盘，询问德国领事官住址。据云不识其人，且现值夏令，会堂不开，人多出外游览，虽知其住址，往拜不遇，恐徒费一番周折也。回后即将所闻禀知星使，附禀俟探巴公确信再为禀闻。入夜阴。

二十五日癸酉　阴雨。记：英俗无论贫富，皆有午酌。一切由午正一刻预备，皆为跟役之职，进爵仆惟备酒醴，监查大略而已。桌面铺白布，按人数各列刀叉二把，舍利玻璃钟与克拉立玻璃杯各一。凡午酌饮汤与啖鱼者少，故银　关于午酌

鱼刀叉及汤匙皆不备。饭单有用有不用者。用则叠起，置面包于其上，否则每人旁置面包一块。不用菜单。

俄式午酌　迩来英人午酌有仿俄式者，有仍旧规者。按俄式，不置盘碟，不供鲜花，不献果。客有怀藏香水一小瓶者，有以玻璃筒盛水插玫瑰花一二朵挂于胸前者。其义未详。凡切成冷荤，皆列桌上。其他大块热荤皆置于临壁小儿，酒瓶亦然，皆男仆依次传递。其不按俄式者，系将糖糕、糖饼、蜜饯果、乾鲜果及鲜花一二盆罗列桌之中央，热荤以大盘陆续分置男女主前。按人分给。冷荤如汤羊肉、白煮鸡、鹌鹑、肉饼、白煮小牛肉及酱羊肉等，皆进爵仆侍立切块，按人呈进。拌青菜亦然。用时，按人先置叉、匙、盘各一。男仆以盘托在各坐之左，请问用否。桌旁橱架之上，置刀叉匙、玻璃酒杯、水罂、五味架及各种酒瓶。另一大木盘，上铺白布，内置一银筐，盛麵包块。又一瓷盘，白布围牛乳饼。另备凉瓷盘数个，以便客用。肴蔬用罢，食饼果，末上麵包块与牛乳饼。（热荤冷荤）

每日进爵仆在女主前报齐后，即入饭厅，偕众男仆伺候。如按俄式，则男仆上第一菜，必首由男主右第一女，陆续绕桌传递。每一热荤，必随一生菜。热荤将上，仆于各人前置一热瓷盘。生菜将上，又各前置一小瓷碟。第一热荤，经进爵仆在旁分割，男仆以大盘托至座左，用者以叉插肉，以匙盛汤。又一男仆以瓷盆盛生菜随其后，用者以木叉木匙撮取之。第一菜上，进爵仆进舍利或克拉立酒，酌而饮之。食毕撤盘，另上新盘，盛以二色之菜，如鸡、牛（上菜进酒）

二种。进爵仆在旁分割，各盛数盘。男仆各举一盘至座左而问，则择所喜者留其一。第二菜上，进酒如前。迨第三菜上，则进三鞭酒，此酒通席不过二次。各菜上毕，撤大盘，换小盘，并小刀叉各一，以便用糖果糕饼。鲜果多用葡萄梨桔樱桃地椹，乾果则核桃榛子桃仁栗子等。席毕则仆去矣。

其不按俄式者，热荤皆男女主分割，如鸡、牛二种，男前置鸡肉一大盘，热盘数个，女前置牛肉一大盘，热盘亦数个。热盘皆经厨工预置灶旁暖洞中，用时不致冷而失味也。女主先问首位喜食某味。愿食鸡者，男主给之；愿食牛者，女主给之。皆男仆转递。先进女，后问男。若恐男仆不明，则告以递此盘与某夫人某女公子。热荤用毕，则上糖果糕饼，此又先男而后女。若坐无外客，一切皆女主分给。男主女主位后各立一仆，以便安置食具，而每味必换者，恐淆其味也。如有孩童，则置小刀小叉小匙小杯各一而已，因不茹酒而令饮水也。上糖果糕饼后，仆皆去。迨用毕，男主未上楼之先，拽铃唤仆。仆入，则进爵仆检点酒瓶，跟役洒扫一切。如只用一男仆或一女婆，每饭主人自收馀酒而藏之，亦省俭之一道也。　旧式午酌

二十六日甲戌　阴雨。午正，乘车复至德国使署，询之，云皆未回。　问巴公使仍云未回

未正，同黎莼斋乘车至倭特尔路火车栈，换车即开。行百里，至车尔吉村下火车，有世爵库森以马车迎入皮克娄别墅。见其妻及他男女六七人，乃乡间小茶会也。楼宇不

大，罗列各国盔甲器械颇多。园囿清雅，花木浓荫，因雨未得畅游。治酒款待，薄暮乃归。入夜雨霁。

二十七日乙亥　早阴，巳正晴。午后，乘车往拜威公使，以便询问巴公使来否。值其公出，未遇。回寓，有安柏尔及合众人林乐知来拜。申初复阴，大雨一阵。

林乐知

二十八日丙子　阴。记：英国除官兵外，有义兵一十六万八千。城乡市肆住户愿充者，报名注册，每处千数百人或二三千人不等，皆绅士领之。自备号衣，官给火器。每礼拜一日操演，立的命中，自数十步至二三里之遥，优者酬以金钱一镑半为衣费。怠则除名，责缴火器。每年西历七月校艺，凡十有四日。胜者商人捐银酒斝为奖。且贡数名于上，君主召集而亲校之。择其尤者六人，树的三里，中者赏以末等宝星。复令与官兵合操，赏亦如之。有事则自保乡闾，不复征调远去。

民兵校艺

本日系礼拜一日，在伦敦东南文普墩村驻有义兵一千，即前于六月二十日所赴茶会地也。经副将郭素吉邀往观操，遂于未初乘车抵其地。见兵以十人为一队，火枪跪而施放。放毕立起，闻号复驰。其中的于二里外者，指不胜屈。演毕，延入大帐饮酒。戌初谢别回伦敦。

二十九日丁丑　晴。未正，同姚彦嘉、凤夔九、黄玉屏乘车至柴令克洛斯街福林店，答拜林乐知，未遇。后独至贤真睦斯圃司多立门第八号拜访金登幹，浼其代探巴公使抵英否。

再探巴使

八月初一日戊寅。晴。记：伦敦书肆林立，所售书籍，印

有总簿，皆按字母排列，如某书何人著作，何人刊成，每卷装订，或皮面，或布面，或纸面，式之大小，纸之厚薄，价各若干。频往照顾者，皆奉给一本，以便择所欲者往买。又有专售旧书者，所印总簿亦同。

初二日己卯 阴。记：英国每年夏季，敖克斯佛与堪卜立址二处有赛舟会。在泰木斯江，由卫斯民至蒲塔呢，或由蒲塔呢至莫塎蕾，长各百里。敖、堪二学院生徒，各分一党，赛时士人临水观之。轻舟竞渡，鸥鹭同趋，衣帽各异其色，以便观者易辨先后。胜者得奖若干，未闻。 划船比赛

初三日庚辰 大雨。记：英俗凡人临危，皆有遗书，言其财产分给何人。无遗书者，官有定例：如亡人有妻与子女，则分其三分之一与其妻，其馀与其子女。无子女，则给其近支兄弟姊妹及侄男侄女。只有妻而无近支者，一半与其妻，一半入官。无妻子者，分给近支。有子女而无妻者，分给子女。有子与孙者，各分一半。有父与兄弟姊妹者，全给其父。有母与兄弟姊妹者，与之均分。有母、妻、兄弟姊妹及侄男女者，妻分一半，母与兄弟姊妹侄男女等均分一半。有父与妻者，各分一半。有母、妻及侄男女者，妻分一半，母分四分之一，其馀则各侄男女均分之。有母、妻及兄弟姊妹者，妻分一半，母与兄弟姊妹均分一半。只有母者，全给其母。有母与妻者，则均分之。有兄弟姊妹者，按数均分。有祖母与外祖母者，各分一半。有堂兄弟姊妹及兄弟姊妹之孙男女者，亦按数均分。有祖母伯叔者，全给其祖母。有伯叔母及侄男女者，则均分之。有伯叔及 遗产继承

堂兄弟姊妹者，则伯叔均分。有舅与姑母之子女者，全给其舅之子女。有侄与甥者，则均分之。有祖父与兄弟者，全给其兄弟。有兄弟之孙与侄女或甥女者，则侄女甥女均分之。有妻与兄弟者，妻分一半，兄弟均分一半。有母与兄弟者亦然。有妻与兄弟姊妹，及已故兄弟姊妹之子女者，妻分一半，兄弟姊妹分其四分之一，各侄男女亦分其四分之一。有兄弟姊妹，及已故兄弟姊妹之子女者，兄弟姊妹分一半，侄男女分一半。有母妻兄弟姊妹，及已故兄弟姊妹之子女者，妻分一半，母分四分之一，所馀则各人均分之。只有祖父者，全给其祖父。妻死所遗，全给其夫。寡妇有翁姑或有子女者，分法与男子同。是官有定例，而民无争斗也。是见彼邦政教之一端矣。

妻分一半兄弟一半

初四日辛巳　阴。记：英俗视男女之远近，不论姓氏，而分血脉之相连与否。故夫妻同视彼此之父母、兄弟、姊妹、姑舅、侄男侄女、甥男甥女，皆一律无别。又兄弟与已嫁未嫁之姊妹同，兄弟之子女与姊妹之子女同。姑舅既同，其子女亦与己之兄弟姊妹同。己之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同。姑舅既与叔伯同，则姨母亦与之无异，盖谓姓虽不同，而血脉仍连也。故英语无伯叔舅父之分，皆称曰昂克尔，伯叔母及姑姨母皆称曰安他；堂表兄弟姊妹皆呼曰克森，堂表侄男皆呼曰乃弗由，堂表侄女皆呼曰呢斯。

亲戚关系及称谓

初五日壬午　阴。记：英人用一跟役者，自不论其年纪若何、身体若何，只要明白安详而已。用数名者，则年纪之大小相同，身体之高下相同。其序又分三等：头等者，又

名二等进爵仆，不随出门，每日午后听门，伺司进爵，早晚侍奉五餐；二等者，呼为夫人跟役，因妇女朝朝拜客，以及游览名胜、买办物件也，其职系每日洗盘涤碗擦灯添油等事；三等者，系终日往各屋搬送煤柴，磨洗刀叉，乌刷靴鞋，刷撣裤褂，收送信件，及早晚启闭门窗帘帐之职。皆卯正起，司其所事，终日往来蹀躞，极其殷勤。待主人寝后，息烛闭门，时已在亥、子之间矣。 夫人跟役

初六日癸未　微晴。按：伦敦往来行人，无一任意便溺房后墙边者。园圃设有妇女净房。街衢闾巷，设有男子屏蔽。造以铁板，高五尺，宽一丈，前后二屏，形如“〔 〕”字。中一墙，前后共分三槅，作“王”字形，入者互不晤面。墙下铁板，孔通地沟，墙上横漏活水铁筒，不时下冲，秽自顺流入地矣。 公共厕所

初七日甲申　晴。记：伦敦房屋墙壁，禁止粘贴报单，铺肆亦无报单可贴。凡新开者，增添货色者，皆上新闻纸。有送货物价簿门票于通城绅富者。戏园亦然。惟杂剧馆每日所演，不能预登新报，雇一种贫民，令于胸前背后，挂二长方木板，长三尺，宽二尺，各上贴报一张，镇日负之游行于市。有二三十名，呼曰三堆之。又英一种小食，亦名三堆之者，系两片麵包，中夹火腿一块。是比二板为麵包，比其人为火腿也，趣甚。 墙上不准粘贴

初八日乙酉　晴。巳正，同黎莼斋乘火车至布来墩，仍入前寓。早餐后，驾轻舟，沿海游十数里。远波荡漾，一望平铺，翠叠长堤，如开画景也。午后，入阿奎良本一 与黎庶昌游布赖顿

游。晚赴皮尔听乐，皆闹热如前。入夜阴。

古王行宫

初九日丙戌　微雨。巳正，乘车行数里，入一古王行宫。楼高二层，罗列多中土画轴佛像，及铁壶、瓦罐、瓷瓶、木碗等。在上四望，雲连海气，风带潮声。览眺之馀，不觉令人感慨。未初回寓。申正乘火车抵伦敦。

再询巴使行踪

初十日丁亥　晴。午后乘车至德国使署，见其随员何太吉。问之，未接确耗。继至金登幹处，亦云不知。

十一日戊子　晴。早新闻纸言：前日戌初，在泰木斯江外，有游船一只进口。时值阴雨黑暗，突被他船撞翻，溺死者七百馀人。泅而得生者不过五人而已。欲知当日往游男女名姓者，皆须开送美尔衙门，以便捞尸往认。

李凤苞将代刘锡鸿

晚接上海文报局电信云："李署刘回，文即日发。"遂照录寄星使。

十二日己丑　晴。早新闻纸言：现捞得溺死者五百二十七具，置于格林泥芝村巡捕厅内，识者往认。

戌初，接星使谕，言威公使订于本月二十日由马赛登船赴华，择于十八日在巴里与之祖饯，令代缮英信一函，亲身送往。

访威妥玛于其乡居

十三日庚寅　晴。早起，至阿赛年会馆，访威公使住址。巳初，执信乘火车，行四十馀里至高斯敦村，改乘马车，行十数里。一路树林阴翳，溪水清澄。入见威公使夫妇。伊言是日不克赴约，改日亦难预定，即交复函，令彝代呈申谢。因当时无车开往伦敦，遂同其夫妇入園步游。登冈一望，丛林攒翠，夹路如屏，古树婆娑，凉阴匝地，水

净鱼肥，不觉令人有村居之想。后入室少坐，饮茶而别。乘马车至客厅，登火车，申正回伦敦，即将一切具禀星使。

十四日辛卯　晴。午正，同黎莼斋、凤夔九由帕丁敦火车栈登车，行三十馀里，至梨汀庄换车，遇日本随员长崎道至。又行二十馀里，至阿拉得马驷达村，改乘马车，行五六里，入巴多慈别墅，赴对户葛里扉夫人家茶会。楼房一所，高敞整洁。园广七八里，清溪缭于垣内，跨以石桥，有小树编为翠屏。夹道奇花异草，风送清香。草地张幄，罗列饮馔。男女来者数百，多以击球为戏，胜者主家赠彩。甚觉开怀。继饮三鞭、舍利酒，食有橘子葡萄。待至戌初，上火车，亥正回寓。 别墅茶会

十五日壬辰　晴。早起，同众团拜，庆贺中秋。未正一刻，威公使来寓辞行，询知当日起程。伊去后，即以电信禀闻星使。晚餐同李观察、黎莼斋、罗缉臣、凤夔九、姚彦嘉、黄玉屏共席，畅饮甚欢。

十六日癸巳　早阴，未初一刻雨，入夜雨止，微晴，冷。按：伦敦铺肆欲歇业者，其货照本出售，门外横白布一条，云尚馀三日，或尚馀半月，或限于一礼拜内，或限于一月内。盖言或幾日、或幾礼拜、或半月、或一月后即行关闭，故挂此招人来买也。然竟有终年永挂“现系末礼拜”五字或“现系末月”四字者，亦云奇矣。殆亦商贾诱人之计欤？ 歇业拍卖

〔原书卷九终〕

戊寅八月十七日甲午　晴。记英国募兵之法：凡年至 募兵之法

二十二以上，愿充者投告，由医官验其身体健壮，长及六尺，胫骨不弱，足不平底；则给赀为质，令归告所亲，送诸大营复验。若不如式，则罚医官赔偿所质。又虑其出于一时愤激，乃讯其来意真实，则分哨教习之。教法系十人一排，先练手足：缓行欲其步伐整齐，急走欲其驰驱速快；站立欲其脚稳，运物欲其腕劲；以头触物，欲其撞之而仆、推之而开；两手擒伏，欲其力坚能制，而使之不动。凡演习或口号或摇旗，欲其耳目习于观听。迨手足有效，则教以陟山、跳濠、越墙、缘木各技。盖垒土为坡，趋之欲其息而不喘；绳挂木城，攀之欲其悬而不坠；横木半空而超过之，由二尺渐高至五尺，欲其上腾，身不触物；掘濠于地，由二尺渐宽至一丈，欲其两胯之张，足不失陷。

新兵训练

如是二三年后，则授以火枪，使习携持、举抱、跪立、反正、测远近、辨高低，各种施放之法。其马兵由步队选择，盖预防其丧马而仍可步战也。马先予劣者而不予鞍，继予鞍而不予镫，由骑坐以及驰骋，由驰骋以及超越。运用刀矛，施放枪铳，各技精熟，然后予以全分鞍镫缰绳。凡马步技艺，学习三年不成者，斥出。学成者，给以饷糈。三年为一届，愿留者，或六年或九年，至多者二十一年，以其年老体衰，勒令归里，仍以原饷赡其终身。

马步技艺

在营有所犯，轻者禁一礼拜不准外出，重者降为二等，再犯则降为三等。盖兵虽有头二三等名目，饷仍无异，不过以示优劣而愧励之。有犯则注之于册，由哨官时进营官查验之。如再犯则改入他营，易人领教之，将其所犯事由

营规

一并录送。过仍不悛，则下诸狱，令作苦工。盖有专狱以锢士卒也。其三年无过者，以黄绦作规形，施诸袂，加其饷糈。绦递加至三而止。嗣有所犯，亦递褫之。其已降为三等者，能知愧奋，亦可逐渐赏还优等。此英国赏规之大概也。询诸泰西别国，大率类此。

十八日乙未 早阴，入夜风雨甚劲。记：英国官病烧酒之害，禁之不果，乃特令以土产一木名恰斯者，与炒麦酿成一种黄酒，名曰比尔。其味颇苦，能养血气，听人沽饮，以默寓转移之术。人遂任意鲸吸，益自迷于醉乡。往往挹注盈缸，一饮而罄，日非数瓶，兴不足尽。而奸侩阴投盐矾其中，使沽者愈饮愈渴，愈渴愈沽。故街市车夫及贫家男女，多额赤而鼻红者。闻伦敦城外苦酒酿房极多。大者四处，以大池为酿器，以深屋为酒缸，每酿辄十数屋，扬其沫而凉之，然后注诸木桶。桶形如鼓，盛酒四百磅，每年出售六十万桶以上，皆销诸伦敦一城，无外出者，以是知英人之好麴糵，不亚于中国人之嗜阿芙蓉也。 啤酒

十九日丙申 晴。记：英国妇女之侍者，多为嫠妇孤女，职系伺候饮馔、听门报客、服侍梳洗、收拾卧室等事。以上只用一二女仆者。若有跟役，则侍候饮馔、听门报客，皆非其职。

二十日丁酉 晴。去岁刘星使未往德时，曾同郭星使入御画阁观画。刘星使见悬有天主母画一幅甚佳，问价则七十镑。回寓后，刘星使令马清臣代觅画工精而价廉者，摹仿一幅，迨七八日后，马友荣荐来画师顾曼，言定工价 刘星使请顾曼为画圣母像

二十镑，画幅长四尺、宽二尺。月馀造成，值虽付讫，而刘星使已去。

郭星使闻之索观，及见，则亟赏之。令二武弁舁至楼上，与内眷看而留藏之。顾云："既蒙奖饰，情愿恭绘尊照，不论画工，只赐笔费足矣。"星使闻之喜曰："画图所愿，无如不耐久坐。"顾云："请先以照相作蓝本。"及取而观之，不以为可，请另照以为楷模。次日星使率马、顾二人往照。星使言顶珠须露，否则人不知为何帽；面不当正，亦不可太偏。迨照成，顾即持往摹画。后请率马清臣往观二次，着色提神。顾请星使着朝服，星使以朝服近于追影，遂止。画工竣后，适值御画阁开，乃悬诸其内，观者无不叹赏焉。旋立文普海口画阁又开，遂移于彼，悬挂四十日。后送入公署，问其价，系颜料费二十镑、金木框六镑。星使共给二十镑。彼此各无异说。不意前于六月二十日，上海《申报》忽印一段，题云《星使驻英近事》，按其所言曰：

郭星使请
顾曼画像

"英国各新闻纸，言及中朝星使事，每涉诙谐。近阅某日报，言英国近立一赛会，院中有一小像，俨然中朝星使也。据画师古曼云：'予欲图大人小像时，见大人大有踌躇之意。迟延许久，始略首肯。予乃婉曲陈词，百方相劝，大人始欣然就坐。予因索观其手，大人置诸袖中，坚不肯示。予必欲挖而出之，大人遂愈形踧踖矣。既定，大人正色言：画像须两耳齐露，若只一耳，观者不将谓一耳已经割去耶？大人又言翎顶必应画入。予以顶为帽檐所蔽，翎枝又在脑后，断不能画。大人即俯首至膝，问予曰：今见之

申报刊登
画像之事
语涉诙谐

否？予曰：大人之翎顶自见，大人之面目何存？遂相与大笑。后大人议愿科头而坐，将大帽另绘一旁，予又请大人穿朝服，大人又正色言：若穿朝服，恐贵国民人见之，泥首不遑矣。遂不果服。'以上皆画师古曼所述。而该报又言：画既成，大人以惟妙惟肖，甚为欣赏，并欲延古曼绘其夫人云云。"

翎顶自见面目何存

本月初旬《申报》寄来，值星使在法，见而怒曰："此言必顾曼戏笑，故登新闻。然实无此事，不知何故妄造斯言。或前往照画时，马格理传错言语，故有此议。"即令马清臣函致顾曼以诘之，迄无回耗。昨晚奉星使来谕，令彝亲往面诘。遂于本日未初乘车前往，询知伊已携眷外游。旋里尚无定期也。

郭见申报而大怒

二十一日戊戌　阴。记：英国水师，另分一部，曰海部。有五大员：一总理，必由文职出身而兼枢密院者；二尚书，二侍郎，其出身三由水师，一由文职。又监督一员，由议政院转调，升降与五大员同，皆归国家黜陟。又司官十员，曰协理官，曰管船官，曰会计官，曰机料官，曰转寄官，曰管工官，曰管炮官，曰管票单官，曰管火食官，曰医官。其总理有定核一切之权；尚书一管行船，一管船厂；侍郎一管汇兑买办，一管出入帐目。外有数官不归海部者，曰海图公所长，曰行船会长，曰天文学长，曰水师学长。侍郎与会计官，同司出纳。因而另分两司，专理各处船坞事宜：第一司，内管机器者一员，管各工料之加增一员，管理木料者一员，验工及清帐者各二员；第二司，内

海部各官

管煤者一员，管船厂帐者三员，管买办帐及建造楼房者各一员。

通国及属地各船港

通国船厂之称头等者四处，曰的文坡，曰波自毛斯，曰查塔木，曰什尔乃斯；二等者四处，曰代他佛，曰梧立枝，曰鋾布娄，曰霍布林；外有属地船厂十五处，曰支布洛达，曰莫洛塔，曰哈立法克斯，曰塔林扣麻里，曰柏尔木达，曰安的卦，曰扎美喀，曰阿三慎，曰萨拉伦，曰好望角，曰葵荫塘，曰新嘉坡，曰艾斯吉玛，曰席达呢，曰香港。四处头等船厂，皆有专员管理。水师提督所辖，系船只水师及学船操演考查各事，更有管辖巡捕之权。平时弹压，战时防守。虽不兼理船厂，亦可随时访察而入告焉。

水师人员

二十二日己亥 晴。记：英国水师，皆甘心投效，分为二班：曰暂留，曰永存。暂留者为义兵，充当按五年计。每年操演二十八日。其月饷与兵同。逾二十年后，无过则赏给养老银。海防兵虽非水师，而势与兵船无异，必曾在水师营八年，熟悉一切者，方得入选。

按通国水师共官四千九百七十八员，共兵六万三千三百五十四名，统计六万八千三百三十二员名。此外另有两营水师。每营分三队十六排，皆在船上学习操演。实任武官共三百员，候补及义士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二员。文武在各船厂。共二万零六百员。

在船操演各员由布立他呢亚官船学院中拔取。管机器者由玛拉柏娄官船学院中拔取。其他各员由考试取中。格林呢芝之水师学院，专学练法、制造机器等事，凡充千、

把者必由此考取。在波自毛斯船厂专有学习枪炮水雷之馆，以便探讨攻克之法。水师武官品级最高者为提督，凡商会总之年在四十五以上者可充此职。商会副总可充副参之职。外委皆系年未及十八岁而曾在商船充过二年者当之。其在布立他呢亚学习以二年为限，皆年在十二三岁者入选。凡外委及委署把总，每年皆在所隶各船考试，原卷呈交提督，以备拔擢。以上各员，能施放火器、熟悉海道、善引水而能他国语言者，皆另有津贴。

除本国水师外，在各属地者，如新开河、地中海、南北阿美里加、中国海、东印度、澳大利亚、好望角及阿斐里加之东岸。当承平之时，每处船皆八只，为快船与炮船。外有商民自主兵船，专为保护印度财产，名曰印度水师。又有澳大利亚及加拿他船只，系专为保护属地者。 各处属地海军配备

二十三日庚子 晴。酉初接郭星使来谕，问威公使何以至今未到巴里，不知巴公使已到伦敦否，须即探访。遂乘车至德公使、金登干、米斯盘三处询问，皆无确耗。欲访威公使，因时已亥初，遂回寓。 郭氏嘱令探问巴威二使行踪

二十四日辛丑 晴。原拟巳初赴高斯敦村，至其家询问。继思可先到阿赛年会馆一探，自知其实。至则知其前于十五日晚并未起程，现住色萧巷第三号。即往见之，据云："公事纷烦，上船改日。"问巴公使，则云："昨午到此，定于明日赴巴里。我约于二十六日起程前往。"遂请其将至巴里住于何店及巴在英法住址开出。回寓后，即以电线报往巴里。申正一刻，乘车往谒巴公使，未遇。

二十五日壬寅　阴雨。巳正乘车，行八九里，至贤卓安巷第三十四号戛里小店，始知巴公使已起程赴法矣。回寓后，又以电线禀闻。

一再探问巴公使是否去巴黎

二十六日癸卯　稍晴。因由伦敦往巴里火车，每日早晚两次。卯初睡起，即往探问。据云："尚卧床榻，去否不知。"时火车已开，遂回寓。酉刻复往，问洋仆，仍云不知。后华仆出，始知行李尚未收拾，行期已改明日矣。

二十七日甲辰　晴。早往探问，据云：今日行止不定。酉刻复往，始知又改初四日起程。及见威公使，问之，始信。入夜风雨，冷。

英国税课

二十八日乙巳　晴，凉。记：英国税课，无人不征，无物不征，无事不征。即如准票税，凡大小买贩、树艺畜牧、渔猎匠作、为官为商、律师教师、婚嫁葬埋、建造雇役，皆须领取准票然后可。又有盖印税，凡商贾合同之券、出货入货之券、发银收银之券、析产领产之券、买地卖地之券、舟车保险之券、人命保产之券、回禄保财之券，皆由官验盖印然后行。又有钱财税，凡人岁入至一百镑以上者，每镑税三佩呢。君禄官俸亦不免，惟佃户则税一佩呢半，以恤其劳。房屋田亩，按其初买盖印之税而税，岁以为常。每有一人一物而屡税者，如商贾即税之于合伙，又税之于出入货物，又税之于收发金银，又税之于每岁所赢之利。层层剥削，类此甚多。每遇大工程大军旅之时则增税，平时三佩呢者，增至四五佩呢或七八佩呢不等。虽然，皆按成规，奉有明文告示，官收官用，人皆乐输，贪

墨中饱者无所施其技也。

二十九日丙午　晴。顷据威公使言，订于初四日前往法国。恐缘他故改期，午后又往一探，不意伊竟定于戊正起程。因急以电线禀闻。 威使往法急电禀闻

九月初一日丁未　晴。早起，往探威公使，知其已去巴里矣。

记：英之官学义塾，共分三类，曰大学院，曰学堂，曰书塾。凡男女幼童初学入书塾，继入学堂，肄业有成则入大学院。考中后，言由某大学院出身，颇为人所敬重。 三类学堂

通国以英格兰之敖克斯佛与堪卜立址之二大学院为首，二处之学堂亦为最多，官员亦广。如敖克斯佛大学院，由大学士总理监督至提调助教等，共计五十二员。又考试官二十六员、监试官十三员、察学官六员、教习四十八员。学堂二十七所。堪卜立址大学院，官员教习数与敖克斯佛大同小异，学堂十七所。二学所教者，系英文、华文、英萨森文、亚喇伯文、赛拉的文、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印度文、日本文、天竺古文、日斯巴尼亚文、法文、德文、俄文、义文、天文、地理、教学、化学、道学、医学、 大学课程

[illegible]

京城伦敦大学院，共大小官四十员、考试官四十六员、监试官十二员、教习四十三员；学堂四处，曰克英斯，曰立特呢，曰德尔杭，曰西敏斯德。通国学院学堂，名目未详，惟闻大学院二十九所，学堂大小五百一十七所，书塾一万八千七百四十五所；统计一万九千二百九十一所。

初二日戊申　晴，记：伦敦街道排车，巡捕不索地方钱。既无重车载运木石砖瓦穀米草煤者，即有，巡捕亦不索道路钱。譬如官有定例，每车索一铜钱，谅民无不从者。即有不给者，巡捕亦鲜有拦阻谩骂，或抽草一束、窃砖一方者。

巡捕不索地方钱

初三日己酉　晴。戌初，泰乐尔邀饮，乘火车行二十馀里，至冀立墩庄。入其家，见其夫妇，畅谈少许。入座，虽非罗列珍错，而山肴野蔬，酒冽鱼肥，亦堪爽口。食毕，入旁室，饮加非一杯，谢辞回寓。

初四日庚戌　晴。酉初一刻，同众乘车至柴令克洛斯火车客厅，接星使率马清臣回寓。时威公使同来。盖伊虽于上月二十九日赴法，然因公务未结，而回华尚无定日也。

星使由法返英

初五日辛亥　阴。早，星使向众云："《申报》所言，我虽诧异，未甚追求。昨姚彦嘉云：前八月某日来电信，言我有返棹一说。因《申报》出于六月二十日，是必传至京都，致有此回华之信。细绎《申报》词句，诸多可恶，不知何人所撰，须立究之。"言后，即令马清臣往觅顾曼。

会马格理再觅顾曼

初六日壬子　阴。未正，随星使乘车往拜潘侍郎、威

公使、金登幹，皆未遇。戌初，令彝见威公使，询以起程日期，言尚未定。入夜晴。

初七日癸丑　晴。申正，再往见威公使问之，仍云未定。迩来三日，顾曼连上二禀，据称："现在伦敦绘画为生，岂敢冒言妄渎。今四海传言，有关谋生之计。声名既坏，则衣食亦难矣。今当极力追求，登新闻以究问之。"当日将其辨白一段，一并寄来。按所云系："昨见中国《申报》，有言予绘郭大人小像一事，不知出于何纸何月何日，知者示复为荷。" 顾曼辨诬

初八日甲寅　晴，暖。午后随星使乘车往拜金登幹。申正，令彝乘车往访威公使，至则知其甫接索侯电信，本月不往。

初九日乙卯　晴。申正，李观察请星使及众等在立墀满村司达店晚餐。未正随星使乘车至彼，同席有金登幹夫妇、米斯盘、严又陵，及前充同文馆英文教习傅兰雅。肴蔬甚佳。酒酣耳热之际，颇觉秋景宜人也。

初十日丙辰　晴。迩来星使令马清臣两次以电信致《申报》馆，诘其原委，久无回耗。再问，并将答费寄与，始据云："其事译由前四月日《欧卧兰美》新闻纸。"马清臣即至该局寻觅，又据云："新闻系每礼拜一次，惟无是日者。"问诸局人，皆云不复记忆。马恐日期有讹，遂将整月买来，看毕，亦无是说。 追究申报消息来源

晚李湘浦、张听帆由巴里回。

十一日丁巳　晴。早，星使欲令马、顾二人，各书一

段于《申报》，以辨其诬，并令各填一段于《斋晃斯太立格拉木》及《伦敦斋那艾克斯普蕾斯》二新闻纸。已正，令彝将顾曼觅至，伊拟成一底，照翻呈阅。星使以其短而不透，乃为之改定云：

顾曼启事

顷闻上海《申报》内载《星使驻英近事》一则，或谓系由仆口传出者，殊觉诧异。仆以声名为重，安得甘受其咎？今特陈数语，以辨其诬：查《申报》所述，系中国钦差在伦敦令仆画像各情，及画成后悬诸画阁之事。所言诸多妄谬，间有讥诮。仆即竭力追求，查考原委，至今惜无所得。夫仆之画像，系马格里为之先容。带见时，乞得照像为蓝本。画成后，请星使临视两次，星使极为称许。仆方感谢不尽，何至有捏造讥诮之理？且仆与星使彼此言语不通，概由马格里传说。马格里来诘，仆茫然无以为对。谓以全无影响之词，出自仆口，即马格里含糊，仆亦断不能隐忍。务请贵馆刊此辩论，并望见此报者，得知中国此段《申报》，传自何人，刊自何日，立即示知，不胜感荷。顾曼谨启。

至马清臣一段，系由星使主稿，以汉翻英，所言如左：

马格理启事

敬启者，昨于法京获见六月二十日《申报》，翻阅之下，不胜诧异。查顾曼为钦差画像，系由仆所荐引。画成后，钦差甚不惬意，经顾曼再三修饰，钦差始言略得形似。迨悬于画阁，见者极为称赏，由是顾曼画

名噪于海外焉。盖英人以钦差初次来英，诧为罕见，遂使顾曼之画名顿为增重。当其画像之时，彼此言语不通，一切由仆传达。若如《申报》所言，则仆从钦差将近两年，曾未见有此形状。似此凭空侮慢，令仆何以自处？后由巴里回伦敦，诘以此事之缘起，顾曼指天明誓，坚不承认。且在伦敦阅看新报十馀家，亦未见此一段文字。仆以此等讥诮之言，或因他人有意诬蔑，故借画像为词；或出自顾曼手笔，要皆无足轻重。盖顾曼不过一画工耳，辄敢肆口讥笑，自有人责其非。乃《申报》遽谓英国新闻纸言及中朝星使，每涉诙谐。而仆自随钦差来此，所见新报，无不钦佩，绝不闻有涉及诙谐者。因思泰西各国，无不讲情理，无不讲律法。各种新闻之司笔墨者，亦多通达事理之人，故于各国驻扎星使，从不肯有所讥诮。若如《申报》所载，甚非英人所乐闻也。今顾曼已有辩说，更望将仆此论载入贵报，稍正前言之诬。缘顾曼之得失不足与校，惟仆自觉其人由仆荐引，言语由仆口传，此等诬蔑之词，实令仆无颜以对钦差也。用沥陈之。马格里谨启。 钦差来此无不钦佩

十二日戊午　晴。申初，金登干偕泰乐尔来拜。

按英国文武各官，皆由敖克斯佛及堪卜立址二处学院考取，无劳绩，无捐纳，故无正途异路之分。

十三日己未　晴。申正随星使乘车，往拜日本公使，入内少坐。后往拜波斯公使及金登幹，皆未遇。戌初回寓。入夜阴雨。

十四日庚申　阴。申初随星使乘车赴外部，见潘侍郎，坐谈时许。继拜赫乐彬、吉罗福，皆值公出。戌正回寓。入夜复雨。

英人注重国民教育

十五日辛酉　阴雨。记：英人虑喜逸而恶劳为人之至情，难善而易恶为人之习染。乃设法教养，使就范围。为子女广设学校，给以衣食，教以文字各艺。言语有时，步履有方，规矩极其严肃。有筑楼阁，储册籍，遍揭图画者。有罗陈动植诸物状、珍异诸名色者。有聚万牲而畜之，汇众芳而莳之以为园囿者。有辇木材药料，区其名目，别其功用而灿列于厅堂者。有构馆舍、聘名师，主讲光化电气各学者。远近棋布星罗，纵男女士庶观览摹效，以为学识之助。其各种机器亦荟萃一区，运用演试，使人得审视之。无非令人集思广益，以期学业有成。其有不束身循教者，特为官法以督治之。成人男女有犯者，系诸囹圄；童子则拘诸改过房，罚作苦工，令操布麻金木诸技，以制有用之器，是监牢亦寓学校之意也。抵英以来，街市无闲人往来，鲜有面带愁容、心怀忧虑而囚首跣足者。

全馆合影

十六日壬戌　晴。数日前，姚彦嘉禀星使，言众欲请星使同照小影一张。迨下楼告众，又云："奉星使谕，令众随照小影。"并令张听帆前往各处代觅照像铺之地大而价廉者，订于今日未正往照。姚彦嘉令各穿开禊袍马褂。届时，车至门前，姚彦嘉又请改穿棉袄、戴立领，方觉壮观。言次，张听帆来云：该铺尚未备齐，改于明日。众遂散去。

十七日癸亥　晴。午后仍着棉袍马褂，同李观察、黎

莼斋、马清臣、罗缉臣、凤夔九、李湘浦、张听帆、姚彦嘉、黄玉屏随星使携四武弁乘车，行二十馀里，入一小照像铺名韦克尔者。屋既小，院亦狭，广不足二丈，长三丈馀，横坐一行，向日迎风，照八次始成。当照时，令众人放袖，恐其色白。惜其不明放袖之仪，且不知红黄蓝绿等色照出皆白也。戌正回寓。

十八日甲子　晴。申正一刻，随星使乘车，行数里，至柏尔讷巷第七号柯尔朔店拜赫乐彬，讲欲仿西式改铸银铜钱。戌初回寓。　欲仿西式铸钱

十九日乙丑　晴。戌正，星使同李观察偕马清臣往苏格兰游。入夜阴，凉。　星使出游苏格兰

记：英人雇用买办，即一家之大总管也，非富室不用其人。其职系代主人雇觅男女仆婢，管理出入帐目，制买应用各物，按月报销一次焉。

二十日丙寅　阴。记：英人之雇用服侍仆者，系富家男主及鳏夫，或年迈男人也。其职系刷扫衣裤、擦高帽、乌靴鞋，早晚预备净水，与之薙鬚剪髮，伺候饮酌，随时服侍一切。虽春秋不与衣履，而主人之所馀者咸赏赐焉。

二十一日丁卯　晴。记：英人所用书童，亦非富家不用。其职专为女主报客，又为客厅仆。客至，启闭门户，每午后司阍，接收名刺，并看守客厅门与书房门，同众供奉日餐，及入夜燃灯等事。　书童

二十二日戊辰　晴。记：英人所用之进爵仆，为众男仆之首，因其曾充头二等跟役及二等进爵仆而超陟之。必须

洁净殷勤，心能专一。因是多不用有妻室及有子女者。其人管理各种酒与酒器、瓷器。酒皆收存地窨，掌握钥匙，存用记账，或每日或每礼拜检点算结。酒皆男主自行选买，有盛以玻璃瓶者，有盛以大小木桶者，如红酒、苦酒等。每早睡起，由桶灌瓶，以使沉净不混。男主若不另雇服侍仆，则进爵仆司其职，而所馀之旧衣鞋帽，皆为所有。一家若用二三跟役，则除侍候饮馔外，须每早查看应用器皿涤净否，所备几案整洁否，客厅书室罗列应用之物齐备否，窗帘帐幔卷或放否，新闻纸裁开否，火炉烧得否。每日未正至戌正司门，每晚查看已用器具收齐否。若主人只用一跟役，或跟役外出，则上下家伙，燃灭火烛，亦为其人之事。其人如欲出门，或由午正至未初，或由亥初至子初，皆伊无事时也。

进爵仆专管酒窖

庖丁

二十三日己巳　晴。记：西国庖丁，有男有女，而富室多用男工，且以法国者为上等。其一在于调和烹饪，其一在于洁净洗涤，及安置肉房家伙柜。是必善于指示洗厨婆、管肉房婆及所用之小厨工者。头等者，预备早餐随己意，预料主人所喜而进之。午酌晚餐，必先以水牌开呈女主，请示有无更改之处。至仆人晚饭，则归洗厨婆为之造做。有时请客，或有客人居住，则主人或令添雇厨工，或令由饭肆递送。每晚饭毕，一切皆归洗厨婆等收拾洒扫。若小户，厨工厨婆各一二名，须从中协助。上下菜肉，遂归女主开买。厨伴多者，每日辰正入厨；厨伴少者，每日卯正入厨。自行料理，只一女厨一女仆者，女厨卯初入厨，烧火备饭。

饭毕，助女仆扫床理被，司门应客。入夜事毕，须查看门窗关闭否，灶火封固否，煤气灯及煤灯之火道闭妥否，至亥初方能上楼而寝。

二十四日庚午　晴。记：英人所用总管，非富室不能有。而仆婢由五名至四五十名之多，除乳娘、梳洗婢及庖丁归女主雇用管辖外，其馀皆总管酌觅。火食房开单买办为其职；上下白布，如被单、褥单、饭单、桌单、面巾、抹布等，或洗或补，或须更换；以及瓷器房、家伙房、客人及仆人之卧室，皆归其人照料。每日辰初睡起，查点一切，开柜取饭时应用器具。辰正率众茶饭后，开单买办应需之物。迨主人早餐后，收存所馀糖果小食，入各室看胰皂、蜡烛、信纸、墨水预备否，衣厨几案洁净否，帘幔、椅罩、床罩须洗否，地毡洒扫否，一切陈设擦洗否。未初率众晚饭，预备主人晚餐晚茶应需各品。是富室之家务，皆归伊之掌握也。间有因撙节起见，分交庖丁及梳洗婢管理，而不用总管者。 总管

二十五日辛未　晴。记：英之富室雇用车夫，分为二等：头等者御双马，二等者御单马。主人拜客游街，为头等之职；听戏赴会及上火车等，为二等之职。头等者又有监察之责：看车房马厩洒扫否，车辆洗净否，铺垫有土否，马匹喂饮否，麸料足用否。用二车夫者，一日御三次；用一车夫者，一日御二次。早用一马，午用二马，夜用一马，总以休息其力为上。马夫之职，系刷喂马匹，撢洗车辆，洒扫房厩，及随主人乘马出游。 车夫马夫

二十六日壬申　早大雾迷漫，车马行人不得进。午后稍散，同黎莼斋街游五六里，入一加非馆少坐，各饮茶一杯而归。觉外衣微湿，因思抱朴子有言：与善人游，如行雾中，虽不濡湿，潜自有润。诚哉是言也。盖善人同行，虽无明言指引，久而自循其轨，岂非潜自有润哉？

乳母

二十七日癸酉　阴，冷。记：英人雇觅乳娘，以其职轻而任重，第一要精明慈爱，温柔信实，更欲其饮食得当，言语正清，方有益于婴孩也。是以主人每择其文理顺而口齿清者。有专雇上等贫妇，以其曾经养子，而知教育之法。其看待较他仆婢有殊：早茶早饭与夜小食，皆令他婢送入其屋；晚饭午酌，与主人共席。乳娘无论为何等人，细事则本人料理，粗事皆归诸婢服侍。有专雇女婢供奉乳娘与服侍婴孩者。乳娘每日卯正一刻睡起，辰初给婴孩洗澡穿衣，辰正早饭。夏日巳初，冬日午初，将大者放坐小车，怀抱小者，与服侍婢出游。午正回，令小者卧息一点钟。未初为乳娘晚饭。未正一刻，再将小孩带出，游两点钟。申正一刻回，为乳娘休息之时，乃将各孩带入客厅，交女主看守半点钟，然后携抱上楼。酉正为婴孩睡觉之时，备有澡盆、冷热水，为之洗浴而后睡。因多与乳娘共屋，乳娘看至戌正一刻，有服侍婢将小食送入其屋。食后为其针黹之时，给婴孩裁剪补缝，亥正睡。是乳娘一日所司，或作或息，皆有定时也。

看婢

二十八日甲戌　早阴，巳正晴。记：英俗有专为乳娘雇一婢，以便协助。子女多者，另雇一女，名曰看婢，须上

等贫女，文理顺而口齿清者，虽未学养子，然必抱过弟妹者，方知保抱之法。每日卯初一刻睡起，即在乳娘屋洒扫一切，烧炉备洗澡盆、冷热水，助给婴孩洗身穿衣，伺候早饭。清晨午后带小孩出游。不同出，则协助针黹，收拾玩物，或看其玩耍。伺候乳娘午茶夜馔，备小孩临睡浴水，料理次日衣履。一切备妥，无事则睡，时已亥正。

二十九日乙亥　阴雨。记：英人雇用之洒扫婢，亦分三等。头等者之职，系管理上下白布：桌单、饭单、果酒手帕、白布被单褥单，及各卧室之白纱、印花布、床椅罩与面巾、抹布等，随时更换刷洗。每日卯正睡起，即洒扫客厅、饭厅、书室与上下楼梯地毯，扫净墙炉，烧火，预备女眷浴水。早餐后，洒扫各仆住屋及门房，为众扫床铺被，并入书室看案上纸墨足否，客厅盆景花卉浇灌否。晚餐时登楼入各屋，查点蜡烛胰皂足否，面巾被单换否。入夜燃灯、放帘幔，及送各屋热水一壶。每一礼拜，除撣尘外，各屋皆通扫一次，捲去地毯，以碱水刷楼板，擦门窗，亮铁器，擦瓷炉等事。其二三等者，每日除随头等者洒扫各处外，于申、酉之间更有缝补之工焉。 洒扫婢

三十日丙子　阴。记：英国妇女所用之梳洗婢，有本国者，有外国者。有分头二等者，有兼总管及保娘二职者。泰西妇女最喜修饰，故梳洗婢必梳洗精巧，善于针黹。其专侍女公子者，不惟梳洗针黹，且陪伴出游拜客，故又有保母之称。终日所司，系每早理衣服，备净水，进茶点、午后或步游，或乘车，或骑马，以及赴宴赴会之衣，皆预为 梳洗婢

斟酌合宜，为之改妆梳洗，回时脱换衣履，收拾首饰，查点某件应浣濯，某件应缝纫，某件应更换，皆细心经理。至喂养猫犬，亦归其职焉。此婢每日戌、亥之间为闲暇之时。午后愿出步游者，有一二刻之工。准礼拜日早晚入堂二次焉。

光绪四年十月至十二月

十月初一日丁丑　晴。记：英人雇用厨婆，分为三等。大家多用二厨婆，一收食器婆。头等厨婆之工役堪与二等庖丁比，为书房、乳娘房及总办房各仆婢造火食，并听庖丁指使，代做汁汤、小菜。二三等者，洗菜与鱼，及切割肉菜。其厨房大者，并自烙麵包。其不用收食器婆者，则头等厨婆做糖饼小食。烹茶净水、熬加非、拌生菜、整理果品冷荤。如下房童不用，则二三等者洗刷厨灶地樀桌案，安置一切，并伺候众仆饭，烧火燃灯。收食器婆之职，系刷洗勺镬盘碗刀叉匙早，并洒扫仆饭房、肉房、厨院。以上各婆，每日卯正睡起。有因人多，专雇一妇名青菜婆者，盖为切洗菜蔬也。 厨娘

初二日戊寅　晴。早接电信，知星使于酉正由立文普

星使回馆 海口回，乃于酉初同众乘车至尤斯敦火车客厅，酉正一刻，星使同李观察、马清臣到。入夜阴。

初三日乙卯 雨雹，细如米粒。因李观察昨接部文：奉旨署理驻德明文；因其仆役无多，遂将汤近新荐之，即令洋仆将伊传至焉。李凤苞任驻德使臣

初四日庚辰 早阴，午后细雨阵阵。酉正，同黎莼斋、凤夔九、李湘浦、张听帆、姚彦嘉公请李星使、罗缉臣在荔榛街贤真睦斯馆晚餐，与之祖饯。彼此畅谈甚喜。亥初回寓，雨止，仍阴。

初五日辛巳 阴，雾。亥初，同黎莼斋、张听帆乘车行八九里，至海鹤班街坤姒馆看杂剧。馆与荔榛街巴威廉同。有一法女，年十七八岁，名袅袅者，先于楼顶横悬铁或木条六十二根，长皆四五尺，作一长"目"字形，伊竟能头下脚上往返，走一百二十步，走毕无恙，面色如前，亦奇技也。子正回寓。

初六日壬午 阴。酉正，郭星使约李星使、日军门、高尔介、傅兰雅、罗缉臣、陈镜如、严又陵及麦士尼为能与众人晚餐。入夜雨。

初七日癸未 阴。卯初睡起。辰初同众乘车至柴令克洛斯火车客厅，送李星使、傅兰雅、罗缉臣及陈镜如起程赴德国，日意格、高尔介回巴里。

初八日甲申 阴雨。记自同治乙丑，迄今四次往来英国，随时考其心意，十数年来亦有变更者。按今观之，通国官绅以行善为念，而意在息兵安民者，十居六七焉。其俗

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仗势者。苟理无不足，则明白畅快，与之反复辩驳，使知事理之所归。故公事不能以数人之见遽定，盖官主其谋，必绅允其义，然后施行。上议政院之会议，畅所欲言，无所畏惧，罔有滥竽充数，唯唯诺诺、听高位一人之言者。下议政院之论事，据理势以互证，毫无避忌回护。我理既足，众心相喻，则左袒者必多。绅不筹饷，官即不能发兵。如前土俄交兵，英相欲起兵助土，而绅民不从是也。 英人不专恃强仗势 罔听高位一人之言

初九日乙酉　阴雨。记：英国金银铜钱，皆经官铸，分量一律，行使无挑换之虞。金钞皆由官造，尤无关闭之患。各银号所用钱钞无异。各号人皆和蔼，听人取用，或钱或钞，莫不顺从。鲜有骄傲自大，故意刁难，种种狡狯，不顺人情，而令人甘受其侮者。 鲜有刁难狡狯之事

初十日丙戌　阴。巳正，同众着公服，随星使向北恭祝慈禧皇太后万寿圣节，行三跪九叩礼。申正一刻，随星使乘车往拜威公使与金登幹，皆得面晤坐谈，戌初而归。入夜微风，晴。

十一日丁亥　晴。未初同李湘甫乘火车游水晶宫。当日设有猫会，木笼绸褥，与犬会同。猫有一百六十六头，分十数种，长毛短毛，色则黑白灰黄，价亦号由二三镑至千镑。游人甚多，在彼晚餐，夜看烟火，子正回伦敦。 水晶宫设猫会

十二日戊子　晴。辰初，送黎莼斋至柴令克洛斯火车客厅登火车往巴里。申正，艾德林同萨德乐夫妻来拜，坐谈极久乃去。

十三日己丑　晴。申初一刻，同李湘浦、凤夔九乘车往拜罗伯逊及葛里扉，皆得晤谈，酉初回寓。

邀请午餐

记英俗：请午酌多用说帖，发于五六日前，时在未初未正之间，客则男少女多。大则为抛球会，投壶会；或建礼拜堂，或盖公署，立第一块石基会。小则为一家者。此请不拘礼节，因西俗婴孩晚食皆在午后，故婴孩亦可同席。男女老幼，新知旧交，已未娶嫁，皆可请。是日，将客之姓名数目告知门丁。客至，引入大厅，女主接见握手，男主见否皆可。客有不相识者，女主亦可酌量引见二三。男客免冠脱手套于门房，女客不免冠，不脱外袭。仆报备齐，则同下楼，入饭厅。男女不携伴。女主首座，男主末座，来客一男一女相间，与晚餐同。迟到者自入饭厅，趋赴女主前，或鞠躬或握手，谦称来迟乞宥，女主坐与握手，若系女客，则女主立与握手。所用酒惟舍利与克拉利。每位列二刀、二叉、一果匙、二玻璃盅、一玻璃杯。荤菜不备汤与鱼。众仆分进肴、酒后，即闭门而出。至糕点糖果，皆主人自奉传递，客任取之。用毕，女主向第一女客点首作笑状，立而携众登楼。男主与男客皆留饭厅，少坐吸烟而后登楼。凡午酌不备茶与加非。众客上楼，女戴手套，彼此陆续告别。后五六日内，亲来投刺致谢焉。

约人晚酌最为上等

十四日庚寅　阴雨，带雹。按英俗聚会固多，而约人晚酌最为上等。请人者固为恭敬，被请者亦有光荣。非彼此至契及交结要务者无此举。凡请茶会、跳舞等会，皆女主一人出名，请晚酌则夫妇同出名。请帖白纸，宽四寸，长

二寸馀，书肆印成出售。其式云：某老爷夫人同请某某，于某月某日某时赐光共席晚餐，守候回音。用者填写。如丁请辛，则云丁老爷夫人同请辛老爷夫人，或女公子，于某月某日赐光共席晚餐，守候回音，住某街某号。请客多者，必于二十一日前发帖，一便客人斟酌能否来赴，早给回音；一便主人早得回音，以便另请他人陪位。盖西俗请客必一长筵，主客同席，又须双数也。请客少而无位高望重及新知者，则十日前发帖不为晚。帖用印成者，或照式写成者，或送说帖皆可。城内风俗，请一家鲜有逾二人之数者，盖子女不能与父母同席，而兄弟姊妹亦无三四人同时被请者。

请晚酌多在戌正，客到须在十五分时之前。每客到，主人须格外款待，极力周旋。如女客届时有不到者，须候一小时之久，若男客则不必矣。然位高望重，有届时故意迟延者，知主人非待其至不敢入席，或必候一小时之久方敢入席也。总之，客到恰值其时为是，以便主人为之引见，酌定位次。客到，自嘱车马届时来接。 晚宴之安排

入门后，男客脱外袭与帽，女客脱衣褂于门房。有专设屋为来客脱衣处，客多则有对帖号票为凭，以便去时取用。男客赴席脱手套，女客虽戴，临举刀叉亦脱去。客多者，进爵仆在未饭之先，待于楼梯，客到为之报名。客少者，主家仆役不多，则引之上楼而已。如男女二客同时入门，进爵仆虽报称某老爷某夫人，而女客必先入客厅，男客次之。客入厅，主人齐趋，与之握手问候。女客坐，男 主客相见

客立。男客入门，见有相识者，不即时趋而握手，待见主人后从容往见之。女见女亦然，见男客则对面与之点首鞠躬，男客必前趋与之握手或鞠躬。来客若多，主人不便概为引见，惟见众于位高望重者。客少亦然。盖未入座之先，主人须预酌客中一男一女，孰为第一位高望重。

座位安排

迨入饭厅时，男主携女客之至尊者，女主携男客之至尊者，不令夫妻兄妹或戚友及彼此相识者相携。又一男不携二女。虽云男女客数宜匀，然男客能多一二为便，以免丁夫必携辛妇，辛夫必携丁妻。若缺二三男客，则女客之至尊者请上等男客携下，其他尾而随之。如少一男客，则女主待众客对对先行，己则独下。众客到齐，男主须告众男客：某客携某客。不任客意。盖入座即携行之男女并坐也。当肴馔备齐之先，进爵仆开饭厅门，登楼高声一呼，男主即伸腕携第一女客下楼，以次携手而降。女主随请丁老爷携壬夫人，丙老爷携辛女公子，如此前导，即为引见矣。待对对去后，末则第一男客携女主。男携女必以右腕，而不以左腕，亦右为上之义也。男主所携之女客，坐于男主之右。男主立，待众客坐而后坐。主人位置坐次，第一不令夫妻兄妹甚近；第二临近男女又须择其性情相符，如喜谈者依喜谈者，謇言者向謇言者。男主所携之女坐其右，女主所携之男坐其左。女主首位，男主末坐。陆续一男一女，男女相间。总之，一男左右皆女，一女左右皆男。桌之前后左右，四面环坐一圈。其席式，无论人之多寡，或四人，或二十人，皆一律罗列。

所用长方桌，活腿活面，可长可短。量人数于中横夹长板，因面下含有木架，作鼎字形也。桌上铺花毡，复以白布。桌宽四五尺，长十三四尺。白布必宽八九尺，长十六七尺。桌心一行，置银树、花篮、蜡台，以及冷荤乾鲜果品等。有于银树枝头另挂小篮，内盛糖果者。树高三尺，蜡台亦高二尺馀。花篮高八九寸，盛满鲜花，形如馒首。亦有于蜡台顶上中置玻璃盘，满水插鲜花，四面燃蜡，或四或六。有每座前置鲜花一小玻璃瓶者。其燃灯数，如一桌十六人，则燃白油蜡二十，各罩以绿色荷叶形纸罩，叶中作孔以出烟，旁有铜梗，下连二圈，作剪形，夹于蜡上，随烧下落，其罩不须人移。燃大油灯则于玻璃球筒之间套一花纸罩，形如伞。用油灯，桌长者四盏，小者二三盏。其用罩之意，一为不晃目，一为光皆聚于一处而不外散。左右两行白玻璃酒瓶，有带柄者，有长胫者，有胡卢形及瓜形者，内盛舍利、豪格、克拉利各种。按座各置一盘，右置二大刀，一鱼刀；左置二大叉，一鱼叉；前横置汤匙一把。白布饭单一块，方二尺，织成暗地亮花，叠作方巾，或靴式，或菊花形，内裹小面包一个，置于盘中。盘前右置高柄薄玻璃小酒杯二，其色或白或红绿，一盛舍利，一盛豪格或克拉利。另一签筒形或小汤碗形高柄杯，系盛三鞭酒者。又一厚玻璃白水盅，形如茶杯者，晚餐虽不列于桌上，每置于旁几，以备客之不饮酒而饮水者，或饮克拉利而加水以取味淡者用之。凡备鲜花果品少者，于二座之间置凉水一瓶，多者则四座之间置一瓶。盐碟亦然。

餐桌布置

用蜡烛或油灯照明

菜单　菜单有长五六寸宽四寸者，四面印花，当中按次或印或写各菜名；有长四寸宽二寸作册页形者，外面印花，中空一横，以便填写客之名姓，内亦四面印花，中印菜名。客多者，人各一单，或二人一单；客少者，桌之首尾各置一单足矣。其每人一单者，置客之面前盘后。铺肆亦有菜单架，或瓷，或铜镀金，有作荷蕖形、菊花形，以及飞禽展翅各种，夹立纸单于其上。

大桌旁之小厨，为设晚席之辅佐，亦必洁净整齐，铺以白布，四面不下垂，上置高灯一盏，大小瓷盘茶盅各一行，再则大小刀叉汤匙、果匙、玻璃酒杯、凉水盅等各一行。

"俄国席"　英俗谓筵之大者曰俄国席，小者曰常饭。其式有件件经仆分而举进者，有先置男女主前，一一经主人切割，使仆分送者。按俄式，厨旁另一小桌，上置汤勺、切鱼刀叉及割肉之大刀叉。又他小厨，上置玻璃酒瓶如舍利、克拉利等三四种。至豪格、三鞭二种，因气烈，开瓶即饮，否则无味，故置篮中，以冰块埋之，使其凉而味浓也。晚餐饮克拉利者少，故只备一二瓶。外有长方大木盘二。一置生菜及拌生菜之海碗、柳木叉匙；又一小银篮，铺以白布，盛麵包块；又一三节瓷盘，置乳油饼与牛乳油。一置食果之小花碟及食冰乳之玻璃碟、洗指钵，造以玻璃，大如中碗，形似磬，其色或红绿，或蓝白，内盛香水；食果拭手巾，方一尺，有白质红花者，有粉地黄花者；食鲜果之小银刀叉、食乾果之小银夹剪与食冰乳之小金匙；暨五味架

系一银篮，内立玻璃瓶罐五，高各四寸馀，盛以浆油、芥末、酱油、卤虾与醋。有时置于旁桌，如菜中有应用者，仆自随之而进。闻数十年前，肴馔多用银盘，现改瓷盘。大者净白金边，小者五彩。刀柄仍用银凿花，或净象牙。进馔之大小长圆托盘，亦系银造，左右二圆柄。今富室间有一切仍用金银盘碟以夸耀者。

按常式，菜皆经仆人以大盘托递，听客自取。每肴必换食具一次。故入席须小心谨慎，赴大宴为尤难。如起首上汤，富者备两色：一清一浓。仆人举而进曰：请示饮用何汤？或举汤名以告。客须即时示之。次则上菜，先鱼后肉，有时牛羊肉齐进。客宜速为酌定，以免迟延。有菜单者，主意固能预定，其无者亦须自审也。用毕冷热荤及拌生菜，桌布一概撤去。上五寸瓷碟、小银刀叉匙，与夹剪、洗指钵及拭手巾等，以食乾鲜果品、冰乳凉糕、乳油麵包及乳饼小食等物，食法各有定规。汤则以匙盛之，不可捧盘对口。鱼有用另式银刀叉者，有用一叉与小麵包一块者。肉菜皆用一刀一叉，鲜有用二叉者。铁雀鸡鸭有骨，鲜有手持而以牙啮者。其他肉饼肉糕、炒麵醉鱼、姜黄拌饭、拌生菜、麵炸鱼，皆用一叉而已。小食鲜果用小刀叉。麵包抹乳油及乳饼、乳豆腐皆一小刀。白煮龙须菜，有用刀叉者，有以手持其根而蘸乳汁者。樱桃、李子、葡萄、小梅等可吐其核，置于盘边。若核大则先于盘内以叉切开，去其核而后食之。至苹果、梨、橘、波罗蜜等，皆用小刀叉。蕉子手去其皮，切而后插食之。蜜饯果皆用一叉。乳豆腐

上菜

食法各有定规

切以小刀，置于二片麵包之中，以二指持之入口。每饭先汤，次鱼，次牛羊，次鸡鸭，次拌生菜，后则乾鲜果品、冰乳、乳饼、糕点。三鞭酒终席共斟三四次。克拉利、舍利二酒随时满之。食果时，仆虽按位进酒，女客只饮一杯。有多饮者，可问同携之男客，自然斟给，不便自取。食毕糕点，仆以小银盘托小玻璃盅盛高呢牙、茴斯计等烧酒进客，饮否听便。此后仆皆出厅闭门，众可闲叙。如备有生蛎子或蛤蜊者，在进汤之前，按位各上一瓷盘，式分六槅，作梅花形，每瓣置一枚，中心空，虽为置皮之用，先置一银铲，长三寸，作"山"字形，左岔有刃，以便随插随割。另一仆进荞麦麵包片抹乳油者一盘，客各一二片。一仆左执胡椒麵一瓶，右托桔子块一盘，按位呈递。食时先挤橘水洒椒麵于其上，而后铲起割断入口，随食荞麦麵包半片。酒仆随进豪格与查布立斯二酒而劝饮。食毕，撤盘上汤，众仆上烧酒，出厅。

仆役侍应

十数分后，女主乃坐向男主右边第一女客点首鞠躬，则彼此立起，他女客亦随立起，带手套，去饭单于桌椅之上，同登楼入客厅。当时男客男主立而不动，其坐距门近者，为之启门；众女去后，为之关闭。彼此近坐交谈，吸烟饮酒。女客上楼坐后，仆进加非，放水晶糖。糖方块，小如豆，明比水晶。继而送入饭厅，奉众男客，饮毕亦同上楼。第一者先行往会女客，男主尾而随之。将出门，则拽铃唤仆，以便入客厅后进茶，及往饭厅收拾一切。

宴毕时之礼节

凡赴大筵，茶后众客陆续辞去。若客皆至契，而无位

高望众之人，则茶后有鼓琴者，有歌曲者，有打牌者，有击球者。客去无定时。每至亥正一刻，仆必上楼，报以众客车齐。间有主人代客雇车，无代付车价者。客之仆役，主家不给以饮食饭钱，亦无客赏主家仆役之说。客去，先向主人握手，再与客之近者握手，远者点手鞠躬而已。男主伴第一女客下楼，至存衣门首，女披外褂后，男主送之登车。如男主业已伴客下楼，又有女客欲去，则男客中之与主家近者，可代伴之下楼。客临别不致谢，惟于六七日内亲来投刺而已。 客去

按西国天主、耶稣二教，临饭有谢天一说，城中少而城外多。如座中有神甫教士，其人立而朗诵数语，亦有主家奉教心重，虽无神甫教士在座，而男主默诵数语者，客皆垂首静听焉。以上请客晚酌之大略如此。

十五日辛卯　晴。为西历十一月初九日，礼拜六。系伦敦新旧美尔瓜代之期，又为其大太子卫拉斯王生辰。入夜街市悬灯，照如白昼。新出一种电气灯，如《西京杂记》所载，元夕燃九华灯于南山上，照见百里，而此灯高悬，光明灿烂，亦映数十里。按煤气灯，其色红黄如日，此灯之色，淡白如月，其光较煤气灯为尤胜，故一望通衢，更无隔阂处也。

十六日壬辰　镇日大雨。闻前日刘星使由德回华，路经巴里，派法文翻译官庆蔼堂（常）护送至马赛海口登船。 刘星使由德回华

记：英人平时晚餐，一切预备与请客稍异。桌上白布及饭单，每饭一换，洗净熨平。晚饭先铺桌布，按位置汤

平时晚餐

匙一，大刀二，大叉三。舍利与克拉利高玻璃盅各一，厚玻璃杯一。此杯男子多饮苦酒及淡克拉利，妇女则饮舍利，或克拉利加凉水者。鱼刀鱼叉平时不用，以大叉与小麵包一块代之。有日日食鱼与汤者，有日日饮汤而隔日食鱼者。平日不食小麵包，以木盘铺白布，盛大麵包，旁一牛耳刀，备首座割分之。间二人置一盐碟。桌之中央，置鲜花一盆。果品有预为置者，有饭后以进者。上汤时，按人数捧进瓷盘，及汤一盆、勺一把，置首座前。上菜亦然。菜盘左右放大刀叉各一，以便割分。旁厨与长方盘所置，与请客同。牛乳饼如不切碎，盛以大瓷盘，外围白布，左右置刀叉各一，临时放首座前割分之。灯则或油或蜡，或煤气灯皆可。至富室仆役多者，每饭亦饮三鞭，食鲜果，开菜单。亦用洗指钵，惟用冰乳者少。

供奉多按俄式

供奉多按俄式。男仆将汤盘举于案上，报饭备齐，众人坐后闭门。进爵仆盛汤，他仆按次分进。二仆进菜，一由男主右之女，递至女主左之男；一由女主右之男，递至男主左之女。末进男女二主。惟酒进自首座右鄰第一人，陆续转至首座而成环。按俗例先奉妇女，因人多，故如此，以免耽延时刻。进酒必于一人之右，上菜必于一人之左，一为斟之无碍，一为取之得便。当饮汤时，进爵仆上舍利，先自男主右之女。汤毕，撤盘献鱼。鱼若两种，亦同上，按位请示，喜食何种。鱼之食法，如油炸面裹鱼、油炸酱鱼、酱汁鱼及白煮鱼。大宴多用白煮鱼，外加牛乳、蛤蜊及鸡卵等汁。此汁预盛于罐，置于旁桌。鱼将上时，则倾于银

舁而进之。白煮鳜鱼，必加清拌黄瓜片，在盘旁另置小碟盛之。凡盛热荤之瓷盘，按数置于炉旁洞中。银盘交庖丁浸以滚水，以免用时凉而无味。每肴将毕，进爵仆在厅拽铃，他肴自应声而至，不致耽延时刻。凡肴之成块带汤汁者，盘中置叉、匙各一，以便食者取用。其软或小者，只随一匙或一叉而已。仆人进馔，不惟带白手套，且随持白布一块，垫执食器，以使洁净。每饭先汤次鱼，次菜，次三鞭酒。酒分二种，有甜而性柔者，有热而性烈者。三鞭进毕，再进舍利与克拉利二酒。仆人请饮。每进一肴，有白煮山药豆，或白菜花，或白菜及扁豆豌豆等，皆另仆托盘，按位分送。有酱汁者亦然。各食器用毕撤下，盛以大筐，所馀皮骨盛以小盆，送入厨中洗涤。　鱼的吃法　先汤次鱼次菜次酒

凡晚餐，除汤鱼、青菜外，另备带骨肉数种，如大小牛肉、大小羊肉、鸡鸭、火鸡、铁雀、鹌鹑等，分时而进。大者或割给胸肉一二片，或翅膀一二个，小者或一只或半只。每上一肴，进爵仆满斟三鞭一次，侍立于男主后，饭毕始去。各肴进毕，则上拌生菜，系一手持空盘，一手托青菜盆，按位请示。继上水晶糕、冰乳糕，听客自取。至樱桃糕、葡萄糕则按位分送，苹果饼、李子饼必先切块而后进。此皆每位先置花盘及小叉匙各一，后上白瓷盘及小银刀一，末上牛乳饼小麵包以终之。　肉食　糕点麵包

用毕，撤去食器，以乙字牙柄鬃刷拭净桌面，撤去桌布。每位置五寸花瓷碟一、玻璃洗指钵一、小银刀叉各一、拭指花巾一，三鞭、舍利、克拉利酒杯各一。如设有冰集

凌，则每位置玻璃盅一或玻璃碟一，各随小金匙一。后仆托银盘，内置十数玻璃盅、烧酒一瓶，按位请示后，上鲜果。如上葡萄，随盘置一小银剪，以便自取。上波罗蜜，先切片而后进，随盘置叉匙各一，以便自行插果盛汁，并随沙糖一罐。继上蜜饯果如李子、梨杏等，随有银匙。继上乾果如核桃、桃仁、榛栗等，随有小银夹剪。随上果品，进爵仆随斟克拉利与舍利。饮毕，将二酒各满一瓶，置于男主之前而去。时众女登楼，男则吸烟饮酒，彼此畅谈。继而男主拽铃，则进爵仆上加非，手托银盘，置雪块糖、水晶糖各一罐、热牛乳一银斝，按人数酌而进之，有置于案头而自取之者。

水果咖啡

盖仆役不多，进爵仆之事多归男主操之。各菜须先割分，按人数置盘于男主前。男主以牛耳刀割碎，以叉插入小盘，令仆分送。汤归女主分盛。仆之接送盘者，立于主旁。坐无他客，则上菜以女眷为先，男子次之。迨男主等出厅，拽铃唤仆，则众男仆始入，各司其事而撤席焉。

食物分配

十七日癸巳　阴雨。记：英国各处跳舞会之夜馔，其式率同，亦与午酌相似。列馔之地，有在大饭厅者，有在击球房者，有在专设之午酌堂者，总以宽敞为要。必另有大屋一间，设茶酒加非冰乳碱水，以及糕饼小食。

设馔屋之正面，横大桌一张，长与屋齐，或一丈，或二丈。外圆桌四五张，置于窗下或屋隅。长桌上铺白布垂地。桌之四面，每二尺之间，置七寸花盘一，内盛白布巾一块，裹小麵包一个。盘左置三大叉、一大汤匙，右置长刀

舞会夜馔

二把。盘前偏左置玻璃三鞭、舍利钟各一。桌之中行置银烛台、鲜花篮、乾鲜果品以及糖果小食。小圆桌上按式列食具，或四分，或六分，中置果品小食四五色。有备菜单夹于银架之上者，每桌置数张，然有因省俭不备者，有言夜半匆忙，可以不必者；男子多不措意，而女子多于此些须之处考查之。茶会固按人数备食具，此则又须加倍，盖跳舞后人多欲食也。另一家伙桌，上铺净白布，有故意罗列食具，堆垒如山，以示其富者。

凡设此馔，皆由午后预备，备妥闭门，至夜丑初开门，报知主人，请客下楼。入座，首上热汤一二种，或用小深盘，或用带把汤碗。汤后食热荤者少。所备冷荤，系白煮鱼带油汁、菜拌蛤蜊、菜拌熟鸡卵、酱羊肉、酱火鸡加土伏、酱煮猪头牛舌、白煮鸡等。以上大而须割者，仆人伺候；已成小块者，以盘置于桌面，听客自取。三鞭、舍利，仆皆随时进斟。每大跳舞会，男女数必盈千，因一夜往赴数处，故不尽充其量也。陆续往来，只用糕点酒茶、鲜果冰乳、碱水加非而已。然一切肴馔，亦必按八九百人预备，方觉丰足。饭堂能容二百馀人，客亦不能同时下楼，则按戚友之远近、品位之高低，分起而降。此起陆续食毕上楼，他起陆续跳毕下楼。故饭堂每去一人，仆即撤去所用之食器饮器，另换一分洁净者，以备他人。肴馔不时加添，无使缺少。堂门终夜不闭。止跳每在寅、卯之间。客有来食者，一切仍须整齐。迨众客皆去，始将诸件撤下而收拾洒扫云。

晚深葬偕凌晨进餐

肴馔须按八九百人预备

事毕已至卯辰时分

在仆人饭房，为乐工及众男女仆婢等另设一桌，此则菜无上等，酒无三鞭、舍利，惟苦酒、红酒二种而已，迨众事毕，而饮食必至卯、辰时矣。又此等跳舞会所用男仆供其奔走者，或六名，或八名，或十名，或十二名，方足用焉。〔原书卷十终〕

英人渔猎限有定时

戊寅十月十八日甲午　阴雨。记：英人渔猎，官皆限有定时。盖禁民贪欲以保滋生也。如雉鸡由本年十二月初十日禁，至次年八月二十日止；鹿由本年十月二十日禁，至次年六月初十日止；沙鸡由本年十二月初十日禁，至次年八月十二日止；铁雀由本年十二月初十日禁，至次年八月初十日止；水鸡与鹌鹑由三月初十日禁，至八月初一日止；野鸭由本年十二月初十日禁，至次年八月十二日止；竹鸡由二月初一日禁，至九月初一日止；山鸡由二月初一日禁，至十月初一日止；鹧鸪由三月十五日禁，至八月初一日止；海鸟由四月初一日禁，至八月初一日止；野鸟由三月十五日禁，至八月初一日止。不准围猎，违者罚钱。

冬季街市不售鱼

鳝鱼由六月二十五日禁，至十二月三十日止；鳜鱼、鲟鱼由六月初十日禁，至十二月底止。按英国产鱼之处颇多。限禁垂钓，率以五个月半为期，至晚者由十一月初一日为始；禁止网罟，率以三个月为期，至晚者由十二月初一日为始。总之，每由本年十二月初三日至次年二月初二日，两个月内街市不准出售，违者罚钱。其无限定日期处，按例由本年十一月初一日禁，至次年二月初二日止。其他限定

者，有由本年八月十五日禁至次年二月初二日止；有由本年八月三十一日禁至次年四月初一日止；有由本年九月十四日禁至次年三月中旬、四月底或五月中旬止；有由本年十月初一日禁至次年二月初二日或四月三十日止；有由本年十一月初一日禁至次年二月初二日、三月底或四月中旬止。以上皆按天气之温凉、地势之南北而分也。龙虾由五月二十五日禁，至六月二十五日止；蛎子、蛤蜊等由六月十六日禁，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在准网、钓期内，每一礼拜另行禁止，多者二十四时，少者二十一时，由礼拜五夜子正禁至下礼拜一日午正止。禁止之时，凡鱼叉灯笼网竿等均不准出售。又凡铺出售之鱼，有日久不净者，被官查出受罚。

通国产鱼之区，英格兰共四十三处，苏格兰共一百二十处，爱尔兰共二十二处，皆有小官监察。 产鱼之区

十九日乙未 阴雨。申正，同姚彦嘉乘车行七八里，至贤卓志路第三十八号赴李达夫人家茶会。楼房逼窄，男女有百馀人。

二十日丙申 阴雨如昨。午后威公使来寓辞行。

记：英人因酒有害，乃公立一会。曰忌酒会，入者每人助钱若干。今男女入者已实繁有徒矣。 忌酒会

二十一日丁酉 阴雨。巳正，星使令彝持刺至柴令克洛斯火车客厅饯送威公使。申正，随星使乘车往拜金登幹，未遇。

二十二日戊戌 阴雨。酉正，在嘉榛街贤卓志堂为皮

病施医院集费，经善男信女十数人作戏。有医生安柏尔夫妇邀往。男女助善来观者络绎不绝，洵善举也。亥初回寓，雨止，仍阴。

两种纪年

二十三日己亥　阴。记：泰西各国交涉文件，以及人民往来函启、记载册簿，纪年皆用耶稣降生之前后若干年。今见英国官府所存案件书籍，纪有君主威克兜里亚若干年，是稍与中国相似处也。

二十四日庚子　阴。午后同马清臣随星使乘车入老城，制买玻璃、瓷器及地毯、桌罩、花毡等物。戌初回寓，知有金登幹，艾德林来拜。

二十五日辛丑　阴。亥正，同马清臣、凤夔九乘车行数里至坡得满坊第二号赴多卜立夫人家茶会。按日耳曼旧俗：凡嫁娶至二十五年为银婚，再二十五年为金婚，又十年至第六十年则为金刚石婚。届日戚友咸来，至近者具仪以贺。是日为西历十一月十九日，即伊夫妇金婚之期。男女如云。案上置有礼物八九种，如金花一朵、金刀叉一分，及金镯、酒斝等。丑正回寓。

银婚金婚 金刚石婚

二十六日壬寅　阴。记西人奉天主教之诚，与华人之奉佛教相似。如佛教敬佛骨，天主教敬贤人骨。有人得贤人骨者，无不珍而藏之，存以修身，守以向善。间有两造不平，对天矢誓者，以手按贤骨而言之，以明不背所言也。

新发明之电话

二十七日癸卯　阴。申正，有英人马尔金来拜，谈及太立风电气传音之妙，据云，尚有一物，虽非电气，亦可传音数里。系二小筒，中连棉线或麻绳，一人口向筒言，一

人耳傍筒听，虽隔十里，闻声如觌面焉。

二十八日甲辰　阴雨。记：英人之熟悉地理者，往往登山涉水，开石掘地，搜取奇形古迹，出而售之。星使令彝寻觅是铺，择其至奇者数种携来与看。遂于未刻乘车入老城，询问数处，皆无是物。 奉星使命觅购化石

二十九日乙巳　阴。未正，复乘车至柴令克洛斯街，觅得一小肆，见楼内列大小石片、生铜生铁及海物鱼虫等百馀种。有海螺高周各二尺馀，磐累五层，按层截断。有石子石板劈开，内含兽骨鱼身以及萍藻昆虫者。种种新奇，笔难尽述。

按《荆州记》云：兴安县水边有平石，上有石栉石履各一，俗云越王渡汉，脱履堕栉于此。又宋文帝元嘉中修江东太庙，得石一块，文如竹叶。皆与此相类。

十一月初一日丙午　阴，雨，雾。巳正，刘鹤伯自德国来，禀见星使。闻其前日在和兰界内，临入栈房，二行火车相撞，死四人，伤二人，幸伊安然无恙，实赖彼苍之佑也。入夜雾止，仍雨，凉。

初二日丁未　阴雨。记：英国各处水陆大员，凡制造炮台船房，以及器械等事，前任所为，后任必踵为之。鲜有故责其错，师心自用，因而妄费国帑者。故新旧接任，皆实交实收，绝无蒙混。物经前任置办，后任必谨慎收藏，随时抖晾，以免废弃锈坏。盖以巨款锱铢累之，而视同泥沙弃之为可惜也。 前任所为后必踵之

初三日戊申　阴雨。申初，随星使乘车往拜日本、波

斯二国公使，酉正回寓。星使召刘鹤伯及彝等晚馔，畅谈一切，甚为欢洽。

初四日己酉　阴雨。戌初，同马清臣、李湘浦、张听帆乘车至庆斯敦门第二十四号，赴周茔芝夫人家茶会。男女来者皆左右邻人，食有鲜桃橘子等果。丑初回寓。

初五日庚戌　阴。亥初，同李湘浦乘车，赴宝星贺恩慈夫人家跳舞会。楼阁崇宏，修饰华美，花山冰壁，香冷宜人。男女千百，闹热之极，斑斑跳舞，音乐连绵。按中国有字舞，有花舞，而西国有雲舞，有雪舞。式固悬殊，然论清雅以中华者为胜，记闹热以西国者为最。丑初回寓。

中西舞蹈

初六日辛亥　阴雨。申初随星使乘车，拜客六处，酉正回寓。亥初，同李湘浦乘车，行六七里，至坤娰门第二十号赴班克尔夫人家茶会。有男女数百人。遇邻人马蕾夫妇。拥挤闹热。子正回寓。

初七日壬子　阴雨。记彝四次往来西国，细察其人之性，喜爽直，恶含混，爱敏捷，厌迟延。每辨交涉事件，讲论虽可挥洒自如，惟客气之话不宜有。事既有理，足伸己意。如为彼论所屈，则别思明爽，重与额颃。苟摘其谬，虽明斥之无妨，不必吐茹伸缩，亦不可阴执一意，而阳为他论以抵之。盖西人谓辩驳道理，本非争鬥，无论何人，理足自能听从；若说理不出，即是无理耳。虽然，泰西大小多国，强弱不一，仍不得概而论之也。

对西人性格之观察

初八日癸丑　阴冷。巳正，星使召刘鹤伯、马清臣及彝等早馔。戌正一刻，彝同张听帆、凤夔九乘车送刘鹤伯

于柴令克洛斯火车客厅，起程回德。

初九日甲寅　早阴，午后稍晴。亥初，同马清臣、李湘浦随星使赴邻人马蕾夫人家茶会，继赴徐司得夫人家茶会。子正回寓。

初十日乙卯　阴雨。亥初一刻，同马清臣、张听帆步赴邻人艾立斯夫人家跳舞会。男女有数百人。楼上少立，后入饭厅，饮加非一杯。子正回寓。

十一日丙辰　晴。午后随星使乘车往拜日本公使。

酉正，李湘浦、凤夔九约馔在荔榛街柏灵坦馆。酒食甚佳，盘有鲟鱼、鹿肉，肥美而鲜。

十二日丁巳　晴。午后，顾曼来送西历五月十七日（即华四月十六日）新闻纸，名"喀里斯遮尔讷"者一张呈览。内言：当日画阁所悬千幅，皆丹青绝美，妙笔如生，另有可闻者，乃顾曼所画之中国钦差像也。其所以两耳皆露者，因中国惩治罪犯有割去一耳之律。又红顶为华官品级之别，钦差欲其必露，故工竣始为填画也。星使见而大怒，言顾曼之弟必属该局，令彝次日往究。 英报对钦差的恶谑

十三日戊午　阴雨。午初乘车往觅顾曼。据云新闻纸所言实非出自其口。伊弟顾丹现在代立太里格拉蒴新闻纸局，与喀里斯遮尔讷局既无交通事件，亦无往来信函。今既访得此纸，自当追究其人。未正回寓。入夜雨止。 往见顾曼

十四日己未　阴。未初随星使乘车至外部，见潘侍郎。继而往拜俄国公使舒瓦洛弗，未遇。又访金登榦，坐谈片时回寓。

崇厚使俄奏调随往

十五日庚申　晴。头品顶戴双眼花翎太子少保内大臣衔吏部大堂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崇，于本年奉旨派充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出使俄国。于八月二十五日，经奏调随往。当日午正奉到九月初六日札文，内称：

为札行事：本大臣奉旨派充出使俄国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于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奏请调兵部员外郎张德彝差遣一片，奉旨着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相应恭录谕旨，抄录原片，札行该员遵照可也。须至札者。抄录原片如左：再兵部员外郎张德彝，练达勤能，留心洋务，迭次奏带出洋，于外国情形最为熟悉。臣于同治九、十年间，派令随赴法国当差，悉臻妥协。嗣经出使大臣郭嵩焘派充翻译官，随赴英法。臣现与新任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商明，该员归臣差遣。此次臣前赴俄国，道经法国，届时拟即调令随行，以资熟手。为此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崇厚原片

十六日辛酉　晴。巳正，接奉郭星使札文，内称：

钦差大臣兵部左堂郭，为札饬事：十一月十五日接准钦差出使俄国全权大臣崇咨开奏调该员前赴俄国差遣，并抄折片，恭录谕旨，咨行钦遵等因到本大臣。准此，查该员趋公勤敏，练达谨慎，足资委任。除咨复崇大臣查照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员迅即束装启程，迎赴马赛，听候崇大臣差遣。毋稍迟延。切切此札。

郭嵩焘札

十七日壬戌　阴。午初，星使令乘车入老城，代为定买玻璃瓷器及地毯油布等物，及在上海鹤班街韦勤绸缎店

为星使购物

买白布面巾、绒毡、假貂等数十件，以其货真而价实也。戌初回寓。入夜冷风飕飗，寒气逼骨。

十八日癸亥　雪。早起束装。午后乘车，各处留刺辞行，亦有面晤者。戌初回寓。入夜雪止，仍阴。 各处辞行

十九日甲子　阴。由未初至酉正，男女前来投刺送别及面晤者，络绎不绝。戌初，邻人柯拉义母子约馔，同席有凤夔九，子初回寓。

二十日乙丑　晴。戌初，登楼叩别星使。谕令到巴黎后，探法公司船何日抵马赛，须前一日前往迎接，并令查看公署房屋足用否。夜与同人告别。 叩别星使

二十一日丙寅　雪雾交加，甚冷。辰正，睡起，载运行装。巳正，乘马车，有凤夔九、黄玉屏、武弁罗雯翰、龚绍勤送至柴令克洛斯火车客厅。巳正一刻，登车即开。一路大雪缤纷，厚盈尺半。未初，抵佛克森海口，换车登船，即刻展轮，水平船稳。申初一刻，至布隆海口，登岸。早餐后，登车。申正开。戌正抵巴里，有黎莼斋、联春卿二君来迎入寓。入夜雪止，晴。 抵达巴黎

二十二日丁卯　晴。早起，查看房屋足用。询知该公司轮船于二十五日到马赛，乃寄电禀闻星使。酉正，乘马车至吕阳火车客厅。晚餐后登车，戌初一刻开行。一夜雪厚逾尺。

二十三日戊辰　晴。早过吕阳，雪微少而暖。午正一刻抵马赛，换乘马车，入前次所住得露大店。主人见甚亲热。酉初阴，入夜雨雪，冷。

迎接崇厚

二十四日己巳　晴。早起，查定房屋。午初，知法国公司轮船阿瓦进口，遂雇定车船至码头，驾三板行数里，登轮船，叩见崇星使，及参赞随员诸君，甚喜。少叙后登岸，又遇庆蔼堂由（常）德国来迎，遂同乘车入寓。

崇厚随员

二十五庚午　晴。记此次经崇星使奏派随带头等参赞官花翎二品衔候选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邵友濂（小村），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三等参赞官：花翎河南候补知府蒋斯彤（丹如），镶蓝旗汉军人；二等翻译官：花翎四品衔兵部员外郎张德彝（在初），镶黄旗汉军人；员外郎衔工部主事庆常（蔼堂），镶黄旗汉军人；三等翻译官：户部郎中桂荣（冬卿），镶蓝旗汉军人；工部员外郎塔克什讷（木庵），正蓝旗汉军人；前充同文馆俄文教习俄罗斯国人夏干。随员：理藩员外郎庆熙（锡斋），正白旗满洲人；主事纯锡（感铭），镶蓝旗蒙古人；内阁中书陈允颐（养原），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五品衔光禄寺署正俞奎文（锡庵），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学习翻译：同文馆九品官赓善（吉甫），镶红旗满洲人；觉罗福连（远峰），正蓝旗满洲人。供事：四品衔候选州同王锡庚（鹏九），直隶顺天府通州人；五品衔候选盐大使石汝钧（平甫），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武弁：常有泰，李永春，齐树铭。又俄国驻京公使派同回国翻译官二员：柏百福，璞志。

二十六日辛未　阴。卯正，同赓吉甫、福远峰、王鹏九、石平甫、齐树铭带仆役十四名、行李二百四十一件起程，乘慢火车赴巴里。崇星使订于巳正率众乘快火车开行，酉

正往吕阳。彝等于酉正一刻抵吕阳，驻车晚餐，戌初复开，行一夜。雪，冷。

二十七日壬申　阴雾。未初，抵巴里。将行李寄存栈房后，同众乘车入达拉布店。早餐毕，步入公署，谒见郭星使。戌初，换公服，同黎莼斋、马清臣、李湘浦、张听帆、联春卿乘车至吕阳火车客厅，迎接崇星使入寓。彝即入公署，禀知郭星使来寓，跪请圣安。亥正，随二星使入公署晚酌。子正回寓。 崇郭二使巴黎会见

二十八日癸酉　阴。午后，同邵小村、蒋丹如、庆锡斋、纯感铭、陈养原、桂冬卿、塔木庵及黎莼斋、李湘浦、张听帆、联春卿诸君往来答拜。

二十九日甲戌　晴。有前任驻华法国公使哥士奇、乞假回国之中土税务司贺璧理、哲美森、那威勇，暨前随崇星使充翻译官、现充本国遗产司委员殷伯尔等，陆续来拜。

三十日乙亥　阴。午后，有合众人卢的高安、英人周安斯等来拜。戌正，崇星使约柏百福、璞志、邵小村、蒋丹如与彝等在格朗壄普腊大戏园观剧。一切景致山水、日月星辰，无须再述。子正回寓。雪。

十二月初一日丙子　晴。未初，将自己行李送至吕阳火车栈房，顺道答拜卢的高安及周〔安〕斯。皆未遇。申正回寓。

初二日丁丑　阴。卯初，乘车行二十里，至吕阳火车栈房。付讫寄存看守费后，雇大敞车四辆，载行李共二百五十九件。装毕，行十八九里，至北路货栈。将入门，买 托运行李二五九件

票六张，二大四小，填写送人名姓、年月日、送往何处、物件名数号头。货车按辆入门，过称分量处，屋一间不大，内坐一人，面前横称，称下关键，暗通屋外。大门中活地板，车辆经过少驻，地板下压，斤数自明。称后，车入收货房，内列火轮货车百辆。二三人以二百二十件载满一车，其馀另买货票一分，载入他车。收毕，欲付脚费，栈主云：如欲速到，请至俄都再付，未为晚也。申初一刻回寓。入夜，雪。

初三日戊寅 阴。卯初一刻，同桂冬卿、塔木庵、庆锡斋、纯感铭、赓吉甫、福远峰、王鹏九、石平甫、李永春、齐树铭及仆役十四名，乘马车，至北路火车客厅登车。巳初开，行一夜。

初四日己卯 阴。丑初，至卢伍业地方换车，又开入德界。辰初抵克伦镇换车，少憩，辰正一刻开。戌初至德京柏林，改乘马车，行十数里，入凯赛好富店见李星使、钱琴斋（德培）、刘鹤伯、薄郎，遂即回明一切礼仪。戌正一刻，崇星使偕邵小村、蒋丹如、陈养元诸君到，李星使迎入，向东跪请圣安。由巴里至柏林计陆程四千六百八十里。

崇李二使柏林会见

初五日庚辰 阴。午后同邵小村、蒋丹如、庆锡斋、纯感铭、陈养原、钱琴斋、罗缉臣、刘鹤伯、荫五楼（昌）、赓韶甫（音泰）诸君往来答拜。酉初，李星使请崇星使、邵小村、蒋丹如、庆霭堂与彝晚馔，亥初回寓。

初六日辛巳 阴。巳正，钱琴斋、罗缉臣、陈镜如、荫

五楼、赓韶甫诸君约馔。亥正，同众随崇星使乘车起程，行十数里，入火车客厅。李星使率钱琴斋诸君送别。少坐，登火车，子初开行一夜。

初七日壬午 阴。行二千五百八十里。申正，出德境，入俄界。地名威尔巴赍。少停，换车复开行一夜。冷。

记：西国火车，有慢有快。慢者分头二三等，快者惟头二等，无三等。由德至俄，车则不分快慢，以路遥客少故也。

初八日癸未 阴，微雪。行三千一百五十里，戌初一刻，抵俄京彼得堡。一路在德界田地肥腴，楼宇整洁。入俄则遍地沙漠，雪厚尺馀。居民多结草为庐，累碎甓为短垣。雪地冰天，鸡鹜并集。将近都城，见有木建重楼，而门堂固有整洁者，然亦仅矣。土人服饰，多与蒙古人同，白羊皮袄，头护毡毯，足登皮靴。土产惟松杉而已。或云雪须明春三四月始化。当时下火车，乘马车，行十数里，至米罗娄弗斯戛亚街，入多洛布大店。楼四层，房千间，虽系铁梁石垒，营造不精。即时有前任俄国驻华领事官现充官学华文教习孟第来拜。 对俄国之第一印象

初九日甲申 阴。巳初天明，申初即暮。一日夜长九时，昼长三时，亦云短矣。是日为俄历十二月二十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正月初一日）。巳正，令彝送电信走恰克图，报抵俄日期。入夜微晴。 电报北京已抵俄都

初十日乙酉 阴。记：俄都楼高五、六、七层不等，式如西贡、新嘉坡之洋房，较英法不能相埒。土人除官绅大商

外，多蠢笨愚鲁似新疆人。

十一日丙戌　阴。按英法马车行动，皆有定规，俄则不然，价可增减。如行十数里，索七八十考贝或一卢布，给以二三十考贝即允。近因国帑不足，一切改用纸钞，由一卢布至一千卢布。然名实不符，每二纸卢布方抵一银卢布。至金银铜钱名目分量大小，如何换法，见《航海述奇》第三卷。

十二日丁亥　雪。早行十数里至大信局，送官信。

大街通行马拉雪拔

记：俄京道路宽敞，遍地结冰，上浮雪八九寸，车辆难行。设有马拽雪床。床身造以薄木，形如“凹”字；下面左右铁梁各一，形如“凵”字。御者坐前，行人坐后，平行者坐一二人。或一马拽，或二马拽，驰驱甚快。一马拽者，名萨呢。二马拽者，名爬拉。又有以三马拽者，名惟略，每富室自乘之。

十三日戊子　微雪。因近日耶稣诞辰，见街市卖有小松树，下衬十字木墩，令其不倒，上挂五彩花灯玩物。各家买立屋中，入夜燃灯庆贺，灯熄则儿童分散各玩物。俗与他国者同。巳正，随星使乘车，行二三里，至寓后，大街看房一所。间数不足，修理亦未竣，遂未定。

十四日己丑　微雪如昨。是日为俄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即西历正月初六日），乃耶稣诞辰。市肆关闭，游人甚多。按西国及俄国，皆以二十五日为耶稣诞辰，然俄国十二月二十五日，系西国正月初六日，而西国十二月二十五日，又为俄国十二月十三日，究不知彼此所定，以孰为是。入夜

晴，冷，皓月当空。

十五日庚寅 晴。是日为耶稣诞辰第二日，市肆仍闭。午后同夏干随星使乘车行八九里，至尼瓦江南岸英租界，土名昂格立斯喀亚喀那贝里，看第六十八号楼房一所。高二层，共二十九间，无陈设，无器皿，尚属洁净。间数虽不敷用，然登楼前眺长江，后傍通衢，眼界为之一豁，亦居止之胜地也。租值未闻。 四处觅房

十六日辛卯 微晴。申初，同庆霭堂、夏干随星使乘车行十数里，看房一所。既逼窄，亦无装修。酉初回寓。有英人胡柏尔之甥帕力士来拜，盖伦敦毛色尔之友也。坐谈片时，并约十九日晚馔。入夜雪。

十七日壬辰 雪。午后随星使同璞志、夏干乘车行十馀里，看房一所。楼高三层，大如府第，亦无陈设装修，每年租值一万五千卢布。回寓后复同夏干乘车行八九里，至房主人家，见其夫妇，告以僦居之意。据云：欲租须以三年为限，每年一万九千卢布。

十八日癸巳 雪。巳正一刻，同夏干乘雪床行十五六里，至太诺洛芝喀大学院访前十五日所看尼瓦江旁第六十八号房主人，现任副将韦什呢也格拉斯吉。其人年近六旬，白发微髭。告以僦居之意。据云，是房原拟自居，既蒙中国钦差欲住，情愿租寓半年，议值八千卢布。并云：今午在此候复。回寓禀知星使。少憩，复同夏干往与彼议，跌至六千卢布，外加裱糊修理一千。即时写定租契，言明灯火薪水，皆伊供给焉。 租定涅瓦河68号房

十九日甲午　晴。巳正，同夏干雇得包揽装饰房屋人名郝富满者，领至新房，告以如何修饰各间，如何预备帘帐、铺陈、桌椅、床榻、器皿各件。估值九千卢布。因其所索甚昂，遂同夏干乘雪床，行十数里，入桌凳铺垫市，酌买一切应用。

崇使拜会外部大臣

未初，星使率桂冬卿、庆霭堂乘车赴外部，拜尚书王爵库尔渣阔甫、右侍郎梅林呢阔甫。

酉正，彝乘雪床，行十六七里，过大铁桥，至尼瓦江北岸第百六十六号，赴帕力士约。同席为喀塔里及马仄尔夫妇，皆英人也。饭毕，约看马戏，乘雪床行十数里始至。戏园极大，式与英法同，所演亦与他国无异。丑初回寓。

二十日乙未　晴，冷。系俄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亥正，有威立什土新闻纸局专管亚细亚股人巴杜立池夫妇，代该局总管前任提督柯麻洛额甫，在威的米尔斯翼亚街第十四号新闻纸局内请茶会。届时，彝同蒋丹如、陈养原、桂冬卿、塔木庵及夏干乘雪床前往。楼舍逼窄，男女有六十馀人。先一男一女各歌一曲，音调与英法同。继而二男一弹琴，一拽胡笳，如相应答。茶后，中堂设长筵，上陈酒馔，男女环桌立餐。末则各举三鞭一杯，彼此相碰，同祝新年之喜，按俄语曰牛幸格达尔。后巴杜立池对彝祝以吉语。寅正谢归，一路灯明如昼，车马往来仍多。

迎新茶会

俄历元旦

二十一日丙申　晴。系俄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元旦，为西历正月十三日。午后乘雪床，看新房，顺途谢帕力士。

当日市肆关闭，游人甚多。

按俄国马车雪床，价原不定，而是日索价尤昂，且云“三百六十五日，始有此一朝”等语，乃优给之。

二十二日丁酉　雪。记：俄京车夫服饰，不与英法同。在绅富家者，头戴回绒斜方巾，或紫或蓝，正看如“▽”字，旁看如“○”字。足登皮靴。身着窄袖皮袄，或青或绀。腰紧不结带，下垂如裙。次则着平顶小皮帽，大羊皮袄，足登皮靴，或毡袜。　俄京车夫

二十三日戊戌　雪。早与赓吉甫同夏干买办陈设器皿。午后入新房，照料修理墙壁门窗。

记：俄国一码，即中国二尺，名曰阿什音，为伊二十七寸，每寸曰倭尔勺弗。入夜雪止。

二十四日己亥　雪。记：俄京市肆门首，多有挂天主像者。像系绸画，四面以铜镀金，作闪光。边则或铜或木，宽皆二三寸。大者长二尺，广尺半。小者长一尺，广八九寸。男女老幼之虔心供奉者，过必免冠，以手指左右肩、顶上、胸前，作十字形。各家屋隅，亦挂一幅，如中土家家供奉司命，昼夜永燃油灯一盏。　店门上多挂天主像

二十五日庚子　雪。早仍同赓吉甫与夏干买办帘帐铺陈。未正，同俞惕庵先乘雪床，移入新房，位置各人居止，安排所需器具。按此房租定半年，系由俄历正月初一日起，至七月初一日止。（即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至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止。）入夜尤冷。

二十六日辛丑　大雪。早，有由巴里所寄行李二百五

行李运到　十九件，以大雪床送到。按件查收，毫无遗失损坏。此等雪床，造以粗木钢条，形如"口"字，长八九尺，广约四尺，高二尺馀，拽以二三马不等。申初，蒋丹如、庆锡斋、陈弆原、纯感銘、桂冬卿、塔木庵、赓吉甫、福远峰诸君偕武弁率仆役移入新寓。

是日为俄历正月初六日，据云：系耶稣初生后，天现明星，是日有三外国国王，访入犹太而得之。故天主教及东教，皆以是日为节。市肆关闭，人民休息，入夜雪花片片，淅沥有声。

二十七日壬寅　大雪。冷。巳正，星使同邵参赞率夏干、庆霭堂、王鹏九、石平甫移入新寓。申初，有俄国礼部侍郎李文同孟第来拜。坐谈许久，订于明日午正入其温宫，呈递国书，并议觐见礼仪。

二十八日癸卯　雪。午初，有御前大臣戴威多甫、头等侍卫顾得列策甫、掌礼大臣柯希那及孟第，以三御车来迎。车皆四轮，装饰华美，式与他国同。一以六马拽，二以四马拽。护卫十名，着金边大红长袍、金边饺形黑绒帽。星使与邵、蒋二参赞着朝服，彝等十二人着公服。午正，星使偕邵、蒋二参赞同四俄官下楼，出门登车，彝等随出。有乌衣马队前驱；顾得利策甫乘四马车为先导，星使与柯希那对坐青色六马车，邵、蒋二参赞，戴威多甫，孟第同坐四马车。护卫乘马者四名，立于车后者各二名。车开，沿尼瓦江堤东行四五里，由葉尔丹园转南，至温宫门。星使携众下车，乌衣兵驻马，换红衣兵二队，导入内门，登

（旁注：御车来迎钦差入宫）

楼，又有红衣步兵四队，列于左右。步梯百级，入一偏殿，会御前大臣王爵郭理岑，及大僚数员。在彼茶酒小食毕，又绕行里许，过殿四五，名皆未详。后由白殿入大殿，即其俗所谓金殿。当下车后，星使即敬捧国书，穿宫过殿，至此少息。迨正门开，星使先入，见其国主阿来三德，距数武，相与对立。星使陈诵曰： 入见俄皇亚历山大

大清国头等钦差全权大臣崇厚，奉本国大皇帝谕旨来贵国，一为通好，敬礼贵国大皇帝；二为修约。贵国前钦差驻华大臣倭良嘎理所议平安两国边界，及现任钦差驻华大臣布策所议边界通商各事，本国均愿妥为办理。请贵国大皇帝谕令外部王大臣，会同公平商办，期于两国有益。崇厚更愿两国邦交益臻和美焉。

诵毕，呈递国书。按国书内云：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罗斯国大皇帝好。贵国与中国二百馀年来睦谊攸关，夙敦和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中外一家，罔有歧视。兹特简赏戴双眼花翎头品顶戴太子少保内大臣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吏部左侍郎崇厚，前赴贵国都城，为钦差出使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并令亲赍国书，代达衷曲，以为通好修约之据。朕深知崇厚公忠体国，办事和平，于中外交涉事务，最为熟悉。惟冀推诚相信，优礼有加。从此益敦友睦，长享升平，朕实有厚望焉。 清廷国书

俄皇接过国书。答曰："问大清国大皇帝好。今既奉旨 俄皇答词

派贵大臣前来，不胜忻幸之至。朕当谕令外部王大臣，会同公平商办。"

言毕，星使退出。邵、蒋二参赞复经引入。见后，同入一室午酌。申正，四俄官送星使参赞而归。至则彝等迎入，登楼款果酒，四俄官饮毕辞去。星使偕邵参赞复乘车至外部，投刺致谢。当由温宫回后，各护卫车夫以及司阍武弁等来乞赏，乃以卢布一百劳之，亦独俄罗斯有此风俗耳。

中历除夕
使馆团拜

二十九日甲辰　阴。巳正，同赓吉甫乘雪床，行八九里，入市，催送陈设铺垫、帘帐、挂灯等物。酉初，同众着行装，向星使恭叩辞岁后，入客厅团拜。戌初，畅饮甚欢。前于二十五日，雇得四轮双马车一辆，门丁一名，负柴洒扫役二名。又跟役一名，系日尔曼人，名葛兰满，能英、法、俄、义等国语言，尚属勤能幹练。

光绪五年一月至三月

光绪五年己卯。正月初一日乙巳　晴。卯初，同众着公服，随星使及邵、蒋二参赞向东北恭拜圣牌，行三跪九叩礼。继而团拜。午后随星使同庆蔼堂，乘车往拜各国头二等公使，申正回寓。

记：各国公使驻俄京者，凡三十馀国。头等者五国：曰英吉利，曰奥地里亚，曰德意志，曰法郎西，曰土耳其。二等者十二国：曰合众，曰日本，曰丹尼，曰和兰，曰瑞典，曰日斯巴尼亚，曰葡萄牙，曰比利时，曰义大利，曰波斯，曰巴西，曰秘鲁。三等者名数未闻。各国公使之跟役服饰，与驻英、法者异。头戴铰形乌毡帽，上插五色长翎，形如毛撢。身着皮袄皮靴，腰佩短剑。　驻俄各国公使

初二日丙午　晴。镇日各国公使、参赞、随员前来投

剌答拜。

自入冬以来，尼瓦江结冰，厚至三尺，铺雪厚亦逾尺。各埔头搭船处，由此至彼，左右立松枝，当中开路，以便行人往来。

初三日丁未　阴。记：俄皇阿来三德第二，有三弟一妹：

御弟御妹

长者宽斯丹的音公，生于俄历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九月初九日，现年五十二岁，娶日耳曼萨克森阿勒丹柏尔王之女阿蕾散多雅为妃，生四子二女；次弟尼扣拉公，生于俄历一千八百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现年四十八岁，娶日尔曼欧屯柏尔王之女阿来三它牙为妃，生二子；三弟米沙公，生于俄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现年四十七岁，娶日尔曼巴屯王之女赛希里亚为妃，生五子一女；其妹敖勒夏，生于俄历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八月三十日，现年五十七岁，二十六岁嫁与日尔曼威坦柏尔喀喇王为妃。

是日为米沙公之女阿那斯他奚亚于归之期，年十九岁。字与日耳曼梅克兰柏尔王太子舒倭林斯齐为妃，年二十八岁。当晚亥正，温宫设跳舞会，帖请各国公使、随员及本国王公大臣夫妇子女往赴。亥初一刻，星使率邵、蒋二参赞，桂冬卿，庆霭堂同孟第乘车入宫。灯烛辉煌，男女雲集，与英法同。子正回寓。自是日起，三日内，市肆门前插德、俄二国旗，各国使署则竖本国旗及德、俄二国旗，以

大清龙旗
旁插镶黄
正白二旗

伸庆贺。故本公署竖大清国龙旗，楼前横插德、俄二国及镶黄、正白二旗。入夜，市肆门前多燃星形六角煤气灯。有地面横列油灯一行者，亦伸庆贺之意也。当夜阴雲密布，

大雪缤纷。

初四日戊申　雪。未正一刻，驾雪床行二里许，赴信局送包封。戌初，步至对岸，拜帕力士，坐谈片时而归。尼瓦江宽三里，满铺白雪，明若银河。当夜彝独步往来其上，如至琼楼玉宇中游，亦奇景也。

初五日己酉　微晴。申初同赓吉甫乘雪床，行七八里，至猷稣柏甫园看冰嬉。园不大，周约五里，在街道厅前，设有桥梁山水。十年前，厅官愿割一半，以便人民游玩。旋丝富商租去。入冬结冰，则正面列座，中设乐亭，于每礼拜日，由未初至申正开门，入者每人半卢布，任其嬉戏游观。又每礼拜四日，由戌初至子初开门，四面悬灯，亭中奏乐，入者每人一卢布。是日为礼拜之期，男女老幼有百馀人，更有坐冰榻令人推行者，驰驱甚快。 冰嬉

又是日系俄历正月十四日，为庆贺其公主下嫁之第三日。戌正，俄皇帖请各国公使、随员及本国王公大臣夫妇，在巴立帅大戏园观剧。届时，星使率邵参赞、桂冬卿、庆蔼堂与彝着公服，同孟第乘车前往。行二三里而至。一路马车驰驱，灯烛灿烂。每大街口，男女拥挤，有巡捕弹压指引。戏园极大，式与英法同。惟楼上头层正中大敞屋一间，正面红椅三十馀，横列三行，后厦设案挂镜，华丽整齐。左右各小楄十五，每楄容六人。楄皆斜形向台。屋左各楄，坐国戚王公夫妇子女。屋右各楄，坐英、法、德、奥、土耳其、中华头等公使，日斯巴尼亚、葡萄牙、瑞典、丹尼、合众、日本、和兰、波斯、比利时、义大利、巴西、 公主大婚演剧庆贺

秘鲁二等公使。台前坐各文武大员。左右与楼上二三层坐文武仕宦。男女老幼共五千馀人。楼顶中悬万烛玻璃灯一，状似花篮，玻璃开花挂蘂，缕缕垂珠。烛焰、玻璃，互相映照，更觉光明。每层左右距九尺，插十烛灯一架。末层两鄙，又加电气灯各三，则通堂光同白日，如开不夜之城。

大剧院之大排场

亥正一刻，俄皇到，由后厦入敞屋。台前奏乐，百官立起，转身面向正屋，高呼万岁。各国公使及各妇女皆立起，面向鞠躬。俄皇亦向众鞠躬而后坐。郡主着粉红色衣，袒胸露臂，坐于正中。驸马着黑毡袄裤，佩刀，挂宝星，坐其左。俄皇着大红长袍，金丝玉带，坐其右。后则国戚及御前大臣、命妇等二十馀人，分坐两行。即时开场。首出甫毕，御仆捧盘向各座前进茶。后俄皇携郡主等退入后厦小食。众人亦皆陆续步入饭厅。正面横设长筵，罗列酒肴糕果，饮食各任其便。当时因灯火人气酝酿，竟致热似酷暑。旋二出开，乃一场跳舞也。幼女百数十人，服短裙，色分五彩，分群列队，作线成环，忽燕飞而鱼跃，忽鸿翥而龙游，殊觉闹热可观。子初戏罢，俄皇率众立起，百官复转立，三呼万岁。各国公使及各妇女亦皆立起，面向鞠躬。俄皇及郡主、驸马亦向众鞠躬，退入后厦，下楼登车。彝等随星使于子正回寓。

热似酷暑

初六日庚戌　阴。记：俄京楼房，较他国稍逊。门窗皆两层。各铺户牖俱小，而内极阔大，盖为防避寒气也。又有入门反降阶数武者。申初大雪一阵，亥正晴。

初七日辛亥　晴。俄国银钞，每日亦有市价，时长时

落。初到此，以一千英镑换一万一百三十一卢布五十考贝；继而一千镑换一万卢布，今则一千镑，竟换得一万五百四十九卢布。 卢布价格时有涨落

闻俄国南省，现患一种瘟疫，名曰普拉戛佩斯塔。系黑由手腕，传至胸前则死，刻不容缓，传染甚快，如中土之丹毒。于今死者载道，各国皆一律禁止俄人入境云。虽经俄皇派医官四出，设法疗治，而愈者无幾。 黑死病

初八日壬子 晴。记：俄皇阿来三德第二，生于俄历一千八百一十八年（即嘉庆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为俄皇尼扣拉第一、日尔曼沙尔洛公主之长子。六岁读书，十三岁入营学武，十七岁授步营参将，十九岁授为大学院学士，二十二岁游历日尔曼，三十一岁授为通国武学院总理，三十二岁授为管带靠戛斯兵大统领，三十七岁，伊父尼扣拉第一薨，次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南京墨斯哥即位。前二十二岁游历日耳曼时，聘日尔曼鲁威王之公主茉莉雅为后。 亚历山大二世

今俄皇六十岁，后五十四岁，生有五子一女：长子阿来三德公，生于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即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一岁聘丹国国王克立谦第九之公主达格麻尔为妃；次子乌拉的米尔公，生于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即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二十七岁聘日尔曼舒威林王之郡主穆阿丽为妃；第三子阿来希斯公，生于一千八百五十年（即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二日，现年二十八岁，未娶；公主美丽，生于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即咸丰三年）十月初五日，二十四岁，嫁与英国艾典柏尔公阿福来为夫人；第 王子公主

四子邑尔吉亚公，生于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即咸丰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现年二十一岁，未娶；第五子颇乐公，生于一千八百六十年（即咸丰十年）十月初三日，现年十八岁，未娶。大太子阿来三德公，现生二子一女；乌拉的米尔公，现生一子。名皆未详。

星使往谒二太子

初九日癸丑　晴。午后，星使往谒俄二太子乌拉的米尔公，及王弟米沙公。晚，英人帕力士代请赴俄人贝斯呢家跳舞会。子初一刻，以车来接，行数里，过桥至对岸，抵其家。其人年近九旬，精神康健。楼房宽敞，四壁多悬油画，计二百馀幅。其他陈设装修，尤觉华美。来者男女有三百馀人，奏乐跳舞。寅正设长筵，列酒肉，杯盘交错，宾主尽欢。席罢，时已卯正矣。

初十日甲寅　雪。戌初，英人喀塔立夫妇邀饮。届时乘雪床，过桥行三四里，至对岸五条街第六号。入内少坐。同席有喀公之妻母。食至亥正，同车赴瑞人冉森家茶会。楼房高大，华美壮观。男女有数十人，畅谈未已而乐奏焉。仆役不时进茶进酒进果，极其殷勤。子正一刻回寓。夫冉森，瑞典富商也，年逾五旬。每年冬季，夫妻在此侨居四月。每礼拜五日，燃灯设席，戚友咸集，歌舞终宵，至明始罢。

俄国银钞各种式样

十一日乙卯　阴。记俄国银钞：一卢布者，横四寸五分，纵二寸七分，面印深黄色。三卢布者，横亦四寸五分，纵二寸九分，面印绿色。五卢布者，横五寸，纵二寸九分，面印蓝色。十卢布者，横五寸，纵三寸，面印红色。二十

五卢布者，横五寸四分，纵三寸，面印紫色。百卢布者，横六寸半，纵四寸，正面土黄色，背面五彩，共分九行：中黄，左右绿，次紫，再次蓝，临边则红。其他未详。又所有票，皆出于俄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即光绪二年）以后者。

午后同俞惕庵步游，遇一武官名柯喇伊呐伍斯吉者，英姿飒爽，年仅弱冠，能法语，一见如故，语言温厚。入夜雪。 年轻武官一见如故

十二日丙辰 大雪。午初，柯武官来拜，坐谈片时，约午正在本街第五十四号王爵高斯楚北家早馔，遂同行步往。见该王爵年亦妙龄，始知皆充马队统领也，俄名曰乌兰。楼房华美，陈设充盈。各鼓琴一曲，颇有流水高山之趣，洵堪海上移情也。食次，王妹高黄蒂至。二八绝代姝也，能英法言。坐谈数语，妙绪环生。席罢谢别。

亥正，有俄世爵首领、公爵布卜临斯吉者，因俄兵由土国凯旋，将帅在兵部请跳舞会。届时，星使同邵、蒋二参赞率桂冬卿、塔木庵、庆蔼堂往。闻男女有千馀人，亦夸耀武功之意也。

十三日丁巳 大雪，冷。午后，日本署公使高木报造来拜，约明晚戌正茶会。

记：俄京街市，亦有小贩列摊，出售果品、麵包、纸花、玩物等。惟一种乾果，系糖煮皂荚，殊为罕见。 糖煮皂荚

十四日戊午 雪。早，见江面三鹿拽一冰床，由西而东，驰驱甚快。询知由北方拉埔兰而来者。按拉埔兰地近 鹿拽冰床

北极，兼属俄、瑞二国。

亥初，有俄人窦路利代提督布拉格伍欧夫妇请赴跳舞会。遂同驾雪床，行十五六里，始抵其家。男女二百馀人，多有在他处会晤者。主人款待良殷。丑初，伊伴送回寓。知亥初邵参赞偕桂冬卿已赴日本公署茶会而先归矣。

常星使请布策孔气王西里等

十五日己未　阴。戌初，星使请俄前任驻华公使布策、总领事官孔琪庭、官学满文教习王西里又名王书生（皆系前丙寅夏来此会过者）、乞假回国之领事官威柏尔、参将裘赛斯吉，及孟第、璞志等晚酌，按俄国宴客之仪，大桌旁置小桌一张，覆以白布，列舍利、白酒等数小瓶，小麵包、冷荤、糖果各数盘。客入饭厅，四面围立，各任取小食，或酒少许，以便开胃。后入座，饭毕立起，将出门，向主人握手致谢以为礼。当晚亦如其仪而款之。亥正，席毕。

西人姓名之中译

夫西人之来华者，姓名皆还音。有姓名皆还出者；有姓非一音，将姓音还出，而以后一二音为名者。如威妥玛，威其姓，妥玛其名。又热夫类，本姓热夫类，因其音多，故将姓音还出，而以热为姓，夫类为名。其他如赫德、德贞、毕利干、包尔腾等，皆以姓之前音为姓，后音为名也。且中外相隔万里，虽系还音，究不能十分恰合。其所还出者，不过重音而已。如威妥玛，本姓威得，名妥玛斯；赫德，本姓赫尔德，名洛柏尔得；因得、斯、尔三字音轻，故未还出，然尚不离其本音。竟有因到华而改其姓者，当日所请七俄人，如布策，如威柏尔，如王西里，如璞志，如裴赛斯吉，皆只还其姓音；若孔琪庭本姓司戛尺果弗，

孟第本姓裴自触洛弗。缘其改书之由，必因孔、孟为中国之姓耳。 俄人以孔孟为姓

十六日庚申 雪。见尼瓦江冰厚三尺，按长方截出，收于窖内，以备夏季之用。

按俄国楼房地基，较英国稍为开展，门内多有院落，冬月每日扫雪，奉官令雇单马大雪床一辆，锹夫二名，载之倾于城外江边。此等雪床，造以粗木，形如斗而长方，高七尺馀。

十七日辛酉 雪。酉正，对户冉森约馔，同席十四人。有种瑞典干饼，厚二分，周盈尺，黑色有孔，面无芝麻，内洒茴香，啮之如北京薄脆。饭毕谢归。亥正，邻人奥国公使夫妇请赴跳舞会。届时，彝同蒋丹如、桂冬卿、陈养原随星使、邵参赞往。楼阁宽敞，修饰整洁。男女有数百人，跳舞奏乐，皆与他国无异。子正回寓，寝后犹闻乐声，天明始息。

十八日壬戌 雪。记：俄国算盘，横用，共十一位。先七位，每位十子，系左右八黑子，中二黄子。后四位，则第一、第四两位各二黑子；第二、第三两位，各十子，色分黄黑如前。算法系以前七位计卢布，后四位计考贝。 俄国算盘

亥初，本街第五十四号王爵高斯楚北、武官柯喇伊呐伍斯吉，约同车赴米海洛弗斯吉戏园观剧。行七八里，抵其地。楼虽不大，而所演法国曲戏，尚觉可人。子正回寓。

十九日癸亥 雪。酉正一刻，有罗莪约馔。伊系英国名士，来此游历者。同席有英公使随员、都司苏万。食毕，

同乘雪床，行十数里，入巴立帅大戏园观剧。因俄俗每礼拜日不禁奏乐歌舞，故是园惟于礼拜日专演一场，胜于平日，座价亦因而翔贵。是日系礼拜之期，故男女观者甚夥。见俄皇坐于台右小室，御戎装，肩金穗，挂宝星。有将弁环坐其旁。

芭蕾舞剧布景奇妙

是晚舞而不歌，名曰巴蕾塔，义亦跳舞也。伶人皆幼女，服五彩衣，有百数十名。景致尤觉奇异，一望千里，真假非目所能辨。如初场地近北极，雪地冰山，白熊水獭，虽系人工，动作与真毕肖。时值冬令，幼女跳舞，衣履皆白。忽而入春，和风暖日，景象一新，幼女跳舞，衣履皆绿。继而入夏，赤日烘雲，花芳树密，幼女跳舞，衣履皆红。继而入秋，风吹木落，千里寂寥，幼女跳舞，衣履皆黄。忽又入冬，山寒水冻，烟雾苍茫，幼女跳舞，衣履皆黑。正跳舞间，大雪狂风，天地严肃，海浮冻块，山作冰楼，大船遭险，四面触冰，桅折旗裂，人呼拯救，观者为之惊骇咋舌。末则灯烛复明，通场作一大花园，花明柳媚，水秀山青。幼女改装跳舞，依乐移步，随式转躯，又换一番景象也。子正，戏散而归。

俄京戏园官建官管

闻俄京各戏园，官为建造，官为管辖。当夜跳舞，皆系贫女，由四五岁入官学习，给以衣食。学有成效，则令入园，所获工值入官。年限满后，愿出者听，否则每年官给卢布五百。其每日工值，仍须入官。

二十日甲子　雪。未初，有英国公使、世爵罗萠特斯来拜，坐谈片时。申初一刻，复随星使乘车往拜合众国公

使司多弗淄，夫妇接待，言语温和。记：俄国二三十年前，当阿来三德未即位时，官民服色一律。官非公务在身，不着公服。自即位后，凡武官皆戴官帽，佩腰刀，肩金穗，挂宝星，与他国武官服色稍异。故镇日街市往来，佩刀而行者，不下十之五六，一为自夸荣耀，一为恫喝愚民耳。入夜雪止，仍阴。 武官镇日佩刀而行

二十一日乙丑　阴。风吹楼顶积雪，四面飞舞，密于天降。各房檐下墙角，皆挂马口铁走水筒，粗盈尺，檐下者作"冂"字形，墙角者作"亅"字形，上下接连者作"几"字形。近因天暖，雪化水滴，筒下接以木桶。然昼暖夜凉，夜间有结冰连于一处者。各家雇人楼顶撮雪，厚皆二尺馀。午后接北京电信，知星使于上月二十九日奉旨补授都察院左都御史，遂同众着公服，登楼叩贺。 崇厚补授左都御史

二十二日丙寅　阴。天暖雪化，街道如河。是日俄大太子请星使，邵、蒋二参赞，亥正入温宫赴跳舞会。亥初一刻，忽接俄礼部飞咨，今日停止，其故未详。

二十三日丁卯　微晴。俄工局官布兰克之女布兰嬉，年十七岁，在对岸芝木那奚亚大学院读书，是日请彝同陈养原、桂冬卿、福远峰及夏干诸君往观。午正，同乘雪床而往，见学院总管伍阿新及总教习、老女柯洛斯吉，年皆四旬馀。按俄京女学馆有十处，伍为总管。此系柯女创立，故伊充总教习；女生共四百十二名。楼三层，女分三等。每层屋左右数间，每间二三十名不等。教习有男有女。初学本国语言文字，次学英、法、德、义各国文字，次学史 女学馆

书、测算、天文、地理，及绘画、音学等。房屋器皿、衣服，一律整洁，如桌腿有关键，可短可长，以便身体之矮，其他可知矣。生徒每年备束脩，由八十至一百卢布不等。贫者查明免缴。当日入各屋，女皆立而鞠躬，屈右膝以为礼。继而齐立诵读，规矩亦颇严肃。将出门，各女复同行礼。后伍延入客厅，见其内眷，各奉白酒一杯，糖果少许。饮毕，谢辞回寓。

申正，又同俞惕庵、陈荞原、夏干丐雪床，至对岸六条街，往拜参将裴赛斯吉。伊曾由俄南界走蒙古，顺西路，入华南省汉口等处而归。游历所及，画有景图，载有日记。其屋罗列中土男女衣冠鞋袜，以及药材、食物、纸笔、书画、金银铜铁、石瓷瓦木器具数千件。壁悬李、左二相国小影及许多华人名刺。按其所绘景图，系临墙横长几，左右立二木轴，长各尺半，含有机关；图卷轴身，上弦后，图在左轴，轴转，自左轴拽出，绕上右轴，如在右轴，亦自拽出绕上左轴，无须人力舒卷也。坐谈片时回寓。入夜，雪。

曾历中土

二十四日戊辰　雪。为俄历二月初二日，礼拜五日。据云耶稣未生时，伊母马丽梦天神告以将生贵子之日，故俄以此日为一大节。市肆关闭，人民休息。前于十九日，星使曾行文外部，约其订期会晤，旋接回复，订于今日未正。又昨日礼官来函，约今日未初见其三太子阿来希斯公。届时星使同邵蒋二参赞，桂冬卿、庆蔼堂往，申初回寓。又数日前礼部帖请今晚亥初入温宫赴跳舞会，忽于酉初来

函，言国戚公爵司托洛果讷甫病笃而止。入夜雪止，晴。　约见中止

二十五日己巳　晴。早接旧雨卞友梧函，并寄冬《申报》二纸。查其叙有大段，系顾曼为郭星使画像辨别《申报》所言是非一案，题曰《画师辩诬》，爰照原文录之如左：

《字林报》于六月中抄录西字新闻，纪驻英郭星使近事一则，内记画师古曼为郭星使绘小像时问答之语也。本馆阅而译之，意以为泰西新闻纸之例，常有意颇严正而笔涉诙谐者，其或虚或实，一望而知，阅者亦可付之一笑。即如沙斯国沙出游，泰西各新闻纸半资以为谈柄。故即将是事贸然登录，未复加以断语略责言者之过。讵料本报邮至伦敦，经星使披览后，心殊不以为然，深责古曼以不应凭空捏造，深相污蔑。而古曼以并无是事，特致书于伦敦日报馆名《伦敦中国新闻》者，力辩其诬。于是本馆亦始知此语之非出自古曼也。爰再为译录如左，想星使阅之，必能释然于怀矣。其书曰：　申报《画师辩诬》一文　报馆声明

古曼谨致书于《伦敦中国新闻》纸局主人阁下：窃闻上海华字新闻纸纪星使驻英近事一则，或谓系仆具信因而译出者，不胜诧异。细查华报所述，系指中国钦差在伦敦时，俟仆画像各情形，及仆绘成后悬于公画馆中所述各事。其中肆意毁谤，皆出情理之外。仆即四处查访究系何处新闻馆代仆设此妄论，已数日矣，而究不能悉。夫仆之得以绘星使之像者，先托马格里先生引荐。未下笔时，又先与星使会晤两次。第二次　顾曼详述为郭画像之情形

会晤时，又先议定坐位如何，即以西法照像。后又请星使两至敝画室，画毕呈览，星使甚为嘉许。仆亦深感隆情厚谊，永矢弗谖。安有妄肆雌黄，凭空嘲谤之理？况仆与星使接谈时，悉由马格里从旁传述。初不料上海华报之过听人言，而仆遂遭马格里之即持以诘责也。仆以声名为重，今乃以传闻谬误之词为仆累，安得不以为论驳以明此心哉！万望贵局将仆书登列于报。倘有阅贵报者，知华报所译之件为何处新闻，则请惠而下告，俾仆亦得详为查问。盖似此情由，即星使不相诘责，仆亦当详细一查也。此布。

初六日《申报》一节，题曰《马格里致本馆书》：

昨日本馆既由《伦敦中国新闻》纸译画师古曼辨诬一书矣，又有钦使参赞马格里致本馆一书，极言此事之子虚乌有，数请本馆录登日报。但闻马君于英国文字，实为出类拔萃之才，而阅其原译之文，殊有鄙俚不堪者，岂钦使署中翻译往来之各文牍，类皆如此耶？殊不可解。即昨登古曼之书，亦有寄来译就华文，其中字句，更多俚俗。故经本馆另照英文译出，然后照登。今此信，本馆亦照马君原意删改成文而备录之。其书曰：

原寄译文鄙俚不堪

马格里谨致书于《申报》馆主人执事。仆在法国巴黎斯城，获见六月二十日贵报，阅竟不胜诧异。查古曼为钦差绘像，系仆之所荐引，同见钦差。绘成后，钦差甚不惬意。经古曼再三修饰，钦差始言有五六分

形似。迨此画悬于公画馆中，见者皆称之，于是古曼画名因之鹊起。推原其故，实因英人以钦差初次来英，诧为罕见，遂使古曼之画亦顿为之增重也。溯其绘像之时，古曼与钦差相见，一切言语，皆由仆传达。若如贵报所言，则仆从钦差将近两年，实未见钦差有此形景，似此凭空侮慢，其令仆何以自处乎？顷者公旋伦敦，诘问古曼以此事之缘起，古曼指天明誓，坚不承认。且在伦敦阅看新报十馀家，亦从未见此一段文字。仆谓此等讥笑轻薄之言，或是他人有意诬蔑钦差，借古曼画像为言，或经出自古曼手笔，要皆无足轻重。盖古曼不过一画士耳，辄敢肆口讥笑，自有人责其妄谬。乃贵报遽谓英国新闻纸言及中朝星使，每涉诙谐，则仆自随钦差来此后，所见新报，无不喜佩钦差，绝不闻有涉及诙谐者。因思泰西各国，无不讲情理与讲律法，各种新报之司笔墨者，亦多系通达事理之人，故于各国驻扎之星使，从不肯有所讥嘲。若如贵报所载，甚非英国人之公心所乐闻也。今古曼已有一篇辩说之词，更望将仆此段议论，载入贵报，稍解前言之失。缘古曼不过一画士，其得失不足论，而仆自觉古曼由仆引荐，由仆传言，此等虚诬之词，实令仆无以对钦差也。用沥陈之。

马格理写述画像经过

英国报纸话涉诙谐绝非事实

按《申报》所言前段内有讥刺随使驻英翻译之语，故卞友梧欲函致该馆以论驳之，乃先寄原稿与彝，问以可否？彝即具书答复，请其罢论。今录其来函如左：

韦庚扬为使馆翻译鸣不平

光绪年月日。随鹤使者特致书《申报》馆主人阁下：客冬见贵馆十一月初五、六日《申报》，内载画师辨诬一事。阅读之下，不胜诧异。夫钦使奏派翻译官，几经详择，始膺其选。何至如此无学，不明中西文理，竟使贵馆讪笑，指为鄙俚不堪，辱承斧削。是奉官随使之诸君，逊于贵馆之高才远矣。顷接泰西来信，始知颠末。盖古曼原具信稿，经某翻译官译成后，钦使复加鉴正。至马格里之信，汉文系钦使主稿，马君照翻英文。是二信一由钦使撰稿，一经钦使点窜，皆非翻译官之手笔矣。

二信均非翻译手笔

贵馆不知原委，遽尔雌黄。吴子让在世，谅不至此，无非按照原文刷印而已。仆本局外闲人，姑陈数语，愿贵馆谅之。

当日午后，同夏干乘雪床，行十数里，往拜德、法、义大利、比利时四国公使随员。行至某衔，见河心冰面，立三角形鹿皮帐一，高约一丈，底周二丈，外系三鹿，拽一雪床。愿乘者，按程付值。帐之四面，拦有绳棍，入看者十数考贝。

冰雪中看爱斯基摩人

彝遂履冰步入，见冰上铺草不甚厚，前立一男，中坐一妇，年皆三旬馀，能俄语。妇旁另一幼女，年四五岁。各着鹿皮衣裤，皮乌拉。当中柱下置生鹿肉一大块，人入看，乃持刀割片食之以讨赏，或云：其人来自艾斯吉木斯，地近北极，亦属俄国，想即拉埔兰也。回时顺拜巴杜立池。因是日为俄历二月初三日，值其生辰，乃约是晚亥正至其家，赴小茶会。届时同夏干往，人数无多，有其友罗阿娥者，鼓琴一曲，声颇嘹亮可听。坐谈，子初而归。

大雪。 〔原书卷十一终〕

已卯正月二十六日庚午　晴。芝木那奚亚大学院总管伍阿新请午正听乐。午初，同邵蒋二参赞、陈养原、庆霭堂、夏干随星使乘雪床而往。伍阿新迎入大堂。正面列台，左右横二大琴台，下列椅二十四行，每行十四张。男女老幼坐立者数百人。星使率彝等与伍阿新坐第一行。先是头等女生五十馀名，排立台上，二女弹琴，其他和声歌曲。又二女，一唱曲，一拽大胡笳；外约二男，一唱，一述名人诗句，声音嘹亮可听。继而二等女生六十馀名，三等女生五十馀名，先后和声，各歌一曲。往来共十六次。末则众女鼓琴，齐声祝颂俄皇。听罢下楼，伍阿新引入客厅，坐饮三鞭，少叙谢归。 女子学院音乐会

戌初，彝请星使、邵蒋二参赞、庆锡斋、纯感铭、陈养原、桂冬卿、塔木庵、赓吉甫、福远峰在阿来三它大戏园观剧，景致演法与他国同。子正回寓，大雪。

二十七日辛未　阴。亥初，邻人王爵高斯楚北约彝乘雪床游，遂同往。顺江堤驰驱十数里，逆风，飞雪，甚冷。

子初，复同夏干、陈养原、塔木庵乘雪床行八九里，至达呢蒂斯吉街商会总局，俄名苏多诺乌细托呢班，赴跳舞会。二首领阿努臣、马特威业甫迎入。楼房高大，华美整洁，设有茶室饭厅。大堂正面及茶室内角各有乐工一班。来者每人五卢布。当夜男女以二三千计，多有改装异服者，结队跳舞，观者为之眩晕。寅初，同入饭厅夜餐。二首领约

彝等另入一室，同席男女十四人，皆首领之眷属也。佳肴罗列，款待殷勤。食毕，谢辞回寓，时已寅正一刻矣。雪。

二十八日壬申 阴。戌初，同夏千、陈养原随星使乘车至赤呢赛里马戏园看马戏。所演与前日同，惟末场另加一出，名曰“华人庆贺新年”。男女百馀人，着华装，似是而非，一律鲜明，对对举旗执灯，在池中分列左右。继而幼童十数名，着白布汗衫、蓝布单裤，彼此踏肩携腕，扬面曲腰，作成假象一对，及假伟人詹九五。又四人舁一布亭，亭四角挂灯，中坐一人，戴乌须，顶草帽，着宽袖金花蓝缎氅。亭以高凳支立，后有男女孩童玩耍跳舞，堆山叠桥，颇觉有趣。子初回寓。微雪。

戏演“华人庆贺新年”

詹九五

二十九日癸酉 阴。有商会首领阿努臣、马特威棄甫，同请星使及彝等本日酉初在其总局晚酌。是局立于四年前二月初七日。按俄历，每年二月初七日聚各大商及他国寓此为首各商贾，宴会一次。首领经众推举，一年一换。凡来赴宴者，每人五卢布。查其恭请钦差之由，一因中国初派钦差驻扎，一因此次前来为办界务、商务各事也。

商会请宴

届时，星使偕众乘车前往。下车有二首领出迎，引入小饭厅。内横一桌，设酒饼小菜，各食少许，然后延入大厅。正面奏乐，当中横一长桌，左右各五桌，作“非”字形。中桌为首席，四面坐二十四人。左右每桌三面，坐二十三人。计十一桌，共人二百五十四。星使坐首席右首首座，马特威棄甫坐左首首座，中则邵参赞与彝等，及本城正副府尹，并阿努臣。各桌罗列鲜花酒果。奏乐二次后，阿努臣

崇星使坐首席

立而举酒，告众祝俄皇，即时奏乐，众起立，举杯三呼“贺来”，祝毕而坐食。又奏乐一次，再祝俄后。如是三祝俄太子，四祝通国。四祝甫毕，忽厅前二人喧哗，询知因失菜单口角。马、阿二公闻即趋往弹压，令作乐以混其声。此后每一肴进，奏乐一次。众起立，举杯同祝中国钦差。旋星使立言数语，无非愿两国永远和睦之词，并谢延请盛意，令夏干翻成俄语。众起立，高声称贺不已，前来相与碰盏，以明诚心和睦之意。每座奉烟卷一枚，吸罢，食冰乳、青菜等。继复奏乐，同祝本国军旅及外邦寓客。

饭毕，星使偕邵参赞、庆蔼堂谢归，更衣往温宫赴跳舞会，留彝等在彼少住。遂有多人导看各屋。再入大厅，则饭桌撤去，改列八仙桌十五，椅一百四十，茶几、蜡台各三十。各桌置骨牌纸片，有打牌者听之。亥初，乐台前横一大桌，设三银盆，周三尺，高尺馀，上盖铁网，满盛小块白糖。左右列各种酒百五十馀瓶。每银盆后立一老人，陆续以酒灌糖，继而燃着，随浇随灌，酒尽而糖消。乃启铁网，置橘子、波罗蜜各一盘于其内，以银勺研调毕，各奉一杯。饮之，性不烈而甘香。后乐台上来男十二名、女十八名，衣服华丽，较俄人稍异，呼曰芝布希人。询知其祖来由印度、阿富罕、埃及、土耳其、波斯等处，系为天下游民，实不知其所始。以貌观之，似来自中亚细亚者。或云：有来此三四世者，有自幼到此者，故其语言混杂，不甚清晰。台上先女坐两行，后男立两行，又前后各立一男，弹胡卢形月琴，如日斯巴尼亚者。先同歌，后二女歌，唧

燃酒熔糖
调以果汁

唧切切，调颇新奇。或云系俄国曲文，而声韵则非。继而二女同舞，伸臂摇腕，稍似中土，惟不时两肩摇耸，弱态轻盈，随舞随叫，喉啭如莺，观之令人神移。后齐入小厅饮茶，询知此夥以中立之黑面白鬓人为首，唤一次需三百卢布。茶后，上台复行歌舞。子初又下台饮茶。或云，仍须上台一次始罢。即时彝等谢辞而归。子正，星使偕邵参赞、庆霭堂回寓。

三十日甲戌 阴，冷。未初，同蒋丹如、陈养原乘雪床往拜阿努臣及女眷。谈及昨晚二人喧哗，据云，是为俄国陋习：凡为官者，骄傲自大，易于动怒。始知一为守备，一为商人。在彼少坐，备有茶果小食，甚佳。去此，顺拜马特威业甫，未遇。申正一刻，大雪。

俄国陋习

二月初一日乙亥 阴雨。记：由俄国至中华，路分南北。南路由俄乘火车走德、法，继驾轮船，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及南洋，中途无阻，两月可至。北路由俄北京至南京，一千四百八十里；由南京至呢伊什呢呐苐阔洛，八百二十里，皆有铁路火车。次至排安，约三千里：夏走瓦喇戛与喀麻阿埔河，冬乘马车近河走陆路。再由排安过山，至业喀堤也立讷埔，六百里，仍有火车。惟由此至恰克图八千里，须乘马车。由恰克图至库伦十一台，库伦至赛拉乌苏十四台，赛拉乌苏至嘎顺八台，皆须自行买车，价由五十至百金。赁马雇夫，须用通使。由嘎顺至察哈尔八台，因地旷人稀，人马皆不易觅。过此至张家口，虽云易行，如人多则须陆续前进，一因寻驮不易，一因车辆多买亦难也。

俄至中华路分南北

由是观之，则北路不如南路多矣，计日亦须两月云。

初二日丙子　晴。亥初一刻，同陈养原、夏干乘雪床往赴布兰克家跳舞会。楼房不过数间，修饰甚为华美。见其妻子与女及他男女共百馀人。鼓琴跳舞，看至子初辞去。又至商会总局赴跳舞会，亦经马、阿二公所请也。男女有数百人，女皆头戴假面，老幼难辨，盖下等人多也。入者每人五卢布。看至寅正谢归。

初三日丁丑　阴。礼拜。是日系俄历二月十一日。自明日起，为其天主受难四十九日之始，人民斋戒亦四十九日。茶会、跳舞、演剧，限内概行停止。由前日至今日，在御夏园旁设大木房数所，内演乡戏，入者每人由五十考贝至二卢布半不等。每一小时演二出，毕，则已观者出，未见者入。因而街市车马驰驱，络绎不绝。　受难周

初四日戊寅　早晴，午后大雪。记：俄京虽有斋戒四十九日之例，而茶会、跳舞、演剧，闻由上年改为七日一礼拜而已，馀日仍旧举行。据云因国帑不足，官理不善，以致盗贼蜂起。所以改例令其演剧者，亦聊为安养贫民耳。入夜雪止，晴。

初五日己卯　晴。时因昼暖夜凉，街市积雪成冰，厚可一尺，乃按段扫除，以大雪床盛满，运出城外十里。其不准倾于尼瓦江面者，国家以其污秽，将来融化，水气薰蒸，恐人生病，亦保养生人之一道也。　扫除积雪运出城外

初六日庚辰　阴。记：俄京巡捕，衣帽整洁，头戴桃形黑漆帽，身着黑毡袄，腰横皮带、佩短刀，按段往来巡防

弹压，遇路狭车多，亦从而指示焉。

初七日辛巳　晴。按中俄邦交二百馀载，俄人见华人既少，即见亦只数次而已。自客冬随使驻节以来，查其土民，尚属温厚老诚，街行鲜有如英、法人之追随呼叫者。每遇幼童，多免冠，幼女皆屈膝为礼，以明恭敬华人之意也。

恭敬华人

初八日壬午　晴。昨夜俄皇弟宽斯丹的音公之子倭些斯勒弗宽斯丹的音呢扣拉尹威尺未冠而殇。午后，星使偕庆霭堂乘车赴其第，投刺而唁慰焉。

初九日癸未　雪。午后见俄皇侄灵柩舁入贤克抛拉礼拜堂，载以四轮亭车。亭高六七尺，周十八九尺，造以乌木，上罩黑呢，四围垂以白纱帘幔，拽以乌马六匹。送者四马车七辆，马有色不黑而罩以乌纱者。

初十日甲申　晴。闻因俄皇侄不禄，令宗室、国戚及文武各官素服三十日。自前初七日起，系俄历二月十五日，又是日为礼拜之期，灵柩在堂诵经，请各国公使往吊。因中华、日本、波斯、土耳其四国不同教，故未函请。

酉正，奥人李柏满约馔，系前在商会总局相遇者。按俄例，他国人娶俄女为妻者，所生子女隶于俄。故李夫妻皆入东教，遵守斋戒四十九日。所备之筵，系萝卜汤、鸡卵炒饭、油炸麵包、油炒酸菜、油炸咸鱼、拌豌豆等。味皆甜咸，勉强下咽。末饮加非一杯，亥正回寓。

口味不合
勉强下咽

十一日乙酉　晴。系俄历二月十九日，为前二十五年俄皇受命即位之期。衙署市肆住户皆挂旗庆贺。午后，庆

嘉堂请星使暨邵参赞与彝等乘三马雪床过尼瓦江桥踏冰走十馀里，又过二铁桥、一木桥，至三玛甘岛。一路玉山掩映，雪海迷漫，四望皎然，极其幽雅。房皆木作间架，铅代陶瓦，宽敞清静。楼阁相连，皆仕宦之别墅也。时因天寒，鲜有命车而至者，故阍人率高卧不起。入一酒肆名如意阔茀者，或云，是馆日间无人，惟每夜作乐跳舞，男女如雲，夏日尤胜。少憩，各饮加非一杯。申正回寓。

闻岛民多塔塔尔人，故貌与华人相似。按塔塔尔在亚细亚洲，占据极为宽博：东由日本海，西至达呢柏尔河，内包满洲、蒙古、松戛里及天山一带，与库埔、坤都斯、布喀喇、吉瓦并黑海暨喀斯边二海以北，俄罗斯南境之赛比利亚与戈尔肥斯各地，总名塔塔尔。故西国称旗人，亦以塔塔尔人呼之。 塔塔尔人（鞑靼人）

十二日丙戌　晴。午后，巴杜立池代副将柏搿达努威赤请早餐。未初，同夏干往，见其夫妻、妻妹及他男女三四人。所备之筵，如牛乳汁拌鱼片、牛乳汁煮麵裹鸡肉丝，尚堪下咽，惟醋拌山药豆末蒸饭，味涩而酸，亦奇食也。以上各菜，及前日在李柏满处所用，皆在他国未曾食过者。饭毕，延入客厅少坐，申正回寓。见新闻纸云：昨午王西里之女王丽雅，因父女口角，开窗坠楼自死，时年十九。哀哉。即时星使令塔木庵持刺往吊。 王西里之女自杀

十三日丁亥　早阴，申正雪。记俄人买天主像，必捧送礼拜堂，请神甫以圣水醮拭之，方敢供奉室内，燃烛焚香，而朝夕礼拜焉。

是日夏干乞假省亲。伊家在俄之西境利墨地方，距俄北京西南千里，西临波罗的海，南近德国，原属日耳曼，故土人名姓语言，多兼德俄两国。土产酿酒数种，如樱桃酒、地椹酒、茴香酒、橘子酒等，味皆甘而不烈，洵佳酿也。

十四日戊子　阴。按俄人所奉之教，为老天主教，一切规模，较他国天主、耶稣两教稍异，故称曰古教，又曰东教，因其始自东方也。通国以君为教皇。神甫留长须，着大领阔袖袍，望之似中土黄冠。

东正教

十五日己丑　早阴，午后细雨。戌初一刻，往拜邻人王爵高斯楚北。登楼，见其弟与妹，坐谈良久。茶后，同乘双马车，顺江边驰驱十馀里而归，伴送至寓始别。王少而好客，亦彼邦之英杰也。

十六日庚寅　阴；入夜大雪。记：英法之棺，色皆一律用黑，外包黑毡。俄虽包毡，间或包缎，色则不同。如男用绛色，女用黄色，鳏夫用藕色，寡妇用蓝色，幼童用五彩色，处女用白色，贫者木染浅黄，孕而不生、生而不育者，皆白木棺。形如二槽相合，上浅下深。正看形如“⊖”字，旁看如“⊖”字。富者镶边，饰以彩缎，中下四边垂穗，四角下有足，饰金色。驾以四轮敞车，马数不等，车马皆黑色。车前行有教人一二对或四五对，着乌衣，举长柄乌木“合”字形玻璃灯一盏；后则幼童提炉焚香者一对；末系神甫一名，着驼色袍，跣足科头，手举铜十字。至贫民则车载木棺而已。

俄人用棺色各不同

十七日辛卯　早阴，午后晴。记：俄国地基，分二大股：

曰欧洲俄罗斯，曰亚洲俄罗斯。其欧洲俄罗斯又分为大、小、东、西、南及波罗的六俄罗斯，并三属地： 俄之领土

大俄罗斯北界北冰洋，南在赤道北四十九度；东在北京西，由四十九度至七十五度；西在北京西八十八度五分。绝长补短，计七百九十二万七千一百八十二方里，分十九府，居民二千三百八十一万四千六百名口。

小俄罗斯北在赤道北五十三度半，南在赤道北四十八度半，东临大俄，西界西、南俄，计七十二万二千零三十四方里，分四府，居民七百六十三万五千六百名口。

东俄罗斯北在赤道北六十一度二十分，南在赤道北四十五度，东临亚细亚，西界大俄，计四百九十一万八千一百七十六方里，分十府，居民一千五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三十六名口。 欧俄各邦

西俄罗斯南在赤道北四十九度，北在赤道北五十七度半，东界大、小俄，西界波兰，计一百四十五万七千零七十三方里，分八府，居民九百八十二万二千二百三十九名口。

南俄罗斯北界东、西、小三俄，南临黑海，东界东俄，西界奥国，计一百五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九方里。分五府，内含一海，曰阿搜羌海。居民五百八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二名口。

波罗的俄罗斯东界大俄，西临波罗的海，南连波兰，北接芬兰，计五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一方里，分四府，内西境一府曰彼得堡，即俄北京。居民三百二十六万九千四百

六十二名口。

三大属地 其三属地：如波兰，东界西俄，西通日尔曼，南接奥国，北亦临西俄，在赤道北五十四度，计四十四万二千四百三十一方里，分十府，居民六百零二万六千四百名口；

芬兰东通大俄，西临波塔呢亚内海，南接芬兰湾，北界瑞典，计一百三十万七千九百九十八方里，分八府，居民一百八十五万七千零三十五名口；

阔戛西亚西临喀斯边海，西通黑海，南接亚细亚，北界南俄，计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五百一十五方里，分十二府，居民七千八百二十八万一千四百四十七名口。

以上欧洲俄罗斯及三属地，地共二千零三十六万一千二百五十九方里，居民共一万五千一百六十六万九千六百一十一名口。

亚洲一省一属地 亚洲俄罗斯为一大省及一属地。其大省曰中亚细亚，东临太平洋与欧扣斯克海，西接欧洲与喀斯边海，南界蒙古、满洲、日本，北连属地赛比里亚。计一千二百一十万一千三百五十五方里，分九府，居民三百八十万零六百二十八名口。

属地赛比里亚，东临喀木查塔喀海，西界欧罗巴，南通中亚细亚，北在北冰洋，为赤道北七十八度。计四千三百四十三万六千五百八十三方里，分八府，居民三百四十二万八千八百六十七名口。

以上亚洲俄罗斯及一属地，计共五千五百五十三万七千九百三十八方里，居民共七百二十二万九千四百九十五

名口。

统计通国地基，共七千五百八十九万九千一百九十七方里，居民共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九万九千一百零六名口。

十八日壬辰　早阴，午后晴。是日为俄历二月二十六日，为其大太子阿来三德阿来三它威池之生辰。巳正，星使入宫投刺申贺。见各门结彩悬灯，挂旗庆祝。

十九日癸巳　雪。因农会请酉初晚餐，届时，星使偕邵参赞、桂冬卿、庆霭堂往。闻同席有数百人。惟华人备三鞭酒，其他皆无，足见田家以勤俭为本也。前十六日，有俄礼官达为多甫者，代伊戚男爵席槎伍呐斯吉夫人转请星使亥刻赴茶会。星使因赴农会宴，令彝同塔木庵代往，见其女眷及他男女二十余人。少坐，各饮加非一杯而归。　农会请席

二十日甲午　晴。午后，据门丁沙隆云，本日辰刻，见一人由北岸奔至掘冰处跃下。当时无人知觉，今亦无人寻觅。亥初，同塔木庵、陈养原乘雪床行十余里，赴开萨高伍斯吉夫人家跳舞会。见其女眷及他男女八九十人，相识者有十数人。楼房不大，修饰尚为整洁。看至子正，少食而归。　冰洞自杀

二十一日乙未　雪。午后有农会长葛得鄂诺甫来拜，坐谈极久。闻河东有旧木桥，今已糟朽。官派巡捕看守，禁止行人往来。不意当早有雪床急驰欲过，巡捕阻之不听。竟致桥折，人马下坠。冰雪灭顶，而葬于清凉世界矣。酉初雪止。

二十二日丙申　雪。亥初，同陈养原步至对岸冉家，男

女老幼有四十馀人。少坐，饮茶小食后，有三男三女入另室，改装作戏，共演九节，节节可赏。忽笑忽歌，闻之令人解酲。子正回寓。

二十三日丁酉　微晴。记：英法铜钱，今制比古钱体重而工精。俄则不然，今钱较古钱既小而薄，如古之三考贝，即今之五考贝，今之三考贝，不过古之一考贝耳。然前后相距亦只二十年而已。在英法虽小村镇亦有地图出售，俄罗斯大国也，墨斯哥南京老大城也，十年前尚有地图，今则不惟无图，即板亦漫漶而渐废矣。

俄之种种不如英法

二十四日戊戌　晴。记：俄京一切精巧绸缎器皿，以及桌凳玩物，皆来自英、法、德、瑞各国。间欲定造一物，则云无此巧匠，亦无此等材料。是制造不如他国也。

二十五日己亥　雪。记：俄京开张大铺，多日耳曼人，或瑞、法二国人。俄通国之人多能德、法语，故以法语为官话，以德语作商言。他邦来此游历者，不必定通俄文，惟能德、法语言足矣。

俄国通行德语法语

二十六日庚子　雪。午后同桂冬卿乘雪床往拜王西里。见其面目憔悴，形容枯槁，谈及家务则欲泣。有幼子将出门，王以口吻其顶者数次，以右手画其面作十字形，盖暗祝天主保祐之意也。父母之爱子，天下皆同，不知子又事父母如何耳。

访王西里

二十七日辛丑　雪。记：现在天长，寅正一刻明，酉正一刻昏，较去腊已长四小时矣。当晚夏干由利戛回，谒见星使后，至彝屋坐谈极久。出其父小影与看，鹤发冰髯，精

神矍铄，询知年已九九矣。赠彝橘子、地椹、樱桃、茴香酒各一瓶。按桔子酒色黄味淡，地椹酒色红味浓，樱桃酒色比缇齐而味甘。以上三种，醇而不烈，连饮三杯，不即醺人。茴香酒色白莹，饶风味，饮之令人神气清爽。其性凉，据云夏日饮之，颇有益焉。　夏干赠酒

二十八日壬寅　晴，冷。记：俄国春、秋、冬三时，天寒地冻，积雪结冰。男女出门，皆头戴皮冠，足登复履。男披高领大皮裘，对襟无钮，面或毡或呢，色皆乌黑。妇女披高领斗篷，面或绒或呢，色皆紫蓝。有羊皮，有水獭皮，有狼皮，有貂皮。拜客赴会，皆脱冠履外袭于门内楼前，盖楼前左右，专设衣冠木架两行也。按《韩诗外传》云：夫饮之礼，不脱屦而即序者，谓之礼；跣而上座者，谓之宴。观俄人之赴酌，谓其不脱屦，而遗皮鞋于楼下；谓其跣足，仍着皮鞋于足上。礼欤？宴欤？抑天时地势之所使欤？　一年天气大半严寒

二十九日癸卯　晴，冷。亥初，同塔木庵、陈斧原步至对岸冉森家，见其夫妇及他男女老幼三十馀人。少坐饮茶、食糖果。后有五男五女，作打诨戏，洋名沙藿。按法文分作三段：第一段，一富人散金，赒济贫人，法言金曰"敖尔"。第二段，一善女施舍庐舍，栖止病者，法言善人曰"昂日"。第三段，贫者富，病者愈，善男信女约众入肆饮食。迨菜单上，专索橘子一盘，法言橘曰"敖尔昂日"，盖合言金与善人而成"橘"字也。颇觉有趣。　滑稽演唱

三十日甲辰　早晴，午后雪。未初，有英人柯大力约午酌。后同乘雪床北行二十二三里，至石头岛，俄名喀羊

内敖斯他洛弗。一路层冰嵯峨，飞雪千里，银房玉树，绝无纤尘。二小溪之间，有英人公设花园一区，夏日乘凉，冬于小木楼旁建二木冰嫱台，如杨氏之冰山。一南一北，各作"／"字形。二台对立，交错作"×"字形。台高二丈一二尺，斜下至地，宽约八九尺。由台顶至道尾，铺以冰块，至平地则冻之以水，平坦光明如镜。有小铁床，宽一尺，长二尺半，高约三寸，旁看形如"冖"字。上铺毡垫。来者手戴大皮套，足登厚毡袜，或坐或立，或反或正，以及仰卧俯伏于其上；由此台顶溜下，一箭如飞，直抵道尾，另登他台溜下，仍回本台。铁床、手套、毡袜，皆本人自备，置于木楼。当日英人来者，男女老幼廿馀人，女子有一人溜者，而多跪于男子身后，以手扶肩而溜者；有与男子携手并溜者；有三床连成一行，二男对坐，女在中而齐溜者。孩童有骑于男子背上者。往来驰驱，彼此欢畅。是亦另种赏心乐事也。戌初，柯送彝归。天地晦冥，寒风肃杀。冷。

高台滑雪

三月初一日乙巳 晴。未初，随星使与夏干乘车行三四里至对岸入博物院。楼高四层，极其宏敞。所储物件无多，除油水画外，惟有铜铁丝石小物而已。

记：张说《梁四公记》内载：黑谷北有黑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查今时地图，在欧罗巴德、丹、瑞、俄四国之间一海，曰黑海，因其深暗，故名曰"黑"，其水流出，色与他海同。既非墨水，安得染物？又俄罗斯北境，接北冰洋一海曰白海，以其地近北极，冰雪不息，其色白滑，故名曰"白"，其水清澄，亦与他海无异。

黑海考证

究不知彼所谓二海，究属何处。尚望考求地理者察之。

初二日丙午　晴。记：俄京各银器铺所售，名曰银器，其实上等者，造以呢根，及别色假银。次则以铜镀银。如造实银器具，皆不敢允。询知伊本国银少，且呢根亦非本国所产，来自日尔曼也。如按式造以实银，则价不止倍蓰焉。　银器

初三日丁未　大雪。亥初，同赓吉甫乘雪床，赴男爵席楼呐伍斯吉夫人家茶会，男女有二十余人，谈笑欢洽。夫人有幼女，名丽丽，年八岁，举止庄雅，出言温和，能英法德俄四国语，能诵能书，洵绝域之神童也。亥正，保母请睡，乃起立，先向舅氏亲吻，再向众人握手告别，口云："好夜"。盖西俗夜别，彼此互云如此，意谓魂梦获安也。子初回寓。

初四日戊申　阴，冷。闻迩来俄人新立一党，意欲改易国政。按俄都设有管理通城巡捕、保护宗亲绅富士庶之大提督一员。去岁，俄历八月初四日，大提督梅森赛甫被人刺死。月前，俄皇接一匿名帖云：不弑汝，必殒各大僚之命。不意昨午，现任大提督戴纶坦乘车街游，在宫左大园忽来一车，对面施放火器。幸着车旁。急令转车追逐，奈前车驰驱甚疾，转瞬不见。当日各国公使闻信，咸往投刺以贺焉。　俄人立党欲改国政　警察总监被刺

又午初，有管理大礼拜堂总管副将博格达努威赤，以车来请星使、邵蒋二参赞、塔木庵、陈养原、庆蔼堂、夏干与彝往看伊萨吉业甫斯吉索卜大礼拜堂，系前丙寅夏来

此瞻仰者。至则启正门延入遍观。据云：是堂造已六十五年，共费二千三百万卢布。堂高四十七丈，周百丈，正面二青金石柱，买值四千卢布。看毕登车，延至其家午酌。据云伊妻昨宵躬自治庖，烹饪效华式。不知有当尊意否？星使亟称之。主人大悦，席罢饮茶，谢别而去。

初五日己酉 阴。迩来天暖，街市扫除冰雪，地面渐露，石子嶙峋。虽云不如英法平坦，较他国又差强人意矣。入夜晴。

游戏

初六日庚戌 晴。亥初，同陈养原、福远峰步至对岸冉家少坐。有男女十五人作戏，七男七女横坐一行，一人立于对面中央，约定各人赛玩一技，如弹琴、击鼓、吹笛、敲锣、拽胡筛、敲方响等。初则众人齐作，继而立者随意效行中一人所作者而奏之，如原作者忤不唱和，则罚取身边之物如手套、戒指、镯钏、手帕、钱包、扇袋等，置一高帽中。往来数次毕，另请座客一人，任取一物，问属何人。物主认去，则又罚作一事：有令双手扶椅，请各人于其背上伪作书写点画，尽力击之；有令跪而朗诵经文一段者；有令面罩青巾，猜身后来人名姓者；有令一人前坐，反披长衫，一人后坐，伸手入袖，是以后人之手代前人之手，以前人之口代后人之口。前人言，后人须仿其意以手指画之。趣甚。

俄之人种

初七日辛亥 早阴，夜雪。记：欧洲俄罗斯人，分三大种、三小种。三大种曰：卫里扣鲁斯，大俄也；麻娄鲁斯，小俄也；贝娄鲁斯，白俄也。大俄在其中界，居民三

千五百馀万，皆为奥国南境斯拉在欧昵亚各省遗种。小俄在其中界之西南，居民一千一百馀万，皆本地土种。白俄在其正西偏南，居民三百馀万，为泰西人遗种。三小种内，二种在波兰及立素阿昵亚二地统称曰斯拉卧年者，九百馀万；又近黑海一带土耳其遗种称曰阿尔麻年者，三百馀万。以上三小种，又名曰游牧。亚洲俄罗斯除土民外，有游牧二种：一为犹太人，共一百六十馀万，一为塔塔尔人，共二百五十馀万。其东北一带土人未闻。

初八日壬子　雪。记：俄京自巡捕提督被恐后，各街巡捕以及本署差官，随时访察，遇有谈论国事、形迹可疑者，即捕获入监。闻已拘系一百六十馀名，原犯尚未追出。去岁之事，亦未弋获正凶也。　谈论国事即行拘禁

初九日癸丑　雪。记：俄京冬季滴水成冰，寒气凛冽，朔风肃杀，堕指裂肤。一切肉食，皆于秋季宰割，堆列敞屋大窖之中。五穀来自外邦。菜蔬虽有，冬亦运自别国。故一卢布可买肉一块，而不能买菜一束。十斤肉只抵一斤米穀。是茹素难于茹荤也。　蔬贵于肉

初十日甲寅　雪。现因天时微暖，地气上升，故迩来连日大雪，落地即化。又俄国贫家，多以铺铅马口铁作面镜，较中国铜镜价廉而光过之。

十一日乙卯　雪。按唐李肇《国史补》内载：天宝末，扬州僧鉴真始往倭国，大演释教，经黑海蛇山，其徒号过海和尚。如果系今人所谓黑海，则俄罗斯、土耳其二国亦当有沙门弟子也。倭国为日本之旧称，又惟日本有佛教，抑

或所谓黑海为黑水洋之误欤？

十二日丙辰 晴。近因东教四十二日斋期将尽，在乃武斯吉大街右、高斯定都伍廊，满列货摊，出售糖果小食、纸花玩物、瓷木铁石零用器皿以及鲜棕枝：枝红花白，冗毛如柳絮。盖下礼拜系当时天主入耶路撒冷山之日，人以柳枝铺地，今教中存为典实，故各家无论贫富皆买棕枝以代柳，束立神前而供奉焉。亥初，同桂冬卿、陈养原赴本街第四十四号巴立日阿艾甫夫人家跳舞会，见其母子与女。来者百馀人。丑正回寓。

供奉天主

十三日丁巳 晴。亥正，同蒋丹如、桂冬卿、陈养原乘雪床行十馀里至京勇营，赴杜尤次也甫夫人所请茶会。伊二子皆武官，营中设有公廨，当夜来赴者男女六七十人，所设茶酒小食颇佳。有兵百名，着白衣镶红边、走红线，内二十馀名作乐，七十馀名忽歌忽舞。歌则三四十名齐立，中三名：一打铙；一击大八角鼓；一另执一物，俄名娄西业者，形如“凸”字，长八九寸，宽半尺，造以铁，不甚重，上横系七大铜铃，左右各系十二小铜铃，奏则彼此对击，有时双手随击而舞。另一兵举一木棍，高约三尺，上横缀黄铜月牙形三，自下而上、以次递小，每月牙两尖，挂铜铃一、红白蓝色绸各一条。此物为土耳其大帅所秉，以为军令，土名布边尺义。自俄胜土后，获得此物，用于本国队伍以铭武功云。其歌声与英法异，如西藏喇嘛经，舞亦与他国不同。然观其兵面目黎黑，身体粗笨，又与北番人相似，丑正谢归，回寓少息，已见晨光熹微矣。

营兵歌舞

十四日戊午　晴。未初，同俞惕庵街游。近因天和日暖，街道晴干。乃武斯吉街及大海街一带，男女步游者甚夥。高斯定都伍廊前，添设货摊，贫民手执各物出售者，亦复不少。俄都贫民，率皆安分守命，竭力谋生，鲜有囚首丧面赤身跣足而沿门乞食者。 贫民谋生

十五日己未　晴。是日，东西两教同称曰柳枝礼拜日。本公署东数武，即英人礼拜堂。由巳初至子正，男女陆续入堂讽经。本国各教堂亦然。镇日鸣钟，通城响应。街市车马驰驱，行人接踵。

十六日庚申　晴。自巡捕提督被恐后，凡大僚有关于捕务者，出门皆有马兵随护，以防不虞。 马兵随护

十七日辛酉　晴。逐因天暖，尼瓦江面雪已融化，步者仍敢履行其上，童孩多在上戏玩，盖知冰厚无忧也。入夜阴，雪。

十八日壬戌　阴。见俄都老妪担负零碎物件以售者，担长五尺，作弓形，占地虽小，而不如长担省力多矣。

十九日癸亥　阴。是日系礼拜四日，据云为当时耶稣濯足之期。由巳正至午正，各礼拜堂及本街英耶稣堂，神甫洗足，男女讽经。

二十日甲子　晴，冷。系俄历三月三十日，西历四月十一日，为耶稣被钉十字架升天之期。由巳正至午正，各礼拜堂男女讽经者尤众。

二十一日乙丑　晴。因明日为耶稣复苏之期，亥正，各礼拜堂开门，男女听经，恭祷耶稣复苏。各国公使随员及

外教游客皆准入观。子初，彝同蒋丹如、塔木庵、陈养原、夏下诸君，步入伊萨吉业萘斯吉索卜大礼拜堂。正面设耶稣位，头二三等神甫数名，讽经礼拜。左右临壁二平台，坐外国男女二三百人。前面又一高台，前横耶稣木棺，后立一灯，插烛二十四。左右立教童数名，着阔袖乌衣，胸前背后有金绦宽约寸五，形如"◇"字。通堂男女数逾六千。神甫年逾六旬，头等者披金氅，戴金冠形似倭瓜，手举金十字；二等者亦披金氅，戴金冠，氅系紫质金花，亚于头等；三等者亦披金花氅，戴乌缎帽，形如"▽"字。皆左提香炉，右举小金十字并小烛一，不时步登左右二台，向众鞠躬，示金十字。诵至子初一刻，同登对面高台，在棺左右立诵一阵。后将棺盖舁过正堂，又朗诵。少时复登高台，时值子正，放炮鸣钟。通堂气灯齐燃，男女皆手持一烛，长八九寸，上下光明如昼。又彼此朗诵一阵，为庆耶稣复苏。诵罢，各神甫率教徒举烛出正门，绕行堂外一匝。入后，大神甫立诵正堂，其他对对分往左右，向壁上各神像鞠躬，见人则言可贺耶稣复苏。回后，诵至丑初少息。继按常规，诵至寅正始罢。当夜堂外顶上四角燃大灯，通城各家门首亦燃灯，与庆贺年节同。是日为一大节，故终夜市肆不闭，人民不寝。又堂前三面廊下，罗列木案，出售糕饵酒肉。男女蜂拥，以数千计。

礼拜

人持一烛光明如昼

二十二日丙寅 晴。礼拜。午初，席槎呐伍斯吉母女请早餐。因其祖籍波兰，每值耶稣复苏后第一礼拜日，设馔约戚友来食。设长筵，列熏鸡、火腿、酱牛羊肉各种冷

荤以及各色糕饼、染红鸡卵、牛乳饼、乳油麵包等。主人举盘，问客所欲食。食毕，进茶，临行谢别。其至戚者，可与主人亲吻，或以口啜主人手背以为礼。见市肆出售真假鸡卵，造以糖麵，饰以五彩，以之送人。无论识否妇女，准相接吻。自是日起，三日后止。当日系俄历四月初一日，西历四月十三日。各国皆以是日为大节，而俄国遵守礼仪为尤盛。官府投刺拜贺，故星使亦遣员前往焉。入夜阴，雪。 复活节之风俗

二十三日丁卯 阴。巳正，忽闻放炮三声，询知俄皇于巳初步游宫右御园，派有巡捕二名，暗侍左右。途次突遇一人，着官衣，年近三旬者，趋而进，免冠鞠躬。俄皇以右手扶帽答之，见其神色可疑，俟其过，回顾时，伊已取出手枪。未及呼，已连施三枪，幸而脱。时左邻民房门丁闻声往捕，伊以枪中其左颏而仆，后经二巡捕将伊缚之。同时前面又一人向俄皇放枪，又被他二乘马巡捕所获。遂将二人下狱。前一人被获时，自吞毒药两丸，即刻晕迷。入狱后，灌以解毒之水，移时稍醒，憨睡而已。各处闻信，挂旗申贺。未刻接一官帖，内云：俄皇无恙，无须枉临惠问，容日觐见。夫俄皇被惊，此第四次也。其第三次，亦在宫前步游，经人放枪行刺，系俄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即同治五年）四月初四日，按日计之，比前次早两日耳。闻昨日街市墙壁，粘有匿名告白云：明日弑君，戮诸大僚。巡捕见而抹去，未经禀官。 俄皇遇刺 街市壁粘匿名告示

二十四日戊辰 雪，凉。前日席楼呐伍斯吉母女来函，

内称：有孤子韦髮呐伍斯吉，年六岁，无人养育，善拽胡笳，众乐工设法赒济，订于四月初三日戌刻公立乐场，在佩甫什阿夫斯喀亚模斯达买库堂，请人助善。今特奉上三帖，每帖三卢布，并祈代请二位，届期同往，谅必悦从也。届时，同蒋丹如、陈养原乘车而往。男女有二百馀人，奏乐者拽胡笳、吹喇叭、弹琴击鼓，歌者二男三女，曲乐均佳。后小童拽胡笳，音调悲壮凄楚，闻者感泣，无不乐为输纳。亥正回寓。

星使捐赠二百卢布

二十五日己巳 雪。数月前，新闻纸言：是日亥初，俄国大太子在米奚娄弗斯戛亚街多洛布店对面乐堂设善会，入者每人十卢布，所获以备休养苦兵，函请各国公使。星使助以二百卢布。蒋丹如、陈养原、庆霭堂、夏干与彝各买一票。闻该堂共备票二千张，半月前售尽，竟有不得者数百人。

当晚星使率蒋丹如与彝等往。楼极崇宏，头层四面穿廊，四角各小室一间。敞厅正面一台为御座，台左穿廊及犄角小室列长筵，出售茶酒果饵，台右穿廊及右鄙一带设高台，层层列物，大者如车、琴、油画、石人、座钟、瓷瓶、衣镜等，小者如金表、笔筒、荷包、靴掖等，大小计一千四百零五件。台对面设乐台，乐工四十五。左右穿廊横长案，列肉食。通楼上下悬花结彩。廊前四面列座，男女老幼拥挤如云。子初，太子至，登台少坐，四面游览而去，见者无须行礼鞠躬，各任其便。丑初夜馔，丑正跳舞，寅正散。

是会每年一次，名曰大会，入者装饰随意，有蒙假面

及着他国衣服者。通场饮食花酒，以及灯彩器皿，皆巨商所助。食物器皿，任人取用，惟酒与鲜花，皆善家妇女易服出售，买者任便给钱，乐工仆役均不取值。罗列大小什物，皆诸善士所施，每件挂有号目。另备纸卷四万，束以铜圈，每张长二寸，宽寸馀，中有一千四百零五张印号目，并一“彩”字，馀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五张皆白纸，印一“喜”字。堂池四角立四柜，各置铁丝转轮笼，周四尺，宽五寸，各盛纸卷一万。柜后立二信女、一善男。笼轴不时旋转，三人各以铜盘托出，每四纸售一卢布。展视有“彩”字者，按号对簿，验明所得何物，次日取之。 彩票

当夜夏于以十七卢布买六十八张，一无所得。蒋丹如买六十四张，得黄铜扑满一，高二寸，周亦二寸；烟卷五百枚；木质红缎包镶驼鸟卵一枚；香牛皮小烟卷盒一个。陈养原买七十六张，得蚌嵌纸匣一个。彝买四十八张，得蓝玻璃拭笔缸一个，孔雀石袖扣一对，耳坠一对，项扣一枚，镀金匙一把，玛瑙柄刀、叉各一。太子每柜买四百张，所得之彩未闻。 所得奖品

二十六日庚午　晴。未初。同蒋丹如、陈养原乘雪床前赴米奚娄莆斯戛亚街乐堂，收取所获之彩。所有装修器皿，一概收去，四壁空空。惟堂池罗列各物，前横一案，后蔽木栅，有六人接票，按号付给，颇延时刻。酉正回寓。闻昨晚来人二千，获钱四万卢布：内门票钱二万，纸卷钱一万，其他一万则由售酒、花所获耳。

二十七日辛未　晴，冷。记：俄京税务极重，无物不税。

值十卢布者，输半卢布。税索实银，不收纸钞，不收考贝。无实银则以一纸卢布三十考贝抵之。各国驻俄公使不预向外部议定豁免限期者，凡物亦须纳税。议定者，各国不同，其期有限以一年，有限以数年。其数限定若干卢布，如限满算结逾定数者，仍征溢数之税。每届限满，税局致函，言限内豁免盈朒之数，彼此另立一纸。闻德国公使每届七年瓜代，故与外部议定七年，免税五万卢布。

数日前，葡萄牙总领事官德人米敦者，代对岸头街第九号佛克斯函请赴跳舞会。亥正一刻，伊同彝往。有男女八九十人，作乐跳舞，款待良殷。子正回寓。佛亦德人，在俄京开张酒肆，有四十二区，佳醖著名，远近争购，亦一巨商也。

包裹寄送

二十八日壬申　晴。记：俄京寄送物件与他国者，外裹以布，书人名住址，束之以绳，绳头布口，皆盖火漆。外有二纸，各书某年月日走何路，值钱、保险各若干，送交何人，并何人转递，由信局盖印。一存信局，一交收物人。又由信局出一保险单，归寄物人收执，以便有遗追讨。

涅瓦河解冻

二十九日癸酉　晴。巳正一刻，江开，即刻冰溜顺流而西。至午初则一望汪洋，水平如镜矣。闻昨早尚有踏冰往来者，午后经地方官以铁链木栅，将各埔口阻住。自前俄历四月初一日礼拜，市肆关闭，工匠休息七日，至明日始行开门，一律工作。温宫左大园中之木建乡戏房，亦开演七日，至明日止。故迩来游人极多，而兵民之醉卧当途者，数武辄见之。

醉卧当途随处可见

又德国使署于昨日设一善会，出售金银瓷石、纸木绸毡、象牙翎毛、各种器皿玩物、鲜花糖果、酒食糕饵等。每件挂牌号价，价均倍之。物皆德商所施。所收之值，以助在俄之德国贫民。奥德两国公使函请往观。未正，同众随星使乘车前往。各屋设案数张，罗列各物。星使及邵、蒋二参赞各买物数件。彝买小瓷瓶一对，四卢布；鲜玫瑰花二朵，二卢布，糖果一盒，一卢布；牛角取火盒套一枚，一卢布。 德国使馆举行义卖

星使邀赴温宫左看乡戏。木房五，横列一行，高大如楼。后有转木马圈，转小船圈，皆似巴里者。是处因车马填塞，距数武，即有马步巡捕弹压。入正中木房，周约百丈，高七八丈。台前正面奏乐，外分六槅，每槅方八尺，设四座，价五卢布。再前列木椅三行，每座一卢布。再则层层渐高排列小椅，每座价由六十考贝，减至二十考贝。顶上而立望者，每人十五考贝。每一小时，演戏七出。演毕，由南门出。甫来者，由北门入。 乡戏

当时所演，系一乡民游巴里，在凯歌路木榻昼眠，梦驾炮弹而上天。入月遇仙，携有美酒，仙饮而玉山颓倒，其人乃窃其衣冠而服之。旋有众人奏乐，以肩舆迎入广寒宫，谒见嫦娥。正畅谈间，多人以木笼舁仙至，盖目仙为俗子而捕之也。仙出笼，控诸嫦娥。继而彼此辩驳，其人语塞。嫦娥令强纳其人于炮弹，命大鹏以爪掷出月宫。甫出门，爪舒而炮弹落海，不意正抵龙宫。乃入，谒见龙王，大悦，相与步游。见宫室之富丽、花木之新奇，又与霄汉不同也。未 童话剧

几而醒。酉正回寓。

当日自开江后，往来小轮舟已见十数只矣。按中国北省湖泽，冬冻春融。此地长江，至夏始化，亦天时之使然也。入夜阴，甚冷。

又三月初一日甲戌 阴晴参半，雨雪相兼。记：前俄历四月初一日礼拜，为一至大之节，不惟官民往来拜贺，仆役皆有赏赐。当日赏外部总理及尚书门丁各十卢布，仆役各五卢布，礼官仆役五卢布，前任驻华俄公使布策仆役三卢布，巡捕二卢布，送信人五卢布，送新闻纸人三卢布，送电信人三卢布，房主二负薪人各五卢布，公署车夫四卢布，仆役五卢布，门丁三卢布，燃灯拭地杂夫四人各二卢布，共赏七十八卢布。按英法德美等国，皆无别家仆役讨赏一节，殆因国贫之故欤？抑或因地近亚洲而然欤？不可得而知也。

仆役讨赏

初二日乙亥 阴。凡由他国寄新报到俄，皆经官寓目，查其是否关碍公务，然后按家分送，间有以墨涂抹而后送者。早见德国四月十二日新报，被俄抹去一段，不知所言何事。盖德俄二国阳和阴怨，幸属葭莩，尚不至于失和。或云，一旦德俄二皇薨逝，恐彼此不免生衅焉。且德国新报，屡有责言，直斥俄国官民之弊，故俄恐民知而涂抹之，亦掩耳盗铃之故智也。夫俄民在外贸易，苟按信抄录封寄，国家亦无法追究。由此观之，防人不如治己也。

入境报刊以墨涂抹

初三日丙子 细雨。见俄国贫民男女置买物件，亦多将筐匣顶于首上，如埃及国人。按尼瓦江无潮，镇日西流，

而偏北一带，仍有冰块激流。北岸有小三板，截流横渡，渡者每人二考贝。

初四日丁丑 晴，暖。系俄历四月十二日。午初，俄皇率众官游立瓦的亚岛，盘桓二十一日后往德国，贺德皇五十年金婚之喜。又是日系西历四月二十四日。为奥皇二十五年银婚之喜，故左邻奥国使署自挂本国花旗，以申庆贺。 德皇金婚 奥皇银婚

亥正一刻，英人达鲁义代伊姊倩梅尔请茶会，遂同塔木庵、陈养原、福远峰乘车南行八九里，过赛米呐伍斯吉桥转西至屯坦喀街路南第八十二号抵其家。见梅尔夫妇，皆年逾五旬。有男女五六十人。所备茶酒果饵，甚为丰盈。少坐，有郝氏姊妹来，长者年十七岁，名郝森；幼者年十六岁，名郝岑。一弹琴，一鼓瑟，声调和谐，举座叹赏。后一男名杜鲁者，学演戏法：取本家新纸牌二包，请五女客各拈其一，暗记某张，仍还于内。后杜一一取出，举向五女客视之，无一讹者。又请二女客各抽取若干张，置于蜡台下。时一取十五张，一取十九张，言明所取之数，乃所置之地，或左或右。杜再三问毕，取出视之，则甲牌在乙边，乙牌在甲边矣。又请一人抽取数张，塔木庵即取十五张，交与其人。再计之，则四十七也。末于桌上覆三杯，杜以麵包作三小球置于上，后取一球于手，指而问曰："杯内藏有幾枚？"有答以一二者，有答以二三者。启而视之，各如其言。如此数次，极为敏捷精巧。又一少男名鄂坦利其斯吉者，立歌一曲，声调清新。唱毕小食，时已子正，即刻谢归，而 纸牌游戏

大雨滂沱矣。

初五日戊寅　阴雨。记：十数年前，通国俄民约八千馀万，其三分之二为奴，属各世爵富产。按世爵数共十万九千三百四十。至俄历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即同治二年）三月初三日，俄皇阿来三德虑其分势，乃下诏改奴为民。盖各奴原为主家耕种，在奴被释无依，在主亦难招种。乃经官定：各地仍令耕作，视为佣佃，按年核其所入，给以十分之四而偿之。第一年令奉主一百卢布，以谢释放。又恐一年所获无幾，乃定当年只奉二十卢布，其馀八十卢布由官垫给，限于四十九年内陆续偿还。

民之三分之二为奴

释放农奴须偿身价

又有御耕奴二千二百二十二万五千零七十五名：男一千零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三十八名，女一千一百六十四万一千四百三十七名，亦于九月初一日下诏释放。内二百万名尝为佃户，按年耕种，官给工值，俟四十九年后其地皆归自有。其馀二千馀万名，按年照人丁税数捐银一次，至四十九年后，各归自主，官给工值。如是则俄国所有可耕之田，官得五分之三，世爵富户得五分之一，佃户得五分之一。

世爵富户心怀怨望

自释奴后，各世爵富户多致贫苦，因而觖望。数日前，俄皇于宫内拾一匿名帖云："汝莫以前日行刺为末次。虽去他国，终不甘心。且不惟欲弑汝，即他掌权重臣，亦视同几上肉耳。"查其纸非宫外之物，事遂寝。前日又访得宫内供奉多系党中人，遂即逐之。昨日临行，立向廷僚宣传一切，并云："刻下京城不靖，各怀私心，皆由地方官管辖不

严。自我去后，须设法清理保护。"当日巡捕营提督谕令通城各家雇人，看守门户，昼夜坐卧，出入皆须问明，日日报官，遇事鸣号聚众，以助巡捕。自示谕后即派人访察，有未经雇人看守者，初次罚五百卢布，再不雇则罚一千，三次不雇，即将房主监禁半月。故各家门首，皆有一人，或老或幼，或坐或立。闻本房前后二门，雇二人，各给无表羊皮袄一件，每月每人工值十五卢布。 全城紧张加强防卫

本日星使再会布策，由未正谈至酉初一刻。 再会布策

初六日己卯　阴，凉。晚有巴杜立池之友柯洛斯请茶。亥初，同蒋丹如、陈养原及夏于往。入内，见其夫妻子女。茶后鼓琴歌曲，畅谈极久。至子正一刻，复同入座，食冷荤麵包、茶酒加非等，款待良殷。丑初回寓。

初七日庚辰　阴。数日来，雪化冰消，雪床藏而马车出矣。车箱窄浅，而箱轴中间之铰形软铁高，道路不平，行动摇荡，乘者宜慎。御者多换戴"凸"字形乌绒帽，高约四寸。自江开后，傍岸旧存之大小轮船，多有生火开去者。间有小轮舟往来江面，隔窗望之，长流染黛，微浪蹙鳞，又换一番景象也。按俄都在冰天雪窖之中，今见绿水溶溶，颇令人赏心悦目。 雪车藏而马车出

初八日辛巳　晴。记：俄京铁辙海车细长式如美国者，每车以二马拽之，上下各坐二十人。俄一里计华二里。顶上者一人三考贝一里，箱中者五考贝一里。其规较他国异。登者人给一票，方三寸，纸或黄或白，上印号数、由某处至某处、随时携带、莫遗失、莫撕碎等语。终朝用票

若干，则车主向御者照票索钱，亦防弊之一法也。车开时，一人收钱给票，一人按票撕去一角。人满则外插红旗，以阻人唤。各车皆造自英美二国，非土人之工也。

初九日壬午　晴。是日系俄历四月十七日，为俄皇之诞辰。各家房檐楼顶以及车船，皆挂旗庆贺。晚则悬灯奏乐，终日人马往来如蚁。

三会布策

初十日癸未　晴。未正，星使三会布策，坐谈极久。自上月天气微暖，即有蝇蚊，凉而去，暖而复出。今则红头青翼，扰扰营营，客眠不安于枕矣。

十一日甲申　阴，冷。按王子年《拾遗记》内载：李夫人死，武帝思梦见之。李少君言能致其神，启帝曰：黑海北，对都之野，出潜英石。其色青，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夏盛则石冷，刻为人像，神悟不异真人。乃求得之，命以刻作夫人形，置幕中，宛若生时。帝欲近之，少君曰：此石毒，可望不可迫也。夫黑海之北地，即今俄之芬兰、瑞之诺兰。彝讫是石奇异，如果有之，诚至宝也。前丙寅夏到瑞典时，云无是物。此次抵俄，见俄、瑞人之深明地理者，问之。佥云："自古无此至宝。东西两半球之土地山河，凡吾侪所讲求者，采访几尽，所著行程日记，格物类考，及南朔地理，旁搜各书，内载皆无此等玉石。"究不知所记确否？果有此石否？今仍有石之相类者否？当时果实得之，又不知得自黑海北，或他海北也。今姑志之。入夜细雨，凉。

汉武之石果有之耶

十二日乙酉　阴，雨。见男女步行，执雨伞者少，而

着皮帽皮衣者仍多。

申初，星使四会布策，坐谈极久。 四会布策

昨晚，大块冰雪自上流冲下，天明则通江皆白，如月前未开状。南北临岸，复结冰二丈四五尺，惟中一线暖流。幸天不甚冷，不至江心复涸。火轮渡船，因而停止。入夜晴。

十三日丙戌　晴。终日尼瓦江面南北岸，结冰三丈馀，正中一缕，仍大块冰雪飘流，飒飒有声。亥正，同蒋丹如、陈养原与夏干乘车，赴巴杜立池之友木拉里额斯家小茶会。男女四十馀人，多有能英、法语者。一幼女名柯梯斯晒茀，口齿尤为清楚。丑正夜馔，寅初回寓，而东方白矣。

十四日丁亥　晴。礼拜。酉正，陈养原邀巴杜立池夫

仍可焚烧，惟历时不久耳。间有用以燃炉暖屋者，其色如灰，体轻而价廉，皆以蒲包盛送之。

十七日庚寅　晴。连日临岸列木码头五座，每座宽三丈，长七丈，中作穿堂，左右各屋一间，几案炉灶俱全，盖备游客待船者。屋下如船，内有小屋间间，系为船工水手住者。有一东首傍桥者，修饰华美，为官码头，禁止闲人往来，有兵看守。

十八日辛卯　晴，冷。近来街市贫人，多卖小束鲜花者。朵大如梅，六瓣，色蓝如马兰，无香气，其名未详。每束值二考贝。

十九日壬辰　早晴，午后雪。未正，同蒋丹如、陈养原乘车行十数里，至乃武斯吉街西大加非馆少坐。归时以三卢布买得大鲥鱼一尾，长约二尺，宽八九寸，食之，肉肥味美。

六会布策

二十日癸巳　早阴，午后大雨。未正，星使六会布策。

记：俄京通城惟三木道，平坦可游，车行极稳：一在温宫后临江，长三里；一在宫前偏西，长五六里，街名乃武斯吉；一在宫右，长里馀，街名巴立帅麻斯怪，译言大海也。各街虽间有激水筒，数日前，天乾日燥，风起攘尘，不如英法之洁净。闾巷皆墁以大小石子，既无激水筒，亦无喷水器，然较他国之路途不墁、污秽灰尘者，则此又加人一等矣。

二十一日甲午　礼拜。早晴暖，街市游人如云。未正

忽阴，大雨一阵，雷乃发声。自本月初旬尼瓦江开后，各处冰消雪化，遥望草色青青。今则名园绿绽，曲径香生，非复从前景象也。

二十二日乙未　晴。未初，阿努臣请蒋丹如、陈养原、桂冬卿及夏干与彝，乘车往看官书库。在乃武斯吉街阿来三德戏园之左，周一里，高三层。建于俄历一千七百一十一年，俄皇彼得罗元年〔？〕（即康熙四十九年）。楼系砖石，梯皆木质，规模整齐，与他国书阁无异。共存各国今古书籍万卷，中国满汉书亦数百卷。看毕谢归。 官书库

二十三日丙申　晴。未初，星使七会布策。 七会布策

是日为俄历五月初一日，又为其立夏之期。闻每年是日，在京之西南隅，业戛介林阔甫斯吉园内，设杂剧茶坊。园外四面往来走车，亦初夏踏青之意也。申正，同蒋丹如、陈养原与夏干乘车行二十馀里而至，一路见每一矢地，立巡捕一名；二矢地，立乘马巡捕一名；每段又立乘马协尉一员。各车往来有定辙，其路巡捕指示，不得错杂。其禁止之路，立木栅以阻之。园门有巡捕查验，步行者准入，单双马样车准入。至街市所雇之车，无论大小单双马者，概不准入。盖恐人多混杂，而弹压不易也。园周八九里，四面往来车两行，计有千辆，络绎不绝。绕行不许改路。有中途折回者，虽公侯亦不得过。园内土脉湿软，苔草初生，茶坊酒肆，棋布星罗。在外绕行二次，戌正回寓。闻是园入夜燃灯，至天明始罢。 公园游览警戒森严

二十四日丁酉　晴。见街市有托长方木盘出售橘子苹

果者，每见人或休息，则一腿跪地，置盘于膝上。入夜，大雨倾盆。

橘子水　二十五日戊戌　阴雨。近日微暖，街市多有抱玻璃罐卖橘子水者。罐高尺半，粗尺馀，每碗一考贝。色淡黄，味甘而微酸。因寓所租期将满，巳正，同夏干访房主人韦什呢也格拉斯吉，告欲续租一年，给以一万二千卢布，一切如前，供给柴水。伊云：无论一年二年，租价无异，总之不供柴水，每年须一万二千卢布。若供柴水，则须一万四千。再三订之不允。回寓禀明星使，遂拟另卜吉寓。

八会布策坐谈极久　未初，星使八会布策，坐谈极久，酉初一刻始去。入夜雨止，仍阴。

二十六日己亥　阴。未初一刻，步至本街第六十四号，看房一所。楼二层，共房三十一间，尚属洁净。不供煤柴，无器皿，一年租价六千三百卢布。租否未定。

酉正，巴杜立池来拜，坐谈片时而去。彝同俞惕庵东行里许，步入温宫右彼得罗园。周三四里，四面环以铁栏，树木无多，碧草满地。东北一土冈，上以碎石堆垒，微生野花几种。正南铁架花棚一横，作弓形。左右木房各五间，作月牙穿廊，系出售果饵茶水者。现因天凉，游人不夥，故各间尚如悬磬。西北巨石一块，高丈馀，周约二丈，形

青铜骑士　如"疋"字，上立铜铸前俄皇大彼得罗骑马像，与真无异。马扬首伸蹄，作驰驱状。人则左手执缰，右手北指，若有所言。记：俄语皇帝曰克萨尔。按俄克萨尔大彼得罗，为克萨尔米沙洛威自之次子，生于西历一千六百七十二年

（即康熙十一年）。伊兄佛多尔薨而即位。当时俄虽为国，尚在已化未化之间。先本国自乱，至一千六百九十六年（即康熙三十五年）平靖后，始图富强。乃由塔塔尔争得阿索蒴。次年微服游历泰西各国，学习格致诸学。由日尔曼入丹尼，在阿木思德丹潜投船坞，自名计谋满（即木匠）彼得罗，乃勤学造船行船各法。至一千六百九十八年（即康熙三十七年），去丹入英，讲求治法。继欲往义大利，因闻内乱，乃返。迨安定后，乃觅得贤彼得堡，即俄之北京也。始行开垦地亩，修建宫殿，营造炮台，遂建为都，盖镇抚西北邻邦也。次年与瑞典战败，然雄胆未丧，乃云："今虽胜我，教我以胜彼也。"四年后，又战，遂大捷，得芬兰及茵戛立亚各地，凯旋而语国人曰："二十年前，我亦野人也，所以能自强者，惟知励精图治耳。至一千七百二十五年（即雍正三年）病薨，时年五十三岁。至今国人仰慕，称曰中兴克萨尔祖格蕾（英言大也）彼得罗云。

彼得大帝游学泰西

励精图治俄国始强

〔原书卷十二终〕

己卯又三月二十七日庚子　阴，凉。记：俄国旧制：兵勇由农工招募，或已充兵勇之子弟及他士民之情甘投伍者报官挂号，届时一概征调。至俄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同治十年），俄皇改定新章：通国民丁，除经医查验疲弱免充外，凡年至二十一岁者，按年报官充伍，不准宽免及代替各情；以十五年为限，系入营操演六年，留名回籍候调九年，每年仍传操一二次。调时，择其年富力强者披坚执

俄之兵制

锐，年迈就衰者防堵要隘，看守炮台。幼丁至十七岁者，准其投营学习，年满入围考试，充兵而后回籍候调，或考授武职。凡回籍候调者，至三十七岁，始予除名。有染病及任他缺者，酌办。实任武职有告退者，虽无俸薪，亦必至三十七岁方准注销。人民皆有充兵之责，故未及二十一岁者，御侮乏人，亦可征调。各处惟在哈萨克及芬兰各属人民，除苗蛮因身体矮小及性情柔弱不计外，仍因旧制，每五百挑取二名，至少以九万或十万为定额。

俄之兵额　平时东、西、中、北四俄之步兵三十六万四千四百二十二名，马兵三万八千三百零六名，炮兵四万一千七百三十一名，开道搭桥等兵一万三千四百一十三名，回籍听调兵三十一万零五百九十五名。共兵七十六万八千四百二十七名，官三万三千零四十三员。去岁有事于土，兵数增至一百二十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九名，官则增至三万九千三百八十员。各兵在营六年，官给军衣器械薪水刍荛，无饷糈。有告假一二个月者，按月官给十二考贝。不告假而佣于暇日者，所得之值，纳其半以助军需。亦云苦矣。

哈〔哥〕萨克人充兵　其正南、东南、西南近土耳其、黑海及塔塔尔地方，有另种骁勇善骑者，通名哈萨克，色黑黄，貌比蒙古回回。此等人来由八府，每府挑定人数，熟习操演，以备不时之需。中二大府，一名库班，专演一队，为出征御林护卫；一名特拉克，专演一队，为平时御林护卫。此等人不比中华蒙古，亦不比美国黑奴，乃一种游民，国家不收丁税，故皆有充兵之责。共分三等，第一等为幼丁，学习由十岁至

二十岁；第二等为雄兵，入伍二十五年，至四十二岁，准其回籍候调；第三等为出营候调五年者，至四十七岁始予除名，一切宽免，工商各听其便。在营时，官发军衣器械，薪水刍草一切自备；移营出界，虽给饷糈，亦只些须而已。其南界游民之名屯哈萨克者，国家不收丁税，每年给难裔之孤寡赏恤。 顿河哥萨克

哈萨克男丁八十一万五千名，充兵者十二万九千名。如沿黑海一带，男丁十二万五千名，充兵者一万八千名；阔戛希亚一方，男丁十五万名，充兵者一万八千名；屯哈萨克男丁共四十四万名，充兵者六万六千名；额拉哈萨克男丁共六万名，充兵者一万名；欧林柏尔哈萨克男丁共六万名，充兵者一万名；赛比里亚哈萨克男丁共五万名，充兵者九千名。计俄国陆路兵官共一百三十八万一千六百三十九员名。

二十八日辛丑 早阴，午后晴。按俄国多产木麻，因筹济贫之法：凡物由本国送往他处者，无论大小，皆令盛以木匣，包以麻布，方保无失。夫送物固权轻重，如是物件重，信局必多获利，是亦为贫谋食之一法也。

二十九日壬寅 晴。记：外国炮台，筑法精益求精，使人攻之不易。还闻一种难攻易守之炮坑，系在应守之处，择高地掘坑，沿坑架炮，设有活轴关键，以便左右旋转，上下挪移。向口设一远镜，敌船闯口，则影入镜，而坑内又有对镜之镜，影射入坑，则移炮向准敌船，即曳关键而击之，是敌船中炮，不知何所由来也。若彼施放开花，则 炮台筑法精益求精

坐受其困，无法御之，想西人不日必有妙法也。今彝思得一法：于此坑二三里外，另掘大洞，支以石铁，中通隧道，荀有开花落入，人可急赴他洞，以免轰伤。盖开花落地不即碎，须滚转数分时始崩裂也。

三十日癸卯　晴。迩来天长，亥正一刻日落正北偏西，丑初日出正北偏东。当子初子正日入未出之际，远望正北一带，光散红紫，海上腾辉，盖日之精也。夫日将入曰晚霞，日将出曰朝霞，若斯则可谓夜霞矣，故夜行者无须秉烛也。

北极光

光绪五年四月至六月

四月初一日甲辰　早晴，午后阴，入夜大雨。见俄京市肆，出售乾果，无瓜、杏、核桃等仁，惟有生葵花子、榛子、栗子，与炒皂荚数种而已。

初二日乙巳　早雨，午后止。记：俄国因地毡昂贵，于楼板上覆以碎木一层，攒成花式，擦以黄蜡，光明无滞。每月洗拭一次，专有匠役，工价极廉。　拼花地板

初三日丙午　稍晴。记：泰西各国皆嗜茶，色黑味浓，英法尤甚，饮则加以糖乳。然用时无多，间与加非并进。无力饮者，以加非苦酒代之，盖茶贵于加非二三倍也。俄国茶贱于加非十考贝，无论贵贱，早晚皆饮茶，色淡味平，饮时亦加糖乳，间有加柠檬片者，其味微酸。俄人饮茶用玻璃罐，有带柄而上覆银锡盖者，有无柄无盖而执以银锡

架者，架形如杯，平底直身，高约一寸，雕刻玲珑，旁亦有柄，新式可观。

初四日丁未　晴，凉。酉正，有俄之老人季梅满率二子来，一年二十，现充外部书识；一年十九，现充水师外委；请蒋丹如、陈养原与彝游万牲园，俄名左洛几车斯吉萨。遂乘车，顺岸东行三里许，至温宫后大木桥旁码头，登轮船，有百馀人，开船转回，由桥下穿过，东北行五六里，登岸，又步行里馀，入园。禽有孔雀、鹭鸶、鸳鸯、鸭、鹅、鸥鹁、莺、鸡；兽有虎、豹、熊、狮、牛、驼、猪、狗；水族惟有海龙，中一大者，周两围，长一丈。又一老野猪，白毛不甚长，鼻粗口阔，上下各出二牙，长一尺，皆向上弯，以致耳眼小如棋子。其他无一奇异者。大加非馆一，卖牛乳木房四间。杂戏敞台一，甚大，左右奏乐，前横长凳三十馀行，坐人二三百。其人系来自各国者。

万牲园

去此台，入一小戏园，共演英、俄、法三场。演英戏，系一人学三人话：一真人，二布人，男女老幼无不肖其口吻。又一人立木棍于鼻准，长二尺，一端置一白鸽，双翅展而不飞；继而横连一棍长半尺，后陆续接连四棍，作"马"字形，往来行动，鸽仍不落。演俄戏，系三男作乐，一女歌曲，声调甚为清新。演法戏，系一男一女，于大台上作一小台，正面中心一长方洞，前后悬灯，中挂一画，绘一男一女，各高尺馀，头比真人稍小，画屡更而声音笑貌不改。每歌曲说白，口眼皆动，盖画上空其首，而人首

小戏园演英俄法戏

适当其中也。妙甚。闻尚有小戏园二，先后演至丑刻方散。因时已子初，寒风侵骨，遂即谢归。途次北望，轩轩霞举，而日轮已在吞吐间矣。

初五日戊申　晴。温宫东偏有一园，俄名立大呢萨，译即夏园也。周四五里，四面环以铁栅，高丈馀。前面临江三大门。中石门不开，建作天主小庙。东临小河，西傍教场。后门近旧王宫，今改为学院。园内中路石人两行，树虽成林，而高大者少。西南隅一小池，水浅无鱼。东面偏北，设有乐台、加非酒肆。两翼屋二十馀间，内外罗列桌椅，容人数百。每日戌初作乐，子正始散。游人如云，亦俄都名胜之区也，与法之马遐、英之客立满相埒，惟无入门费尔。 夏园

初六日己酉　晴。记：俄京每届中秋，雪降结冰，则工匠休息，至次年孟夏，土木始兴。迩来本街建造楼房者数处，砖厚二寸，较英法稍大，体亦坚，色亦润。

初七日庚戌　晴。记：俄京现虽称夏，天气凉似春秋，早晚尤甚，非挟纩不可。而富室率移居乡间，或游他国，名曰避暑，斯亦奇矣。又本街东鄙，大铁桥面作"丫"字形，在北面三角中心，建天主小庙一间。自江开后，每夜子正将北面二岔移开，至卯正关闭，以便大船往来。因桥心上下，含有关键，故数万斤巨铁，移动无须人力也。 虽云夏日凉似春秋

初八日辛亥　晴。午后同庆锡斋、塔木庵、纯感铭步至对岸画馆一观。巳正启，申正闭。地颇宽敞，楼高四层，四面环列油水画轴大小数千张，有男女画工在彼摹仿，然

笔墨粗俗，令人不耐。

九会布策

初九日壬子　晴。未正，星使九会布策。

酉正，同俞惕庵步游后街，顺河湾，过其船厂，遇二水师武弁，名姓未详，延饮高醸，辞谢之。继由南转东，过小桥，见二童立而垂钓，一约十岁，一五六岁。饵用蚰蜒，已得二尾，置于铁罐。鱼约二寸，色黑无鳞，分水前，左右各一骨针，长五分，甚劲。见二鱼张口昂首，乃予以三考贝而释之。二童欢然而去。

初十日癸丑　早阴。巳正，大雨一阵。午后晴凉。迩来见堤岸园郁，亦有蜻蜓蝴蝶，色分五彩，颇觉可人。

称华人曰契丹

十一日甲寅　阴，甚冷。记：俄人自呼曰鲁斯吉，称华人曰契达伊自。其音与契丹同，仍不外乎五百年前之旧称也。入夜雨。

十二日乙卯　早阴，冷似孟春。申正晴。酉初，同众随星使乘车，入夏园晚酌。去此，过大木桥，北行十五六里，入巴立帅囿。一路左河右湖，澄波渺渺，幽林古树，浓荫层层，叠见竹阁木楼，在参差掩映间也。囿西临芬兰海，北近小平湖，东傍茂林，南通古道，车马驰驱，络绎不绝，沿途有乘马巡捕弹压指示，傍岸设铁椅木凳，以便游者休息。观之令人心旷。

十三日丙辰　晴。记：夏园加非馆之饭价，系二卢布半及一卢布二十五考贝者，肴馔佳美，人争购之。俄京榆树葉圆而薄，荚嫩而长，形似桃。闻各园树皆不高，系一二百年者，因地脉虽腴，而天气不暖，依然一暴十寒也。

十四日丁巳　晴。近见各闾巷，石子墁道，崎岖不平。官府雇人修补，斟酌平垫，洵以工代赈之一道也。

按后汉窦宪伐匈奴，至勃鞮海，谅即今之波罗的海也。足见中华于一千六百年前，即有人征俄罗斯，入欧罗巴。惜当时无人讲求地理，不知路程之里数及经纬之度数耳。（或云勃鞮海即今之喀斯边海，又名里海。）　窦宪所至之海

十五日戊午　晴。申初，蒋丹如约陈养原、福远峰与彝由江边驾轮船出口，西行六十里，至比德好富村。系前于丙寅夏，来此游过之地。下船登岸，步行里许，入加非馆小酌，遇城中旧识男女四五人。后入村周游，居人不多，景致幽雅，阡陌交错，极目芳菲，丁香烂漫，芍药妖娆。有水法势如瀑布。听乐曲，韵比霓裳，洵北徼之洞天也。戌正，步回码头，上轮船，亥初回寓。一路天阴，微雨，冷。　丙寅年间旧游之地

十六日己未　阴，冷。现为西历六月中旬，始见地椹、黄李，每枚值三十考贝，合银一钱有奇，想亦来自他邦也。至桃、杏、梨、橘、苹果、葡萄，尚未寓目。若在伦敦巴里，早已果腹矣。

十七日庚申　晴。记：巴立帅戏园西二三里，有一小园，名代米多蒂萨，如法京马逼园，而灯火景况逊之。规模大同小异，惟少跳舞场耳。正面一台，所演与巴里之加非商富同。台右顺壁二行加非馆，台左有显微镜看画木房一间，又一乐台。后则抛球房，及茶酒坊各一。台前三面，拦以木栅，高约四尺。栅前正面，长凳两行，加非馆、冰水酒食馆各一。又一乐亭，亭后临墙，碎石叠成小屋四五间，为　游乐场

游人携妓饮酒处。左右曲径通幽，花木甚少。入者每人半卢布。看戏左右小房各三间，每间价六、七、八卢布不等。台下椅座，价由二十五考贝至三卢布。每日酉正开，丑初闭。

十八日辛酉　晴。记：俄京贫民虽多，而无乞丐。间有讨钱于街市者，无论男女，皆整衣净面，手执青布一块，方一尺，上缝黄布十字，向人指示，祝以吉语。

十九日壬戌　晴。记：英都墁木道，每块横用。俄则竖用，系连皮切成六角，四面连以木钉。钉粗一寸，长寸馀。木块厚六七寸，楞宽约三寸。彼此各有取意：盖横木省料，立木耐久也。

俄皇归自罢瓦几亚

二十日癸亥　晴。闻申初俄皇率文武大僚，由立瓦的亚地方乘火车，回驻京西杂尔司阔野赛洛村之夏行宫。村距贤彼德堡四十馀里，村名译言皇村也。

行刺之人官定绞罪

二十一日甲子　晴。闻前日放枪行刺之人，是日官定绞罪。伊幼失怙恃，经官收入育婴堂，教养有成，赴试得售，现任七品文官。据供因国法太严，民受荼毒，总由君上不明，廷僚贪墨之故。并招出居址同住之人，不言名姓，国家亦未深究云。其他二犯，罪状未闻。

德皇金婚德使设宴

二十二日乙丑　晴。是日系俄历五月三十日，即西历六月十一日，为德皇威良庆贺金婚之期，盖娶后已届五十年也。通国官民，同心颂祷。因而驻俄德国公使率各德商于敖色洛村租地，设宴奏乐，遥庆金婚。午后庆霭堂请星使、邵將二参赞、俞锡庵、陈养原与彝等乘车前往。过江

北行，迤西二十馀里，一路桥梁络绎，台榭连绵，麦黍分畦，榆杨夹道。

抵其地，大楼一所，高敞整洁，左列饭厅，右设茶坊。出后门则近楼一乐台，左右曲径。对面小土山，上建木楼三层，作“塞”字形，高七八丈。登而望之，山水清幽，一目千里。村东傍山林，右临小湖，湖通芬兰海，沿岸有浴室成行，鹭鸥出没，舟艇往来。以千里远镜窥之，则山云如荡胸前，海波如潮眼底，诚佳景也。各楼各厅各堂各室，皆竖德俄二国旗帜，亦颇可观。

乐台左穿廊下，有寓俄之德国王爵某，设一抽签善会，系一卢布买五票，物件无多，获彩亦值无几。闻所收纸钞，为赈住俄之德国贫民云。　抽签善会

当日院中奏乐三阵。酉正，入楼晚餐。中列长筵三行，左右列方桌十四张，坐三百五六十人。楼外廊下台旁亦坐百馀人。楼内乐工四十馀人，对面楼上乐工三十馀人，彼此互奏侑宴。食毕，德国参赞官布朗立祝二次，众皆立起欢呼而罢。

亥初乘车而归，一路凉风习习，见男女乘车而往者尤多，盖入夜改设跳舞场也。是日不食者半卢布，食者四卢布，茶酒另给其值。入夜，阴。

二十三日丙寅　晴。未初，星使偕邵参赞、桂冬卿赴外部会柯尔斯。是日系俄历五月三十一日，西历六月十二日，为俄皇五十年前授德国提督之期，时年九岁。凡两国之亲厚者，彼此授国主太子或世子以宝星武职，以明敦睦　崇星使会柯尔斯

之意。是日德皇遣二提督前来，赠以宝剑一口，饰以珠宝，鳞铗光明，故在皇村行宫奏乐而庆之。此西俗也。

答英人问中国车马

二十四日丁卯　大雨，冷。申正，英人柯洛斯来拜，坐谈极久。因问中国车马始于何年，彝云：车始黄帝，因造车，故号轩辕；始而少昊驾牛，继而陶唐驾马，后因骡壮于马，故今以骡代之。由黄帝迄今，已四千数百年矣。继云：闻中国车皆圆顶，不知平圆二顶，以孰为善？彝云：中国平顶车本乎梁冀，因人内坐不便，故改之。夫中国车式，因平底故用圆顶，便人坐内以上升；至泰西车式，因平顶乃做凹底，便人坐内而下伸。是平圆二顶，各有所宜也。入夜雨止。

蚊蝇跳蚤多而且大

二十五日戊辰　阴雨。记：俄京蝇、蚊、蚤三种极多，体大易于扑捉。又闻仆室中更有臭虫焉。

二十六日己巳　阴。冷似初冬，而园林山阜之上，仍有男女结队乘凉者，奇矣。坐久生病，恐不忍言受寒，而仍诿过于暑也。闻在乡间游暑者，近日多烧火暖房云。

二十七日庚午　早阴，午后稍晴，尤冷。是晚在夏园内大路两行，共燃电气灯十盏，横悬半空。奈天不昏黑，光不甚明，遥从林角观之，俨然一小月也。男女游人，较往日尤多焉。

俄京道路

二十八日辛未　晴。记：俄京道宽车少，故大车四马横列成行，御者有时坐于马后车前，有时步行在车之右，异于中土在车之左也。其木道六楞木下，段段直排木板，长丈馀，宽一尺，厚寸馀。此下每隔三尺，横方尺松木一条，

左右与道边齐。因夏令多雨，冬日结冰，于此两木之间空而集水以省木耳。

二十九日壬申　晴，暖。记：俄商贸易，在欧罗巴、亚细亚走白海、波罗的海及其南省沿黑海各码头。与欧罗巴通商，最著者为英、德两国。俄之出口货为：谷、麻、麦、木麻子、芝麻、绳缆、猪鬃、皮革、羽毛、鱼胶、兕吗油、乌柏油等。由德、法、英、美各国之入口货为：棉线、绒呢、绸缎、生熟铁、细木器、油画、纸画、各种机器以及精巧器皿陈设。通国航海风篷商船共二千五百一十二只。内三分之一为希腊国船借挂俄旗者。本国之船，内六百二十一只往来外国，一千六百七十二只行诸本国沿海，外有大小火轮三百八十五只，往来本国江湖而巡缉焉。 俄之外贸

三十日癸酉　晴，暖。午后出门步游，见乃武斯吉大街之加非馆，门外列木盆种橘树，设绿油铁椅、几案，整洁壮观。每日来人甚夥，竟有端坐终日，不索饮食，佣保亦不过问。又俄京下等妇女，无论冬夏不戴帽，以花布或绸方三尺者，横折三角，罩于头上，项下作结，亦奇装也。 市街所见

五月初一日甲戌　晴，始热似孟夏。近日卢布行价颇昂，因俄国前与土耳其鏖兵，亏款甚巨，竭力筹画，拟于民间借贷，以九十三卢布为一百，按月五分行息，限定四十三年内按号偿还，所贷若干未闻。戌初，英人柯塔雷约馔，同席一德人、一比人，年皆三旬馀，姓名未详。当时骤雨一阵，坐谈极久，子初回寓。 俄国拟于民间借贷

初二日乙亥　阴雨。早见新闻纸云：前法皇那波伦第

掾皇之子非洲阵亡 三之子，自抵英后，勤学兵法、轮机、火器。学成中试，即入英营授职。去岁督师往阿斐里加，与苏鲁黑人战。数日前，偕二武弁带兵三名，入内侦探，不意黑人伏于山谷，旋被害，二兵战殁，馀人逃逸，亦天命也。法国现虽改为民政，民心依然骚动。

初三日丙子 晴，暖。俄国御者，因衣领高、帽檐低，乃将后髮薙去二寸。凡仕宦之御者服色，固与英法大同小异，其他虽值夏季，仍着大领窄袖长毡袷袄，只易绒帽皮靴耳。

初四日丁丑 早阴，午后大雨倾盆，酉正止，凉。现因寓所租期将满，星使令彝看定东鄙第二门第六十四号楼房一所，言明无器皿陈设，不供煤柴、气灯，一年租值六千三百卢布，由俄历七月初一日起（即中五月二十四日），先付定钱五百卢布，移入付一半，半年付讫，订于初七日书租契。 另租馆舍

初五日戊寅 阴。早餐食有烧鸡、烧鸭、烧猪，甚佳。是日既为中国令节，又值俄皇之孙受洗得名之期，是以通城挂旗庆贺。闻其孙命名曰安得达阿。戌初，邵、蒋二参赞请星使及俞惕庵、陈荞原、庆蔼堂与彝等，在万牲园晚餐。肴馔不美，索价甚昂，供奉亦不周至，较夏园相去远矣。食毕即归，冷欲披裘。入夜大雨如注。

初六日己卯 阴雨。俄京乡间菜蔬，长不及尺，即开花结子，亦天时之使然也。夏季暖日无幾，旋即土涸江封，必待长足而后花，则结实亦难矣。按中国五穀沃田，有

终岁而三收，有一年而再熟者，此则一年一收而已。入夜雨止，冷。

初七日庚辰　阴，冷。戌初，书租契。来人系一房主人总管夏拉金，一都府书吏司莱木。书毕，彼此画押。书吏收杂费七十三卢布。按俄例：城内大小房屋出租，书契由户部买纸一张，纸价按房租计算，每千分抽三十五，故此纸值二十二卢布五考贝。纳一年房税三十四卢布。书吏之理此事者，按租值取百分之一，为六卢布三十考贝。登簿笔资二卢布半。书契笔费二卢布。其人往来车费六卢布十五考贝。书以上各费之收条，外贴官凭票一张，五考贝。　租屋书契杂费种种

初八日辛巳　镇日狂风暴雨，冷似仲冬。巳正，星使十会布策，坐谈极久。晚由礼部来文，言奉君谕，以那波伦第三之子鄂林阵殁，殊为可惨，令廷僚素服十日，由昨日起。　十会布策

初九日壬午　微雨。午后，俄皇由皇村回驻温宫，各处挂旗迎贺。申初雨止。

俄前与土麾兵，于今议和，凡受伤兵勇，皆收入医院休养。现因经费不足，经外部筹画，令通国各官及俄人之寓外邦为官为商者，各助卢布若干；各国驻俄公使，各助一二三百卢布不等。曾经璞志来请。星使助以三百卢布。外部又在帕乌洛甫斯克村大园奏乐，设拈卷会，请人助善。　向公使募捐养伤兵

遂于酉初，星使偕邵蒋二参赞、塔木庵、陈养原、庆蔼堂及彝与夏干乘火车，西行六十里，过皇村，一路林木荫翳，田野青葱，庐舍无多，人迹稀少。抵其地，下火车，

入园门。来者每人一卢布。内男女千馀人。正面一案，列杂货零星小物。对面乐台，乐工三十人，后坐埃及游民十二人。奏乐歌曲，声调与去岁商会所听者同。左有饭堂酒肆，用者自行解囊。右设二小圆台，各立一男一女，出售票卷。一卢布买四枚，买得十枚皆白者，到正面案前，以十白票另换一卷。彩否不定，无彩另赠一物，无非花朵糖食，盖不使拈者徒手而归也。当日彝以十卢布买四十枚，一无所获，至正案换四卷，亦空白无彩号。所赠系鲜花二朵，勺勾拉二包也。蒋、陈二君亦无所获。亥正登车，子初回寓。

购买彩票一无所获

初十日癸未　晴。记在前住店对户银号，官存五万卢布，言明利息三分半，六个月合八百七十四卢布八十考贝，每月合一百四十五卢布八十三考贝。其息非按月算，盖按年计也。按其定规，存一年者四分息，半年者三分半息，存零碎取用者三分息，半年一结，临期付利。其零取计帐之法，系一页分为左右，日日分书：某日存若干，某日取若干，如是按月扣算以付之。

银行存款年息四分

十一日甲申　晴。在温宫后，顺江堤偏东，近第二木桥，有铁道一行。长约四矢，宽二三丈。铁作八角轮形，块块接连而成地面，永铺沙土。因路与车轮皆铁，置沙以便往来琢磨。限定铺若干日，去旧更新。因夏令多雨，沙含铁锈，医家用以疗疾，颇著奇验。其治法未闻其说。

沙含铁锈用以疗疾

十二日乙酉　晴。近有长方大木船百只，由他处载桦木入江傍岸。木长尺半，出售不论斤数，叠起方七尺，每

方五卢布。

十三日丙戌　晴。见大街果肆，有醉瓜（即甜瓜）、西瓜，料亦来自他邦，或俄南省也。西瓜黑皮红瓤，不甚大，售值三四卢布，合银一两有奇。时虽届夏，绝不酷暑欺人，恐食之亦无益也。　西瓜不大价银一两

十四日丁亥　阴。未初，星使偕邵参赞乘车赴外部，申正回寓。是日接租新寓，遂朝夕前往照料，收拾洒扫，布置一切。迩因天时频雨，见俄人伞柄有钩，挂于胸前，不似英法人之挂于手也。　星使又赴外部

十五日戊子　雨。记：俄京街市，有种寄送物件信函人，名曰坡希拉昵，公立一伙，共人若干，官给凭照，每人每月得若干卢布。各人帽有号目，寄送保无遗失。城内者，每封二十考贝；出城入他岛者，三十考贝。

十六日己丑　镇日大雨倾盆，极冷。按宋明帝因体肥憎风，夏月常着小皮衣。今见俄都凡来自他邦者，无论身体肥瘦，皆五月而披裘也。　五月披裘

十七日庚寅　仍雨，午后忽晴。是日为该教先贤官万之诞辰，英称翟木斯，德称尤汉。在江北比特洛乌斯吉地方，设有大会，奏乐歌舞，又值礼拜之期，人民来者以万计。

十八日辛卯　大雨。昨日先贤诞辰，赴会者多因醉酒而归，竟有至今未醒者，故各行工役停止作工。古人尝云：酒犹水也，水可以济舟，亦可以覆舟。今欢然而去，颓然而返，是亦不善操舟之咎也。　酗酒者多

十九日壬辰　大雨。见俄京泥水匠作工，用椭圆形之木锨，边围马口铁一圈，一因土柔，一因俄不产铁，皆来自英美各国，故铜贱而铁贵也。

二十日癸巳　晴。连日料理新房，添补木料绒毡，修饰门墙窗牖，至戌正工作始毕，焕然一新。近由口外运进木柴，四面堆垒，宽与船齐，中分小路，以便扳舵弄桨。不意当午，一船误碰铁桥，即刻下沉，木柴漂流江面，有数十小舟往来捞获。

二十一日甲午　晴。巳正，同蒋丹如、俞惕庵、陈养原诸君移入新房，仍与俞惕庵同寓一室。因见南壁空空，乃自书格言一联悬之，触目警心，庶免愆咎。

移入新租馆舍

二十二日乙未　大雨。卯正，星使偕邵参赞移寓。记：此地之单双马车，檐前弯作椭圆，在轴头檐稍之间连一皮条，盖防檐折而省马力也。马尾不剪齐，眼不罩挡，厩不铺草，空屋一间，以其地近蒙古北番故也。

二十三日丙申　镇日忽雨忽晴，甚冷。酉初雷作，暴雨一阵，后稍晴，入夜复雨。记俄京定例：凡移居者，须付本城巡捕厅钱，以便注册。当日该厅派巡捕来索五卢布四考贝。

二十四日丁酉　晴。戌初，星使招饮于夏园。当日晴和，又值安息之日，男女往来如蚁。尝思天下五大洲之大，皆赖燮理阴阳，长养万物。俄国苟无半年之见日，则庶汇不生，人将何以度活也？

二十五日戊戌　晴。见俄京杂货铺，售有专治蚊虱臭

虫药，其药末与水色皆白，无异味，用则床榻洒涤少许。其价颇廉，买者无须当时付给，俟验始收。验之，蝇闻即坠，亦海上之奇方也。

二十六日己亥 晴。巳初，星使第十一次会布策，晤谈极久，未正始去，第十一次会谈极久

闻有温宫头等侍卫栾柴波尔奚，曾贷前任营官武拉索甫五千卢布，订于俄历五月三十一日（即上月二十三日）如数清偿。至日，栾至武家，少坐后，令女仆下楼取柠檬水饮。迨女仆去，栾即怀出尖刀刺武，划然而中。女仆至，亦被刺。后即破开钱柜，盗去一切，无一人知者。次日经人侦知，报官察验，不知何人致死。问诸司阍者，据云昨午惟有栾武官一人来此。各皆诧异，盖伊素日品行端正，言语温和也。继而询诸侍卫公署，知伊于当日乞假旋里。即往捕获，见伊右手有伤。初讯坚不承认，后始据供云：前后共借卢布万馀，因无力偿还，故出此耳。乃下诸狱，原拟今日公同审断，因染病，改于后日云。头等侍卫行凶杀人

二十七日庚子 晴。午后同俞惕庵街游，见市肆每值礼拜及他放假之期，人多闭门外出。有封锁者，有由内门系出一绳，盖以火漆印以图记者。

二十八日辛丑 阴雨，冷。巳正，巴杜立池请蒋丹如、陈养原、桂冬卿及彝与夏干，往立阶尼街理刑厅观审（俄名比特布拉斯吉敖克什呢稣达）。沿江堤东行十数里始至，见男女数百人，前后二门，官兵数名，举枪看守。进门登楼二层，绕至大堂，正面大窗临街，左右对面有门。堂长刑厅观审

法庭布置 十丈，阔七丈，高六七丈，顶悬玻璃挂灯五架。正面台高二尺，上横长案，后列五椅。临窗列椅凳一环，窗右壁悬俄皇像，下立一金物，三角形，高盈尺，每面有字，顶立君帽。或云，此为官府凭执，视同诰敕。右悬天主像，盖谓神明鉴察，审断宜秉大公也。台前横一小几，旁立一木墩，高五尺，周四尺，覆以金银花绸，为神甫矢誓时用者。右有木台二层，各高一尺，横二木槅，每槅容六人。后一空巷，容立百人。左横二桌，坐书记四人。桌后高一尺，坐律师一人。再后又高一尺，四围木槅，前低后高，形如“Ɒ”字，坐犯人。台对面列木凳四行，坐三十馀人。后横一木墙，高三尺，为上等听审人坐处。分为三槅，每槅横列椅数十。当时彝等入此坐中一行，左右与后坐男女百馀人。有一兵头戴盔，手举刀，捧犯人凶器入，置于台前几上，随立几前不动。原置布纸包各一、纸掖二个、酒二瓶，皆经官封漆印。继来官十数员，神甫一人。对面木墙前坐犯人同乡三十人，左坐书记四人，律师一人。

午初，忽听五堂入，众人齐起。坐后，二兵由里妥甫斯吉杂卯克狱将犯人解到，举刀引入，坐于槅内。正堂将

陪审十二 犯人同乡各名剌掷于匦中，次从内拈出十二，按名呼起，移于旁座。次神甫下台，立木墩旁，对十二人矢誓云：此案须秉公判断，各人出保，一言一语，切勿怀私。言毕，五堂中末位起立，将犯供朗诵一番。后正堂审讯，犯人立，自述平生所为所遇。述毕，十二人中立言所述确否。后律师立言犯人应按律定徒罪。至未正，五堂及各同乡人画诺而

散。又以上各节，经书记一一记载。闻其所定徒罪，系发往萨哈林岛作苦工十五年，地在亚洲俄罗斯之东南境，北邻欧扣斯克海，南近日本，为赤道北五十一度，北京东二十九度十分，亦一寒苦沙漠地也。 库页岛苦役十五年

二十九日壬寅　阴雨。午初，星使第十二次会布策，并会格尔斯与孟第，少坐即去。 第十二次会谈

记：俄国除每七日一礼拜外，又多该教先贤生诞节期，故匠役休息之日甚多，且皆嗜酒，每饮必醉，有连醉二三日方醒者。事必预日告嘱，方可兴工，否则诿以多词，不能工作，虽命来取值，亦多推却。其懒惰有如此。

六月初一日癸卯　阴。近始觉夜稍长，亥正微黑，丑初已明，较北京仍短二小时。再上月二十七日初伏，本月初五日大暑，在中华正值赤日烘云、炎蒸酷热之际，此则雨暗烟沉，江寒欲冻，其气候之悬绝，真判若霄壤矣。

初二日甲辰　阴。申初，有徽州伟人詹世钗字玉轩者来拜，年二十九岁，前在英伦水晶宫所遇詹九五之兄也。高逾八尺，语言尚属清楚。盖早来英法，以巨体居奇敛钱，带贩华货。现拟来此少住，仍回英国。能英、法语，已娶英女为妻，生有二子一女云。 詹九五之兄来拜

当日外部在比德好富园设助善会，所获钱钞，以助兵饷。兹遣璞志来请星使，遂于申初前往，入者每人三卢布。官兵奏乐，水法齐施，来者二千余人。星使助五十卢布而归。入夜微雨。

初三日乙巳　细雨。前在英法，见各药庄售有槟榔。问

所自来，始知为印度之产，諠亦以此种为消兙良品也，华人性多喜食。至此，大索十日不得，市肆亦不知此为何物也。

初四日丙午　早大雾，午后稍晴，暖。同蒋丹如街游，见乃武斯吉街之礼拜堂，一家出殡，先乌衣黑马金盔兵六对，再则乌衣人举黑架玻璃灯八对，乌衣童提炉四对，又三乌衣人捧方六尺黑布扁枕，上置死者生时所得宝星缎领等物，末则棺罩黑毡，围鲜花万朵，以黑亭车载之，拽以乌马八匹。车后步行者为其妻女，及戚女三四十人，列行而进。

出殡之例

初五日丁未　晴，暖。申正，随星使乘车，东北行十数里，至沙予街，游巴土尼柴斯吉花园。地基广阔，布置清幽，蝶舞芳畦，人游胜境。忆自去冬抵俄，已逾半载，诸处游览，未有如今日之快适者。古诗云："边地莺花少。"况绝域哉！戌初回寓。

初六日戊申　阴晴相兼。俄京各户，多雇杂夫，如拭地、撢屋、汲水、燃灯、负薪、刷梯等事。无论冬夏，皆服大红布汗衫，桃红布单裤，头不戴帽，脚穿皮靴。天时极冷，出门始着无表皮衣。是生其地者，自不畏其寒也。因连日阴雨，楼近长江，以致衣被湿潮，食物霉烂。

初七日己酉　阴雨。见俄京所产菜蔬，晚于他国。豌豆黄瓜，未食其嫩而已老；萝卜不如英法之嫩而肥；西国白菜皆矮小少葉，食则或煮或烹，惟俄国入冬用作酸菜，食之，味与华同。

初八日庚戌　阴。申初，星使第十三次会布策，晤谈良久始去。 第十三次会谈良久

记：俄国地广人稀，在欧洲之大小两俄，人数虽多，较东、西、南、北四俄，亦只七分之一而已。然通国以大小两俄所产货物为盛。其正北及东北一带较少者，一因地皆石田，一因天时寒冷。至南界各省，一因游牧所居，一因乏缺水草。其在亚洲者，统为沙漠，五穀不生。通国居民之数逾五千者，惟十五城，曰贤彼得堡，曰墨斯哥，曰瓦尔索，曰欧代萨，曰吉差讷苐，曰立戛，曰萨拉多甫，曰威拉那，曰喀三，曰阶苐，曰呢扣拉也苐，曰堤夫立斯，曰土喇，曰喀尔阔苐，曰柏尔的晒苐。其勤于工商者，多他国侨寓之人。倘有邹衍吹律，寒谷回春，则物阜民丰，不至有向南垂诞之望矣。 俄之城市

初九日辛亥　晴。前因欧洲俄罗斯东南境敖林柏尔城，不戒于火，流离失所者有数百家。经俄京善士于是日在夏园公设拈卷会，一卢布买四卷，系以五百件零碎器皿玩物，卖一万六千卷，合四千卢布。物皆善人施舍。入门者，昼间由巳正至戌正，每人二十考贝，后则每人一卢布。终朝奏乐，入夜悬灯，游人以一二万计。是会又名集花会，盖通城诸名校书会集于此，故入夜游人更多也。

初十日壬子　阴。闻俄人现在温宫东设一掣签会，系以六百件金银器，共值二万七千卢布。欲售五万张票，每票一卢布。街市多铺出售，宽五寸，长三寸，白质蓝花，精比银钞。自上月中旬由市肆出售，定于七月二十八日掣签。 抽签购物

系一筒内存五万票号签，一筒内置物号签，临时二人各由筒内陆续拈出六百，彼此按对注明，何号签得何号物。是前六百签有彩，馀则空签，遗于筒内，废弃而已。又闻六百件内有贵重四件：第一件值八千卢布，第二件值二千卢布，第三件值一千五百卢布，第四件值一千卢布，其他五百九十六件共值一万四千五百卢布。

十一日癸丑　阴。入夏以来，天时频雨，田禾患水，竟至不能登场，农夫多有辍耒而叹者。按《齐民要术》：雪汁为五榖之精，使稼耐旱；冬藏雪汁，器埋土中，洽种以此，则收十倍。今俄国雪固无忧，雨反伤稼，岂非天意之使然欤？入夜晴。

十二日甲寅　午正，见俄皇携文武大僚及命妇十数人乘马车至铁桥西第一官码头，驾二轮船出江口，巡视克榮斯达达炮台。沿江各船挂旗，官员同立船面，免冠齐呼万岁。闻当晚由彼乘火车，驻杂尔司阔野赛洛村之夏行宫。

十三日乙卯　晴。未正，星使第十四次会布策，谈至申正而去。

第十四次会议

本年正月间，经星使奏请在上海择地敕建天后宫，奉旨允准在案。星使首捐银五百两，并知照驻扎各国公使。

是日同人公立知启：

敬启者，宫保奏请敕建上海天后神祠，以馀屋作为出使公所，业经奉旨允准，筹款办理等因在案。现在宫保首先捐银五百两，并知照各国出使大臣同行捐助。凡我同人，自应量力输将，以资集腋。至数目多寡，各

听尊裁，即书衔下。此启。

本公署邵参赞捐百两，蒋丹如、庆霭堂与彝各捐六十两，俞惕庵捐五十两，庆锡斋、桂冬卿、塔木庵、陈养原、纯感铭各捐四十两，赓吉甫、福远峰、王鹏九、石平甫、常有泰各捐二十两，李永春、齐树敬各捐十两。　同人捐款建天后宫

十四日丙辰　晴暖。俄京亦有花肆，见陕西菊、江西蓝，朵小棵短，叶壮花肥。茶花、绣球及红白丁香，亦皆棵短，而色颇浓艳。

十五日丁巳　早晴。记：土人生近寒带，久历冰雪，不畏冷而畏热。迩来天虽晴暖，较中土凉似中秋。见街市往来妇女，多着单衫，且有露肩而称热者。俄国北界，天时甚冷，夏不挥扇，馀时服裘，故炎帝当权，亦无须招凉避暑也。入夜微阴。

十六日戊午　晴。系俄历七月二十二日，为其皇后诞辰。各楼各船，皆挂旗庆贺。距城二百馀里之萨斯其希娄村，设有赛马会，乃乘火车前往。驰者不多，观者如堵。本国太子、国戚，多有在场者。至晚通城门首燃灯，光明如昼。

十七日己未　晴。申正，星使第十五次会布策，戌初一刻始去。　第十五次会谈

见土俗遇人喷嚏，旁人即言“祝君之福”，与中土小儿喷嚏，老人即曰“百岁”之意同。

十八日庚申　早晴，酉初暴雨一阵后晴。记：俄通国大小官信局共三百四十一处，上年共发信函六千三百二十四万四千一百五十六封，带保险者八百六十三万八千零八十　俄之信局

四封，说帖一百四十一万九千零九十四页，包封三百六十三万六千五百零八个，物包一百七十七万一千二百九十五个，新闻纸四千二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二十束。

崇星使会见格尔斯

十九日辛酉　早晴，午后阴。未初，星使偕邵参赞乘车赴外部会格尔斯，申正回寓。

见俄俗每建楼房，于未营造之先，当地立一木杆，上竖十字，意在天主保佑匠人登高不遇陨落之险也。入夜晴，凉。

第十六次会议

二十日壬戌　晴。巳初，星使第十六次会布策，谈论极久，至申正始去。

近日日出寅初初刻，日入亥正，街市始燃煤气灯。

二十一日癸亥　早晴，申初阴，大雨一阵。是日为俄皇后受洗得名之期，系俄历七月二十七日也。各处挂旗，午后升炮，入夜燃灯，以庆贺之。在业赖勤地方有烟火会，因后外游，故止。盖俄后久染炉疾，自去岁已赴义大利国养疴也。

俄后久染炉疾

二十二日甲子　早稍晴，午后大雨，入夜止。记：俄国钱钞，民间用烂，官不收回。有以白纸或新闻纸糊其背者，更有前后油污，颜色改变，字迹不真，而碎成四、五、六、七分者。

二十三日乙丑　晴。礼拜。当日因善人公设赈济会于夏园，除本乐台外，另设二高台、三平台。二高台，一系官兵奏乐，一系埃及男女作歌。三平台，则一奏乐，一歌曲，一演杂技。四面挂旗，前后车马拥挤。入夜燃煤、电

二气灯，各房亦悬五彩玻璃灯。树距四五步，挂五色油灯一串。灯绳弯曲，遥望丛林之内，灿如明星。当晚男女以一二万计，入者每人三十考贝。闻前日此园拈捲会，获卢布一万。

二十四日丙寅　阴雨。申初，星使第十七次会布策。 第十七次会谈

昨在夏园遇一波斯人姜喜庆者，能英语，谈及山水园林之名胜，巡捕弹压之严密，男女游览之安静。伊云："较敝国实胜百倍。敝国自称已化之邦，长幼有礼，男女有别。每有善会之处，皆男女聚集，女固不去，实不敢去，官亦禁不令去。间有一二妇女混入，则男子必多呆眼窥探，甚有入游语作狂态者。倘男女聚集如此之夥，即白昼亦必滋事，虽有官长弹压，亦恐鞭长莫及。且不止此。敝国之王孙公子、大员子弟，多以势利压人，即如乘马驰驱，往来街市，每将人物撞伤，被伤者闻系某人，则钳口不敢言。如出言冒犯，反令悍仆殴打，勒索钱财，或送入官府惩治。更有打伤人命，并不抵偿，抢夺妇女，终不释放。如此良民受害，无理不公，弊病日深，一言难罄。"言之令人怀慚。闻之令人叹息。 波斯人谈本国弊俗

二十五日丁卯　阴。记：在夏园及他名胜之区，虽遇暴雨，男女仍往来步行，是因频见雨雪，故不畏其沾濡也。此时始得食嫩蚕豆，味与英法同。盖时令使然，浑似山陕风景也。

二十六日戊辰　早晴。是日俄武官在葛拉斯呐业赛洛村赛马。昨晚德国公使送传单请往。午正，星使率塔木庵、 请观赛马

庆蔼堂与彝乘马车，南行八九里，至火车客厅，少坐登车，未初开，西南行五十馀里，未正一刻抵其地。下火车，先乘马车，游行数里。地势宽敞，木房幾所，秋郊细柳，古道苍萅。后回客厅小食。待至申正，复乘马车行十数里，一路左右兵房，木作间架，木代陶瓦。各门首多立高杆，上挂草编大饼带穗，形式或方或圆，不知作何招示。兵多出门站班，举手扶帽以为礼。

至赛马场，正北木楼一行，中一间微高而敞，左右雁翅，各小屋十五间，标识号数，坐各国公使夫妇随员以及本国仕宦。楼下红绒长凳一行，前横木栏，坐绅富男女。南即马道一圈，周约十里，圈内排马车二三十辆，白衣乐兵三队，观者男女以二三千计。

酉初升三炮而俄皇至，登中台，彝等随星使坐台右第五屋。继而奏乐，赛马。第一次六人，为俄之国戚世爵。驰至中途，一马肚带开而人坠，仍追随于他马之后。过中台前之第一人，着红衣，名姓未详。第二次十人，为哈萨克武官，着黑羊皮帽、黑呢衣，中又一落马者。其第一越过高五尺草墙者（系以乾草编成内含木棍）得国赏，如钟表蜡台等，共值三百卢布，马会公赠二百卢布。第三次七人，先一人中途坠而复登，又一人越濠，深二三尺，宽八九尺，前横土冈高四五尺，宽亦如之，马不越而旁逸，因被绳阻而坠，此次先过者，得国赏值三百五十卢布，公赠二百卢布。第四次五人，一人跌于中途，其先驰过中台者，得国赏值三百卢布，公赠一百卢布。第五次十四人，连过草墙二，相

共赛五场

连跳二墙

距四五尺，墙高四尺，内三人得赠：第一者得国赏值五百卢布，公赠三千卢布；第二者得国赏值三百卢布，公赠一千七百卢布；第三者得国赏值一百五十卢布，公赠八百五十卢布。此次有俄皇侄年十七岁，乘黑马，奈力惫垂头，踟蹰不进，故落后里许。五次马驰，路径不同，皆随时预备也。每次驰绕二番，以第二番先过者得赠。

戌初赛毕，即乘马车回火车客厅，登车，少待而开，戌正二刻回寓。入夜雷电，大雨滂沱。冷。

二十七日己巳　晴，凉似仲秋。午后街游，见大海街迤北，傍江掘地深尺，安置电线粗二寸馀，绕于一轴长七八尺者，架以二轮，周各二丈。专有一兵举枪，立于轴旁看守，不知起何处抵何处也。

二十八日庚午　阴雨阵阵。辰初着朝服，同众随星使向东南恭拜圣牌，行三跪九叩礼。申初，遇波斯人姜喜庆及其友席武果于夏园，坐次谈及俄人礼貌，其友云："俄之官兵巡捕，见各国官长，皆举手扶帽以为礼。至街市幼童幼女，频见者虽不识姓字，亦免冠屈膝以为礼。由此观之，是俄非以弱而畏他国，非以强而抗他国，实因彼此通商，互保子民而固友谊也。敝国则否：见他国富强，漠不加察，甘居贫弱，然未尝人不多而地不广也。土人见外人，皆切齿怒而不言，退即妄言无忌，官府尤甚，究不知所怒者何。或云：因其以力欺人。夫既知其有力，何不自强以图复耶？予力不从心，徒深愤懑。倘假以权位，保数十年后，富强可敌万国。"言毕，怒髮冲冠，大呼负负而已。 波斯与俄国之比较

第十八次会议

二十九日辛未　阴雨如昨。未初，星使第十八次会布策。

璞志约塔木庵、陈荞原与彝晚茶，同座三女：一老一幼，为其邻居，其他一女，年约二旬，名费仁娴者，璞之居停主人也。女系孤身，璞僦寓，而与之同炊爨、共起居，亦俭省之妙计也。

三十日壬申　晴。因前二次劝助保养伤兵，今有成议，在乃武斯吉街养兵院内诵经，请诸善人前往。午初，星使偕邵参赞、塔木庵去。闻各神甫诵经劝善，下跪义女贞女数十人，皆服侍伤兵者。后一老妪立言一段，语中肯要，可感人心，多有泣数行下者。未初一刻回寓。

闻

光绪五年七月至九月

七日初一日癸酉 晴，凉。布策原订未初来署，待至酉初一刻，伊致电信，偶抱采薪之忧，改于次日会晤。是日为俄历八月初六日，即西历八月十八日，俄俗为一大节，曰苹果节，盖此时苹果成熟，各礼拜堂神甫供献天主，亦荐新之意也。因而家家茹素，处处停工，街市男女填塞，昼夜车马驰驱。闻夏园、万牲园等处，晚有新戏灯火，趋者若鹜焉。 苹果节

初二日甲戌 晴。未初，星使第十九次会布策，谈至酉正而去。 第十九次会谈

前记俄国征进口税极重，不收钞票，而收银钱。现闻税过五银钱者，又勒收金钱。按行价，每一银卢布值一纸卢布六十考贝，每一英金镑值九卢布半。

第二十次会谈

初三日乙亥　晴。未正，星使第二十次会布策，坐谈极久。

零售蜜水

见闾巷有卖蜂蜜者，头顶柳木粗盘，中凹心，横以木板，上置蜜块，下置蜜水，挹以木勺，每两铜钱若干，味极甘。入夜阴，凉。

初四日丙子　晴。记：俄京诸事，虽逊他国，然街市楼房无坍塌摧折者，男女无披髮跣足、囚首丧面者，无喧哗吵闹者，无堆粪土污秽处者。

初五日丁丑　晴。格尔斯请星使赴外部。未正，星使偕邵参赞、桂冬卿、塔木庵、庆霭堂往，申正回寓。

第二十一次会谈

初六日戊寅　晴。未初，星使第二十一次会布策，谈至酉正而去。

土耳其人谈彼陋俗

晚游夏园，遇土耳其人谭喜什武者，年近六旬，能英、法语。谈及泰西妇女揽权，伊云："夫妇同心，料理内外，亦有足取。敝国则否，虽云夫倡妇随，竟有妇倡勒令夫随者，更有逼迫致夫不敢不随者。按定例男过四十无嗣，准其买妾，今不惟二三十岁即买，且多买至十数名者。其妻柔懦者无论已，有因忌妒而施暴虐者，种种恶行，不堪言状。有妻强而禁夫买者，有因而惩治其夫者。奴婢被害甚多，男子恐惧，禁不敢发，以致绝嗣，良可悯已。且官府不清，刑罚太重，弊端百出，贿赂公行，良民遭害者指不胜屈。故前有战俄之败，兵丁之困苦、田地之旱荒、人民之瘟疫，实为上干天怒，以致如此。今人心仍不向善，不知伊于胡底也！"

初七日己卯　晴。现在天暖，都中无茶会、跳舞会，国

于城外蕾斯呢阔尔泊斯岛、布立斯库鲁戈立普路地方之布拉戛娄呢也索布喇呢业馆，设一小跳舞会，入者每人一卢布半，饮食另给其值。当日俄人柯拉呐武斯吉约往，遂于亥正同蒋丹如、桂冬卿、陈养原乘车，北行二十馀里。过五大桥、村镇二。沿途古木浓荫，河水清澄。至则四面花园，悬灯结彩。大堂宽敞整洁，男女三百馀人，衣服奇异。有一女年约十五六岁，着红衣，腰缠鱼网，头顶五枚红海虾，裙之前后又挂二十馀，跳舞轻捷，不亚翩若惊鸿矣。寅初回寓，一路车马仍驰，络绎不绝。　郊园跳舞

初八日庚辰　早大雨，申初晴。申正，星使第二十二次会布策，谈至戌正而去。当午见俄水师数队，由窗下经过，前行乐兵，后则横列成行，衣装器械，一律整洁，惟步履不甚整齐耳。

初九日辛巳　晴。未初，星使第二十三次会布策，谈至戌初而去。　第二十三次会谈

见街市有运大石者，长一丈，高六七尺，宽五六尺，架以四轮敞车。轮小而厚，檐粗轴细，曳以四马，横排一行，运动毫不费力，盖路平坦而车坚固也。

初十日壬午　早晴，午后阴雨。未初，俄皇率诸大僚及外部大臣格尔斯，往黑海立瓦的亚庄避暑，须两月后方归。未行之先，星使偕部参赞已赴外部与格尔斯少叙。亥初雨止。　格尔斯随俄皇前往里瓦几亚

十一日癸未　早雨，午后晴。按各外国无论贫富，皆知勤俭，凡米粮菜蔬煤土花木，食用之馀，鲜有弃诸街市、

填于沟壑者。官府禁止抛弃一切，故街道净而气味清，人亦少染疾病。

十二日甲申 雨。辰正，着公服，同众随星使向东南恭祝慈安皇太后万寿圣节，行三跪九叩礼。

第二十四次会议

申初，星使第二十四次会布策，谈至酉初而去。

按尼瓦江西流入海，是日西风甚劲，至晚江水涨高四尺，各码头由岸登船，皆下行三四尺，今则船与岸平矣。入夜风力微弱，天晴，甚冷。

十三日乙酉 晴。水势稍亚于昨，船微下落。闻三百年前，该处连日西风阻水，不能外泄而涨，致乃武斯吉街陆地行舟。又三年前，水涨逾岸，临江各家，杜门不出者三昼夜。当夜西风怒号，极冷。

十四日丙戌 早，阴雨阵阵。未正，晴。晚在夏园奏乐燃灯，入者每人三十考贝，男女有数千人，闻入款系备恤孤云。

十五日丁亥 晴。申初，星使第二十五次会布策，谈至戌初而去。近因连日西风，见各国风篷之进口者，罗列南北两岸，有三四十只。

第二十五二十六次会议

十六日戊子 早大雨，午后稍晴。酉正，星使第二十六次会布策，谈至亥初而去。

镇日西风甚冷。记：乃武斯吉街之小庙，每日开门，左右各立姑姆四五，身着黑裙，腰围黑带，头顶黑绸帽，作“圆”字形，各手捧小盘乞钱。凡入门或在门首饮圣水者，各给十数考贝不等。入夜又雨。

十七日己丑　阴雨。申初，星使第二十七次会布策，坐谈极久。近因频雨天凉，各家司阍者皆易皮衣，御者亦多戴皮帽。 第二十七次会谈

十八日庚寅　阴雨。记俄皇温宫旁门前，一圆铁亭，高丈馀，周四丈，中一圆台，高二三尺，中空如井，乃一火炉也。盖冬季天冷，每有朝会、茶会、跳舞会，以便御者群集御寒也。

十九日辛卯　细雨。一日西风甚劲，江水涨高六七尺，大船吹横，小舟躲避。水师衙门挂四红旗，示众防险。每刻升一炮，令各家楼下防备。若每十分升一炮，则当即刻移出也。当日各轮船皆生火，以备救人。申刻，沿岸沟渠皆进水，竟至阶下，深盈尺。闻北岸数处被淹，人民转徙。至戌正，风稍转北，入夜冷。 江水上涨防汛紧张

二十日壬辰　阴晴不定。西风稍息，江水微落，故本公署门丁车夫住屋，皆积水深二尺，即时令人淘出。见本街各家楼下之被水者十数家。闻夏园树木有被风吹倒者，有被风拔出者，其风力之大可知矣。

二十一日癸巳　晴。系俄历八日二十六日，为俄皇前在墨斯哥城即位之期。通城挂旗结彩。温宫左教场及夏园，各设彩亭，左右二官戏台设跳舞、秋千、傀儡、木马各场。众兵奏乐，遐迩皆闻。酒肆十六处，每杯五考贝。饮者或坐或立，或歌或啸，多有醉而归者。

二十二日甲午　晴。申初，星使第二十八次会布策，谈至戌初而去。 第二十八次会谈

记：乃武斯吉街，镇日洒扫清尘，巡捕按段罗立。凡载重之车不准行走，行人称便。

二十三日乙未　晴。申初，星使第二十九次会布策，谈至酉初而去。现在日出寅正一刻，日入戌正，较北京仍多二小时。俄京街道，每有崎岖不平处，雇人修理，虽值风雨，工亦不息。

第二十九次会谈

二十四日丙申　晴。系俄历八月二十九日，为东教某先贤升天之期。市肆关闭，匠役停工，男女步游，往来接踵，沿街有卖苹果、梨、李、西瓜者，人争啖之。

二十五日丁酉　晴暖。俄历八月三十日，为东教先贤阿来三德诞辰，其名为俄皇御名，故市肆关闭，人工休息，各处挂旗庆贺。早，奥国使署挂旗，良久，旗未挂，人亦未下，验之，已亡，不知何病。午初，乃武斯吉街雁翅礼拜堂有大神甫主教等诵经奏乐，俄国国戚大僚及各国公使一并延入同祝。星使率塔木庵、庆蔼堂往，申正回寓。其沿路不平之地，皆垫长方木板，以利行人。晚各处燃灯，夏园旁之演剧处尤为繁盛，五色迷离，远近莫辨。戌初大雨，游人不避，虽不张盖，亦冒雨而行。

先贤诞日挂旗庆贺

二十六日戊戌　早阴，午后雨。申初，星使第三十次会布策，谈至申初而去。

第三十次会谈

晚同蒋丹如，庆霭堂游夏园，少坐饮茶。同坐有俄人茹蒿者，年约二旬，因不能英、法语，另觅二人代达：先请饮波尔多红酒，继请饮舍利酒。彝等再三辞谢，不意别时竟代付茶值，坚却不获，亦西人之罕见者，因欧洲无是

俄人代付茶资

风俗也。现近俄历九月初旬，烟霏雲斂，天高日晴，凉风萧飒，木葉彫零，不禁令人起思乡之感也。入夜晴。

〔原书卷十三終〕

己卯七月二十七日己亥　晴。按俄国铁路建于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即道光十五年），初由彼得堡至坡洛斯克、萨尔斯古址、赛娄、墨斯哥等处，里数无多。继于欧洲俄罗斯一带造成，增至三万七千零五十里，其已造未成者三千三百三十六里，均系官民合办。今官定加开铁路一万八千里，择其要者先开。一在南俄赛比里亚及各煤窑一带，计五千二百里。一在中亚细亚塔什堪各城，计四五千里。共七路，以南俄产煤各地为最要，系南通阿索伍海与黑海，用款共五千一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二十七卢布。分为五十股，前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即光绪元年）富商集得十股，其馀四十股则归公司，现已集得一千四百五十九万二千一百七十二卢布。每路开后，按出资之多寡占居年数。大股有占七十五年及八十五年者，小股有占三十七年者。通国各公司之用款，计十五万万零六百七十九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卢布，按行价合银五万万二千七百三十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二两三钱五分。路长共一万九千八百三十七俄里，即三万九千六百七十四华里。每一里约用三万六千四百卢布，合银一千二百七十四两〔？〕。 俄之铁路 全国铁路二万俄里

二十八日庚子　晴。为俄历九月初二日。因前买抽签会票于当午掣签，明日出售彩单。酉初，俞惕庵请星使，邵、蒋二参赞及夏干与彝等六人在夏园小酌，畅饮甚欢，亥

初回寓。

第三十一次会议，条章定妥

二十九日辛丑　晴。申初，星使第三十一次会布策。因条章定妥，拟于八月初八日赴立瓦的亚庄，见俄皇画押盖印。

晚夏干买得彩单一纸，按号细察，见邵、蒋二参赞，塔木庵，桂冬卿，陈养原及彝与夏干各人，一无所获。

八月初一日壬寅　晴。近日满江风篷，排列成行。昨夜东风，至明船皆驶去，水平如油。晚同蒋丹如、庆霭堂游夏园，因新添一班幼童，歌曲颇佳，男女来者甚夥，竟将茶桌拥倒三次，喧声达于园外焉。

留养一犬

初二日癸卯　早大雾，午后晴。记：外邦蓄犬与猫，皆饲以麵包牛乳，间有饲以牛羊肉片，鲜有饲米饭汤水者。昨游夏园归时，有一长毛黑犬追随于后，迨回寓，逐之不得，遂留之，经夏干命名鄂拉戛，盖该国妇女之名也。驯熟可爱，似晓华言，而会人意，诚灵獒也。

俄人不能守时

初三日甲辰　早雾，未初晴。记：西人每事订时，无论何等人，毫不爽约。至俄京则不然，如赴宴会及他约，皆晚到一小时不为迟。工役尤甚，苟订明日某时，必逾一日或二日，问则对以某日礼拜六，某日礼拜一，或例应休息，或因醉未醒，诸多推诿。虽大僚订期会晤，亦有如是者。每言一点钟，必延至四五点钟始至焉。亦风俗之使然也。

初四日乙巳　晴，冷。见菜肆出售玉米，体不大，粒不肥，每枚值二十考贝，询知来自土耳其，遂买数枚，煮而食之，味与华同，惟不甚甘。

初五日丙午　晴。果肆出售苹果，有绿、黄、红三色，绿者酸，黄者甜嫩，红者烂软，惟色白而粉红者，味甚美，液亦甘。入夜阴，凉。

初六日丁未　阴雨。记：英人呼茶曰替，法人呼茶曰代，俄人呼曰柴。茶、柴二音相似，以其贩走北路故也。未初，有俄人许信斯吉来拜，谈及茶名之始。彝云茶古名"槚"，或"茗"与"荈"，自陆羽、卢仝以后，始作"茶"字。继问饮茶究有何益，对以"涤烦疗渴。巴东有真香茶，饮之令人不睡。蜀茶能令人轻身换骨。古有僧，年百三十岁者，人问服何药饵，对以惟嗜茶，至百碗不厌耳。"许云："如是茶为仙品矣。奈予不能多饮，七碗即觉体软，况百碗乎！" 议茶

初七日戊申　早雾，午正晴。记：俄国礼拜堂顶上作葫芦形，左右垂挂珠链，与西藏、蒙古相似。至土人之相貌、服饰、庐舍，亦无不相似，因南临北番，东近西藏故也。至一切治法制度之与欧罗巴各国相似者，皆由效法而得耳。

初八日己酉　晴。酉初，同众与星使祖饯。戌初，星使携邵参赞、桂冬卿、庆蔼堂启行。彝同蒋丹如、塔木庵、赓吉甫乘马车，送至墨斯哥火车客厅。戌正登车，戌正一刻开往南省临黑海之立瓦的亚庄。 星使前往里瓦几亚

初九日庚戌　晴。记：俄京载物车辆之不轻捷，包装之不整齐，诸处省工减料，逊于英法远矣。

初十日辛亥　晴。近因天气清爽，富室皆由别墅移归，

故街市车马稍多，而男女步行者亦觉闹热。见果肆售有葡萄四种，有白而长者，有红而长者，有白而圆者，味皆甘，至红圆而小者味酸。红黄李子皆长形如卵，红者其色近绀，黄者尤脆，霜肤可爱。

十一日壬子　晴。未初，游夏园，遇土耳其游士蒋果云，能英法语，谈及鸦片之害，据云：鸦片之害，逊于本国百年前神豆汤。问神豆为何物？伊言："南极南冰洋产一种小黑豆，原名冰豆，土人煎以代茶。其味嗅之虽腥，饮之颇甘。犹太人历其地，始获之。病者服之立愈，然服后成瘾，却之不得，逾服而身体逾弱。国家知其有损，严行禁止，惟药肆准存些少，有保人方许出售。犹太人运往别国，率闭关不纳。运至本国，适值瘟疫大行，服者无不有效，因改冰豆曰神豆，价亦因而翔贵。当时男女老幼之饮神豆汤者，已有十分之一二。

土耳其之"神豆汤"

"迨十数年后，虽无病者，亦饮此而甘之。街行者，必腰佩神豆一小罐，以为荣耀。各家必列神豆幾瓶，豆汤幾罐，及煮豆器一份，以示豪富。各饭堂酒肆，罔不罗列，以备客至。有不饮主人之汤，而专取自佩者饮之。市廛设有豆汤局、神豆馆，代售各种豆瓶汤罐，竟有值数十圆者，无非造以金银珠宝，象牙鲸角，甚为美观。斯时人民之陷入此害者，加至十分之五六。神豆每两值一圆，豆汤每两亦由一圆至二三圆。盖汤有假造、饮不充饥者。由是富贵沦为贫贱，贫贱至于流亡，国家虽每年收税万金，毫无裨益。夫一国所贵者，富国强兵，自此豆入后，国既未富，

民亦未强，盖饮汤久则形容枯槁，日就颓败矣。且饮者不惟平民男女，上至官僚，下至兵勇，亦无不嗜之。每至阅武之期，到者时刻不齐，队伍不整。

饮汤日久弱国病民

“有明理者，面斥犹太人贩运不仁。犹太人云：‘凡人谋生，总以获利为重。如贵国人不食，则我犹太人自无法运售。设贵国商民贩至本国，亦肯舍此利途，改售他物乎？’本国受害数十年，至亮连王即位，知是物为害甚深，乃谕令朝臣会议。有言禁令彼国贩卖者，有言本国自往取运者，而无言及禁止国人饮用者。盖当时不惟王家子弟嗜此，即各秉权大臣亦无不同好，故朝臣多畏威而不敢言也。王遂降谕八条，严命通国懔遵。其八条大义如左：

土王示禁降谕八条

“一、各省郡县城内，建房数百间，分左右二所：左所住男，右所住女，名曰戒豆院。惟京城盖一千八百间，分上下等。

“一、各县由绅士地保禀报各处饮汤人数，至官员分上中下三等，中下二等彼此互报于上等，上等亦彼此奏报。

“一、无论官民，有妄报及知名不报者斩。

“一、自官民入院后，各处冰豆局及器皿铺摊，一律禁止。再有出售者，经官查出，抄取货物入官，人则收监，严行治罪。

“一、凡报来人数经官查清是实，则民入郡县戒豆院，官入省城戒豆院，京师则官入上等，民入下等。

“一、各院派官三员，监理一切。

“一、官员入院后，大者简人暂署，小者给假两个月，兵勇亦然。

“一、入院后，官给饮食药料，调治一个半月。放出后，仍不自愧而饮用者，经官收入，再为疗治，愈后官则革职，永不叙用，民则发往边域作苦工。妇女入监半年。如再犯禁者，一律斩首，虽王孙国戚不赦。

戒后再犯一律斩首

“自奉谕后，各处采地建造楼房，六个月，各工一律告成。官治药材，雇用男女仆婢，制备床榻器具。饮食水火，分归各院。当人数未报齐时，其官民之知耻自爱者，已有十之二三。通国人丁计二千八百一十六万五千名，人数报足，共收一千七百二十一万二千三百五十八名，内男子一千六百一十九万一千八百六十六名，妇女一百零二万零六百九十二名。彼时上中下三等官员、绅士、地保，因捏报或知名不报而罹死罪者二百二十九员名。出院后复行饮用者，官千零二十九员，兵民一百二十九名，妇女六十四名，皆按律治罪。人民乐服。一年后，通国男女之饮豆汤者无一人，而犹太人之贩豆者不待禁而自禁矣。人民因而渐富，身体亦觉日强。各院改为学校，教养孤贫。至四五年后，国泰民安，竟似二百三十年前天丰王之乐世焉。此百年前之事，今国弊尤甚于此，非一言所能述也。”握手而别。

戒豆之事终于成功

十二日癸丑　晴。为俄历九月十五日。因天气已凉，游人渐少，夏园、万牲园皆定于明日闭门，鸟兽鱼虫之畏寒者，收入暖室温池以育之。当晚各园悬灯结彩，游人盛

于往日。

十三日甲寅　阴。丑正，接电信，知星使安抵雅拉塔入寓。寓因地名，盖立瓦的亚大城名，雅拉塔小镇名也，即俄皇行宫处。　星使安抵里瓦几亚俄皇行宫

申正，巴杜立池来拜。谈次，见案头笔砚，举视良久，乃云："毛笔创造，可得闻乎？"彝言秦始皇令蒙恬与太子扶苏筑长城，恬取中山兔毛造笔，时在二千一百二十年前，即降生前二百四十五年也。伊云："西国用钢笔与铅笔，不知中国用铅笔否？"彝言华人之用铅笔者，自古有之，惜后失传。如一千九百年前，曹褒为汉礼仪，昼夜研精，寝则怀抱铅笔，但不知为若何铅耳？　中国毛笔铅笔原始

十四日乙卯　晴。记：俄京水师公署，后台顶上置炮一门，每午自升一炮，以示众闻。或云：炮门映日，有火镜，午正光临，火生则响。未知确否？然天阴依然作响，不知另有何法耳。

十五日丙辰　早微阴，午正晴。近因天凉，城内鲜有外游者，故将岸边各木码头一概撤去，而往来轮船小艇亦无多矣。忆自江开雪化后，因楼近铁桥，昼夜车辆往来，声震如雷，现亦稍息。晚同蒋丹如、俞惕庵、陈养原、塔木庵、庆锡斋、纯感铭、赓吉甫、福迓峰诸君小酌，庆赏中秋，见月色十分圆满，为之眉舞。

十六日丁巳　早大雾，午后晴。记：俄京车辆规矩与英、法稍异：终夜街市罗列，御者困则坐车扶马而睡；无论冬夏，皆着长服。平等车夫，有年甫十四五岁者，惟富室多

肥面长鬓。

十七日戊午　早雾，巳正晴。夜子正一刻，接星使由雅拉塔寄来电信云：八月十七日画押。即时彝起着衣，敬书电报，寄往上洋。盖俄京电信局终夜不闭，信到即发。当夜天晴，见檐垣各铁筒，滴水有声，因阴气胜而霜雾重也。

里瓦几亚条约签字

十八日己未　早晴，午后阴，酉初微雨。记：俄国产烟，价较贱于他国。小烟卷每百个一卢布，其纸筒每百个五考贝。若自买烟五考贝，即足装百卷，计其值才十考贝耳。由此观之，其烟行获利大矣。

十九日庚申　早大雾，巳正晴。未初，接星使由新肥洛坡村寄来电信，知前于十七日画押，十八日觐见辞行，当日午正启行，二十二日回抵俄都。

星使陛辞即日回馆

二十日辛酉　阴。记：沿街各家门首窗下，以及当道，各家仆役，按时洒扫，拔草铺沙。每日有巡捕长巡察各处，苟有不按定规者，即敲门唤仆，勒令粪除。

二十一日壬戌　微雪。晚，塔木庵、福远峰同约蒋丹如、庆锡斋、纯感铭、俞惕庵、陈养原、赓吉甫与彝在巴立帅大戏园观剧。所演跳舞戏场，极其热闹。山水花木，龙王山神，狮猴熊鹿，景致壮观。亥正抵寓，接电信，知星使明日午初到寓。

二十二日癸亥　阴。巳初，着官衣，同蒋丹如诸君乘马车至墨斯哥火车客厅。待至午初，星使到，回寓后少息。未正，星使赴各处辞行。

星使回馆

二十三日甲子　阴雾。午初，星使又赴各处辞行。有多人投刺送行。记：俄国载木笨车，大小皆用一马，无论运一尺木或一二丈木，皆用此等车，盖车身不整，可长可短，二轮四轮，可远可近，亦赖道平故也。

二十四日乙丑　阴。酉初，邵、蒋二参赞与彝同请星使、庆锡斋、俞惕庵、陈养原、纯感铭、庆霭堂、赓吉甫、塔木庵、桂冬卿、福远峰在乃武斯吉街帕拉克因楼晚酌。饭毕，在阿来三德戏园观剧。所演系三百年前俄王米哂事迹。王暴虐不仁，王子愚騃，王病弥留，袭位不受，乃请转让他人。景致楼房，俄皆古制，亦颇可观。丑初回寓。 历史剧

二十五日丙寅　阴雨。星使将由此至马赛海口一路应用之衣服收留，其馀装束已毕，当早送交火车栈房，盖该行包送马赛，限七日必到，绝不延搁。现在俄都凉似孟冬，一切皮货出售。见海龙、灰鼠、貂猫各皮，价与中华相埒，盖皮产俄之南境，或南至中华北京，或北至本国北京，其脚费不甚悬殊也。入夜雨止，冷。

二十六日丁卯　阴。午正，星使拜发奏折启行。邵署使拜印。旋星使率庆锡斋、俞惕庵、陈养原、纯感铭、庆霭堂、赓吉甫登车，蒋丹如与彝等送至瓦尔沙蒴火车客厅，少坐，未初登车，一刻开行。当时送行之俄人，有署外部大臣热米呢、总办梅呢阔甫及孔琪廷。曾记古人诗云"客中送客难为别，梦里还家不当归"之句，当送别时，适思及此，反复吟咏，殊令彝生思亲之念，不禁百感交集也。未正二刻回寓。申正，微晴。 星使启程回华

二十七日戊辰　阴。俄京于四年前，在尼瓦江东首南岸，立铁昵衔北口外，造一七孔铁桥，长百丈，宽六丈，高七丈，南岸有一孔能移，以便行船往来。是日桥工告成，取名曰阿来三德，共费二百万零六百卢布。南岸建台念经，请各国公使及本国大僚往贺。台周八丈，高五尺，围红布，铺花毡，张白幄，缘绿色，中设案，陈十字架与经，四面插旗，台边左右列椅。午正，彝同桂冬卿往。车行十数里，至彼登台，见工部数员，及各国使署十数员。

涅瓦河上铁桥落成

未初，一大神甫年近七旬者，着金氅，金瓜帽；六员二等神甫，年五六旬者，着银氅，银瓜帽；六员三等神甫，年四五旬者，着乌衣，紫回绒高筒帽；共率蓝衣沙弥二十六名，登台讽经。至未正，有一神甫提炉，四面放香，并涤圣水。继而众神甫向南立，工部各员及工头向北立。先一神甫立祝俄皇、俄太子及通国人民之福，后工部各员与工头，复彼此立言一段毕。神甫率众执旗，举十字先行，男女后随，步行过桥。抵北岸，有一敞院，设白木长桌四行，左右立工人二百馀，每人红酒一瓶、牛肉及大麵包各一块。至此，工头又立言一段，各工人齐声呼好。后各人乘车，神甫先而各官后，齐行过桥而散。当时南岸台前三面，及街之左右，与北岸通衔各楼窗内亭中男女，以一二万计。各处皆有马步巡捕弹压，静而不哗。申正回寓，入夜雨。

神甫主持落成典礼

二十八日己巳　阴冷。午后街行，复遇土耳其人蒋果云，谈及土国时事。据云："本国土地亦广，人民亦多，惟

国家治法不善，以致国势日弱，弊病日深。无论官员大小，惟利是图。各公署之差役、官府之门丁、乡村之地保，皆横行霸道，勒索钱财，欺侮良善。土国旧有恶霸土棍，以及贩卖人口之弊，不意自与俄国战后，又酿成拐带妇女、逼良为娼，种种不法，询为国家之害。官斯土者，当思设法封禁，严为驱逐，如仿泰西，一律监禁，限定年月，令其作工赎罪，其能改过自新者，限满省释，则恶习可以渐除矣。” 土国时事弊病日深

二十九日庚午　西风甚劲，雨雪交加，极冷，落地结冰，变成地甲。查《广志》内载：雲南郡四五月犹积雪皓然；代郡阴山，五月犹宿雪，八月末复雪。夫雲南在赤道北二十五度，地已多雪，此在赤道北六十度，气候尤冷。故背阴处终年积雪，谓之寒带，谁曰不然？ 八月气候已经极冷

九月初一日辛未　早极冷，雨雪尤大，未初止而仍阴。入夜西风转东，晴。近因天高地冻，木落冰凝，故各房生火，人易皮衣。又凡修盖楼房者，昼夜并建，以冀速成。回忆往来所经泰西各国，村镇城乡，楼房道路，只见兴修，不见拆毁，故各衢巷一律整洁也。

初二日壬申　晴冷。午后街游，道路浮冰厚约四分。俄国楼高，得日光者少，故冰雪皆不易化。其向阳处雪薄便化，道亦因而泥泞。如通日雨雪，寒气结冰，而雪床又出矣。

初三日癸酉　晴冷如昨。见果肆有卖木瓜者，颇大，嫩色清香，与华无异。据云来自义大利，每斤一卢布四十

考贝。

初四日甲戌　早晴，午后阴。未正，同蒋丹如、桂冬卿随邵署使乘车往拜各国公使，申正回寓。大雪厚逾三寸，入夜西风甚劲。

随邵署使拜会各国公使

初五日乙亥　雪。记：俄京官府，处处搜钱。人固有税，至城内住户有外宿一夜者，每人须给巡捕厅十考贝。故前日星使赴黑海画押，往来数日，追回时，按人索十考贝。此次星使率众启行，又按人索十考贝，计前后共取四卢布六十考贝。入夜风雪尤大。

俄京官府处处搜钱

初六日丙子　早雨，午后雪。戌初，塔木庵请邵署使、蒋丹如、桂冬卿、福远峰与彝看马戏，所演多与前同。有一人置一木桌于地，周约八尺，高四五尺，四隅各置三腿小圆桌，粗尺馀，高七八寸者一。此上又各置玻璃瓶一，盛以黄酒。四瓶之上，反正连叠木椅七张。其人自下陆续翻身，攀至顶上，出二小木棍，各长尺馀者，横置椅腿。继而在上仰卧横爬，倒身矗立，左手扶椅，右手上伸，身横半空，故将椅子摇动，令人观之咋舌。子正回寓，一路凉风萧瑟，白雪皎然，乾坤不夜，天地无尘。

初七日丁丑　阴，冷。午后细雨。此时北京日出卯正二刻，日入酉初一刻；此地日出卯正一刻，日入申正二刻，较北京已短一小时矣。未初，同蒋丹如、桂冬卿随邵署使拜客五处。继而街游，见果肆有一种梨，长形不大，色如番瓜，分为八线，四黄四绿，味不甚甘。

白昼较北京短一小时

初八日戊寅　早晴，未初阴晴风雨相兼。现因天冷绩

冰，江封在迩，故江面船只渐少，沿街备有沙土成堆，系为地面结冰铺洒。各家车卸沙土，以备闾巷门庭铺洒，亦经官府勒令者。

初九日己卯　阴。午初，俄人郭斯吉来拜，谈及合众人因军旅不得吸烟，且禁用取火，乃造烟饼啮之，携带亦便，诚妙法也。惜酒尚未思得良策，故载运甚艰。彝云：中国古有郑君酿酒法，酒成，以附子甘草内于酒中，晒令乾，如鸡子大。一丸投一斗水，即成美酒。郭云：善哉是法，吾人当效仿之。未正细雨，西风甚烈，江水逆流。酉初竟涨起三尺馀。亥正一刻，风息，水始顺流而西，天大晴。

乡村中之贫困景象

初十日庚辰　镇日忽晴忽阴，忽而细雨，西风又起。水则西阻东流，以致水面拥叠，凸凹摇荡。幸风不大，水长不高。巳初，同蒋丹如、桂冬卿随邵署使乘车，南行少东二十八里，至阿来三德村拜孟第。一路左临江，右傍田，木房接连不断。过木桥四、火车米粮货栈一。路皆石子铺墁，泥泞异常。房屋矮小，鄙陋不齐。粪土成堆，鸡鸭杂处。土人多囚首丧面，衣履残破。沿途巡捕，尚属整齐。马车经过，鹄立扶冠以为礼。见煤木铁厂、制造火车铁轴与玻璃等机器局颇多，烟筒丛立。午正到，入内少坐，饮茶小食。因伊女染病，其妻未见。未正辞归。

俄京之戏院与舞馆

十一日辛巳　终日阴雾细雨，入夜尤甚。记：俄京有四戏园，其至大者名巴立帅，专演法郎西、义大利国戏；一名麻林斯吉，专演俄戏；一名阿来三德，演德、俄二国戏；

一名米海拉，演德、法二国戏。此外马戏园一、小戏园六七、小曲馆十馀处，演杂曲。男女不一，入者每人一卢布，坐者加五十考贝，不坐则在屋内徘徊，男女混杂。又有小跳舞馆，不计其数，入者无论跳舞与否，皆饮酒一瓶，价极昂。其至贱者苦酒，每瓶一卢布。闻小曲馆及跳舞馆，去者皆非上等人也。

十二日壬午　一天阴雾，细雨濛濛。戌初，邵署使约蒋丹如、桂冬卿、塔木庵、福远峰、王鹏九、石平甫与彝在大戏园观剧。所演高山大海，花木楼台，兽有犀象，行陆渡河；鱼有鳄鲸，嘘雲吐沫。或云：戏场水法，系以碎玻璃代水。未知确否？子正回寓。

十三日癸未　早大雾迷漫，咫尺不见人，午后细雨，申初雨止，仍阴。迩来天冷，至是则草木黄落，闭塞成冬。当日未初，有寓俄德人开斯门来拜。其人有麴糵癖，谈及泰西各酒，无不遍尝，独以未饮华酒为歉。彝乃出酒一杯与之。伊见酒色蚁绿，赞赏不已，继而嗅之，乃云："此酒性烈，恐饮即醉。"彝云："古人曰，酒犹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备；酒可千日不饮，不可一饮不醉。"其人闻而大笑，即举杯扬首，一吸而罄，不意饮后少坐，伊竟玉山颓倒矣。桂冬卿欲取醒酒石以醒之，奈急切不可得。至申正，伊忽立而欲归，因步履尚艰，乃以车而送之。入夜西风顿起，晴。

未饮华酒一杯即醉

十四日甲申　早阴，午后雨。未初，同桂冬卿随邵署使乘车，往谒各宗戚、王爵、太子、世子及礼官，共八处。

记：俄京住户卸煤柴，皆无妥置处。卸时，经苦人以二木棍长五尺，中连草席一页宽三四尺者搭之，院落堆积，不甚雅观。

十五日乙酉　早阴，午后细雨。近因天气暖而不雪，故江面又来风篷火轮二三十只。按俄京马车，虽系铁轴，奈火候不足，人工不纯，铁不甚坚，道不甚平，以致马行费力，轮转损轴。又因地面浮冰，故车多有折轴者，幸未伤人。　马车窳劣多有折轴

十六日丙戌　阴雨，冷。早西风，晚东风，戌初雨止，大晴，明星在望，皓月当空。子正又起西北风，天即阴而大雪，天明稍息，厚四寸馀。

十七日丁亥　早微雪，午正晴。记：俄京加非馆及小饭馆，不如英法之整洁。老少群坐，多有谈笑喧哗者，而口角斗殴及语出不驯者，百无一人。

十八日戊子　早大雾，午后晴。雪结冰，厚七八分。街市车辆往来，皆纡缓而行，不敢驰驱甚疾也。亥初，葡萄牙国公使三多斯夫人请茶会，届时同蒋丹如、桂冬卿随邵署使乘车而往。楼房宽敞，装饰美洁，来者不过各国公使、参赞、随员夫妇而已。子初回寓，入夜阴。

十九日己丑　大雪，酉初止，仍阴。记：俄京茶会跳舞会，规模与他国略同，饮食甚为简约。随时二三男仆捧盘，按人递茶与小食。夜半，按人进乾鲜糖果。至丑正，客去大半，乃请所留者二三十人小饮。侑酒者，不过果饵而已。与英国之设长筵备盛馔，听人自取者，有霄壤之判，亦俭　茶会舞会较为简朴

德之可风也。

二十日庚寅　连日大雪，厚逾半尺，故马车藏而雪床出矣。是日系俄历十月二十二日，为该国庆贺兴隆、匠役休工之期。昔俄历一千八百一十三年(即嘉庆十七年)〔?〕，俄王彼得罗，是日在俄东南界戛三地方，获得天主画像一大幅，四围镶嵌珠宝，光怪陆离。遂于乃武斯吉街，建一礼拜堂，起高楼，构广厦，即以戛三命名，供奉主像，虔洁皈依。后国势日强，乃以是日为圣节，按年庆贺。当日自晨至夕，有神甫多人，率众讽经。市肆关闭，人工休息。天虽降雪，而男女仍往来不绝。

喀山圣像节

二十一日辛卯　早晴，申初阴。同蒋丹如随邵署使乘雪床，游乃武斯吉街。一路雪床驰驱，扑面冰花飞舞，耳目为之一新。日本近遣国人游历友邦，采访一切。闻有六人来学各国巡捕律例规章，以便择善而从之。昨于十八日由英法抵此，俟采访两月后，再赴德、奥、瑞、义等国云。

日本遣人来俄游学

二十二日壬辰　晴冷。出门须着皮衣二袭。昨夜天虽极冷，室内有暖气上蒸，故楼顶雪花下滴。早见檐前铁筩口垂冰条，长数尺，粗一尺。记唐开元冬至大雪，檐皆为冰条。妃子使侍儿敲二枝看玩，帝问何物，妃子笑曰：此冰筯也。今观此，则非冰筯，乃冰柱耳。

二十三日癸巳　早阴，午后大雪。按西规，制买物件饮食，送来如有不惬意处，欲换，须在十二小时之内，否则不收。

二十四日甲午　早阴，巳正大雪。按俄国人丁共八千

馀万，无论男女老幼，每人一年各纳五卢布税。异邦人之侨寓本国者，每人一年纳三卢布八十六考贝。一年计收四万万馀卢布。闻上年本国丁税，收二百七十四万八千卢布；外国寄居者，收三万卢布。以人数计之，所收不足十分之一。究不知所收何如此之少耳。 人头税

二十五日乙未　早稍雪，午后大雨。天气微暖，宿雪已化，虽不泥泞，更觉滑甚。闻日前一俄人于酒肆窃去熟鸡一只，被官捕获，供云：委因饿极无法。乃罚坐监十三个月。或云数月前有偷六只者，曾罚坐监一礼拜，是彼失于轻，此失于重。俄律虽严，较英法究无定例耳。入夜雨止。 俄律苛严而无定例

二十六日丙申　稍晴而冷。记：四日前，水师衙门闲屋中，设有牛乳牛油会，集各乡上等牛乳、乳油、乳饼、乳汁、浆酪，罗列于此，择其尤者，官给赏赐。未初，彝约蒋丹如往。入者每人三十考贝。门前左右竖旗，中横红绸一条，上书"牛乳会。"入一室，高三丈，宽五丈，深十馀丈，中列四行，各种乳油乳饼。乳有数日不坏者，饼有厚半尺周三四尺者。随列各种造做机器。最后上层奏乐，乐工二十馀名，下设加非摊。凡在会中者，各人胸挂一红绸花。更有妇女扮作乡间挤牛乳女者，身着白裙白衫，头顶白布小帽，亦可观也。 牛乳会

二十七日丁酉　晴。戌正，桂冬卿邀往麻林斯吉戏园观剧。在巴立帅园对面，外式稍狭，内极宽敞。台前池大。上层头等屋，每间容六人。后面有长凳一条，便人休息。

其散步之厅堂虽小，而装饰陈设，亦颇华丽整齐。所演系俄三百年前事：

歌剧《伊凡·苏萨宁》

俄被波兰征服，有一小王子出奔。当波人追觅时，遇一老农名苏萨年。伊生子女各一，子年未及冠，女字而未嫁，婿名索巴呢音，一门素称忠孝。波兵以伊知王子所在，乃入其家，勒令导往。苏初不允，继而慨然诺之，暗令其子急驰告警。苏将行，伊女牵衣而泣。众兵举刀吓之。苏引众兵步行一昼夜，入旷野深林，距王子已数百里。兵既力疲，又值天冷，大雪烈风，众兵举刀追问，苏谅王子必闻信而逃，乃大声急呼曰：王子所居，我亦不知，今领汝等至此，不过少延以令之逸耳。而众兵怒杀之。当苏之去也，其女昼夜哭泣。邻人询知其事，再三劝慰，亦料苏必无生理。伊婿闻之，聚众乡人执械往救。后王子得志，追封苏为义士，赏其子女及婿以地亩官爵，名传至今。通场景致，荒村旷地，远树长江，石峰峭立，冰块下流，风吹而雪飞，天晴而月朗。至末场三人受封时，队伍排列，车马驰驱，旗帜飘宕，鼓乐喧天。楼中地上，男女拥挤，前立后动，前真后假，人以万计，洵可观也。子正回寓。

大臣葬礼

二十八日戊戌　晴。记：俄前任统兵大帅、总理内大臣、男爵梅彦阔茀，于前日病故，享年八十有三。在乃武斯吉街贤彼得罗礼拜堂讽经。当日申初出殡。先有四名马兵，横排开道，乌衣举灯人八对。再则三人举一大圆扇，周丈馀，青帛绣本国双头鹰。后横列御前红衣护卫六名、方帽御者六名、高帽金边旁插乌花御者六名。又乌衣人五名，

备捧一大盘，内盛梅公所得宝星、红带、花衣、金穗等物。载柩亭车，以八乌马曳之，车后步行男女数十，皆其亲近者。再则古式高车二辆，王车一辆，皆红衣金轮，曳以八黑马。此后乐兵一队；马兵二十队，每队二十二名；骑马炮兵四队；炮车八辆；载受伤兵车二辆。前后行动，尚属整齐。棺在堂内未出时，各街道口，皆有巡捕马兵阻车经过。及出堂上车，因为当时名卿，才高功大，经十数国戚贵臣执绋，以明隆盛。沿路观者如堵。入夜雪。

二十九日己亥　阴雾。记：俄国一官署曰世爵衙门，有三大僚管理通国功赏世爵，及各人所守功牌名号。三月前，被官查出亏短五十万卢布。有一员逃脱，有一员自尽，名皆未详。有一员名麦林阔甫者，前充内阁大臣，自言心迷失查，乃收入医院疗治，迄今百日无效。后奉命放归故里，其所亏巨款，竟置之不问云。（世爵衙门亏短巨款）

三十日庚子　雪，申初止，仍阴。闻俄东省格洛讷欧城内，设三大信局，共人五十馀。昨日被官查出，妄报信数含混钱财者三十九人，皆于是日逐出。又洛斯多萧城，经巡捕拿获流民及游手而偷盗者，共一千四百九十六名，一概入监。（一城之中逮捕千四百九六人）

光绪五年十月至十二月

十月初一日辛丑　阴。记：俄君于俄历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在南京墨斯哥登极，至明年俄历二月十九日为即位第二十五年。现定通国各城，无论官民，集其所捐之资，开单赍送北京，以之造银旗一杆。一面饰以水晶，一面书二十五年之功业，以铭其德。

准备庆祝即位二十五周年

又俄例：无论文武官员，每历任三十五年者，准其乞退，官给俸禄三分之二，以养终身。现在传言俄君有旨，于明年二月十九日庆贺时，将各员之已历任二十五年者，一律赏食俸禄云。

酉初，狂风大雪，作势怒号，通宵达旦。

俄国冬初雪冻冰封

初二日壬寅　阴冷。卯刻，风息雪止，见地面积雪尺馀，各家门首之垒成堆者，高八九尺。凡玻璃窗之向东北

者，外面蒙雪寸馀，皎洁不甚光明，可谓虚室生白矣。街市路灯玻璃罩之向东北面及其顶上，皆积雪。因通夜内燃煤火，内气暖而雪化，外气寒而结冰，随化下垂，长尺馀，粗盈寸，望之如缨络。市肆多以滚水洗拭窗槛，洵一尘之不染也。

近因天冷频雪，尼瓦江之上游，渐有冰块流下，今早江心虽向西涌流，而通面皆白，惟雪与冰耳。未初，江面微开细隙，水仍凝结无纹。申正，东风起，仍雪。镇日严风砭骨，雪花扑面，而雪床往来之密，男女步行之多，仍不减于往日也。两岸木码头与渡舟，三日前皆一律撤去，货船鲜有进口者，其已进口者，亦将货卸尽而开去矣。当日惟见本国税局一二小轮船，往来江面冲冰。戌初雪止，东风甚劲。

戌正，葡萄牙国公使夫人请茶会，蒋丹如、福远峰与彝前往，丑初回寓，见江面冰块已拥起如山矣。

初三日癸卯　晴。早见江面冰块塞满，惟中心流动，飒飒有声。戌初，同蒋丹如、桂冬卿赴布朗达家跳舞会。入夜阴雾，亥正一刻回寓。近闻英人多学俄国语言文字，据云，恐不日由北印度与俄为邻，不免陆路交涉也。 近闻英人多学俄文

初四日甲辰　早雾，午初晴。昨日江面南北临岸，结冰渐阔，今因风来自东北，故北岸积冰更宽，南岸反窄。中心冰块顺流而西，有圆转者，有方形者，有横亘者，有直行者。现在街道雪厚，镇日有大车盛满，运往城外而掷于江河者。申初又雾。

戌正同蒋丹如、桂冬卿赴布朗达之友皮特洛甫母女家茶会。皮为俄南省人，来此寓于小海街巴里大店。来者男女二十馀人，遇有巴杜立池夫妇。亥正饮茶，子正间酌，酒果小食，款待良殷。丑正谢归。雲雾四起，毒气薰蒸。

初五日乙巳　大雾。前俄历十一月初一日（即九月三十日）俄皇谕令通国，于本年内聚集民兵二十一万八千，以备操演调用。彼得堡通城分十六段，间在本公署左右一段，经兵部聚得七百一十八名，由医官验过，身体足壮可远行而受劳瘁者二百零二名。德国因闻此信，亦奉官预派五万名焉。

调训民兵

按尼瓦江西口外之克榮斯达达大炮台，系一孤岛，四面围水，上有存储兵丁军装器械库。昨经官捕一贼，名姓未详，据供偷盗有年，每年奉给守台兵官五千卢布。盖每晚驾三板至彼，由水闸潜入而盗，其所失数目无所考查。

炮台仓库长年被盗

又尼瓦江南岸大铁桥东克立的达敷卜什柴特倭银号，有夥计尤汗索甫者，作事明幹，在行数年，颇为东主倚任。近三四年，银钞皆经伊手出纳。东主见各包封固，外印图章，亦不疑猜。不意前俄历十月杪乞假旋里，适值用款孔亟，因而拆封，见内皆新闻旧纸，共失二兆五万卢布。前日其人被获，审供实偷三年。经官定罪，发往赛比里亚省土巴倭斯城，是日起解，不与他犯共车，行囊甚肥，且携一法妓同行。过彼得罗村时，列筵聚众，痛饮畅谈，竟费卢布二百有奇，亦一豪贼耳。

银号豪贼

初六日丙午　阴雾。江心冰块仍流，较昨稍密，又值

狂风怒号，江外撞坏大小风篷火轮舟十一只。黑海殴代萨地方，亦沉轮舟五只。

记：俄西南一县，名贝亚里斯多格者，原属波兰，前于俄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即光绪元年）归俄。其地专产野牛一种，较他牛身大力猛，毛色紫黑，俄名伊稣布尔。昔年产八百馀只，今一年竟增至三千只之多。是地封禁，不准他人擅入，惟入冬俄皇往猎。然迩来乡民多有偷盗者，虽欲禁而不得。　野牛保护地

初七日丁未　阴雾。记：俄南京墨斯哥设有总督二员，一正一副，专理通省事务，权与他国同。闻今春副总督萨梅娄楠者，曾与一店主人阿克萨呐瓦之妻相识，不意竟拐去三万卢布，另觅温柔。数日前被获，解往南京对质，其人竟至手无一考贝焉。

初八日戊申　阴雾。近因天冷，见乡妇所服之皮衣，身长将及膝盖，而袖长过膝，垂似象鼻。戌正，同蒋丹如、桂冬卿乘雪床，东行十数里，赴王爵沙豪弗斯吉家茶会。男女无多，坐谈极久。其女年二旬，名沙阿丽，性敏慧，能英、法语，自处小室一间，内集中土什物若许，名曰华室。　华室
子初回寓。

初九日己酉　阴。按英、法、德、瑞各国字母，数皆二十五六，俄国字母系[illegible]卅六，字既多而音亦长，话规亦繁。夫俄人本非一部，又非一国所成。如现仍为一国，而昔曾割地归俄者，如瑞典、德国是也；现不成一国，统归俄属者，如波兰、芬兰是也。因而名姓又不一律：俄之土

女从夫姓

种姓氏，凡妇女皆从其夫姓，而字话规改变一半，入为阴类，如布伊策甫之妻，乃改称布伊策瓦；沙豪茀斯吉之妻，则改称沙豪茀喀亚。又俄国自去冬以来，城郭村镇之遭回禄者共二十六处，所伤财产计八百五十五万零五百十一卢布，人命伤否未详，亦可谓浩劫矣。

初十日庚戌 阴。恭值慈禧皇太后万寿圣节。巳初，同众着公服，随邵署使向西南行三跪九叩礼，未初，同蒋丹如、桂冬卿驾雪床，拜俄人时梯格利斯。入内，见其夫妇，家甚殷实，款待颇优。先各进茶一杯，勺勾拉一碗，随小食一盘。继而桂花糖饼各一块，舍利红酒各一杯，又蜜饯果各一玻璃碟。有蜜饯蓁菜，味甚佳，每块长二寸，粗寸馀，色淡绿，极肥嫩。谈次，出其生女甫十月者与看，颇灵秀可爱。问其名，曰赦勒戛，即俄国前代王后名也。戌正，复同蒋丹如、桂冬卿随邵署使乘雪床，往赴巴杜立池家茶会。男女无多，谈至亥初谢归。入夜微雪。

茶食款待

十一日辛亥 大雪。记：在乃武斯吉街巴萨日玻璃棚小巷东首楼上，设一蜡人馆，入者每人四十考贝。屋宽四丈，深十丈，四面罗列男女老幼，形式不一，工料似稍亚于伦敦者。中横二大玻璃罩，左一女，赤身仰卧，脐下横花锦一幅，闭目作睡状，而胸前喘气，口内呼吸，久看不觉其为蜡人。右一女，亦赤身斜卧，腹以下，以窄幅鲜锦覆之，横枕玉腕，垂头看书，神气如生。此上为另一层，登者每人加十五考贝。右边一行，段段分列，如卖靴给妇人捧脚试大小者；卖酒彼此论价者；密室男女私语，一老人脱履

蜡人制作神气逼肖

立于门外，由钥匙孔中窃听者；楼上幼女，双手曳少男登楼，楼下一犬啮其裤者；皆神气逼肖。左边横一大玻璃罩，内仰卧一伤兵，胸前被刺，孔深寸馀，血溅满衣，面目憔悴，胸前喘气甚缓，目虽闭，有时而开，观之恻然。

正面横小台，坐一阿美里加墨西哥国弱女，名席班妮者，满颏乌髯，居然一丈夫面也。乃语言袅娜，十指柔荑，随时针黹，动作娇羞，俨然女态。据云，随伊父来此，已逾三月，留之以为奇货，令人鉴赏，其父因而获利焉。此旁一门，内一小室，置俄国古时刑具，并以蜡人做出受刑各态，如一铁抓作十指，如两手捧于一处，以之捧女乳，十指插入，女作叫态；又一人四肢皆缚，背后垂割下鲜皮两条，宽各寸馀，长尺半；又一物如长几，一人坐于其上，手腿直伸，绑木架上，腿臂之间，横列铁锥两行，似手脚动即被刺状，见上下已刺孔数十，深皆逾寸，其人面色青黄，两目呆视，欲泣不得；又三人缚于铁树，树下生火，腿皆烧黑如炭，有已死者，有仍睁目如泣如诉者；又有穿红铁靴者，膝下肿裂流油；又有坐铁床者，有戴铁箍者，笔难琐述。虽系蜡造，令人不忍逼视。酉初雪止，入夜晴。 古时刑罚不忍逼视

十二日壬子　晴冷。江北岸一小轮船，前日被冰撞损，现欲移入船厂修理。厂距此里许，非通路不得冲往，无如冰结已厚，不能转移，乃令十数水手为之凿冰，竭一昼夜之力，所开尚不及丈，不知何日得通也。入夜西风尤冷。

十三日癸丑　微雪。早见江面满冰，一望皑然。有二三小犬往来其上，谅结已数寸矣。是日系俄历十一月十二日，

为其二太子妃穆阿丽生辰。各处挂旗，入夜燃灯，以伸祝贺。

十四日甲寅 阴。闻昨晚东城某巷，有妇人吴氏者，家称素封。阍者阿土尔艳其多金，遂生恶念，夜半挟刃以入，伺主人睡熟，而连毙五命焉。倾囊倒箧，搜括一无所得，乃惧罪而逃，不知所往。今日巡捕往验，亦无储存之所，惟于妇裙之复衣中，藏有卢布票二百八十张，一一排列，以线纫之。竟因此而罹殃，非慢藏诲盗之咎也。入夜大雪。

谋财命案

十五日乙卯 雪。现值冬令，各家复设茶会、跳舞会。对岸冉森家，每礼拜五日仍设茶会。数日前曾折柬而邀，遂于亥初步往。过桥迎风，雪飞入口，辨其味则咸。盖因近海，水升即降，未及变成淡味也。是会男女颇多，歌舞极其欢畅，丑初回寓。

雪味带咸

十六日丙辰 雪。闻距此二十馀里，比特阔富东某村，三人迷路，雇一幼童指引，同给一卢布。抵其地，三人反索其卢布，幼童不允，竟被刺杀。此日前事也，三人至今尚未弋获。

按每春各戏园具禀，请示各国以及本国绅富，愿否租屋一间，愿者每年付值千馀，于十四日内付清，即有尾欠，亦须书押为凭。如某日无暇往观，可于清晨送信，则园主转售其票，分戏值四分之三于赁主。盖戏园每有名角，或演新戏，当日增价。是一年除往观剧外，反有获利者焉。亦惟俄京有此风俗耳。

十七日丁巳 微雪。戌正，同蒋丹如、桂冬卿、塔木

庵、夏于随邵署使在巴立帅戏园观哑舞戏。所演为印度郡主下嫁，男女由十一二岁至三十四五岁者，共二三百人。装束各异，分东西南北中五印度，面色或黑或黄或白。远望百里，水秀山青，日光暄丽，花木芬芳，值此冬季，连日阴寒，忽睹景象融和，令人心目俱快。惜典故未悉，查其大旨：郡主于归，他女妒之，欲陷害而未果，因抑郁而死，奈魂魄不散，前后追随，半空飞舞。后值宴乐之时，风雨交作，一声霹雳，宫殿皆倾，人尽覆压焉。 舞剧演印度公主事

十八日戊午　早晴，巳初大雾迷漫，申正微风，晴。见江面冰厚，雪亦铺平，行者可以徒步其上矣。闻今春行刺本城某提督一犯，旋在米拉斯吉城被获，年二十一岁，名杜兰墩。给伊办假护照者，为塔汗呐蒂。三日前，经刑司会议，杜拟绞罪，塔则发往赛比里亚窑矿，作苦工十三年零四个月。其他男女百人，无干省释。 行刺人犯被获

十九日己未　阴雾而雪，滴水结冰。闻昨夜亥正，俄皇由库尔斯克城回至南京墨斯哥，将进城，改乘马车，顺道入伊弗斯吉天主堂礼拜。其侍卫武弁，以原乘火车载行李，穿城走铁路。至中途，忽地雷轰震，翻车三辆，铁辙崩裂，幸未伤人。即时觅得掘地之所，人皆逃去，见沟宽二十五六尺，深六七尺，长四十馀尺，盖以俄皇必穿城而过也。当时通城男女，惊喜交加。本地官绅，皆往天主堂庆慰。俄皇曰："前四月初二日，为第三次被惊，今为第四次。所以不谷获免者，实蒙天主保佑也。谢尔诸人厚意，但愿尽绝根株，永延国祚也。" 埋设炸弹谋刺俄皇

二十日庚申　阴晴相兼。闻杜、堵二犯，虽经刑司定罪，昨据某提督以该犯年幼无知，奏请减罪。俄皇批准，杜改发往赛比里亚，遇赦不释；堵改在监作苦工十年。入夜阴。

减刑

二十一日辛酉　阴。记：西人出殡，与中国不同：足在前，首在后，如人之前行也。又尼瓦江之各木桥，长皆十馀丈，横分十节，每节木造长方似船，江开则直连一行，上铺整木，江封则分置北岸，故数日前皆移列江边焉。

二十二日壬戌　阴。按昨来电信，言俄皇由墨斯哥启行，乘第一趟火车（盖南北京往来火车皆有定时，共分若干趟也）于今日巳正到。巳初，通城集兵九千馀人，由墨斯哥火车客厅列队一行，直抵温宫。兵手着黑手套，身服灰毡大衫，腰横黑皮带，头戴黄铜盔，顶上有立一飞莺者，馀皆倒垂白马尾缨，作"门"字形，惟乐兵染红色。官皆乘马，左右排立。待至午正，俄皇未到。时地冻天寒，积冰盈尺，漫空玉戏，冷气逼人。兵皆搓手跌足，抚耳捶胸，立至申正始到，乃第二趟也。俄皇携其侄，并坐双马雪床，后随文武大僚数十。男女观者如堵，过则男皆免冠，兵举右手摩耳以为礼。将入宫，众免冠，高声欢呼一阵。自早各处挂旗，通夜燃灯，以伸庆贺。

俄皇返京

二十三日癸亥　晴。是时驻节俄京，以奥使居首，俄皇到后，代众具疏入告。俄皇谢辞免见，故奥使转告各节署也。午初，俄皇在宫左敞地阅兵，四面建舍，按间出赁，往观者每间二十四卢布。

阅兵台按间出赁

二十四日甲子　晴，冷。闻前日掘地雷人逃窜无踪，乃获其房主一老妪入监。供云：其人年近四旬，白面黄髯。数月前，以二千卢布租定此房。问其姓，曰赛麻斯吉，来由东省萨麻利城云。其房距火车路不过二矢地，支以砖木，断非一日一人之工，费用亦必不赀。或云，其人必系富户，或一大官，不然，安能成此巨案？现按老妪所供，画影图形，各处访缉，已获百馀入监，未知孰是？入夜阴。　炸弹案之房主

二十五日乙丑　阴。是日为东教先贤朱额芝仙逝之期，为一大节，通国人民休息。俄皇每年于是日宴会各国公使、水陆武官，以及兵丁之曾得宝星功牌者，午正率众在宫中礼拜堂内礼拜，酉初晚餐，官坐楼上，兵列楼下，入夜鼓乐跳舞，天明始毕。

二十六日丙寅　阴。见本地马匹，色多红黑，而草黄者少。体虽较他国稍小，而雄壮异常，当大雪缤纷之际，往来驰驱，满身出汗，蒸气上腾。迨至某处止步，力不疲惫。如是不畏冻寒，洵良产也。庄子云：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者，其斯之谓欤？申初接电信，知崇星使于本月十八日抵沪，二十四日启程北上，走镇江。　崇使抵沪随即北上

二十七日丁卯　晴。按西国各戏园之门内，设有存挂衣氅处，伺候男女有三四人。观剧者脱外袭皮氅，其人收给凭票，客去随意给赏，于俄京则给一二十考贝足矣。前日有华人往看马戏，入门脱衣，不惟先讨赏，且定索四十考贝。因而改脱他处，临行给以二十考贝，其人鞠躬以致谢焉。

二十八日戊辰　早阴雾，午初雾雪大作，烈风横吹，触面甚痛。记：俄通国电路，长十三万七千二百三十四里，线共长二十六万七千三百二十二里，规模与他国无异。沿途按站设有分局，昼夜有人看守。闻上年所发电信计三百五十一万二千一百零三封，得卢布四百六十三万零二十九，内除公费三百六十一万三千八百二十卢布，下馀一百零一万六千二百零九卢布。该行半属官，半属公司，因奉朝命每年所馀不得私行分用，皆作加增线费云。

俄之电路

二十九日己巳　阴。昨见新闻纸内云：马戏园现演华戏，系中国乾隆某年事，人皆力大魁伟，装束新鲜。当晚同蒋丹如诸君随邵署使往观。中场有一人放枪极准，在十五步外立杆高一丈，上钉方木牌，周六尺，牌上反映一灯，牌下右角插花挂纸，以及各种玩物，每置一物，一枪必落。令一人立于灯下，头顶鲜花或苹果，亦放枪必着。其人放枪之法不一，有时立而正放，有时背而倒放，有时倒立曲身，以小显微镜照定，放枪于二腿之间。无不拍手惊奇，代顶花果者隐忧耳。至末场，有面黄髮黑者似印度人，老幼共二十四名，各着白裤白衫，缘以红布，小孩剃髮，有前后左右留三四块者。技艺无他，系四五人堆塔，六七人叠山，中一人较高于众者，力极大，于其头肩两腕、胸前背后，盘立蹲伏、横插竖卧共十八人，诚赳赳之武夫也。

戏演华事

十一月初一日庚午　早雾，巳初晴。现因养济院用款不足，经诸善信订于是夜在呐艾喀河街巡捕桥西路北阔呐呐甫会馆设跳舞会兼抽签会。前日接布朗达夫妇信，代请

养济院举行义卖

蒋丹如、桂冬卿、夏干与彝往赴，遂于亥初驾雪床而往。馆颇宽敞，正面一戏台，乐工三十四名，台上设玩货二桌，左右又二小方桌，各立一男一女收钞卖签，亦一卢布买四签。签多空无号目，故买十数签，鲜有得一彩者。货物鲜有贵重者。此前一厅，出售茶酒小食。台后有一大堂，四围列椅二三百，中作跳舞场，来男女二百馀人，入者每人四卢布。丑初回寓。当夜雪。

初二日辛未　阴。按现在中土日出辰初一刻，日入申正二刻。此地连日阴雪，觉昼尤短。每日辰正二刻始明，申初一刻即昏，不知日之出入何时也。天虽晴霁，见日甚低，正午惟楼高者可睹，甫未初即没矣。 冬昼尤短 见日甚低

初三日壬申　阴。因雲低天暖，各楼积雪皆化，顺檐滴水，街道冰雪亦化。石木外露，江面雪化，平明如镜，疑江又开。行人往来仍不绝，无一褰足者，令观者为之悬念。入夜东风，凉。

初四日癸酉　阴，暖。记：俄皇阿来三德第一将法国那波伦第一及他二十小国战退后，于俄历一千八百一十二年（即嘉庆七年），欲择地建大天主堂，以志其功。遂有名匠韦特柏尔者，思得一法，绘图呈览，俄皇大悦，择地在斯帕娄山。堂高八丈，周数十丈，五年后兴工，俄皇立第一石于山顶。当时备用十兆卢布，山之四面买地，以供堂用。居民佣工分三等：第一等守堂，第二等供堂日用，第三等输纳地租。后一千八百二十五年，阿来三德第一薨，其子尼格老第一即位，停止各工。盖自兴工以来，九年已费十 1812年始 建大教堂

七兆卢布，而地基尚未立成。遂于一千八百二十七年春，将各监工人员遣戍治罪，而以韦为罪首，发往威塔戛城作苦工。其人原无染指，遣去后，妻子一贫如洗。至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今俄皇阿来三德第二即位，释韦归里。抵家，悲喜交加，一痛而绝。当时兴工之处，一无所存，俄皇仍欲建造，见韦已死，乃另觅一人，依法经营，迄今二十四年之久，复用三十兆卢布，幸已告成，订于明年开门，即俄皇即位第二十五年庆贺时也。入夜雪。

监工人员遣戍治罪

1855年续建

历廿四载终告落成

初五日甲戌　阴。记：俄京有育婴堂，名义来斯必者，地势极大，收养无依子女，今已增至四万二千之多。须添盖楼房，而堂费不足，有俄皇三弟米海公之女戛他立那倡立善举，择于本年十二月中旬在米海公府设大会，现登新报，劝捐众善，多寡任便。闻巨商有敬助什物者，有讨半价者，即以所获馀利而兴建焉。彝因送画二幅、扇二柄以助之。入夜雪

初六日乙亥　早雪，申初止。记：俄皇前在墨斯哥受惊，犯人至今未获，该处文武各官及巡捕等无一获戾者，官亦不究。盖该处巡捕，虽官给衣服，每月只得三十卢布，又经地面官折扣，每月实得五卢布至七卢布，所得不足养赡，遂改装别谋生计。遇君主大官经过，暂为应差而已。至彼得堡之协尉，每月得二百至二百五十卢布，步军校由五十五至一百卢布，巡捕系由三十至四十卢布，因此地为都会，故较他城尚属整齐。

巡捕薪俐

初七日丙子　阴。记：乃武斯吉街之蜡人馆内，临门新

建一小室，宽八九尺，深五六尺，高七尺。左右二灯，四壁糊以红帛，棚顶亦然。中一方桌，高三尺，上一小圆桌，高盈尺，上置一半身活女，年近二旬，装饰华丽。其至奇者，只见其手与肩，乳以下则空空如也。女自言其出身年岁，令其歌则歌，令其笑则笑，究不知其由何法作出者。入夜东风，冷。

初八日丁丑　阴，冷。狂风大作，楼顶宿雪飘飞，尤觉密如米粒。见大天主堂及他楼房之建以石者，通身变白，惟檐横铁花及柱顶铁花仍黑。山川树木，远近迷离，如在玻璃世界也。入夜大雪，江面复白。

初九日戊寅　阴。记：俄国一种赌具，名曰洛多。系纸片二十四，长五寸，宽二寸，面上画分二十七方，横分三行，每行九方，每九方杂书五数，由一至九十不等。外有木块九十，形如小鼓，每上刻一数，亦由一至九十。又有小木饼，大如榆荚者，百数十枚。玩时，人数无论多寡，均分纸片。如十二人，则每人分二纸片，置于面前。有一人领首掌木块，由袋中陆续拈出，每个报上所刻之数。各人片上有者，即取一木饼盖之。本人有，则以所拈木块盖之。如此，无论何人，盖足一行之五数为胜。十二人轮掌木块一周。 赌具一种

初十日己卯　晴。冬至节。此节外国虽无名目，亦言是日为至短，因不见何时日出日入，惟觉巳初天明，申初即昏，是日长只六小时而已。

十一日庚辰　晴，暖。见新闻纸云：俄都树木落叶，

雁即南飞，雪过冰开，雁即北返。迩来南省一带，见雁北飞，是今冬和暖之兆也。又俄京通城有紫黑灰鸽千万，镇日结队，飞舞啄食，毫不畏人。盖既少挟弹之王孙公子，亦无举枪之游手闲人也。

鸽不畏人

十二日辛巳 晴，暖。闻墨斯哥军营失去二万六千卢布，营官言现有二兵逃逸，不知下落。或云：钱即此官所盗，二兵即此官所使。未详确否？姑记之。

通城墙贴造反二字

十三日壬午 晴。闻墨斯哥通城墙壁贴有"造反"二字，不知何人所粘，官亦不究。又本城巡捕近于街市拾得若许轰药及造地雷之具，不知何人所遗，官亦不察。

全国教堂近三万所

十四日癸未 晴，暖。记：俄通国礼拜堂共二万九千馀所，高大壮观者五百，教士共七万名，外有住堂者五百五十，内男子四百八十，妇人七十。前俄皇彼得罗第一及喀萨林第二之世，费款甚巨，统出官项。迩来除南北京城及各大省城之礼拜堂仍照前章外，馀皆俭省，抽归国用。各堂虽有人民生养嫁娶死葬之进款，仍不足用云。入夜阴云淡淡，冷气萧萧。

绅富气焰嚣张

十五日甲申 晴，凉。记：俄京绅富男女之乘单双马车、雪床者，马背咸罩以绒网，以免驰驱之际，冰雪飞腾。各网方数尺，有蓝紫白绿各色。御者随行呼喝，气焰颇盛。平等之马车、雪床，闻而避路，英法则否。噫，亦近亚洲之故欤？

十六日乙酉 微阴。记：俄俗遇施医院、育婴堂、礼拜堂需款，并不募化，多有倡首各家先行施舍针黹玩物若干

件，继而劝捐巨商，或捐助什物，或贱价送入，择于某处开设数日，名曰巴萨尔。预登新报，布告通城善人，并请所识戚友，届日往买。值稍贵，以备所需。又有卖茶酒小食花朵烟卷者，亦由商贾施助。故迩来以帖约请者颇多，各处局势，大同小异，无须琐述。 资助方式——义卖

十七日丙戌 阴。闻前日一少妇某姓者，装饰华美，乘双马雪床，在乃武斯吉街珠宝店看得珠石数件，共值六千五百卢布。议值已妥，乃言："可令一人随我取钱，我夫系一治理疯疾医生，资财皆存伊手。"主人云："我可随往。"乃同登车而至，延入客厅云："待我上楼取钱。"盖此房实一治疯疾之医家也。妇登楼，见医生云："我夫现染疯疾，每启口，即云珠宝钱财，不知何故？恳请疗治。"医曰可。妇又云："妾不欲闻其所言，如有他路可避，或先转回。"医云："从此下楼可也。如查尊夫，实系疯症，可令其住此，随时疗之。"妇深谢鞠躬而去。医旋入厅，其人即言："适才夫人所买珠石，在此敬候付钱。"医云："我并未买。且我贫医，尚未娶妻。"其人闻而急怒，医仍以其言为疯语，遂令人缚于木架，使之不动，按时疗治。该铺以其人连日未归，各处寻觅不获，后询诸巡捕，始行接回，而妇已黄鹤一去不复返矣。入夜大风，雪。 珠宝骗案

十八日丁亥 微晴。亥初，英国公使杜斐林请茶会。是时各国头等公使之驻俄者，推伊为首，故当晚预备一切，与温宫同。届时彝同蒋丹如、桂冬卿随邵署使往。楼房壮丽，入门登级，每两步对立二红衣侍卫。至正厅，先见英公使 英国公使举行茶会

夫妇，左右立二侍卫，传报人名。过正厅旁一室，宏敞华美，男女群立。转后一室，横设长筵，罗列刀叉盘碟，设茶酒小食及冷荤果品多种，式与英国大茶会同。当夜来者，各国公使、随员及本国文武大僚夫妇，以一二千计。丑初回寓。

十九日戊子　雪。为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俄历十二月十九日。因日本现改西历，当晚请茶会。亥正，彝同蒋丹如、桂冬卿随邵署使往。男女无多，少坐饮茶。其署公使名高木报造，土音读曰"塔戛吉活作"。随员四五人，能法、俄语者，一名长田銈大郎，读曰"欧萨大凯他娄"；一名山木清尖，读曰"亚麻谋兜吉尤戛达"。能俄语者，一名大前退藏，读曰"欧买太邹"；一名安藤谦糸，读曰"安兜肯斯吉"。以上各字笔画与中国无异，惟"糸"系介字，稍有不同。彼此笔谈甚得，彝因口占一绝云："扶桑游客会俄京，握管倾谈别有情，觌面千言凭尺幅，天涯道故胜班荆。"子正回寓。　〔原书卷十四终〕

日本使馆茶会

口占一绝

己卯十一月二十日己丑　阴。为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年正月初一日。午初，命洋仆赴英、法、德、美、日、义、瑞、比等十数国使署，投刺贺年。众亦陆续前来投刺答拜。入夜雪。

胡貉之地积阴之处

记《汉书》晁错曰：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查俄罗斯北境，地在寒带，四季多凉少暖，故水结地冻，皆早于他处：自秋分节即冰，至寒露而益壮。

想其积阴之处，冰厚不止六尺也。北至七十四五度，地少冰多，人既卧冰，而更食冰。再北至七十八九度，则冲冲以凿，峨峨斯积，天地皆冰矣。

闻数年前有英国总兵勒色者，携兵寻北极。乘船至七十九度，已属勉强。行抵八十三度，复凿冰行一千二百里。遇冰山矗立，无路可通，或崎岖行一二里。凡一百四十馀日不见日光，随行兵多病者，计穷而返。始知致病之由，以无从得水果。因咎兵部不多储水果汁，致败其谋。后决计再往探之，以穷竟冰海为期。伊言冰上亦有居民，凿冰为屋，以雪为门，入则封之；食冰雪以解渴，猎鱼兽以充饥；衣以鹿皮，亦荐其皮以寝。其取鱼锤冰，深至十馀丈，鱼得冰窍嘘气，则群聚穴中。乃制铁为刃，累长竿以钩之。用鱼油为薪，夜则燃以为灯。其居逐冰窟以迁徙，若蒙古之游牧，然亦穷荒之异闻也。 北极探险 冰上居民

二十一日庚寅　阴。午后，本街西首船厂主人约游，遂同夏干随邵署使往。其地大周数里，铁架大房数所，往来运物有铁路，各处有官兵举枪把守。然工少材乏，机器亦无大者，且皆来自英美二国。所造船只，无非舢舨艑艖之类。虽有一二铁甲炮船，长不逾五丈。至艄艫大船，则售自他国。所用橡木，土产短小，其长而大者，皆来自义大利。酉正回寓，夜微雪。 船厂简陋 工少材乏

二十二日辛卯　天虽阴而暖，楼顶雪化，街道积水露石。闻本街第四十八号有王爵杜尔戛鲁吉者，生三女，其长女次女，曾经俄皇所幸，已字与人，其三女仍为俄皇所 俄皇情妇 姊妹三人

宠。伊家有二门，其一门扃钥，有巡捕一名把守，惟俄皇来，启之。俄后在义大利养疾，迩来病体增剧，或云因此所致。

二十三日壬辰 阴。因二十五日为其天主诞辰，故是日虽系礼拜，而市肆多不关闭。在果新多倭环廊内外，四面铺摊罗列，出售松枝、糖果、纸花，以及各种纸木玩具。朝夕男女拥挤，道途泥泞尤甚。闻前日环廊木局失火，延烧栈房十二间，失去卢布四万有奇。入夜大风雪。

二十四日癸巳 阴。按外国妇女皆重纤腰，幼虽约以箍围，而饮食不减，故于身命无伤。按《后汉书》内载：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者。夫人赖食以生，因媚上以俭食，腰虽细而命难存矣。中华妇女多裹足，使之纤小，亦皆自幼围缠，鲜有长成而后裹者。以彝观之，束腰裹足二事，未免近于矫揉也。

束腰裹足俱近矫揉

二十五日甲午 阴。系俄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其天主诞辰。市肆关闭，休息三日，街衢闾巷，多有陶然醉者。当晚家家酒宴，处处弦歌，焚化松枝，亦达馨香之意也。戌初，大海街油画会馆设小儿会，愿者可将孩童携往。入者每人三卢布。罗列玩具，变幻戏法，演毕，按名分散玩具。子正，孩童去后，男女留者，改作跳舞，至寅、卯之间始散。又自子正至寅正，在巴立帅戏园，有傀儡跳舞会，鼓乐错杂，男女有数千人。女皆改装易服，头戴假面。入夜大雪。

圣诞之夜

二十六日乙未 雨雪阵阵。记：俄京一种饭店，早餐午

酌，肴皆任人点要。晚餐系定价，有七十五考贝者，有一卢布或二卢布者。每人一汤三肴，一糖小食。肴有牛羊鸡鱼、沙鸡野鸭等，味皆佳。

二十七日丙申　阴。闻前日墨斯哥城，巡捕察看一屋，内有印成俄、德、英、法文谋反告白，及造地雷器具物料甚夥。旋获一工人，衣履残破，搜得复衣内有卢布一万二千之数，其伪为窭人可知矣。 谋反告白

二十八日丁酉　阴。闻俄皇三太子阿来希斯，现充水师提督，早与户部大臣甥女某相善，后生一子，因而自行禀之俄皇，欲娶为妃。俄皇不允。阿无法，誓不再娶，乃将母子送住瑞士国，改姓曰博哈内。其子不知何以得授侯爵，在瑞一切用项，皆为阿所供给。盖俄皇之不许者，以王世子之妃，须配他国之公郡主，不免有门户之见也。

二十九日戊戌　阴。早见新闻纸内载：昨于某镇火车栈房，因一人行李布包铁匣，小而甚重。车役疑而禀官，即遣人查询，令其开验。对云：钥匙失去。官令铁匠启之，其人闻而逸去，旋被获。启见所藏，系火药与地雷物料。入夜雪。 车站搜出爆炸物

三十日己亥　雪。记：俄、美、丹三国大海车，又名班车，皆走铁路。每车坐五十馀人，曳以二马。一人执缰，手扶轴旁关键之铁柄，欲止则预捩机关，使轮不转，而马自停矣。途次欲上下车者，必须捷便跳越。前路遇人与车，御者必摇铃惊动，以便预防避走。闻是日连毙二孩，一系避之不及，一系母女乘雪床，大车将近，欲横冲铁路而过， 车祸

不意大车忙不及勒，妇甫跃下，已将其女压成齑粉。妇因癫狂，经巡捕另以他车送回。事闻于官，御者只收监四个月，限满释放，令谋别业而已。

十二月初一日庚子　雪。为俄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年正月十二日。按外国各家门首，按街书有号目，夜间虽有路灯辨识，仍不清晰。故俄京昨奉官谕：于门左各挂玻璃小方灯一盏，书以号目，限十日内报齐。入夜大风，雪止，晴。

初二日辛丑　晴。为俄历一千八百八十年正月初一日。又明日为其三太子阿来希斯生辰，俄皇昨令外部召请各国公使，于是日午正入觐。午初二刻，邵署使率蒋丹如、桂冬卿与彝前往。旋抵温宫，登楼见各国公使及本国文武官员，按次列行。俄皇外入，问邵署使曰："自崇钦差去后，即吾子署理耶？"署使诺。又云："但愿两国事体妥商，永敦和好。"署使又诺。未正，见毕出宫，即赴各官府投刺贺年，彼亦陆续前来答拜。申初阴，大雪。

俄历元旦入宫觐见

初三日壬寅　阴。记：俄京各茶坊酒肆，皆有官府告示：客来饮食者，夜不得过丑初，否则捕之下狱。盖防偷盗不法人也。因曾有终夜不去，借以议事为名，而潜谋不轨者。入夜雪。

宵禁

初四日癸卯　雪。彝因随使三年报满，乃具呈销差，其略云：

随使期满具呈销差

窃德彝前于光绪二年九月，蒙前钦差大臣郭奏派充三等翻译官，随同出使英国，于是年十二月初八日抵

伦敦任所。嗣于四年八月，蒙前钦差出使俄国大臣崇奏调来俄，派充二等翻译官。计自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八日抵英之日起，扣至本年十二月初八日止，三年期满，理合呈请给资回京供职，伏候宪台批示遵行。

旋蒙邵署使批示云：

“据呈已悉。仰该员速将经手事件料理清楚，候本署大臣给咨回京等因在案。”

原拟本月中旬起程，因同事诸君勉留，遂定于明年正月初六日返棹旋华。

初五日甲辰　阴。午后有俄南省阿斯特喇汗人，姓紫鲁木巴拉堤音、名泽利那欧者来拜，能英、法语，年二十岁，衣服与喇嘛同，黄袄紫裤，红皮靴，黄方巾，盖亦佛教人也。地沿喀斯边海，近土耳其、阿富罕、波斯、西藏等处，故貌又与蒙古人同也。　蒙古种人能英法语

初六日乙巳　微晴。记：俄国大学院八，生徒七千二百七十五名；书院二，生徒二百六十二名；医学院二，生徒一百五十二名；杂学如各国语文、格物、化学、测算、光学等，内男塾一百五十三，女塾一百七十三，生徒共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名；技艺学堂三十九，生徒一千二百七十四名；乡学四百一十九，生徒二万七千五百零八名；学校二万二千八百二十七，生徒八十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二名。共计大小学堂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三，生徒男女共九十二万四千三百六十三名。闻上年国款出一千四百四十一万六千五百四十三卢布，以十卢布为一英镑，合银五百零四万五千　俄之学校

七百九十两，按股分与大小各学塾，以备修理建造各项杂费之用。

近年教育日益普及

按俄国人民最众，而读书者较逊于他国。前于俄历一千八百六十年间（即同治初间），通国所招兵勇每百名只得一二名能读书者。近十数年颇见长进，每百名竟得十一二名能读书者。至芬兰一邦，原系自主，今虽属俄，而声教不与俄同，虽非人人能读书，而不识字者无一人。

初七日丙午　极冷。见街市行人，须皆皓白，马身无论或红或黑，亦皆皎然似鹤，盖因天冷，汗与呼气凝而成霜也。又土人最能耐寒，当此凛冽之时，滴水成冰，而各家男仆仍着单布汗衫，女仆仍着单布裙褂而已。

睹物怀亲益增乡思

初八日丁未　阴。午后有俄人辛路斯吉者，持多件中华器皿衣服来售。以其皆为土产，见之甚喜。因思庄子所云：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而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彝此次随使泰西，去国三万里，屈指已历三年。见此华产，固为可喜，然一念及严亲，倚门之望必切，幸瓜代行期在迩，尤可乐也。入夜雪。

俄地寒瘠且有闹下蚕食之谋

初九日戊申　阴，冷。按俄国天气，万物得生之时，每年不过一二月而已。馀则天高地涸，水落山寒。昔列子谓郑师文鼓琴，夏扣羽弦，以召黄钟，霜雪交下；冬扣徵弦，以激蕤宾，阳光炽烈。惜俄人不谙律吕，苟如师文鼓琴，则四时和暖，五谷丰登，可无肆蚕食之谋矣。

初十日己酉　稍晴，冷至法伦表二十四度。据俄人云：此地每三四十年极冷一次，至三十度，则鸟飞下坠，兽走欲僵，冻死者十分之九。常年则冷至二十五六而已。迩来街游，须戴皮冠，只露面孔，衣非重裘不能御寒，而风吹宿雪，触面极痛，久之并痛亦不觉矣。 严寒

十一日庚戌　阴。江面大铁桥旁，新设小木房一间，由此斜开一路至北岸，长逾二里，宽一丈，左右插松枝，中间扫雪露冰。南北岸小房前，各置平底木榻五六，过江不愿踏冰者坐之。有人推行，驰驱甚快，每人五考贝。

十二日辛亥　雪。自初四日彝即料理行装，除一路急需携带外，其他包固，以慢火车发往马赛海口，交轮船公司寄存。近年俄国因故亦抽厘税，在南省某四五城设局，应纳一卢布者，加税半考贝。 料理行装

十三日壬子　雪。按外国戏园，欲往观者，须前期或当早买票。而俄国有包卖票者，其价稍昂，每遇新异戏文、著名角色，其人获利尤重。买票稍迟，则不得其门而入，无论贵贱皆然。俄皇斥其所为，因谕所司：凡包卖戏票人被获，先罚五十卢布，纳讫，囚禁半年。 取缔黄牛

十四日癸丑　雪。戌刻，堵木庵约在巴立帅戏园观剧。所演系甲乙二人，同私一茶肆之女。甲已娶，乙未婚，女不知之。久则女喜甲而厌乙。乙妒之，潜之甲家告其妻：伊有外遇。是晚值甲他往，其妻步入茶肆，恳求女弃其夫，另觅未婚之男，免致终身之误。女始知甲已娶，因而恶之。一日甲持糕饼一裹，入茶肆觅女，见与乙欢笑相偎。甲奉 剧演男女情杀故事

糕饵，女力却之。甲怒掷于地而诘之，女言汝已有室，勿再纠缠。问其何以得知，答以闻由其妻。甲愈怒，呆立者移时。当甲与女口角之际，有一囚首丧面之铁匠，竟攫糕饼而窃食焉。食毕，乃弹筝而歌曰："人心乱兮觅其知意，思不得兮吾有妙计。至难处兮当解其疑，力不及兮吾有利器。"往复高歌，使之闻之。甲知歌有隐义，遂掖之出，奉卢布二百而求计。铁匠纳诸怀，笑谓之曰："且先转家，随行自有妙策。"乃同行，约三里许，至一山壑。铁匠踌躇再四，掷其筝于地，由靴内出一匕首而与之，曰："唯此可雪不平。"甲持之，急驰而归，铁匠遂走歧路逸去。甲抵家，扣门而入。良久，闻女声哀号，甲旋拖女尸而出，鲜血满面。观之殊令人悽惨也。子正回寓。雪止，仍阴。

十五日甲寅　阴。按俄国寄物，虽保险，仍有遗失。如欲追究，须将原票持往，按原报所寄之物，共值若干卢布，于每一卢布中付该局一考贝，是亦利中求利之法也。入夜微风，晴冷。

十六日乙卯　阴。按俄国水师，三太子阿来希斯为总理，提督一员为协理，其公署内分六司：曰军需司，曰兵丁司，曰海图司，曰制造司，曰考察司，曰精锐司。制造司又分三股：一船只股，一机器股，一枪炮股。除在彼得堡城外，另有分理水师公务处在赛巴斯土布城、欧代萨城、喀斯边海、阿拉海及阿木河之皮特娄坡勒伍斯克城。通国水师官，在本国操兵及平日航海者，共四千二百一十九员，兵共二万六千六百八十三名，皆由沿海各县考取，按例充

俄之水师

当九年，内七年当差，二年候调。

兵船共二百二十三只，分在波罗的海、黑海、喀斯边海、赛比里亚四处。海船旗色，系红蓝白三横。驶法本于和兰，用度与英国无异。在波罗的海，铁甲二十七只，火轮四十四只，载运船六十六只。在黑海，铁甲二只，火轮二十五只，载运船四只。在喀斯边海，火轮十一只，载运船八只。在赛比里亚，火轮十五只，载运船二十一只。以上火轮九十五只，共载大炮五百六十一门，合十八万八千一百二十马力。运船未闻。 官兵三万舰艇二百

惟铁甲二十九只，内二十七只分为三等。头等无桅船二只：一名大皮特尔，铁厚十四寸，马力二千二百，载重九千五百一十吨，大炮四门，各重三十五吨；一名米呢音，铁厚十二寸，马力二千六百，载重五千六百五十吨，大炮四门，各重三十五吨。 头等无桅铁甲船

二等巡海船九只：一名艾典柏公，铁厚六寸，马力二千，载重四千四百三十八吨，炮六门，重十二吨者四门，重六吨半者二门；一名芝那拉阿达米拉，铁厚、马力、载重、炮数同上；一名阿达米拉池查阔甫，一名阿达米拉司皮里多甫，各铁厚五寸半，马力一千八百，载重三千三百九十六吨，炮四门，各重三十五吨；一名阿达米拉葛立格，一名阿达米拉腊萨来蒂，各铁厚五寸，马力一千八百，载重三千四百五十吨，炮六门，各重二十五吨；一名克尼阿斯波扎尔斯吉，铁厚四寸半，马力一千八百，载重四千二百九十一吨，炮十门，各重十二吨；一名赛瓦斯托坡，一 二等巡海船

名皮特娄坡洛伍斯吉，各铁厚四寸，马力二千六百，载重五千九百四十四吨，炮十八门，各重十二吨。

三等护边船　三等护边船十六只：一名克来马，一名乃特伦美那，各铁厚四寸五分，马力一千五百，载重三千二百六十吨，炮八门，重十二吨者六门，重六吨半者二门；一名坡尔威乃自，铁厚四寸半，马力一千五百，载重三千二百六十吨，炮二十四门，各重六吨半；一名察娄代伊喀，一名鲁萨拉喀，各铁厚四寸五分，马力八百，载重一千八百三十五吨，炮四门，各重十二吨；一名斯马尔池，铁厚四寸五分，马力八百，载重一千五百八十吨，炮二门，各重十二吨。其他十只：一名布娄美呐赛池，一名艾的呐洛格，一名库拉端，一名喇塔呢克，一名喇瓦，一名乌拉干，一名坡尔木，一名斯特蕾来自，一名堤芬，一名威什绰安，各铁厚四寸，马力八百，载重一千五百五十五吨，炮二门，各重十八吨。

又月牙船二只：一名阿达米拉坡柏茀，铁厚十八寸，马力六百四十，载重三千五百五十吨，炮二门，各重四十吨；一名诺伍果罗达，铁厚十一寸，马力四百八十，载重二千四百九十吨，炮二门，各重二十八吨（每吨合斤数见前）。

十七日丙辰　晴。午后，夏干请邵署使及彝等乘三马雪床，赴敖斯济村游。沿途楼房铺雪，蹊径结冰，可谓清凉世界也。抵其地，入一茶园，系数月前来过者。木台现已封锁，设有"Λ"字形冰台，亦用小铁床下溜，堪以遣兴。当时来人不多，在彼晚餐。薄暮男女来者始众，盖值冬令，每夕在该店设有跳舞，至丑、寅之间方散。申初回寓。

村游

十八日丁巳　阴，暖。闻近俄京有一省，现染喉症，一月之久，殇者已八千七百馀名，洵海外之浩劫也。未刻，阴风怒号，大雪缤纷，冷。

十九日戊午　阴，暖。楼顶雪化，滴水结冰。闻是日巡捕在某街，捉得三男二女。当时女放手枪拒捕，幸未伤人。搜得造作地雷之物。巡捕奖以宝星，协尉各有升赏。即时谕令通城大索数日，禁止携带手枪。 通城大索

二十日己未　阴，暖。记：俄京有施医院二所，各养有贫民数千，惜未往一观。闻有某王爵首捐广募，择地另建一所可养万人者。

按《神异经》内载：北方存冰万里，厚百丈，鼷鼠在冰下土中焉，其毛长八尺，可为褥，却风寒。彝到俄后，问无是物。或云：北极冰多，厚而且远，冰下无底，即掘见底，亦皆水而非土，故无是鼠焉。

二十一日庚申　晴，暖。闻夏园与巴立帅戏园，初用电气灯，今乃武斯吉街一带，市廛亦多悬用。故日没出游，通衢明如白昼，行者无须秉烛也。 初用电灯

二十二日辛酉　阴。俄国除犹太人不准入籍，其他各教皆有。在波兰各省，多奉天主教。沿波罗的海，多奉路德教（即耶稣教，又名新教）。俄南境多奉回教。犹太人在俄西南一带城镇，皆为游牧，俨然行国。计俄国希腊教人一千四百一十馀万；阿尔美年教人二十六七万；天主教人七百二十馀万；耶稣教人二百五十六七万；犹太教人二百六十一二万；回教人二百三十五六万；其他佛教、火教等共 俄之宗教

二十五六万。统计男女二千九百三十六七万名口，馀五千六百三十馀万皆东教人。

二十三日壬戌　阴。闻昨日某银行伙计赴局送信，兜中有纸钞十张，各一万五千卢布。买票付讫信资，将出门，觉兜已空，钞竟被人窃去。幸伊记得各张号目，已登新报，表明某银钞，见者莫收，已成废纸云。

二十四日癸亥　晴。俄后病久将危，朝不保夕，遂遣安车由法接回。是日酉初抵京，各家挂旗申贺。

二十五日甲子　阴。冷。戌初，福远峰约蒋丹如、塔木庵及夏干与彝，在米海戏园观剧。所演系老夫妇年逾五旬者，只生一女，已嫁而同居。妪既凹头深目，折腰出胸，女亦蓬头挛耳，颈有宿瘤。老夫妇日盼伊女生子。一日女有孕，母亦怀胎。女思食热麵包，伊父往买，妪于中途夺而食焉。旋妪生子，不欲人知。后婿见而讽之，因而翁婿不相能。经邻人排解，遂如初。乃同请跳舞会，来男女数十人。有一女年及笄，肥项秃鬓，印鼻结喉，皮肤若漆，络之生毛，跳舞故作媚态以惑人，观者为之捧腹。子正回寓。

滑稽闹剧

二十六日乙丑　阴。记：外国麵包铺，有种大炉，周约三丈，砌作圆圈，内含关键，能自转动。四面升火，始微温，后渐热，麵包宛转自熟，永继不绝，甚省人工。

二十七日丙寅　阴。闻某家蓄一犬，能往铺中买肉，盖主人带入某铺，约每日以若干钱买肉，每早主人置钱篮中，犬自衔之而去。倘肉数不敷，犬必吠。抵家非主人取

之不与。俄人柯洛斯养一大犬，每出必追随之，如拜客不令入门，即将巾帽棍伞与之，令其守候。待主人出，即摇尾而奉之。甚矣犬性之灵也。

二十八日丁卯　晴。礼拜日。按西国住房厨灶，固有青蝇，而不如俄国之多。虽值隆冬，亦来群集。迩因天气稍暖，厨中杯盘残沥，砧几馀腥，而营营之声大作，麾之不去，殊堪憎恶。　苍蝇极多

戌初，蒋丹如约桂冬卿、塔木庵、福远峰、夏干与彝在巴立帅戏园观剧。所演时值盛夏，赤日烘云，柳竹芭蕉，绿阴成幄。楼房形式，男女装饰，皆仿埃及与土耳其二国。通场幼男少女，以三四百计，番番跳舞，一律整齐。其领袖二女，应弦赴节，敏捷轻盈，观之令人击掌。末场则迅雷烈电，骤雨狂风，水溢屋倾，真假难辨。子正回寓。

二十九日戊辰　晴。按《礼·月令》：安形性而去声色，或缮宫室而修囷仓。西国则否。每年随时修造楼房仓库，妥藏五谷器物。至于形性，专心推物利之精，如能创造一物，有益于人工地利，或较其已用者尤为精巧，则公私所获，一生用之不竭，其著作实学书籍，则千古不朽矣。戌初团拜，畅谈甚欢。　中华重安心养性，西国偶创造发明

光绪六年一月至三月

光绪六年岁次庚辰正月初一日己巳　晴，暖。辰正，同众着公服，随邵署使向东南恭拜圣牌，行三跪九叩礼。继而团拜，同贺新年。午后有孔琪庭及孟第等陆续来拜。

俄之度支　记：俄国出入款项，按一年所收各项，如地丁税项及钱局、信局、电报、房屋等各杂款，共五万万七千零一十三万八千三百馀卢布。至所出各项，如文武官员俸薪、水陆兵马船炮钱粮，以及制造枪炮船只、修建房屋炮台，与各杂项，共五万万五千六百一十万零五千四百馀卢布。以上所入，仅敷所出者，因设法各处搜括，始得如是耳。盖二年前有事于土耳其，一年所入，只五万万卢布，而所出至六万万卢布之多。库藏支绌，国家原有民债，近年又贷外国银钱，公私债积至十九万万六千七百万卢布。故俄历一

千八百七十六年（即光绪二年）改用纸钞，先出七万万九千七百三十二万张卢布，次年又出二万万八千万张卢布。前十数年，俄皇喀色林第二之世，曾出二万万纸卢布。至与法国鏖兵时，钞值落至一银卢布易四纸卢布十八考贝。兵息后，值虽稍长，仍三纸卢布易一银卢布。国家知其无益，设法抽回，乃设银号兑换纸、银卢布：二纸卢布或一纸卢布半易一银卢布。今民间仍有六万万之多，遂以之而取利焉。

初二日庚午　晴。酉正，邵署使召饮于豆儿街卫阿那馆，同席有桂冬卿、塔木庵及夏干诸君，酒食甚佳。戌正，桂冬卿约在马林斯吉戏园观剧，所演山水树木，一望无际，百卉芬芳，真假难辨。顷蒙邵署使行文外部，代请护照。彝亦函致德、法二国公使，发给护照。数日领讫。有德国参赞布朗，致管理德国边界艾达昆地方游击柯洛斯信一函。彝一一具书答谢。 申请护照

初三日辛未　晴。见温宫后江面，以木栅圈冰，周逾四里。中一木亭，高二丈，盖为冰上赛马也，其期未闻。

初四日壬申　晴。酉正，对岸冉森约馔，同席男女二十六人，有英吉利、法郎西、德意志、合众、瑞典、和兰、丹尼、葡萄牙、日斯巴尼亚九国人，畅饮甚欢。亥正谢归。

初五日癸酉　雪。乘雪床赴所识各处辞别。入夜束装。是早有北印度小国王腊木山得尔来拜。伊不欲顺英，曾聚众击之不克，今逃于亚细亚西北一带，游历俄、瑞、法、德各国，以图报复。据云：印度与中国同教，种鸦片以贩华， 印度小国王之言

实迫于英，非土人之本意也。又云：喀什噶尔复被中国收回甚佳，该处回民既为中国叛逆，又为印度仇敌。中国生齿日繁，何不移往新疆空地，令其耕种？今任其往赴金山、古巴等处谋生，殊非得计。如中国肯收邻民，则印度之愿入版图者多矣。

启行返华 初六日甲戌 雪。早餐后，即别邵署使及蒋丹如诸君。未初，乘雪床南行十馀里，赴卫奚里火车栈，蒙蒋丹如、桂冬卿、塔木庵、福远峰、王鹏九、石平甫及夏于诸君送别。未正开车，申正晴。

初七日乙亥 雪。未初，至俄界威尔巴蕾少憩。验护照后，开行六七里。未正，入德界艾达昆。下车，访游击柯洛斯，面致布朗之函。其人延入客厅，待以酒食，照料行李，情意甚殷。申初复开。忆在俄境，银沙铺地，玉艳堆山，冷气逼人，肌生寒粟。入德界，始见炊烟，另换一番景象也。入夜雪止。

到柏林 初八日丙子 阴，凉。将抵德京，宿雪渐薄。卯正，入柏林。钱琴斋、刘鹤伯以车迎入公署，相见甚欢，畅谈已往。旋谒李星使，拜见参赞官徐仲虎（建寅）及罗缉臣、陈镜如、赓韶甫、荫五楼诸君，坐谈极久。午初街游，天气虽凉，河已半化，积雪无多。见遮尔园草色迷青，柳枝染绿矣。戌正，钱琴斋约在维良戏园观剧，男女伶人，装饰美丽，曲调翻新，稍异于俄，耳目为之一畅。

徐建寅钱德培邀宴 初九日丁丑 阴雨。刘鹤伯约在凯赛好富馆早餐。晚徐仲虎、钱琴斋诸君邀饮于文特登林敦街之波文偕奚馆，后

在兰姒园看马戏。有二日斯巴尼亚人，年逾弱冠，英姿飒爽，身体魁梧，各与一牛争力，曳尾扳角，力比孟贲，其雄勇可称万人敌也。又有溜冰及驾雪床往返驰驱者，皆仿俄人而演也。

初十日戊寅　阴雨如昨。巳正，陈镜如约馔。后乘车往拜巴提督，未遇。酉初，李星使召饮。亥初，同钱琴斋、刘鹤伯、赓韶甫、荫五楼乘车赴丹斯施人馆。是日为男女生徒聚会跳舞，彼此互换鲜花，师长奖励宝星之期。楼房宏敞，男女如雲。子正回寓。

十一日己卯　阴雨阵阵。早与诸君告别，午正起程，登火车，李星使偕徐仲虎、钱琴斋与罗、刘、赓、荫诸君送行。未初开，亥初抵克伦。晚馔后换车，亥正开，入法界。一夜大雨。记出德京，微雪不见，阡陌交通，畇畇朊朊，盖德距俄都偏南八九度也。

十二日庚辰　阴雨。巳初，抵巴里，有军门日意格来迎，同车入达罗卜店。午初，日意格约馔，同席为伊弟日意凯夫妇及高尔介。未初着公服，入使署谒曾袭侯，知已往伦敦公干。见李湘浦、张听帆、联春卿诸君，畅谈极久。晚张听帆、李湘浦约馔，甚佳。　抵巴黎

十三日辛巳　雨。戌正，张听帆约往沙塔蕾戏园观剧，所演数十年前英、法在印度孟买地方攻击土人事也。真马登台，火器齐发，烧毁楼房，男女逃避，惊心动魄，种种可观。

十四日壬午　阴。巳正，曾袭侯来自英，即往拜谒。知

曾纪泽之随带人员

此次袭侯奏调随带文武员弁之驻英、法国者：三等参赞官二员，为盐运使衔候选道刘开生（翰青），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道衔候选郎中陈松生（远济），湖南长沙府茶陵州人。三等翻译官三员：五品衔都察院学习都事左子兴（秉隆），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人；内阁候补中书联子振（兴），镶白旗汉军人；江苏候补同知兼理支应官陈莘耕（志尹），江西建昌府南丰县人。随员五员：员外郎衔候选中书科中书支应官杨仁山（文会），安徽池州府石埭县人；五品衔候选知县李芳圃（炳琳），直隶永平府滦州人；江苏候补府经历李登甫（贵朝），四川成都府金堂县人；候选县丞曹一斋（金咏），湖南长沙府长沙县人；萧介生（仁杰），湖南长沙府善化县人。医官曾省斋（念祖），湖南长沙府益阳县人。候选典史供事王小峰（国治），直隶天津府天津县人。学生二名：候选县丞谢智卿（先任），王钦轩（世绶）。武弁四员，为丁华容、汪席臣、邹理堂、王南陔。又携来法文翻译官一员：法人法兰亭。至郭星使奏带之翻译、随员，俟曾袭侯接任后，仍留随驻英、法者，为马清臣、凤夔九、联春卿、李湘浦。旋赴各室投刺，拜见诸君焉。

杨仁山

十五日癸未　阴。未初，乘车赴轮船公司写船票，系于本月二十七日由马赛海口开往中华者。因钦差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星使，不日由日斯巴尼亚国走法、英，回合众，现有参赞官陈楚士（嵩良），随员吕逸屏（祥）、陈南甫（桓），翻译官何慎之（飞鸾）四人先至，住于凯歌路丹森店。又张听帆于去冬三年报满，复经陈星使奏调美国，故

往拜陈兰彬诸随员

同陈楚士诸君待星使随赴合众。彝遂乘车往拜诸君，坐谈极久。戌初乘车，至北路火车客厅，少坐登车，戌正开行。

十六日甲申　阴雾。丑正，行抵法国戛蕾海口，下车登船，即时展轮，风浪颇大。寅正，至英国都法海口，改登火车，即开。卯正抵伦敦，乘马车入公署，先见凤夔九，谈至巳正后入各室，拜见陈松生、马清臣、左子兴、陈莘耕、曹一斋、曾省斋诸君。午初，凤夔九约馔。未初晴。酉正，陈松生邀饮于荔榛街之柏灵坦馆，酒食颇佳。 抵伦敦

十七日乙酉　阴。申初，同陈松生、凤夔九乘车行十数里，至哈木斯代达村拜旧邻人柯冀蒂母女，因伊子毕姻后另树门墙，故母女移往乡间，以图撙节也。在彼少叙，各饮加非一杯而归。

十八日丙戌　阴。午后，同陈松生、凤夔九乘车往拜医生安柏尔，及日本学习翻译末松谦澄。谈次，问及长崎道至，据云已返旆扶桑矣。戌正，马清臣约往阔达戏园观剧，所演名曰《新旧爱》，系二女，一不忘旧爱，一新爱重于旧爱，悱恻缠绵，各有情趣。

十九日丁亥　阴，大风，凉。午初，乘车往拜金登干、泰乐尔。未正，邻人怀达约午酌，同席男女十二人，酒食丰盈。酉正，马清臣邀饮于阿奎良木，此院原有女由炮中喷出之戏，因曾受伤，奉官禁止技艺之类乎此者，如违，即行封禁。其他如阿盖堂等处，皆因男女游戏天明始散，未免有伤国体，闻亦封禁云。 禁演节目

二十日戊子　稍晴。英人皆云好天气，因客冬大雾迷

漫，咫尺不见人，已历三月，多有病殁者。迩来雾虽少息，而天仍频阴，故有是说云。午后，金登幹、安柏尔、怀达等陆续来拜。申正，与诸君告别。戌初，蒙诸君送至柴令克洛斯火车栈。登车。戌正一刻开行。亥正抵都法海口，即刻下车登船，子初展轮。风雨兼霁，船甚簸扬，同船男女百馀人，而呕吐者过半。

由英返法

二十一日己丑 阴。丑初至戛雷海口，改登火车，即开。辰初抵巴里，仍入前寓。未初，往谒曾袭侯，坐谈极久。酉正，李湘浦、联春卿、联子振设馔，旧雨重逢，可以借伸积愫也。入夜大雨。

二十二日庚寅 晴。戌正，曾袭侯接电信，知奉旨派使俄国接办伊犁界务。即时召彝返俄，俟事竣再行回华。彝固辞不获，致将船票缴回，并请前赴马赛，将客冬由俄寄去之行李取回巴里。

曾侯使俄仍命随行

二十三日辛卯 阴。前初六日曾寄信走恰克图至北京，报彝起程日期，以慰亲怀。至是复寄电信，禀知留彝之故。在德国石斑岛地方，有学习武弁杨德明，身染痨症，无力学演。李星使饬令随彝回华，以便沿途照料。兹闻留俄之命，即以电报禀闻李星使，再为酌办。酉正一刻，由寓乘马车，至吕阳火车栈，少坐登车。戌正开行。入夜颇凉。

二十四日壬辰 晴。巳正，抵马赛，入马赛大店，知数日前经李星使、日军门同派蜀人李少伯识拉丁字能法语者，携杨德明至此候彝一同上船。是日李少伯接日军门电信，令伊僦居暂驻，杨德明候便回华。遂同彝登楼看视，见

能法语之李少伯

杨德明病症颇重，不禁为之酸楚。午后街行，天气晴和，春风荡漾，花柳芬芳，盖地近海而暖气盛也。未正，货栈开，即持号票乘车，行数里而至，见其首事，给票取物。据云：由俄寄来行李，现已入号，请明午后遣人来取。

二十五日癸巳　晴。未初，令店仆持刺往取行李，查验毫无伤损。申初，有华人田阿喜者来拜。夫田，浙江人也，善杂技，年近五旬。幼来泰西卖艺，后娶英女为妻，生有二子：长子二十七岁，能英、法、德、义、葡五国语，华言一句不解；次子二十三岁，能英、法、德三国语，微晓华言。剃髮编辫，服饰尚未改也。田曾周历各国，获利甚巨，且得有宝星赏号云。 田阿喜

二十六日甲午　晴。早起，改书行李箱为巴里中国钦差公署。未初，送至火车栈房，令以慢车送至巴里。

二十七日乙未　晴。早有福州船政局帮办、瑞典人额朗者，因事乞假回国，适至同寓，约于申初一游。届时登车行数里，先看运水处、积宝楼。一路莺声燕语，柳暗花明。旋入大园，登积古阁一览。左海右山，树林荫翳，凭栏远瞩，不知吞吐幾许烟雲矣。回寓，知李少伯已代杨德明觅得居止，即往看视，劝以安心调养等语。酉正登火车，开行一夜。

二十八日丙申　晴。巳正，抵巴里。早餐后入公署，谒见曾袭侯，坐谈极久。记：法国文职大员，经统领派充者九：曰吏部，曰户部，曰外部，曰商部，曰工部，曰兵部，曰海部，曰藩部，曰刑部。按本年户口册载：京城文职计二 谒见曾侯坐谈极久

十万五千零八员，各家人口计二十九万六千三百八十七名，仆役计四万七千三百零三名，共计五十四万八千六百九十八名口。

二十九日丁酉　晴。午后乘车往拜高安、卢的，畅谈已往。迩来巴里车辆，多仿伦敦单马轻车名韩森者，仍用四轮，御者坐前，车门不分四页，作一整扇，如荷叶形，须乘车者自行推曳之。

三十日戊戌　晴。按泰西有总论美、英、义、法、俄五国一节，略云：美人无话不言，英人无物不食，义人无曲不歌，法人无式不跳，俄人无所不贪。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历历详查，名实似符，故录之。

谚语形容之国民性

二月初一日己亥　晴。曾袭侯订于本月初五日亥初请茶会，令日军门之弟日意凯及翻译官法兰亭同为料理。自是日起，洒扫铺陈，内外整洁，气象为之一新。

初二日庚子　晴。午初，同李湘浦、张听帆乘车游柏路旺囿。天暖云稀，风清气爽，往来车马，扑面香尘。一路列树成行，栽花成陇。在瀑布旁茶肆少坐饮茶，与游人闲话，殊豁襟怀。按各国风景不同。在伦敦荔榛囿，朝夕往来者尽仕宦名人。此则分为三等，有各国驻节使臣，有富室巨商，有妓女伶人，是法俗不如英俗之正，亦可概见。然法人之洞澈天文地理，以及各种杂学，又为西人之冠云。闻当日巴里之品箫名妓亦往焉。

法英优劣

初三日辛丑　早稍阴，午后晴。亥初，同张听帆赴合众人苏威呢家茶会。男女百馀，歌唱跳舞，丑正，夜酌后回

寓。

记：法国人丁，共三千六百一十万零三千馀名口，内天主教人三千五百三十八万七千有奇，耶稣教人五十八万一千有奇，犹太教人四万九千四百有奇，别教人如回教等共八万五千有奇。各教一律看视，惟天主、耶稣、犹太三教予以俸薪，给以经费。天主教之主教神甫俸薪，共四千一百五十万零八千二百九十五方；礼拜堂及学堂公费，共一千零二十万五千四百方。耶稣教之教士俸薪，共一百四十一万六千方。犹太教之教长俸薪，共十八万八千九百方。耶稣、犹太教堂公费共八万方。一年教门共用五千三百三十九万八千五百九十五方，按行价合银七百四十七万五千八百零四两。

初四日壬寅　阴。酉刻，刘开生、杨仁山约在马达兰坊右吕戛馆晚酌，同席有李湘浦、联春卿、联子振。亥初回寓。 杨仁山等邀宴

闻明日本署茶会，所请为各国公使随员，本国文武仕宦，以及他国名士富商。已发请柬八百，是夕仍有纷纷来讨者。记：法国电线，始于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即咸丰元年），今路长九万六千九百六十里，线长二十六万八千五百六十里，设局二千八百九十五处，客岁一年所发电信八百零四万七千八百二十六函。

初五日癸卯　晴。酉正，曾袭侯召饮，同席有巴西公使夫妇、居停主人夫妇、法兰亭内眷、日军门兄弟，肴皆华馔，甚为丰盛。记：本公署客厅宽敞，铺陈华丽，对面有 曾侯举办茶会

玻璃大室，四面栽花，中一水法。饭、茶厅二间，装饰亦皆整洁。当日因请茶会，厅设长筵，列茶酒、小食、乾鲜果品。亥刻，侯夫人坐客厅正面，男女到者有千馀人，先谒袭侯，继而领见夫人，皆如礼而进。厅之左鄙，有乐工八名，鼓乐声喧，卯初始止。

初六日甲辰　晴。戌正，同李湘浦、张听帆乘车赴周安家茶会，款待良殷。有法人魏艾门者，随手变幻戏法。以手帕裹一洋钱，请李湘浦右手持之，继以一大玻璃杯盛水，满而不溢，复请举于左手，令将帕覆于杯面。伊言"松手"，闻钱声落于杯内。迨启帕，则钱在魏手。诚妙法也。子初回寓。

初七日乙巳　晴。戌刻，同李湘浦、张听帆赴英人休什家茶会。彼此歌唱甚欢。

法国人的文化程度

记：法国幼丁学习，归国家管理，多经天主教主把持。通国人分三等：第一在六岁以下，第二由六岁至二十岁，第三在二十岁以上。第一等，不能读者三百五十四万零一百一十名，只能读者二十九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名，能读而书者十五万一千五百九十五名，能否不知者三万八千零四十二名：以上四百零二万二千零九十五名。第二等，不能读者二百零八万二千三百三十八名，只能读者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一百二十五名，能读而书者五百四十五万八千零九十七名，能否不知者七万零七百二十一名：以上八百七十八万六千二百八十一名。第三等，不能读者七百七十二万零三百六十二名，只能读者三百三十万五千一百三十名，能

读而书者一千三百零七万三千零五十七名，能否不知者二十一万四千零五名；以上二千三百二十九万四千五百五十四名。通国男女共三千六百一十万二千九百二十九名。由是观之，不能读而书者，第一等计十分之九，第二等计十分之半，第三等计十分之三四。综核通国人民，除六岁以下四百馀万外，其不能读而书者，计十分之三焉。

初八日丙午　晴。查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即同治五年），法国版图，绝长补短，得五十四万三千零五十一方吉娄美当。每一吉娄美当合英里八分之五，不足中国二里，共计一百八十六万七千三百二十方里。居民三千八百零六万七千零九十四名口。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即同治十一年）与德战后，里数减至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七十七方吉娄美当，合一百八十一万七千一百方里；人民少至三千六百一十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名口。前后不过六年，已失地五万零二百二十方里，伤人一百九十六万四千一百七十三名口。足见战争之苦也。 法之土地人民

初九日丁未　晴。午后同李湘浦乘车，游邦麻晒杂货肆。楼房宏敞，四面临街。出售各国绸缎毡毯、金银木石、皮棉纸货以及中华瓷器、日本漆器，罔不具备。楼凡四重，除罗列货物外，有看新报厅、观油画厅、茶酒小食厅、笔墨缮写厅，以便客人休息。男女伙计有二千馀人，车一百辆，马一百二十四。每日清晨午后，通城送货二次，如一年内未经用过，颜色不变，亦无伤损，准其退回，原值如数归还。 大百货店

初十日戊申　晴。记西俗：幼童初学跳舞，先演男女接见礼仪，继而陆续学演扑拉喀、戛大力、瓦拉自三式。又有名文达米、斯尔洛之尔得勾倭蕾者，可谓愈出愈奇矣。申初，往拜陈楚士，少叙回寓。

十一日己酉　晴。近数年间，法之国债，积至八十六万四千三百二十一万九千方。又前由西历一千八百一十四年（即嘉庆十九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即同治八年），历代共贷一万四千零六十四万一千九百八十方。总计八十七万八千三百八十六万零九百八十方，合银十二万二千九百七十四万零五百三十六两五钱。（法之国债）

十二日庚戌　晴。戌初，同李湘浦、张听帆乘车往看斯盖丁苓冰嬉。地式宽广，楼房高大。正中一池，阔二丈，长四丈，四面铁栏，铺以漆地。出赁四轮冰鞋，男女擅此技者，可以游戏。正面设一戏台，台前奏乐，每日由戌初至亥初，先为冰嬉奏乐。由亥初开场，演杂剧，至子正止。台前列座，四面临墙。又设散座，有小方槅为雅座，每槅容四人，来者每人一方，惟茶酒值稍昂。

十三日辛亥　晴。由本日至十五日，在立沙勤努瓦街开市，出售由各省及各国运来火腿、香肠。午后同李湘浦、联春卿乘车往观，行八九里始至，见左右列棚四百馀间，长逾一里。火腿形式不一，男女观者如蚁。其后有器皿市，出售盆、罐、勺、匙、扫帚、簸箕等物。申正回寓。（各省各国火腿香肠）

十四日壬子　晴，凉。记：巴里道途坦洁，遇石块煤漆，稍有不平，则有泥水石匠修补。现在街巷增多，铁道海车

亦复不少。因法邦改为民主，凡街名之有关君主字样者，易以新名。如本街原名阿伍女居鲁瓦得娄木，译法言罗马王街也（罗马王，法国前朝太子之称也），今改为阿伍女克犢贝，其义未译。入夜微风，冷。

十五日癸丑　晴。法京马达兰街及义大鼐街一带，加非馆星罗棋布。每日由戌初至丑正，男子咸来饮酌，而妓女亦入肆招客，男女嘲笑戏耍，满室春生，鲜有因而口角者。在江西一带，广设学校，各国生徒之来习者，多侨寓彼处民舍。按各街加非馆之佣保皆男子，惟彼处多佣幼女，则青年之佻达者，可与之缔交焉。

十六日甲寅　晴。前本署设茶会，因客皆学问仕宦之人，故楼上书房，一切陈设，不必移置。讵料是夕竟失具文多件，袭侯令嗣之帽，亦被人窃去。据云，系一洋人脱而看之，遂同携上下楼两次。后伊混入众中，杳无踪迹矣。何黠者之多也！ 曾侯公子之帽被客人窃去

十七日乙卯　晴。记：前在王宫后石柱前，设有气球船，腾空系以绳链，高约十丈，可坐四人。每人一镑。升高四望，远及百里，如在云雾中游。闻三月前因骤风暴雨，人力不及下曳，绳断链折，飘落城外，幸未伤人。迄今尚未修理完固，故未添设焉。 气球船

十八日丙辰　晴。酉正一刻，请陈楚士、刘开生、杨仁山、曾省斋、林旭台（庆升）、左子兴、李湘浦、张听帆、联春卿、联子振诸君在立梧里街大鲁武馆晚酌，畅饮甚欢。

记：法国人民，前与德国鏖兵，生者一年共八十二万六

战时人口死多生少

千一百二十一名，死者一百二十七万一千零十名，嫁娶者共二十六万二千四百七十六名，是死数较生数多四十四万四千八百八十九名。至本年，生者九十五万零九百七十五名，死者八十四万五千零六十二名，嫁娶者共三十万五千四百二十七名，是生数较死数多十万五千九百一十三名。由此观之，战争无论胜负，均为荼毒生灵。倘得永庆升平，则海内幸甚，生民幸甚。

大马戏场

十九日丁巳　晴。戌正，陈楚士约在西包得隆场看马戏，地在旧贤周赛扮街北首。场极大，铁作间架，玻璃代瓦，高八九丈，周八十馀丈，四面列坐十层，可容六七千人。场形椭圆，中心池亦椭圆，周约四十馀丈，建铁柱，四周作二十四面门，共十一池。池之中央，另以绳索栏成一池，周二十四丈，四面分立八人，监视绳索，防马窜越。其在池内演技者，以古式御车接送。当晚所演池内者，与他处大同小异。惟池外有幼童八名，乘小马往来驰赛，继有幼女四名，御双马车，自执鞭，往来驰赛。车式与春秋时之战车同。末场四男四女，各骑一马，前驭双马，是一人御三马，往来驰赛，同绕三次，以末次先过池边摇铃处者胜。

法之铁路

二十日戊午　晴。记：法国火车铁道，始建于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年（即道光二十年）。当时车路无多，统归国家开立。自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五十八九年，改归民行，国家随时协助。由是以先立者名曰旧网，后立者名曰新网，因其式四面盘环故也。今通国道长二万零三百五十

七吉娄美当，内旧网长九千五百三十，新网长一万零八百二十七，合计三万八千一百七十华里。其道分为六路：曰东路，曰西路，曰南路，曰北路，曰中路，曰巴里欧昌阳路。该行一年所获，共计八万五千八百七十万七千一百六十六方，合银一万万二千零二十一万九千零四两五钱。

二十一日己未　晴。早起，料理行装。戌初，同众随 随曾赴英
曾袭侯及官眷男女上下共二十八人起程，乘车至北路火车栈，登火车，戌正开行。入夜阴。

二十二日庚申　阴。丑正，至戛蕾海口，改登"卫吾"轮船，即时展轮。风雨交作，浪涌船摇，人人呕吐，甚冷。寅正，抵都法海口，改登火车，即开。卯正至伦敦，入公署，早晚皆陈松生邀饮，甚佳。

二十三日辛酉　阴，凉，细雨阵阵。闻伦敦大铺卖货，价值不定，如一物号值十什令，即时付钱，可减去一什令； 分期付款
一月后付钱，则照所号不减。书肆又有体恤寒士一法，如一编值十什令，买者不能即时付钱，一月后亦不能付讫，则改书价为十一什令，书肆按月往取一什令，毕而后已。

二十四日壬戌　阴雨。旧识英人毛色尔，生有四子一女，长子次子同在乡学肄业。客冬连日大雾，惊闻长子染疫，本拟即往，因在家二子稚幼，且初染未必即危，故未往视。次日又闻病笃，迨第三日往视，则已赴泉台矣。主人扃其室以防传染，禁他人入，毛惟立于玻璃窗外窥之而[illegible]。

二十五日癸亥　阴雨，雷始发声，申初雨止。同李芳

圃步游荔榛囿，天气尚凉，树犹未绿，而草色遥看已有矣。入夜复雨。

二十六日甲子　阴。戌初，曾省斋约往阿拉罕布喇戏园观剧，所演系一苦人，入山拾一古表，经仙人告以日日上弦，诸事吉利，忘则有大变。初每日上弦，竟富甲一乡，贵为王爵，桂殿兰宫，娇妻美妾，日在温柔乡中，甚为快活。一日忽忘上弦，竟被气球载至北极，冰山雪洞，寒气逼人。其人畏冷。旋吹至埃及，赤日炎天，地皆红色，其人畏热。又吹至中华，冷热均匀，而地势人情大异。正游行间，忽忆上弦。甫上弦，已吹回本地矣。通场所演之冷、热、温三带，山水之枯秀，花木之多寡，楼房形式之不同，男女衣冠之迥异，殊属新奇。

新奇戏剧

二十七日乙丑　阴雾。晚同李湘浦在伦敦巴威连观杂剧，有一少男名甘朴贝者，初上台披乌衫，着黑裤。甫歌一曲，变一水师武官。又歌一曲，变一白发老人。继而一农家老妪，继而一娇艳少女。每曲一变，每变皆在原立处毫不挪移，改换极速，亦奇技也。

二十八日丙寅　阴雨。午初，陈松生约早馔。后同乘车往拜日本翻译官末松谦澄。遇伊国头等参赞官富田铁之助，其土音读曰托米塔太自呐斯吉，又随员何田熙，其土音读曰席拉木喀瓦达。笔谈甚畅，酉正回寓。入夜风。

与日本翻译官笔谈

二十九日丁卯　阴，雨雹。酉正，同凤夔九乘车拜柯費蒂母女，少坐饮茶。后至君主路第三十二号，赴塔喇柏夫人家茶会。男女五六十人，有二女，各歌一曲，清音妙

响，嘹亮可闻。旋入后堂，有一小戏台，请其戚友男女六人，作戏一出。所演系一女与所欢已订同心，后因事远游，逾期未返，女有摽梅之叹，不得已而嫁焉。偶处无猜，伉俪甚笃。无何所欢归里，稔知其事，遂往拜之。女见，悲喜交集，深悔已往，然不能重续鸳梦矣。一日通其意于夫，不胜扼腕。夫闻之，佯为欣悦，令二人再结丝萝。女甚喜，急召所欢至。不意其夫出数语，致伊垂头而去，从此不敢复问桃源矣。演后夜馔，子正谢归。　家庭演剧

三月初一日戊辰　阴。闻伦敦谚云：有"尔"月，食虾蟹。按英呼虾曰洛布斯特尔，呼蟹曰欧艾斯特尔，适遇有"尔"字之月，而许食之，故有是谚。如正月曰占牛"尔"立，二月曰费卜流"尔"立，三月曰麻"尔"尺，四月曰艾普"尔"立，九月曰赛普丹柏"尔"，十月曰敖克兜柏"尔"，十一月曰那欧文柏"尔"，十二月曰的森柏"尔"是也。是五、六、七、八四月，为限禁之期矣。　有"尔"月

初二日己巳　阴雨。按英法国仕宦男女之奢费，较他国显而易见，然查之，又有从俭之处，如乘车街游赴会，当显露豪富之际，而无前后仆从之盛，苟带跟役，则与马成四；无跟役，与马成三；追自御，则与马成二焉。

初三日庚午　阴。礼拜。未初，安柏尔夫妻邀饮，薄醉而归。闻英上下会堂早当开门，迩因更新、率旧二党纷议，更换官员，迄今未定。　二党纷议更换官员

初四日辛未　阴，凉。见街市有苏格兰游民二人吹苏笳，一人沿门乞钱，二人演技艺，置二剑于地，搭成十字，

一人于四面一足跳舞，随乐声而往来，侧身探臂，终不触剑。

初五日壬申　阴。记：英都茶坊酒肆，皆有雅座，修饰华丽，饮者鼓琴歌曲，可以谈笑自如。惟奉官禁，不准男女二人专用一室，以防私奸拐带等事。亦正风俗之一端也。入夜雨。

初六日癸酉　阴雨。记：英国政教，较他国尚优，通城无妓寮群处。诸校书皆僦屋以居，迁徙不定。男子之好狭邪游者，可于戌、亥、子三时之间，或在阿拉罕布喇看戏，或在阿奎良木看杂剧，或在阿盖堂跳舞，或在喀文戛顿听乐，或在帕拉麻与艾宛色斯饮馔，于中择其尤者，携手同行，或询问里居，另日造庐而访焉。近年政教日强，如阿盖堂禁跳舞，艾宛色斯遭回禄，斯盖丁苓假冰嬉各处，皆勒令闭门。其他如巴威连小戏园、呢麻勾加非馆，虽准开设，皆限至子初完场，以示防闲之意。闻通城皆有烟花之薮，惟贤专斯梧、柴拉细、匹马离沟、牛盈屯四处，尤为蜂蝶所乐趋也。

狭邪游

初七日甲戌　阴雨。午后，有一英童，年十四五岁，来拜左子兴。值其外出，乃入彝室，据案而坐，见有十三什令六佩呢，竟卑词贷去。彝不认其人，亦未询其姓字。迨子兴归，始知姓敦斯特尔，名茀莱得立。

童子乞贷

初八日乙亥　阴雨，雾。见伦敦新闻纸，屡言现失某物，价值若何，有拾得者，请送某处，偿钱若干。闻数日内，物皆归于原主。盖以拾他人之物，非分所应为，还而

受其所偿，是理所应得也。

初九日丙子　大晴。午后，闻英君主率二公主，由比国回住文恣行宫。酉正一刻，曾袭侯约傅立兰及彝等十六人晚酌，肴馔甚丰，食毕畅谈，子正始散。

初十日丁丑　晴。按英、法国俗，衣有污垢，皆送浣衣局，每礼拜一次。铺中出售帐簿，长一尺，宽三寸，可用四个礼拜，共二十八页，价六佩呢。每页竖分两行，每行横印衣服名目，如汗衫小衫、长裤短裤、长袜短袜、手巾面巾、洗布抹布、褥单被单、枕套椅套、袖头脖领、腰围领带、桌布饭单、指巾桌罩、椅罩凳罩、窗帘床帐、沐浴长衫，以及男子卧巾、妇女头巾乳围、孩童各衣等。物主按件注明，加书某年月日，左右分开，各执一行。迨六日后，浣毕，按件填写工值，送时核对无差，则再取待浣者。　浣衣局

十一日戊寅　晴。记：外国糖分四五种，碎者如中土之红糖、潮白、雪花之类。碎方块者，光明清净，名曰水晶。以上为甘蔗与米穀所造。惟常用者，造以蔓菁，其色青白而质坚，虽溽暑而不化，其大块如塔形，上尖下圆而平底，长二三尺，重由七八至一二十斤不等。铺中出售，锯成寸方块，厚三四分，按斤论价，所馀渣末，价稍廉。　食糖

十二日己卯　晴。记：英都大店大肆，皆有新造一种门扇，中含钢条关键，前推后曳，皆能自闭，无须前曳后推也。申正，金登干来拜。

十三日庚辰　晴。记：伦敦车夫之御韩森双轮车者，人

既强壮，马亦骁勇，故朝夕驰驱，无疲惫态。至御四轮佛尔辉车者，则逊于此多矣。

幽默耐戏　十四日辛巳　晴。记：英人有一趣意，系甲与乙约，请乙说一字。如甲默写不出，则甲衣为乙所有。后甲另问一语，如乙应对不洽，则衣仍属甲。约定，乙说一字，甲故意写不出。继而甲以两手抚胫，问“我手在何处？”乙曰：“在汝胫上。”又将一手插入衣兜，问“我手又在何处？”乙仍曰：“在汝衣兜内。”甲曰：“非也，在汝衣兜中也。因我衣已输于汝，今既如此对答，则衣仍属我矣。”

十五日壬午　晴。早见新闻纸言：昨有一马，运二吨煤，因负载过重，马力不及，御者鞭之甚虐，经人劝卸半吨，不听，旋被巡捕执之，罚四十什令，监禁一月。

十六日癸未　晴。晚同曾省斋、李湘浦在堪特柏里园看杂剧。有一童女，连歌七次，每次衣色更新，随歌而舞，声调朗爽，体态轻盈。又有六小犬，一人指示跳舞，排行列队，整齐若人。

格兰斯顿为相　十七日甲申　晴。闻英国率旧、更新二党争论，至今更新党胜。及立葛兰敦为相，仍有不左袒者，因葛喜静而不好战也。由是观之，党与之见，中外讵有殊情哉！

十八日乙酉　晴。因新嘉坡领事官胡璇泽病故出缺，曾袭侯言及：俄事就绪后，当奏派充新嘉坡领事官。彝以客游三载，未能侍奉高堂，五夜自思，殊多负疚。且领事

曾侯拟派充新加坡领事官　官责任綦重，新嘉坡政事又繁，碌碌庸才，实不胜任。遂禀请仍愿乞假省亲，俟旋里稍尽乌私，再定行止。

十九日丙戌　晴。酉正，陈星使率陈楚士、吕逸屏，陈南甫、张听帆、何慎之诸君由巴里到，彝随曾袭侯及陈松生、马清臣乘车至柴令克洛斯火车栈，迎入本街朗康店。又前随袭侯由华来法之翻译官法兰亭，现经法国派充天津领事官。是日伊夫妇亦到，遂与陈星使同寓。畅谈至宵深始罢。　　陈兰彬到巴黎

〔原书卷十五终〕

庚辰三月二十日丁亥　晴。午后，陈星使率陈楚士诸君前来答拜。记：伦敦通城，大信局十三，其总局在老城贤马尔勒巷；分局五，一在葛蕾斯晢尔池弄，一在隆柏尔巷，一在乐盖坊，一在麻尔克巷，一在柴令克洛斯街。又中西局在豪娄贲街，北方局在艾苓屯街，东方局在东考门溯路，东南局在布拉克蛮弄，西南局在卜静门，西方局在昧儿街，西北局在艾文朔街。　　伦敦信局

二十一日戊子　晴，暖。酉正，彝请陈楚士、陈松生、陈南甫、陈莘耕、法兰亭、马清臣、张听帆、曾省斋、曹一斋、李芳圃诸君在荔榛街柏灵坦馆晚酌，欢饮畅谈，亥初回寓。

二十二日己丑　晴。午后有乞假回国之广东副税务司葛德立来拜，坐谈极久。记：英国寄信，在本国各省各城各镇各街，不分路之远近，信资一律。如一函重不逾一两者，一佩呢；不逾二两者，一佩呢半；不逾四两者，二佩呢；不逾六两者，二佩呢半；不逾八两者，三佩呢；不逾十两者，三佩呢半；不逾十二两者，四佩呢。若数逾十二两，　　英国邮资

则由第一两按一佩呢计，是一函重在十四五两之间，票资须用一什令三佩呢。凡寄信而未贴信票者，则送至某处，向收信人罚钱加倍。若所贴信票与分量不符，即送至某处，向收信人倍罚所欠。除官府文件外，每封不得长过十八寸，宽过九寸，厚过六寸。

二十三日庚寅　晴。记：英国有多物整旧如新，名曰二手货，如床榻衣履以及小儿玩具等物。人多不欲制买，恐系染病或亡人之物，则买之不利，而于衣履尤加慎焉。

有女同车

二十四日辛卯　晴。午后，同李芳圃步游荔榛囿，因天时渐暖，故车马纷驰，桐槐映日，有女同车，乐而忘返。见在阿拉伯金像亭后敞地，新设一加非馆。地基不大，一层木房而已。四面廊下设座，阶前列桌椅数行，左右大树青葱，扶疏绕屋，浓阴密布，暑气不侵。想热客来此，不知涤去尘襟幾许也。

二十五日壬辰　晴。午后，有寓佛尔门街之英人陶坦汉来拜。据云，当土俄构兵时，伊为土国领队官，曾充希腊国操兵官，皆得有宝星功赏；如中外构兵，情愿效力戎行，助华御侮；苟有用时，祈代禀知钦使，候召而往。

英国军官志愿来华效力

二十六日癸巳　晴。记：伦敦小货肆，有无力贴报单登新报者，则以铁片凿数字，以墨印于石道上者，斯亦不惜字纸之一证欤？

二十七日甲午　晴。在英国各处，寄送新报之价，除总信局以五什令包送一年外，无论路之远近，每张半佩呢，重不得逾二两，多则每二两半佩呢。必系本国印成，未经

裁开订本者方送。或忘贴信票，或分量不符，追送到某处，皆向收报人罚钱加倍。外面或以纸裹，或以绳束，必须两端皆露，不得盖以火漆，粘以水胶，以便信局开验是否新报，违者照信价议罚。其中夹有他项纸张者，罚亦如之。新报面除写人名住址外，另加一言者，罚亦如之。有重过十四斤，长过二尺，宽厚各过一尺者，皆不送。 寄送新闻纸章程

二十八日乙未　晴。在英国各处寄送书卷之价，每二两半佩呢。或忘贴信票，或分量不符，皆倍罚之。如有纸画、地图、小照，而非木架玻璃片者，皆可送。凡报单告白之类，亦可按书价寄送。若藏有函札，或皮面另缮言语，则以寄信论。外面或以纸裹，或以绳束，必须两端皆露，不得盖以火漆，粘以水胶，以便开验。违者照信价议罚。除由官府转递，有重过五斤、长过二尺六寸、宽过九寸，厚过六寸者不送。 寄送图书章程

二十九日丙申　晴。未正，曾袭侯率马清臣乘官车赴贤真睦斯宫朝会。申正，彝入老城哲尔池弄拜英人尤志登，坐谈极久。其居近市，湫隘嚣尘，昼夜车声不绝，迥异于爽垲者。

三十日丁酉　晴。英国官造一种小柬，长二寸，宽三寸，后面空白，前面右上角印就半佩呢红色信票。其信语无多者，用之不过费半佩呢，而纸价信资皆有矣。前面书所寄人姓名住址，后面书信语及本人名姓住址。不准折卷剪劄，稍有更改损伤，官府罚一佩呢。 明信片

光绪六年四月至六月

四月初一日戊戌 晴。按英例：凡文件之奉其君主者，皆免信资。其因公函致会堂某人者亦然。惟重不得逾二斤，亦不得封口。

邮票 信票大小不一，有值半佩呢者，有值一佩呢者，有值一佩呢半者，有值二佩呢者，有值二佩呢半者，有值三佩呢者，有值四佩呢六佩呢八佩呢者，有值一什令二什令者，至五什令为极大。

初二日己亥 晴。见新报云：泰木斯江之巴特奚地方，前午潮落后，有三童见一木匣，飘落沙面。启之，函一婴首，即捧送巡捕厅。昨早二木匠在四马离沟码头，见临岸

杀婴事件 置一木匣，启之，函一无首之婴尸，即舁入巡捕厅。据医官开木斯特与苏卫喇验得凶器，似为刀锯。经地方官马克

洛以药水浸其身首，并将其首照像，分送各厅，以便查拿。婴儿无罪，惨遭奇变，亦一异事也。

初三日庚子　晴，暖。为西历五月十一日。申初，英君主在卜静宫设眷会，曾袭侯夫人同陈参赞夫人乘官车往，君主甚为优待焉。　曾侯妻林白金汉宫赴会

初四日辛丑　晴。亥正，同陈松生乘车赴义端坊司高泽夫人家跳舞会，男女数百人。入饭厅饮茶时，有一人问曰："不知贵国饮茶，于人有益否？"彝言多饮佳茗，五内清凉，止渴除痰，不睡，利水道，明目华，且久食能益思。伊云："敝友某善饮，一日必四五壶，不知何以如此宏量？"彝言嗜此者腹中必有病物，名曰"茶瘕"，故有甘草癖之号。伊笑云："不知病物能消除否？"谈次，旁有一少妇起立，伊乃向彝鞠躬，携妇登楼跳舞。彝等遂归，时已丑正。

初五日壬寅　晴。申初，卜静宫眷会，与前日同。因明日本公署请茶会，各楼挪移安置，铺设整齐。

闻某酒肆甲乙二人，共盗红酒十瓶，饮次被获，经美尔判定：甲为首，罚监禁两月；乙为从，罚监禁一月。皆罚作苦工。甚矣麴蘖之累人也。

初六日癸卯　晴。亥正，本公署请茶会。大厅开敞，悬挂花灯，罗列鲜花冰塔。饭厅设长筵，陈酒馔。有乐工一班，名扣勒自特立木旻尔自者，着红衣，戴扁圆帽。是夕，曾袭侯率马清臣立客厅门首，侯夫人、陈夫人坐于正中，彝同凤夔九立于左右，为之引传来人名姓。共男女千余人，鼓乐喧天，堪称盛会。丑正始毕。　使馆茶会　曾侯夫人坐于正中会见来宾

初七日甲辰　晴。闻江边婴尸一案，其照像被邻人所识，始知其母年二十五岁，姓蒲立石，住柴拉细庄瓦拉屯巷第六十号。捉后，据供云：因爱儿女情切，奈贫无立锥，恐难养活，以致淹女杀儿。女名洛拉，年三岁。儿名韦连，年二岁。问女淹于何处，云亦在江边。因潮飘流他处，寻之不获。或云：妇系未嫁之女，审后，痛哭流涕，不知作何了结也。

初八日乙巳　晴。记：伦敦各大信局，除礼拜日，每日收信，由巳正至申正；其他各处之代寄信件者，皆由辰正至亥正。各街每隔三矢之地，设一红铁筒，高四尺，粗三尺，上有置信之口，下有取信之门，内含铁锁。送信者，称足分量，自贴信票，放入筒内。由寅初至亥初，每一小时，有人负袋持钥，赴各筒抽取入局，分路转递不误。

收信时刻

初九日丙午　晴。闻上月二十七日有妇人名詹柏兰者，携女阿昵，至大东方帕丁敦火车栈寄物房，送一木筐，外书要物，寄至库康庄交柯立池查收。主人接收，称重二十斤，车费六佩呢。迨母女去后，忽闻筐内有声。启之，见棉被裹二婴孩。遣急足将母女追回，询之，据云：因无力养活，故送交其父。经医官韦玛高验系一儿一女，甫周月之孪生也。昨经官判妇人监禁六月，罚作苦工，将阿昵及二婴送往库康庄，交柯立池云。按妇年三十八岁，阿昵年十四岁。

邮寄婴儿

初十日丁未　晴。记：英国寄信有保险之说，保无遗失。凡函札书籍以及新报之紧要者，可加“保险”二字，令其格外小心。无论何件，价皆二佩呢一分。如寄有金银钱者，

信局专售一种保险信封，厚而坚固。凡保险之信，外面左角书“保险”二字，局给收执，注明某年月日时寄付某处何人查收，第若干号，分量信资各若干。如信面伪书保险，而无保险暗号，追送至某处，罚收信人八佩呢以代二佩呢。各局收保险信，除礼拜日，可迟至酉正，然逾时送往亦收，价则倍之。 信函保险

十一日戊申 晴。按信由伦敦寄往某处，如逾期不到，寄信人可函致总信局监督，请其追究，则伊必计日核帐，按站搜查，有否必致回耗。此信往来，皆不用票。

十二日己酉 晴。见一匠人名劳克业，因曳马尾，有违定例，被巡捕扭赴官厅，罚监禁六个礼拜。

晚同张听帆乘车，赴坤姒杂剧馆听曲。有一少女名艾丽姒者，二八妙姝也，淡妆雅服，而姿态明秀，嫣然一笑，满室生春，曼声度曲，浑如燕语莺歌，殊觉令人心醉。

十三日庚戌 晴。午后，马清臣、凤夔九、李湘浦、张听帆请曾袭侯、陈松生与彝等在水晶宫晚酌。一切肴致款式，皆与前同，洵觞咏之胜地也。 马格理等请晚酌

十四日辛亥 晴，风。记：函札书卷新报，由英发往泰西各国、阿斐里加、阿美里加、亚细亚各处，走路不同，日期不同，而价值亦不一律。如往中国，每礼拜五日走义大利南界布林的奚与走法国公司，函札重半两价五佩呢，新报重四两，书卷重二两价皆一佩呢半。每年四月初十、五月初一日走美国，函札重半两价四佩呢，新报重四两价一佩呢，书卷不送。每礼拜一、礼拜五日走俄国，函札重 国外邮件

半两价二佩呢半，新报重二两价半佩呢，书卷亦然。函札保险价，不论分量，不拘道路，每封二佩呢。其未贴信票及付钱不足者，送到，罚钱加倍。每封长不过二丈，宽厚不过一尺。新报以纸裹绳束，不得盖以火漆，粘以水胶，长宽厚与上同，但须两端露出，以便抽验。书卷亦然，惟不得长过二十寸（以上洋尺，每尺十二寸）、宽厚过一尺，重不得过四斤。其他保险等规，与在本国无异。

十五日壬子　晴。记：西国呼电信曰太立各拉菲。译太立，远也；各拉菲，写也；义谓寄书远方也。义大利有戛里留者，于西历一千六百三十二年（即明崇祯五年）言及其法，而当时未能造其机，遂延搁二百馀载，至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即道光十七年）始得通行各国。

莫尔斯电报

按英国寄电信，有用字母者，有用小横与点以代字者，经合众人莫尔斯创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法系横用一点为E，二点为I，三点为S，四点为H；一点一横为A，一点二横为W，一点三横为J；两点一横为U，三点一横为V；先一点一横又一点为R，一点一横又二点为L；一点二横又一点为P；二点一横又一点为F；一横为T，二横为M，三横为O，四横为CH；一横一点为N，一横二点为D，一横三点为B；两横一点为G，两横两点为Z；二横中一点为K；一横一点又一横一点为C，一横一点又两横为Y；二横中二点为X，二横一点又一横为Q。又其数系一点四横为一，两点三横为二，三点二横为三，四点一横为四，五点为五，一横四点为六，二横三

点为七，三横二点为八，四横一点为九，五横为十。

十六日癸丑　晴，暖。午正，陈星使率陈楚士诸君起程，走立文浦海口，乘轮船赴合众。彝与同人随曾袭侯乘车至尤斯敦火车栈送别。未正一刻回寓。　陈兰彬启程赴美

十七日甲寅　晴。见西人男女，虽届龙钟，鲜有用杖者。而茶会、跳舞会，多老妇作主，周旋一切，极其殷勤。

闻昨晚有少年人名费賨日喇者，偷其祖母八镑，被获，官判监禁两月，罚作苦工。

十八日乙卯　晴。亥正，同陈松生、凤夔九、李湘浦乘车至贝拉希斯帕克园第六十六号，赴舒特尔夫人家跳舞会。房屋不大，装饰可观。有假鸽飞舞花丛，小鱼游泳池沼，一俯一仰，活泼生机，观之令人舒畅耳。

十九日丙辰　晴。亥刻，同凤夔九、李湘浦乘车西行八九里，至光卫路第一号，赴马喀的夫人家茶会。有男女六七人，弹琴歌曲。主人奉客日本折扇各一柄，上印是日何时何人歌何曲。天虽酷热，扇动生风，即知歌者何人，所歌何曲也。

二十日丁巳　微风，阴。按电信分为三种：曰敖尔的那立，曰扣大，曰赛佛尔。按敖尔的那立者，寄用正字，其大意明爽，无隐秘也。扣大者，甲乙约定，寄此字而代他意，或以甲代乙、乙代丙，或以丙代乙、乙代甲，反正皆可，是智者设法，恐宜泄也。赛佛尔者，彼此约定，或以号数代话，合四数为一字，如一千二百三十四为甲，一千二百三十五为乙，或以单字代话，如此字可代此次此任，他　电报分为明码密码

字可代他年他人，或以自造之字代正字，如“𡗐”代天，“埊”代地，“𡈁”代日，“𣇉”代月。以上扣大与赛佛尔二种，皆自行设法，缮成秘本，共事者各执其一，遇有要务，则用之，即隔数万里，亦可一查而知也。

御林军

二十一日戊午　阴，凉。是日通国庆其君主诞辰。巳正，兵部请在马队护卫所，观御林军。彝同陈松生、杨仁山、凤夔九、李湘浦往。入门，有四队长导引。兵皆步队，有二千馀，红衣黑裤，一律鲜明，步伐齐整，金鼓齐鸣。四面巡捕把守，入门有票。观者男女万人。午初回寓。晚各铺门首燃灯，街市游人稠密。亥正一刻，着公服，赴外部茶会，一切如前。

骚扰妇女无律可治

二十二日己未　阴。闻昨晚伶人多有持激水器激妇女之行路者。经巡捕获得卖激水器者十一人，入官厅，其器英名雷的斯托尔门多尔。今日经官判云：缉拿固非巡捕之误，然此等人为获利起见，查无定律可治，今姑释放，嗣后有售此物用此物者，被获重罚可也。入夜微雨，凉。

二十三日庚申　阴雨。申初，曾袭侯率马清臣乘官车赴贤真睦斯宫朝会，酉正回寓。亥正，同李湘浦乘车，行六七里，至贤司堤芬坊第二十一号，赴呐尔喜夫人家茶会，听乐男女有百馀人。

雇用童工受罚

二十四日辛酉　阴。闻有印书肆郝阿者，前礼拜六日申正，仍用未及十八岁之三童作工，经巡捕查出，按名罚肆主十什令。按英例：铺户用十八岁以下之童者，每礼拜六日午前即令回家休息。盖是日即礼拜六日。斯亦体恤之

意也。

二十五日壬戌　阴。亥初，同曾省斋、李湘浦乘车行数里，至贤卓志路第二十六号，赴文朔喇侯夫人家茶会。去此，行六七里至益敦坊第九十六号，赴色莫尔女公子家跳舞会。二家客皆数百，楼舍宏敞，修饰一新，款待殷勤，可谓主人情重矣。

二十六日癸亥　阴。辰正，庆蔼堂由巴里来谒袭侯。询知随崇星使到京后，旋蒙总署派来袭侯麾下，听候差遣。又电线新报内言俄后于是早薨。晚约庆蔼堂小酌，畅叙别情。 庆常

二十七日甲子　阴。系西历六月初四日。午后外部来文，内称奉君主谕，因俄后昨日弃世，令文武官员自今日起着素服二十五日。至本月十八日（即华五月十一日）。男女服色少易；至二十八日（即华二十一日），止。

二十八日乙丑　微晴，冷。闻昨晚牛门街巡捕，见一人年二十馀岁者，循墙而走，将雨伞击破一家玻璃窗，即捕入官厅。供云：因数月无工作，难以糊口，特此犯案入狱，可冀一饱。官判监禁半年，罚作苦工。哀言可悯，听之令人酸楚。 贫民无奈自请入狱

二十九日丙寅　阴。记：伦敦大坡阑巷典铺伙计、义大利人蒲立罗者，年二十一岁，原为王、谢二君买办，以其勤能，蒙曾袭侯劄派为候补武弁，月俸三十六两。戌正，送庆蔼堂至柴令克洛斯火车栈登车回巴里。 伦敦店伙曾侯派为候补武弁

三十日丁卯　阴。记：前十八日为西历五月二十六日礼拜三，系英国达尔贝赛马之期。此场始自一千七百八十年

（即乾隆四十五年），今为第一百零一次。原定每年五月下旬礼拜四日。地基周三里。马壮者载八斯兜安，每斯兜安重十四斤。小马载七斯兜安零十一斤。今改每礼拜三日，地基增至四里半，壮马载八斯兜安零七斤，小马载八斯兜安零二斤。

长人詹世钗（九五）展览收费

五月初一日戊辰　晴。前日，中国之伟人詹世钗由他国到此，入阿奎良木，在鲸鱼池边支布幄，设木台，令其站立，观者每人一什令。自上年春季，院内来有苏鲁人十名，六男四女，皆皮黑如漆，髮短而冗，腰围皮麻，头顶翎毛，每日亥初开门，观者每人一什令。男女歌则转圈围绕，皆嘈杂之声，舞则挥腿摇头，近侏儒之戏。继而立的于二十步外，四男以手掷锥，锥长四尺，铁头木身，每掷必中。闻昨日以船送回那他海口，地在阿斐里加南境偏东，地属英吉利，为赤道南三十度，北京西八十七度一十二分。

电报收费

初二日己巳　阴雨。按英本国送电信，无论路之远近，价皆一律。首二十字价一什令，后每加一字至五字价三佩呢。收、送信人名姓住址皆不计。惟新报电信价廉，系每百字一什令。电信票大小不一，有半佩呢者，有一、三、四、六佩呢者，有一什令者，有三、五什令者，有十什令者，有一镑与五镑者。此票不外卖，送信时，计字若干，须钱若干，随时付讫，按价贴票于纸，挂号登簿，给以收执，书某年月日寄往某处何人，字若干，信资若干，收执钱二佩呢。由局至收信处，路逾三里者，收信人须付路资三佩呢；六里六佩呢；苟逾六里，每三里一什令。每日收信之

时刻，各国不同。英国平日由辰正至戌正，惟礼拜日由辰正至巳正而已。伦敦电信局共四十二处，各街信局亦代收转递该局，不误。凡信逾期不到，可持收执赴局追问，不日即有答复。

初三日庚午　早大雾，午后晴。闻伦敦各养济院，有男女老幼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名，内四万六千七百一十名由四城局作而来者，三万八千四百八十名由街市而来者。较去岁多四千二百四十九名。上月又收八百七十三名，内男子六百二十四名，妇女一百九十名，童稚四十九名。 养济院收人八万馀

初四日辛未　阴。戌初，同李湘浦乘车行六七里，至骚侯坊第三十二号韦里斯堂，赴施医院之助善宴。楼房高大，供奉丰盈。同席共九十八人。首座为伯爵葛拉斯高。食毕，葛伯立，祝其君主太子王妃之福。众人立，陈词一段，无非行善救人等语。众旋祝湘浦与彝。迨祝毕，彝立陈数语以酬答之。继来三男二女，鼓琴歌曲以侑酒，亥正一刻而归。

初五日壬申　晴。因届曾公澄侯老大人柴诞，乃公撰寿屏一通，以代兕觥之祝。其词曰： 曾侯叔父寿屏祝词

恭介貤封建威将军诰授通议大夫曾公澄侯老大人、诰封一品太夫人汪夫人六秩晋一双寿大庆。皇帝御极之六年，出使英、法、俄钦差大臣曾劼刚爵帅，将为仲父澄侯曾公暨德配汪夫人举六秩之觞，自制祝词，遍示僚属。于是参赞官刘翰清、陈远济偕英法使馆僚友，敢附祝嘏献觞之末于崧生岳降之辰，翰清拜手言

曰：成天下之大功者，必享天下之美报。历观载籍，如操左券者，不可胜计也。忆昔盗发岭峤，毒流江海。太傅文正公，扬下武之耿光，赞中兴之大业。神綍为谋，日中必蔧。用能肃清江表，再奠寰区。成功过于武乡，握奇侪于风后。当代第一，允为宗臣。宫保威毅伯迅拔坚城，克摧强寇。声施垂于竹帛，勋业著于旗常。并美千秋，同垂奕祀。惟我澄侯曾公，隐同雾豹，德比潜龙。似介圭之不饰，犹止水之无波。志乐琴书，性耽泉石。慕仲连之奇节，追元亮之高风。固宜显晦异迹，仕隐殊涂。然而恺悌，仁爱及物。天资粹于琬玉，刚气冶为南金。克承先志，勤劳王家。龙睇大野，虎啸丰谷。练乡兵而却敌，犀渠衔壮士之歌；提空名而视师，雕骑识将军之略。人多固志，闾阎共乐其输将；军有见粮，转运不烦于供亿。惟时湘乡一邑，征伐遍四方，强武冠海内。逆贼石达开，全力上窜，攻围宝庆，意欲溃我心腹，披其本根。惟公以为军士有家室之忧，斯东南沮荡平之气，奋臂一呼，同心敌忾。选材官之三百，率君子之六千。驻守龙山，扼其虎穴。顾盼生风，喑呜激电。黄公不战之师，元女先登之策。鲸呿喷浪，则万里倒回；鹢首乘雲，则八风却走。遂使枌榆烽息，桔槔火平。邳彤机老，全解严城之扉；谢傅视恬，速展前驱之甲。妖鸟已翼而未飞，长蛇吐沫而远遁。牖户先乎曲突，阛阓即以安边。公乃让而不居，为而不宰，脱然高蹈，不染一尘。由是登封岱岳

隐同雾豹
德比潜龙

让而不居
为而不宰

难镌彤史之勋；陟降雲亭，莫纪赤环之绩。若乃高怀月朗，意气雲飞。似明镜之无私，妙能鉴物；与冰壶而俱澈，智足解纷。扶风豪士之歌，梓里龙门之望。蜗角无争，鼠牙息讼。挹其丰采，则芬若椒兰；告以话言，则甘如芝醴。况复求剑青萍，探珠赤水；倾心结客，雅意怜才。集应阮之俦，招龙渊之侣。荐士行于范逵，表平原于北海。文思晏晏，世高儒将之规；大雅愔愔，人怀国士之遇。轻裘缓带，散髮抽簪。管弦入耳，则溪壑俱调；风雅悦心，则烟霞并韵。乃以端居多暇，博考艺林。赤文绿字，探宛委之奇；鸟篆虫书，发羽琌之秘。睹墅一局，清酒百壶。斯乃高尚之闲情，抑亦畸人之餘事焉耳。汪夫人淑慎流徽，温恭著范。熟娴内则之篇，克勤中馈之职。勉乐羊之向学，助伯鸾之高名。有斋梻纵，式荐苹蘩。严正始而著导和，首宜家而占顺位。凡兹懿德，足备女师。介石静臣二公子，声清雏凤，誉擅雕龙，松筠风概，金友玉昆。联二难于雁序，擢双秀于鸰原。或以清节自好，表乎百城；或以循治所敷，润乎一里。敦诗说礼，多窗静之思；奉职勤民，著忠清之美。斯人伦之冠冕，亦圣世之嘉祥。用是积厚流光，膺兹多祜。龙章锡羡，跻一品之荣；鹤算延厘，叶三多之祝。东王主岁，是为福德之宫；南极舒光，正在离明之位。香山九老，白乐天有此高怀；洛社耆英，文潞公方斯盛德。将见黄龠告箓，丹雀衔禾；五百年为昌期，八千龄为遐寿。潇

端居多暇
博考艺林

清轮征召 几杖引年

轮征召，九重颁平格之言；几杖引年，四海进升恒之颂。

诰授中议大夫盐运使衔道员用分发补用知府驻法二等参赞官世愚侄刘翰清顿首拜撰。

诰授中宪大夫道衔候选郎中驻英二等参赞官侄婿陈远济顿首拜书。

李凤苞、邵友濂、黎庶昌、蒋斯彤、张德彝等同顿首拜祝。

光绪六年岁在庚辰仲夏之月穀旦

初六日癸酉　阴，凉。记：去岁英国有轮船名阿他兰塔者，沉于大西洋，淹毙甚众。现有寡妇二十八名，孤哀子女数百，贫乏无依。伦敦美尔于满慎堂中设一书局，欲借公债二万镑，以济孤寡云。

冰海沉船之遗属

初七日甲戌　阴。今早有屠户纪楠者，以二镑半买病猪一口，在敖木斯克地方宰而出售，被巡捕察出，扭赴官厅，罚以二十三镑。

记：伦敦通城周一千二百方里，其老城周不足十分之一，百年前之旧城也。楼虽整齐，而街道狭窄，居住者多工匠，多货栈。本有围墙，四面七门：曰禄德门，曰乃犹门，曰木耳门，曰尔得门，曰毕朔普斯门，曰克立布斯门，曰额勒得斯门。今二城之间，犹有门之旧址。镇日大小车辆，男女往来，极其稠密，为欧洲各国都城之至胜者。新城为百年来所建者，楼既崇宏，路更宽敞，居住皆仕宦富商，阛阓接连，市肆繁盛，尤为海外一大都会焉。至前载司多立门、

伦敦之老城与新城

坤姒门等，乃为海岱圃、荔榛圃之门，非老城之门也。

初八日乙亥　晴。闻昨夜洛亚欧克火车栈，有水手计格立模者，下车将出门，验票人巴克尔向其索票，其人固言遗失，巴云：既无票，须另给车费。其人不听，竟欲闯过。巴阻之，被伊所殴。巡捕扭赴官厅，伊旋将车票由钱囊觅出，官判罚一镑，监禁七日。

初九日丙子　阴。亥正，同李湘浦、凤夔九乘车行五里，赴格拉茀屯巷第八号艾达门夫人家茶会。后赴格物讷坊第五号计乃斯夫人家跳舞会。迎门设有冰山花洞，凉爽异常，天明回寓。

初十日丁丑　晴。午正，曾省斋约王、谢二君与彝登火车，往游文憨圃。抵其地，步入行宫，陈设景致，与十五年前无异。继入圃，周游十数里，青山绿野，古木疏花，爽气逼人，堪称胜地。酉初游毕，入一加非馆晚餐，因天气微燥，各饮法国韦斯水一瓶。其水产于韦斯地方，清淡无味，能爽神清胃，疗渴涤烦，浑如中华之柳谷泉也。戌正一刻回寓。 温莎公園十五年前旧風景

十一日戊寅　晴，热。晚同李湘浦、曾省斋在敖斯佛馆看杂剧。有幼女名罗拉者，以巾蒙面，坐于台上。其父向客讨物，令其猜之，逐件无一不对。又一女名席丽幽者，美姿容，盛修饰，清歌一曲，宛转关生，听者无不叹赏。子正回寓。

十二日己卯　晴。申正，同陈松生、曹一斋乘车行四五里，至外科学院赴傅洛尔医官之茶会。来人男女数百，楼 外科学院医官茶会

高三层，极宏敞。四壁排列厨柜，内藏天下各国人骨与石。其子傅汉立，年六岁。领游各处，接待良殷。

十三日庚辰　晴。巳初，英人戴欧赛请在泰木斯江看子弟水师，有二百人，衣服一律整齐，步伐亦颇严整。因是日为西历六月二十四日，即其君主即位之期。演毕，同入西敏斯德大礼拜堂讽经祝颂。彝入官座，看至午正辞归。

复印新法

十四日辛巳　晴。见英国新出一种印字法，名曰梅兜格拉弗，极其简便。墨色惟红与蓝，写于纸上。有胶板一块，盛以马口铁盘，大小与纸齐，厚约五分。以水拭湿，反铺字纸于上，以手往来推压数次，则字印板上，纸之原痕不退。再以净纸铺其上，亦往返推压数次，字自印出，笔迹清楚。连印百张，亦不模糊。本公署由倭特鲁行买用。问其法，秘而不宣。后经曾袭侯与王、谢二君思之数日，竟得其妙。法虽不同，尤觉简便。其造胶板法有二：一用牛蹄熬胶一斤、蜜糖半斤合成；一用杏仁粉四分、白糖二分、牛皮胶少许合成。其造墨法亦有二：一用洋红少许，醋强熔化，酒醋调和；一用洋蓝少许，强水熔化，酒醋调和。

曾侯自制胶版

十五日壬午　晴。亥正，忽接上月二十七日由恰克图电路寄来家报，敬悉父现染病，令彝乞假回华。跪读之下，五内如焚。伏思彝奉命随使数万里之遥，违定省三阅寒暑矣。虽时修安禀，借慰亲心，已于子职有亏，况严体违和，朝夕需人服侍，归里万不忍缓。星使虽有保留之意，而瓜代逾期，谅乞假可邀恩准也。

得知父病

十六日癸未　晴。申初，又接本月十一日家报，由上

米⑧①月㉒日書

洋电路寄来，惊悉父病危笃，迟归恐难见面。读未毕，神魂为之惶惧。遂具禀恳请销差，略云：

窃彝前奉宪札，暂留差遣，原拟赴俄听候驱策。讵于本月十五、十六两日，连接电报，内称彝父患病沉重，势甚危急，促令接电登程，迟则恐难见面等语。接阅之下，心胆俱裂。伏念彝于光绪二年冬间奉调出洋，濒行之际，父虽强作欢容，正辞训诫，而黯然离绪，已流露于隐微之间，非复前届出洋景象矣。迨抵英、俄以后，屡奉家书，知衰病日增，思念愈切。彝虽万分焦灼，犹以俄事方殷，未敢渎请乞假。兹接电报，已知危急。是彝一日不归，父病一日难愈，恐再迟回，则彝负不孝之名，于公事亦无禆益。公私两失，厥罪维均。惟有仰恳宪恩，准予销差，俾得归省，则亲父有生之日，皆宪台再赐之年。五夜傍徨，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再彝应办公事均已交代清楚，尚无经手未完事件，所有应领俸薪，及在京月支银两，请于起程前一日停止，以符定章，伏乞垂鉴。　具禀恳请销差回华

旋蒙批准：

据禀亲父患病，恳请销差归省，情词迫切，自应暂准销差，回京省视，所有应领俸薪，及在京留支二成银两，仰候札饬支应委员照章办理，并咨呈总理衙门暨照会赫总税务司查照。此缴。　批准销差

十七日甲申　阴雨。午后乘车至金登幹处，请代寄电信致赫总税务司，转达起程日期，以慰亲心。顷知六月初

五日法国公司轮船开赴上海，遂择于二十四日往巴里，入夜雨止。

料理行装 购买船票

十八日乙酉　阴。早起料理行装，由伦敦寄往马赛。午后乘车入老城，赴法国轮船公司分局写票。

请教西医

十九日丙戌　阴雨。巳正，乘车往拜医官马克蕾，问此时走红海必热，当以何法防之？马云：此时有风尚好，迨入西历八月，则酷热无风，颇不易受。今当配药一料，天极热时，每早以柠檬水冲服一包，以敛血气。寻感谢而去。申正晴。

左子兴与英国学童合唱合奏

二十日丁亥　稍晴。同砚左子兴识有乐童五人，皆龟背堂中肄业者，一蒲罗柏，一隋达呢，一贺龄，一巴克尔，一屠朴，年皆十三四岁，每日来此，相与歌唱，吹笛拉筋，声调可听，而子兴和之，节奏毫无舛误，心灵手敏，愧余弗及。

二十一日戊子　晴。记：电信由英国寄往他国者，其发、收信人名姓住址，皆按字计钱，每字不得逾十五笔，逾者一字按二字计，其价不一，按水陆里数之多寡。如由英至法，每话二什令六佩呢；至德每话四什令；至俄每话九什令六佩呢；至中华日本，每话八什令四佩呢。惟走恰克图至中国，路遥而价廉，盖须半月行程也。

二十二日己丑　晴。记：各国送暗号电信，皆以四数代一话。今英国电线行改为三数代一话，如送者仍以四数代话，电行则以二数分计，而需费更多矣。

二十三日庚寅　晴。记：英国信规，凡信送至某处，如

米⑧①月㉔日明

其人业已他往，或无其人，或住址写错，则信局将原信拆开，外加封皮，照送信人住址送回，并注明缴回之故。如内无送信人住址，则收入废信局，英名代达雷特敖肥司，存留三年，备人寻觅，逾期则焚之。

二十四日辛卯　晴。午后，叩别曾袭侯及陈松生诸君。戌初二刻起程乘车，至柴令克洛斯火车客厅，敷同人送别，少叙登车。戌正二刻开行。亥正二刻抵都法海口。下车登舟，即时展轮，水平船稳。子正二刻至戛雷海口，换舟登车，开行一夜。　叩别曾侯

二十五日壬辰　晴。辰初二刻抵巴里，入公署，见刘开生、李敦甫、杨仁山、联春卿、联子振、王小峰诸君。知庆蔼堂已往俄国。

二十六日癸巳　晴。记：法国入款，上年收二十五万七千五百零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二方，至本年收二十六万七千二百一十四万零五百三十方，合银三万七千四百零九万九千六百七十两。其出款，上年用二十五万七千万零四百七十五方，至本年用二十六万六千七百二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一方，合银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二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两。　法之度支

闻前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七十三年（即同治九年至十二年），与德塵兵所费，初次用十一万七千三百零一万六千方，二次用七万零二十二万二千方，赔偿德国军需三千八百八十万零七千方，巴里防堵用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一万八千方，养赡兵丁家口用五千万方，还德利息用三万零二百零六万五千方，保护德兵用二万四千八百六十二万五　普法之战支出赔费

千方，德国征收零款用六千一百七十万八千方，归还借款用六万三千一百一十六万八千方，亏收税额三万六千四百一十八万九千方，杂费用五万四千八百五十六万四千方，偿还外款用五十万万方，共用九十二万八千七百八十八万二千方，合银二百三十五万零七百五十八万七千两。

因用款支绌，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借民债一十万零一千三百四十七万一千方，出卖军器九千二百一十九万七千方，修复巴里，拍卖一万二千零三十万九千方，出卖库存器械九千一百二十八万八千方，借本国银号一十五万三千万方，借东路火车行三万二千五百万方，二次借民债二十二万二千五百九十九万四千方，添抽杂税八千三百九十一万五千方，二次加抽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九万九千方，三次加抽一万五千二百零六万五千方，额外抽捐三十四万九千八百七十四万四千方，共计九十二万八千七百八十八万二千方，合银一十三万零三十万三千四百八十两。

多方筹措罗掘弥缝

二十七日甲午　早大雨，未正止，入夜仍雨。法国前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即同治十一年）新定兵律：民由二十至四十岁，充兵二十年，以银捐免等项一并禁止。已经官医验明，身体强壮，及未经自行报明身有疾伤柔弱者，皆练习五年、操演四年、充本地兵五年、候调六年。外有恩例数条，除报病恩免充兵外：一，孤子而居长者；一，一家之长子长孙、寡妇之孤子、或改嫁之子、或其父年逾古稀者；一，年长者兄弟可以同时招募；一，兄弟年隔一纪

新定兵律

者，当先招其兄；一，一家长子已故，或阵亡及受伤，其次子及以上各等，皆一律恩免充兵。再学习杂技及打猎等艺学生、官学教习、杂技教习、画工之著名者、绅士之报官传教者，及生于教主所辖之地而经牧师记名收留者，亦皆一律恩免充兵。又一家人口为其人供养，或现有事业者，经官报明，亦皆恩免充兵。以上各节，备城有专任武官考查。凡幼丁子弟之报官已能何技者，经官考试相符，然后登簿，当义勇一年后除名，听其自便，而一年内衣食一切皆须自备。凡初当兵者，能读书、能缮写，俟练成武艺后，予假之期，多寡听便，不得越两年。 恩免充兵

前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即光绪元年），法人之挂号充兵者共三十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名，内除恩免九万一千八百四十九名、当义勇一年者九千二百零四名外，其馀二十万八千零七十一名，按例充当二十年。自与德战，沦陷阿拉萨及洛伦二省后，计减少人丁一千五百馀万。近年军费加增甚重，前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即同治八年），军需总数系三万八千三百九十七万九千八百五十一方，合银五千三百七十五万七千一百七十九两。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即光绪元年），增至四万九千三百七十七万六千三百二十一方，合银六千九百一十二万八千六百八十五两五钱。所以较前多增一万零九百七十九万六千四百七十方者，因按新章增兵额故也。 军费增加

按其兵制新章，如步军一百四十四旗，每旗除二器械队外，各分三旅四队。又猎夫三十旅，每旅分四队，兼一

部队编制 器械队。短衣兵四旗，每旗四旅四队，一器械队。快枪手三旗，每旗四旅四队。先锋一旗，分四旅四队，内阿斐里加人三旅。马军七十旗，系铁甲十二旗，龙字二十六旗，轻骑三十二旗；内前锋二十旗，骑勇十二旗；又前锋内有阿斐里加捷骑四旗，土耳其精骑三旗。炮营内大炮三十八旗，分十九营，每营十三队。筑桥兵二旗，每旗器械兵十四队，工匠兵十队，炮手五十七队。掘地兵四旗，每旗五旅四队。

法国步军实任官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三员，候补者六万二千五百一十七员，兵共二十万二千八百三十四名，官兵共计二十七万七千零四员名。马军实任官三千五百九十员，候补者一万四千七百八十六员，兵共四万九千九百零五名，官兵共六万八千二百八十一员名。炮营实任官二千九百七十四员，候补者一万九千一百三十五员，兵四万二千九百八十七名，官兵共六万五千零九十六员名。机器营实任官四百二十八员，候补者二千九百一十二员，兵七千五百九十名官兵共一万零九百三十员名。杂队实任官四百一十二员，候补者二千七百八十八员，兵六千一百九十二名，官兵共九千三百九十二员名。前后共实任官一万九千零五十七员，候补者十万零二千一百三十八员，兵共三十万九千五百零八名，官兵共四十三万七百零三员名。

官兵总数

二十八日乙未 晴。记：法国地共五十四万三千零五十一方吉娄美当，内耕田二十六万五千六百八十六，草地五万零二百四十三，产酒料地二万三千二百零八，林箐地九

法之土地

万一千六百七十七，荒地六万五千四百六十二，果木地八千五百四十三，楼舍道路江河共占地三万八千二百七十一，至每吉娄美当合中国里数见前。

二十九日丙申 晴。记：法国出口货，前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即同治五年）共值二十八万二千五百九十五万五千方，合银三万九千五百六十三万四千七百两。本年加至三十五万六千九百八十九万一千方，合银四万九千九百七十八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其进口货于十年前共值二十四万八千一百五十五万六千方，合银四万二千三百七十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两。本年加至三十九万五千零一十七万四千方，合银五万五千三百零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两。 法之外贸

其出口货之贩往英、德各国者，为鸡鱼牛羊、牛乳鸡卵、麦粟米豆、大麦白麵、棉花菜蔬、鲜花果品、纸花绸花、男女衣冠、手套绒袜、布匹绸缎、生熟皮革、毡毯羽翎、牛羊毛、山药豆、糖蜡丝参，各色钟表、钢铁器、金银器、乐器木器、三鞭、克拉力、红酒大酒、油子油子饼、莜蓿等子种及化学杂物玩物。

其运货船只，除渔船外，共一万五千五百二十四只，内重八百馀吨者一百零五只；七百馀吨者五十八只；六百馀吨者八十只；五百馀吨者一百二十二只；四百馀吨者二百三十六只；三百馀吨者三百四十四只；二百馀吨者五百五十只；百馀吨者一千零十只；六十馀吨者一千一百五十八只；五十馀吨者三百五十只，五十吨以下者一万一千五百一十一只。共重一百零三万七千二百七十二吨。又火轮 法之货船

货船五百三十七只，共重二十万五千四百二十吨，马力共七万一千零一十。内二百五十一只属地中海，二百八十六只属大西洋。

六月初一日丁酉　晴。记：法国上年共发信函三万六千七百四十四万三千八百三十七封，得银九千二百八十九万四千三百零七方。此外又加包封大小三万七千六百万五千九百三十四件，得银一千七百八十四万九千八百六十方，共合银一千五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三十七两。

法之属地

初二日戊戌　晴。记：法国除本国外，亦有属地及保护地，共计五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一方吉娄美当，合三十三万五千五百九十四洋方里，即三百零二万零三百四十六华方里。以下各处统以吉娄美当计之，居民共三百六十五万一千二百五十四名口，其属地：

在亚西亚者：如印度一省，周五百零九方吉娄美当，居民二十二万七千零六十名口，地名蒲赛镇，得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即光绪五年）。安南古省，周二万二千三百八十方吉娄美当，居民五十万二千一百一十六名口，得于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即咸丰十一年）。安南新省，周三万三千八百六十四方吉娄美当，居民四十七万七千名口，得于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即同治六年）。以上亚细亚地共五万六千七百五十三方吉娄美当，居民共一百二十万六千一百七十六名口。

在阿斐里加者：如赛乃冕一省，在洲之西北境，为赤道北一十六度、北京西一百三十一度，周二十五万方吉娄

美当，居民六十万七千三百九十八名口，得于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即道光十七年）。金海边与戛贲河，在洲之正西境，为赤道北五度、北京西一百一十九度十分，周二万方吉娄美当，居民十八万六千一百三十三名口，得于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即道光二十三年）。布尔贲岛，在洲之东南境，为赤道南二十一度、北京西六十度，周二千五百一十一方吉娄美当，居民二十万七千八百八十九名口，得于一千六百四十九年（即顺治六年）。贤马丽岛，在洲之西北境，为赤道北三十六度五十六分、北京西百四十度，周九百一十方吉娄美当，居民六千一百一十名口。麻由及讷希贝斗达群岛，在洲之东南境，为赤道南十三度二十五分，北京西六十度十五分，周五百二十方吉娄美当，居民二万零七百一十七名口，得于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即道光二十三年）。以上阿斐里加地共二十七万三千九百四十一方吉娄美当，居民共一百零二万八千二百四十四名口。

在阿美里加者：如吉阿那，在南洲北境偏东，为赤道北一度、北京西一百七十度十分，周九万零八百五十四方吉娄美当，居民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名口，得于一千六百零四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戛大娄普群岛，在南北二洲中间胫地之东，为赤道北十五度、北京西一百七十八度二十分，周一千六百四十五方吉娄美当，居民十五万一千五百九十四名口，得于一千六百三十四年（即明崇祯七年）。马蹄泥岛，在南洲正北，为赤道北十四度、北京西一百七十九度，周九百八十八方吉娄美当，居民十三万九千一百

零九名口，得于一千六百三十五年（即明崇祯八年）。贤皮业及马格隆岛，在北洲之东北，为赤道北四十六度十分、北京西一百七十度二十分，周二百一十方吉娄美当，居民三千八百名口，得于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即道光十五年）。以上阿美里加地共九万三千六百九十七方吉娄美当，居民共三十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五名口。

大洋洲属地

在南北太平洋之间，群岛罗列，总名蒲立乃希亚，其属法者三岛：一曰牛喀来兜呢亚，在赤道南二十度三十分、北京东四十五度二十分，周一万七千四百方吉娄美当，居民二万九千名口，得于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即咸丰四年）；一曰赖阿的群岛，在赤道南二十二度、北京东五十一度三分，周二千一百四十七方吉娄美当，居民一万五千名口，得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即同治三年）；一曰马尔奎群岛，在赤道南十度四分、北京东一百零五度二十分，周一千二百四十四方吉娄美当，居民一万名口，得于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即道光二十一年）。以上太平洋群岛地共二万零七百九十一方吉娄美当，居民共五万四千名口。总计以上属地，共四十四万五千一百八十二方吉娄美当，居民共二百六十万七千三百五十七名口。

其保护地有五处：一曰冈白鸥士，在亚细亚之东南，为赤道北十度、北京西一十四度三分，周八万三千八百六十一方吉娄美当，南临暹罗海湾，东界安南，居民一百零二万，原属暹罗国，前于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即同治元年），法与暹罗定约，分归自主，土极肥沃，产胡椒甘蔗、丝棉烟姜、铅胶果

品、金铜铁锡等。其他四处，亦在蒲立乃希亚群岛中，如塔希的岛，在赤道南十七度、北京东三十度，周一千一百七十五方吉娄美当，居民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七名口，归于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即道光二十一年）；图阿卯兜群岛，在赤道南十度、北京东三十度，周六千六百方吉娄美当，居民八千名口，归于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即道光二十四年）；冈比尔岛，在赤道南二十二度、北京东二十三度三十分，周三十方吉罗美当，居民一千五百名口，归于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即道光二十五年）；土坝及瓦委图岛，在赤道南十度十分、北京东四十六度，周一百零三方吉娄美当，居民五百五十名口。以上保护地共九万一千七百六十九方吉娄美当，居民共百零四万三千八百九十七名口。

法人在外贸易，以布尔赍、马踯泥及戛大娄普三处为大埠。所有法人在以上各处者，共计二千馀。惟在吉阿那与牛喀来兜呢亚二地者，皆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即咸丰二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即同治十一年）之发遣人犯。以上所闻如此。 流放犯人

初三日己亥　晴。晚餐后，告别同人。戌初，乘车至吕阳火车栈，蒙刘开生、联子振、联春卿、李敦甫诸君送别。戌正登车，即开行，一夜颇觉凉爽。 告别巴黎

初四日庚子　阴雨阵阵。申初，抵马赛，下火车，乘马车，仍入马赛大店。酉初一刻，以敞车送行李入船行。热似初伏。

初五日辛丑　晴。巳初，乘车行数里，至码头，登法

马赛登轮　国公司“安那的”轮船，系暗轮，长一百二十四码（一码不足四尺），宽十二码零七寸，深十码，重五千四百吨，载三千五百一十六吨，马力六百。一律洁净整齐。即曾袭侯前由上海驾来者也。巳正，展轮出口，风平浪稳。

初六日壬寅　晴。水蓝色，平如油。清风徐来，天气凉爽。早晚遇火轮二、风篷三、皆南行者。

初七日癸卯　晴。丑正，抵那柏里，住船。卯初睡起，雇舟登岸。楼舍稠密，式如英法，有窄小似麦西者。惟旧王宫与礼拜堂皆宏敞，华美壮观。贫民男女，伛偻提携，往来不绝。菜蔬果品俱全。辰初回登大船。按舟价往来二方，车价一点半钟一方半，领游人索谢十方，给以二三方足矣。当时有男女六七人登船，弹唱乞钱，亦有幼童投水摸钱者。

按是地在义大利国西南境，为赤道北四十度、北京西一百度十分。地极肥沃，居民九十馀万，为贸易之通衢。偏西一大火山，名微素微，白昼黑烟直上，夜则烈焰飞腾，亦妙景也。

辰正一刻开行，出口甚平。戌正，过司托罗百里岛，顶上亦有火山，惟红焰微小耳。子初二刻过墨西那，灯火连绵，海天一色，尤奇景也。

初八日甲辰　晴。风静水平，色深蓝。午后遇风篷一只，南行者；火轮一只，北行者。

初九日乙巳　晴。水平。午正，过堪的雅岛，地属土耳其，在赤道北三十五度、北京西九十一度。

初十日丙午　晴。记：西国因航海通商，设有商部及船政学院。学成后，商部试之，优者令充船主。凡造船之家，无私请船主者。一船既成，商部验其工坚料实，而后估其所值，定其行海年限，或十年，或二十年。不如式者，不准驾驶，违者有罚。商部又视其所载之货、所坐之人，如货逾其所载之数、人逾其所容之数，皆禁止之，违者有罚。其行海所用之水手，所带之粮粮，必使足数，不如数者有罚。日给水手工匠之米盐肉食，皆有程式，不如式者有罚。船主出海，一切听命，而日记其所行于册。其有争辨等事，归商部处分之。出洋官给验票，往返皆有定期，违者有罚。 西洋船政

十一日丁未　晴。寅正一刻，抵波赛，住船，上煤下货毕，午正复开。入新开河，行百零八里，戌正住船。

记：新开河故沙漠下游。尼罗江积沙上壅，岁淤数尺。波赛口外灯楼，原造临海，今海潮积沙，已至八百馀步。故于口外入海处，两岸累石为长堤，横截海面。北岸长二百馀丈，南岸又数倍之，连如长桥。因沙地无石，用机器积沙压成之。长方约八九尺，宽厚二三尺，极其坚固，斯亦天工而人代之矣。 新开河之防沙堤

十二日戊申　晴。寅正开轮。卯正过义思麦利亚。未初一刻出苏耳士口，住船，颇热。下货毕，申正复开，走红海。入夜顺风。

十三日己酉　晴热。水平无波。海道狭窄，两岸山势罗列，时见岛屿，距岸咫尺，盖左为阿剌伯，右为埃及也。

十四日庚戌　晴热。水平如昨。巳正一刻，左右各遇轮船一只，皆北行者。

红海酷热

十五日辛亥　晴。南行，西风，船行平速。夜虽有风，而热似中伏，客卧船面，尚觉汗流浃背。子正微睡间，忽听法人狄特蛮之长女，因酷热难禁，哭号惊醒。丑正，又有德人席阿甘之妻与妹，忽由舱内惊出，言有大鼠窜越床榻。上下喧哗，寅正始息。至卯正，水手刷洗船面，又欲眠而不得矣。

十六日壬子　晴。天热。水平，左右山岛，如送如迎。盖红海阔仅五百馀里，而岛屿甚夥。近年英得棓林一岛，其小岛多有未开垦者，地无所属，故图说无从列其名也。申初一刻，过喇布与阿拉巴二大岛之间，出红海，虽非赫赫炎日，而仍思饮冰也。

亚丁石山色如胭脂

十七日癸丑　晴。寅初，抵亚丁。天气虽较红海减热，然晓日初升，诸山红紫辉映，色如胭脂，仍似日炙沙石。盖地在赤道北十二度四十六分，所谓炎方火维之域，不知有冬令者也。住船后，上煤下货毕，酉正开行，走阿剌伯海，入夜稍觉凉爽。

十八日甲寅　晴。卯初旁风，浪起船摇。午正，甚热。入夜大风尤烈，船内杯盘乱落，金铁皆鸣，人之呕吐者大半。

十九日乙卯　晴。风浪尤大于昨。巳正，过斯高达拉岛，出阿剌伯海、入印度洋。见一英国轮船由东来者，三桅皆折，身已半斜，行动甚慢，盖昨遇飓风所苦者。

二十日丙辰　晴热。风浪如昨，虽当风挥扇，犹觉汗流。席阿甘之妻，因畏炎威，而昼夜哭泣焉。

二十一日丁巳　晴。浪动船摇，午后稍息。因思三四日间，海路之遥，风浪之大，咸赖铁船之坚固，驾驶之精能，始获稳渡。按古书内载：王元年登莲花峰见铁舟，又安定县有越王铜船。是以铜铁造船，非创始于泰西也。　引古证今

二十二日戊午　晴。风浪虽有，而船行尚稳。巳正，阴。午初，大雨一阵，雨后晴。遥望左右，奇峰罗列，翠岚如画，不知其为云或山也。

二十三日己未　晴热。水平船稳。午初，过麻那怪岛，遥望孤峰矗立，直插青霄，有飞鱼如白鸟者，往来船面，可谓鱼鸟亲人矣。

二十四日庚申　晴。平。天气稍凉。按水程船须东行稍南。辰正，因南行过度，乃转北三十余里，始归正途。

二十五日辛酉　晴。卯正二刻抵锡兰，住船。早餐后，驾小舟登岸，步入欧连大店，少坐，旋回船。入夜上下货物，卸煤炭，放水气，黑人歌舞，令人终夜不寐。　锡兰登岸

二十六日壬戌　晴。辰初一刻开行，出口甫数十里，因收拾机器，停轮一小时。记唐穆宗临芳殿饮葡萄酒，帝曰：饮此顿觉四体融和，真太平君子也。当日午酌，彝饮葡萄红酒一杯，始觉五中畅爽。此酒产于法国，酿以葡萄，味酸而不芳，其性能养人，航海烦燥之时，饮之尤为有益。

二十七日癸亥　晴。平。早餐后，同船有法人沙邦瑞

者，问曰："闻贵国教门，所重者惟孔门及佛道两教，不知他教可得传乎？"答曰："中国各省，几占亚细亚一洲之半，何教蔑有？苟为善，斯爱敬之，不必界分畛域。"沙曰："天主教何以屡被焚杀？"答曰："天主教之流传，意在广修功德。其入教者，良民固多，而匪人亦复不少：或犯法，或负债，或结怨，于是穷无所归，入教求庇。教士不分良莠，概为保护。于是匪人益无忌惮，每借教堂为名，肆行不法。百姓积忿，因而恨及教门，故屡酿巨案也。在教士之本心，讵有意纵匪殃民哉，是不别良莠之故耳。若谓匪人入教，久而自化，然入教既非诚心，恐感格亦匪易也。"沙曰："诚哉是言也。"

与法国人谈教案

二十八日甲子　早稍阴，已正晴。旁风，船微摇荡，因饮食不调，胃中微痛，入夜吐泻不止。

二十九日乙丑　早起吐泻虽愈，身体顿觉疲乏，偃卧一榻，惟日数归程而已。

三十日丙寅　晴暖。水平如镜，镇日左右见山，或远或近，参差掩映，突兀峥嵘，洵天然之图画也。

七月初一日丁卯　晴。平。水绿色。申正一刻抵新嘉坡，住船。傍岸后，乘车至唐城漆木街叙仙楼晚餐，颇佳。戌正回船，入夜热。

初二日戊辰　晴。终日上下货物，装载煤水。记：此地果品甚多，有一种邦卜当者，大如荔，色红，有冗刺，内一核，肉白色，味如杏。又有杜果者，大如龙眼，色黄皮薄，内四小核，肉粉红，味如橘。又有罐果者，大如菜瓜，

热带水果

外有楞，色淡黄，皮如鳄鱼，厚盈寸，内分三格，每格肉四五块，白色，闻之如葱蒜，食之似蜜糖。

初三日己巳　早阴。辰初启碇，出口细雨。未刻，西风起，水微波。申正晴。

初四日庚午　晴。水平船稳，热似红海。值此酷暑，苟得大食国所贡之松风石，置诸客舱，则凉飙定生于几榻间也。

初五日辛未　晴。巳正一刻，进江口。午初阴，未初雷雨，申初晴。申正二刻，抵西贡，住船。即驾小舟登岸，步至宏泰昌栈，拜张沃生（霈霖），贺其子张萼楼（振生）己卯新贵之喜。遇何一山（桂林）及蔡毅若（锡勇）之堂弟蔡复其（迪昌）。少坐，同乘车游，见房屋加增数倍，禽兽园地颇开敞，添有山猫与狨。另一新开大园，花木甚繁。途遇前丁卯年同船之英人司朴纳，相见甚亲，约明早馔，谢辞。晚在宏泰昌小饮留宿，谈至天明。　西贡访旧

初六日壬申　晴热。巳正，张沃生留早馔，申初回船。申正展轮，亥初出口，入夜凉。

初七日癸酉　晴热。早出印度洋，走中国海。时届孟秋，热如盛夏，虽能安枕，仍觉暑气逼人。

初八日甲戌　晴。平。午后船面散步，有英国丽如行伙计戴勒尔者，相与立谈甚畅。入夜热。

初九日乙亥　晴。平。早见捕鱼船数十，随波上下，知距琼南万州一带较近也。亥正，至香港口外住船。清风徐来，披襟纳爽，非复昨日之炎热矣。

初十日丙子 阴。卯初开行，辰正停泊。驾小舟登岸，乘肩舆至科古洋行，拜吴藜阁（光昭）。旋登山，至宝罗书院，拜前充同文馆英文教习、现任英国香港主教包尔腾夫妇。去此，赴七环街万芳楼早餐。继至镇北街居安号，拜潘星衢，坚请晚酌，同席有李若农学士（文田）、林翰园太守（苑生）、潘槐史、李玉衡、李逸楼、潘荣川、陈俪琴、卫海溪、叶镜斋、曾月溪、曾容川、陈日楼、黄翼宾、黄欣谱、陆晓川、张贯成、招雨田、冯衍庭诸君。遂留宿。

香港寻踪

十一日丁丑 忽阴忽晴。酉刻，黄翼宾招饮于居安号，人数如前。亥正谢别登船，入夜雨。

十二日戊寅 早大雨。卯初一刻，开行出口。水平船稳。辰正雨止，仍阴。未初晴，凉。

十三日己卯 晴，冷。逆风。晚同英人周阿森谈及天文，顿开茅塞。按《隋天文志》内载：耿询造浑天仪，施于暗室中，外候天时，合如符契。又郭守敬作简仪，为圆室一间，平置地盘二十四位于下屋，皆中间开一圆窍，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户庭而知天运。今西国观象台，式亦与此相似。

英人谈天顿开茅塞

十四日庚辰 阴凉。未初，细雨一阵。雨后，晴云作峰，高数十重，而北面山岭一带，相为衔接，乍睹之，莫能辨其真假也。

十五日辛巳 晴。子初，进吴淞口。丑正停轮，待至卯初复开。辰初，泊于怡昌码头。登岸，寓洋泾桥长发栈。午后往拜刘芝田观察（瑞芬）、莫善徵大令（祥芝）及税务司

赫政。途遇同砚杨诚之（兆鋆），立谈片刻。

十六日壬午　晴。午后乘肩舆，往拜陈宝蕖司马（福勋）、孙砚农（文田）、黄咏清（惠和）、杨诚之、王子显。回寓知有刘观察、莫大令及赫税务司答拜。申正，诚之招饮于聚丰园，同席有丁小舫、吴子明、黄咏清、胡贺甫。

十七日癸未　晴。巳刻，有陈宝蕖、孙砚农、黄咏清、杨诚之、王子显诸君答拜。午正，黎莼斋之犹子黎祝衡招饮于聚丰园，同席有孙砚农、陈养原。戌初，孙砚农招饮于复兴楼，同席有陈臧伯、朱莲覂、黎祝衡。　上海交际

十八日甲申　晴。午正，陈宝蕖招饮于养和堂，同席有日本领事官及吴仲英（恒）、刘筱舫（启彬）、王树芬、黄焕岩、莫善徵。饮毕，同仲英、筱舫、善徵三君乘车至静安寺，少坐而归。顺拜黎祝衡、陈养原、陈臧伯。

十九日乙酉　晴。闻彝初次随使泰西所撰《航海述奇》，经《申报》馆印出，不知稿由何人所寄。遂即函致该馆，令登《申报》，略云：　申报印出航海述奇

曩者彝随斌友松郎中出使泰西，察访风俗，有随笔日记一编。旋京后，因戚友索观，乃将原稿奉给，并未修改。是编虽有名有序，无非一时自娱，初无灾及枣梨之意。昨由泰西回华抵沪，闻已经贵馆刷印，不知稿由何人所寄，殊觉诧异。忆十五年前，未尝学问，语言粗鄙，不胜惭愧。今既印售，噬脐无及。愿观者谅之。”　函致报馆请予刊登

申正，莫善徵招饮，同席有陈宝蕖、吴仲英、刘小舫。

二十日丙戌　晴。早起，招商局写船。申初，王子显招饮于复兴楼，同席有葛蕃甫(绳孝)、洪九香、丁小舫、龚成忠。

二十一日丁亥　晴。巳刻，赴各处告别。申初大雨。酉初，葛蕃甫、洪九香二君招饮于复兴楼，同席有王子显、龚成忠、丁小舫。子正，登"保大"轮船。诸君送别。

乘轮北上

二十二日戊子　早阴，寅初晴。寅正展轮，辰初一刻出口。水平船稳。

二十三日己丑　晴。风逆而水平。午后，函致黎莼斋、黄玉屏、张听帆，报告抵沪安稳，布帆无恙。

二十四日庚寅　晴。卯正，抵之罘，停泊。上下客毕，巳初启碇，水深蓝色，平静无波。

二十五日辛卯　晴。辰初，至大沽口，停轮待潮。巳初复开。巳正二刻进口，申初抵紫竹林。晚寓于北浮桥人和店。

抵天津

二十六日壬辰　晴。早，仆人张禄来接。问及父病，据云：自接电信后，浃旬始能坐起，元气渐复，日饮薄粥一瓯。彝敬闻之下，心觉稍安。午正，往谒合肥相国李少荃制军（鸿章），及拜朱静山、马眉叔、长书舫、王竹轩、张雲波、张子敬、税务司德璀琳。戌初，张子敬、王竹轩招饮于清河楼。亥正回寓。

谒李相

二十七日癸巳　阴雨。长书舫设早馔。午后谒合肥相国禀辞。回寓，知朱静山、马眉叔、王竹轩、长书舫、张雲波、张子敬诸君答拜。

二十八日甲午　晴。卯正起程，巳正至浦口早尖，酉正一刻宿于蔡村。

二十九日乙未　晴。卯初起程，巳正至河西务早尖，酉初宿于张家湾。

三十日丙申　晴。卯正起程，巳初抵于家卫早尖，午正进广渠门。至崇文门，儿子荣骥率仆以车来迎，数刻抵家。登堂，见父危坐床上，两眼垂涕，欲言不得。彝跪泣，聆父云："尔真来耶？抑或梦耶？"彝闻尤觉凄楚，即答曰："儿真来矣。"闻彝言乃止涕，继以手扶彝肩，微作笑容。彝始起立，备述已往情形。合家团聚，悲喜交加。彝回忆飘萍海上，忽忽四年，亦浑如一梦耳。 回到北京 忽忽四年浑如一梦

〔原书卷十六终〕

随使英俄记

人名索引

二 画

丁小舫
6,7,20
丁达 (Tyndal)
3,2,10 3,2,29
丁华春
6,1,14
丁得敦 (Lord Tenterdan)
2,12,10 3,5,29 3,11,7
卜埃万夫人
4,6,3
卜路斯吉(乐工)
4,6,17
刁卜立夫人
4,7,6
九尔(英官学总教习)
2,10,21
乃吉(安友会员)
3,8,14
乃德(美驻天津领事)
3,11,29
乜达
3,6,15

三 画

三达森(英外部协理)
3,3,7 3,12,8

三多斯夫人(葡驻俄公使夫人)
5,9,18　5,10,2
大前退藏(日公使随员)
5,11,19
万解(荷兰驻爪哇提督)
3,1,7　3,1,15
上野景范(日驻英公使)
3,1,18　3,3,1　3,4,17
3,5,16　3,5,24　3,5,28
3,9,22　3,11,19　4,1,7
4,1,16　4,2,15　4,5,7
4,5,18　4,6,27　4,7,2
4,9,13　4,11,11
山本清关(日公使随员)
5,11,19
义立斯贝蜘(Elizabeth, 1558—1603)
3,8,22
马仄尔
4,12,19
马尔金
4,10,27
马克立堅王(英三驸马)
3,1,3　3,1,18
马克多福
4,5,28
马克宏谋 (Mac-Mahon 1808—1893)
4,3,29　4,4,5　4,4,7
4,4,8
马克来兰夫人
4,4,30　4,5,4
马克那麻拉
3,8,6
马克蕾
3,8,26　3,11,28　3,12,12
4,1,1　4,7,7　6,5,19
马拉阔(将军)
3,3,25　3,4,2
马眉叔(建忠)
2,10,13　3,4,1　4,3,24
4,3,29　4,4,5　4,4,13
6,7,26
马格里聂
3,11,3　3,12,23
马格蕾(英税务司)
3,1,5
马根
4,1,1
马特威业甫(俄商会首领)
5,1,27　5,1,29　5,2,2
马清臣(马格里,MaCartney)
2,10,12　2,10,17　2,10,21
2,10,28　2,12,10　2,12,25
2,12,26　3,1,1　3,1,3
3,1,5　3,1,15　3,1,19
3,2,9　3,2,15　3,2,23
3,3,1　3,3,3　3,3,4
3,3,5　3,3,26　3,5,6
3,5,22　3,6,6　3,9,9

3,9,12 3,10,9 3,11,8
4,1,1 4,2,3 4,3,7
4,3,25 4,4,13 4,5,21
4,6,29 4,7,15 4,7,17
4,9,4 4,11,27 6,1,14
6,1,16 6,3,19 6,3,29
6,4,23

马喀的夫人
3,12,28 4,1,28 4,2,7
6,4,19

马阔兰
2,12,20

马勤
4,1,12

马勤志
3,2,10

马锦章
4,3,25

马福臣(MacPherson,? —1878)
2,10,3

马嘉理(Margary, 1846—1875)
2,12,25 3,8,6 3,10,4

马营
3,4,16 3,4,28 3,5,3
3,6,4

四 画

比千斯菲盐(Beaconsfield)
2,12,6 3,1,8 3,2,10
3,11,8 3,12,12

开尔伦(英御前大臣)
2,12,25 2,12,26

开斯门
5,9,13

开萨高伍斯吉
5,2,20

井上馨(日本大藏卿)
3,2,27 3,4,17

瓦瓦斯(军火厂主)
3,6,3

瓦斯扣得里林
3,8,22

王小峰(国治)
6,1,14 6,5,14 6,5,25

王子显
6,7,16 6,7,20

王西里(Vasiliev, 1818—1900)
5,1,15 5,2,12 5,2,26

王竹轩
2,10,2 2,10,3 6,7,26

王启明
3,5,19

王丽雅
5,2,12

王承荣
4,3,25

王南陵
6,1,14

王钦轩(世绶)
6,1,14

王得胜(守备)
3,1,18 3,1,22 3,1,23
3,1,24 3,1,25 3,1,26
3,1,29
王锡庚(鹏九)
4,11,25 4,12,27 6,1,6
韦什呢也格拉斯吉
4,12,18 5,闰,25
韦特柏尔
5,11,4
韦夏呐伍斯吉
5,3,24
韦德海
3,3,5
木拉里额斯
5,闰,13
尤汗索甫
5,10,5
尤志登
6,3,29
尤斯
3,6,28
扎克三(伦敦主教)
3,5,20
戈登 (C.G.Gordon 1833——1885)
2,12,13 2,12,17 3,3,5
戈顿(戈登之兄)
3,3,5 4,2,10
区亚良
3,8,6
日意格(Giquel,1835—1886)
3,4,1 3,4,12 3,5,5
3,5,9 3,10,16 4,3,24
4,3,39 4,4,9 4,4,13
4,10,6 6,1,12 6,1,24
日意凯(日意格之弟)
6,1,12 6,2,1
贝乐夫人
4,4,19
贝拉
3,5,22
贝拉夫人
4,5,5 4,7,5
贝拉阿
2,12,3
贝言思(丽如银行主)
3,5,23 4,1,7
贝膳(Bell,1876年发明电话)
4,5,3
毛色尔
3,2,8 3,2,9 3,2,24
4,5,25 4,6,5 4,12,16
6,2,24
毛克递
3,10,19 4,2,4
毛萨尔
4,6,5

长田鞋大郎(日公使随员)
5,11,19
长崎道至(日本翻译)
3,1,19　3,5,3　3,10,28
3,11,15　4,5,8　4,8,14
6,1,18
乌拉的米尔公(俄二太子)
5,1,8　5,1,9
丹拿(英禁烟会员)
3,2,3　3,10,19
凤仪(夔九)
2,8,—　2,10,21　3,1,3
3,2,8　3,2,9　3,2,15
3,3,5　3,3,24　3,4,17
3.5,6　3,7,9　3,8,7
3,9,25　3,10,9　4,4,13
4,5,20　4,7,19　4,9,17
4,11,21　6,1,14　6,1,16
6,4,21
文朔喇侯夫人
6,4,25
卞长胜(游击)
3,1,18　3,1,23　3,1,24
3,1,25　3,1,26　3,1,27
3,1,29　4,3,14
卞友楷
5,1,25
方伯谦(益堂)
3,4,1　4,1,4　4,4,29
亢柏里
3,6,23
计乃斯夫人
6,5,9
计百森(安友会员)
3,8,14
计罗慕(秘鲁领事)
2,12,8
巴乃得
2,10,17
巴屯
2,10,28
巴尔索娄
3,8,22
巴兰达(巴兰德之兄)
3,1,24　3,1,25　3,1,26
3,1,28
巴兰德(Brandt,1835—1920)
3,1,24　4,1,17　4,7,22
4,7,24　4,7,27　4,7,29
4,8,23
巴西国王
3,5,12　3,5,15　3,5,17
3,5,19
巴西王后
3,5,12　3,5,15　3,5,17
3,5,19
巴那尔夫人
3,6,7　4,4,26　4,6,4

巴杜立池（记者）
4,12,20　5,1,25　5,2,12
5,闰,14　5,闰,26　5,5,28
5,8,13　5,10,4　5,10,10
巴克尔
6,5,20
巴克蕾
3,5,22
巴都
4,6,7
巴萨呢
4,4,27
巴蕾（德国工厂主）
3,1,23
孔琪庭(Skachkov? 1821—1883)
5,1,15　5,8,26　6,1,1

五　画

札尔嫩（渣甸银行主）
3,8,30
艾立斯
4,4,27
艾立斯夫人
3,6,6　4,5,13　4,5,26
4,6,12　4,11,10
艾达倭（英二太子）
2,11,28　3,1,9
艾拉兴斯坦
3,1,5
艾的森(Edison，爱迪生)
4,5,3
艾德林
3,2,27　3,3,29　3,5,13
3,6,12　3,11,14　4,12,22
4,6,21　4,10,12　4,10,24
宋松谦澄
6,1,18　6,2,28
甘布（安友会员）
3,8,14
甘哲孙
3,10,25　3,11,5
左子兴（秉隆）
6,1,14　6,1,16　6,3,7
6,5,20
石汝钧（平甫）
4,11,25　4,12,27　6,1,6
石多士（德海部尚书）
3,1,27
石勉士
4,6,1
布卜臨斯吉（公爵）
5,1,12
布兰克（俄工局官员）
5,1,23　5,2,2
布达（英兵部尚书）
3,3,5
布兰赠
5,1,23

布陆司(Bruce,1814—1867)
3,2,10
布拉奚
3,5,10
布拉奚夫人
3,6,8　3,6,17　4,12,28
4,6,23
布洛司(布陆司之兄)
3,2,10
布莱斯
2,11,7
布莱謹(安友会员)
3,8,14
布朗(德驻俄参赞)
5,4,22　6,1,2　6,1,7
布朗达
5,10,3　5,11,1
布夏什(布克什，印度回民)
3,5,14　4,1,9
布策(E.D.Butzow)
4,12,28　5,1,15　5,闰,10
5,闰,12　5,闰,16　5,闰,20
5,闰,23　5,5,8　5,5,26
5,5,29　5,6,13　5,6,17
5,6,20　5,6,24　5,6,29
5,7,2　5,7,6　5,7,8
5,7,12　5,7,16　5,7,22
5,7,29
布鲁克
4,6,14
布鲁斯
3,3,25
卢的
4,4,12　6,1,29
卢的离安
4,11,30
卢德尔
3,1,29
田阿喜
6,1,25
冉森(瑞典富商)
5,1,10　5,1,17　5,2,22
5,2,29　5,3,6　5,10,15
任司达
3,1,25
白克满
3,1,27
白罗斯(英医学家)
3,2,10
包尔腾(Burdon,1826—1907)
6,7,10
邝容阶
3,1,7
立格伍欧
5,1,14
立瑆瀾公
3,11,3
必麒麟(Pikering,1840—1912)
2,10,29

史敏斯
4,5,27
皮特尔夫人
3,4,23 4,5,24
皮悌(发明家)
3,9,10
皮特洛甫
5,10,4
尼扣拉公(俄皇二弟)
5,1,3
尼扣拉第一(Nicolai I, ?—1855)
5,1,8 5,11,4
司九尔(Stewart)
2,10,21
司九尔德(英禁烟会员)
3,2,3
司九阿(英水师提督)
3,1,5
司马藤
3,2,8
司丹力(Stanley,1841—1904)
3,5,20 4,1,6
司本萨(美驻马尼拉领事)
3,1,7 3,1,15 3,1,17
3,2,24 3,2,27
司朴纳
6,7,5
司百安
3,1,5
司多葛溜(美驻俄公使)
5,1,20
司米嘉(诗人)
3,6,20
司柏的斯伍(Spottiswoode)
3,2,10 3,3,3 4,1,7
4,1,12
司莱木
5,5,7
司特芝(安友会员)
3,8,14
司高泽
6,4,4
司悌义(英学者)
3,5,18 3,6,13 3,6,25
3,7,26 3,9,10
司悌达(英电信局司事)
3,1,7
司谈班喜
2,11,28
司敏士(英电信局总管)
3,1,7
司彪(美传教士)
2,10,4
边多安
3,2,10

六画

亚古柏(Yakoob, 阿古柏)
3,6,7

吉罗福 (Glover, 1826—1885)
2,10,12 2,10,14 2,10,15
4,2,27 4,3,24 4,9,14
有雅梅(A.R.Hewiett)
2,12,10 2,12,25 3,2,9
毕立佛(英数学家)
3,2,10
达为多甫(俄礼官)
5,2,19
达格尔(香港监狱长)
2,10,22
达额拉
2,12,10
达鲁义
5,闰,4
托洛果讷甫(俄公爵)
5,1,24
朱万森
4,5,10
朱静山(格仁)
2,10,9 2,10,11 2,10,16
6,7,26
朱耀彩(军功)
3,1,18 3,1,23 3,1,25
3,1,29 4,3,14
休士(Hughes, George)
3,1,5 3,11,28 4,1,1
伍廷芳(秩庸)
2,12,10 2,12,17 3,1,7
3,1,9 3,4,17
伍阿新
5,1,23 5,1,26
伍勒窝
3,1,23
伊文士(英地理学家)
3,2,10
伊里布
2,12,20
伊斯得布陆克
4,7,16
多尔德(英禁烟会首领)
3,2,3
色尔吉亚公(俄四太子)
5,1,8
色真尔
6,4,25
色真赛
2,12,3
旬伊伯(英家部帮办)
3,2,9
齐树铭
4,11,25
刘开生(翰青)
6,1,14 6,5,5 6,5,25
刘芝田(瑞芬)
6,7,15
刘芳圃
3,3,18 3,1,24
刘步蟾(子香)
3,4,1

刘孚翊（鹤伯）

2,8,—　2,10,17　3,1,3　3,2,9　3,2,15　3,3,10　3,4,26　3,5,22　3,7,9　3,9,25　3,10,4　3,10,9　4,11,1　4,11,8　4,12,4　6,1,8

刘筱舫（启彬）

6,7,18

刘锡鸿

2,8,—　2,10,17　2,10,21　2,10,28　2,12,9　2,12,17　2,12,25　2,12,26　2,12,28　2,12,30　3,1,1　3,1,2　3,1,3　3,1,4　3,1,15　3,1,19　3,2,9　3,2,11　3,2,15　3,2,19　3,2,23　3,2,29　3,3,1　3,3,3　3,3,5　3,3,6　3,3,13　3,3,18　3,3,27　3,4,14　3,4,26　3,5,1　3,5,12　3,5,19　3,5,22　3,6,5　3,6,17　3,6,26　3,7,15　3,7,27　3,9,9　3,10,4　3,10,9　3,10,15　3,11,23　4,3,14　4,8,11　4,8,20　4,10,16

刘懋寿（嵩如）

3,4,1

庆常（霭堂）

4,10,16　4,11,25　4,12,16　4,12,19　4,12,26　5,1,1　5,1,3　5,1,5　5,1,12　5,1,24　5,1,29　5,2,8　5,2,19　5,3,4　5,3,25　5,4,22　5,5,9　5,6,26　5,7,5　5,8,8　5,8,24　5,8,26　6,4,26　6,5,25

庆熙（锡斋）

4,11,25　4,12,5　5,8,24

安山柏

3,12,29

安柏尔（医生）

3,10,28　3,11,13　4,1,25　4,2,20　4,5,8　4,7,23　4,7,27　4,10,22　6,1,18　6,3,3

安得达阿（亚历山大二世之孙）

5,5,5

安藤谦六（日公使随员）

5,11,19

江懋祉（芷庭）

3,4,1

池贞铨（玉如）

3,4,1

汤近新

4,6,28　4,7,20　4,10,3

米尔萨马拉阔堪那赛木拉木克（马拉阔堪王，波斯驻英公使）
3,5,28 4,1,7 4,1,9
4,2,15 4,5,7 4,5,18
米尔萨米戛堪（波斯参赞）
3,10,28
米达巴沙（土耳其水陆总理）
3,5,14
米沙公（俄皇三弟）
5,1,3 5,1,9 5,11,5
米沙洛威自（A.Mihailovitch）
5,闰,26
米坦富
3,2,23
米特佛（英家部记室）
3,2,9
米司盘
4,1,1 4,1,4
米斯盘
3,1,17 3,4,28 4,3,8
4,7,24 4,8,23 4,9,9
米敦（前驻俄总领事）
5,3,27
米德（饼饵局东）
3,10,23
讷尔斯
2,11,28
讷克思夫人
3,5,16 4,4,19
许再思
3,8,23
许信斯吉
5,8,6
那坦
2,12,8
那波伦第一（Napoleon I）
4,4,7 5,11,4
那波伦第三（Napoleon III）
4,4,7 5,5,2 5,5,8
那威勇（A.Novion, 1838—? ）
4,2,28 4,11,29
那椙敦（库舆使）
3,10,4
孙砚农（文田）
2,10,9 2,10,11 2,10,12
6,7,16

七 画

麦士尼为能（Mesny,1842—1919）
3,12,27 3,12,30 4,1,1
4,10,6
麦华陀（Medhurst,1823—1885）
2,10,12 2,10,14 3,3,25
麦林阔甫（俄大臣）
5,9,29
杜兰墩
5,10,18
杜尔戛鲁吉（王爵）
5,11,22

杜斐林(英驻俄公使)
5,11,18
杜额讷
3,8,10
杨仁山(文会)
6,1,14 6,4,21 6,5,25
杨武业(法工部尚书)
4,3,29
杨德明
3,1,18 3,1,24 6,1,23
6,1,24 6,1,27
杨廉臣(秉清)
3,4,1
芮立克
3,1,27
花士德(英电学家)
3,2,10 4,1,12
花尔堤(英兵部侍郎)
3,3,12
劳格廉(共公武会馆总管)
3,1,19
劳德(翻译)
2,10,12 2,10,14
苏万(英驻俄使随员)
5,1,19
李车逊
3,2,20
李丹崖(凤苞)
3,4,1 3,4,12 3,5,5
3,5,9 3,5,15 3,8,9
3,8,15 3,9,9 3,10,16
3,12,8 3,12,12 3,12,21
3,12,24 3,12,30 4,1,3
4,1,6 4,1,27 4,2,3
4,3,17 4,3,29 4,4,13
4,4,20 4,4,29 4,6,2
4,7,21 4,8,11 4,9,9
4,9,17 4,9,19 4,10,3
4,10,7 4,12,4 6,1,8
6,1,23 6,5,5
李文(俄礼部侍郎)
4,12,27
李少伯
6,1,24 6,1,27
李少荃(鸿章)
2,10,2 2,10,13 2,12,25
3,1,5 3,1,18 3,1,25
3,1,29 5,1,23 6,7,26
李永春
4,11,25
李迈协(Lehmaye)
3,1,18 3,1,23 3,1,26
3,1,27
李达(李德，船舶设计师)
3,3,1 3,4,27 3,5,23
3,10,19
李芬(Richthofen, 1833—1905)
3,1,24
李芳圃(炳林)
6,1,14

李赤门(英枢密大臣)
2,12,26
李寿田(叔芸)
3,4,1
李荆门(湘浦)
2,8,一 3,3,18 3,4,11
3,5,22 3,5,26 3,6,15
3,7,9 3,8,13 3,9,7
3,9,25 3,10,9 3,11,10
3,11,15 3,12,23 3,12,30
4,1,6 4,1,12 4,1,28
4,2,24 4,3,25 4,4,13
4,4,24 4,4,29 4,6,2
4,9,10 4,9,17 4,11,27
6,1,12 6,1,14 6,4,21
李柏满
5,2,10 5,2,12
李登甫(贵朝)
6,1,14 6,5,25
李嘉资(英地理学家)
3,2,10
严宗光(又陵,即严复)
3,4,1 4,4,29 4,9,9
4,10,6
克虏朴(Krupp,克虏伯)
2,12,11 3,1,29 3,9,16
来德(英水师提督)
2,10,21
呐尔斯(女画家)
3,5,3
呐百立
3,6,15
时梅腊慈(香港按察司)
2,10,21
吕逸屏(祥)
6,1,15 6,3,19
吴贝(著有《航海日记》)
3,6,20
吴德章(焕其)
3,4,1
里雅格(J. Legge, 1814—1897)
2,12,28 3,2,3
利斯德
2,12,10
何太吉(德使署随员)
4,8,10
何心川(镜秋)
3,4,1
何田熙
6,2,28
何沃生(伍廷芳妻弟)
3,4,17 4,1,15
何洛(英水师提督)
3,4,27
何桂芳
3,8,6
何格沙
3,2,10
何滇之(飞鸾)
6,1,15

佛尔嘉
3,6,7
佛多尔(Feodor III,1676—1682)
5,闰,26
佛克斯
3,10,1
佛培之
3,4,12
狄木塔(巴西水师副将)
3,1,5
狄达
3,8,7
幸路斯吉
5,12,8
辛盛(Simpson,1843—1909)
2,10,12 2,10,14
库尔漆阔甫(俄外部尚书)
4,12,19
库朴
4.6,19
库克(Cook, 1728—1779)
3,8,22
库森
4,7,26
闵士达(德驻英公使)
3,1,19 4,1,5
怀多士(S. J. Whiteworth)
3,3,26
怀来纳(英三公主)
3,1,9 4,1,26
怀达
3,1,11 3,4,28 3,12,27
4,2,6 4,5,8 4,5,20
6,1,19
怀达(伦敦市长)
3,10,5
汪席臣
6,1,14
沙尔洛公主(尼古拉一世之后)
5,1,8
沙邦瑞
6,5,27
沙苇斯百里(英禁烟会员)
3,2,3
沙豪苇斯吉(俄王爵)
5,10,8
宋得礼(英税务司)
4,2,28
阿士尔
5,10,14
阿士贝(发明冷却剂)
3,6,1
阿士柏里
3,2,16 3,3,25 3,4,28
3,5,16 3,6,1 3,8,29
4,1,7 4,2,15 4,4,27
4,4,28 4,6,11
阿木斯多昂(Armstrong)
3,11,26

阿丹思（英电学家）
3,2,10
阿兰（安友会员）
3,8,14
阿尔柏斯讷
4,1,7
阿来三德公(Alexandr)
5,1,8 5,1,22 5,2,18
5,3,25
阿来三德第一(Alexandr Ⅰ)
5,11,4
阿来三德第二(Alexandr)
3,1,9 4,12,28 5,1,3
5,1,5 5,1,8 5,3,4
5,3,23 5,闰,4 5,闰,5
5,4,20 5,4,23 5,5,9
5,6,12 5,6,26 5,7,10
5,7,21 5,7,29 5,10,1
5,10,19 5,10,22 5,11,6
5,11,22 5,12,2 5,12,13
阿来希斯公（俄三太子）
5,1,8 5,1,24 5,11,28
5,12,2 5,12,16
阿色尔（英三太子）
3,1,9
阿色尔（英法银行主）
4,2,29 4,2,30 4,3,1
阿那斯他奚亚
5,1,3
阿拉柏(Albert，英太子）
2,12,26 3,1,3 3,1,9
3,1,14 3,1,15 3,1,18
3,1,19 3,4,26 3,4,28
3,5,17 4,1,6 4,10,15
阿拉柏(Albert，女王之夫）
3,1,9
阿拉满（生物学家）
3,2,10
阿里格(Alcock，1809—1897)
2,12,13 2,12,17 3,4,16
3,5,23 3,12,8 4,1,6
4,4,27
阿努臣(俄商会首领）
5,1,27 5,1,30 5,2,2
5,闰,22
阿盖公（公爵）
3,1,9 3,4,25
阿福来（艾典柏尔公）
5,1,8
阿德柏尔（俄参赞）
3,1,9
陈可会（亚平）
3,4,1
陈兰彬
2,12,17 6,1,15 6,3,19
6,3,20 6,4,16
陈兆翱（鹤亭）
3,4,1

陈林琫（咏裳）
3,4,1
陈松生
6,1,14　6,1,16　6,3,19
6,4,21
陈季同（镜如）
3,4,1　4,3,24　4,3,29
4,4,5　4,4,13
陈宝璐（福勋）
2,10,8　2,10,9　2,10,13
6,7,16　6,7,18
陈甯甫（桓）
6,1,15　6,3,19
陈炳祥
2,11,7　3,3,4
陈莘耕（志尹）
6,1,14　6,1,16
陈允颐（养原）
4,11,25　4,12,4　4,12,20
4,12,26　5,1,23　5,3,4
5,3,13　5,3,25　5,4,22
5,5,9　5,5,28　5,8,24
5,8,26　6,7,17
陈楚士（嵩良）
6,1,15　6,2,19　6,3,19
6,3,20　6,4,16
邵友濂（小村）
4,11,25　4,11,30　4,12,4
4,12,27　4,12,28　5,1,3
5,1,5　5,1,12　5,1,22
5,1,24　5,1,29　5,2,19
5,3,4　5,3,29　5,4,22
5,5,9　5,5,14　5,6,19
5,7,5　5,7,10　5,8,8
5,8,24　5,8,26　5,9,4
5,9,10　5,9,14　5,9,18
5,11,19　5,12,2　6,1,2
6,1,6　6,5,5
张子敬
6,7,26
张金生（丽甌）
3,4,1
张斯栒（听帆）
2,8,—　3,1,2　3,1,3
3,2,9　3,3,5　3,5,22
3,7,9　3,8,7　3,9,25
3,10,4　3,10,9　4,1,9
4,1,20　4,1,28　4,2,17
4,4,13　4,4,24　4,4,29
4,5,6　4,5,20　4,9,10
4,9,16　4,11,8　4,11,27
6,1,12　6,1,15
纯锡（感铭）
4,11,25　4,12,5　4,12,26
5,8,24　5,8,26

八 画

武阿文(英地理学家)

3,2,9　3,2,10　4,1,12

林日章(仲明)

3,4,1

林乐知(Y.J. Allen, 1836—1907)

4,7,27　4,7,29

林达(英船厂主)

3,1,5

林庆升(旭台)

3,4,1

林永升(钟卿)

3,4,1　4,7,27

林治

3,5,11

林怡游(禾叔)

3,4,1

林泰曾(阶序)

3,4,1　4,7,15

林颖熙(切季)

3,4,1

茉莉雅(亚历山大二世之后)

5,1,8

欧多恩(英地理学家)

3,2,10

欧敦(伦敦市长)

3,10,5　4,1,6

墨柏连(英御前大臣)

3,1,18

罗扎斯(委内瑞拉驻英公使)

2,12,25

罗丰禄(稷臣)

3,4,1　3,4,12　3,5,5

3,5,9　3,5,15　3,8,9

3,8,15　3,10,9　3,10,16

3,12,21　3,12,24　3,12,30

4,1,4　4,3,17　4,4,13

4,4,29　4,5,29　4,6,2

4,7,1　4,7,15　4,9,17

4,10,6

罗百業

3,6,15

罗伯逊(D.B. Robertson)

2,10,21　2,10,22　4,4,16

4,4,17

罗斌康

3,6,24

罗臻禄(醒尘)

3,4,1

卓志第三(George III)

3,1,9　3,3,3

卓威斯(William Jewois)

2,10,28　2,10,29

帕力士

4,12,16　4,12,19　4,12,20

5,1,4　5,1,9

帕拉莫

2,12,18

季满梅
5,4,4
彼得罗(Piotr Ⅰ, 1672—1725)
5,闰,22 5,闰,26 5,11,14
金泗
3,3,11
金登幹(Campbell, 1833—1907)
2,12,8 2,12,17 3,1,5
3,5,23 3,5,26 3,7,14
3,9,16 3,9,26 3,10,19
3,11,24 3,12,20 4,1,1
4,1,25 4,2,27 4,3,1
4,4,19 4,7,4 4,7,18
4,7,29 4,8,23 4,9,8
4,10,10 4,10,24 4,11,14
6,1,19 6,5,17
邹理堂
6,1,14
周安思 (英)
2,12,8
周安斯 (法)
4,4,12 4,5,27
周恩斯(英)
3,6,20 4,11,30
郑清濂 (景溪)
3,4,1
法兰亭(J.H.Frandin)
6,1,14 6,2,1 6,3,19
法尔南
3,6,15
法克呐尔 (善弈者)
3,5,24 3,6,15 3,6,22
郎贝尔
2,10,21
郎四顿
3,9,16
郎苇娄(农机制造者)
3,8,20
该斯(Thomas Gay, 1643—1724)
3,6,3
孟甘(J.Mongon,? —1880)
2,10,3
孟第(Pechtchourow)
4,12,8 4,12,27 4,12,28
5,1,3 5,1,5 5,1,15
5,5,29 5,9,10 6,1,1

九 画

郝士
2,12,8
郝尔
6,4,24
郝富
4,4,12
胡阿斯
3,9,1
胡柏尔
4,12,16
胡格尔(Hooker)
3,2,10 3,3,3 4,1,12

胡璇轩((璇泽,Mr. Whampu)
2,10,28 6,3,18
柯乃的(香港总督)
2,10,21 2,10,22
柯大力
5,2,30
柯义恩
3,6,17
柯尔斯
5,4,23
柯希那(俄掌礼大臣)
4,12,28
柯拉义
3,2,8 3,4,21 3,4,22
4,11,19
柯拉白欧(小舟渡大西洋者)
3,6,20
柯拉讷武斯吉
5,7,7
柯拉克
2,11,6 2,11,7
柯拉理
3,2,8 3,8,6 3,11,21
柯欧藤
4,6,12
柯洛斯(住俄京英人)
3,2,11 5,闰,6 5,4,24
柯洛斯(德国游击)
6,1,2 6,1,7
柯洛斯吉
5,1,23
柯麻洛额甫
4,12,20
柯塔普
5,5,1
柯喇伊呐伍斯吉
5,1,11 5,1,12 5,1,18
柯龄武
3,6,15
柯额莱(英首相掾吏)
3,12,8
柯冀蒂
3,2,8 3,2,9 3,5,27
6,1,17
柏专敬(天津水雷局司事)
2,12,18
柏令坦(英外部协理)
3,1,8
柏乐文(C.H.A.Browne)
2,12,25
柏尔木达(发现百慕大群岛者)
3,8,22
柏百福(Popoff, 1842—1913)
4,11,25 4,11,30
柏卓安(Brown, 1842—1926)
2,10,22
柏格达努威赤
5,2,12

柏顿
2,12,20
柏蒙藤
2,12,18
柳树仁
2,11,5　2,11,7　3,3,4
柳增（英四太子）
3,1,9
萌五楼
4,12,5　6,1,8
查连标
3,1,18　3,1,24　3,1,25
贵丁(英内大臣)
4,2,15
贵丁夫人
3,2,8　3,6,4　4,5,6
威妥玛(Wade, 1818—1895)
2,10,12　2,12,9　2,12,12
2,12,25　3,1,4　3,1,11
3,1,15　3,2,9　3,2,28
3,3,7　3,3,25　3,5,2
3,5,23　3,6,26　3,8,4
3,10,10　3,11,7　3,11,8
3,11,21　3,12,8　4,1,4
4,1,6　4,4,17　4,4,27
4,6,9　4,7,2　4,7,27
4,8,13　4,8,15　4,8,24
4,8,27　4,9,4　4,9,7
4,10,10　4,10,20
威良 (Wilhelm I, 1797—1888)
5,4,22　5,4,23
威柏尔 (Carl Waeber)
5,1,15
威廉(德国太子)
3,1,9
哈丁屯(英会堂首事)
3,2,30
哈尔的(英陆路总兵)
3,2,30
哈尔的夫人
3,5,5　4,1,26　4,4,30
哈立斯
3,3,13
哈米垣(英会堂绅总)
3,1,15
侯金爾(英天文学家)
3,2,10
钟西(理发匠)
3,2,6　3,2,7　3,11,10
钟满坎(波斯大臣)
4,1,9
姚岳望(彦嘉)
2,10,10　3,1,2　3,4,20
3,7,28　3,8,13　3,9,9
3,9,25　3,10,9　3,10,17
3,12,23　3,12,20　4,3,7
4,3,25　4,4,20　4,4,28
4,5,26　4,6,18　4,7,21
4,9,5　4,9,16

美喜庆(波斯客)

5,6,24　5,6,28

美尔师

2,10,22　2,10,24

美丽(亚历山大二世之女

3,1,9　5,1,8

洛安侯(英四驸马)

3,3,12　3,4,25　3,5,18

洛色(英数学家)

3,2,10

费士来

3,5,11　4,5,6　4,5,22

费自赖

3,5,11　4,5,8

费拉芮(法水师提督)

3,1,5

费拉得

3,5,3

费满达(英官钱局总管)

3,2,15

费理朴(英海关税务司)

2,12,8

贺尔得佛尔德(英御前大臣)

3,11,4

贺克立 (Huxley, 赫胥黎)

3,2,10

贺拉斯

3,3,20　3,5,10　3,5,24

贺荫德(英天文学家)

3,2,10

贺真(律师)

4,7,18

贺恩慈夫人

4,11,5

贺勒懋

2,11,7

贺龄

6,5,20

贺蔼班

3,5,27

贺璧理 (Hippisley, 1848—1939)

3,9,26　3,11,28　3,12,24

4,1,1　4,1,15　4,3,17

4,11,29

骆柏懋(安友会员)

3,8,14

骆德(中国税务司)

3,11,28　4,1,1　4,1,9

4,5,22

十　画

敖勒夏(亚历山大二世之妹)

5,1,3

敖得满哈达立

4,1,6

袁商春

3,1,18　3,1,24

哥士奇 (Kleczkowski)
4,11,29
泰乐尔 (Taylor, 1855—?)
3,11,28 4,1,1 4,9,3
4,9,12 6,1,18
泰达(坎特伯雷大主教)
3,5,20
桂文灿
3,2,3
桂荣(冬卿)
4,11,25 4,12,19 4,12,20
4,12,26 5,1,3 5,1,5
5,1,12 5,1,24 5,2,19
5,3,13 5,4,23 5,5,28
5,7,5 5,8,8 5,8,24
5,8,27 5,9,4 5,9,10
5,9,14 5,9,18 5,11,19
5,12,2 6,1,6
格尔斯(俄外部大臣)
5,5,29 5,6,19 5,7,5
5,7,10
格兰达 (Grant, 1822—1885)
3,4,24 3,5,12
莫尔斯 (Morse, 1791—1872)
6,4,15
莫拉的
2,10,28
莫斯要王
3,8,22
莫紫达
3,9,6
莫善徵(祥芝)
2,10,8 2,10,9 6,7,15
莫蓉
4,6,2
聂庇尔(NaPier,直布罗陀总督)
2,12,2 2,12,3
索木森
3,2,28
索尔誉
3,12,8
索立斯百里 (Salisbury)
4,4,15 4,4,24 4,7,4
4,9,8
索立斯百里侯夫人
3,5,3 4,1,14 4,2,17
4,4,14 4,4,24 4,5,5
4,7,2
夏干
4,11,25 4,12,16 4,12,18
4,12,20 4,12,27 5,1,23
5,1,26 5,1,29 5,2,27
5,3,4 5,3,25 5,5,9
5,5,28 5,8,2 6,1,6
夏丹堂
3,1,29

夏拉金
5,5,7
夏理古(英数学家)
3,2,10　4,1,12
顾汀清(Gutenberg)
3,7,3
顾曼(Water Goodman)
4,5,5　4,8,20　4,9,5
4,9,7　4,9,11　4,11,12
4,11,13　5,1,25
顾得列策甫(俄头等侍卫)
4,12,28
哲美森(Jameson, 1843—1920)
3,4,14　3,11,28　4,2,28
4,3,22　4,11,29
热米呢(俄署外部大臣)
5,8,26
倭良嘎理(A.G.Vlangaly)
4,12,28
倭拉克尔
3,6,17
倭豈斯勒弗(俄皇侄)
5,2,8
倭特娄夫人
4,6,26
徐仲虎(建寅)
6,1,8　6,1,9
徐司得
3,3,22　3,4,28　4,5,18
徐司得夫人
3,5,27　4,4,14　4,11,9
钱琴斋(德培)
4,12,4　4,12,5　6,1,8
6,1,9
俞壹文(锡庵)
4,11,25　4,12,25　5,1,23
5,4,22　5,8,24　5,8,26
爱格尔(中国税务司)
3,11,28　4,1,1
殷伯尔(法遗产司委员)
4,11,29
郭志城(岑焘)
2,10,13　2,10,15
郭英生(郭嵩焘之子)
4,2,18
郭案吉(演枪会会首)
4,6,20　4,7,28
郭理岑(俄御前大臣)
4,12,28
郭斯吉
5,9,9
郭嵩焘
2,8,—　2,10,17　2,10,21
2,12,25　2,12,26　3,1,1
3,1,2　3,1,3　3,1,5
3,1,15　3,1,19　3,2,9
3,2,15　3,2,19　3,2,23
3,2,29　3,3,1　3,3,3
3,3,5　3,3,6　3,3,13

3,3,26　3,5,6　3,5,22
3,7,14　3,8,29　3,9,9
3,9,12　3,10,9　3,10,10
3,11,8　4,1,1　4,2,3
4,2,15　4,2,18　4,3,7
4,3,18　4,3,25　4,3,29
4,4,5　4,4,13　4,4,15
4,4,24　4,4,29　4,5,3
4,5,6　4,5,21　4,6,18
4,6,22　4,6,29　4,7,15
4,7,17　4,8,20　4,8,24
4,9,4　4,9,17　4,9,19
4,10,2　4,10,21　4,10,28
4,11,8　4,11,11　4,11,14
4,11,16　4,11,27
郭惠城(崑焘)
2,10,9　2,10,11
郭瑞珪(璋如)
3,4,1
施密斯(英海部尚书)
4,2,4
施密斯夫人(英海部尚书夫人)
4,4,20
高木报造(日驻俄公使)
5,1,13　5,11,19
高安
4,4,12　6,1,29
高尔介 (Henri Courdier)
3,5,5　3,5,9　4,3,29
4,10,6　4,10,7　6,1,12
高斯楚北(俄王爵)
5,1,12　5,1,18　5,1,27
5,2,16
栾柴波尔奚(俄头等侍卫)
5,5,26
席木庵(英医学家)
3,2,10
席纶仪(英家部帮办)
3,2,23
席武果
5,6,28
席拉锲尔
3,9,10　3,9,12
席楏伍呐斯吉夫人
5,2,19　5,3,3　5,3,22
5,3,24
席楱尔(英掌礼大臣)
2,12,24　2,12,25　2,12,26
3,11,8
阎喜
2,12,18　2,12,19
浪维奠
3,1,5
宽司丹的音公(俄皇之弟)
5,1,3　5,2,8
容闳(纯甫)
3,1,7　3,1,9
谈布
2,11,6　2,11,7

陶木森
2,10,22 3,2,24 3,2,27
陶岑
3,2,24 3,2,27
陶罗布
4,6,25 4,6,28 4,7,1
4,7,20
陶坦汉
6,3,25

十一画

梯格利斯
5,10,10
梅林昵阔甫(俄外部右侍郎)
4,12,19
梅昵阔甫(俄外部总办)
5,8,26
梅彦阔萧(俄前总理内大臣)
5,9,28
梅森赛甫(俄大提督)
5,3,4
黄宗宪(玉屏)
2,8,一 2,10,10 3,7,15
3,9,9 3,10,9 3,12,23
3,12,30 4,4,13 4,4,29
4,5,26 4,9,17 4,11,21
黄建勋(鞠人)
3,4,1
黄咏清(惠和)
2,10,16 3,11,23 6,7,16
曹一斋(金咏)
6,1,14 6,1,16
萧介生(仁杰)
6,1,14
萨克斯麻尔艾多堡王(英)
3,1,3 3,1,15 3,1,1
萨的阿努(意大利水师副将)
3,1,5
萨得乐
4,10,12
萨梅娄楠(莫斯科副总督)
5,10,7
萨镇冰(鼎铭)
3,4,1 4,7,21
勒色
5,11,20
勒色喇(英公爵)
3,2,11
勒斯额(泰晤士报记者)
3,1,5
戛他立那
5,11,5
戛里留(伽利略)
6,4,15
掊朴 (Plu IX, ?—1878)
4,1,6
鄂林(拿破仑第三之子)
5,5,2 5,5,8

崇厚
4,11,24 4,11,27 4,11,30
4,12,4 4,12,15 4,12,19
4,12,28 5,1,1 5,1,3
5,1,5 5,1,9 5,1,12
5,1,22 5,1,24 5,1,29
5,2,8 5,2,18 5,3,4
5,3,25 5,3,29 5,闰,10
5,闰,12 5,闰,16 5,闰,20
5,闰,23 5,4,22 5,4,23
5,5,8 5,5,14 5,5,26
5,5,29 5,6,2 5,6,13
5,6,17 5,6,19 5,6,24
5,6,29 5,7,2 5,7,5
5,7,8 5,7,10 5,7,12
5,7,16 5,7,22 5,7,26
5,7,29 5,8,8 5,8,13
5,8,17 5,8,19 5,8,22
5,8,26 5,10,26
盘森比芬
3,12,8
梁炳年(蔚如)
3,4,1
堂贾美开(德兵部左侍郎)
3,1,27
常有泰
4,11,25
屠迈伦 (Twinem, ?—1886)
2,12,8 3,1,4 3,3,20
3,4,17 3,3,5 3,6,29
3,8,15 3,9,15 3,9,27
3,10,9 3,10,14 3,11,6
3,11,28 3,12,12 4,1,1
4,1,3 4,1,19 4,1,20
屠威斯(万国公法会首)
4,4,30
屠萨
3,8,7
隋达呢
6,5,20
维多利亚 (Victoria, 君主)
2,12,20 2,12,17 2,12,25
2,12,26 3,1,3 3,1,18
3,3,3 3,7,6 3,11,8
4,4,24 4,7,15 4,10,

十二画

联子振(兴)
6,1,14 6,5,25
联春卿(芳)
4,2,11 4,3,21 4,3,24
4,3,29 4,4,5 4,4,13
4,11,21 4,11,27 6,1,12
6,1,14 6,5,25
韩达(英海部尚书)
3,3,19
韩达尔
2,11,15
韩百里 (Hanbury)
3,8,14 3,8,18 3,9,3

3,9,4 3,9,7 3,10,19
韩第(美水师副将)
2,10,15
塔汗呐第
5,10,18
塔克什讷(木庵)
4,11,25 4,12,20 4,12,26
5,1,12 5,2,12 5,2,19
5,3,4 5,5,9 5,6,26
5,7,5 5,8,24 6,1,6
塔来喜(英议政院绅士)
3,1,5
塔斯蛮(荷兰)
3,8,22
堪卜立址公
3,1,3 3,1,15 3,1,17
堪特柏里大主教
3,1,10
博那罍(近卫步军营总)
4,5,26
博郎(薄郎,Bowen)
3,4,14 3,6,24 3,7,15
3,7,27 3,9,25 4,12,4
博哈内
5,11,28
博格达努威亦(副将)
5,3,4
葉祖珪(桐侯)
3,4,1 4,4,29 4,6,27
4,7,21
蒋果罍(土耳其游士)
5,8,11 5,8,28
蒋斯彤(丹如)
4,11,25 4,11,30 4,12,4
4,12,20 4,12,26 5,1,3
5,1,12 5,1,22 5,3,4
5,3,13 5,3,25 5,3,29
5,4,22 5,5,9 5,5,28
5,8,24 5,9,4 5,9,10
5,9,18 5,10,2 5,11,19
5,12,2 6,1,6 6,5,5
蒋超英(锡彤)
3,4,1
葛兰敦(英化学家)
3,2,10
葛兰敦 (W.E.Gladston)
3,2,10 3,7,3 3,12,12
4,1,12 6,3,17
葛拉斯高
6,5,4
葛里扉
3,3,19 3,4,18 3,5,3
3,5,17 4,10,13 4,2,15
4,2,20
葛阿钵(约翰·咯波特)
3,8,22
葛罗佛夫人(英学者)
3,2,10
葛德立 (Cartwright)
6,3,22

葛得鄂诺甫
5,2,21
葛雷
3,1,5　3,9,10　3,9,12
喀尔楼
3,3,29
喀特尔(萨多立那欧国公使)
3,11,8
喀萨林第二(Ecaterina Ⅱ)
5,11,14
喀塔里
4,12,19　5,1,10
傅立兰
2,12,10　3,2,11　3,5,1
3,5,2　3,5,3　4,1,9
4,5,8　4,5,18　4,5,29
4,6,2　6,3,9
傅兰雅 (Fryer, 1839—1928)
4,9,9　4,10,6　4,10,7
傅达义
4,4,12
舒瓦洛幕(俄驻英公使)
4,11,14
腊木山得尔(北印度小国国王)
6,1,5
鲁多福(奥国太子)
4,1,5　4,1,6　4,1,14
奥兰宪
3,5,11
敦斯特尔
6,3,7
斌椿
3,1,22
道尔(梯也尔)
4,4,7
廉善(吉甫)
4,11,25　4,12,23　4,12,26
4,12,29　5,8,24　5,8,26
康韶甫(音泰)
4,12,5　6,1,8
道米呢普(共公武会馆总管)
3,1,19
富田铁之助
6,2,28
密勒尔
4,1,4
曾纪泽
4,11,15　6,1,12　6,1,14
6,1,22　6,1,28　6,2,1
6,2,5　6,2,21　6,3,29
6,4,6　6,4,16　6,4,23
6,5,14　6,6,5
曾省斋 (念祖)
6,1,14　6,1,16
曾澄侯 (国潢)
6,5,5
缘衣姒 (露易斯，英四公主)
2,12,26　3,1,9　3,3,12
3,5,18

十三画

瑞乃尔（Schnell, ? —1897）
3,1,20 3,1,21 3,1,23
蒲立罗
6,4,29
蒲乐敦（伯爵）
3,5,8
蒲罗柏
6,5,20
赖茀宜咸（英议政院议员）
3,1,5
裘国安（励臣）
3,4,1
路典第四（William IV）
3,1,9
路斯马佩
2,11,6 2,11,7
詹九五
5,1,28 5,1,29
詹世钗（玉轩）
5,6,2 6,5,1
詹柏尔
3,6,2
靖乐龄（英船厂主）
3,1,5
窦路利
5,1,14
福远峰（觉罗福连）
4,11,25 4,12,26 5,8,24
5,10,2 6,1,6
谢智卿（先任）
6,1,14 6,5,14

十四画

赫乐彬（赫德，Hart, 1835—1911）
2,12,8 3,4,14 4,2,11
4,2,27 4,3,22 4,3,24
4,9,14 4,9,18 6,5,16
6,5,17
赫政（J.H.Hart, 1847—1902）
2,12,17 3,9,15 3,9,27
3,11,28 4,1,1 6,7,15
慕斯满
2,12,8
魏利尔
3,1,2
蔡乃斯
2,12,3
歌赛斯吉（皮谢茨盖）
5,1,23
歌音斯夫人
4,2,18 4,2,20
裴蒲（波妮国王）
4,5,29
谭喜什武
5,7,6
翟尤欧（德兵部右侍郎）
3,1,26

骚仄兰
3,1,9

十五画

墨尔根
2,12,3
墨勒阿（法领见大臣）
4,4,4 4,4,5
墨菁
4,1,5
黎伯廉（波米国王）
4,5,29
黎庶昌（莼斋）
2,8,— 2,10,21 2,10,28
2,12,26 3,1,2 3,1,3
3,2,15 3,3,3 3,3,5
3,3,13 3,5,6 3,6,6
3,7,9 3,9,9 3,9,25
3,10,4 3,10,9 4,4,4
4,4,9 4,4,13 4,6,4
4,6,11 4,6,19 4,6,22
4,6,25 4,6,28 4,7,1
4,7,15 4,9,17 4,10,12
4,11,21 4,11,27 6,5,5
奎赤廉
2,12,3
德尔贝(Derby, 1826—1893)
2,12,8 2,12,9 2,12,10
2,12,14 2,12,25 2,12,21
3,1,8 3,1,10 3,2,3
3,4,21 3,5,27 3,10,10
3,11,8 4,2,3 4,2,25
4,4,17
德尔贝夫人
3,2,3 3,4,4 4,2,24
德达那
4,2,28
德格乐
3,1,15 3,1,17 3,2,9
3,5,1
德格利（Douglass）
2,10,28
德璀琳（Detring, 1842—1913）
6,7,26
潘斯第（英外部侍郎）
2,12,10 3,1,8 3,3,7
3,11,8 3,12,8 3,12,21
4,7,17 4,9,6 4,9,14
4,11,14
潘福荫
3,8,24
额布廉（M.G.O' Brien)
2,12,5 3,11,28
额尔廉（中国税务司）
3,1,5
额朗（福州船政局帮办）
6,1,27

十六画

霍拉（教士）
3,1,5 3,3,9
3,4,28 3,6,18

霍林阿
3,2,26

霍彬（美国参赞）
3,1,12

噩德
3,4,27

穆阿丽（俄二太子妃）
5,1,8 5,10,13

穆寨乐斯巴沙（土尔其驻英公使）
3,5,28

禧在明（Hillier, 1849—1927）
2,10,12 2,10,17 2,10,21
2,11,22 2,12,8 3,1,4
3,1,11 3,1,15 3,2,9
3,2,15 3,3,13 3,3,25
3,5,1 3,5,5 3,7,15
3,7,27 3,9,9 3,9,25

十七画

戴乐尔（Taylor, 1855—?）
3,1,5 6,7,8

戴纶坦（俄大提督）
5,3,4

戴欧赛（谈天会首）
4,6,26 6,5,13

戴威多甫（俄御前大臣）
4,12,28

戴威斯
3,8,22

戴睿吕（Warren de la Rue）
3,3,15

魏瀚（季渚）
3,4,1

十八画

璞志
4,11,25 4,11,30 4,12,17
5,1,15 5,5,9 5,6,2
5,6,29

鳖阿特丽姒（英五公主）
2,12,25 2,12,26 3,1,9

随使英俄记

译名简释

二　画

卜立地石米由自亚木

不列颠博物馆

卜静宫

白金汉宫

乃威斯岛

Nevis I.尼维斯岛

三　画

三板

舢板

三堆之

夹肉面包，此为夹板广告夫谐称

三鞭

香槟酒

土伏

一种布丁

土喇

Tula，图拉

乞富埔

Hartford，哈特福德

勺勾拉

巧克力

义大利国

意大利

义思麦利亚

Ismailia，伊斯梅利亚

义奎多尔
Ecuador，厄瓜多尔
卫内缲艾拉国
委内瑞拉
卫拉奚里
Wellesley，威利斯
卫里扣鲁斯
大俄罗斯
马支伊克兰坦
幻灯
马尔奎群岛
Marquesas Is.马克萨斯群岛
马蹄泥岛
Martinique，马提尼克岛

四　画

开泊肥呢斯太
Cabe Finisterre，菲尼斯特雷角
开阔斯
Caicos Is.凯科斯
木戛城
Mukalla，木卡拉
支布洛达
直布罗陀
太木斯
《泰晤士报》
太立风、太来风
电话
尤宁司丹达
《旗帜晚报》
比尔
啤酒
比特布拉斯吉敷克什呢稣达
彼得堡上诉法院
比朔
主教
屯哈萨克
顿河哈萨克
戈伦柏
Colombo 科伦坡
扎扎洼
爪哇
扎美嗐岛
Jamaica I.牙买加岛
瓦尔索
华沙
瓦拉自
华尔兹舞
瓦喇戛河
Volga R.伏尔加河
日电
《每日电讯》
日斯巴尼亚
西班牙
日新
《每日新闻》
冈比西
冈比亚
冈白鸥士
柬埔寨

贝亚里斯多格
比亚威斯托克
贝娄鲁斯
白俄罗斯
牛佛兰岛
Newfoundland Is.纽芬兰岛
牛幸格达尔
恭贺新禧（俄同祝新年语）
牛席阑
新西兰
牛喀来兜呢亚
New Caledonia 新喀里多尼亚岛
牛喀斯
Newcastle纽卡斯尔
毛里细群岛
毛里求斯群岛
什令
先令（英币）
什尔乃斯
希尔内斯
丹尼
丹麦
乌兰
马队统领
乌拉
皮靴
文达米
一种轻快的三步舞
斗米呢喀
多米尼加
斗罗河
Douro R.杜罗河
巴尔巴多斯岛
Barbados，巴巴多斯
巴尔布达岛
Barbuda I.巴布达岛
巴里
巴黎
巴哈玛群岛
Bahama Is.巴哈马群岛
巴索头兰府
Basutoland，巴苏陀兰
巴萨尔
市镇（Посад）
巴塔蕾
芭蕾舞（Балет）

五 画

艾扣
《回声报》
艾克撒米讷尔
《观察家》
艾洛卫岛
WightI.怀特岛
艾斯吉木斯
爱斯基摩(北极地区少数民族)
古德侯望地角
C. of Good Hope，好望角

布尔贲岛
Reunion I. 留尼汪岛
布莱墩
Brighton，布赖顿
布隆
Boulogne，布伦
扑拉喀
双人圆舞
业喀堪也立纳埔
Sverdlovsk，斯维尔得洛夫斯克
四海新闻
《环球报》
号疆的坦候
拘留所
号覆章晋候
感化院，教养院
代立太里格拉茀
《每日电讯》
尼嘉拉抓
Nicaragua，尼加拉瓜
加非商当
有音乐表演之餐厅
加拿他
加拿大
皮客呢克
郊游、野餐
皮特娄坡勒伍斯克
Aral'sk，阿腊耳斯克
立瓦的亚
利瓦基亚，里瓦几亚
立布拉拉
自由党
立四本
里斯本
必斯吉湾
比斯开湾
司北太道
《旁观者》
司托罗百里岛
Stolbovoj O. 斯托尔博沃伊岛
司批克尔
议长
发拉克兰
Falkland Is. 福克兰群岛
台
台站，即驿站

六　画

吉阿那
圭亚那
吉娄美当
公里
考贝
戈比（俄币）
考米赛
使丁，差役
芝布希人
吉普赛人
西敏斯德堂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扣大
代码
扣勒自特立木夏尔皂
三重奏乐队
吕阳
里昂
早信
《晨邮报》
回澜代
降灵节的后一日
朱必立肥斯的瓦
五十年大庆
伦敦比朔
伦敦主教
伦敦带画新闻
《伦敦新闻画报》
伦敦斋那艾克斯普雷斯
《伦敦中国快报》
伊斯教礼拜一日
复活节后的礼拜一日
杂尔司阔野赛洛村
皇村
瓮地麻喇
危地马拉
色尔
爵士
多米呢嗐
Dominica，多米尼加
亥内斯
殿下
米细河
Minho R.米尼河
安友会
外国人之友协会
安堤卦岛
Antigua I.安的瓜岛
阶蕃
基辅
那柏里
Naples，那不勒斯
那威比
挪威
那塔腊
Natal，纳塔尔
那慎那皮克久夏拉力
国立画廊
欢都国
洪都拉斯
好礼拜五日
耶稣受难日

七 画

玛他喇斯
Madras，马德拉斯邦
玛达木
女王陛下
极乐佛德
Guildford，吉耳弗德
苏耳士湾
苏伊士湾

苏耳士镇
Suweis，苏伊士
苏扣特拉岛
Suqutra，索科特拉岛
苏多诺乌绌托呢班
商会总局
苏鲁人
祖卢人（非洲黑人种）
苏墨里斯
索马里南
克伦
科隆
克伦比亚
哥伦比亚
克伦伯
Colombo，科伦坡
克拉利
红葡萄酒
克来斯达达
Kronstadt，喀琅斯塔特
克萨尔
沙皇
克萨尔祖格蕾彼得罗
彼得大帝
利瑘
Riga，里加
伯理玺天德
总统
佛回车
一种四轮马车
佛克森
Folkestone，福克斯顿
佛诺格拉蕃
留声机
阿三旗岛
Asuncion I.亚松森岛
阿木河
Amudarja，阿姆河
阿木思德丹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
阿扎利亚
阿尔及利亚
阿什奋
阿尔申，俄尺(约0.71米)
阿尔美立亚
Almeria，阿尔梅里亚
阿伍女克蕾贝
克蕾贝街
阿赤比朔
大主教
阿来三它牙
Alexandria，亚历山大
阿来三它牙宫
亚历山大宫
阿拉吉业
Oran，阿兰
阿拉海
Aral Sea，咸海
阿拉萨
Alsace，亚尔萨斯省

阿拉斯嘎
Alaska，阿拉斯加
阿伯西尼亚
埃塞俄比亚
阿格立克球拉收
农业展览会
阿真坦
Argentine，阿根廷
阿索茀、阿搜芜海
Sea of Azov，亚速海
阿斐里加
非洲
阿富罕
阿富汗
阿喇毕亚
Arabia，阿拉伯
阿赛年
雅典
库伦
乌兰巴托
普洛佛斯
府县知事
判断司
法庭
沙斯图沙
俄罗斯沙皇
沙蕾
一种吵吵闹闹的滑稽歌唱
沟勒扣斯特
Gold Coast，黄金海岸
靶吗油
棕榈油

八　画

坤柏娄海口
Harwich，哈里季港
玻希拉呢
Почтарб，邮递员
非呢戒省
Finistere，菲尼斯特尔省
英戈伦毕亚
英属哥伦比亚
英吉阿那
英属圭亚那
奇尤园
丘园，皇家植物院
拉埔兰
Lapland，拉普兰
欧代萨
Odessa，敖德萨
欧扣斯克海
Okhotsk S.鄂霍次克海
贤万三岛
St. Vincent I.，圣文生特岛
贤皮业及马格隆岛
圣皮埃尔岛及密克隆群岛
贤真睦斯囿
圣詹姆士公园
贤真睦斯宫
圣詹姆士宫

贤海莱岛
Saint Helena，圣赫勒那岛
贤鲁义萨岛
St. Lucia，圣露西亚岛
泥瓦江
Neva R.涅瓦河
呢扣拉也甫
Nikolayev，尼古拉耶夫
呢扣斯亚
Nicosia，尼科西亚
呢伊什呢呐苏阔洛
今高尔基城
呢根
含铜、锌、锡、镍、铝、铋的合金
罗亚韦克力牛斯
《劳埃德新闻周刊》
图巴沟岛
Tobago I，多巴哥岛
和兰
荷兰
佩呢
便士（英币）
的文坡
Talbot，托耳伯特
舍利
白葡萄酒
金海边
黄金海岸，今加纳
朋卑宣
庞培城
肥拉代莆亚城
费城
肥鸡群岛
Fiji Is，斐济群岛
居尼国
突尼斯
京报
《伦敦官报》
法伦表
华氏温度表
波自毛斯海口
Portsmouth，朴次茅斯港
波米国（波呢国）
肯尼亚
波利非亚
Bolivia，玻利维亚
波坦尼克园
植物园
波塔呢亚内海
Gulf of Bothnia，波的尼亚湾
波赛
塞得港
波澜
Portland，波特兰
英浑都勒斯
英属洪都拉斯

九　画

契达伊自
中国人

柏尔木达群岛
百慕大群岛
柏尔的晒莽
Berdichev，别尔季切夫
柏定得敖非斯
专利局
菌斯计
威士忌
荔樵囿
摄政公园
查布立斯
法国夏布立出产的白葡萄酒
查塔木
Chatham，恰特姆
南卓之亚
New Georgia I.，新乔治亚岛
南宽佛麦斯达
《非国教徒报》
南塔兴坦
南肯兴敦
威立太木斯
《星期泰晤士报》
威立狄斯巴的
《每日快讯》
威克兜立亚府
维多利亚省
威拉那
Vilnius，维尔纽斯
哒呢柏尔河
Dnieper，德涅伯河
哈萨克
哥萨克
思景江
Seine R.，塞纳河
俄北京
彼得堡
俄南京
莫斯科
贺来
Ура，欢呼声，万岁
斋呢斯太立椿拉木
《中国电讯》
音番敖尔芬
孤儿
美尔
市长
洛尔
贵族
洛亚尔江
罗亚尔江
洛亚阿查良木
皇家水族馆
洛亚音司的究慎
皇家学院
洛亚活的克球拉搜赛伊的
皇家园艺协会
洛亚敏特
Royal Mint，皇家造币厂
洛伦
Lorraine，洛林

洛多
一译“罗斗”，一种游戏
洛斯多萧城
Rostov，罗斯托夫

十 画

班得高
Galle，哈勒，加勒
都法海口
Dover，多维尔港
敖尔的那立
明码
敖克斯佛
Oxford，牛津
敖林柏尔城
Orenburg，奥伦堡
敖呢柏斯
载客马车
敖得满
市参事
泰木斯江
泰晤士河
泰斯达河
特斯特河
格达
心脏炎
格林泥芝水师学堂
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莽什省
Manche，芒什省
莽得呢格娄国
门的内哥罗国
莫洛塔
马耳他
特尔克斯
特克斯
特立呢达达岛
Trinidad I.，特立尼达岛
倭尔勺弗
俄寸
倭尔真群岛
Virgin Is.，维尔京群岛
铎德
博士
爱老窗岛
Man I.，明岛（或曼岛）
高呢牙
法国高呢牙出产的白兰地酒
跪人馆
舞蹈学校
海里勾阑岛
Helgoland，黑尔黑兰岛
海倍囿
Hyde Park，海德公园
海的
海地
诺尔卫
挪威
宽司额
市议员

家部

内政部

十一画

培林岛、格林岛

Barim I.，丕林岛

梅兜格拉茀

模写版

萨多立那欧国

塞那利昂

萨拉瓦多尔国

萨尔瓦多

萨拉多甫

Saratov，萨拉托夫

戛大力

加德利方舞，一种四人舞

戛大娄普群岛

Guadeloupe Is.，瓜德罗普群岛

戛什米尔

克什米尔

戛尔典

«卫报»

戛蕾海口

Calais，加来港

排安

Perm，彼尔姆

麻之伊斯特蕾

区、乡知事

麻六甲

马六甲

麻立亚

Malaga，马拉加

麻来亚

马来亚

麻呢拉

Manila，马尼拉

麻娄鲁斯

小俄罗斯

十二画

堪卜立址

Cambridge，剑桥

堪色尔瓦提伍

保守党

堪斯丹丁

君士坦丁堡

塔什堪

塔什干

塔塔尔

鞑靼

塔斯麻呢亚岛

塔斯马尼亚岛

堤夫立斯

Tiflis，第比利斯

韩百尔

Hamburg，汉堡

斯达尔塔盘

Start Point

斯该丁零

旱冰场

斯高达拉岛
Socotra I.，索科特拉岛
葛那普达岛
Grenada，格林那达岛
葛林兰
格陵兰岛
葛普那的尔里自
英国近卫步军第一联队士兵
雅拉塔
Jalta，雅尔塔
喀三
Kazan，喀山
喀尔阔茀
Kharkov，哈尔科夫
喀立边海
加勒比海
喀里斯谑尔讷
《骨董专刊》
喀麻阿甫河
Kama R.，卡马河
喀斯边海
里海
奥地里亚
Austria，奥地利
番西柏
化装舞会
鲁斯吉
俄罗斯人
蛮仄尔喇岛
Montserrat I.，蒙的瑟拉岛
阔斯达立里
Costa Rica，哥斯达黎加
尊荣
阁下
普立堤克呢克吝司的究慎
工艺学校
普娄戈普奚伍
进步党
温宫
冬宫
富乐兴海口
Vlissingen，符利辛根港
谢喇呢瓦达大雪山
Sierra Nevada Mts.内华达山脉
骚三浦屯
Southampton，南安普敦

十三画

赖阿的群岛
Loyalty Is.，洛亚耳提群岛
滂赛傢
Pondicherry，本地治里
路瓦得娄木街
罗马王街
微素微
维苏威火山
满柴斯得尔
Manchester，曼彻斯特

十四画

嘎顺
算霍尔哈顺

赛格
法国产的一种白葡萄酒

豪骚皮尔斯
贵族院

豪骚考门斯
众议院

豪骚柏拉蛮
议院

摩宁司丹达
Morning Standard，《旗帜晨报》

赛乃葛
塞内加尔

赛比里亚
西伯利亚

赛巴斯土布罅
Sevastopol，塞瓦斯托波尔

赛尔
君王陛下

赛尔非亚国
塞尔维亚，在今南斯拉夫

赛拉乌苏
萨伊尔乌苏，今巴彦多布

赛拉隆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赛佛尔
密码

赛普勒斯
塞浦路斯

十五画

墨宁阿佞太斯尔
《晨报》

墨斯哥
莫斯科

靠其斯兵
近卫军

贵克尔
Quakers，教友派的俗称

德格思河
Tagus，塔古斯河或特茹河

十六画

雷五伦
可尊敬的(冠于牧师前之尊称)

雷的斯托尔门多尔
女士困恼器

噶立理者斯锼赛伍的敖伊蒂伦自
教友派，英国耶稣教之一派

壁拉呢
比利牛斯山